序像

紅樓夢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

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

文庫 11
D 246
1
010190560533

道光壬辰歲之
暮春上浣開雕

柳田泉文庫

紅樓夢批序

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

言之小者也云而至
於小説也乎尤小焉
乎士君子之不能道
論次不能去其功之言以
其毫不朽而出亦脩小

説之足済不必勸且適
聖雖能物説其數
情而不因聲齋色為
奴且毋帯帯而視為
帯之味國不言其操

月也。與菽麥不分之
世之便佞人之小而尤小
者也。以為小之人。見
至小之老。猶蘗翻跟
且。言也之苦惱叢中和佐

也。乃桑之於紅梅也。
豈不濃之。之而桃之困
至情不自禁失無處。
有嘆於何哉。四手以紅
梅以草為小說。聊表福

善福淫。神之因也。勸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紅樓夢。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誡。通是說其足與神聖同功。

而予以此之為小。何猶未尽而不究其蘊也。奥因安忘其本之意海深。以質也現之。質由之至。所質所之至也。

以蠡測海。蠡中之海。而蠡外之海也。謂之莫所見可乎。謂所見之外之海可乎。若不得謂管窺蠡内之之海之一

小之海。而管窺蠡外之之海又一大之海也。若一而已。語小若破而語大若就。語乃大小。能若乃大小也。和樓学凡矣

兒自不為小說更忘小
之云爾。以為之禍福自
君子。勸懲示儆。集於此
本中已及發之矣。
寓世以雅。因子之言是也。

已取副本藏之而
未。因書肆乞之。以弁
卷首。
寛政五歳龍穀日。芝
邨玉安畫堂菊民書

雙清仙館

雙清仙館

原序

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鈔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藏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即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為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為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尚屬接筍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

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並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小泉程偉元識



凌霄



俏東君與鶯花作主





紫薇



多愁多病身

靈芝



全不見半點輕狂



玉蘭



夢兒相逢



海棠



一個仕女班頭



牡丹



體態是温柔性格是沉





女兒花




荷花


禮三寶

曼陀羅



夢不離柳影花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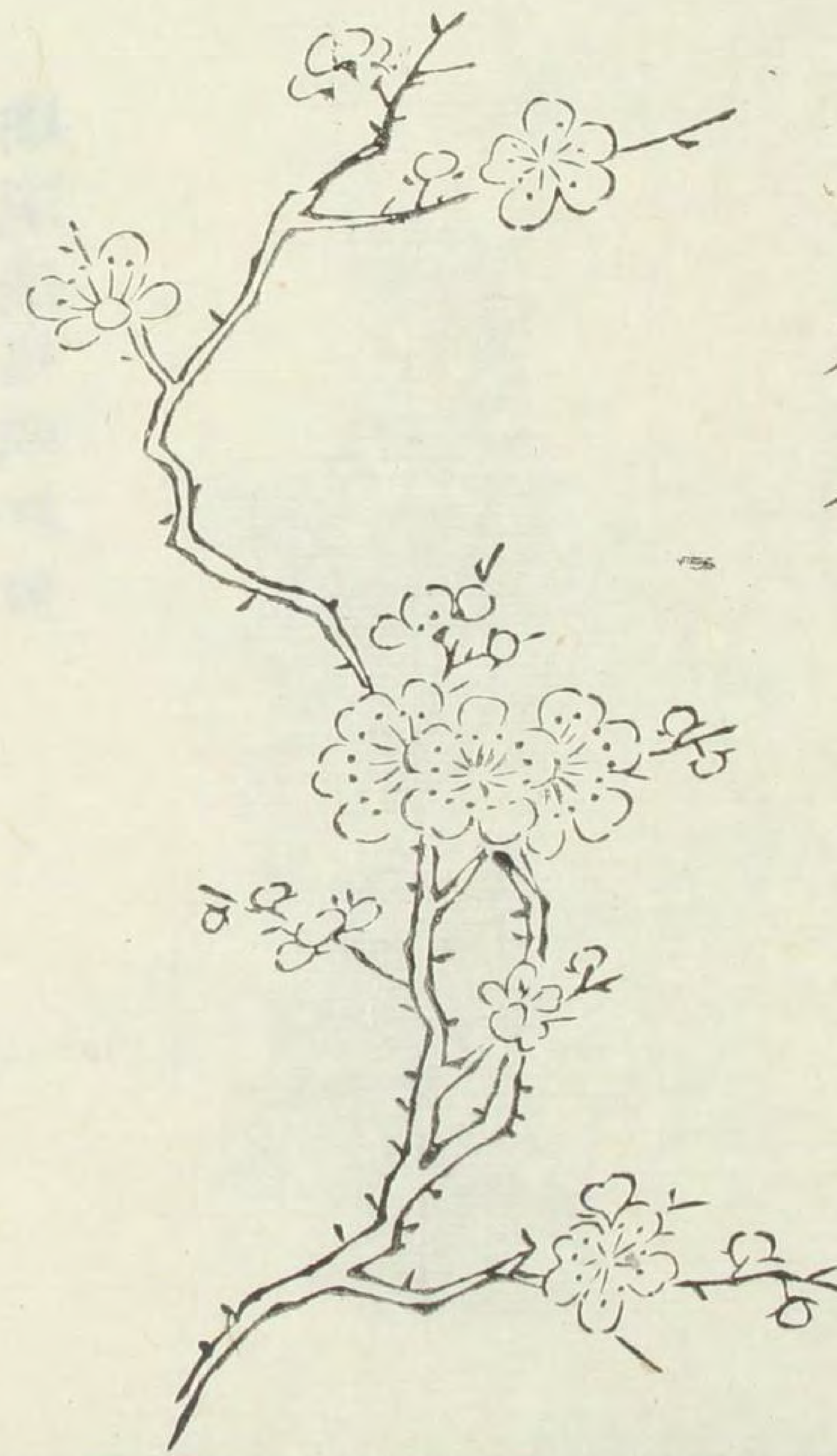


芍藥





嬌滴滴越顯紅白



梅花



可憐我為人在客

野薇



眞假



水仙



穿一套縞素衣裳



梨花



好人家風範




李花


德言工貌

酸醋當歸浸





蘭花


妒婦花


俏瞽兒窺視

含笑花



游絲牽惹桃花片



桃花



斬釘截鐵



虞美人



似這般単相思好教撒吞



水木樨



只許心兒空想







巧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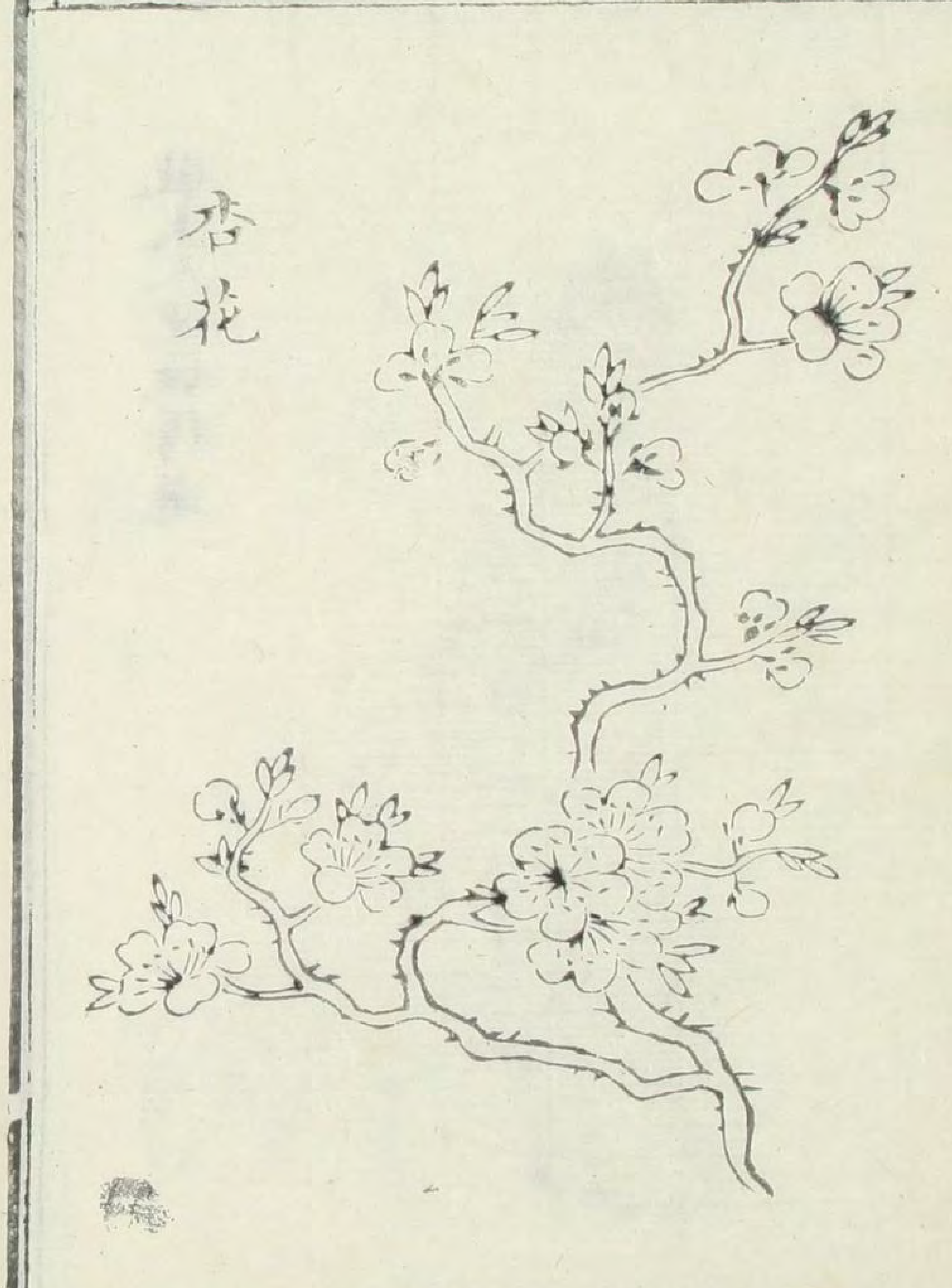
牽牛



做夫人便做得過

佩鳳







鸞文



鳳仙

早掩過翠裙三四緡



青鸞花



菱花



好教我左右做人難



鳳隻鸞孤



夾竹桃



女貞



只待覓別人破綻



刺蘼



虛名兒誤賺我



曇花



早醫可九分不快



杜鵑



小名兒真不枉喚做鶯鶯



罌枇



和小姐閑窮究



翠梅



將我侍妾来逼凌





金絲桃

禁不起甜話兒熱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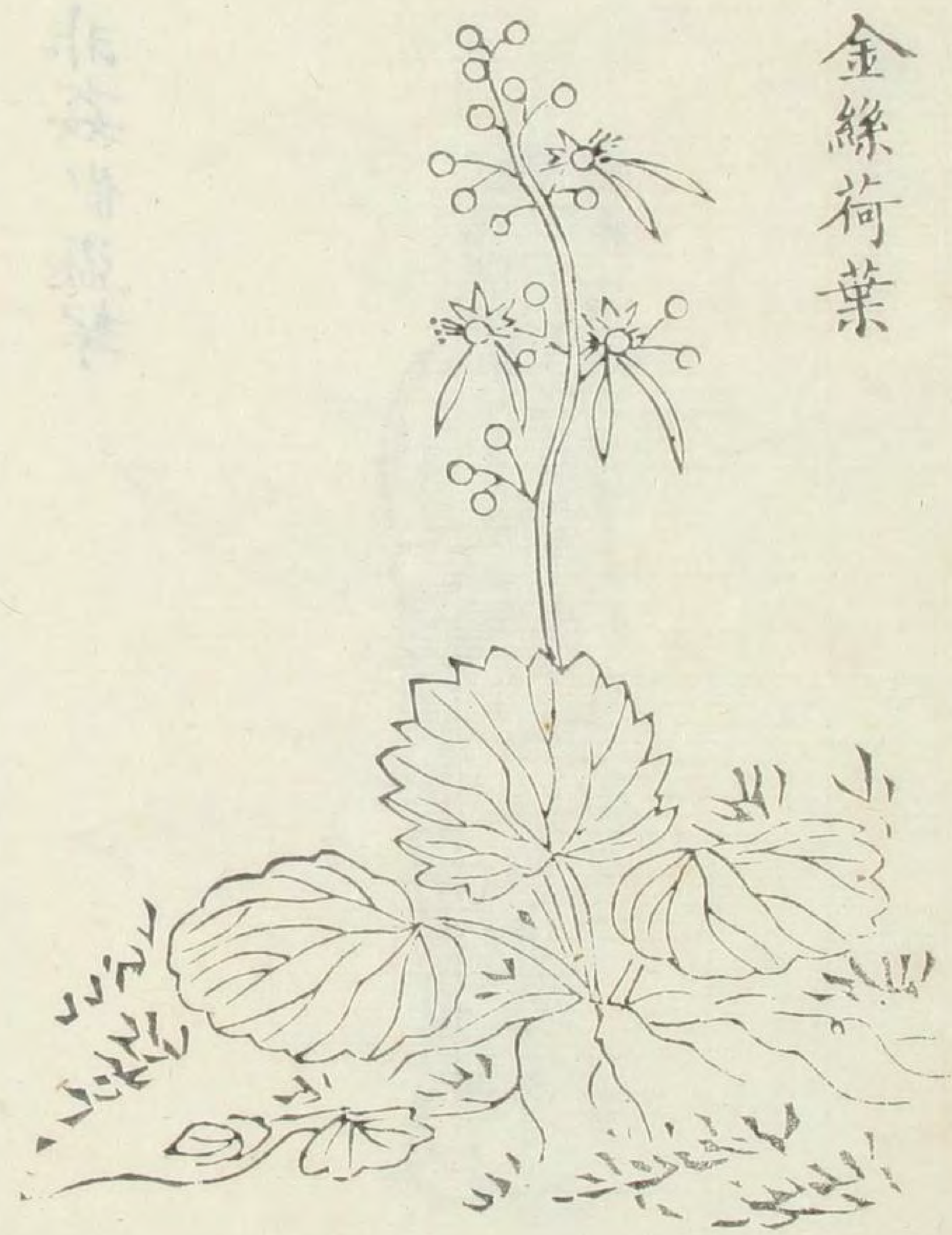


玉竹



非姦做盜拏




金絲荷葉


他不瞅人待怎生



向日葵



人約黃昏後

冷句兒將人厮侵



夜合花



玫瑰



一 濕透凌波襪



淡竹葉



北雁南飛



雪雁

雁頭花



風清月朗夜深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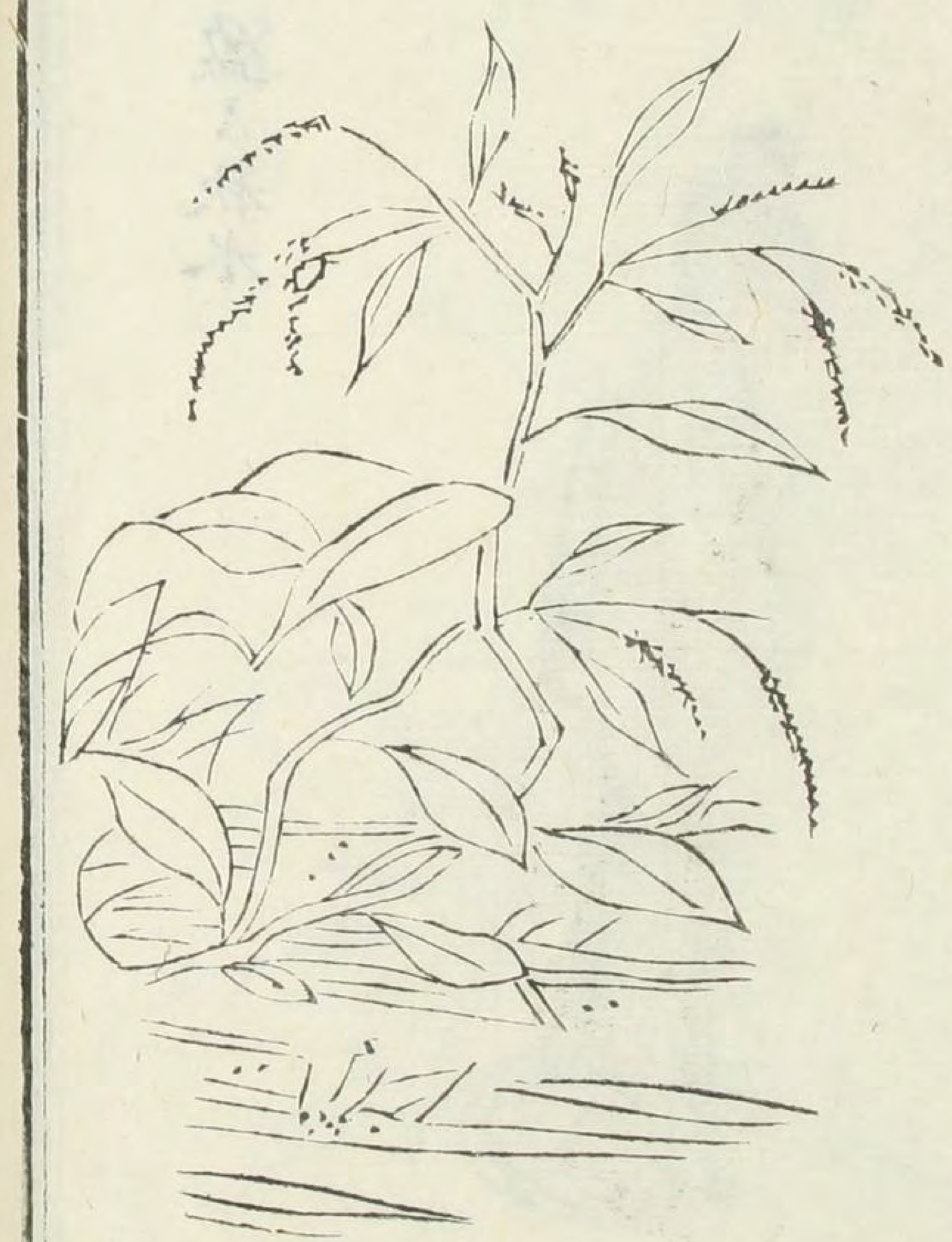
茉莉



盈〻秋水



蓼花



溢起藍橋水



碧桃



遮遮掩掩穿芳徑





夜來香

檀口點櫻桃



月季



管什麼拘束親娘



燕尾草



有心待舉案齊眉



結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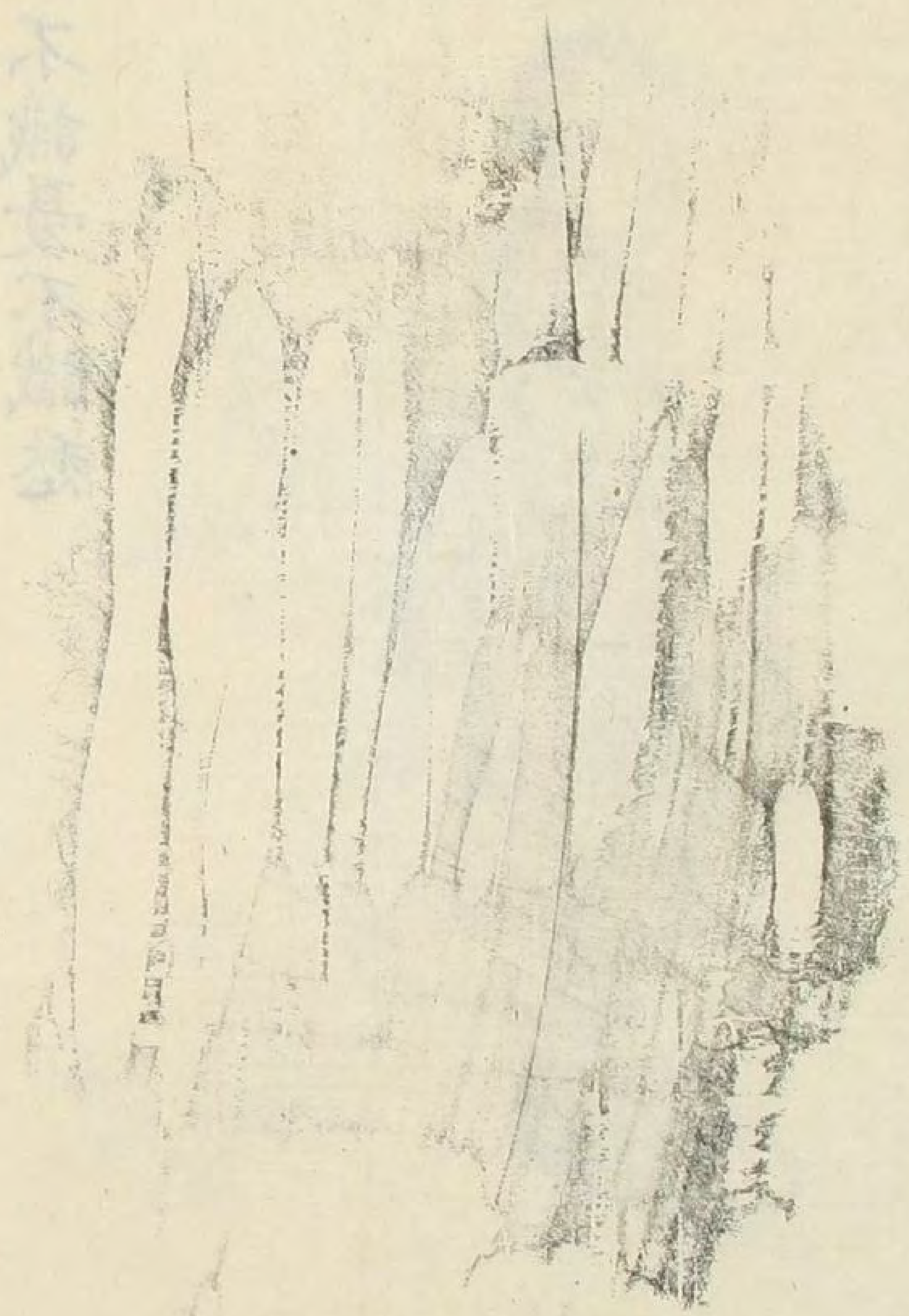


不識憂不識愁





用心兒撲雨撩雲



楊花



不識憂不識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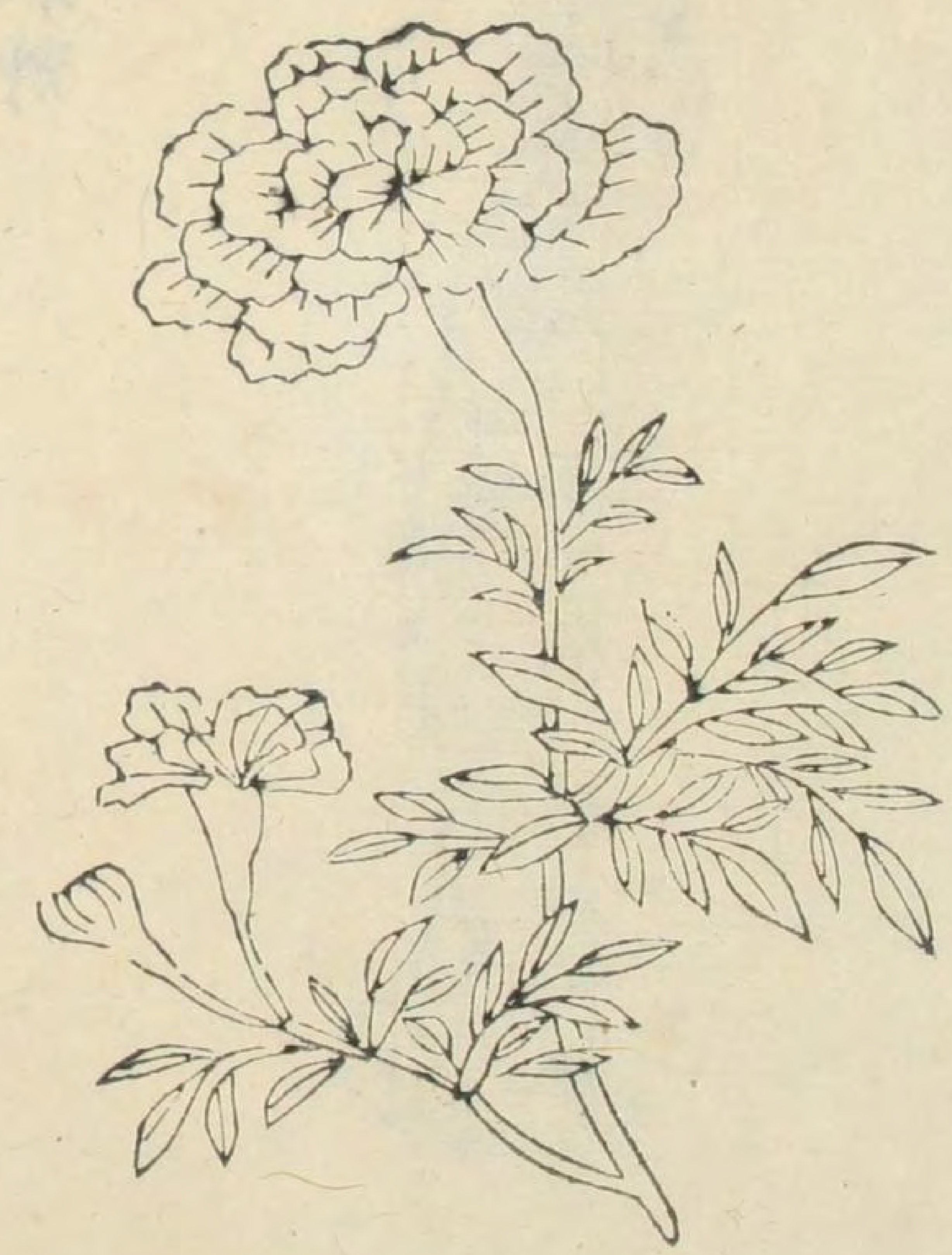
薺菜



鬧中取靜



萬壽菊



啟朱唇語言的當



丁香



隔花人遠天涯近



孩兒蓮



芳心自警



素馨



小生薄命





小孩兒口沒遮攔



蝴蝶花



嬌鸞雛鳳失雌雄

玉蕊



女孩兒恁响喉嚨



白樂



蜀葵



是玉人帽側烏紗



將言訶誇上



艾花





紅荳



佛囉成就了幽期密約



西番蓮



真是積世老婆婆

16冊

450

醉仙桃



48 ~~529~~ - 12579
~
12594

紅樓夢

目録　論賛　問答　大觀園圖説

題詞　總評　音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2

紅樓夢目錄

卷一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二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卷三
托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卷四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卷五

文庫 11
D 246
2
010190560541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卷六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卷七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卷八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卷九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煙鬧書房
卷十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卷十一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卷十二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卷十三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卷十四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卷十五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卷十六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卷十七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卷十八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卷十九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卷二十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卷二十一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卷二十二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卷二十三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卷二十四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卷二十五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卷二十六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卷二十七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冢飛燕泣殘紅
卷二十八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卷二十九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惜情女情重愈斟情
卷三十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痴及局外
卷三十一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卷三十二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卷三十三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卷三十四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卷三十五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卷三十六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卷三十七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卷三十八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卷三十九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卷四十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卷四十一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卷四十二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卷四十三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卷四十四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卷四十五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卷四十六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卷四十七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卷四十八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卷四十九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羶

卷五十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卷五十一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卷五十二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卷五十三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卷五十四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卷五十五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卷五十六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卷五十七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卷五十八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卷五十九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卷六十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卷六十一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卷六十二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卷六十三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卷六十四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佩

卷六十五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卷六十六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卷六十七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童

卷六十八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甯國府

卷六十九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卷七十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卷七十一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卷七十二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卷七十三

痴丫頭悞拾繡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卷七十四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甯國府

卷七十五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卷七十六

凸碧堂品笛感淒凊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卷七十七

俏丫鬟抱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卷七十八

老學士閒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卷七十九

薛文起悔娶河東吼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卷八十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王道士胡謅妒婦方

卷八十一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卷八十二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病瀟湘痴魂驚惡夢

卷八十三

省宮闈賈元妃染恙　鬧閨閫薛寶釵吞聲

卷八十四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卷八十五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卷八十六
受私賄老官番案牘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卷八十七
感秋聲撫琴悲往事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卷八十八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卷八十九
人亡物在公子塡詞　蛇影盃弓顰卿絕粒
卷九十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菓品小郎驚叵測
卷九十一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卷九十二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卷九十三
甄家僕投靠賈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卷九十四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卷九十五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眞寶玉瘋顛
卷九十六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卷九十七
林黛玉焚稿斷痴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卷九十八
苦絳珠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卷九十九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閱邸報老舅自擔驚
卷一百
破好事香菱結深恨　悲遠嫁寶玉感離情
卷一百一
大觀園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籤占異兆
卷一百二
甯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孼
卷一百三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眞禪雨村空遇舊
卷一百四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痴公子餘痛觸前情
卷一百五

錦衣軍查抄甯國府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卷一百六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災患
卷一百七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卷一百八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卷一百九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眞元
卷一百十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卷一百十一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卷一百十二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讐仇趙妾赴冥曹
卷一百十三
懺宿冤鳳姐托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卷一百十四
王熙鳳歷刼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卷一百十五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卷一百十六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卷一百十七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卷一百十八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驚謎語妻妾諫痴人
卷一百十九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
卷一百二十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紅樓夢目錄終

紅樓夢論贊

讀花人戲編

賈寶玉贊

寶玉之情人情也爲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爲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寶玉爲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爲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爲能盡性惟寶玉爲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讀花人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此龍門得意之筆也不圖於小品中見之 梅閣

林黛玉賛

人而不爲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爲冠樓夢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並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玉死矣

結句七字無限感慨無限深情令古今天下才子佳人英雄豪傑一齊淚下我欲哭矣 梅閣

薛寶釵賛

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愼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鳳姊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爲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

微而婉正而嚴從知古今人不曾放鬆一個 梅閣

史湘雲賛

處林薛之間而能以才品見長可謂難矣湘雲出而顰兒失其辨寶姐失其妍非韻勝人氣爽人也惟是遭際早厄

與顰顰共不辰之憾宜乎同病相憐矣而乃佐襲人詆寶玉經濟酸論厭人聽聞不免墮幾窠臼然青絲拖於枕畔白臂撂於牀沿夢態決裂豪睡可人至燒鹿大嚼裀藥酣眠尤有千仞振衣萬里濯足之概更覺豪之豪也不可以千古與

英雄本色名士風流文之不可掩如此 梅閣

賈探春贊

可愛者不必可敬可畏者不復可親非致之難兼之實難也探春品界林薛之間才在鳳平之後欲以出人頭地難矣然春華秋實既溫且肅玉節金和能潤而堅殆端莊雜

川流麗剛健含以婀娜者也其光之吉與其氣之淑與吾愛之旋復敬之畏之亦復親之

祥光繚繞瑞氣氤氳之中之牡丹也 梅閣

薛寶琴贊

薛寶琴爲色相之花可供可嗅可畫可簪而卒不可得而種以人間無此種也何物小子梅得而享諸雖然蘆雪亭之雪非卽薛寶琴之薛乎櫳翠庵之梅非卽梅翰林之小子梅乎則白雪紅梅天然配偶矣惜乎園中姐妹脩不到此也爰醒其意曰玉京仙子本無瑕總爲塵緣一念差姐妹是誰脩得到生時只許嫁梅花

情微澹遠 梅閣

平兒贊

求全人於紅樓夢其維平兒乎平兒者有色有才而又有德者也然以色與才德而處於鳳姐下豈不危哉乃人見其美鳳姐忘其美人見其能鳳姐忘其能人見其恩且惠鳳姐忘其恩且惠（左傳國榮耐擅其美）夫鳳姐固以色市以才市而不欲人以德市者也而相忘若是鳳姐之忘平兒與抑平兒之能使鳳姐忘也嗚呼可以處忌主矣

漢之留矦明之中山差足以當之眞能一粒粟現大千世界者 梅閣

鴛鴦贊

司馬子長有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是乎死之必得其所也鴛鴦一婢耳當赦老垂涎之日已懷一致死之心設使竟死何莫非眞氣節然古今來以此自裁卒湮沒而不彰者何敢勝道彼鴛鴦何以稱焉則泰山鴻毛之辨也死而有知不當偕母入賈氏之祠乎他年赦老來歸將何以爲情也

史云大家夫婦未知死所所死固有所但恐求之不得耳若鴛鴦者殆國大夫所謂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梅閣

紫鵑贊

忠臣之事君也不以羈旅引嫌孝子之事親也不以螟蛉自外紫鵑於黛玉在臣爲羈旅在子爲螟蛉似乎宜與安樂不與患難矣乃痛心疾首直與三閭七子同其隱憂其事可傷其心可悲也至新交情重不忍效襲人之生故主恩深不敢作鴛鴦之死尤爲仁至義盡焉嗚呼其可及哉可以教孝可以教忠令人正襟莊坐讀之 梅閣

芳官贊

芳官品貌似寶玉豪爽似湘雲才鑽似晴雯穎異似黛玉而其一往直前悍然不顧之概則又似鴛鴦似尤三姐合衆美而爲人是絕人而爲美也人間那得有此然不有鷹鸇之王夫人其墮落亦未可究竟夫人之狂暴夫人之慈悲也不識佛如來其毋能容否

無端幽緒一片慈音文生情耶情生文耶 梅閣

晴雯贊

（包舉不少）

有過人之節而不能以自藏此自禍之媒也晴雯人品心術都無可議惟性情卞急語言犀利爲稍薄耳使善自藏當不致逐死然紅顏絕世易啟青蠅公子多情竟能白璧（絕世丰神）是又女子不字十年乃字者也非自愛而能若是乎

節短韻長列贊中有數文字 梅閣

金釧贊

金釧金簪落井之對與漢高祖對楚霸王龍駒龍馭之喻相仿佛顧霸王不殺高祖而王夫人已殺金釧是喑啞叱吒之雄尚慈於持齋念佛之婦也於是乎殺機動矣大觀園之禍亟矣讀紅樓夢者且不暇爲金釧惜也

賈迎春贊

才者造物之所忌也則德尚已然女子無才謂之有德若迎春者非其人耶何所遇之慘也說者以爲非賈赦遺孽不至此由是言之婚姻之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

賈惜春贊

人不奇則不清不僻則不淨以知清淨法門皆奇僻性人

也惜春雅負此情與妙玉交最厚出塵之想端自隗始矣然玉不去則志終不決恐投鼠者傷器也非大有根器而能若是乎彼夫柳怒而花嗔鶯譏而燕妬者眞塵且俗耳奇僻何負於人哉或云妙玉之去惜春與知之

妙玉贊

妙玉之劫也其去也去而何以言劫混也何混乎爾所以卸當事之責而重劫盜之罪也何言乎卸當事之責而重劫盜之罪也妙玉壁立萬仞有天子不臣諸侯不友之槪而爲包勇所詈辱矣其去也有恨之不早者而適芸林當事劫盜鬧事之日以情論失物爲輕失人爲重以案論劫

財爲重刼入爲輕相與就輕而避重則莫若混諸刼此賈芸林之孝妝點成文而記事者故作疑陣也不然其師神於數者豈有勸之在京以待強盜爲結果乎且云以脅死矣而幻境重游獨不得見一面抑又何也然則其去也非刼也讀花人曰殆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其來也吾占諸鳳其去也吾象諸龍

語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吾易之云地如無陷地常平此翁吾患其易老此心吾見其常平 梅閣

秦可卿贊

可卿香國之桃花也以柔媚勝愛牡丹者愛之愛蓮者愛之愛菊者亦愛之然賦命羣芳爲至薄女子忌之故談星相者以命帶桃花面似桃花爲病可卿獲於人而不獲於天命帶之乎亦面似之也愛可卿者并怨桃花

風雅絕倫 梅閣

香菱贊

香菱以一憨直造到無眼耳鼻舌心意無色聲香味觸法故所處無不可意之境無不可意之事無不可意之人嬉嬉然蓮花世界也其殆袁寶兒後身乎何遇之奇也然一爲煬帝妃一爲獸霸王妾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名貴一也且安知今之王不即古之帝與嘻嘻

似歌似哭究竟是歌是哭吾欲哭矣吾不能歌矣 梅閣

侍書贊

以詞令見長者除鳳姐俚俗外如黛玉之新頴湘雲之豪爽探春之壯麗平兒之端詳類皆一時選然總不若侍書對黃善保家數語尤爲珠圓玉潤味腴韻辣使人受不得辭不得竊謂黛玉近於騷湘雲近於策探春平兒近於史若侍書其寢食於盲左者乎可與康成婢抗衡矣

藕官贊

以眞爲戲無往而非戲也以戲爲眞無往而非眞也惟在有情與無情耳藕官多情故以戲情爲眞情因是由戲入眞由眞入魔由魔入惡而患且不測非遇多情公子其能已於禍耶夫人不幸而多情又不幸不獲多情相與言情則寧無情而已矣然豈我輩之所爲情哉

一片天機一點眞機一味道機彿法不與焉 梅閣

蕊官荳官葵官贊

兔死狐悲物傷其類此義氣也然末俗偷漓往往有視沉溺不救又從而下石者未嘗不在讀書談道之儒此無他利害分明之過也蕊官等惟不知利害故不避死生一時義氣激發直與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同其梗概以小喻大不難執干戈以衛社稷也禮失而守在夷典

亡而求諸野蕊宮諸人顧可少乎哉
說得如許關係范文正公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此
物此志哉 梅閣

秋紋贊

國士衆人之說可以施之常人不可施之君父以臣子但
知感恩戴德不知其他也秋紋了鬟中衆人耳借他人之
餘光爲自已之福澤亦可悲矣而乃感恩戴德言不足而
長言長言不足而反覆言任他人譏笑訕罵已惟頌德謳（是何等文章）
仁何其誠也使易處襲人之位其晚節必有可觀誰爲遏
抑者而竟以衆人終也悲夫

沉鬱頓挫一往情深 梅閣

麝月贊（純乎眉山筆意）

小人甘爲下人又定不樂人爲君子故必多方束縛之挾
持之其不從者必掘之使去其從者則暫借爲黨援事成
之後亦必掘之盡去如襲人之於麝月是也麝月有爲善
之資不自振拔往往爲所制伏至不敢以眞面目對寶玉
此亦少年銳進苟且以就功名之誤也豈知事尚未成而
秋宵伴讀已不獲與差遣其後悔何及哉然寶玉出家猶
及見襲人抱琵琶上別船去或亦忠厚之報與
功名中人無論已即道學中人亦不免中此病文固慷

慨悲歌以爲言者 梅閣

邢岫煙贊

𢿙才就範抑氣歸神此詣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不到也邢岫煙在親較寶釵近在遇比黛玉難然厚寶釵如彼濇黛玉如此人情槪可知矣秋水菱花能無顧影自憐耶乃漠然其遇淡然其衷不忮不求與人世毫無爭患則超超元箸也謂非學養兼到之作與攬其風度如披古會元風爛熟時文批語用來畢樣新鮮是眞能點鐵成金者 梅閣

李紋李綺贊

李紋李綺行事無所見其大致只於一二詩句彷彿之猶亦南康公主所謂我見猶憐者也想其丰韻在明月梅花之間亙欲得爲友焉

繡橘贊

巳無才而能用人之才不失其爲才也巳無智而能用人之智不失其爲智也惟不能自用又不能用人斯眞無用耳繡橘才智以輔探春則不足以相迎春則有餘莫謂泰無人也乃教歌者不能教喉嚨教哭者不能教眼淚此卻正所以屢窘於安樂公也木從繩則正其如朽者何（迎春有二木頭稱故云）庸流之遇其害如此豈獨繡橘之不幸哉支極手揮五

絃目送飛鴻之妙　梅閣

入畫贊

小題大做在作文則見才思在科罪則爲深文入畫之事若以之命題則私下傳送四字可以大發議論包舉全史若以之科罪直不應輕律薄責之而已矣而何遽逐之也良禽擇木良臣擇主有以也夫

蕙香贊

同生爲夫婦之語不聞諸奶奶經也度亦小兒胡謅聊以相戲云爾而搆釁者乃直以爲莫須有證據洩忿之殃未有無辜如此者而卒不聞一語自辨豈以寶玉雞肋固已食之無肉棄之良得耶蕙香眞晦氣也

賈母贊

人情所不能已者聖人弗禁况在所溺愛哉寶玉於黛玉其生生死死之情見之數矣賈母即不爲黛玉計獨不爲寶玉計乎而乃掩耳盜鈴爲目前苟且之安是殺黛玉者賈母非襲人也促寶玉出家者賈母非黛玉也嗚呼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是誰之過與

晉趙盾弒其君許世子弒其父是此篇藍本文固以春秋法作游戲法者　梅閣

賈政贊

賈政迂疏膚闊直偏宋襄是殆中書毒者然題園偶與搜
索枯腸鬚幾斷矣曾無一字之遺何其乾也倘亦食古不
化者與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
夫政之流亞也

王夫人贊 王安石亂天下賈似道遂失天下

人不可以有才有才而自恃其才則殺人必多人尤不可
以無才無才而妄用其才則殺人愈多王夫人是也夫人
情偏性執信讒任姦一怒而死金釧再怒而死晴雯死司
棋出芳官等於家為積其罪蓋浮於鳳焉是殺人多矣顧
安得有後哉蘭兒之與李紈之福非夫人之福也

治亂興衰之故實始於此作論贊者其有憂患乎 梅閣

賈元春贊

元春品貌才情在公等碌碌之間宜其多厚福也然猶不
永所壽似庸才亦遭折者說者謂其歉於壽全於福矣使
天假之年歷見母家不祥之事傷心孰甚焉天不欲傷其
心庸之也迺於史氏多矣

李紈贊

李紈幽閒貞靜和雍肅穆德有餘矣而不足於才然正惟
無才故能闇淡以終雖無奇功亦無厚禍淵淵乎相風度
也可與其太平矣

姚善應變宋善守文人言姚之才高吾謂宋之福大 梅閣

賈蘭贊

賈蘭胥於寶玉而不溺其志習於賈環而不亂其行可謂出淤泥而不染矣然乳臭未脫即諄諄然以八股爲務是視下下乘中覓立足地也其陷溺似比甄寶玉猶深嗣是仕途中多一熱人矣嗣是而性靈中少一韻人矣可以庸而不可以醫俗惜哉然而李紈有子矣

此便是熱中根子於此見作者性情之淡位置之高 梅閣

王熙鳳贊

鳳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向使賈母不老必能駕馭其才如高祖之於韓彭安知不爲賈氏福無如王夫人李紈昏柔愚懦有如漢獻適以啓奸人窺伺之心英雄之不貞亦時勢使然也騎虎難下豈欺人語哉然亦太自喜矣

亦駘宕亦風流極文人之能事極文章之樂事 梅閣

賈巧姐贊

鳳姐一生權力適足爲後人斂怨媒孽之報人嫌其後矣而卒之臨危有救豈以毒攻毒以火攻火法有靈與抑敬

老憐貧善足以敵之也乃明珠欲墮援來陌路之人白璧無傷媒作田家之婦倘所謂絢爛歸於平淡者有如是耶爲之詠曰聽罷笙歌樵唱好看完花卉稻芒香何悲乎巧姐

薛姨媽贊

優柔寡斷至足以貽數世之憂家與國無二理也薛姨媽進旅退旅有李東陽伴食之風顧黛玉終身業已心及之矣而卒未聞一言之薦豈非姑待之說中之與卒之黛玉死矣寶玉出家而寶釵亦因之以寡伊戚之貽誰之咎也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

尤氏贊

人之美者曰尤然不曰美人而曰尤物其爲不祥可知尤氏見於書已在徐娘半老之會然風情固不薄也設雞皮未皺更復何如氏之曰尤蓋比於夏姬也

傻大姐贊

傻大姐無知無識蠢然如彘而實爲紅樓夢一大關鍵大觀園中落之故實始於此其宋之逐狗者與楚之獻黿者與抑周之賣檿弧箕服者也人耶妖耶吾不得而知之則以爲傻大姐而已矣

絕大眼孔 梅閣

小鵲贊

鵲報喜者也然鵲之小者自忘其爲鵲人亦共忘其爲鵲不特忘之也或且疑爲鴉已亦自疑爲鴉由是杯弓蛇影總屬眞情寉唳風聲盡成實相無所爲計只獲將大千世界佛脚歷歷徧抱而佛菩薩乃在極樂國中吃吃笑不休眞堪絶倒也然究之所爲不失爲喜也謂之爲鵲誰曰不宜

偏能從無文字處做文字莊老逸音　梅閣

小紅贊

杯弓蛇影之疑有致死不悟者起禍者不知也受禍者不知也卽嫁禍者亦不知也然而禍自此始矣則莫如小紅夫帕寶釵聞之而故爲覓黛玉一事夫以黛玉之招忌也有無端而訕議者矣况中其心病哉則異日衆人之前未有不力爲排擠者黛玉厄而寶釵享矣若小紅者其應劫之魔與秦漢間發難之陳涉也

始讀之以爲想當然耳既讀之日理有固然三讀之曰勢所必然　梅閣

柳五兒贊

繼晴雯而興者有柳五兒然巳在平王東遷康王南渡之後矣雖曰英雄其如無用武地何况臥榻之側眈眈者巳

有人也吁嗟乎當年渡口桃花作意引來此日門中人面不知何處五兒得毋有撫景神傷者乎爰有眼淚別灑旃

王景略相秦許魯齋仕元非本志也英雄不甘淪落耳

梅關

鶯兒贊

鶯兒憨態直欲登香菱之堂而嚌其胾亦臥搨之側所不容姑足者也而襲人首薦其母亦以寶釵之故然而鄭靈之鼎已無異味矣雖欲染指何可得哉其後與秋紋麝月不知所終以意度之大約比襲人脩潔

翠縷贊

翠縷陰陽究論如村童覆書愈詰愈亂如竈嫗說鬼愈出愈奇然其妙妙在通而不通若使鑿鑿言之便老生常談矣安得爲詩瘋子婢哉

劉老老贊

劉老老深觀世務歷練人情一切揣摩求合思之至深出其餘技作游戲法如登傀儡場忽而星娥月姐忽而牛鬼蛇神忽而癡人說夢忽而老吏斷獄喜笑怒罵無不動中竅會如人意因發諸金帛以歸視鳳姐輩直兒戲也而卒能脫巧姐於難是又非無眞肝膽眞血氣眞性情者殆黠而俠者其諸彈鋏之傑者與

今人只學得劉老老這一點字學不到劉老老那一俠字文故以進之者予之予劉老老所以奪今人也 梅閣

板兒贊

蝶吾知其戀花也蜂吾知其採花也非蜂非蝶不知戀亦不知採而能與花爲緣者其花之虱乎板兒何竟似此然而蝶有怨矣蜂有嗔矣惟虱飽飲花露倦臥花心不識不知眞花花世界也蜂蝶羨虱吾羨板兒矣幾生脩得到此有化工之筆卽有化工之贊天之不愛才吾妒焉 梅閣

琥珀贊

古來孤臣孽子往往以遭際迍邅遂成不朽之事業從知盤根錯節乃以別利器也琥珀言談舉動絕肖鴛鴦然烈烈者如彼庸庸者如此豈才有不逮與亦遇之無奇也則所爲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者非不窮不亂無節義忠臣也特不見不識耳由是言之鴛鴦之不幸乃其幸琥珀之幸乃其不幸也夫

其人如仙露明珠其文似渾金璞玉 梅閣

玉釧贊

玉釧於寶玉有不反兵之義（兄弟之仇不反兵）徒以主僕之故敢怒而不敢言然眉睫間餘憾未平也胡賴顏公子又欲賣癡憨作息夫人之蠱哉則使心機費盡强博一笑於紅顏而詞色不

親終帶三分乎白眼於義有足多焉

語語生稜幾令人不敢把讀 梅閣

焙茗贊

寶玉栽培脂粉作養蛾眉為花國之靖臣作香林之戒行宜其深仁厚澤罔不淪肌浹髓矣乃除黛玉外別無一知己而能如人意不盡如人意莊也而出之以詼諧也而規之以正順其性而利導之如大禹之治水適行其所事而卒也無不行之言嗚呼其惟焙茗乎東方曼倩之儔也

尤二姐贊

尤二姐容貌性情兩無所惡置身大觀園中在在為花柳生色而顧不齒於群芳者徒以為路柳牆花耳嗚呼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若是乎解之無可解也然楊雄服事新莽荀彧輔弼曹瞞其所失與二姐未識如何使一旦望漢來歸其蹂躪踐踏之形正復何如也嗚呼失身而不為長樂老人其悔豈可及哉

賈蓉贊

賈蓉絕好皮囊而性情嗜好每每與寶玉相反寶玉憐香賈蓉轉能蹂香寶玉惜玉賈蓉專能碎玉花柳之蟊賊也鳳姐錯識人矣然小意動人頗能忘恨故鳳姐終愛之啜茗傳神良有以也

紅樓夢妙到恁地論贊亦妙到恁地吾何間然 梅閣

賈璉贊

賈璉燒琴煮鶴大煞風景何樓市中物也以配鳳姐且在所辱況乎兒哉然負荆一節頗能自降拔其幟而樹娘子幟亦腹負將軍解風雅者也收入色界中置風流壇外作金剛尊者

尤三姐贊

士爲知己者死尤三姐之死死於不知己矣不知己而何以死然而三姐則固以湘蓮爲知己也湘蓮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則舍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天下斷無有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者天下而無不知己而能知己如湘蓮矣而竟有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之湘蓮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者乃眞知己也而竟不知己則安得而不死哉然而湘蓮去矣是知己而適不知己仍不失爲知己而竟不知己者究未嘗不知己也三姐何嘗死哉

秀瘦皺透兼而有之其米老相者石耶 梅閣

柳湘蓮贊

柳湘蓮一風流蕩子耳尤三姐遽引爲知己豈日知人然紈袴中無雅人文墨中無確人道學中無達人仕宦中無

骨人則與其爲俗子狂生腐儒祿蠹之婦也毋寧風流浪子耳不然三姐死矣幾見紈袴之儔文墨之儔道學仕宦之儔能與道人俱去者哉湘蓮遠矣

罵煞爲其所罵者亦點頭咋舌曰快煞 梅閣

齡官贊

齡官憂思焦勞抑鬱憤懣直於林黛玉脫其影形所少者眼淚一副耳然烏知非責之過卑而利已無所輸乎亦烏知非負之過深而本已有所虧乎是安得有放來生債者預借一副眼淚爲今日揮灑地也而其債將濫矣危哉賈薔何脩而得此

賈薔贊

賈薔市井小人耳烏足以言風雅然其於齡官意柔柔而嬰舋情欵欵而紆縈似非不知道者意衣鉢眞傳必有所自祖也其寶玉大弟子乎可與言情矣

司棋贊

從古以過而剏爲奇節者君子悲其志未嘗不諒其人司棋失身潘又安過已乃竟一其心相待以死繼之非節非烈何莫非節非烈也蓋其志已定於搜贓時矣觀過知仁諒哉

潘又安贊

人當無可如何之際計無所出惟以一死自絕此以死塞責者耳非以爲樂也若夫當死之時無感慨無憤激無張皇卻顧心平氣和意靜神恬其死也與哉其歸也真疊山所謂從容就義者潘又安其知道乎有死以來未有暇豫如斯者也

潘又安於情界中身分極高故能當得一道字文固不妄用字者 梅閣

襲人贊

蘇老泉辨王安石姦全在不近人情嗟乎姦而不近人情此不難辨也所難辨者近人情耳襲人者姦之近人情者也以近人情者制人人忘其制以近人情者讒人人忘其讒約計平生死黛玉死晴雯逐芳官蕙香間秋紋麝月其虐肆矣而王夫人且視之爲顧命寶釵倚之爲元臣向非寶玉出家或及身先寶玉死豈不以賢名相終始哉惜乎天之後其死也詠史詩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若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僞有誰知襲人有焉

絕大見識絕大識論不作襲人贊讀通即作襲人贊讀快 梅閣

蔣玉函贊

寶玉動謂男子爲濁物度一面目黧黑于思于思者耳使

溫潤如好女未嘗不以脂粉蓄之然未有纏綿如蔣玉函者豈從來寃家大抵由歡喜結來耶巾中之持贈也玉實主之矣襲人之嫁玉函之娶或無憾焉

彩雲讚

人各有一知已不得謂君子是而小人非特慮其不終耳彩雲之於賈環其相與可無究至甘心爲此作賊亦何淫且賤也然平見詰盜慨然挺身寶玉認贓毫無輸色落落乎石乞子風也而不可以對賈環耶然而環且貳矣古今左傳結束來陷身於賊而卒爲所疑者豈少人哉君子是以知小人之必無知已也

亦悲亦壯於以痛哭古人亦以留贈後人梅閣

賈環讚

賈環純秉母氣鼠目而豺聲忍人也獨赦老賞鑒之氣味有在矣然政老御之亦卒較恕於寶玉豈以公子州吁固嬖人之子也耶賢如賈政尚莫知其子之惡又何怪乎衛莊哉

李嬤嬤讚

李嬤嬤龍鍾潦倒度其年紀在賈母之上不足爲寶玉乳也至其老而不死尤當叩脛者耳然襲人一生隱惡從無發其覆者獨此老借題發揮一洩無餘比陳琳討操檄尤

爲淋漓痛快亦愈頭風之良劑也昔蘇子美讀漢文至博浪沙一椎擊節呌快浮一大白用以此賞之

趙姨娘贊

食色性也而亦有不盡然者鮮于叔明嗜臭蟲劉邕嗜瘡痂賀蘭進明嗜狗糞今將趙姨娘合水火五味而烹炮之不徒臭蟲瘡痂也直狗糞而已矣而賈政且大嚼之有餘味焉豈所賞在德耶然糞穢卒產靈芝鴟鴞能卵雛鳳其下體可采也賦詩斷章或不誣焉

雪雁贊

春秋責備賢者然當君父之際亦不容以庸騃之故稍寬悖逆之責者良以臣子所許在心耳雪雁於黛玉有臾相爲命之形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即萬不容已竊不可以死辭而乃靦然人面舍瀕危之故主伴他人作姑娘豈復有人心哉人將不食其餘矣速作之配絕之也

黃善保家贊

段秀實之擊朱泚也吾聞其聲矣若拊朽然其雋不足稱也淮南王之擊辟陽侯也吾聞其聲矣若築腐然其快不足稱也若夫積之愈厚煅之而堅鑽焉而不能攻鑽焉而莫可入有佛菩薩焉蓮五指之峰作巨靈之擘香風盡去春雷與新筍齊生翠袖翻來鴻爪共烏泥並現噫此何聲

也其殆傅浿稚之嗣響乎贊曰探春之掌是震是響老嫗之喙惟脂惟脆蛾眉吐氣爲大白浮者二老魅然風爲舞翻起者再

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梅閣

賈赦邢夫人贊

賈赦似剛非剛乃剛愎之剛邢夫人似柔非柔乃柔邪之柔剛愎之剛非理之剛也故有尒泥鰍之禍柔邪之柔非理之柔也故有金鴛鴦之羞竊謂賈赦之剛有似乎楚子玉邢夫人之柔殊類乎魯哀姜

賈敬贊

天下豈有神仙然但能盡我性怡我情傀儡場中何莫非洞天福地也故有富貴之神仙有忠孝之神仙有詩酒花月之神仙有托鉢叫化之神仙而乘雲跨隺者不與焉彼燒丹燒汞導引胎息者直自討苦喫耳然伊古以來輕萬乘而速禍敗者史不絕書豎儒何知焉

賈珍贊

十惡之條一曰內亂犯此者在家必喪在國必亡賈珍席祖父餘業恣其下流即比房婈婧列屋柔靡亦何不可而乃爲不鮮不殄之求作大蛇小蛇之弄西府中無完人矣借非獅子大介石之堅其能免乎然吾聞之方山子賢者生

平得獅子力居多賈珍胡不幸焉

賈瑞贊

賈瑞雅負癡情不以草茅自廢願覲光於上國亦有志之士也苟未免不自諒耳鳳姐遽置之死無乃過甚雖然溺糞何物也而敬以持贈是欲以曾經妙處之餘相餉也可不謂多情哉獨不識所贈物果鳳姐親遺否

極諧謔極風調但見其雅不覺其褻　梅閣

焦大贊

賈家法於乳母頗厚重於酬庸矣然而人盡毋也惟其乳而已焦大以身捍患似什伯乎乳之勞郎衲賈廟以血其負非倖也而乃混於輿臺儕於隸僕致僕婦奴子皆得牛馬走之宜其無限壘塊借酒杯以澆之也然而馬糞之塡亦未始非努力勸加餐之意不可謂不厚者特恐醉漢飽不知德耳

秦鍾贊

秦鍾者情鍾也爲鍾情於人之種耶爲人鍾情之種耶爲種情於人之種斯爲風流種爲人鍾情之種則爲下流種然爲鍾情於人固不得不爲人鍾情之人則合風流下流二種而爲種斯爲眞情眞種其於智能也莫爲之前雖美勿彰其於寶玉也莫爲之後雖盛莫傳然顧前不顧後其

象爲天故不永所壽云

一如是我佛說偈曰女歡男愛無罣無礙一點生機成此世界用爲斯文持贈 梅閣

薛蟠贊

薛蟠粗枝大葉風流自喜而實花柳之門外漢風月之假斯文眞堪絕倒也然天眞爛漫純任自然倫類中復時時有可歌可泣之處血性中人也脫亦世之所希者與晉其爵曰王假之威曰霸美之謚曰獃譏之乎予之也謔而虐可以下酒可以噴飯 梅閣

北靜王贊

北靜王表表高標有天際眞人之概嫦娥思嫁之矣何論乎談文章說經濟者也而林黛玉直以臭男人詈之嗟乎王也而乃臭乎哉是天下更無不臭者矣天下而更無不臭者也舍寶玉其誰與哉死矣

甄寶玉贊

太上忘情其次多情其次任情其下矯情矯情不可問矣甄寶玉不能爲太上之忘情不失爲其次之多情也自經濟文章之說中之而情矯矣則甄寶玉者世俗之偉人而賈寶玉之罪人也罪人則黜之而已矣故終之以甄寶玉云

情字始情字終雖游戲文章仍是篇法一線　桐閣

紅樓夢問答

或問紅樓夢伊誰之作曰我之作何以言之曰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

或問紅樓夢爲子意中之書而獨翻妙玉之案則何也曰予亦不自知其何心第覺良心上然有過不去處

或問子能作寶玉乎曰能何以痛詆襲人也笑曰我止不能爲襲人之寶玉

或問寶釵似在所無譏矣子時有微詞何也曰寶釵深心人也人貴坦適而已而故深之此春秋所不許也

或問寶釵深心於何見之曰在交歡襲人

或問襲人不可交乎曰君子與君子爲朋小人與小人爲朋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不識寶釵何人也吾不識寶釵何心也

或問寶釵與襲人交豈有意耶曰古來奸人干進未有不納交左右者以此卜之寶釵之爲寶釵未可知也

或問寶釵與黛玉孰爲優劣曰寶釵善柔黛玉善剛寶釵用屈黛玉用直寶釵徇情黛玉任性寶釵做面子黛玉絕塵埃寶釵收人心黛玉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襲人與晴雯孰爲優劣曰襲人善柔晴雯善剛襲人用屈晴雯用直襲人徇情晴雯任性襲人做面子晴雯絕塵埃襲人收人心晴雯信天命不知其他

或問紅樓夢寫寶釵如此寫襲人亦如此則何也曰襲人寶釵之影子也寫襲人所以寫寶釵也

或問紅樓夢寫黛玉如彼寫晴雯亦如彼則何也曰晴雯黛玉之影子也寫晴雯所以寫黛玉也

或問寶玉與黛玉有影子乎曰有鳳姐地藏菴拆散之姻緣則遠影也賈薔之於齡官則近影也潘又安之於司棋則有情影也柳湘蓮之於尤三姐則無情影也

或問藕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銷魂影子

或問齡官是誰影子曰是林黛玉離魂影子

或問傻大姐是誰影子曰是醉金剛影子

或問寶玉古今人孰似曰似武陵源百姓黛玉古今人孰似曰似賈長沙寶釵古今人孰似曰似漢高祖湘雲古今人孰似曰似虬髯公探春古今人孰似曰似太原公子寶琴古今人孰似曰似藐姑仙子平兒古今人孰似曰似國大夫子産紫鵑古今人孰似曰似李令伯妙玉古今人孰似曰似阮始平晴雯古今人孰似曰似楊德祖劉老老古今人孰似曰似馮驩鳳姐古今人孰似曰似曹瞞襲人古今人孰似曰似呂雉

或問子之處寶釵也將如何曰妻之處晴雯也將如何曰妾之處芳官等也將如何曰子女之處紫鵑也將如何曰臣之處湘雲也將如何曰友之處平兒也將如何曰賓之處探春也將如何曰宗師之處寶琴也將如何曰君之處寶玉也將如何曰佛之處黛玉也將如何曰仙之

或問何以蓄劉老老也曰俳優之何以蓄鶯兒等也曰奴之何以蓄鳳姐也曰賊之何以蓄襲人也曰蛇蝎之

或問王夫人逐晴雯芳官等乃家法應爾子何痛詆之深也曰紅樓夢只可言情不可言法若言法則紅樓夢可不作矣且即以法論寶玉不置之書房而置之花園法

乎否耶不付之阿保而付之丫鬟法乎否耶不游之師友而游之姐妹法乎否耶卽謂一誤不堪再誤而用襲人則非其人逐晴雯則非其罪徒使僉人倖進方正流亡顚顚倒倒畫出千古庸流之禍作書者有危心也貶之不亦宜乎

或問鳳姐之死黛玉似乎利之則何也曰不獨鳳姐利之卽老太太亦利之何言乎利之也林黛玉楚父來歸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鳳實領之脫爲賈氏婦則鳳姐應算還也不爲賈氏婦而爲他姓婦則賈氏應算還也而得不死之耶然則黛玉之死死於其才亦死於其財也

或問林黛玉數百萬家資盡歸賈氏有明徵與曰有當賈璉發急時自恨何處再發二三百萬銀子財一再字知之夫再者二之名也不有一也而何以再耶

或問林黛玉聰明絕世何以如許家資而乃一無所知也曰此其所以爲名貴也此其所以爲寶玉之知心也若好歹將數百萬家資橫據胸中便全身烟火氣矣尚得爲黛玉哉然使在寶釵必有以處此

或問紅樓夢有病乎曰有元春長寶玉二十六歲乃言在家時曾訓詁寶玉豈三十以後人尚能入選耶其他惜春屢言小巧姐初不肯長後長得太快李嬤嬤過於龍

鍾諸如此類未可悉數然不可以此疵之者故作罅漏示人以子虛烏有也

大觀園圖說

謹就第十七回中所載錄出間有增益俱參全書而貫串之但頭緒紛如艮多掛漏閱者諒焉

園在兩府之中東畫會芳園地西就榮府舊園及下人所住餘房歸併而改建之計週圍三里半正門五間上面銅瓦泥鰍脊門闌窗槅俱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磚牆下鋪白石苔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雪白粉牆其下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進門一帶翠幛擋住望去白石崚嶒或如鬼怪如猛獸縱橫拱立其上苔蘚斑駁藤蘿掩映中間微露羊腸小徑從此徑逶迤進山口上有鏡面石一塊題曰曲徑通幽入石洞佳木葱蘢奇花爛灼一道清流從

花木深處瀉于石隙之下再進數武漸次向北平坦寬敞兩旁雕甍繡檻皆隱于山坳樹杪間俯視則清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欄杆環抱沼沚石梁洿港爲沁芳橋橋有亭爲沁芳亭（聯有繞隄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脈香句）近怡紅院爲園中出入所必經諸處總路也（寶玉與黛玉于此花下看會眞記赴探春招于此接賈芸信自蘆雪亭回怡紅院于此見探春從秋爽齋來一同出園同寶釵寶琴自薛蝌處回于此遇襲人香菱等看魚訪黛玉于此見雪雁領婆子送菱藕等受紫鵑氣于此發獃遇岫烟于此見商寫答妙玉帖又小紅往蘅蕪院問鶯兒取筆于此遇李嬤又黛玉找寶玉于此看各色水禽遇傻大姐于此言明娶寶釵事又晴雯送傳試家婆子于此止又香菱以詠月詩送黛玉看于此遇李紈等又史太君還湘雲席于此小坐）亭後有桃花山子石山後爲黛玉葬花處橋之西南曰議事廳即省親時太監所起坐者也後熙鳳病李紈等于此理事（額曰體仁論德）再西爲梨香院近榮府之東南角爲榮公養靜之所前廳後舍另有門戶通街院之西南有角門通王夫人正房薛蟠母子初至居此後入大觀園爲教演女伶之所出沁芳亭過池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掩映門內迴廊曲折鸚鵡喚茶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窗映茜紅裏間房裏又有一門外種大梨花并芭蕉小退步二間爲後院牆下開溝尺許引泉一脈灌入牆內繞階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是卽瀟湘館也（額曰寶鼎茶閒煙尚臭綠窗棊罷子猶涼）館側有橋曰翠煙由此達怡紅院（小紅往黛玉處借噴壺經此）橋

畔有亭曰滴翠傍池而築四面遊廊曲檻雕鏤槅子（四月二十六日餞花會寶釵撲蝶至此聞小紅墜兒說還帕事）出瀟湘館而左爲秋爽齋中曰曉翠堂（黛玉聯云煙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探春結社于此同黛玉等賦海棠詩賈母還史湘雲席于此擺飯又名秋掩書齋）院後種梧桐此處從園之東角門進向北過沁芳橋亦便近秋爽齋者曰荇葉渚（又名柳葉亦作杏葉賈母于此登舟過花漵至蘅蕪院鶯兒同蕊官至瀟湘館于此摘柳條編花籃）出瀟湘館前行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牆牆上皆稻莖掩護春日杏花百株如蒸霞噴火裏面數楹茅屋外以桑柘槿榆各色樹之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土井一旁置桔槹轆轤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有石題曰杏帘在望稍進則竹竿挑一酒幌子樹梢樹旁豢養雞鵝鴨之類步入茅堂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而盡是爲稻香村（聯云新漲綠添浣葛處好雲香護採芹人）出村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藥圃（內有小敞廳三間即紅香圃寶玉平兒岫煙寶琴同日生辰探春李紈尤氏諸人及鴛鴦襲人紫鵑等于此擺酒祝壽）外即湘雲醉眠處也由芍藥圃入薔薇院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于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元妃賜名花漵至此分水陸兩路由秋爽齋側至紫菱洲（賈母還史湘雲席從瀟湘館來于此登舟至秋爽齋比陸路稍近）自紫菱洲而左曰暖香塢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石頭匾西曰度月東曰穿雲

中有蓼風軒此地近秋爽齋亦云與稻香村鄰近意稻香
圃畦本廣迤邐而達此耳否則已隔暖香秋爽荇葉諸處
矣何以復近乎賈母從蘆雪亭到此看惜春畫大觀園圖寶玉訪惜春見與妙玉下碁過暖
香塢穿入一條夾道通藕香榭榭蓋池中遙對綴錦閣四
面有窗臨水左右有迴廊跨水接峯後面係曲折橋編竹
爲之行則有聲熙鳳所云隔支隔支者也聯云芙蓉影破歸蘭槳菱藕香
深瀉竹橋史湘雲請賈母等吃螃蟹于此賞桂賦詩賈母還席亦于此先命女優吹彈從竹橋過去穿
蘆度葦過一徑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間竹房茆簷
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荻掩覆是爲
蘆雪亭李紈于此開社同寶玉寶釵等雪中聯句並賦紅梅詩熙鳳賈母先去至惜春處看圖此從

花溆所分之水路也陸路從山上盤道攀藤撫樹第見水
波溶蕩曲折紆迴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柳
陰中露一朱欄板橋過橋諸路可通有一所清涼瓦舍一
色水磨磚牆清瓦花堵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牆而過門
內迎面突出插天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纏旋各色石塊將
所有房屋悉皆遮住無一株花惟種異草牽藤引蔓或垂
山巔或穿石腳或垂簷繞柱或盤砌縈階或翠帶飄搖或
金繩盤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稱名不一散見諸書
其房兩旁皆抄手遊廊上面五間清厦連著卷棚四面迴
廊綠窗油壁清雅比他處不同曰蘅蕪院聯云吟成荳蔻詩猶豔睡足荼

蘼夢亦香院側橋曰蜂腰以板爲之通怡紅院小紅取筆于此遇賈芸寶玉于
此遇李紈請熙鳳之人出院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
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檐玉欄繞砌金輝獸面
彩煥螭頭已是正殿聯曰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省親
前元妃先御正殿賈政等男戚于月臺下排班行禮史太君等女戚于月臺上排班行禮省親後于殿上開讌東
面飛樓曰綴錦閣閣上藏圖屏傢椅船篷鶯槳花燈之類閣下史太君還湘雲席三宣牙牌令
西面敘樓曰含芳閣殿外玉石牌坊龍螭蟠護玲瓏鑿就
題曰省親別墅後面正樓曰大觀樓繞過西邊至大主山
山峯脊上爲凸碧山莊莊有廳廳前有平臺以備賞月地
中秋夜賈母領賈赦賈政及諸男暨王夫人等于此賞月聞笛山坡下爲凹晶館從凸碧

山莊下坡灣曲一轉卽是蓋在池邊與凸碧一上一下一
明一暗一山一水遙相對直通藕香榭路徑中秋夜黛玉湘雲妙玉于
此聯句同至攏翠庵過此至一大橋水如晶簾奔入此橋通外河之
閘引泉而入者乃沁芳之正源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茆舍
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優尼佛寺或林中藏
女道丹房其四面植紅梅者曰櫳翠菴爲妙玉焚修地小
沙彌所居之達摩菴女道士所住之玉皇廟俱在此或長
廊曲洞或方廈圓亭不一而足忽見前面又現出一所院
落來一徑引入繞著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月洞門
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遮堂進門兩邊遊廊相接院中點襯

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一邊種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蓋絲垂金縷葩吐丹砂上面小小五間抱厦曰怡紅院其中收拾與別處不同分不出間隔四面皆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經名手雕鏤銷金嵌玉逐一幅中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槅之式樣或員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璧眞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是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牆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槽子如琴劍懸瓶之類俱懸于壁而都與壁相平地

上磚面皆碧綠鑿花轉過一架玻璃鏡後此鏡有机括可以開闔掩過鏡子內有門兩層紗櫥櫥後爲寶玉臥房便是後院院中滿架薔薇過花障又見清溪前阻此溪有八尺寬廣石頭砌岸上有白石一塊橫架爲梁再去爲月洞門爲花障劉老老于此悞入此溪從閘起流至洞口從東北山坳引至村莊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總共至此再南則仍合一處從牆下出去溪邊大山阻路由山腳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忽然大門現于前矣此從花漵來之陸路也外如榆蔭堂平兒生日于此荅席嘉蔭堂賈母八旬于此擺茶請各王妃及諸誥命又中秋夜賈母于此焚香陳瓜菓俱在園中未及細考處所則惟備列之耳又大門之旁尙有聚錦門在西南角上史湘雲病時管事吳大娘于此領大夫進園胗看東角門

在東南角後門五間諸姊妹住園中以此爲內廚房派柳嫂子管理專辦園中食用以上俱係元妃省親時改建修造一切經劃布置出老名工胡山子野居多此大觀園之大略也其詳不得而考已

紅樓夢題詞并序

余偶沾微恙寂坐小樓竟無消遣計適案頭有雪香夫子所評紅樓夢書試翻數卷不禁失笑蓋將人情世態寓於粉跡脂痕較諸水滸西廂尤爲痛快使雪芹有知當亦引爲同心也然箇中情事淋漓盡致者固多而未盡然者亦復不少戲擬十律再廣其意雖畫蛇添足而亦未嘗以假失眞詩甫脫稿神倦腸枯假寐間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閨秀也弄月吟風已乖姆教而况更作紅樓夢詩乎豈不懼吾輩貽譏哉即應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爲國風之始如必

以此詩爲瓜李之嫌較之言具彬彬而行仍昧昧矣嘗佀懸天壤耶言未竟人忽不見吾夢亦醒但聞桂香入幕梧葉飄風樓頭殘月撩人眉黛而已古吳女史綠君周綺自序

黛玉焚詩

不辨啼痕與墨痕無情火斷有情根者宵果應燈花讖往日空憐蜀鳥魂慧業已隨人遯世癡鬟休爲竹開門鴨鑪獸炭寒如水剩得心頭一縷溫

香菱學咏

花前月下自凝眸寸寸柔腸寸寸搜着意箇中誠足惜處

身如此不關愁眠餐好在吟成後啼笑都從夢裏頭知否苦辛天報汝芳名非仗可兒留

湘雲醉眠芍藥

席鋪脂粉醉飛觴酒力難支近夕陽無限春風困春睡不勝紅雨覆紅妝倘非玉骨還宜暖幸是冰肌未碍涼一種嬌憨又嫵怯畫工要畫費平章

晴雯死領芙蓉

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題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誄難償恨眞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轉爲誤聰明從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

青女素娥李紈悲黛玉

月中霜裏擬翩翩姊妹班頭掌翰仙定爲清才遭白眼豈宜紅粉逝青年情雖有爲情應篤病到無辜病最憐竹自迎人人寂寂嘻吁獨我淚潸然

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紅

妬花風雨葬花姿義憤偏鍾小侍兒果易分明仍一夢信難憑准是相思怡紅意氣能無恨湘館情懷爲甚癡幾許傷心何處訴頓教重立不多時

苦尤娘遭賺墮計

花是丰姿月是神東君應不負終身傷心漫怨庸醫藥委曲難通姤婦津未必無情歸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塵紅顏大抵都如此腸斷千秋命薄人

俏平兒被打含情

究未呼天剖素胸淚絲紛咽屈重重奸花風戀憑空姤閙草春多不意逢薄責原非長恨事無言確是有情鍾羨唧心底分明甚要學夫人却易容

妙玉聽琴警悟

機微領畧不言中一曲絲桐忍聽終好夢未醒長恨客美人已定可憐蟲從前枉受情癡累此後都歸色相空無限傷心成獨想餘音任付月溟濛

鴛鴦殉主全貞

芳心遲早固難勝待得人歸付幅綾爲日之多豈所願此身以外更何憑休憐碎玉銷香恨應愧沽名釣譽稱竟可夢中先醒夢金釵十二有誰能

以香艷纏綿之筆作銷魂動魄之言別開生面喚醒人情士林中皆當歛手兒出之閨閣中耶想紅樓仕女定亦相顧驚奇 蔣伯生師

以紅樓夢之實事作詩中之三昧故能胸中了了筆下超超讀此詩而人情可悟讀此詩而私慾潛消 雪香

紅樓夢總評

洞庭王希廉雪香

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敘寧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敘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紅樓夢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敘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卽敘榮府情事乃轉詳

于寗而畧于榮者緣賈府之敗造釁開端實起于寗秦氏爲寗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于寗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敘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敘元妃沭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眞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敘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敘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濫中忽寫無情絶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敘寗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唇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卽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敘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敘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寗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

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敘薛蟠悔娶迎春悞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串賣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爲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第十八段敘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并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寗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寗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紅樓夢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尚有小段落或夾叙別事或補叙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線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于各回中逐細批明

紅樓夢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眞假二字讀者須知眞即是假假即是眞眞中有假假中有眞眞不是眞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爲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紅樓夢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甯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甯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釵黛爲賓若就釵黛兩人而論則黛玉却是主中主寶釵却是主中賓至副冊之香菱是賓中賓又副冊之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淸楚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實有其人不過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嫗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者老嫗收拾殘棋敗局滄海桑田言之酸鼻聞者寒心

紅樓夢專敘甯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詳細

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于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

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相似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紅樓夢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前後兩大夢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真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芸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錮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裡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斬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及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

紅樓夢一書有正筆有反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

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菓畜養飼魚鍼黹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

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悞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梁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几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摘神之筆

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寧榮二府只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為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蹟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是吃虧四字仁厚誠寔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獘端分散餘貲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班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玉才德另是一種于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易惑不是真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

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却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于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也

紅樓夢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批之直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紅樓夢結構細密變換錯綜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中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謬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悞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

○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叙明似屬漏筆

○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林如海于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

蘇州年底赶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于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赶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寧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先到寧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悞填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櫳翠菴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何時進菴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焚香拜佛自然即是櫳翠菴維時妙玉若已進菴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尚未進菴或暫時迴避似應敘明

○三十四回襲人赴寶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寶釵無異似有漏句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綉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

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綉兩三花瓣文情固嫵媚有致但女工刺綉大者上綳小者手刺均須綉完配裡方不露反面針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斷無連裏刺綉之理似于女紅欠妥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會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起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薔之齡官是死是

生作何着落並未提及似有漏筆

○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車帶賴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覺疎漏

○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娘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疎漏

○六十九回尤三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于吞金不于賈璉見屍時將吞金屍痕叙明一筆亦

似疎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璉寶玉旣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次日卽應俱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丫頭匆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于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採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着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爲缺漏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躱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卽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蟾吵鬧竟似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

○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倘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鬥筍

○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卽返眞還元應仍爲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欲不應卽超凡入聖遽爲上界神女

至瀟湘妃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于悲哭故借作
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
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
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
娬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珠簾請回
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
○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
李嬸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邢岫烟二人不到李綺當
是已經出閣邢岫烟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
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音釋

甄	音眞姓也	第一回
唬	孝平聲虎怒目也	第一回
羼	音鏟相襍也	第二回
鏨	蚕上聲鑿也	第三回
傻	沙上聲不慧貌	第三回
靨	音葉頰輔也	第三回
黹	音指	第四回
骯	杭上聲	第五回
髒	音葬骯髒	第五回

喀 音害大開口也 第六回

捽 音卒棄也 第七回

菌 音部 第九回

咤 茶去聲怒也 第十六回

霎 衫入聲 第十八回

齁 吼平聲鼻息也 第二十一回

抿 音敏撫也 第二十一回

筅 音選 第二十二回

敁 點平聲 第四十一回

敠 音掇敁敠称量也 第四十一回

𤫩 音班瑞瓜 第四十一回

瓟 音匏飲器 第四十一回

斝 音賈爵也 第四十一回

䀉 音喬碗也 第四十一回

磣 參上聲 第四十六回

嫣 音烟美貌 第四十七回

乜 彌也切 第四十七回

嚏 音帝鼻塞噴嚏 第五十二回

籰 音約收絲器 第七十回

体 音笨愚也 第七十四回

凸	音突高出貌	第七十六回
凹	音坳窪下也	第七十六回
贔	音避	第七十六回
屭	音戲贔屭作力貌	第七十六回
姽	危上聲	第七十八回
嫿	音畫姽嫿好貌	第七十八回
顑	音感	第七十八回
頷	含上聲顑頷不飽貌	第七十八回
葳蕤	音威蕊草盛貌	第七十八回
觶	音至酒器	第七十八回
咳	音亥	第七十八回
喋	甜入聲咳喋聲襍也	第七十八回
嘩	同譁	第八十八回
喇	蘭入聲嘩喇急聲也	第八十八回
唰	音刷鳥理毛也	第一百一回
喊	音足	第一百一回
揝	音昝撩取也	第一百十一回
攥	鑽入聲毛把也	第一百十三回
夠	音遘多也	第一百十六回
扔	音仍強牽引也	第一百十九回

查全部書中眼生之字尙多且間有俗體字典[illegible]載者只可相沿意會未能一一音釋掛漏之譏知不免也

紅樓夢音釋終

紅楼夢 一

一回
六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3

紅樓夢卷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眞事隱去而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

文庫11 D246 3

柳田泉文庫

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已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故當此蓬牖茅椽繩床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着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潤人筆墨雖我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卻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玩深有趣味卻說那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見方二

十四丈大的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那媧皇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煆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到這青埂峰下席地坐談見着這塊鮮瑩明潔的石頭且又縮成扇墜一般甚屬可愛那僧托於掌上笑道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然後攜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

華地溫柔富貴鄉那裡去走一遭石頭聽了大喜因問不知可鐫何字攜到何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說畢便袖了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向何方又不知過了幾世幾劫因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從這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經過忽見一塊大石上面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被那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攜入紅塵引登彼岸的一塊頑石上面敘著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閑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後面又有一偈云

無材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空空道人看了一回曉得這石頭有些來歷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來有些趣味故鐫寫在此意欲問世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我總然抄去也算不得一種奇書石頭果然答道我師何必太癡我想歷來野史的朝代無非假借漢唐的名色莫如我這石頭所記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反到新鮮別致況且

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最易壞人子弟至於才子佳人等書則又開口文君滿篇子建千部一腔千人一面且終不能不涉淫濫在作者不過要寫出自己的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撥亂其間如戲中小丑一般更可厭者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强似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觀其事跡原委亦可消愁破悶至於幾首歪詩亦可以噴飯供酒其間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眞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不但洗了舊套換新眼目卻也省了些壽命筋力不比那謀虛逐妄我師意爲何如空空道人聽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因見上面大旨不過談情亦只實錄其事絕無傷時淫穢之病方從頭至尾抄寫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詩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石頭記緣起既明正不知那石頭上面記著何人何事看官請聽按那石上書云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有個姑蘇城城中閶門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內有個仁清巷巷內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呼作葫蘆廟廟傍住著一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性情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貴然本地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為樂倒是神仙一流人物只是一件不足年過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於書房閒坐手倦拋書伏几盹睡不覺朦朧中走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聽道人問道你攜了此物意欲何往那僧笑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趁此機會就將此物夾帶於中使他去經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家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起於何處落于何方那僧道此事說來好笑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那時這個石頭因媧皇未用卻也落得逍遙自

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知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居住就名他爲赤霞宮神瑛侍者他卻常在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這株仙草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饑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那絳珠仙草也在其中今日這石復還原處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給他掛了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那道人道果是好笑從來不聞有還淚之說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如今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隨你去來卻說甄士隱俱聽得明白遂不禁上前施禮笑問道二位仙師請了那僧道也忙答禮相問士隱因說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人世罕聞者但弟子愚拙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

痴頑備細一聞弟子洗耳諦聽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隱聽了不便再問因笑道元機固不可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爲何或可得見否那僧說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緣說著取出遞與士隱士隱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字跡分明鐫著通靈寶玉四字後面還有幾行小字正欲細看時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面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

假作眞時眞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士隱意欲也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若山崩地陷士隱大叫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夢中之事便忘了一半又見奶母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裝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中引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閙方欲進來時只見從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跛足蓬頭瘋瘋顚顚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他門前看見士隱抱著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中作甚士隱聽了知是瘋話也不採他那僧還說捨我罷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

抱女兒轉身欲進去那僧乃指著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言詞道是

慣養嬌生笑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防佳節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隱聽得明白心下猶豫意欲問他來歷只聽道人說道你我不必同行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劫後我在北邙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那僧道最妙最妙說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影了士隱心中此時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很該問他一問如今後悔卻已晚了這士隱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內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表字時飛別號雨村的走了來這賈雨村原係湖州人氏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故士隱常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忙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街市上有甚新聞麼士隱笑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的狠賈兄來得正好請入小齋彼此俱可消此永晝說著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攜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獻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

隱慌的忙起身謝道恕誑駕之罪且請略坐弟即來奉陪雨村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著士隱已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詩籍解悶忽聽得窻外有女子嗽聲雨村遂起身往外一看原來是一個丫鬟在那裡掐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看得呆了那甄家丫鬟掐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窻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方腮這丫鬟忙轉身迴避心下自想這人生的這樣雄壯卻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說的什麼賈雨村了每有意幫助周濟他只是沒甚機會我家並無這樣貧窘親友想一定就是此人了怪道又說他必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不免又回頭一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以為這女子心中有意於他便狂喜不禁自謂此女子必是個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一時小童進來雨村打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門出去了士隱待客旣散知雨村已去便也不去再邀一日到了中秋佳節士隱家宴已畢又另具一席於書房自己步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曾回顧他兩次自謂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

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幾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頭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歎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　釵於奩內待時飛

恰值士隱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眞抱負不凡也雨村忙笑道不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期過譽如此因問老先生何興至此士隱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寥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旣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著便同了士隱復過這邊書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盃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人歸坐先是款斟慢飲漸次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獻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興酒到盃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占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圞　滿把清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極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可賀可賀乃親斟一斗爲賀雨村飲乾忽歎道非晩生酒後狂言若論時尙之學晩生也或可去充數挂名只是如今行囊路費一槪無措神京路遠非頼賣字撰文卽能到得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弟已久有此意但每遇兄時並未談及故未敢唐突今旣如此弟雖不才義利二字卻還識得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捷方不負兄之所學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爲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卽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黃道之期兄可卽買舟西上待雄飛高擧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略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直至紅日三竿方醒因思昨夜之事意欲寫薦書兩封與雨村帶至都中去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爲寄身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回來說和尙說賈爺今日五鼓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尙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爲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也只得罷了眞是閒處光陰易過倏

忽又是元宵佳節士隱令家人霍啟抱了英蓮去看社火
花燈半夜中霍啟因要小解便將英蓮放在一家門檻上
坐著待他小解完了來抱時那有英蓮的踪影急得霍啟
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啟也不敢回來見主人便
逃往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婦見女兒一夜不歸便知有些
不好再使幾人去找尋回來皆云影響全無夫婦二人半
世只生此女一旦失去何等煩惱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
顧性命看看一月士隱已先得病夫人封氏也因思女遘
疾日日請醫問卜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
和尚不小心油鍋火逸便燒著窗紙此方人家俱用竹籬

木壁也是劫數應當如此於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
條街燒得如火焰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
了勢了如何救得下直燒了一夜方息也不知燒了多少
人家只可憐甄家在隔壁早已成了一堆瓦礫場了只有他
夫婦並幾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足長
歎而已與妻子商議且到田莊上去住偏值近年水旱不
收盜賊蜂起官兵剿捕田莊上又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地
都折變了攜了妻子與兩個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
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卻還殷實今
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

可巧 恰是ノ意

折變田產的銀子在身邊拿出來托他隨便置買些房地以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用半賺的略與他些薄田破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發窮了封肅見面時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不善過活只一味好吃懶做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之人貧病交攻竟漸漸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掙到街前散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一個跛足道人瘋狂落拓麻屣鶉衣口內念着幾句詞道

世人都曉神仙好　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將相在何方　荒塚一堆草沒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金銀忘不了
終身只恨聚無多　及到多時眼閉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說恩情　君死又隨人去了
世人都曉神仙好　只有兒孫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來多　孝順子孫誰見了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什麼只聽見些好了好了那道人笑道你果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可知世上萬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

須是了我這歌兒便名好了歌士隱本是有夙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笑道且住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註解出來何如道人笑道你就請解士隱乃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爲歌舞場蛛絲兒結滿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窗上說甚麽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堆白骨今宵紅綃帳底臥鴛鴦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訓有方保不定日後作强梁擇膏粱誰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解得切士隱便說一聲走罷將道人肩上搭褳搶了過來背上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當下哄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知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只得依靠著他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兩個舊日的丫鬟伏侍主僕三人日夜做些針線帮著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每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的大丫鬟在門前買線忽聽得街上喝

道之聲衆人都說新太爺到任了了鬟隱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一對過去俄而大轎內抬著一個烏帽猩袍的官府過去了鬟倒發個怔自思這官好面善倒像在那裡見過的於是進入房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聽一片聲打的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縣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開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閱者之意句止爲第一段說親見盛衰因而作書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請聽句止爲第二段是代石頭說一生親歷境界實叙其事並非捏造以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寫得來自按那石上書云句起至末爲第三段提出眞假二字以甄士隱之夢境出家引起寶玉以英蓮引起十二金釵以賈雨村引起全部叙述

石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按周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三萬六千五百一塊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數

情僧者情生也情僧緣者因情生緣也風月寶鑑者

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釵情緣之所由生也
石頭記者緣甯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悼紅軒似即是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落無非不悼此一把辛酸淚不由人不落也
葫蘆廟有二義葫蘆雖小其中日月甚長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書雖是小說而包羅萬象離合悲歡盛衰善惡有無數感慨勸懲此一義也此書雖是荒唐卻是實錄其事並非揑飾所謂依樣葫蘆此又一義也故甄士隱必住在廟旁賈雨村必住在廟內
或曰尚有一義余問何義答曰葫蘆音同胡盧人生若夢幻境皆虛離合盛衰生老病死不過如泡影電光書雖實錄其事而隱藏真蹟假託姓名演爲小說以供胡盧一笑耳此亦一義也所說亦有意味因附記之
賈雨村口吟玉在櫝中一聯暗伏黛玉寶釵二人
跛足道人歌及甄士隱注解是一部紅樓夢影子
甄士隱向跛道人說走罷即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

回寶玉之一走

紅樓夢卷一終

紅樓夢卷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卻說封肅聽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啟問那些人只嚷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人道我們也不知什麼真假既是你的女婿便帶了你去面稟太爺便了大家把封肅推擁而去封家各各驚慌不知何事至二更時分封肅方回來衆人忙問端的原來新任太爺姓賈名化本湖州人氏曾與女婿舊交因在我

家門首看見嬌杏丫頭買線只說女婿移住此間所以來傳我將緣故回明那太爺感傷歎息了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看燈丟了太爺說不妨待我差人去務必找尋回來說了一回話臨走又送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聽了不覺感傷一夜無話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一封密書與封肅託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嬌杏作二房封肅喜得眉開眼笑巴不得去奉承太爺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當夜用一乘小轎便把嬌杏送進衙內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言又封百金贈與封肅又送甄家娘子許多禮物令其且自過活以待訪尋女

彈 動也

兒下落卻說嬌杏那丫鬟便是當年回顧雨村的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奇緣也是意想不到之事誰知他命運兩濟不承望自到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一子又半載雨村嫡配忽染疾下世雨村便將他扶作正室夫人正是

偶因一回顧　便爲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他於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縣太爺雖才幹優長未免貪酷且恃才侮上那官員皆側目而視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參了一本說他性情狡猾擅改禮儀外沽清正之名暗結虎狼之勢使地方多事民命

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部文一到本府各官無不
喜悅那雨村雖十分慚恨面上全無一點怨色仍是嘻笑
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所積宦囊并家屬人等送至原
籍安頓妥當卻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跡那日偶又
遊至維揚地方聞得今年鹽政點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
姓林名海表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陞蘭臺寺大
夫本貫姑蘇人氏今欽點為巡鹽御史到任未久原來這
林如海之祖曾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經五世起初只襲
三世因當今隆恩盛德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
代至如海更從科甲出身雖係世祿之家卻是書香之族

堂族小族也

只可惜這林家支庶不盛人丁有限雖有幾門卻與如海
俱是堂族沒甚親支嫡派的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
三歲之子又于去歲亡了雖有幾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
無可如何之事只嫡妻賈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
歲夫妻愛之如掌上明珠見他生得聰明俊秀也欲使他
識幾個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荒涼之歎且說
雨村在旅店偶感風寒愈後又因盤費不繼正欲得一居
停之所以為息肩之地偶遇兩個舊友認得新鹽政知他
正要請一西席教訓女兒遂將雨村薦進衙門去這女學
生年紀幼小身體又弱工課不限多寡其餘不過兩個伴

讀了髮故雨村十分省力正好養病看看又是一載有餘不料學生之母賈氏夫人一病而亡女學生奉侍湯藥守喪盡禮過于哀痛素本怯弱因此舊症復發有好些時不曾上學雨村閒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閒步這一日偶至郊外意欲賞鑒那村野風光信步至一山環水漩茂林修竹之處隱隱有座廟宇門巷傾頹牆垣朽敗有額題曰智通寺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觔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一訪走入看時只有一個龍鍾老僧在那裡煮飯雨村見了卻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又齒落舌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欵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眞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

顛倒即悟差ノ意

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卻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卻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崢嶸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都還有蓊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

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卻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禮別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氣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高樂不了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

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理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

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者不能知也子興見他說得這樣重大忙請教其故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召孔孟董韓周程朱張皆應運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溫安祿山秦檜等皆應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祚永運隆之日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廷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甘露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殘忍乖僻之氣不能蕩溢於光天化日之下遂凝結充塞於深溝大壑之中偶因風蕩或被雲摧略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誤而逸出者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為仁人君子下亦

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詩書清貧之族則為逸士高人縱偶生于薄祚寒門亦斷不至為走卒健僕甘遭庸夫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倡如前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遊近日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朝雲之流此皆易地則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金陵省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卻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啟蒙卻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

我心裡自己糊塗又常對著跟他的小厮們說這女兒兩
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
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
字最爲要緊若使要說的時候必用淨水香茶嗽了口方
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
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
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
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
來聽得裡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姊妹
作什麽莫不叫姐妹們去討情討饒你豈不愧煞他回答
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
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疼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
之極便連叫姐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
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
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
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
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
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
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
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

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風俗女兒之名亦皆從男子之名
命取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
亦落此俗套子興道不然只因現今大小姐是正月初一
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上一排的卻也是從弟
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即榮府
中赦政二公之胞妹在家時名喚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
訪可知雨村拍手笑道是極我這女學生名叫黛玉他讀
書凡敏字他皆念作密字寫字遇著敏字亦減一二筆我
心中每每疑惑今聽你說是爲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
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凡女子相同度其母不凡故

生此女今知爲榮府之外孫又不足罕矣可惜上月其母
竟亡故了子興歎道老姊妹三個這是極小的又沒了長
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小一輩的將來的東床
何如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子
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
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子一個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
現有二子一孫卻不知將來何如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
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公夫人
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
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于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

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帮著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聽了笑道可知我言不謬你我方纔所說的這幾個人只怕都是那正邪兩賦而來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説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即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算還酒錢

方欲走時忽聽得後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個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將要知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嬌杏者徼幸也賈雨村之罷官得館因館而復得官如嬌杏之由婢而妾由妾而正皆徼幸也

智通寺者言惟智者能通此書之義也

冷子興者喩寧榮二府極熱鬧後必歸冷落也

寧榮二府頭緒紛繁若于後文補敘家世竟不知該于何時補敘勢必冗襍若不分晰敘明東西兩府又牽混不清妙在借冷子興在村肆中閒談敘及且將

林甄王史各親戚參差點出旣有根蒂又毫無痕迹
眞善于點題者
邪正二氣交襍而生所論最有意思
情癡情種是寶玉黛玉品題
第二回一段之中應分兩小段自起句起至不曾上學句止爲一段敘賈雨村得官娶嬌杏及罷官處館是補敘前事引出林黛玉自雨村閒居無聊句起至末爲二段敘甯榮家世寶玉性情趁勢逗出甄寶玉

紅樓夢卷二終

内兄賈政
賈母代義喜

紅樓夢卷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托内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卻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張如圭他係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聽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他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知雨村雨村歡喜忙忙敘了兩句各自別去回家冷子興聽得此言便忙獻計令雨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而別回至館中忙尋邸報看眞確了次日面謀之如

海如海道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依傍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尚未行此刻正思送女進京因向蒙教訓之恩未經酬報遇此機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弟已預籌之修下薦書一封托內兄務爲周全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弟于內兄信中注明不勞吾兄多慮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不知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進謁如海笑道若論舍親與尊兄猶係一家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員外郎其爲人謙恭厚道大有祖父遺

風非膏粱輕薄之流故弟致書煩托否則不但有污尊兄清操即弟亦不屑爲矣雨村聽了心下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林如海如海又說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吾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聽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點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他外祖母必欲其往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已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今去依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正好減我內顧之憂如何不去黛玉聽了方洒淚拜別隨了奶娘及榮府中幾個老婦登舟而去雨村另

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一日到了京都雨村先整了衣冠帶了小童拿了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上投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卽忙請入相會見雨村像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的是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風況又係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極力幫助題奏之日謀了一箇復職不上二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辭了賈政擇日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車輛伺候這林黛玉嘗聽得母親說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幾個三等的僕婦穿吃用

要已是不凡何況今至其家多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要多說一句話不可多行一步路恐被人恥笑了去自上了轎進了城從紗窗中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不開只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勅造寧國府五箇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的長房了又往西不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卻不進正門只由西角門而進轎子抬著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後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箇

衣帽周全的十七八歲的小厮上來抬著轎子衆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厮又退了出去衆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林黛玉扶著婆子手進了垂花門兩邊是抄手遊廊正中是穿堂當地放著一箇紫檀架子大理石屏風轉過屏風小小三間廳房廳後便是正房大院正面五間上房皆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著各色鸚鵡畫眉等雀鳥台階上坐著幾個穿紅著綠的丫頭一見他們來了都笑迎上來說道剛纔老太太還念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人爭著打簾子一面聽得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方進房只見兩個人扶著一位鬢髮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知是外祖母了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當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淚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當下賈母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珠大嫂黛玉一一拜見了賈母又叫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初來可以不必上學去衆人答應了一聲便去了兩個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娘並五六個丫鬟擁著三位姑娘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

疼 言愛也

皃 段

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粧束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歸了坐位了鬟送上茶來不過敘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女兒所疼者獨有你母今一旦先我而逝不得見一面教我怎不傷心說著摟了黛玉的手又哭起來家人忙相勸慰方略略止住眾人見黛玉年皃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体面龐雖弱不勝衣卻有一段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治好了黛玉道我自來如此從會吃飯時便吃藥到如今了經過多少名醫總未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記得來了一個癩頭和尚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他但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親一概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生這和尚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談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丸藥呢叫他們多配一料就是了一語未休只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黛玉思忖道這些人個個皆是斂聲屏氣如此這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鬟擁

著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這個人打扮與姑娘們不同彩繡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戴著金絲八寶攢珠髻綰著朝陽五鳳掛珠釵項上戴著赤金盤螭纓絡圈身上穿著鏤金百蝶穿花大紅雲緞窄褙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著翡翠撒花洋縐裙一雙丹鳳三角眼兩灣柳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啟笑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只叫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眾姊妹都忙告訴黛玉道這是璉嫂子黛玉雖不曾識面聽見他母親說過大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內姪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叫做王熙鳳黛玉忙陪笑見禮以嫂呼之這熙鳳攜著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的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兒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頭心頭一刻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麼姑媽偏就去世了說著便用帕拭淚賈母笑道我纔好了你倒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也纔勸住了快休再題前話這熙鳳聽了忙轉悲為喜道正是呢我一見了妹

妹一心都在他身上又是喜歡又是傷心竟忘記了老祖宗該打該打又忙攜黛玉之手問妹妹幾歲了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麽藥在這裡不要想家要什麽吃的什麽頑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幾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時已擺了茶菓上來熙鳳親爲捧茶捧菓又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熙鳳道月錢也放完了剛纔帶了人到後樓上找緞子找了半日也沒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麽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出兩個來給你這妹妹裁衣裳的等晚上想著再叫人去拿罷熙鳳道倒是我先料著了知道妹妹這兩日到的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一笑點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老嬤嬤帶了黛玉去見兩個舅舅去維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笑回道我帶了甥女兒過去到底便宜些賈母笑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垂花門前早有眾小廝拉過一輛翠幄青油車來邢夫人攜了黛玉坐上眾婆娘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廝們抬起拉至寬處方駕上馴騾亦出了西角門往

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方下車來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中黛玉度其處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斷過來的進入三層儀門果見正房廂廡遊廊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的軒峻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好及進入正室早有許多盛粧麗服之姬妾丫鬟迎著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令人到外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來回說老爺說道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此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懷想家跟著老太太和舅母是同家裡一樣姊妹們雖拙大家一處伴著亦可以解些煩悶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得不要外道才是黛玉忙站起身來一一聽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飯去黛玉笑回道舅母愛惜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遲去不恭異日再領望舅母容諒邢夫人道這也罷了遂命兩個嬤嬤用方纔坐來的車子送了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眾人幾句眼看著車去了方回去一時黛玉進入榮府下了車眾嬤嬤引著便往東轉灣走過一座東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內大院落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鹿頂耳門鑽山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內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門的進入堂

屋抬頭迎面先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匾上寫著斗大三個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著三尺來高青綠古銅鼎懸著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鏨金彝一邊是玻璃盒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椅子又有一副對聯乃是烏木聯牌鑲著鏨銀字跡道是

座上珠璣昭日月　堂前黼黻煥煙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鄉世教弟勳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宴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的三間耳房內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窗大

炕上鋪著猩紅洋毯正面設著大紅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式洋漆小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匙箸香盒右邊几上汝窰美人觚內插著時鮮花卉並茗盌茶具等物地下面西一溜四張椅上都搭著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腳踏兩邊又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不必細說老嬤嬤讓黛玉上炕坐炕沿上卻見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位次便不上炕只就東邊椅上坐了本房的丫鬟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了茶打量這些丫鬟們妝飾衣裙舉止行動果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紬掐牙背心的一

個了鬟走來笑道太太說請林姑娘到那邊坐罷老嬤嬤聽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一張炕桌上面堆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花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三讓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王夫人方說你舅舅今日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以後一處念書認字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最不放心的卻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願去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採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素聞母親說過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一面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

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一日姊妹們和他多說了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採他他嘴裡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黛玉一一的都答應著忽見一個了鬟來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攜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角門是一條南北甬道南邊是倒座三間小小抱厦廳北邊立著一個粉油大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向這裡找他去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說就是了這院門上也有幾個纔總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攜黛玉穿過一個東西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桌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箸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旁四張空椅熙鳳忙拉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下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和嫂子們不在這裡吃飯你是客原該如此坐的

黛玉方告了坐就坐了賈母命王夫人也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方上來迎春坐右手第一探春坐第二惜春右第二旁邊了鬟執著拂塵漱盂巾帕李鳳二人立于案

旁勸讓外間伺候之媳婦丫鬟雖多卻連一聲咳嗽不聞飯畢各各有丫鬟用小茶盤捧上茶來當日林家教女以惜福養身每飯後必過片時方吃茶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規矩不似家中亦只得隨和着些接了茶又有人捧過漱盂來黛玉也漱了口又盥手畢然後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聽了忙起身說了兩句閒話方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什麼書不過認幾個字罷了一語未了只聽外面一陣腳步响丫鬟進來報道寶玉來

了黛玉心中想這個寶玉不知是怎生個憊懶人物及至進來原是一個輕年公子頭上戴着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縧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膽眼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即瞋視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黛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何等眼熟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即轉身去了一回再來時

已換了冠服頭上週圍一轉的短髮結成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梢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腳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舊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綾褲錦邊彈墨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傅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稍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看其外貌最是極好卻難知其底細後人有作西江月二詞批寶玉極確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　有時似傻如狂　縱然生得好皮囊　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庶務　愚頑怕讀文章　行爲偏僻性乖張　那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　貧窮難耐淒涼　可憐辜負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　古今不肖無雙　寄言紈袴與膏粱　莫效此兒形狀

卻說賈母笑道外客未見就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早已看見了極娉婷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媽之女忙來作揖相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眾不同兩彎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

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笑道可又是胡說你何曾見過他寶玉笑道雖然未曾見過他然看著面善心裡倒像是舊相認識恍若遠別重逢的一般賈母笑道好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書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幾個字寶玉又道妹妹尊名黛玉便說了名寶玉又道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極妙探春便道何處出典寶玉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個字豈不甚美探春笑道只恐又是杜撰寶玉笑道除四書杜撰的太多偏是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有玉沒有眾人都不解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因答道我沒有那玉亦是件罕物豈能人人皆有寶玉聽了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罵道什麼罕物人的高下不識還說靈不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嚇的地下眾人一擁爭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泣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沒有單我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這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這妹妹原有玉來的因你

姑媽去世時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遂將他的玉帶了
去一則全殉葬之禮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
亦可權作見了你妹妹之意因此他只說沒有玉也是不
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
仔細你娘知道了說着便向了鬟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
寶玉聽如此說想一想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
黛玉房舍賈母便說將寶玉挪出來同我在套間煖閣裡
把你林姑娘暫安置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
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
紗廚外床上很妥當又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了每人一個奶娘並一
個丫頭照管餘者在外間上夜聽喚一面早有熙鳳命人送了
一頂藕合色花帳並錦被緞褥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
一個是自己的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名喚
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又極老料黛玉皆
不遂心將自己身邊兩個丫頭名喚紫鵑鸚哥的與了黛
玉亦如迎春等一般每人除自幼乳母外另有四個教引
嬤嬤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四五個洒
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紫鵑等陪侍
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
人者陪侍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

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寶玉寶玉因知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更名襲人這襲人有些癡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今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只因寶玉性情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聽心中着實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已睡了他見裡面黛玉鸚哥等猶未安歇他自卸了妝悄悄進來笑問姑娘怎麽還不安歇黛玉忙笑讓姐姐請坐襲人在床沿上坐了鸚哥笑道林姑娘在這裡傷心自已淌眼抹淚的說今兒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病倘或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所以傷心我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更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狀你多心傷感只怕你還傷感不了呢快別多心黛玉道姐姐們說的我記着就是了又敘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早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來的兩個媳婦兒來說話的雖黛玉不知原委探春等卻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居住的薛家姨母之子表兄薛蟠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

之意畢竟怎的下回分解

評曰

賈雨村至京得缺到任幾句撇開即細敘黛玉正文得隨起隨落之法

黛玉開口說病說癩頭和尚說不要見哭聲說不要見外親等語已逗明一生因緣結果

王熙鳳出來另用一副筆墨細細描畫其風流能幹有權詐陰薄氣象已活跳紙上眞是寫生妙手

王夫人對黛玉說寶玉嬌養瘋傻樣子已將日後同黛玉情況隱隱伏出

黛玉初見寶玉便吃一驚想着像那裡見過寶玉亦如此說宿緣已見鋪敘寶玉裝來面貌更覺動人卻先心中想道不知是怎樣憊賴人物反挑一句文筆曲折生動

西江月二詞罵煞紈袴公子

描寫黛玉形容可憐可愛的是癡情人

寶玉一見黛玉便摔玉哭泣黛玉亦因摔玉夜間淌淚此時之兩淚是一生眼淚根源且伏後來砸玉失玉情事

第三回專寫黛玉形貌神情是此回之主中間帶寫

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是因主及賓故亦寫及裝束儀容又帶出王夫人邢夫人李紈及甯榮二府房屋家人小使丫鬟即點出襲人鸚哥王嬤李嬤等人末後帶起薛寶釵家看他不慌不忙出落來序有極力描寫者有淡描本色者有略言大段者有賓有主有賓中之主賓中之賓筆墨籠罩全部

紅樓夢卷三終

紅樓夢卷四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卻說黛玉同姐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使計議家務又說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雜姐妹們遂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珠雖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爲國子祭酒族中男女無不讀詩書者至李守中繼續以來便謂女子無才便爲德故生了便不十分認眞讀

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列女傳讀讀認得幾個字罷了記得前朝這幾個賢女便了卻以紡績女紅爲要因取名爲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概不問不聞惟知侍親教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居于此自有這幾個姑嫂相伴除老父之外餘者也就無用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授了應天府一到任就有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頭不想係拐子拐來賣

的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銀子我家小主人原說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拿賣主奪取丫頭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兇身主僕已皆逃走無蹤跡了只剩了幾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作主求太老爺拘拿兇犯以扶善良存歿感激天恩不盡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等事打死了人竟白白走了拿不來的發籤差公人立刻將兇犯家屬拿來拷問只見案傍立着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籤雨村心下狐疑只得停了手退堂至密室令從人退去只留

此門子一人伏侍門子忙上前請安笑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來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卻十分面善一時想不起來門子笑道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記得當年葫蘆廟裏之事麽雨村大驚方憶起往事原來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裏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想這件生意到還輕省耐不得寺院淒涼景况遂趁年紀尚輕蓄了髮充當門子雨村那裡料得是他便忙攜手笑道原來是故人因令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此係私室但坐何妨這門子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道方纔何故不令發籤這門子道老

爺榮任到此難道就沒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爲護官符門子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的大鄉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呢所以叫做護官符方纔所說的這薛家老爺如何惹得他他這件官司並無難斷之處從前的官府都因礙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說一面從順袋中取出一張抄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諺俗口碑云賈不假白玉爲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

玉牀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雨
村尚未看完忽聞傳點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忙具衣冠出
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問這門子門子道這四家皆
連絡有親一損俱損一榮俱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
告打死人之薛就是豐年大雪之雪也不單靠這三家他
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
村聽如此說便笑問門子道如你這樣說來卻怎麼了結
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笑道不瞞
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並這拐賣的人我
也知道死鬼買主也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聽這個被
打死的乃是一個小鄉紳之子名喚馮淵父母俱亡又無
兄弟守着些薄產度日年紀十八九歲酷愛男風不甚好
女色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
眼看上了這丫頭立意買來作妾設誓不近男色也不再
娶第二個了所以鄭重其事必待三日後方進門誰知這
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捲了兩家的銀子而逃誰知
又走不脫兩家拿住打了個半死都不肯收銀各要領人
那薛公子豈肯讓人的便喝令下人動手將馮公子打了
個稀爛抬回去三日竟死了這薛公子原早擇下日子要
上京去的既打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他便如沒事人一般

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並非爲此而逃這人命些些小
事自有他弟兄奴僕在此料理這且別說老爺可知這被
賣之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笑道這人還
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旁住的甄老爺的女
兒小名英蓮的雨村駭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他自五歲
被人拐去卻如今纔賣呢門子道這種拐子單拐的是幼
女養至十二三歲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
哄他頑耍極相熟的所以隔了七八年雖模樣出脫得齊
整然大段未改所以認得他但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的
一點胭脂痣從胎裡帶來的偏生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
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說是被拐子打
怕了的萬不敢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還債故賣
的我哄他再四他又哭了只說我原不記得小時之事這
無可疑了那日馮公子相見了兌了銀子因拐子醉了英
蓮自嘆說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聽見馮公子三日後
纔令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等拐子出去又
叫妻子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
以丫鬟相看況他是個絕風流人品家裡頗過得素性又
最厭惡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兩
日何必憂悶他聽如此說方畧解些自謂從此得所誰料

天下竟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賣了與薛家若賣與第二家還好這薛公子的混名人稱他𤘥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尙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這日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歎雨村聽了亦歎道這也是他們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上了這英蓮這英蓮受了拐子這幾年折磨纔得了個頭路且又是個多情的若果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段事來這薛家縱比馮家富貴想其爲人自然姬妾衆多淫佚無度未必及馮淵定情于一人

這正爲夢幻情緣恰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司如何剖斷纔好門子笑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個沒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係賈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卽賈府之親老爺何不順水行舟做個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的雨村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事關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正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枉法是實不忍爲的門子聽了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有言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爲君子依老爺這說不但不能報效朝廷亦且自

身不保還要三思爲妥雨村低了頭半日方說依你怎麽樣呢門子道小人已想了個極好的主意在此老爺明日坐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籤拿人兇犯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固是不依自然將薛家族人及奴僕人等拿幾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個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只說善能扶乩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只說乩仙批了死者馮淵與薛蟠原係夙孽今狹路相遇原因了結今薛蟠已得了無名之病被馮魂追索而死其禍皆因拐子而起除將拐子按法處治外餘不累及等語小人暗中囑拐

子令其實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自然不疑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了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無甚要緊的人不過爲的是錢有了銀子也就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也罷了二人計議已定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干有名人犯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賴此欲得些燒埋之銀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銀子也就無甚話說了雨村便疾忙修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

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之言寄去此事皆由葫蘆廟內沙彌新門子所爲雨村又恐他對人說出當日貧賤時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意後來到底尋了他一個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按下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那薛公子亦係金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如今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至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領着內帑錢糧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鬭雞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

不過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個虛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寡母王氏乃現任經營節度使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時他父親在日極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乃兄竟高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安慰母心他便不以書字爲念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爲母親分憂代勞近因今上崇尚詩禮徵採才能降不世之隆恩除聘選妃嬪外在世宦名家之女皆得報名達部以備選擇爲公主郡主入學陪侍

充爲才人賛善之職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總管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諳世事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幾處生意漸亦銷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機會一來送妹待選二來望親三來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只爲遊覽上國風光之意因此早已檢點下行裝細軟以及饋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起身不想偏遇了那拐子買了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遇馮家來奪因恃强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囑托了族中人並幾個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等竟

自起身長行去了人命官司他卻視爲兒戲自謂花上幾個臭錢沒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母舅管轄不能任意揮霍如今陞出去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偺們京中雖有幾處房舍只是這十年來沒人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賃與人須得先着人去打掃收拾纔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招搖偺們這進京去原是先拜望親友或是在你舅舅處或是你姨爹家他兩家的房舍極是寬厰的偺們且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些薛蟠道如今

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亂起身偺們這回子反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沒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雖陞了去還有你姨娘家况這幾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帶信捎書接偺們來如今旣來了你舅舅雖忙着起身你賈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們偺們且忙忙的收拾房子豈不是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卻知道守着舅舅姨母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各住好任意施爲你旣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娘姊妹們別了這幾年卻要厮守幾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

奔榮國府而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纔放了心又見哥哥陞了邊缺正愁少了娘家的親戚來往畧加寂寞過了幾日忽家人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在門外下車了喜的王夫人忙帶了人接出大廳來將薛姨媽等接了進去姊妹們暮年相見悲喜交集自不必說敘了一番契闊又引着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酬獻了合家俱厮見過又治席接風薛蟠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見了賈赦賈珍等賈政便使人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輕不知庶務在外住着恐怕又要生事偺們東南角上梨香院一

所十來間白空閒着叫人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兒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原要留住賈母也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裏住下大家親密些薛姨媽原欲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在外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供給一概免卻方是處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當日榮公暮年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舍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又有一角門通一夾道出了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閒談或與王夫人相敘寶釵日與黛玉迎春姊妹等一處或看書下棋或做針黹倒也十分樂意只是薛蟠起初原不欲在賈府中居住生恐姨父管束不得自在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家的房屋再移居過去誰知自此間住了不上一月賈宅族中凡有的子姪俱已認熟了一半都是那些紈袴氣習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無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十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二則現在房長乃

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都是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灑不以俗事爲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着棋而已況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這些子弟們可以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漸打滅了日後何如下回分解

許曰

寶玉黛玉寶釵是一部之主寶黛已經會合第四回必當敘及寶釵但一住應天一住都中如何合併一處因借人命一案牽合相聚卽將英蓮帶出以爲引線後來許多事件俱于此回埋根且將賈王史薛四家親戚均卽帶敘省卻後文許多補筆眞是匠心獨苦亦是天衣無縫

蓮花命名大概用青紅香白翠紫綠玉等字今取英字與人獨異英者落英也蓮落則菱生矣

葫蘆菴小沙彌斷案說盡仕路趨炎情態又見赫赫諸大宦跳不出小小葫蘆

小沙彌勸結冤案自己仍被賈雨村尋事充發不但報應不爽可爲小人儆戒且了結此沙彌以省後來閒筆

梨花如雪梨香院正好住薛寶釵

王子騰若不出京薛蟠一家自應相依王宅不便即住梨香院如此安頓是文章善渡法

薛寶釵是主英蓮是賓御先敘英蓮後敘寶釵是因賓及主法

篇中說寶釵舉止品度又是一樣已隱隱中賈母之選且爲衆人欽服

三四回一大段中又分四小段三回首句起至不在話下句止爲一段敘賈雨村送黛玉進京復得官到任且說黛玉句起至三回末爲一段敘黛玉進榮府與諸人相見及初見寶玉情事四回首句起至充發小沙彌止爲一段了結薛蟠命案自且說買了英蓮句起至四回末爲一段敘寶釵同母兄往賈府棃香院緣由

紅樓夢卷四終

表明下一本有此回則暫不能寫矣八字

紅樓夢卷五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第四回中既將薛家母子在榮府中寄居等事畧已表明如今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府一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而迎春惜春探春三個孫女倒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亦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止同息眞是言和意順似漆如膠不想如今忽然來了一個薛寶釵年紀雖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麗人謂黛玉所不及而寶釵行爲豁達隨分從時不

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深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們亦多與寶釵頑笑如此黛玉心中便有些不忿之意寶釵卻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況自天性所禀一片愚拙偏僻視姊妹兄弟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別如今與黛玉同處賈母房中坐臥故畧比別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不免有求全之毀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爲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在房中獨自垂淚寶玉又自悔言語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漸漸回轉來因東邊寧府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具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

是日先帶了賈蓉夫妻二人來面請賈母等於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是寧榮二府眷屬家宴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可記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收拾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親向寶玉的奶娘丫鬟等道嬤嬤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極妥當的人生得嬝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安置寶玉自是安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內間寶玉抬頭看見是一幅畫貼在上面人物

倒好其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他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的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了這兩句縱然室宇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聽了笑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點頭微笑有一嬤嬤說道那裡有個叔叔往姪兒媳婦房裡睡覺的禮秦氏笑道噯喲不怕他惱他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麽上月你沒有看見我那個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呢寶玉道我怎麽沒有見過他你帶他來我瞧瞧衆人笑道隔着二三十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中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人寶玉便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對聯云

嫩寒鎖夢因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的寶鏡一邊擺着趙飛燕立着舞的金盤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眞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昌公主於含章殿下臥的寶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寶玉含笑道這裡好這裡好秦氏

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的說着親自展開了西施浣過的紗衾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於是眾奶姆伏侍寶玉臥好了欵欵散去只留下襲人秋紋晴雯麝月四個丫鬟爲伴秦氏便吩咐小丫鬟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打架那寶玉纔合上眼便恍恍惚惚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蕩蕩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玉砌緑樹清溪眞是人跡不逢飛塵罕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個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然失了家也愿意强如天天被父母先生打去忽胡思之間聽見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眾兒女　何必覓閒愁

寶玉聽了是女兒的聲氣歌音未息早見那邊走出一個麗人來蹁躚嫋娜與凡人不同有賦爲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庭樹將到時影度迴廊仙袂乍飄兮聞麝蘭之馥郁荷衣欲動兮聽環珮之鏗鏘靨笑春桃兮雲堆翠髻脣綻櫻顆兮榴齒含香盼纖腰之楚楚兮風迴雪舞耀珠翠之輝煌兮鴨緑鵝黃出沒花間兮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

欲行羨彼之良質兮冰清玉潤慕彼之華服兮閃爍
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培玉篆美彼之態度兮鳳翥
龍翔其素若何春梅綻雪其潔若何秋蕙披霜其靜
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遊
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實愧王嬙奇矣
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瑤池不二紫府無雙
果何人哉若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的忙來作揖笑問道神仙姐姐不
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
乞攜帶攜帶那仙姑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

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
月債掌塵世之女怨男痴因今知風流冤孽纏綿於此是
以前來訪察機會佈散相思今日與你相逢亦非偶然此
處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仙茗一盞親釀美酒
一甕素練魔舞歌姬數人新塡紅樓夢仙曲十二支可試
隨我一遊否寶玉聽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
隨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碑橫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大字
兩邊一幅對聯乃是

假作眞時眞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個大字道是孽海情

天又有一幅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歎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酬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爲古今之情又何爲風月之債從今倒要領略領略寶玉只顧如此一想不料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匾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幾處寫着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暮哭司春感司秋悲司看了因向仙姑道敢煩仙姑引我到那各司中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此中各司貯的是普天之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聽了那裡肯依復央之再四警幻便看這司的匾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略隨喜隨喜罷寶玉喜不能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寫着對聯云

春恨秋悲皆自惹　花容月貌爲誰妍

寶玉看了便加感歎進入門中只見有十數個大櫥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有各省字樣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只見那邊櫥上封條大書金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爲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十二冠首女子之冊故爲正冊寶玉道常聽人說金陵極

大怎麼只十二個女子如今單我們家裡上上下下就有幾百個女孩兒警幻微笑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擇其緊要者錄之兩邊二櫥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再看下首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櫥上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先將又副冊櫥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這首頁上畫的既非人物亦非山水不過是水墨滃染滿紙烏雲濁霧而已後有幾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牀破蓆也有幾句言詞道是

枉自溫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個去開了副冊櫥門拿起一本冊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枝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乾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香　平生遭際實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又不解又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簪也有四句詩道

可歎停機德　　誰憐咏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知他必不肯洩漏天機待要丟下又不捨遂往後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非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怎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清明志自高　　生於末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東風一夢遙

後面又畫幾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爲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着一塊美玉落在泥污之中其斷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終掉陷泥中

後面忽畫一惡狠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詩云

子係中山狼　得志便猖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黄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一美人在內看經獨坐其判云

勘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粧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臥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冰山上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末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裡紡績其判曰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後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帔的美人也有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誰似一盆蘭
如冰水好空相妒　枉與他人作笑談

詩後又畫一座高樓上有一美人懸梁自盡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身　情既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實在寧

寶玉還欲看時那仙姑看他天分高明性情頴慧恐洩漏天機便掩了卷冊笑向寶玉道且隨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隨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朱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的光搖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窗玉作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眞個好所在又聽警幻笑道你們快出來迎接貴客一言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幾個仙子來皆是荷袂蹁躚羽衣飄舞嬌若春花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謗警幻道我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個絳珠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久待何故反引這濁物來汚染這清淨女兒之境寶玉聽如此說便嚇得欲退不能果覺自形汚穢不堪警幻忙攜住寶玉的手向衆姊妹笑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原欲往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經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流傳已歷百年奈運終數盡不可挽回我等之子孫雖多竟無可以繼業者惟嫡孫寶玉一人稟性乖張性情怪譎雖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數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可望先以情慾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得使彼跳出迷人圈子入于正路亦吾兄弟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上

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再到此處令其歷飲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未可知也說畢攜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不知所聞何物寶玉遂不住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所無爾何能知此係諸名山勝境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爲羣芳髓寶玉聽了自是羨慕而已大家入坐小鬟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迥非常品因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仙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聽了點頭稱賞因看房內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漬粉汚壁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鬟來調桌安椅擺設酒饌眞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此饌之盛寶玉因此酒香冽異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蕤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因名爲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飲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調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樓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

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款按銀箏聽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道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別又有南北九宮之調此或咏嘆一人或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譜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閱其稿後聽其曲反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鬟取了紅樓夢原稿來遞與寶玉接過來一面目視其文耳聆其歌曰

紅樓夢引子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只爲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

終身悞都道金玉良緣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縱然是齊眉舉案到底意難平

枉凝眉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話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淚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却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

婉竟能銷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
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恨無常〕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
抛蕩悠悠芳魂銷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爹娘夢
裡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
〔分骨肉〕一帆風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園齊來抛閃恐
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念自古窮通皆有定離
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牽連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歎雙亡縱居那綺羅叢誰知嬌
養幸生來英豪闊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畧縈

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
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
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
悲傷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馥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
罕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視綺羅俗厭卻不知好高人
愈妒過潔世同嫌可歎這青燈古殿人將老孤負了
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塵骯髒違心願
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

奢淫蕩貪歡媾覷着那侯門豔質同蒲柳作踐的公府千金似下流歎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只韶華打滅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夭桃盛雲中杏蕊多到頭來誰見把秋捱過則見那白楊村裡人嗚咽青楓林下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墳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關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

〔聰明累〕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前生心已碎死後性空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留餘慶〕留餘慶留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娘親積德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晚韶華〕鏡裡恩情更那堪夢裡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題繡帳鴛衾只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

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

只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

的根本箕裘頹墮皆從敬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

因情

［飛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

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

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

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

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

白茫茫大地真干淨

歌畢還又歌副冊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歎痴兒竟尚

未悟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

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繡閣中其間鋪

陳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

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正不知

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

閣烟霞皆被淫污紈袴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

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解又以情

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

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聽了嚇的忙答道仙姑差了我因懶於讀書家父母尚每垂訓飭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尚幼不知淫爲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爲意淫惟意淫二字可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爲良友然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爲我閨閣增光而見棄于世道故引子前來醉以美酒沁以仙茗警以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兼美表字可卿者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卽可成姻不過令汝領畧些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萬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以雲雨之事推寶玉入房中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恍惚惚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便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然至一個所在但見荆榛遍地狼虎同行迎面一

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豫之間忽見警幻從
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
此係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里中無
舟楫可通只有一個木筏乃木居士掌柁灰侍者撐篙不
受金銀之謝但遇有緣者渡之爾今偶遊至此設如墮落
其中則深負我從前諄諄警戒之語矣話猶未了只聽迷
津內响如雷聲有許多夜叉海鬼將寶玉拖將下去嚇得
寶玉汗下如雨一面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嚇得襲人輩衆
丫鬟忙上來摟住叫寶玉莫怕我們在這裡卻說秦氏正
在房外囑咐小丫頭們好生看着猫兒狗兒打架忽聞寶
玉在夢中喚他的小名因納悶道我的小名這裡從無人
知道他如何知得在夢中叫出來正在不解且聽下回分
解

評曰

一回至四回已將賈王史薛親戚家世大略敘明黛
玉寶釵已與寶玉合併一處入後應敘細居恆情事
然十二金釵尚未點明若遂入另敘文章便平蕪瑣
碎故以畫冊歌曲將各人一生因果逐一暗暗點出
後來便都有根蒂但又不便如賈氏宗支可惜兮子
與口中細說所以撰出一夢在虛無縹緲之境夢是

幻仙筆亦仙幻

甯府賞梅爲入夢之由梅者媒也蓉者容也秦者情也命名取氏俱有深意

寶玉先到上房內間一見畫對即不肯安歇擋出一不願讀書孩子然後秦氏引入自已臥房是由淺入深法

叔叔不應在姪媳房裡睡略借嬤嬤口中說一句秦氏即順口掃開用筆有深意又引起後文秦鍾

秦氏房中畫聯陳設俱着意描寫其人可知非專侈華麗也

秦氏說神仙也可以住得引起警幻仙來

衆奶姆散去襲人等四丫鬟秦氏吩咐在簷下看猫此時秦氏理應出去陪侍賈母及邢王夫人書中並不敘及是深筆不是漏筆

警幻仙一賦不亞子巫女洛神

又副冊第一幅是晴雯金釧等二幅是襲人

副冊一幅是香菱即英蓮

正冊一幅是林黛玉薛寶釵

第二幅是賈元春

第三幅是賈探春

第四幅是史湘雲
第五幅是妙玉
第六幅是賈迎春
第七幅是賈惜春
第八幅是王熙鳳
第九幅是巧姐
第十幅是李紈
第十一幅是秦氏鴛鴦其替身也
十二金釵正冊晝止十一幅黛玉是寶玉意中人寶釵是寶玉鏡中人故同爲一幅文法亦不板

寶玉入夢因在秦氏房中然無端入夢便覺無因故託甯榮二公囑警幻仙點化之說旣爲後半埋根夢亦有因而起

茶名千紅一窟酒名万艷同杯言目前雖有千紅万艷日後總歸杯土一穴同是點化語不是贊仙家茶酒

紅樓夢第一曲是總領
第二曲終身悞指薛寶釵
第三曲枉凝眉指林黛玉
第四曲恨無常指賈元春

第五曲分骨肉指賈探春
第六曲樂中悲指史湘雲
第七曲世難容指妙玉
第八曲喜寃家指賈迎春
第九曲虛花悟指賈惜春
第十曲聰明累指王熙鳳
第十一曲留餘慶指巧姐
第十二曲晚韶華指李紈
第十三曲好事終指秦氏
第十四曲飛鳥各投林 是總結

金釵十二八畫止十一幅曲則十四拍亦是變動法
意深二字甚新
迷津難渡只有心如槁木死灰方免沉溺
第五回自爲一段是寶玉初次幻夢將正冊十二金釵及副冊又副冊二三妾婢點明全部情事俱已籠罩在內而寶玉之情實亦從此而開是一部書之大綱領

紅樓夢卷五終

紅樓夢卷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卻說秦氏因聽見寶玉在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迷惑惑若有所失眾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喝了兩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與他繫褲帶時剛伸手至大腿處只覺冰冷一片粘濕嚇的忙伸出手來問是怎麼了寶玉紅漲了臉把他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羞得紅漲

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了衣裳隨至賈母處來胡亂吃過晚飯過這邊來襲人趁眾奶娘丫鬟不在旁時另取出一件中衣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央道好姐姐千萬別告訴別人襲人含羞笑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髒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說與襲人知了說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的襲人掩面伏身而笑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與襲人同領警幻所訓雲雨之事襲人自知係賈母將他與了寶玉的今便如此亦不為越理遂和寶玉偷試了一番幸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個不同襲人待寶玉越發

盡職暫且別無話說按榮府一宅中合算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百餘口事雖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亂麻一般並沒有個頭緒可作綱領正思從那一件事那一個人寫起方妙卻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略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這一家說起倒還是個頭緒原來這小小之家姓王乃本地人氏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的勢利便連了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的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知也目今其祖

早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身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管着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代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壻接了養活豈不愿意遂一心一計幫着女兒女壻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吃了幾杯悶酒在家閒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老老看不過乃勸道姑爺你別嗔着我多嘴偺們村庄人家那一個不是老老誠誠守着多大碗兒吃多大的飯你皆因年小時托着那老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定有了錢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就瞎生氣成了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如今偺們雖離城住着終是天子脚下這長安城中遍地皆是錢只可惜沒人會去拿罷了在家跳蹋也沒用狗兒聽了道你老只會在坑頭上坐着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不成劉老老說道誰叫你打劫去呢也到底大家想個方法兒纔好不然那銀子錢會自已跑到偺們家裡來不成狗兒冷笑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沒有收稅

的親戚做官的朋友有什麼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老老道這到也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機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個機會來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是你們拉硬屎不肯去俯就他故疎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壯呢劉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說得是你我這樣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只怕他那門上人也不肯去通報沒的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利名心重聽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聽他妻子這番話便笑接道老老既如此說況且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先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噯約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

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和我父親交過一樁事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我也知道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樣這說不得的了你又是個男人這樣個嘴臉自然去不得我們姑娘年輕媳婦也難賣頭賣脚去倒還是捨了我這付老臉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將板兒教了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逛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至甯榮街來至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撣撣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蹭

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脚的人坐在大門上說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捱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裡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睬他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那牆脚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裡有人就出來的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悞了他的事何苦耍他因向劉老老道那周大爺往南邊去了他在後一帶住着他娘子卻在家裡你從這邊遶到後街門上找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着板兒遶至後門上只見門上歇着些生意擔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

頑耍的物件鬧吵吵三二十個孩子在那裡厮鬧劉老老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個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位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上的劉老老道他是太太的陪房孩子道這個容易你跟我來引着劉老老進了後院至一院牆邊指道這就是他家忙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周瑞家的在內忙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劉老老迎上來問了個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笑道劉老老你好呀你說這幾年不見我就忘了請家裡坐劉老老一面走一面笑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了那裡還記得我們說着來至房中周瑞家的命僱的小丫頭倒上茶來吃着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倒長了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閒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便說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家的聽了便已猜着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已的體面便笑說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個正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卻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都是各占一

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閒時帶着小爺們出門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們出門的事皆因你老是太太的親戚又拿我當個人投奔了我來我竟破個例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奶是誰就是太太內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鳳哥的劉老老聽了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的這等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了他周瑞家的道這個自然的如今有客來都是這鳳姑娘周旋接待今兒甯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遭

兒劉老老道阿彌陀佛這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說老老說那裏話俗語說的自已方便與人方便不過用我一句話兒那裏費了我什麼事說着便喚小丫頭來到倒廳上悄悄的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小丫頭去了這裏二人又說了些閒話劉老老因說這位鳳姑娘今年不過二十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聽了道嗐我的老老告訴不得你呢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卻比別人都大呢如今出跳得美人一般的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個心眼子再要賭口齒十個會說的男人也說不過他呢回來你見了就知道了

就這一件待下人未免嚴了些說着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裡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裡呢周瑞家的聽了連忙起身催着劉老老快走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空兒偺們先等着去了若遲一步回事的人多了就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沒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整頓衣服又敎了板兒幾句話隨着周瑞家逶迤往賈璉的住宅來先至倒廳周瑞家的將劉老老安插在那裡畧等一等自已先過影壁走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了鳳姐的一個心腹通房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家的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來請安當日太太

是常會的今兒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等奶奶下來我細細回明諒奶奶也不責我莽撞的平兒聽了便作了個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去領了他們進來上了正房台階小丫頭打起了猩紅氈簾纔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便似在雲端裡一般滿屋中之物都是耀眼爭光使人頭暈目眩劉老老此時點頭咂嘴念佛而已於是引他到東邊這間屋裡乃是賈璉的大女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老老兩眼只得問個好讓了坐劉老老見平兒遍身綾羅插金戴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

姐兒了纔要稱姑奶奶只見周瑞家的說他是平姑娘又兒平兒赶着周瑞家的叫他周大娘方知不過是個有體面的丫頭於是讓劉老老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對面坐在炕沿上小丫頭們倒上茶來吃了劉老老只聽見咯噹咯噹的响聲大有似乎打羅櫃篩麵的一般不免東瞧西望的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一個匣子底下又墜着一個秤鉈般一物却不住的亂晃劉老老心中想着這是什麼東西有甚用呢正獃時陡聽得噹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倒唬了一跳展眼接着又是一連八九下方欲問時只見小丫頭們一齊亂跑說奶奶下來了平兒與周瑞家的忙起身說劉老老只管坐着等是時候我們來請你說着迎出去了劉老老只屏聲側耳默候只聽遠遠有人笑聲約有一二十個婦人衣裙悉索漸入堂屋往那邊屋內去了又見三兩個婦人都捧着大紅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候聽得那邊說道擺飯漸漸的人纔散出去只有伺候端菜幾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擺列仍是滿滿的魚肉在內不過畧動了幾樣板兒一見了便吵着要肉吃劉老老一巴掌打了開去忽見周瑞家的笑嘻嘻走過來招手兒叫他劉老老會意於是帶着板兒下炕至堂屋中周

瑞家的又和他唧唧了一會方蹭到這邊屋內只見門外
銅鉤上懸着大紅灑花軟簾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紅條氊
靠東邊板壁立着一個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
心線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唾盒那鳳姐家常帶着紫貂
昭君套圍着那攢珠勒子穿着桃紅灑花襖石青刻絲灰
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端正正坐在那
裡手內拿着小銅火箸兒撥手爐內的灰平兒站在炕沿
邊捧着小小的一個填漆茶盤盤內一個小蓋鍾鳳姐也
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手爐的灰慢慢的道怎麼還不
請進來一面說一面抬身要茶時只見周瑞家的已帶了

兩個人立在面前了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身滿面春風
的問好又嗔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老老也是在地下
拜了數拜問姑奶奶安鳳姐忙說周姐姐攙着不拜罷我
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甚麼輩數不敢稱呼周瑞家
的忙回道這就是我纔回的那個老老了鳳姐點頭劉老
老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更躲在他背後百端的哄他
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笑道親戚們不大走動都疎
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你不肯常來不知道的那
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沒有人似的劉老老忙念佛道
我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的給姑奶奶打嘴就

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沒的教人噁心不過借賴着祖父虛名作個窮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個舊日的空架子俗語說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鳳姐兒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閒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荅應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了幾句閒話時就有家下許多媳婦兒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要緊的你就帶進現辦平兒出去一會進來說我問了沒什麼緊事我就叫他們散

了鳳姐點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太說了今日不得閒二奶奶陪着便一樣的多謝費心想着白來逛逛呢便罷若有甚說的只管告訴二奶奶都是一樣劉老老道也沒甚的說不過是來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親戚們情分周瑞家的便道沒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老老劉老老會意未語先飛紅的臉欲待不說今日又所爲何來只得忍恥道論理今日初次見姑奶奶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裡來少不得說了剛說到這裡只聽二門上小斯們回說東府裡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

止道劉老老不必說了一面便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聽一路靴子腳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夭矯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老老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莫處藏鳳姐笑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老老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賈蓉笑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太給嬸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去略擺一擺就送過來的鳳姐道遲了一日昨兒已給了人了賈蓉聽說便嘻嘻的笑着在炕沿子上下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我父親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捱了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笑道也沒見我們王家的東西都是好的你們那裡也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我的東西總罷一見了就要想拿去賈蓉笑道只求開恩罷鳳姐道碰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樓門上鎖匙傳幾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喜的眉開眼笑忙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別由他們亂碰說着便起身出去了這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窗外叫蓉兒回來外面幾個人接聲說請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回來垂手侍立聽何指示那鳳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神方笑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再來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沒精神了賈蓉方慢慢退去

這劉老老身心方安便說道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不爲別的只因他爺娘在家裡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裡怎麼教你的打發偺們來作煞事的只顧吃菓子呢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老老不知可用了早飯沒有呢劉老老忙道一早就往這裡赶咧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忙命快傳飯來一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饌來擺在那邊屋裡過來帶了劉老老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說道周姐姐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於是過東邊房裡來鳳姐又叫過周瑞家的去道方纔回了太太說了些什麼周瑞家的道太太說他們原不是一家是當年他們的祖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因連了宗的這幾年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了卻也從沒空過的今來瞧瞧我們也是他的好意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麼話說叫二奶奶裁度着就是了鳳姐聽了說道怪道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間劉老老已吃完了飯拉了板兒過來舔唇咂嘴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下聽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也知道了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照應纔是但如今家中事情太多太太上了年紀一

時想不到是有的況我接着管事都不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一則外面看着雖是烈烈轟轟不知大有大的難處說與人也未必信呢今你旣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兒向我張口怎好教你空手回去可巧昨兒太太給我的丫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還沒動呢你不嫌少且先拿了去用罷那劉老老先聽見告艱苦只當是沒想頭了又聽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眉開眼笑道我們也知艱難的但俗語道瘦死的駱駝比馬還大些憑他怎樣你老拔一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周瑞家的在旁聽見他說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笑而不睬叫平兒把昨兒那包銀子拿來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老老跟前鳳姐道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逛逛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該問好的都問個好兒一面說一面就站了起來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走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怎麼見了他到不會說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便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纔是他的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樣姪兒來了劉老老笑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心眼兒愛還愛不過來那裡還說上話兒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

家坐了片刻劉老老要留下一塊銀與周家的孩子們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老老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未知劉老老去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文章有暗寫有明寫不便明寫者當暗寫寶玉於秦氏房中夢敎雲雨是也不必暗寫者即明寫寶玉與襲人初試雲雨是也

秦氏房中如果夢中云云寶玉何必含羞又何必央求別告訴人寶玉說一言難盡又細說與襲人其情其事躍然紙上

秦氏房中是寶玉初試雲雨與襲人偷試却是重演讀者勿被瞞過

按着秦氏房中之夢便寫與襲人試演可見寶玉一生淫亂皆從秦氏房中一睡而起

頭緒萬端眞是無從說起借劉老老敘入不但文情閒逸且爲巧姐結果伏線

寫劉老老在家商量及到門上問話周瑞家引進榮府看見服食陳設見王熙鳳說話活畫出一鄉裡老嫗到富貴人家光景眞是寫生之筆

賈蓉借琉璃炕屏何必寫眉眼身材衣服冠帶作者自有深意鳳姐先假不允賈蓉屈膝跪求始允借給賈蓉出去又喚轉來鳳姐出神半日笑說罷了晚飯後你來再說這會子有人等語神情閃爍飄蕩慧眼人必當看破

紅樓夢卷十六終

紅樓夢

七回

十三回

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4

紅樓夢卷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老老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話誰知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了鬟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閒話去了周瑞家的聽說便出東角門至東院往梨香院來剛至院門前只見王夫人的了鬟金釧兒和那一個纔留了頭的小女孩兒站在臺磯上頑兒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來回因向內掀嘴兒周瑞家的輕輕掀簾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套的說些家務人情等話周瑞家

文庫11
D 246
4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568

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見薛寶釵家常打扮頭上只挽着髻兒坐在炕裡邊伏在小炕几上同丫鬟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裡來寶釵便放下筆轉身來滿面堆笑讓周姐姐坐周瑞家的也忙陪笑問道姑娘好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道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逛逛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沖撞了你不成寶釵笑道那裡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兩天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請個大夫認眞醫治小小的年紀倒作下個病根也不是頑的寶釵聽說笑道再不要提起爲這病根也不知請了多少大夫吃了

多少藥花了多少錢越總不見一點效驗後來還虧了一個癩頭和尚專治無名之病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來的一般熱毒幸而我先天結壯還不相干若吃丸藥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個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藥作引異香異氣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倒也奇怪這倒效驗些周瑞家的因問道不知是什麼海上方姑娘說了我們也好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的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笑道不問這方兒還好若問這方眞眞把人瑣碎壞了東西藥料一槪都有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心十二兩夏天開的白荷

花蕊十二兩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兩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於次年春分這日晒乾和在末藥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天落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笑道噯喲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的工夫倘或雨水這日不下雨可又怎處呢寶釵笑道所以了那裡有這樣可巧的雨也只好再等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勻和了龍眼大的丸子盛在舊磁罈內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出來吃一丸用水二分黃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聽了笑道阿彌陀佛眞巧死了人等十年都未必定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可巧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又道這藥本有名字沒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聽了點頭兒因又說這病發了時到底覺怎樣寶釵道也不覺什麼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也就罷了周瑞家的還要說話時忽聽王夫人問道誰在這裡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便回了劉老老之事畧待半刻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去薛姨媽忽又笑道你且站住我有一種東西你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纔和金釧兒頑的那個小丫頭

進來了問奶奶叫我做什麼薛姨媽道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拿來香菱答應了向那邊捧了個小錦匣兒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頭作的新鮮花樣兒堆紗花十二支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姊妹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兒來得巧就帶了去罷你家的三位姑娘每位二支下剩六支送林姑娘二支那四支給鳳姐兒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丫頭戴也罷了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寶丫頭古怪呢他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說着周瑞家的拿了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兒仍在那裡曬日陽周瑞家的因問他道那香菱小丫頭子

可就是時常說的臨上京時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個小丫頭子金釧道可不就是他正說著只見香菱笑嘻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細的看了一回因向金釧兒笑道這個模樣兒竟有些像偺們東府裡蓉大奶奶的品格金釧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又問香菱你幾歲投身到這裡又問你父母今在何處今年十幾歲了本處是那處人香菱聽問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聽了倒反為歎息感傷一回一時周瑞家的擕花至王夫人正房後原來近日賈母說孫女們太多一處擠著倒不便只留寶玉黛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卻將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房後三間抱厦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管如今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裡來只見幾個小丫頭兒都在抱厦內聽呼喚默坐迎春丫鬟司棋與探春的丫鬟侍書二人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著茶盤茶鍾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也進入內房只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窗下圍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他二人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謝命丫鬟們收了周瑞家的答應了囘說四姑娘不在房裡只怕在老太太那邊呢丫鬟們道在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聽了便往這裡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兩個一處頑笑見周瑞家的進來惜春便問他何事周瑞家的便將花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笑道我這裡正和智能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可巧兒又送了花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戴在那裡說着大家取笑一回惜春命丫鬟入畫來收了周瑞家的因問智能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父那禿歪剌那裡去了智能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父見過太太就往于老爺府裡去了叫我在這裡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道不知道惜春聽了便問周瑞家的如今各廟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聽

了笑道這就是了他師父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和
他師父咕唧了半日想就是爲這事了那周瑞家的又和
智能兒嘮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窗
下越過西花牆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見
小了頭豐兒坐在鳳姐的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
忙擺手兒叫他往東屋裡去周瑞家的會意忙的躡手躡
腳的往東邊房裡來只見奶子拍着大姐兒睡覺呢周瑞
家的悄問奶子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搖頭兒
正問着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接着房門
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平兒便進

這邊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來作什麼周
瑞家的忙起身拿匣子與他說送花來平兒聽了便打開
匣子拿了四支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拿出兩支來先
叫彩明來吩咐他送到那邊府裡給小蓉大奶奶戴次後
方命周瑞家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纔往賈母這邊來
過了穿堂頂頭忽見他的女兒打扮着纔從他婆家來周
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說媽一向身
上好我在家裡等了這半日媽竟不出去什麼事情這樣
忙的不回家我等煩了自已先到了老太太跟前請了安
了這會子請太太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是

什麼東西周瑞家的笑道嗳今兒偏生來了個劉老老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被姨太太看見了叫送這幾支花兒與姑娘奶奶們這會子還沒送完呢你這會子來一定有什麼事情的他女兒笑道你老人家到會猜着實對你老人家說你女壻因前兒多吃了幾杯酒和人分爭起來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說他來歷不明告到衙門裡要遞解還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商議這個情分求那一個可了事周瑞家的聽了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麼大不了的你且家去等我送這林姑娘的花兒去了就回家來此時太太二奶奶都不得閒兒你回去等我這有什麼忙的他女兒聽說便回去了還說媽好歹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沒經過什麼事的就急得這樣的說着便到黛玉房中去了誰知此時黛玉不在自己房裡卻在寶玉房中大家解九連環作戲周瑞家的進來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送花來與姑娘戴寶玉聽說便說什麼花拿來與我看一面便伸手接過來了開匣看時原來是兩支宮製堆紗新巧的假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單送我一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的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這兩支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

周瑞家的聽了一聲兒不言語寶玉問道周姐姐你作什麽到那邊去了周瑞家的因說太太在那裡我回話去了姨太太就順便叫我帶來的寶玉道寶姐姐在家裡作什麽呢怎麽這幾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聽了便和丫頭們說誰去瞧瞧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問姨媽姐姐安問姐姐是什麽病吃什麽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的就說纔從學裡回來也着了些涼改日再親來說着茜雪便答應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原來周瑞家的女壻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日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叫女人來討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把

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間只求求鳳姐兒便完了至掌燈時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送鮮的船交給他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老太太的生日禮已經打點了太太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誰閒着叫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問我鳳姐又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去逛逛明日倒沒有什麽事王夫人道有事沒事都害不着什麽每常他來請有我們你自然不便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散淡別辜負了他的心倒該過去走走纔是鳳姐答應了

當下李紈迎探等姊妹們亦各定省畢各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聽了也要逛去鳳姐只得答應着立等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一時進入寧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個引了多少侍妾了鬟等接出儀門那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笑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來歸坐秦氏獻茶畢鳳姐便說你們請我來作什麽拿什麽東西來孝敬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應幾個媳婦們先笑道二奶奶今日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你了正說着閒話只見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因問道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麽尤氏道今日出城請老爺爺安去了又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裡何不出去逛逛秦氏笑道今日可巧上回寶叔要見我兄弟今兒也在這裡想在書房裡寶叔何不去瞧一瞧寶玉即下炕要走尤氏便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倒比不得跟着老太太過來就罷了鳳姐道既這麽着何不請進這小爺來我也見見難道我是見不得他的尤氏笑道罷罷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偺家的孩子們胡打亂摔跌慣了的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慣了的不像你這潑辣貨形像倒要被你笑話死了呢鳳姐笑道我不笑話就罷竟叫快領去賈蓉道他生得

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沒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來給你一頓好嘴巴子賈蓉笑道我不敢強就帶他來一會兒果然帶了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些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腼腆含糊的向鳳姐作揖問好鳳姐喜的先推寶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攜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下慢慢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叫秦鍾早有鳳姐跟的了鬟媳婦們看見鳳姐初見秦鍾並未備得表禮來遂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素知鳳姐與

秦氏厚密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個狀元及第的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還說太簡薄些秦氏等謝畢一時吃過了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不在話下寶玉秦鍾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自一見秦鍾人品心中便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獃意乃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的人物如今看了我竟成了泥猪癩狗了可恨我爲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儒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接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比他尊貴可知綾錦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枯株朽木美酒羊羔也只不過塡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曾遭我荼毒

了秦鍾自見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艷婢嬌童果然怨不得人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那能與他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界上大不快事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寶玉又問他讀什麼書秦鍾見問便依實而答二人你言我語十來句後越發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菓吃茶寶玉便說我們兩個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坐去省得鬧你們於是二人進裡間來吃茶秦氏一面張羅與鳳姐擺菓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年小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着我不要睬他他雖腼腆卻性子左強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笑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鳳姐一時鳳姐尤氏又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麼外面有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間只問秦鍾近日家務等事秦鍾因言業師於去歲辭館家父年紀老了有疾在身公務繁冗因此尚未議及延師目下不過在家溫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也必須有一二知己爲伴時常大家討論纔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道正是呢我們家卻有個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親戚子弟可以附讀我因上年業師回家去了也現荒廢着家父之意亦欲暫送我去且溫習着舊書

待明年業師上來再各自在家亦可家祖母因說一則家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反不好二則也因我病了幾天遂暫且耽擱着如此說來尊翁如今也爲此事懸心今日回去何不稟明就在我們這敝塾中來我亦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事秦鍾笑道家父前日在家提起延師一事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倒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議引薦因這裡又有事忙不便爲這點小事來聒絮的寶叔果然度小姪或可磨墨滌硯何不速速的作成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豈不美事寶玉道放心放心偺們回來先告訴你姊夫姐姐和璉二嫂嫂今日你回家就稟明令尊我回去稟明了祖母再無不速成之理二人計議已定那天氣已是掌燈時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算帳時卻又是秦氏尤氏二人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這東道一面又吃了晚飯因天黑了尤氏說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出去半日秦鍾告辭起身尤氏問派誰送去媳婦們回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道偏又派他作什麼那個小子派不得偏又惹他鳳姐道成日家說你太軟弱了縱得家裡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道你難道不知這焦大的連老爺都不

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裡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卻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吃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爲他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顧體面一味的好酒喝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以後不要派他差使只當他是個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曾不知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何不遠遠的打發他到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可齊備了眾媳婦們說伺候齊了鳳姐也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廳只見燈火輝煌眾小廝們都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賈珍不在家因趁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二說他不公道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這樣黑更半夜送人就派我沒良心的忘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腿比你的頭還高些二十年頭裡的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正罵得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眾人喝他不住賈蓉忍不得便罵了幾句叫人綑起來等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那焦大那裡有賈蓉在眼裡反大叫起來趕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

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爹你爺爺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別的還可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還不早些打發了沒王法的東西留在家裡豈不是害親友知道豈非笑話咱們這樣的人家連個規矩都沒有賈蓉答應是了眾人見他太撒野只得上來了幾個揪翻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益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亂嚷亂叫說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

每日偷雞戲狗爬灰的爬灰養小叔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咱們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眾小廝見他說出來的話有天沒日的唬得魂飛魄喪便把他綑起來用土和馬糞滿滿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遙遙聽得都粧作不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是什麼鳳姐連忙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唚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不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了太太仔細搥你唬得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說這些話了鳳姐哄他道好兄弟這纔是等回去咱們回了老太太打發人家學裡說明了請了秦鍾家學裡念書去要

緊說着自回榮府而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薛寶釵冷香丸經歷春夏秋冬雨露霜雪臨服用黃柏煎湯俻嘗盛衰滋味終于一苦俱以十二爲數眞是香固香到十二分冷亦冷到十二分也又埋在梨花樹下不免于先合終離矣

迎春探春在一處惜春獨同小姑子頑笑戲說剃頭直伏後來出家根苗且爲十五回鳳姐弄權秦鍾得趣伏筆

鳳姐夫婦白晝宣淫其不端可知

宮花小物黛玉亦有妒心器量眞是褊淺

周家女兒爲壻求情周瑞家全不在意鳳姐之平日弄權于斯可見

鳳姐宮花分送秦氏明日秦氏婆媳又單請鳳姐其中藏筆甚多須以意會

鳳姐帶寶玉同赴寧府引出秦鍾惹起焦大郎借焦大醉駡露出諸醜讀者勿以醉後胡駡視作無關緊要

秦鍾與寶玉一見便彼此胡思亂想冶容富貴動人如此紈袴公子愼之思之

第七回專寫鳳姐與寧府往來親熱爲後來治喪埋根中間帶出秦鍾寶玉相聚而先寫鳳姐夫婦白晝宣淫以作陪襯又埋伏惜春出家寶釵結局香菱可傷等事至于焦大醉駡黛玉妬花皆文人深筆

紅樓夢卷七終

紅樓夢卷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話說寶玉和鳳姐回家見過衆人寶玉便回明賈母要秦鍾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一旁帮着說改日秦鍾還來拜老祖宗呢說得賈母喜悅起來鳳姐又趁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卻極有興頭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攜了王夫人林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淨的

見賈母回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而罷卻說寶玉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竟欲還去看戲又恐攪的秦氏等人不便因想起寶釵近日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去望他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別事纏繞又恐遇他父親更爲不妥寧可遶遠路而去當下衆嬤嬤丫嬛伺候他換衣服見不換仍出二門去了衆嬤嬤丫嬛只得跟隨出來還只當他去那邊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轉北遶廳後而去偏頂頭遇見了門下清客相公詹光單聘仁二人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趕上來笑着一個抱住腰一個攜着手都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做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了你說着請了安又問好勞叨了半日纔走開老嬤叫住因問你二位爺是往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他二人點頭道老爺在夢坡齋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一面說一面走了說的寶玉也笑了於是轉灣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的總領名喚吳新登與倉房的頭目名戴良還有幾個管事的頭目共七個人從帳房裡出來一見寶玉走來都一齊垂手站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因他多日未見寶玉忙起來打千兒請寶玉的安寶玉忙含笑拉他起來衆人都笑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的斗方兒字法越發好了多早晚

賞我們幾張貼貼寶玉笑道在那處看見了衆人道好幾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和我們尋呢寶玉笑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幺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都各自散了閒言少述且說寶玉來至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屋裡來見薛姨媽打點針黹與丫鬟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忙一把拉住了他抱入懷中笑說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爲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滾滾的茶來寶玉因問哥哥不在家薛姨媽歎道他是沒籠頭的馬天天逛不了那裡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姐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他在裡間不是你去瞧他那裡比這裡暖和你那裡坐着我收拾收拾就進來和你說話兒寶玉聽了忙下炕來至裡間門前只見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寶玉掀簾一步進去先就看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挽着黑漆油光的鬢兒蜜合色棉襖玫瑰紫二色金銀鼠比肩褂葱黃綾棉裙一色半新不舊看去不覺奢華唇不點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裝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姐可大愈了寶釵抬頭只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掛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即命鶯兒斟茶

來一面又問老太太姨娘安又問别的姊妹們好一面看寶玉頭上戴着累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捧珠金抹額身上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繫着五色蝴蝶鸞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一塊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寶釵因笑說道成日家說你的這玉究竟未曾細細的賞鑒我今兒倒要瞧瞧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了上去從項上摘了下來遞在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明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着看官們須知道這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峰下的那塊頑石幻相後人曾有詩嘲云

女媧煉石已荒唐　又向荒唐演大荒
失去幽靈眞境界　幻來新就臭皮囊
好知運敗金無彩　堪歎時乖玉不光
白骨如山忘姓氏　無非公子與紅妝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相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眞體最小方從胎中小兒口中啣下今若按其體畫恐字跡過于微細使觀者大廢眼光亦非暢事故按其形式無非畧展放些使觀者便于燈下醉中可閱今注明此故方不至以胎中之兒口有多大怎得啣此狼犺蠢大之物爲誚

通靈寶玉正面式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恆昌

通靈寶玉反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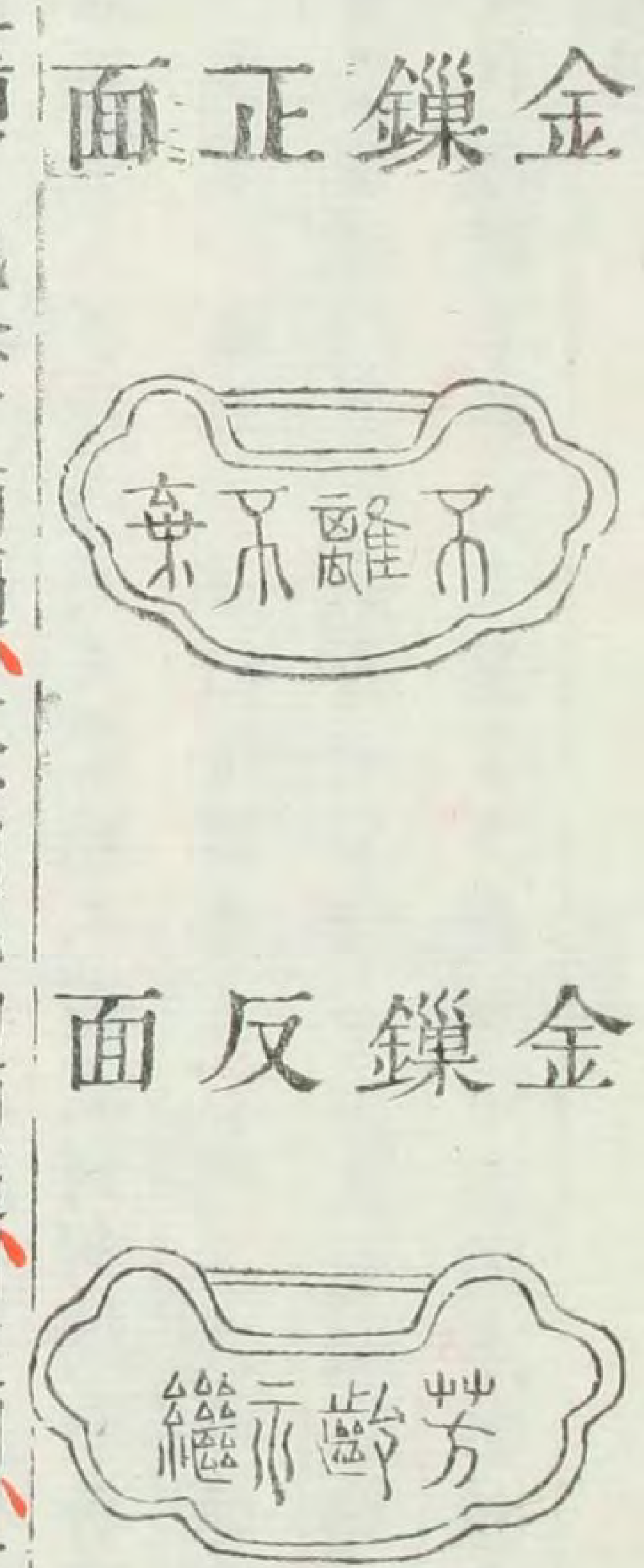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先翻過正面來細看口裡念道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念了兩遍乃回頭向鶯兒笑道你不去倒茶也

在這裡發歎作甚麼鶯兒嘻嘻的笑道我聽這兩句話倒像和姑娘項圈上的兩句話是一對兒寶玉聽了忙笑道原來姐姐那項圈上也有八個字我也賞鑒賞鑒寶釵道你別聽他的話沒有什麼字寶玉央道好姐姐你怎麼瞧我的呢寶釵被他纏不過因說道也是個人給了兩句吉利話兒鏨上了所以天天帶着不然沉甸甸的有什麼趣兒一面說一面解了排扣從裡面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瓔珞摘將出來寶玉忙托着鎖看時果然一面有四個字兩面八個字共成兩句吉讖亦曾按式畫下形相



寶玉看了也念了兩遍又念自己的兩遍因笑問姐姐這八個字倒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笑道是個癩頭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他說完便嗔他不去倒茶一面又問寶玉從那裡來寶玉此時與寶釵相近只聞一陣陣香氣不知是何氣味遂問姐姐燻的是何香我

竟從未聞過這氣味兒寶釵笑道我最怕燻香好好的衣服燻的烟火氣的寶玉道既如此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說是了是我早起吃了冷香丸的香氣寶玉笑道什麼冷香丸這樣好聞姐姐給我一丸嘗嘗寶釵笑道又混鬧了一個丸藥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忽聽外面人說林姑娘來了話猶未了林黛玉已搖搖擺擺的來了一見寶玉便笑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笑道這話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不解這意黛玉笑道要來時一齊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明兒我來如此間錯開了來豈不天天有人

來了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熱鬧姐姐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面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因問下雪了麼地下婆子們說下了這半日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該去了寶玉道我何曾說要去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母李嬤嬤因說道天又下雪也要看早晚的就在這裡和姐姐妹妹一處頑頑罷姨媽那裡擺茶菓呢我叫了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了李嬤嬤出去命小厮們都散了這裡薛姨媽已擺了幾樣細巧茶菓留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邊府裡珍大嫂子的好鵝掌鴨信薛姨媽連忙把自已糟的取來與他嘗寶玉笑道這個須要酒方好薛姨媽便命人灌了上等的酒來李嬤嬤便上來道姨太太酒到罷了寶玉笑央道媽媽我只吃一杯李媽道不中用當着老太太太太那怕你吃一罈呢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不知是那個沒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得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太不知他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又儘着他吃什麼日子又不許他吃何苦我白賠在裡面薛姨媽笑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太問有我呢一面命小丫頭來讓你奶奶去也吃杯

搪搪寒氣那李嬷嬷聽如此說只得且和衆人吃酒去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燙煖了我只愛吃冷的薛姨媽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寫字手打顫兒寶釵笑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旁收的難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五臟去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改了快不要吃那冷的了寶玉聽這話有情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燙來方飲黛玉磕着瓜子兒只管抿着嘴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因含笑問他說誰叫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來的黛玉一面接了抱在懷中笑道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麽他說了你就依比聖旨還快些寶玉聽這話知是黛玉借此奚落他也無回覆之詞只嘻嘻的笑一陣罷了寶釵素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去睬他薛姨媽因道你素日身子單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掛着你倒不好黛玉笑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別人家豈不要惱的難道看得人家連個手爐也沒有爬爬兒的從家裡送個手爐來不說丫頭們太小心還只當我素日是這等輕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有這樣想我就沒有這些心說話時寶玉也是三

杯過去了李嬤嬤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個心甜意洽之時又兼姊妹們說說笑笑的那裡肯不吃只得屈意央告好媽媽我再吃兩杯就不吃了李嬤嬤道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隄防着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了酒垂了頭黛玉忙說掃了大家的興舅舅若叫你只說姨媽留着呢這個媽媽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賭氣一面悄悄的咕噥說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那李媽也素知黛玉的因說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倒勸他只怕他還聽些林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我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媽媽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裏多吃了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媽這裏是外人不當在這裏的也未可知李嬤嬤聽了又是急又是笑說道眞眞這林姐兒說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利害我這話算什麼寶釵也忍不住笑著把黛玉腮上一擰說道眞眞這個顰了頭的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薛姨媽一面又說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裏沒好的你吃別把這點子東西嚇的存在心裏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有我呢越發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著我睡罷因命再燙些酒來我來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聽了方又鼓

起興來李嬤嬤因吩咐小丫頭你們在這裏小心著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悄的回姨太太別由他的性兒多吃了說著便家去了這裏雖還有兩三個婆子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嬤嬤走了也都悄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兩個小丫頭樂得討寶玉的歡喜幸而薛姨媽千哄萬哄只容他吃了幾杯就忙收過了作了酸筍雞皮湯寶玉痛喝了几碗又吃了半碗多碧粳粥一時薛林二人也吃完了飯又釅釅的吃了几碗茶薛姨媽方放了心雪雁等三四人也吃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乜斜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聽說遂起身道偺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說著二人便告辭小丫頭忙捧過斗笠來寶玉便把頭略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頭便將這大紅猩氈斗笠一抖纔往寶玉頭上一合寶玉便說罷了罷了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別人戴過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過來我與你戴罷寶玉忙近前來黛玉用手輕輕籠住束髮冠兒將笠沿掖在抹額之上將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扶起顫巍巍露于笠外整理已畢端詳了一回說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聽了方接了斗篷披上薛姨媽忙道跟你們的媽媽都還沒來呢且略等等寶玉道我們倒去等他們有丫頭們跟

著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吩咐兩個婦女跟著送了他兄妹們去他二人道了擾一徑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命送他自回房中歇著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侍著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遂問衆人李奶子怎麽不見衆人不敢直說他家去了只說纔進來的想有事又出去了寶玉踉蹌回顧道他比老太太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麽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日一面說一面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笑道好好叫我研了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個字丢下筆就走了哄我等了這一天快來給我寫完了這些墨纔罷寶玉方纔想起早起的事來因笑道我寫的那三個字在那裡呢晴雯笑道這個人可醉了你頭裡過那府裡去囑咐我貼在門斗兒上的我生怕別人貼壞了親自爬高上梯貼了半日這會兒還凍得手僵呢寶玉笑道我忘了你手冷我替你握着便伸手攜着晴雯的手同看門斗上新寫的三個字一時黛玉來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別撒謊你看這三個字那一個好黛玉仰頭看見是絳芸軒三字笑道個個都好怎麼寫得這樣好怯明兒也替我寫個匾寶玉笑道又哄我呢說着又問襲人姐姐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寶玉看時只見襲人和

衣睡着寶玉笑道好太睡早了些又問晴雯道今兒我那邊吃早飯有一碟兒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嫂子說了只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曾見麼晴雯道快別提了一送來我便知道是我的偏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奶奶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去給我孫子吃罷就叫人送了家去了正說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還讓林妹妹吃茶眾人笑道林姑娘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盞茶忽又想起早晨的茶來因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次後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上這個茶來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會子李奶奶來了吃了去寶玉聽了將手中杯子順手往地下一擲豁瑯一聲打個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又跳起來問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奶奶你們這樣孝敬他不過是我小時候吃過他幾日奶罷了如今慣的比祖宗還大攆了出去大家干凈說着立刻便要去回賈母攆他乳母原來襲人實未睡着不過是故意妝睡引寶玉來慪他頑耍先聞得說字問包子等也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鍾動了氣遂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麼了襲人忙道我纔倒茶來被雪滑倒了失手砸了鍾子一面又勸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

好我們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連我們一齊攆了我們也好你也不愁没有好的來伏侍你寶玉聽了方無言語被襲人等挾至炕上脫了衣裳不知寶玉口內還說些什麼只覺口齒纏綿眉眼愈加餳澀忙伏侍他睡下襲人摘下那通靈寶玉來用手帕包好塞在褥子下次日帶時便冰不着脖子那寶玉到枕就睡着了彼時李嬤嬤等已進來了聽見醉了也就不敢上前只悄悄的打聽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人回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鍾來拜寶玉忙接出去領了拜見賈母賈母見秦鍾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十分歡喜便留茶留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衆人因愛秦氏見了秦鍾是這樣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個荷包並一個金魁星取文星和合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不長進的東西們學秦鍾一一的答應回家稟知他父親他父親秦邦業現任營繕郎年近七旬夫人早亡因當年無兒女便向養生堂抱了一個兒子並一個女兒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女兒小名喚可卿長大時生得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與賈家有些瓜葛故結了親秦邦業五旬之上方得了秦鍾因去歲業師回南在家溫習

舊課正要與賈親家商議附住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寶玉這個機會又知賈家塾中司塾的乃賈代儒現今之老儒秦鍾此去可望學業進益從此成名因十分喜悅只是宦囊羞澁那邊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少了拿不出來兒子的終身大事說不得東併西湊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帶了秦鍾到代儒家來拜見然後聽寶玉揀的好日子一同入塾至塾中之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王鳳姐贏來戲席賈母王夫人先回鳳姐然後盡歡至晚此半日中有許多事情在筆墨之外

寶玉遶路至梨香院偏遇見清客家人兩番問安索字問是文筆曲折亦寫盡趨奉公子情態

第八回專敘金玉配合之緣故將寶釵面貌衣飾及寶玉之裝束又極力描寫一番

寶玉之玉是寶釵要看寶玉遞送寶釵之金瑣却從丫頭鶯兒口中露出大方得體不露痕迹

黛玉驀地走來妙極若黛玉不來寶玉與寶釵兩人說話一時便難截住

黛玉開口尖酸寶釵落落大方便使黛玉不得不遁辭解說

黛玉借手爐隱刺寶玉平日不聽他勸好吃冷酒今日寶釵一說便聽妙在寶玉心中曉得寶釵似曉不曉薛姨媽眞是不懂四人各有不同黛玉又遁辭掩飾靈變含蓄文心如鬼工

寶釵說黛玉一張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歡又不是眞將一個極靈極妒的女孩活現紙上

寫黛玉替寶玉戴斗笠寶是疼愛寶玉若是寶釵如此又不知惹出黛玉多少話來今默無一語眞是大方女子兩相形容文章細活

晴雯貼字寶玉握手兩情從此而起

寶玉摔杯是專惱李嬤乃寫及襲人粧睡聞氣起勸含糊答應賈母搶已攔阻寶玉覺有一個惜愛靈婢跳躍紙上

秦鍾入塾伊父望其學成名立是反跌後文秦氏來歷于此回補出

紅樓夢卷八終

紅樓夢卷九

訓劣子李貴承申飭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秦鍾父子專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鍾相遇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打發人送了信至日一早寶玉起來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收拾停妥坐在床沿上發悶見寶玉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悶的因問道好姐姐你怎麼又不自在了難道怪我上學去丟的你們冷淸了不成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了一輩子終久怎麼樣呢

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的時節想着家終别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奮志要强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時時体諒襲人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給小子們去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脚爐手爐也交出去的了你可逼着他們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我出外頭自巳都會調停的你們也可别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妹妹一處去頑耍纔好說着俱巳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

賈政王夫人等寶玉又囑咐了晴雯麝月幾句方出來見賈母賈母也未免有几句囑咐的話然後去見王夫人又出來到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早正在書房中與相公淸客們閒話忽見寶玉進來請安回說上學裡去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這門眾淸客相公們都起身笑道老世翁何必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二三年就可顯身成名的了斷不似往年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時世兄竟快請罷說罷便有兩個年老的携了寶玉出去賈政因問跟寶玉的是誰

只聽見外面答應了一聲早進來三四個大漢打千兒請安賈政看時認得寶玉奶母之子名喚李貴的因向他道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倒底念了些什麼書倒念了些流言混語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的淘氣等我閒一閒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算帳嚇的李貴忙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碰頭連連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呦呦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座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道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盜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道我說的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話方退出去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同走了李貴等一面撣衣服一面說道哥兒可聽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的奴才跟主子賺些好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也可憐見些纔好寶玉笑道好哥哥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小祖宗誰敢望請只求聽一兩句話就有了說着又至賈母這邊秦鍾早已來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呢於是二人見過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未辭黛玉又忙至黛玉房中來作辭彼時黛玉在窗下對鏡理粧聽寶玉

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
送你了寶玉道好妹妹等我下學再吃晚飯那胭脂膏子
也等我來再製嘮叨了半日方抽身去了黛玉忙又叫住
問道你怎麼不去辭辭你寶姐姐來寶玉笑而不答一徑
同秦鍾上學去了原來這義學也離家不遠原係當日始
祖所立恐族中子弟有的不能延師者即入此中讀書凡
族中爲官者皆有帮助銀兩以爲學中膏火之費舉年高
有德之人爲塾師如今秦寶二人來了一一的都互相拜
見過讀起書來自此後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
密兼賈母愛惜也常留下秦鍾一住三五天自已重孫一

般看待因見秦鍾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服等物不上
一兩月工夫秦鍾在榮府裡便慣熟了寶玉終是個不能
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發了癖性又向秦
鍾悄說偺們兩個人一樣的年紀况又同窗以後不必論
叔侄只論兄弟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鍾不敢當寶玉不從
只叫他兄弟或叫他的表字鯨卿也只得混着亂叫起來
原來這學中雖多是本族子弟與些親戚家的子姪俗語
說的好一龍九種種種各别未免人多了就有龍蛇混雜
下流人物在內自秦寶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
模樣又見秦鍾腼腆温柔未語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

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謠諑佈滿書房內外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說了來上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的也不消多記又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一房的親眷亦未考真姓名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都送了兩個外號一叫香憐一叫玉愛雖係都有竊慕之意將不利于孺子之心只是都懼薛蟠的威勢不敢來沾惹如今秦寶二人一來了見了他兩個亦不免繾綣羨愛亦皆知係薛蟠相知故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心中一般的留情與秦寶因此四人心中雖有情意只未發迹每日一入學中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却外面為避人眼目不料偏又有几個滑賊看出他形景來都背後擠眉弄眼或咳嗽揚聲這也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要回家只留下一句七言對聯令學生對了明日再來上書將學中之事又命長孫賈瑞管理妙在薛蟠如

今不大上學應卯了因此秦鍾趂此和香憐弄眉擠眼二人假出小恭走至後院說話秦鍾先問他家裡的大人可管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了只聽見背後咳嗽了一聲二人嚇的忙回顧時原來是窗友名金榮的香憐本有些性急便羞怒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分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讓我抽個頭兒偺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翻起來秦香二人就急得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眞的

說着又拍着手笑嚷道貼得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鍾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原來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沒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子弟們請他後又助着薛蟠圖些銀錢酒肉一任薛蟠橫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偏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今日愛東明日愛西近來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開一邊就連金榮也是當日的好友自有了香玉二人便見棄了金榮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攜幫襯之人不怨薛蟠得新厭故只怨香玉二人不在薛蟠前提攜了

因此賈瑞金榮等一干人也正醋妬他兩個今見秦香二人來告金榮賈瑞心中便不自在起來雖不敢呵叱秦鍾却拿着香憐作法反說他多事着實搶白了几句香憐反討了沒趣連秦鍾也訕訕的各歸坐位去了金榮越發得了意搖頭咂嘴的口內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聽了兩個人隔坐咕咕唧唧的角起口來金榮只一口咬定說方纔明明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裡親嘴摸屁股兩個商議定了一對兒論長道短之言只顧得志亂說却不防還有別人誰知早又觸怒了一個人你道這一個人是誰原來這人名喚賈薔亦係寧府中之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兒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共起居寗府中人多口雜那些不得志的奴僕們能造言誹謗主人因此不知又有什麼小人詬誶謠諑之辭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不好自已也自避些嫌疑如今竟分與房舍命賈薔搬出寗府自已立門戶過活去了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聰敏雖然虛名來上學亦不過虛掩眼目而已仍是鬬雞走狗賞花閱柳爲事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扶因此族中人誰敢觸逆于他他既和賈蓉最和今見有人欺負秦鍾如何肯依如今自已要挺身出來報不平心中且忖度一番

金榮賈瑞一等人都是薛大叔的相知我又與薛大叔相好倘或我一出頭他們告訴了老薛我們豈不傷和氣欲不管如此謠言說的大家没趣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止息聲口又不傷臉面想畢也粧出小恭去走至後面悄悄把跟寶玉的書童茗烟叫至身邊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這茗烟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如今聽賈薔說金榮如此欺負秦鍾連你的爺寶玉都牽連在內不給他個知道下次越發狂縱了這茗烟無故就要欺壓人的如今得了這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叫金榮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是什麼東西賈薔遂跺

一跺靴子故意整整衣服看看日影兒說正時候了遂先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一步賈瑞不敢止他只得隨他去了這裡茗烟走進來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臊屁股不管你𣬠𣬶相干横竪没臊你的爹就罷了你是個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嚇的滿室中子弟都茫茫的痴望賈瑞忙喝茗烟不得撒野金榮氣黃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我只和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剛轉出身來聽得腦後颼的一聲早見一方硯瓦飛來並不知係何人打來却打了賈藍賈菌的座上這賈藍賈菌亦係榮府近派的重孫這賈菌少孤其母疼愛非常

書房中與賈藍最好所以二人同座誰知這賈菌年紀雖小志氣最大極是淘氣不怕人的他在位上冷眼看見金榮的朋友暗助金榮飛硯來打茗烟偏打錯了落在自已面前將個磁硯水壺打了粉碎濺了一書黑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罵着也便抓起硯磚來要飛賈藍是個省事的忙按住硯磚極口勸道好兄弟不與偺們相干賈菌如何忍得見按住硯磚他便兩手抱書篋子來照這邊摝了來終是身小力薄却摝不到反摝至寶玉秦鍾案上就落下來了只聽豁啷一响砸在桌上書本紙片筆硯等物撒了一桌又把寶玉的一碗茶也傾得碗碎茶流那賈菌即便跳出來要揪打那飛硯的人金榮此時隨手抓了一根毛竹大板在手地狹人多那裡經得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亂嚷你們還不來動手寶玉還有几個小斯一名掃紅一名鋤藥一名墨雨這三個豈有不淘氣的一齊亂嚷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雨遂掇起一根門閂掃紅鋤藥手中都是馬鞭子蜂擁而上賈瑞急得攔一回這個勸一回那個誰聽他的話肆行大亂眾頑童也有帮着打太平拳助樂的也有胆小藏過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乱笑喝着聲兒叫打的登時鼎沸起來外邊几個大僕人李貴等聽見裡邊作反

起來忙都進來一齊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這一個如
此說那一個又如此說李貴且喝罵了茗烟等四個一頓
攆了出去秦鍾的頭早撞在金榮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
寶玉正拿褂襟子替他揉見喝住了衆人便命李貴收書
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守
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聽着人家罵
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們豈有不爲
我的他們反打夥兒打了茗烟連秦鍾的頭也打破了還
在這裡念書麼李貴勸道哥兒不要性急太爺既有事回
家去了這會子爲這點子事去聒噪他老人家到顯的偺
們沒禮似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何必驚
動老人家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
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
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
道我吆喝着都不聽李貴道不怕你老人家惱我素日你
老人家到底有些不是所以這些兄弟不聽就鬧到太爺
跟前去連你老人家也脫不了的還不快作主意撕羅開
了罷寶玉道撕羅什麼我必要回去的秦鍾哭道有金榮
在這裡我是要回去的了寶玉道這是爲什麼難道別人
家來得偺們倒來不得的我必回明白衆人攆了金榮去

又問李貴這金榮是那一房的親友李貴想一想道也不用問了若說起那一房親戚更傷了兄弟們和氣茗烟在窗外道他是東衚衕裡璜大奶奶的姪兒那是什麽硬掙仗腰子的也來嚇我們璜大奶奶是他姑媽你那媽媽只會打旋磨兒給我們璉二奶奶跪着借當頭我眼裡就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奶李貴忙喝道偏這小狗養的知道有這些蛆嚼寶玉冷笑道我只當是誰的親原來是璜嫂子的侄兒我就去問他說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書又得意洋洋的道爺也不用自已去見他等我去他家就說老太太有話問他呢僱上一輛車子拉進去當着老太太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仔細回去我好不好先捶了你然後回老爺太太就說寶哥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了新法兒你鬧了學堂不說變個法兒壓息了纔是倒還往火裡奔茗烟方不敢作聲此時賈瑞也生恐鬧不清自已也不干淨只得委曲着來央告秦鍾又央告寶玉先是他二人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去也罷了只叫金榮賠不是便罷金榮先是不肯後來經不得賈瑞也來逼他權賠個不是李貴等只得好勸金榮說原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榮强不過只得與秦鍾作了揖寶玉還不依

定要礚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悄的勸金榮說俗語云忍得一時忿終身無惱悶未知金榮從也不從下回分解

評曰

賈政申飭李貴嗔說寶玉是反襯後文大鬧又爲李貴調停之伏筆

寶玉於女色自幼親近且自秦氏房中一睡襲人演試一番已深知其味而于男色尚未沉溺又有秦鍾同學從此男女二色皆迷入骨髓矣

寶玉男女二色皆由秦而起此秦氏所以爲甯府之首罪也

秦者情也秦鍾者情種也

學堂大鬧極言聚徒爲塾魚龍混雜其醜有不可勝言者

第九回專寫寶玉與秦鍾相厚是主其餘俱是賓而香憐玉愛又是賓中賓

紅樓夢卷九終

紅樓夢卷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榮因人多勢衆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鍾磕了頭寶玉方纔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榮自已回到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鍾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同他相好就目中無人旣是這樣就該行些正經事也沒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鬼祟祟的只當人多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裡就是鬧出事來

我還怕什麽不成他母親胡氏聽見他咕咕唧唧的說你又要管什麽閒事好容易我望你姑媽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回他們西府裡璉二奶奶跟前說了你才得了這個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偺們家裏還有力量請得起先生麽況且人家學裡茶飯都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件鮮明衣服再者因你在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麽薛大爺了那薛大爺一年也帮了偺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個學房若再要我這樣一個地方我告訴你說罷比登天的還難呢你給我老老寔寔的頑回子

睡你的覺去好多着的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也自睡覺了次日仍就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是給的是賈家玉字派的嫡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小的產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裡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并尤氏所以鳳姐兒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氣晴明又值家中無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走走瞧瞧寡婦並姪兒閑說之間金榮的母親偏提起昨日賈府學房裡的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奶不聽則已

聽了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小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人多不要勢利了況且多做的是什麼有臉的事就是寶玉也不犯向着他到這個田地等我去到東府裡瞧瞧我們珍大奶奶再和秦鍾的姐姐說說叫你評評這個理這金榮的母親聽了急得了不得忙說這都是我的快嘴告訴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別去說罷別管他誰是誰非的倘或鬧出來怎麼在這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在他身上添出許多嚼用來呢璜大奶奶說道那裡管得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麼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坐了望

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東角門下了車進去見了賈珍的妻子尤氏未敢氣高殷殷勤勤叙過了寒溫說了些閒話方問道今日怎麼沒見蓉大奶奶尤氏說他這些日子不知怎麼經期有兩個多月沒有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那兩日到下半日就懶怠動了話也懶怠說眼神發眩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照例上來你竟養養罷就是有親戚來還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好生靜養靜養就好了他要想什麼吃只管到我這裡來取倘或他有個好歹你再要娶這一個媳婦兒

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性情兒只怕打着燈籠兒也沒處去找呢他這爲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心煩偏生今兒早起他兄弟來瞧他誰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姐身上不好這些事也不當告訴他就受了萬分委曲也不該向着他說誰知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是那裡附學的學生倒欺負了他裡頭還有些不干不淨的話都告訴了他姐姐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心又多不拘聽見什麼話兒多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罷這病就是從這用心太過上得來的今兒聽見有人欺負了他的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狐朋狗友搬是弄非調三惑四氣的是爲他兄弟不學好不上心讀書以致如此學裡吵鬧他爲了這事索性連早飯還沒吃我纔到他那邊安慰了他一會又勸解了他的兄弟几句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兒去了我又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纔過來的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況且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我心裡如同針扎一般你們知道有什麼好大夫沒有金氏聽了這一番話把方纔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嚇的丟在爪窪國去了聽見尤氏問他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們

也沒聽見人說什麼好大夫如今聽起大奶奶這個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倒别教人混治倘若治錯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問尤氏道這不是璜大奶奶麼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向尤氏說讓這大奶奶吃了飯去賈珍說着話便向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鍾欺負他兄弟的事聽見秦氏有病連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甚好因轉怒爲喜的又說了一會子閒話方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麼說的尤氏答道倒沒說什麼一進來臉上倒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的病他到漸漸的氣色平靜了你又叫留他吃飯他聽見媳婦這樣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几句閒話就去了倒沒有求什麼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那裡尋一個好大夫給他瞧瞧要緊可别躭悮了現今偺們家走的這羣大夫那裡要得一個個都是聽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麼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個人一日輪流着倒有四五遍來看脈大家商量着立個方兒吃了也不見效倒弄得一日三五次換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于病人無益賈珍說可是這孩子也糊塗何必又脫脫換

換的倘或又着了凉更添一層病還了得任憑什麼好衣
裳又值什麼呢孩子的身體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
也不值什麼我正要告訴你方纔馮紫英來看我他見我
有些抑鬱之色問我是怎麼了我告訴他媳婦身子大不
爽快因爲不得個好太醫斷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
碍無妨碍所以我心裡實在着急馮紫英因說他有一個
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更兼醫理極
精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
家住着呢這樣看來或者媳婦的病該在他手裡除災也
未可定我已叫人拿我的名帖去請了今日天晚或未必

來明日想一定來的且馮紫英又回家親替我求他務必
請他來瞧的等待張先生來瞧了再說罷尤氏聽說心中
甚喜因說後日又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法賈珍說
道我方纔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太爺來家受一受
一家子的禮太爺因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
你們那是非場中去你們必定說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
受些衆人的頭你莫如把我從前注的陰騭文給我好好
的叫人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强百倍
呢倘或明日後日這兩天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好
的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後

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又跟許多人來鬧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陞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了賈蓉來吩咐來陞照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豐富富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和你璉二嬸子來逛逛你父親今日又聽見一個好大夫已打發人請去了想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細的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着方纔到馮紫英家去請那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方纔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名帖請那先生去那先生說道方纔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但是今日拜上一天的客纔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脈須得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醫學淺薄本不敢當此重薦因馮大爺和府上既已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名帖着實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兒賈蓉復回身進去回了賈珍和尤氏的話方出來叫了來陞吩咐預備兩日的筵席的話來陞聽畢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門上人回道請得那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日承馮大

爺示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深通醫學小弟不勝欽敬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知識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汗顏賈珍道先生不必過謙就請先生進去看看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內室見了秦氏向賈蓉說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內的病症說一說再看脈何如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竟先看脈再請教病源爲是我初造尊府本也不知道什麼但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去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看了脈息看小弟說得是不是再將這些日子的病勢講一講大家斟酌一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太爺再定奪就是了賈蓉道先生實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看一看脈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迎枕來一面給秦氏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來這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脈上調息了至數凝神細診了半刻工夫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診畢了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屋裡炕上坐了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茶畢問道先生看這脈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脈息左寸沉數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

而無神其左寸沉數者乃心氣虛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虛右關虛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虛而生火者應現今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應脇下痛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虛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定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脈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個的為喜脈則小弟不敢聞命矣旁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得如神倒不用我們說的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

瞧着呢都不能說得這樣真切有的說道是喜有的說道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這位又說怕冬至前後總沒有個真着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說大奶奶這個症候可是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時就用藥治起只怕此時已全愈了如今既是把病耽悞到這地位也是應有此灾依我看起來病到倘有三分治得吃了我這藥看若是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脈息大奶奶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但聰明太過則不如意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忒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奶從前

行經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長過的先生聽道是了這就是病源了從前若能以養心調氣之藥服之何至於此這如今明顯出一個水虧火旺的症候來待我用藥看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上寫的是

益氣養榮補脾和肝湯

人參　白朮　雲苓　熟地

歸身　白芍　川芎　黃芪

香附米　醋柴胡　懷山藥　真阿膠

延胡索　炙甘草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大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很還要請教先生這病與性命終久有妨無妨先生笑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個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候了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總是過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細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脈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並尤氏了尤氏向賈珍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痛快想必用藥不錯的賈珍道他原來不是混

飯吃的久慣行醫的人因爲馮紫英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的既有了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聽說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煎給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藥病勢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金榮大鬧書房一節若竟不再提則第九回書直可删却半回若從賈璜之妻告訴發覺便難于收拾今借秦氏病中秦鍾訴知秦氏氣惱轉從尤氏口中告知金氏令金氏不敢聲言隨即掃開眞是指揮如意張友士細說病源眞止作病看須知是描出一副色慾虛怯情狀

第十回將完結秦氏公案故細說病源以見是不起之症又帶出賈敬生日引起下回

紅樓夢卷十終

紅樓夢卷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話說是日賈敬的壽辰賈珍先將上等可吃的東西稀奇的果品裝了十六大捧盒着賈蓉帶領家下人送與賈敬去向賈蓉說道你留神看太爺喜歡不喜歡你就行了禮起來說父親遵太爺的話不敢前來在家裡率領合家都朝上行了禮了賈蓉聽罷即率領家人去了這裡漸漸的就有人來先是賈璉賈薔來看了各處的座位并問有什麼頑意兒沒有家人答道我們爺算計本來請太爺今日

來家所以並未敢預備頑意兒前日聽見太爺不來了現叫奴才們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在園子裡戲臺上預備着呢次後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寶玉都來了賈珍並尤氏接了進去尤氏的母親已先在這裡大家見過了彼此讓了坐賈珍尤氏二人遞了茶因笑道老太太原是個老祖宗我父親又是姪兒這樣年紀日子原不敢請他老人家來但是這時候天氣又凉爽滿園的菊花盛開請老祖宗過來散散悶看看衆兒孫熱熱鬧鬧的是這個意思誰知老祖宗又不賞臉鳳姐兒未等王夫人開口先說道老太太昨日還說要來呢因為晚上看見寶兄弟吃桃兒他老人家又嘴饞了吃了有大半個五更天時候就一連起來了兩次今日早晨略覺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太爺今日斷不能來了說有好吃的要幾樣還要狠爛的呢賈珍聽了笑道我說老祖宗是愛熱鬧的今日不來必定有個緣故這就是了王夫人說前日聽見你大妹妹說蓉哥媳婦身上有些不大好到底是怎麼樣尤氏道他這個病得的也奇上月中秋還跟着老太太頑了半夜回家來好好的到了二十日已後一日比一日覺懶了又懶得吃東西這將近有半個多月經期又有兩個月沒來邢夫人接着說道莫是喜罷正說着外頭人回道

大老爺二老爺並一家的爺們都來了在廳上呢賈珍連忙出去了這裡尤氏復說從前大夫也有說是喜的昨日馮紫英薦來他幼時從學過的一個先生醫道狠好瞧了說不是喜是一個大症候昨日開了方子吃了一劑藥今日頭眩的略好些别的仍不見大效鳳姐兒道我說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這樣日子再也不肯不掙扎着上來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這裡見他的他强扎掙了半天也是因你們娘兒兩個好的上頭還戀戀的捨不得去鳳姐聽了眼圈兒紅了一會子方說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點年紀倘或因這病上有個長短人生在世

有甚麽趣兒正說着賈蓉進來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請了安方回尤氏道方纔我給太爺送吃食去並回說我父親在家伺候老爺們欵待一家子的爺們遵太爺的話並不敢來太爺聽了甚歡喜說這纔是叫告訴父親母親好生伺候太爺太太們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嬸子並哥哥們還說那陰隲文叫他們急急刻出來印一萬張散人我將此話都回了我父親了我這會子還得快出去打發太爺們并合家爺們吃飯鳳姐兒說蓉哥兒你且站着你媳婦今日到底是怎麽今日到底是怎麽說道不好麽嬸子回來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賈蓉出去了這裡尤氏向

邢夫人王夫人道太太們在這裡吃飯還是在園子裡吃去有小戲兒現在園子裡預備着呢王夫人向邢夫人道這裡狠好尤氏就吩咐媳婦婆子們快擺飯來門外一齊答應了一聲都各人端各人的去了不多時擺上了飯尤氏讓邢夫人王夫人並他母親都上坐了他與鳳姐兒寶玉側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們來原爲給大老爺拜壽這豈不是我們來過生日來了麽鳳姐兒說大老爺原是好養靜的已修煉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們這麽一說就叫做心到神知了一句話說得滿屋裡都笑起來尤氏的母親並邢夫人王夫人鳳姐兒都吃了飯漱了口淨了手纔說要往園子裡去賈蓉進來向尤氏道老爺們並各位叔叔哥哥們都吃了飯了大老爺說家裡有事二老爺是不愛聽戲又怕人鬧的慌都去了別的一家子爺們被璉二叔並薔大爺都讓過去聽戲去了方纔南安郡王東平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四家王爺並鎮國公牛府等六家中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名帖送壽禮來俱回了我父親先收在帳房裡禮單都上了檔子了領謝名帖都交給各家的來人了來人也各照例賞過都讓吃了飯去了母親該請二位太太老娘嬸子都過園子裡去坐着罷尤氏道也是纔吃完了飯就要過去了鳳姐兒說

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媳婦去我再過去罷王夫人道狠是我們都要去瞧瞧倒怕他嫌我們鬧的慌說我們問他好罷尤氏道好妹妹媳婦聽你的話你去開導開導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過園子裡來寶玉也要跟着鳳姐兒去瞧秦氏王夫人道你看看就過去罷那是姪兒媳婦呢于是尤氏請了王夫人邢夫人並他母親都過會芳園去了鳳姐兒寶玉方和賈蓉到秦氏這邊來進了房門悄悄的走到裡間房門秦氏見了要站起來鳳姐兒說快別起來看頭暈于是鳳姐兒緊行了兩步拉住了秦氏的手說道我的奶奶怎麽幾日不見就瘦的這樣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寶玉也問了好在對面椅子上坐了賈蓉叫快倒茶來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吃茶呢秦氏拉着鳳姐兒的手强笑道這都是我沒福這樣人家公公婆婆當自家的女兒似的待嬸娘你姪兒雖說年輕卻是他敬我我敬他從來沒有紅過臉兒就是一家子的長輩同輩之中除了嬸子不用說了別人也從無不疼我的也從無不和我好的如今得了這個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沒有了公婆面前未得孝順一天兒就是嬸娘這樣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順的心如今也不能彀了我自想着未必熬得過年去寶玉正把眼瞅着那海棠春睡圖并那秦

太虛寫得嫩寒鎖夢因春冷芳氣襲人是酒香的對聯不覺想起在這裡睡晌覺時夢到太虛幻境的事來正在出神聽得秦氏說了這些話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覺流下來了鳳姐兒見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恐病人見了這個樣子反添心酸倒不是來開導他勸解他的意思因說寶玉你忒婆婆媽媽的了他病人不過是這樣說那裡就到這田地況且年紀又不大略病病就好又回向秦氏道你別胡思亂想豈不是自家添病了麼賈蓉道他這病也不用別的只吃得下些飯食就不怕了鳳姐兒道寶兄弟太太叫你快些過去呢你到別在這裡只管這麽着倒招得媳婦也心裡不好過太太那裡又惦着你因向賈蓉說道你先同寶叔過去我還略坐坐呢賈蓉聽說即同寶玉過會芳園去了這裡鳳姐兒又勸解了一番又低低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尤氏打發人來了兩三遍鳳姐兒纔向秦氏說道你好生養着我再來看你罷合該你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着這個好大夫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憑他是神仙治了病治不了命嬸子我知道這病不過是挨日子的鳳姐兒說道你只管這麽想這那裡能好呢總要想開了纔好況且聽得大夫說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偺們若是不能吃人參的人家也難說了你公公婆婆

聽見治得好別說一日二錢人參就是二觔也吃得起好
生養着罷我就過園子裡去了秦氏又道嬸子恕我不能
跟過去了閑了的時候還求過來瞧瞧我呢咱們娘兒們
坐坐多說幾句閒話兒鳳姐兒聽了不覺眼圈兒又紅了
說道我得了閒兒必常來看你于是帶着跟來的婆子媳
婦們並寧府的媳婦婆子們從裡頭繞進園子的便門來
只見

黃花滿地白柳橫坡小橋通若耶之溪曲徑接天台
之路石中清流滴滴籬落飄香樹頭紅葉翩翩疏林
如畫西風乍緊猶聽鶯啼煖日當暄又添蛩語遙望
東南建幾處依山之榭近觀西北結三間臨水之軒
笙簧盈座別有幽情羅綺穿林倍添韵致

鳳姐兒正看園中景致一步步行來正讚賞時猛然從假
山石後走出一個人來向前對鳳姐說道請嫂子安鳳姐
兒猛一驚將身往後一退說道這是瑞大爺不是賈瑞說
道嫂子連我也不認得了鳳姐兒道不是不認得猛然一
見想不到是大爺在這裡賈瑞道也是合該我與嫂子有
緣我方纔偷出了席在這裡清淨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
遇見嫂子這不是有緣麼說着拿眼睛不住的覷看鳳姐
是個聰明人見他這個光景如何不猜八九分呢因向賈

瑞假意含笑道怪不得你哥哥常提你說你好今日見了聽你這幾句話兒就知道你是個聰明和氣的人了這會子我要到太太們那邊去呢不得合你說話等閒了再會罷賈瑞道我要到嫂子家裡去請安又怕嫂子年輕不肯輕易見人鳳姐又假笑道一家骨肉說什麽年輕不年輕的話賈瑞聽了這話心中暗喜因想道再不想今日得此奇遇那情景越發難看了鳳姐兒說道你快去入席去罷看他們拿住了罰你的酒賈瑞聽了身上已木了半邊慢慢的走着一面回過頭來看鳳姐兒故意的把腳放遲了見他去遠了心裡暗忖道這纔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裡有這樣禽獸的人他果如此幾時叫他死在我手裡纔知道我的手段于是鳳姐兒方移步前來將轉過了一重山坡兒見兩三個婆子慌慌張張的走來見鳳姐兒笑道我們奶奶見二奶奶不來急的了不得叫奴才們又來請奶奶來了鳳姐兒說你們奶奶就是這樣急腳鬼似的鳳姐兒慢慢的走着問戲文唱了幾齣了那婆子回道唱了八九齣了說話之間已到天香樓後門見寶玉和一羣丫頭小子們那裡頑呢鳳姐兒說寶兄弟別忒淘氣了一個丫頭說道太太們都在樓上坐着呢請奶奶就從這邊上去罷鳳姐兒聽了款步提衣上了樓尤氏已在樓梯口

等着尤氏笑道你們娘兒兩個忒好了見了面總捨不得來了你明日搬來和他同住罷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鍾于是鳳姐兒至邢夫人王夫人前告坐尤氏拿戲單來讓鳳姐兒點戲鳳姐兒說太太們在上如何敢點邢夫人王夫人說道我們和親家太太點了好幾齣了你點幾齣好的我們聽鳳姐兒立起身來答應了接過戲单來從頭一看點了一齣還魂一齣彈詞遞過戲单來說現在唱的這雙官誥完了再唱這兩齣也就是時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該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們心裡又不靜尤氏說道太太們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們多坐一會子去纔有趣天氣還早呢鳳姐兒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傍邊一個婆子道爺們纔到凝曦軒帶了十番那裡吃酒去了鳳姐兒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麽去了尤氏笑道那裡都像你這麽正經人呢于是說說笑笑點的戲都唱完了方纔撤下酒席擺上飯來吃畢大家纔出園子來到上房坐下吃了茶纔叫預備車向尤氏的母親告了辭尤氏率同衆姬妾並家人媳婦們送出來賈珍率領衆子姪在車傍侍立都等候着見了邢王二夫人說道二位嬸子明日還過來逛逛王夫人道罷了我們今兒整坐了一日也乏了明日也要歇歇于是都

上車去了賈瑞猶不住拿眼看着鳳姐兒賈珍進去後李貴纔拉過馬來寶玉騎上隨了王夫人去了這裡賈珍同一家子的兄弟子姪吃過飯方大家散去次日仍是衆族人等鬧了一日不必細說此後鳳姐不時親自來看秦氏也有幾日病好了些也有幾日歹些賈珍尤氏賈蓉好不焦心且說賈瑞到榮府來了幾次偏都値鳳姐兒往寧府去了這日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節的那幾日賈母王夫人鳳姐兒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來的人都說這幾日未見添病也未見甚好王夫人向賈母說這個症候遇着這樣節氣不添病就有指望了賈母說可是呢好個孩子若有個長短豈不叫人疼死說着一陣心酸向鳳姐兒說道你們娘兒們好了一場明日大初一過了明日你再看看他去你細細的瞧瞧他的光景倘或好些兒你回來告訴我那孩子素日愛吃什麽你也常叫人送些給他鳳姐兒一一答應了到初二日吃了早飯來到寧府裡看見秦氏光景雖未添甚病但那臉上身上的肉都瘦乾了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說了些閒話又將這病無妨的話開導了一番秦氏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現過了冬又沒怎麽添病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嬸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罷昨日老太太賞的那棗泥餡的山藥糕我到

吃了兩塊倒像尅化的動的是的鳳姐兒道明日再給你送來我到你婆婆那裡瞧瞧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話去秦氏道嬸子替我請老太太太太的安罷鳳姐兒答應着就出來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婦是怎麼樣鳳姐兒低了半日頭說道這個就沒法兒了你也該將一應的後事給他料理料理沖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的叫人預備了就是那件東西不得好木頭且慢慢的辦着呢于是鳳姐兒吃了茶說了一會子話兒說道我要快些回去回老太太的話去呢尤氏道你可緩緩的說别嚇着老人家鳳姐兒道我知道於是鳳姐兒就回來了到家中見了賈母說蓉哥媳婦請老太太安給老太太磕頭說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罷他再略好些還給老祖宗磕頭請安來呢賈母道你看他是怎麼樣鳳姐兒說暫且無妨精神還好呢賈母聽了沉吟了半日因向鳳姐說你換換衣服歇歇去罷鳳姐兒答應着出來見過了王夫人到了家中平兒將烘的家常衣服給鳳姐兒換了鳳姐兒方坐下問家中沒有什麼事麼平兒方端了茶來遞了過去說道沒有什麼事就是那三百兩銀子的利銀旺兒媳婦送進來我收了再有瑞大爺使人來打聽奶奶在家沒有他要來請安說話鳳姐兒聽了哼了一聲說道

道畜生合該作死看他來了怎麼樣平兒同道這瑞大爺是爲什麼只管來鳳姐兒遂將九月裡在寧府園子裡遇見他的光景他說的話都告訴了平兒平兒說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沒人倫的混帳東西起這樣念頭叫他不得好死鳳姐兒道等他來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賈瑞來時作何光景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一回專寫秦氏病重賈瑞心邪是正文賈敬生日是借作引線若非慶壽寶玉何由再至秦氏房中鳳姐何由同秦氏細談衷曲賈瑞何由撞見鳳姐

寶玉看見畫聯觸起前夢一聞秦氏絮語不覺淚下廻環照應妙手深筆

單寫寶玉淚下秦氏默無一言因賈蓉鳳姐在坐也讀者思之

衷曲話必須低低說藏蓄入妙

賈瑞見色蕩倫邪因喪命亦從寧府而起可見一切醜事皆由寧府謂之首罪誰曰不宜

尤氏笑說你娘兒兩個見面總捨不得你明兒搬來和他同住罷雖是戲言作書人却有深意

鳳姐哄誘賈瑞以致殞命只算是替秦鍾報仇

紅樓夢卷十一終

紅樓夢卷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鑒

話說鳳姐正與平兒說話只見有人回說瑞大爺來了鳳姐命請進來罷賈瑞見請心中暗喜見了鳳姐滿面陪笑連連問好鳳姐兒也假意殷勤讓坐讓茶賈瑞見鳳姐如此打扮越發酥倒因餳了眼問道二哥哥怎麽還不回來鳳姐道不知什麽緣故賈瑞笑道别是路上有人絆住了腳捨不得回來了鳳姐道可知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有的賈瑞笑道嫂子這話錯了我就不是這樣鳳姐笑

道像你這樣的人能有幾個呢十個裡也挑不出一個來
賈瑞聽了喜的抓耳撓腮又道嫂子天天也悶的狠鳳姐
道正是呢只盼個人來說話解解悶兒賈瑞笑道我倒天
天閒着若天天過來替嫂子解解悶兒可好麼鳳姐笑道
你哄我呢你那裡肯往我這裡來賈瑞道我在嫂子面前
若有一句謊話天打雷劈只因素日聞得人說嫂子是個
利害人在你跟前一點也錯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見
嫂子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情愿
鳳姐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兄弟兩個強遠了
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

塗蟲一點不知人心賈瑞聽了這話越發撞在心坎兒上
由不得又往前湊了一湊覷着眼看鳳姐的荷包又問戴
着什麼戒指鳳姐悄悄的道放尊重些別叫丫頭們看見
了賈瑞如聽綸音佛語一般忙往後退鳳姐笑道你該去
了賈瑞道我再坐一坐兒好狠心的嫂子鳳姐兒又悄悄
的道大天白日人來人往你就在這裡也不方便你且去
等到晚上起了更你來悄悄的在西邊穿堂兒等我賈瑞
聽了如得珍寶忙問道你別哄我但是那裡人過的多怎
麼好躲呢鳳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們都放了
假兩邊門一關了再沒有別人來賈瑞聽了喜之不盡忙

怔的告辭而去心內以爲得手盼到晚上果然黑地裡摸入榮府趂掩門時鑽入穿堂果見漆黑無一人來往賈母那邊去的門已倒鎖只有向東的門未關賈瑞側耳聽着半日不見人來忽聽咯噔一聲東邊的門也關上了賈瑞急的也不敢則聲只得悄悄出來將門撼了撼關得鐵桶一般此時要出去亦不能了南北俱是大墻要跳也無攀援這屋內又是過門風空落落的現是臘月天氣夜又長朔風凜凜侵肌裂骨一夜幾乎不曾凍死好容易盼到早晨只見一個老婆子先將東門開了進來去叫西門賈瑞瞅他背着臉一溜煙抱了肩跑出來幸而天氣尚早人都未起從後門一逕跑回家去原來賈瑞父母早亡只有他祖父代儒教養那代儒素日教訓最嚴不許賈瑞多走一步生怕他在外吃酒賭錢有悞學業今忽見他一夜不歸只料定他在外非飲卽賭嫖娼宿妓那裡想到這段公案因此氣了一夜賈瑞也捻着一把汗少不得回來撒謊只說往舅舅家去的天黑了留我住了一夜代儒道自來出門非稟我不敢擅出如何昨日私自去了據此也該打何況是撒謊因此發狠摯倒打了三四十板還不許吃飯命他跪在院內讀文章定要補出十天工課來方罷賈瑞先凍一夜又遭了打且餓着肚子跪在風地裡讀文章其

苦萬狀此時賈瑞邪心未改再想不到鳳姐捉弄他過了兩日得了空仍來找尋鳳姐鳳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賈瑞急的賭咒發誓鳳姐因他自投羅網少不得再尋別計令他知改故又約他道今日晚上你別在那裡了你在我這房後小過道裡那間空屋裡等我可別冒撞了賈瑞道果眞鳳姐道誰來哄你你不信就別來賈瑞道來來來死也要來鳳姐道這會子你先去罷賈瑞料定晚間必妥此時先去了鳳姐在這裡便點兵派將設下圈套那賈瑞只盼不到晚上偏生家裡親戚又來了直吃了晚飯纔去那天已有掌燈時分又等他祖父安歇方溜進榮府直往那夾

道中屋子裡來等着熱鍋上螞蟻一般只是左等不見人影右聞也沒聲响心中害怕不住猜疑道別是又不來了又凍一夜不成正自胡猜只見黑魆魆的來了一個人賈瑞便意定是鳳姐不管皂白等那人剛至面前便如餓虎撲食猫兒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親嫂子等死我了說着抱到屋裡炕上就親嘴扯褲子滿口裏親爹親娘的亂叫起來那人只不做聲賈瑞扯了自已的褲子硬帮帮就想頂入忽覺燈光一閃只見賈薔舉着個蠟台照道誰在屋裡聽見炕上那人笑道瑞大叔要肏我呢賈瑞一見卻是賈蓉直臊得無地可入不知怎樣纔好回身就要跑脫被

賈薔一把揪住道別走如今璉二嬸已經告到太太跟前說你調戲他他暫用了脫身計哄你在那邊等着太太氣死過去因此叫我來拿你快跟我去見太太去賈瑞聽了魂不附體只說好姪兒你只說沒有我我明日重重的謝你賈薔道放你不值什麽只不知你謝我多少況且口說無憑寫一文契來賈瑞道這如何落紙呢賈薔道這也不妨寫一個賭錢輸了外人帳目借頭家銀若干兩便罷賈瑞道這也容易賈薔翻身出來紙筆現成拿來命賈瑞寫他兩個做好做歹只寫了五十兩銀子畫了押賈薔收起來然後撕擄賈蓉賈蓉先咬定牙不依只說明日告訴族

中的人評評理賈瑞急的至於叩頭賈薔做好做歹的也寫了一張五十兩欠契纔罷賈薔又道如今要放你我就擔着不是老太太那邊的門早已關了老爺正在廳上看南京來的東西那一條路定難過去如今只好走後門若這一走倘或遇見了人連我也不好等我先去探探再來領你這屋裡你還藏不住少時就來堆東西等我尋個地方說畢拉着賈瑞仍息了燈出至院外摸着大台階底下說道這窩兒裡好只蹲着別哼一聲等我來再走說畢二人去了賈瑞此時身不由已只得蹲在那臺堦下正要盤算只聽頭頂上一聲响嗯喇喇一淨桶尿糞從上面直潑

下來可巧澆了他一身一頭賈瑞忍不住噯喲一聲忙又掩住口不敢聲張滿頭滿臉皆是尿屎渾身冰冷打戰只見賈薔跑來叫快走快走賈瑞方得了命三步兩步從後門跑到家中天已三更只得叫開了門家人見他這般光景問是怎麽了少不得撒謊說天黑了失脚掉在茅厠裡了一面即到自已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鳳姐頑他因此發一回狠再想想鳳姐的模樣兒標緻又恨不得一時摟在懷裡胡思亂想一夜不曾合眼自此雖想鳳姐只不敢往榮府去了賈蓉等兩個常常來索銀子他又怕祖父知道正是相思尙且難禁況又添了債務日間工課又緊他二十來歲人尙未娶親還來想着鳳姐不得到手未免有些指頭兒告了消乏更兼兩回凍惱奔波因此三五下裡夾攻不覺就得了一病心內發膨脹口內無滋味脚下如綿眼中似醋黑夜作燒白日常倦下溺遺精嗽痰帶血諸如此症不上一年都添全了于是不能支持一頭跌倒合上眼還只夢魂顛倒滿口說胡話驚怖異常百般請醫療治諸如肉桂附子鱉甲麥冬玉竹等藥吃了有幾十斤下去也不見個動靜倏又臘盡春回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處請醫療治皆不見效因後來吃獨參湯代儒如何有這力量只得往榮府裡來尋王夫人命鳳姐

秤二兩給他鳳姐回說前兒新近替老太太配了藥那整的太太又說留着送楊提督的太太配藥偏偏昨兒我已着人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們這邊沒了你打發個人往那邊你婆婆處問問或是你珍大哥哥那裡有尋些來湊着給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們的好處鳳姐應了也不遣人去尋只將些渣末湊了幾錢命人送去只說太太送來的再也沒有了然後向王夫人只說都尋了來共湊了有二兩送去那賈瑞此時要命心急無藥不吃只是白花錢不見效忽然這日有個跛足道人來化齋口稱專治寃業之症賈瑞偏生在內聽了直着聲叫喊說快去請進那位菩薩來救命一面在枕頭上叩首眾人只得帶了那道士進來賈瑞一把拉住連叫菩薩救我那道士嘆道你這病非藥可醫我有個寶貝與你你天天看時此命可保矣說畢從搭連中取出正反面皆可照人的鏡背上面鏨着風月寶鑑四字遞與賈瑞道這物出自太虛元境空靈殿上警幻仙子所製專治邪思妄動之症有濟世保生之功所以帶他到世上來單與那些聰明傑俊風雅王孫等看照千萬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緊要緊三日後吾來收取管叫他好了話畢徜徉而去眾人苦留不住賈瑞接了鏡子想道這道士倒有意思我何不照一

照試試想畢拿起風月寶鑑來向反面一照只見一個骷髏立在裡面唬得賈瑞連忙掩了罵道士混帳如何嚇我我倒再照照正面是什麼想着便將正面一照只見鳳姐站在裡面點首兒叫他賈瑞心中一喜蕩悠悠覺得進了鏡子與鳳姐雲雨一番鳳姐仍送他出來到了床上噯喲了一聲一睜眼鏡子從新又掉過來仍是反面立着一個骷髏賈瑞自覺汗津津的底下已遺了一灘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過正面來只見鳳姐還招手叫他他又進去如此三四次到了這次剛要出鏡子來只見兩個人走來拿鐵鎖把他套住拉了就走賈瑞叫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

只說這句就再不能說話了旁邊伏侍的人只見他先還拿着鏡子照落下來仍睜開眼拾在手內末後鏡子掉下來便不動了衆人上來看看已嚥了氣身子底下冰涼粘濕一大灘精這纔忙着穿衣抬床代儒夫婦哭的死去活來大罵道士是何妖鏡若不毀此鏡遺害世人不小遂命架火來燒只听空中叫道誰教你們瞧正面了的你們自已以假為真為何燒我此鏡忽見那鏡從空中飛出代儒出門看時只見還是那個跛足道人喊道誰毀風月寶鑑說着搶了鏡子眼看着他飄然去了當下代儒料理喪事各處去報三日起經七日發引寄靈鐵檻寺日後帶回原

籍、時賈家眾人齊來弔問榮府賈赦贈銀二十兩賈政也是二十兩寧府賈珍亦有二十兩其餘族中人貧富不一或一二兩三四兩不等外又有各同窗家中分資也湊了二三十兩代儒家道雖然淡薄得此帮助到也豐豐富富完了此事誰知這年冬底林如海因為身染重疾寫書來特接林黛玉回去賈母聽了未免又加憂悶只得忙忙的打點黛玉起身寶玉大不自在爭奈父女之情也不好攔阻于是賈母定要賈璉送他去仍叫帶回來一應土儀盤費不消絮說自然要妥貼作速擇了日期賈璉與林黛玉辭別了眾人帶領僕從登舟往揚州去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二回寫賈瑞之痴邪及鳳姐之險詐眞有張璪畫松雙管齊下一作生枝一作枯枝之妙

賈瑞固屬邪濫然使鳳姐初時一聞邪言即正色可斥亦何至心迷神惑至于殞命乃鳳姐不但不正言拒斥反以情話挑引且兩次誆約毒施凌辱竟是誘人犯法置之死地而後已不但極寫鳳姐之刁險且以描其平日鍾情之處亦必如此引盜入室

第二次賈瑞說死也要來說出一個死字是讖語又

是伏筆

鳳姐點兵派將不叫別人獨叫賈蓉賈薔此何等醜事而令此二人做圈套是作者深文刻筆

蠟燭忽來紙筆現成又引至院外想見鳳姐設謀定計時光景

跛足道人忽然而來取給風月寶鑑回照第一回內所敘書名賈瑞因此喪生好色者當發深省

背面是枯髏正面是鳳姐美人即枯髏枯髏即美人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

借賈瑞停棺逗出鐵檻寺伏筆自然

賈瑞死于淫秦氏亦死于淫賈瑞是賓秦氏是主故下回即寫秦氏病亡

紅樓夢卷十二第十二終

紅樓夢卷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話說鳳姐兒自賈璉送黛玉往揚州去後心中實在無趣每到晚間不過同平兒說笑一回就胡亂睡了這日夜間正和平兒燈下擁爐倦繡早命濃薰繡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該到何處不知不覺已交三鼓平兒已睡熟了鳳姐方覺睡眼微矇恍惚只見秦氏從外走進來含笑說道嬸嬸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兒們素日相好我捨不得嬸嬸故來別你一別還有一件心願未了

非告訴嬸嬸別人未必中用鳳姐聽了恍惚問道有何心願只管託我就是了秦氏道嬸嬸你是個脂粉隊裡的英雄連那些束帶頂冠的男子也不能過你你如何連兩句俗語也不曉得常言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們家赫赫揚揚已將百載一日樂極生悲若應了那句樹倒猢猻散的俗語豈不虛稱了一世詩書舊族了鳳姐聽了此話心中不快十分敬畏忙問道這話慮的極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無虞秦氏冷笑道嬸嬸好癡也否極泰來榮辱自古週而復始豈人力所能保常的但如今能于榮時籌畫下將來衰時的世業亦可以常永保

全了即如今日諸事俱妥只有兩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則日後可保永全了鳳姐便問何事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第二家塾雖立無一定的供給依我想來如今盛時固不缺祭祀供給但將來敗落之時此二項有何出處莫若依我定見趁今日富貴將祖塋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畝以備祭祀供給之費皆出自此處將家塾亦設于此合同族中長幼大家定了則例日後按房掌管這一年的地畝錢糧祭祀供給之事如此週流又無爭競也沒有典賣諸弊便是有罪凡物可入官這祭祀產業連官也不入的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

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爲榮華不絶不思後日終非長策眼見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眞是烈火烹油鮮花着錦之盛要知道也不過是瞬息的繁華一時的歡樂萬不可忘了那盛筵不散的俗語若不早爲後慮只恐後悔無益了鳳姐忙問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機不可洩漏只是我與嬸嬸好了一塲臨别贈你兩句話須要記着因念道

三春去後諸芳盡　各自須尋各自門

鳳姐還欲問時只聽二門上傳事雲板連叩四下正是喪音將鳳姐驚醒人回東府蓉大奶奶沒了鳳姐嚇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穿衣往王夫人處來彼時合家皆知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那長一輩的想他素日孝順平輩的想他素日和睦親密下一輩的想他素日的慈愛以及家中僕從老小想他素日憐貧惜賤愛老慈幼之恩莫不悲號痛哭閒言少敘卻說寳玉因近日林黛玉回去剩得自己落單也不和人頑耍每到晚間便索然睡了如今從夢中聽見說秦氏死了連忙翻身爬起來只覺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覺哇的一聲直奔出一口血來襲人等慌慌忙忙上來扶着問是怎麼樣的又要回賈母去請大夫寳玉道不用忙不相干這是急火攻心血不歸經說着便

爬起來要衣服換了來見賈母卽時要過去襲人見他如此心中雖放不下又不敢攔阻只得由他罷了賈母見他要去因說纔嚥氣的人那裡不乾淨二則夜裡風大等明早再去不遲寶玉那裡肯依賈母命人備車多派跟從人役擁護前來一直到了寧國府前只見府門大開兩邊燈火照如白晝亂烘烘人來人往裡面哭聲搖山振岳寶玉下了車忙忙奔至停靈之室痛哭一番然後見過尤氏誰知尤氏正犯了胃痛舊症睡在床上然後又出來見賈珍彼時賈代儒代修賈敕賈效賈敦賈赦賈政賈琮賈㻞賈珩賈珖賈琛賈瓊賈璘賈薔賈菖賈菱賈芸賈芹賈蓁賈萍賈藻賈蘅賈芬賈芳賈藍賈菌賈芝等都來了賈珍哭的淚人一般正和賈代儒等說道合家大小遠親近友誰不知我這媳婦比兒子還強十倍如今伸腿去了可見這長房內絕滅無人了說着又哭起來衆人忙勸道人已辭世哭也無益且商議如何料理要緊賈珍拍手道如何料理不過儘我所有罷了正說着只見秦業秦鍾並尤氏的幾個眷屬尤氏姊妹也都來了賈珍便命賈瓊賈琛賈璘賈薔四個人去陪客一面吩咐去請欽天監陰陽司來擇日擇准停靈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後開喪送訃聞這四十九日單請一百零八僧衆在大廳上拜大悲懺超度前亡

後化鬼魂另設一壇于天香樓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十九日解冤洗業醮然後停靈于會芳園中靈前另外五十衆高僧五十位高道對壇按七作好事那賈敬聞得長孫媳死了因自為早晚就要飛昇如何肯又回家染了紅塵將前功盡棄故此並不在意只憑賈珍料理且說賈珍恣意奢華看板時幾副杉木板皆不中意可巧薛蟠來弔因見賈珍尋好板便說我們木店裡有一付板叫作什麽檣木出在潢海鐵網山上作了棺材萬年不壞這還是當年先父帶來的原係義忠親王老千歲要的因他壞了事就不會用現在還封在店裡也沒有人買得起你若是要就來看看賈珍聽說甚喜即命抬來大家看時只見帮底皆厚八寸紋若檳榔味若檀麝以手扣之聲如玉石大家稱奇賈珍笑問道價値幾何薛蟠笑道拿着一千兩銀子只怕沒買處什麽價不價賞他們幾兩銀子作工錢便是了賈珍聽說忙謝不盡即命解鋸造成賈政因勸道此物恐非常人可享殮以上等杉木也罷了賈珍如何肯聽忽又聽見秦氏之丫鬟名喚瑞珠的見秦氏死了也觸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都稱嘆賈珍遂以孫女之禮殯殮之一並停靈于會芳園之登仙閣又有小丫鬟名寶珠的因秦氏無出乃愿為義女請任摔喪駕靈之任賈珍甚喜即

時傳命從此皆呼寶珠為小姐那寶珠按未嫁女之禮在靈前哀哀欲絕于是合族人丁並家下諸人都各遵舊制行事自不得錯亂賈珍因想道賈蓉不過是個黌門監靈旛上寫時不好看便是執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宮掌宮內監戴權先備了祭禮遣人來次坐了大轎打道鳴鑼親來上祭賈珍忙接陪讓坐至逗蜂軒獻茶賈珍心中早打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說要與賈蓉捐個前程的話戴權會意因笑道想是為喪禮上風光些賈珍忙道老內相所見不差戴權道事到湊巧正有個美缺如今三百員龍禁尉缺了兩

員昨兒襄陽侯的兄弟老三來求我現拿了一千五百兩銀子送到我家裡你知道偺們都是老相好不拘怎麼樣看着他爺爺的分上胡亂應了還剩了一個缺誰知永興節度使馮胖子要求與他孩子捐我就沒工夫應他既是偺們的孩子要捐快寫個履歷來賈珍忙命人寫了一張紅紙履歷來戴權看了上寫着江南應天府江寧縣監生賈蓉年二十歲曾祖原任京營節度使世襲一等神威將軍賈代化祖丙辰科進士賈敬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賈珍戴權看了回手遞與一個貼身的小厮收了道回去送與戶部堂官老趙說我拜上他起一張五品龍禁尉的

票再給個執照就把這履歷填上明日我來兌銀子送過去小厮答應了戴權告辭賈珍欵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門臨上轎賈珍問銀子還是我到部去兌還是送入內相府中戴權道若到部兌你又吃虧了不如秤準一千兩銀子送到我家就完了賈珍感謝不盡因說待服滿後親帶大小犬到府叩謝于是作別接着又聽喝道之聲原來是忠靖侯史鼎的夫人來了史湘雲王夫人邢夫人鳳姐等剛迎入正房又見錦鄉侯川寧侯壽山伯三家祭禮也擺在靈前少時三人下轎賈珍接上大廳如此親朋你來我去也不能計數只這四十九日寧國府街上一條白漫漫人來人往花簇簇官去官來賈珍令賈蓉次日換了吉服領憑回來靈前供用執事等物俱按五品職例靈牌疏上皆寫誥授賈門秦氏宜人之神位會芳園臨街大門洞開兩邊起了鼓樂廳兩班青衣按時奏樂一對對執事擺的刀斬斧截更有兩面硃紅銷金大牌豎在門外上面大書道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對面高起着宣壇僧道對壇榜上大書世襲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庭御前侍衛龍禁尉賈門秦氏宜人之喪四大部州至中之地奉天承運太平之國總理虛無寂靜教門僧錄司正堂萬虛總理元始正一教門道紀司正堂葉生等敬謹修齋朝天叩

佛以及恭請諸伽藍揭諦功曹等神聖恩普錫神威遠振四十九日銷災洗業平安水陸道場等語亦不及繁記只是賈珍雖然心滿意足但裡面尤氏又犯了舊疾不能料理事務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怕人笑話因此心中不自在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便問道事事都筭安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麽賈珍便將裡面無人的話告訴了他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保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坐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向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勝笑道果然妥貼如今就去說着拉了寶玉辭了衆人便往上房裡來可巧這日非正經日期親友來的少裡面不過幾位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合族中的內眷陪客聞人報大爺進來了唬的衆婆娘唿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獨鳳姐欵欵站了起來賈珍此時也有些病症在身二則過于悲痛因拄個拐踱了進來邢夫人等因說道你身上不好又連日事多該歇歇纔是又進來做什麽賈珍一面拄拐扎挣着要蹲身跪下請安道乏邢夫人等忙叫寶玉攙住命人挪椅子與他坐賈珍不肯坐因勉強陪笑道姪兒進來有一件事要求二位嬸嬸並大妹妹邢夫人等忙問什麽事賈珍忙笑道嬸嬸自然知道如今

孫子媳婦沒了姪兒媳婦又病倒我看裡頭着實不成體統要屈尊大妹妹一個月在這裡料理料理我就放心了邢夫人笑道原來爲這個你大妹妹現在你二嬸嬸家只和你二嬸嬸說就是了王夫人怔道他一個小孩子何會經過這些事倘或料理不淸反叫人笑話倒是再煩別人好賈珍笑道嬸嬸的意思姪兒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勞苦了若說料理不開從小兒大妹妹頑笑時就有殺伐决斷如今出了閣在那府裡辦事越發歷練老成了我想了這幾日除了大妹妹再無人可求了嬸嬸不看姪兒與姪兒媳婦面上只看死的分上罷說着流下淚來王夫人心中怕的是鳳姐未經過喪事怕他料理不起被人見笑今見賈珍苦苦的說心中已活了幾分卻又眼看着鳳姐出神那鳳姐素日最喜攬事好賣弄能幹今見賈珍如此央他心中早已允了又見王夫人有活動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說得如此懇切太太就依了罷王夫人悄悄的問道你可能麼鳳姐道有什麼不能算外面的大事已經大哥哥料理淸了不過是裡面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的問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聽說得有理便不出聲賈珍見鳳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許多了橫竪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這裡先與大妹妹行禮等完了事我再到那府裡

去謝說着便作揖下去鳳姐連忙還禮不迭賈珍便命人取了寧國府對牌來命寶玉送與鳳姐說道妹妹愛怎麼就怎麼樣辦要什麼只管拿這個取去也不必問我只求別存心替我省錢要好看爲上二則也同那府裡一樣待人纔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這兩件外我再沒不放心的了鳳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珍哥既這麼說你就照看照看罷了只是別自作主意有了事打發人問你哥哥嫂子一聲兒要緊寶玉早向賈珍手裡接過對牌來強遞與鳳姐了又問妹妹還是住在這裡還是天天來呢若是天天來越發辛苦了我這裡赶着收拾出

一個院落來妹妹住過這幾日倒安穩鳳姐笑說不用那邊也離不得我倒是天天來的好賈珍說也罷也罷然後又說了一回閒話方纔出去一時女眷散後王夫人因問鳳姐你今兒怎麼樣鳳姐道太太只管請回去我須得先理出一個頭緒來纔回去得呢王夫人聽說便先同邢夫人回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來至三間一所抱廈內坐了因想頭一件是人口混雜遺失東西二件事無專管臨期推委三件需用過費濫支冒領四件任無大小苦樂不均五件家人豪縱有臉者不能服鈐束無臉者不能上進此五件實是寧府中風俗不知鳳姐如何處治且聽下回分

解

評曰

秦氏託夢籠罩全部盛衰且以見一衰便難再盛須早為後日活計是作者借以規勸賈府

寶玉一聞秦氏凶信便心如刀戳吐出血來夢中雲雨如此迷人其然豈其然乎

秦氏一死合族俱到男女姻親亦皆齊集固見秦氏平日頗得人心亦以見賈珍素日之愛憐其媳

秦氏死後不寫賈蓉悼亡單寫賈珍痛媳又必覓好棺必欲封誥僧道薦懺開喪送柩盛無以加皆是作者深文

鳳姐協理喪事既見其才又見其權若非尤氏患病賈珍難于相請脫卸處不露痕迹

鳳姐協理秦氏之喪固顯其有才有權然幸是盛時呼應俱靈反照一百十回賈母喪事

紅樓夢卷十三終

紅樓夢

三

十四回
十九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5

紅樓夢卷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話說甯國府中都總管來陞聞知裡面委請了鳳姐因傳齊同事人等說道如今請了西府裡璉二奶奶管理內事倘或他來支取東西或是說話須要小心伺候每日大家早來晚散寧可辛苦這一個月過後再歇息不要把老臉面丟了那是個有名的烈貨臉酸心硬一時惱了不認人的眾人都道有理又有一個笑道論理我們裡面也該得他來整治整治都忒不像了正說着只見來旺媳婦拿了

文庫 11
D 246
5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576

對牌來領呈文經榜紙劄票上開着數目衆人連忙讓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數取紙來旺抱着同來旺媳婦一路來至儀門方交與來旺媳婦自己抱進去了鳳姐即命彩明定造冊簿即時傳了來陞媳婦要家口花名冊查看又限明日一早傳齊家人媳婦進府聽差大槪點了一點數目單冊問了來陞媳婦幾句話便坐車回家至次日卯正二刻便過來了那寧國府中婆子媳婦聞得到齊只見鳳姐與來陞媳婦分派衆人執事不敢擅入在窻外打聽聽見鳳姐和來陞媳婦道既託了我我就說不得要討你們嫌了我可比不得你們奶奶好性兒由着你們去再不要說

你們這府裡原是這樣的話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錯我半點兒管不得誰是有臉的誰是沒臉的一例淸白處治說罷便分付彩明念花名冊按名一個一個叫進來看視一時看完又分咐道這二十個分作兩班一班十個每日在內單管人客來往倒茶別事不用他們管這二十個也分作兩班每日單管本家親戚茶飯也不管別事這四十個人也分作兩班單在靈前上香添油挂幔守靈供飯供茶隨起舉哀也不管別事這四個人專在內茶房收管盃碟茶器若少了一件四人分賠這四個人單管酒飯器皿少一件也是分賠這八個人單管收祭禮這八個人單管各

處燈油蠟燭紙劄我總支了來交與你八個人然後按我的定數再往各處去分派這三十個每日輪流各處上夜照管門戶監察火燭打掃地方這下剩的按房屋分開某人守某處某處所有棹椅古玩起至于痰盒撢帚一草一苗或丟或壞就問這看守之人賠補來陞家的每日攬總查看或有偷懶的賭錢吃酒打架拌嘴的立刻來回我休要狗情經我查出三四輩子的老臉就顧不成了如今都有了定規以後那一行亂了只和那一行說話素日跟我的人隨身俱有鐘表不論大小事皆有一定時刻橫豎你們上房裡也有時辰鐘卯正二刻我來點卯巳正吃早飯凡有領牌回事的只在午初二刻戌初燒過黃昏紙我親到各處查一遍回來上夜的交明鑰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過來說不得偺們大家辛苦這幾日罷事完了你們大爺自然賞你們的說罷又分付按數發與茶葉油燭雞毛撢子笤箒等物一面又搬取傢伙桌圍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腳踏之類一面交發一面提筆登記某人管某處某人領物件開得十分清楚衆人領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時只揀便宜的做剩下苦差沒個招攬各房中也不能趁亂迷失東西便是人來客往也都安靜了不比先前紊亂無頭緒一切偷安竊取等弊一槩都蠲了鳳姐自已

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見尤氏犯病賈珍也過于悲哀不大進飲食自已每日從那府中熬了各樣細粥精美小菜令人送來勸食賈珍也另外分付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內單與鳳姐鳳姐不畏勤勞天天按時刻過來點卯理事獨在抱厦內起坐不與衆妯娌合羣便有眷客來往也不迎送這日乃五七正五日上那應佛僧正開方破獄傳燈照亡參閻君拘都鬼延請地藏王開金橋引幢幡那道士們正伏章申表朝三清叩玉帝禪僧們行香放焰口拜水懺又有十二衆青年尼僧搭綉衣靸紅鞋在靈前默誦接引諸咒十分熱鬧那鳳姐知道今日客來不少寅正

便起來梳洗及收拾完備更衣盥手吃了兩口奶子漱口已畢正是卯正二刻了來旺媳婦率領衆人伺候已久鳳姐出至廳前上了車前面一對明角燈上寫榮國府三個大字來至寧府大門首門燈朗掛兩邊一色戳燈照如白晝白汪汪穿孝家人兩行侍立請車至正門上小厮退去衆媳婦上來揭起車簾鳳姐下了車一手扶着豐兒兩個媳婦執着手把燈照着簇擁鳳姐進來寧府諸媳婦迎着請安鳳姐款步入會芳園中登仙閣靈前一見棺木那眼淚恰似斷線之珠滚將下來院中多少小厮垂手侍立伺候燒紙鳳姐分付一聲供茶燒紙只聽一捧鑼鳴諸樂齊

奏早有人端過一張大圈椅來放在靈前鳳姐坐了放聲大哭于是裡外上下男女都接聲嚎哭一時賈珍尤氏令人勸止鳳姐方止住來旺媳婦倒茶漱口畢鳳姐方起身別了族中諸人自入抱厦來按名查點各項人數俱已到齊只有迎送親客上的一人未到卽令傳來那人惶恐鳳姐冷笑道原來是你誤了你比他們有體面所以不聽我的話那人回道小的天天都來的早只有今兒來遲了一步求奶奶饒過初次正說着只見榮國府中的王興媳婦來在前探頭鳳姐且不發放這人却問王興媳婦來作什麼王興媳婦近前說領牌取線打車轎網絡說着將個帖兒遞上去鳳姐命彩明念道大轎兩頂小轎四頂車四輛共用大小絡子若干根每根用珠兒線若干觔鳳姐聽了數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記取榮國對牌擲下王興家的去了鳳姐方欲說話只見榮國府的四個執事人進來都是要支取東西領牌的鳳姐問他們要了帖念過聽了一共四件因指兩件道這個開銷錯了再算淸了來領說着將帖子擲下那二人掃興而去鳳姐因見張材家的在傍因問你有什麼事張材家的忙取帖子回道就是方纔車轎圍做成領取裁縫工銀若干兩鳳姐聽了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記待王興交過得了買辦的回押相符然後與張材

家的去了一面又命念那一件是爲寶玉外書房完竣支領買紙料糊裱鳳姐聽了卽命收帖兒登記待張材家的繳清再發鳳姐便說道明兒他也來遲了後兒我也來遲了將來都沒有人了本來要饒你只是我頭一次寬了下次就難管別人了不如開發的好登時放下了臉命帶出去打二十板子衆人見鳳姐動怒不敢怠慢拉出去照數打了進來回覆鳳姐又擲下寗府對牌說與來陞革他一月銀米吩咐散了罷衆人方各自辦事去了那時被打之人亦含羞飲泣而去彼時榮寗兩處領牌交牌人往來不絕鳳姐又一一開發了於是寗府中人纔知鳳姐利害自

此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見人衆恐秦鍾受了委曲遂同他往鳳姐處坐坐鳳姐正吃飯見他們來了笑道好長腿子快上來罷寶玉道我們偏了鳳姐道在這邊外頭吃的還是那邊吃的寶玉道同那些渾人吃什麽原是那邊我還同老太太吃了來的說着一面歸坐鳳姐飯畢就有寗府一個媳婦來領牌爲支取香燈鳳姐笑道我算着你今兒該來支取想是忘了要終久忘了自然是你包出來都便宜了我那媳婦笑道何嘗不是忘了方纔想起來再遲一步也領不成了說畢領牌而去一時登記交牌秦鍾因笑道你們兩府裡都是這牌

個別人私造一個支了銀子去怎樣鳳姐笑道依你說都沒王法了寶玉因道怎麽借們家沒人來領牌子支東西鳳姐道他們來領的時候你還做夢呢我且問你你們多早晚纔念夜書呢寶玉道巴不得今日就念纔好只是他們不快給收拾出書房來也是沒法鳳姐笑道你請我一請包管就快了寶玉道你也不中用他們該做到那裡的時候自然有了鳳姐道就是他們做也得要東西擱不住我不給對牌是難的寶玉聽說便猴向鳳姐身上立刻要牌說好姐姐給他們牌好支東西去收拾鳳姐道我乏的身上生痛還擱的住你這揉搓你放心罷今兒纔領了裱紙糊去了他們該要的還等叫去呢可不傻了寶玉不信鳳姐便叫彩明查冊子與寶玉看了正鬧着人來回蘇州去的昭兒來了鳳姐急命喚進來昭兒打千兒請安鳳姐便問回來做什麽的昭兒道二爺打發回來的林姑老爺是九月初三巳時沒的二爺帶了林姑娘同送林姑爺的靈到蘇州大約趕年底就回來二爺打發小的來報個信請安討老太太示下還瞧瞧奶奶家裡好叫把大毛衣服帶幾件去鳳姐道你見過別人了沒有昭兒道都見過了說畢連忙退出鳳姐向寶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借們家住長了寶玉道了不得想來這幾日他不知哭的怎樣呢

說着蹙眉長嘆鳳姐見昭兒回來因當着人不及細問賈璉心中自是記罣待要回去奈事未了畢少不得耐到晚上回來復命昭兒進來細問一路平安信息連夜打點大毛衣服和平兒親自檢點包裹再細細追想所需何物一並包裹交付昭兒又細細吩咐昭兒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爺生氣時時勸他少吃酒別勾引他認得混帳女人回來打折你的腿趕亂完了天已四更睡下不覺早又天明忙梳洗過寧府來那賈珍因見發引日近親自坐車帶了陰陽司吏往鉄檻寺來踏看寄靈所在又一一囑咐住持色空好生預備新鮮陳設多請名僧以備接靈使用色空忙備晚齋賈珍也無心茶飯因天晚不及進城竟在淨室胡亂歇了一夜次日早便進城來料理出殯之事一面又派人先往鉄檻寺連夜另外修飾停靈之處並厨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日期在限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一面又派榮府中車轎人從跟王夫人送殯又顧自已送殯去占下處目今正值繕國公誥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殯西安郡王妃華誕送壽禮鎮國公誥命生了長男預備賀禮又有胞兄王仁連家眷回南一面寫家信禀叩父母並帶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請醫服藥看醫生啟帖症源藥案各事冗雜亦難盡述又兼發引

在邇因此忙得鳳姐茶飯無心坐臥不寧剛到了寧府榮府的人跟着既回到榮府寧府的人又跟着鳳姐雖然如此之忙只因素性好勝惟恐落人褒貶故費盡精神籌畫得十分整齊於是合族中上下無不稱歎這日伴宿之夕裡面兩班小戲並耍百戲的與親朋等伴宿尤氏猶臥於內室一切張羅款待獨是鳳姐一人周全承應合族中雖有許多妯娌也有羞口羞腳的也有不慣見人的也有懼貴怯官的種種之類俱不及鳳姐舉止大雅言語典則因此也不把眾人放在眼裡揮霍指示任其所爲旁若無人一夜中燈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熱鬧自不用說至天明吉時一般六十四名青衣請靈前面銘旌上大書誥封一等寧國公冢孫婦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享强壽賈門秦氏宜人之靈柩一應執事陳設皆係現赶新做出來的一色光彩奪目寶珠自行未嫁女之禮摔喪駕靈十分哀苦那時官客送殯的有鎮國公牛清之孫現襲一等伯牛繼宗理國公柳彪之孫現襲一等子柳芳齊國公陳翼之孫世襲三品威鎮將軍陳瑞文治國公馬魁之孫世襲三品威遠將軍馬尚修國公侯曉明之孫世襲一等子侯孝康繕國公誥命亡故其孫石光珠守孝不得來這六家與榮寧二家當日所稱八公的便是餘者更有

南安郡王之孫西寧郡王之孫忠靖侯史鼎平原侯之孫世襲二等男蔣子寧定城侯之孫世襲二等男兼京營游擊謝鯤襄陽侯之孫世襲二等男戚建輝景田侯之孫五城兵馬司裘良餘者錦鄉伯公子韓奇神武將軍公子馮紫英陳也俊衛若蘭等諸王孫公子不可枚數堂客也共有十來頂大轎三四十頂小轎連家下大小轎車輛不下百餘十乘連前面各色執事陳設百耍浩浩蕩蕩一帶擺三四里遠走不多時路上彩棚高搭設席張筵和音奏樂俱是各家路祭第一棚是東平王府的祭第二棚是南安郡王的祭第三棚是西寧郡王的祭第四棚便是北靜郡

王的祭原來這四王當日惟北靜王功最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現今北靜王世榮年未弱冠生得美秀異常情性謙和近今寧國府冢孫婦告殂因想當日彼此祖父有相與之情同難同榮未以異姓相視因此不以王位自居上日也曾探喪上祭如今又設路奠命麾下各官在此伺候自己五更入朝公事一畢便換了素服坐大轎鳴鑼張傘而來至棚前落轎手下各官兩旁擁侍軍民人衆不得喧嘩一時只見寧府大殯浩浩蕩蕩壓地銀山一般從北而至早有寧府開路傳事人等報與賈珍賈珍急命前面札駐同賈赦賈政三人連忙迎來以國禮相見世榮在轎內

欠身含笑答禮仍以世交稱呼接待并不自大賈珍道大婦之喪累蒙郡駕下臨蔭生輩何以克當世榮笑道世交至誼何出此言遂回頭令長府官主祭代奠賈赦等一旁還禮復親身來謝恩世榮十分謙遜因問賈政道那一位是啣玉而誕者久欲得一見爲快今日一定在此何不請來賈政忙退下命寶玉更衣領他前來謁見那寶玉素聞得世榮是個賢王且才貌俱全風流跌宕不爲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不克如願今見反來叫他自是歡喜一面走一面瞥見那世榮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不知近前又是怎樣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四回極寫鳳姐之勤能喪儀之華盛及弔祭之熱鬧皆係反襯後來賈母之喪潦草褁亂

鳳姐靈前大哭是眞哭不是假哭秦氏靈動聰明是鳳姐知心其情亦大畧相似惺惺惜惺惺安得不慟

在甯府辦事夾寫榮府巨細諸事足見鳳姐部署裕如不慌不忙然皆是有餘氣象

寫秦氏喪事是正文中間夾叙林如海捐館爲黛玉將來久住大觀之根又夾叙北静王要見寶玉是賓而林黛玉是賓中主北静王是賓中賓

紅樓夢卷十四終

紅樓夢卷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話說寶玉舉目見北靜王世榮頭上戴着淨白簪纓銀翅王帽穿着江牙海水五爪龍白蟒袍繫着碧玉紅鞓帶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寶玉忙搶上來叅見世榮忙從轎內伸手挽住見寶玉帶着束髮銀冠勒着雙龍出海抹額穿着白蟒箭袖圍着攢珠銀帶面若春花目如點漆世榮笑道名不虛傳果然如寶似玉問啣的那寶貝在那裡寶玉見問連忙從衣內取出遞與世榮世榮細細

看了又念了那上頭的字因問果靈驗否賈政忙道雖如此說只是未曾試過世榮一面極口稱奇一面理順綵絲親自與寶玉帶上又攜手問寶玉幾歲現讀何書寶玉一一答應世榮見他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笑道令郎真乃龍駒鳳雛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將來雛鳳淸于老鳳聲未可量也賈政陪笑道犬子豈敢謬承金獎賴藩郡餘禎果如所言亦蔭生輩之幸矣世榮又道只是一件令郎如此資質想老太夫人輩自然鍾愛極矣但吾輩後生甚不宜溺愛溺愛則未免荒失了學業昔小王曾在此轍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若令郎在家難以用功不妨常到寒第小王雖不才卻多蒙海內衆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垂青眼是以寒第高人頗聚令郎常去談談會會則學問可以日進矣賈政忙躬身答道是世榮又將腕上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道今日初會倉卒無敬賀之物此係聖上所賜蕶苓香念珠一串權爲敬賀之禮寶玉連忙接了回身奉與賈政賈政與寶玉一齊謝過于是賈赦賈珍等一齊上來請回輿世榮道逝者已登仙界碌碌你我塵寰中人也小王雖上叨天恩虛邀郡襲豈可越仙輪而進也賈赦等見執意不從只得告辭謝恩回來命手下人掩樂停音將殯過完方讓世榮過去不在話下

且說寧府送殯一路熱鬧非常剛至城門又有賈赦賈政賈珍等諸同寅屬下各家祭棚接祭一一的謝過然後出城竟奔鐵檻寺大路而來彼時賈珍帶賈蓉來到諸長輩前讓坐轎上馬因而賈赦一輩的各自上了車轎賈珍一輩的也將要上馬鳳姐因記罣着寶玉怕他在郊外縱性不服家人的話賈政管不着惟恐有閃失因此命小廝來喚他寶玉只得到他車前鳳姐笑道好兄弟你是個尊貴人同女孩兒一般人品別學他們猴在馬上下來偺們姐兒兩個同車豈不好麽寶玉聽說便下了馬爬上鳳姐車內二人說笑前進不一時只見那邊兩騎馬直奔鳳姐車下馬扶車回道這裡有下處奶奶請歇歇更衣鳳姐命請邢王二夫人示下那二人回說太太們說不歇了叫奶奶自便鳳姐便命歇歇再走小廝帶着轎馬岔入人羣往北而來寶玉在車急命請秦相公那時秦鍾正騎着馬隨他父親的轎忽見寶玉的小廝跑來請他去打尖秦鍾遠看這寶玉所騎的馬搭着鞍籠隨着鳳姐的車往北而去便知寶玉同鳳姐一車自己也帶馬赶出來同入一庄門內那庄農人家無多房舍婦女無處廻避那些村姑庄婦見了鳳姐寶玉秦鍾的人品衣服幾疑天人下降鳳姐進入茅屋先命寶玉等出去頑頑寶玉會意因同秦鍾帶了小

厮們各處遊玩凡庄家動用之物俱不曾見過的寶玉見了都以為竒不知何名何用小厮中有知道的一一告訴了名目並其用處寶玉聽了因點頭道怪道古人詩上說誰知盤中飡粒粒皆辛苦正為此也一面說一面又到一間房內見炕上有個紡車越發以為稀奇小厮們又告以紡紗織布之用寶玉便上炕搖轉作耍只見一個村莊丫頭約有十七八歲走來說道別弄壞了衆小厮忙喝住了寶玉也住了手說道我因不曾見過所以試一試頑兒那丫頭道你們不會我轉給你瞧秦鍾暗拉寶玉道此卿大有意趣寶玉推他道再胡說我就打了說着只見那丫頭紡起紗來果然好看忽聽那邊老婆子叫道二丫頭快過來那丫頭丟了紡車一徑去了寶玉悵然無趣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他兩個進去鳳姐洗了手換了衣服問他換不換寶玉道不換也就罷了僕婦們端上茶食菓品來又倒上香茶來鳳姐等吃過茶待他們收拾完備便起身上車外面旺兒預備賞封賞了那庄戶人家那庄婦人等來謝賞寶玉留心看時並不見紡紗之女走不多遠却見這二丫頭懷裡抱了個小孩子想是他的兄弟同着幾個小女孩子說笑而來寶玉情不自禁然身在車上只得以目相送一時電捲風馳回頭已無踪跡了說笑間忽已赶上

大殯早又前面法鼓金鐃幢幡寶蓋鐵檻寺中僧衆已列路旁少時到了寺中另供佛事重設香壇安靈于內殿偏室之中寶珠安理寢室爲伴外面賈珍欵待一應親友也有擾飯的也有就告辭的一一謝過之後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至未刻方散盡了裡面的堂客皆是鳳姐陪伴接待先從誥命散起也到晌午方散完了只有幾個近親本族等做過三日道場方去呢那時邢王二夫人知鳳姐必不能回家便要進城王夫人要帶了寶玉回去寶玉乍到郊外那裡肯回去只要跟鳳姐住着王夫人只得交與鳳姐而去原來這鐵檻寺是寗榮二公當日修造的現今還有香火地畝以備京中老少人口在此停靈其中內外兩宅俱是預備妥貼的好爲送靈人口寄居不想如今後人繁盛其中貧富不一或情性參商有那家艱難安分的便住在這裡了有那有錢勢尚排塲的只說這裡不方便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菴尋個下處爲事畢宴退之所卽今秦氏之喪族中諸人皆權在鐵檻寺下榻獨鳳姐嫌不方便因遣人來和饅頭菴的姑子淨虛說了騰出兩間房子來做下處原來這饅頭菴就是水月寺因他廟裡做的饅頭好就起了這個渾名離鐵檻寺不遠當下和尚工課已完奠過晚茶賈珍便命賈蓉請鳳姐歇息鳳姐見還

有幾個妯娌陪着女親自已便辭了衆人帶了寶玉秦鍾往水月菴來原來秦業年邁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鍾等待安靈罷那秦鍾只跟着鳳姐寶玉一時到了水月菴淨虛帶領智善智能兩個徒弟出來迎接大家見過鳳姐等至淨室更衣洗手畢因見智能兒越發長高了模樣兒越發出息了因說道你們師徒怎麼這些日子也不往我們那裡去淨虛道可是這幾日都沒工夫因胡老爺府裡產了公子太太送了十兩銀子來這裡叫請幾位師父念三日血盆經忙的沒個空兒就沒來請奶奶的安不言老尼陪着鳳姐且說寶玉秦鍾二人正在殿上頑耍因見智能過來寶玉笑道能兒來了秦鍾說理那東西作什麼寶玉笑道你別弄鬼那一日在老太太房裡一個人沒有你摟着他作什麼這會子還哄我秦鍾笑道這可是沒有的話寶玉道有沒有也不管你你只叫住他倒碗茶來我吃就丟開手秦鍾笑道這又奇了你叫他倒去還怕他不倒何必要我說呢寶玉道我叫他倒的是無情意的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秦鍾只得說道能兒倒碗茶來那能兒自幼在榮府走動無人不識常與寶玉秦鍾頑笑如今長大了漸知風月便看上了秦鍾人物風流那秦鍾也愛他妍媚二人雖未上手卻已情投意合了智能走去倒了

茶來秦鍾笑道給我寶玉又呌給我智能兒抿嘴笑道一碗茶也爭難道我手上有蜜寶玉先搶得了喝着方要問話只見智善來呌智能去擺菓碟子一時來請他兩個去吃茶菓他兩個那裡吃這些東西略坐一坐仍出來頑耍鳳姐也略坐片時便回至淨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時衆婆娘媳婦見無事都陸續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過幾個心腹小婢老尼便趁機說道我有一事要到府裡求太太先請奶奶一個示下鳳姐問何事老尼道阿彌陀佛只因當日我先在長安縣善才菴内出家的時節那時有個施主姓張是大財主他有個女兒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廟裡

來進香不想遇見了長安府太爺的小舅子李衙內那李衙內一心看上要取金哥打發人來求親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長安守備的公子的聘定張家若退親又怕守備不依因此說已有了人家誰知李公子執意要娶他女兒張家正無計策兩處爲難不料守備家一知此信也不問青紅皂白便來作踐辱罵說一個女兒許幾家人家偏不許退定禮就打官司告狀起來那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來尋門路賭氣偏要退定禮我想如今長安節度雲老爺與府上相契可以求太太與老爺說聲發一封書求雲老爺和那守備說一聲不怕他不依若是肯行張家連傾家

孝順也都情願鳳姐聽了笑道這事到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這樣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可以主張了鳳姐笑道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淨虛聽了打去妄想半晌嘆道雖如此說只是張家也知我來求府裡如今不管這事張家不知道沒工夫管這事不希罕他的謝禮到像府裡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的一般鳳姐聽了這話便發了興頭說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說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兩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老尼聽說喜之不勝忙說有有這個不難鳳姐又道我比不得他們扯篷拉縴的圖銀子這三千兩銀子不過是給打發去說的小廝們作盤纏使他賺幾個辛苦錢我一個錢也不要便是三萬兩我此刻還拿的出來老尼忙答應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開恩也罷了鳳姐道你瞧瞧我忙得那一處少了我既應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結老尼道這點子事在別人跟前就忙的不知怎麼樣若是奶奶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彀奶奶一發揮的只是俗語說的能者多勞太太見奶奶大小事都妥貼越發都推給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貴體才是一路奉承的話鳳姐越發受用也不顧勞乏更攀談起來誰想秦鍾趁黑晚無人來尋智能剛至後面房中只見智

能獨在那裡洗茶碗秦鍾便摟着親嘴智能急得跺脚說做什麽就要叫喊秦鍾道好人我已急死了你今日再不依我我就死在這裡智能道你想怎麽樣除非等我出這牢坑離了這些人纔好呢秦鍾道這也容易只是遠水救不得近火說着一口吹了燈滿屋漆黑將智能抱到炕上就雲雨起來那智能百般掙挫不起又不好叫的少不得依的正在得趣只見一人進來將他二人按住也不出聲他二人唬得魂飛魄散到是那人嗤的一聲笑了方知是寶玉秦鍾連忙起來抱怨道這算什麽寶玉道你倒不依偺們就叫喊起來羞得智能趁暗中跑了寶玉拉了秦鍾出來道你可還和我強秦鍾笑道好人你只別嚷的衆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一時寬衣安歇的時節鳳姐在裡間秦鍾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因怕通靈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令人拿來塞在自已枕邊寶玉不知與秦鍾算何帳目未見眞切此係疑案不敢纂創一宿無話至次日一早便有賈母王夫人打發了人來看寶玉又命多穿兩件衣服無事寧可回去寶玉那裡肯回去又有秦鍾戀着智能挑唆寶玉求鳳姐再住一天鳳姐想了一想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些小事未安排

可以借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了淨虛的那件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因有此三益便向寶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這裡逛少不得越發辛苦了明日是一定要走的了寶玉聽說千姐姐萬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日必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鳳姐便命悄悄將昨日老尼之事說與來旺兒旺兒心中俱已明白急忙進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賈璉所囑修書一封連夜往長安縣來不過百里之遙兩日工夫俱已安協那節度使名喚雲光久欠賈府之情這些小事豈有不允之理給了回書旺兒回來不在話下且說鳳姐又過了一日次日方別了老尼着他三日後往府裡去討信那秦鍾與智能百般不忍分離背地裡多少幽期密約俱不用細述只得含恨而別鳳姐又到鐵檻寺中照望一番寶珠執意不肯回家賈珍只得派婦女相伴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寫鄉村女子紡紗等事直伏巧姐終身

鐵檻寺化作水月已由堅固而變虛浮水月變爲饅頭愈變愈下矣所謂縱有千年鉄門檻終須一个土饅頭也

凈虛說倒像府裡沒手段深得激將法三姑六婆眞

可畏哉

來旺是鳳姐鷹犬於此回點眼

鳳姐一生舞弊作孽不可勝言若逐事細說冗襍瑣煩若一概不敘又似虛枉故就鉄鑑寺弄權及後文尤二姐事最惡最險者細寫原委以包括諸惡事

秦鍾與智能偷情及與寶玉苟且情事是夭亡根據

妙在一是明寫一是暗寫

紅樓夢卷十五終

紅樓夢卷十六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坐車進城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到自已房中一夜無話至次日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偏生那秦鍾秉性最弱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又與智能兒偷期繾綣未免失于調養回來時便咳嗽傷風懶怠進飲食大有不勝之態只在家中調養不能上學寶玉便掃了興然亦無法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那鳳姐却已得了雲

光的回信俱已妥協老尼達知張家果然那守備忍氣吞
聲受了前聘之物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却養了一個知
義多情的女兒聞得退了前夫另許李門他便一條汗巾
悄悄的尋了個自盡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他也是
個情種遂投河而死可憐張李二家沒趣真是人財兩空
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
道自是鳳姐膽識愈壯以後所作所為諸如此類不可勝
數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甯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熱
鬧非常忽有門吏報道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
唬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忙止了戲文撤去酒席
擺香案啟中門接跪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又有
許多跟從的內監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勑直至正廳
下馬滿面笑容走至廳上南面而立口內說奉特旨立刻
宣賈政入朝在臨敬殿陛見說畢也不吃茶便乘馬去了
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兆頭只得即忙更衣入朝賈母等
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往報信有兩
個時辰忽見賴大等三四個管家喘吁吁跑進儀門報喜
又說奉老爺命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等語
那時賈母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佇候邢王二夫人尤氏
李紈鳳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皆聚在一處打聽信

息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賴大禀道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說偺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賈母等聽了方心安一時皆喜見于面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一共四乘大轎魚貫入朝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帶了賈蓉賈薔奉侍賈母前往于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莫不欣喜獨有寶玉置若罔聞你道什麼緣故原來近日水月庵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不意被秦業知

覺將智能逐去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已氣的老病發了三五日光景嗚呼哀哉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痊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痛無及又添了許多病症因此寶玉心中悵悵不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那解得他愁悶賈母等如何謝恩如何回家親友如何來慶賀寧榮兩府近日如何熱鬧衆人如何得意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毫不介意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先遣人來報信明日就可到家了寶玉聽了方纔有些喜意細問原由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皆由王子騰累上薦本此來候補京缺與賈璉是同宗兄弟又與黛玉有

師徒之誼故同路作伴而來林如海已葬入祖塋了諸事停妥賈璉此番進京若按站而走本該出月到家因聞元春喜信遂晝夜兼程而進一路俱各平安寶玉只問了黛玉平安二字餘者也就不在意了好容易盼到明日午牌果報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未免大哭一塲又致慰慶之詞寶玉心中忖度黛玉越發出落的超逸了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忙着打掃臥室安排器具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迎春寶玉等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賜鶺鴒香串珍重取出來轉送黛玉黛玉說什麽臭男人拿過的我不要這東西遂擲而不取寶玉只得收回暫且無話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回至房中正值鳳姐事繁無片刻閑空見賈璉遠路歸來少不得撥冗接待房內無外人便笑道國舅老爺大喜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今日大駕歸府略預備了一杯水酒撣塵不知可賜光謬領否賈璉笑道豈敢豈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參見畢獻茶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鳳姐道我那裡管得這些事來見識又淺口角又笨心腸又直率人家給個棒槌我就認作針臉又軟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心裡就慈悲了況且有沒經過大事膽子又

小太太畧有些不自在就連覺也睡不着了我苦辭過幾
回太太又不許倒說我圖受用不肯學習殊不知我是捻
着一把汗呢一句也不敢多說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
道的咱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那一個是好纏的錯
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偏一點兒他們就指桑說槐的
抱怨坐山看虎鬥借刀殺人引風吹火站乾岸兒推倒油
瓶不扶都是全掛子的武藝兄且我年紀輕不壓人怨不
得不放我在眼裡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珍大哥
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只要請我帮他幾日我是再
四推辭太太做情允了只得從命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
人番更不成個體統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悔呢你明兒
見了他好歹描補描補就說我年紀小原沒見過世面誰
叫大爺錯委了他說着只聽外間有人說話鳳姐便問是
誰平兒進來回道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
話我已經說了打發他回去了賈璉笑道正是呢我方纔
見姨媽去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生得好
齊整模樣我疑惑咱家並無此人說話時問姨媽方知是
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名喚香菱的竟與薛大傻子作了
房裡人開了臉越發出跳的標緻了那薛大傻子眞玷辱
了他鳳姐道噯往蘇杭走了一輸回來也該見些世面了

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你要愛他不値什麼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裡瞧著鍋裡的這一年來的光景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和姨媽打了多少飢荒那姨媽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其爲人行事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溫柔安靜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過了沒半月也看的沒事人一大堆了我倒心裡可惜他一語未了二門上小厮傳報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賈璉聽了忙忙整衣出去這裡鳳姐乃問平兒方纔姨媽有什麼事巴巴兒的打發香菱來平兒道那裡來的香菱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奶奶你說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算也沒了說着又走至鳳姐身邊悄悄說道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早不送來這會子二爺在家他偏送這個來了幸虧我在堂屋裡碰見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二爺少不得要知道我們二爺那脾氣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知道奶奶有了體己他還不大着膽子花麼所以我赶着接過來教我說了他兩句誰知奶奶偏聽見了我故此當着二爺面前只說香菱兒來了鳳姐聽了笑道我說呢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忽剌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原來你這蹄子鬧鬼說着賈璉已進來了鳳姐命擺上酒

饌來夫妻對坐鳳姐雖善飲却不敢任興只陪侍着賈璉的乳母趙嬷嬷走來賈璉鳳姐忙讓吃酒令其上炕去趙嬷嬷執意不肯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一杌又有小脚踏趙嬷嬷在脚踏上坐了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放在杌上自吃鳳姐又道媽媽很嚼不動那個沒的到咯了他的牙因問平兒道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爛正好給媽媽吃你怎麽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又道媽媽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趙嬷嬷道我喝呢奶奶也喝一鍾怕什麽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我這會子跑了來倒也不爲酒飯倒有一件正經事奶奶好歹記在心裡疼顧我些罷我們這爺只是嘴裡說的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幸虧我從小兒奶了他這麽大我也老了有的是那兩個兒子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別人也不敢呲牙兒的我還再三的求了他幾遍他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燥屎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那裡用不着人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靠着我們爺只怕我還餓死了呢鳳姐笑道媽媽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麽不知他那脾氣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可見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强你疼顧照看他們誰敢說個不字兒沒

的白便宜了外人我這話也說錯了我們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內人一樣呢說着滿屋裡人都笑了趙嬤嬤也笑個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若說內人外人這些混帳緣故我們爺是沒有不過是臉軟心慈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鳳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內人的他纔慈軟呢他在咱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趙嬤嬤道奶奶說的太有情了我也樂了再吃一杯好酒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我就沒的愁了賈璉此時沒好意思只是赸笑道你們別胡說了快盛飯來吃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鳳姐道可是別悞了正事剛纔老爺叫你說什

麼賈璉道就爲省親的事鳳姐忙問道省親的事竟准了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九分了鳳姐笑道可見當今的隆恩呢歴來聽書看戲古時從來未有的趙嬤嬤又接口道可是呢我也老糊塗了我聽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什麼省親不省親我也不理論他去如今又說省親到底是怎麼個緣故賈璉道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來父母兒女之性皆是一理不在貴賤上分的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裡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

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故啟奏上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看視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尚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此旨下了誰不踴躍感戴現今周貴妃的父親已在家裡動工了修蓋省親的別院呢又有吳貴妃的父親吳天祐家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這豈非有八九分

了趙嬤嬤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這樣說起偺們家也要預備接大小姐了賈璉道這何用說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麼鳳姐笑道果然如此我可以見個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幾歲年紀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沒見世面了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書還熱鬧我偏沒造化趕上趙嬤嬤道噯喲喲那可是千載希逢的那時候我纔記事兒偺們賈府正在姑蘇揚州一帶監造海船修理海塘只預備接駕一次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說起來鳳姐忙接道我們王府裡也預備過一次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凡有外

國人都來是我們家養活粵閩滇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趙嬷嬷道那是誰不知道的如今還有個日號兒呢說東海少了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噯喲喲好世派獨他家接駕四次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告訴誰也不信的別講銀子成了土泥憑是世上有的沒有不是堆山積海的罪過可惜四個字竟顧不得了鳳姐道我常聽見我家大爺說也是這樣的豈有不信的只納罕他家怎麽就這樣富貴呢趙嬷嬷道告訴奶奶一句話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誰家有那些錢買這

個虛熱鬧去正說着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曾鳳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飯漱口要走又有二門上小厮們回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賈璉纔漱了口平兒捧着盆盥手見他二人來了便問說什麽話鳳姐因亦止步只聽賈蓉先回說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老爺們已經議定了從東邊一帶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已經傳人畫圖樣去明日就得叔叔纔回家未免勞乏不用過我們那邊去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賈璉笑說多謝大爺費心體諒我就從命不過去了正經是這個王

意總省事益造也容易若採置別的地方去那更費事且倒不成體統你回去說這樣很好若老爺們再要改時全仗大爺諫阻萬不可另尋地方明日一早我給大爺請安去再議細話賈蓉忙應幾個是賈薔又近前回說下姑蘇請聘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大爺派了姪兒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還有單聘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來見叔叔賈璉聽了將賈薔打諒了打諒笑道你能彀在行麼這個事雖不甚大裡頭却有藏掖的賈薔笑道只好學習着辦罷了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鳳姐會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誰都是在行的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沒吃過猪肉也看見過猪跑大爺派他去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難道認眞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依我說很好賈璉道自然是這樣並不是我要駁回少不得替他籌算籌算因問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賈薔道剛纔也議到這裡賴爺爺說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先支三萬兩剩二萬兩存着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櫳帳幔的使用賈璉點頭道這個主意好鳳姐忙向賈薔道既這樣我有兩

個在行妥當人你就帶他們去辦這個便宜了你呢賈薔忙陪笑道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這可巧了因問名字鳳姐便問趙嬤嬤彼時趙嬤嬤已聽話聽獃了平兒忙笑推他纔醒悟過來忙說一個叫趙天梁一個叫趙天棟鳳姐道可別忘了我幹我的去了說着便出去了賈蓉忙跟出來悄悄的向鳳姐道嬸娘要什麼東西吩咐了開個帳兒給我兄弟帶去按帳置辦了來鳳姐笑道別放你娘的屁我的東西還沒處撂呢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說着一徑去了這裡賈薔也是問賈璉要什麼東西順便織來孝敬賈璉笑道你別興頭纔學着辦事到先學會了這把戲

短了什麼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且不要論到這裡說畢打發他二人去了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賈璉乏了便傳與二門上一應不許傳報俱待明日料理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一宿無話次早賈璉起來見過賈赦賈政便往寧國府中來合同老管事人等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審察兩府地方繪畫省親殿宇一面參度辦理人丁自此後各行匠役齊全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瓦之物搬運移送不歇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牆垣樓閣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然這小港

亦係私地並非官道故可以連絡會芳園本是從北牆角
下引來一股活水今亦無煩再引其山樹木石雖不敷用
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其中竹樹山石以及亭榭欄杆
等物皆可挪就前來如此兩處又甚近湊來一處省許多
財力縱有不敷所添有限全虧一個胡老名公號山子野
一一籌畫起造賈政不慣于俗務只憑賈赦賈珍賈璉賴
大來升林之孝吳新登詹光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堆
山鑿池起樓豎閣種竹栽花一應點景又有山子野調度
下朝閒暇不過各處看望看望最要緊處和賈赦等商議
商議便罷了賈赦只在家高臥有芥豆之事賈珍等或自
去回明或寫略節或有話說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
賈蓉單管打造金銀器皿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賈珍
賴大等又點人丁開冊籍監工等事一筆不能寫到不過
是喧闐熱鬧而已暫且無話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
大事賈政不來問他的書心中自是暢快無奈秦鍾之病
日重一日也着實懸心不能快樂這日一早起來纔梳洗
了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
探頭縮腦寶玉忙出來問他做什麼茗烟道秦相公不中
用了寶玉聽了嚇了一跳忙問道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
明白白怎麼就不中用了茗烟道我也不知道剛纔是他

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寶玉聽了忙轉身回明賈母賈母吩咐派妥當人跟去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不許多躭擱了寶玉忙出來更衣到外邊車猶未備急的滿廳亂轉一時催促的車到忙上了車李貴茗烟等跟隨來至秦家門首悄無一人遂蜂擁至內室唬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已易簀多時矣寶玉一見便不禁失聲李貴忙勸道不可不可秦相公是弱症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哥兒如此豈不反添了他的病寶玉聽了方忍住近前見秦鍾面如白蠟合目呼吸轉展枕上寶玉忙叫道鯨哥寶玉來了連叫了兩三聲秦鍾不睬寶玉又叫道寶玉來了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着家務又記罣着智能尚無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叱咤秦鍾道虧你還是讀過書的人豈不知俗語說的閻王叫你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不比陽間瞻情顧意有許多的關碍處正鬧着那秦鍾魂魄忽聽見寶玉來了四字便忙又央求道列位神差畧慈悲讓我回去和一

個好朋友說一句話就來了衆鬼道又是什麼好朋友秦鍾道不瞞列位就是榮國公孫子小名寶玉的都判官聽了先就唬慌起來忙喝罵鬼使道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你們斷不依我的話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衆鬼見都判如此也皆忙了手脚一面又抱怨道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火炮原來見不得寳玉二字依我們愚見他是陽我們是陰怕他亦無益于我們畢竟秦鍾死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張金哥自縊守備子投河此二人亦死于情而業則歸于鳳姐乃欲安享三千金豈可得哉

於慶壽日忽得封妃恩旨眞如錦上添花於喜慶時獨有寳玉悶悶冷如炭裡藏冰

情爲業因業爲情果可卿已死鯨卿將故情已消滅業亦隨化秦業安得獨存此秦業之所以先秦鍾而死也

北靜王香串人皆視同至寳黛玉獨嗔爲臭物其品高情深固不待言亦可想見其過于自矜處

鳳姐偹酒接鳳戲謔趣話描盡美俊口吻其自謙處正是自伐才能善用反挑筆法

薛蟠收香菱爲妾借平兒說謊帶筆敘明旣不須另
起頭緒又帶出鳳姐放債平兒知心情事可謂八面
玲瓏
趙奶嬤閒話雖是爲他兒子的事而借此老嫗口中
細說省親原委便不費氣力且逗出甄家豪富則賴
大說存銀五萬兩便有根蒂并與第四回護官符內
所說遙遙照應
賈蓉聽見賈璉說賈薔可能在行卽悄拉鳳姐衣襟
鳳姐亦卽會意帮襯三人情況何如讀者當自思之
省親園規模宏大却寫甚不費力若着才俗筆非兩
三回不能盡
第六回至十六回一大段中應分六小段六回是一
段敘劉老老進榮府之始七回是一段敘寶玉見秦
鍾之初八回是一段敘金玉之緣九十兩回是一段
敘秦鍾與寶玉相厚爲衆人所妒及秦氏病中加氣
病勢愈增十一十二兩回敘賈瑞以淫喪命鳳姐毒
設圈套公案十二至十六回了結秦氏姊弟俱以色
殞命及鳳姐之弄權造孽中間帶敘林黛玉回京北
靜王等事爲後文引線

紅樓夢卷十六終

紅樓夢卷十七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止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還帶餘哀賈母幫了幾十兩銀子外又另備奠儀寶玉去弔喪七日後便送殯掩埋了別無記述只有寶玉日日感悼思念不已然亦無可如何了又不知過了幾時纔罷這日賈珍等來回賈政園內工程俱已告竣大老爺已瞧過了只等老爺瞧了或有不妥之處再行改造好題匾額對聯的賈政聽了沉思一會說道這匾對倒是一

件難事論禮該請貴妃賜題纔是然貴妃若不親覩其景
亦難懸擬若直待貴妃遊幸時再請題若大景致若干亭
榭無字標題任是花柳山水也斷不能生色衆清客在旁
笑答道老世翁所見極是如今我們有個主意各處匾對
斷不可少亦斷不可定如今且按其景致或兩字三字四
字虛合其意擬了來暫且做出燈匾聯懸了待貴妃遊幸
時再請定名豈不兩全賈政聽了道所見不差我們今日
且看看去只管題了若妥便用若不妥再將雨村請來令
他再擬衆人笑道老爺今日一擬定佳何必又待雨村賈
政笑道你們不知我自幼於花鳥山水題詠上就平平如

今上了年紀且案牘勞煩于這怡情悅性文章上更生疏
了縱擬出來不免迂腐古板反使花柳園亭因而減色轉
沒意思衆清客道這也無妨我們大家看了公擬各擧所
長優則存之劣則刪之未爲不可賈政道此論極是且喜
今日天氣和暖大家去逛逛說着起身引衆人前往賈珍
先去園中知會衆人可巧近日寶玉因思念秦鍾憂傷不
已賈母常命人帶他到新園中來戲耍此時方纔進去忽
見賈珍來了向他笑道你還不快出去一會子老爺來了
寶玉聽了帶着奶娘小廝們一溜烟就出園來方轉過灣
頂頭撞見賈政引着衆客來了躲之不及只得一傍站了

賈政近因聞得塾師稱讚他常能對對雖不喜讀書偏有些歪才所以此時便命他跟入園中意欲試他一試寶玉未知何意只得隨往剛至園門只見賈珍帶領許多執事旁邊侍立賈政道你且把園門閉了我們先瞧外面再進去賈珍命人將門關上賈政先秉正看門只見正門五間上面筒瓦泥鰍脊那門欄窗槅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羣墻下面白石臺階鑿成西番花樣左右一望皆雪白粉墻下面虎皮石隨意亂砌自成紋理不落富麗俗套自是歡喜遂命開門只見一帶翠嶂擋在面前衆清客都道好山好山賈政道非此一山一進來園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則有何趣衆人都道極是非胸中大有邱壑焉能想到這裡說畢往前一望見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似猛獸縱橫拱立上面苔蘚斑駁或藤蘿掩映其中微露羊腸小逕賈政道我們就從此小逕遊去回來由那一邊出去方可遍覽說畢命賈珍前導自己扶了寶玉逶迤走進山口抬頭忽見山上有鏡面白石一塊正是迎面留題處賈政回頭笑道諸公請看此處題以何名方妙衆人聽說也有說該題疊翠二字的也有說該題錦嶂的又有說賽香爐的又有說小終南的種種名色不止幾十個原來衆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的才故此只將

些俗套來敷演寶玉亦知此意賈政聽了便回頭命寶玉擬來寶玉道嘗聞古人云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況此處並非主山正景原無可題之處不過是探景一進步耳莫如直書古人曲逕通幽這舊句在上到也大方衆人聽了讚道是極妙極二世兄天分高才情遠不似我們讀腐了書的賈政笑道不當過獎他他年小的人不過以一知充十用取笑罷了再俟選擬說着進入石洞來只見佳木蘢葱奇花爛灼一帶清流從花木深處瀉於石隙之下再進數步漸向北邊平坦寬豁兩邊飛樓插空雕甍繡檻皆隱於山坳樹杪之間俯而視之則青溪瀉玉石磴穿雲白石為欄環抱池沼石橋三港獸面啣吐橋上有亭賈政與諸人到亭內坐了問諸公以何題此諸人都道當日歐陽公醉翁亭記有云有亭翼然就名翼然罷賈政笑道翼然雖佳但此亭壓水而成還須偏於水題為稱依我拙裁歐陽公句瀉於兩峯之間竟用他這一個瀉字有一客道是極是極竟是瀉玉二字妙賈政拈鬚尋思因叫寶玉也擬一個來寶玉回道老爺方纔所說已是但如今追究了去似乎當日歐陽公題釀泉用一瀉字則妥今日此泉也用瀉字似乎不妥況此處既為省親別墅亦當依應制之體用此等字亦似粗陋不雅求再擬蘊藉含蓄者賈政

笑道諸公聽此論何如方才衆人編新你說不如述古如今我們述古你又說粗陋不妥你且說你的寶玉道用瀉玉二字則不若沁芳二字豈不新雅賈政拈鬚點頭不語衆人都忙迎合稱讚寶玉才情不凡賈政道匾上二字容易再作一副七言對來寶玉四顧一望機上心來乃念道

繞堤柳借三篙翠　隔岸花分一脈香

賈政聽了點頭微笑衆人又稱讚個不已于是出亭過池一山一石一花一木莫不着意觀覽忽抬頭見前面一帶粉垣數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衆人都道好個所在于是大家進入只見進門便是曲折遊廊堦下石子漫成甬路上面小小三間房舍兩明一暗裡面都是合着地步打的床几椅案從裡間房裡又有一小門出去却是後園有大株梨花並芭蕉又有兩間小小退步後院墻下忽開一隙得泉一脈開溝僅尺許灌入墻內繞堦緣屋至前院盤旋竹下而出賈政笑道這一處倒還好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讀書也不枉虛生一世說着便看寶玉唬的寶玉忙垂了頭衆人忙用閒話解說又二客說此處的匾該題四個字賈政笑問那四字一個道是淇水遺風賈政道俗又一個道是睢園遺跡賈政道也俗賈珍在旁說道還是寶兄弟擬一個來賈政道他未曾做先要議論人家的好歹

可見就是個輕薄人衆客道議論的極是其奈他何賈政道休如此縱了他因向寶玉道今日任你狂爲亂道先說出議論來方許你做方纔衆人說的可有使得的否寶玉見問便答道都似不妥賈政冷笑道怎麼不妥寶玉道這是第一處行幸之所必須頌聖方可若用四字的匾又有古人現成的何必再做賈政道難道淇水睢園不是古人的寶玉道這太板了莫若有鳳來儀四字衆人都閧然叫妙賈政點頭道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矣因命再題一聯來寶玉便念道

寶鼎茶閒烟尚綠　幽窗棋罷指猶凉

賈政搖頭道也未見長說畢引人出來方欲走時忽想起一事來問賈珍道這些院落屋宇並几案桌椅都算有了還有那些帳幔簾子並陳設玩器古董可也都是一處一處合式配就的麼賈珍回道那陳設的東西早已添了許多自然臨期合式陳設帳幔簾子昨日聽見璉兄弟說還不全那原是一起工程之時就畫了各處的圖樣量準尺寸就打發人辦去的想必昨日得了一半賈政聽了便知此事不是賈珍的首尾便叫人去喚賈璉一時來了賈政問他共有幾種現今得了幾種尚欠幾種賈璉見問忙向靴統內取出靴掖內裝的一個紙摺略節來看了一看回

道粧蟒繡堆刻絲彈墨並各色紬綾大小幔子一百二十架昨日得了八十架下欠四十架簾子二百掛昨俱得了外有猩猩毡簾二百掛湘妃竹簾二百掛金絲藤紅漆竹簾二百掛黑漆竹簾二百掛五彩線絡盤花簾二百掛每樣得了一半也不過秋天都全了椅搭槕圍牀裙杌套每分一千二百件也有了一面說一面走着忽見青山斜阻轉過山懷中隱隱露出一帶黃泥墻墻上皆用稻莖掩護有幾百枝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裡面數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樹稚新條隨其曲折編就兩溜青籬籬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傍有桔槔轆轤之屬下面分畦列畝佳蔬菜花一望無際賈政笑道倒是此處有些道理雖係人力穿鑿而入目動心未免勾引起我歸農之意我們且進去歇息歇息說畢方欲進去忽見籬門外路傍有一石亦為留題之所衆人笑道更妙更妙此處若懸匾待題則田舍家風一洗盡矣立此一碣又覺許多生色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盡其妙賈政道諸公請題衆人云方纔世兄云編新不如述舊此處古人已道盡矣莫若直書杏花村為妙賈政聽了笑向賈珍道正虧提醒了我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賈珍應了又回

道此處竟不必養別的雀鳥只養些鵝鴨雞之類纔相稱賈政與衆人都說妙極賈政又向衆人道杏花村固佳只是犯了正村名直待請名方可衆客都道是呀如今虛的却是何字樣好大家想想寶玉却等不得了也不等賈政的命便說道舊詩有云紅杏梢頭掛酒旗如今莫若且題以杏帘在望四字衆人都道好個在望又暗合杏花村意思寶玉冷笑道村名若用杏花二字則俗陋不堪了又有唐人詩云柴門臨水稻花香何不用稻香村的妙衆人聽了越發同聲拍手道妙賈政一聲斷喝無知的業障你能知道幾個古人能記得幾首舊詩也敢在老先生前賣弄你方纔那些胡說也不過是試你的清濁取笑而已你就認眞了說着引衆人步入茆堂裡面紙窗木榻富貴氣象一洗皆盡賈政心中自是歡喜却瞅寶玉道此處如何衆人見問都忙悄悄的推寶玉教他說好寶玉不聽人言便應聲道不及有鳳來儀多矣賈政聽了道無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樓畫棟惡賴富麗為佳那裡知道這清幽氣象終是不讀書之過寶玉忙答道老爺教訓的固是但古人嘗云天然此二字不知何意衆人見寶玉牛心都怪他獃痴不改今見問天然二字衆人忙道別的都明白如何天然反不明白天然者天之自成而非人力之所為也寶玉道

却又來此處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遠無隣村近不負郭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隐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爭似先處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趣雖種竹引泉亦不傷穿鑿古人云天然圖畫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強爲其地非其山而強爲其山卽百般精巧終不相宜未及說完賈政氣的喝命扠出去纔出去又喝命回來命再題一聯若不通一併打嘴寶玉只得念道

新漲綠添澣葛處　好雲香護采芹人

賈政聽了搖頭道更不好一面引人出來轉過山坡穿花度柳撫石依泉過了荼蘼架入木香棚越牡丹亭度芍葯圃入薔薇院來到芭蕉塢盤旋曲折忽聞水聲潺潺出於石洞上則蘿薜倒垂下則落花浮蕩衆人都道好景好景賈政道諸公題以何名衆人道再不必擬了恰恰乎是武陵源三字賈政笑道又落實了而且陳舊衆人笑道不然就用秦人舊舍四字也罷寶玉道越發過露了秦人舊舍說避亂之意如何使得莫若蓼汀花漵四字賈政聽了道更是胡說於是賈政進了港洞又問賈珍有船無船賈珍道採蓮船共四隻坐船一隻如今尚未造成賈政笑道可惜不得入了賈珍道從山上盤道亦可以進去說畢在前

導引大家攀藤撫樹過去只見水上落花愈多其水愈清溶溶蕩蕩曲折縈紆池邊兩行垂柳雜以桃杏遮天蔽日眞無一些塵土忽見柳陰中又露出一個折帶朱欄板橋來度過橋去諸路可通便見一所淸涼瓦舍一色水磨磚墻淸瓦花堵那大主山所分之脈皆穿墻而過賈政道此處這一所房子無味的很因而走入門時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瓏山石來四面羣繞各式石塊竟把裡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且一株花木也無只見許多異草或有牽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巔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繞柱縈砌盤堦或如翠帶飄颻或如金繩蟠屈或實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氣馥非凡花之可比賈政不禁道有趣只是不大認識有的說是薜荔藤蘿賈政道薜荔藤蘿那得有此異香寶玉道果然不是這衆草中也有藤蘿薜荔那香的是杜若蘅蕪那一種大約是茝蘭這一種大約是金葛那一種是金簦草這一種是玉蕗藤紅的自然是紫芸綠的定自靑芷想來那離騷文選所有的那些異草有叫作什麽藿蒳薑蕁的也有叫做什麽綸組紫絳的還有什麽石帆水松扶留等樣的見於左太冲吳都賦又有叫做什麽綠荑的還有什麽丹椒蘪蕪風連見於蜀都賦如今年深歲改人不能識故皆像形奪名漸漸的喚差了也是有

的未及說完賈政喝道誰問你來喚的寶玉倒退不敢再說賈政因見兩邊俱是超手游廊便順着遊廊步入只見上面五間清廈連着捲棚四面出廊綠窗油壁更比前清雅不同賈政歎道此軒中煮茶操琴亦不必再焚香矣此造却出意外諸公必有佳作新題以顏其額方不負此衆人笑道莫若蘭風蕙露貼切了賈政道也只好用這四字其聯云何一人道我想了一對大家批削改正道是

麝蘭芳靄斜陽院　杜若香飄明月洲

衆人道妙則妙矣只是斜陽二字不妥那人引古詩蘼蕪滿院泣斜陽句衆人云頹喪頹喪又一人道我也有一聯諸公評閱評閱念道

三徑香風飄玉蕙　一庭明月照金蘭

賈政拈鬚沉吟意欲也題一聯忽抬頭見寶玉在傍不敢作聲因喝道怎麼你應說話時又不說了還要等人請教你不成寶玉聽了回道此處並沒有什麼蘭麝明月洲渚之類若這樣着迹說來就題二百聯也不能完賈政道誰按着你的頭教你必定說這些字樣呢寶玉道如此說則匾上莫若蘅芷清芬四字對聯則是

吟成豆蔻詩猶艷　睡足荼蘼夢也香

賈政笑道這是套的書成蕉葉文猶綠不足爲奇衆人道

李太白鳳凰臺之作全套黄鶴樓只要套得妙如今細評起來方纔這一聯竟比書成蕉葉尤覺幽雅活動賈政笑道豈有此理說着大家出來走不多遠則見崇閣巍峩層樓高起面面琳宮合抱迢迢複道縈紆青松拂簷玉蘭繞砌金輝獸面彩煥螭頭賈政道這是正殿了只是太富麗了些衆人都道要如此方是雖然貴妃崇尚節儉然今日之尊禮儀如此不為過也一面說一面走只見正面現出一座玉石牌坊上面龍蟠螭護玲瓏鑿就賈政道此處書以何文衆人道必是蓬萊仙境方妙賈政搖頭不語寶玉見了這個所在心中忽有所動尋思起來倒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却一時想不起那年月日的事了賈政又命他題咏寶玉只顧細思前景全無心於此了衆人不知其意只當他受了這半日折磨精神耗散才盡詞窮了再要留難逼迫着了急或生出事來倒不便遂忙都勸賈政道罷了明日再題罷了賈政心中也怕賈母不放心遂冷笑道你這畜生也竟有不能之時了也罷限你一日明日題不來定不饒你這是第一要緊處所要好生作來說着引人出來再一觀望原來自進門至此纔遊了十之五六又值人來回有雨村處遣人回話賈政笑道此數處不能遊了雖如此到底從那一邊出去也可畧觀大槩說着引客行

來至一大橋水如晶簾一般奔入原來這橋便是通外河之閘引泉而入者賈政因問此閘何名寶玉道此乃沁芳源之正流即名沁芳閘賈政道胡說偏不用沁芳二字於是一路行來或清堂或茅舍或堆石爲垣或編花爲門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或長廊曲洞或方厦圓亭賈政皆不及進去因半日未嘗歇息腿酸脚軟忽又見前面露出一所院落來賈政道到此可要歇息歇息了說着一徑引入繞着碧桃花穿過竹籬花障編就的月洞門俄見粉垣環護綠柳週垂賈政與衆人進了門兩邊盡是遊廊相接院中點襯幾塊山石一邊種幾本芭蕉那

一邊是一株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金縷葩吐丹砂衆人都道好花好花海棠也有從沒見過這樣好的賈政道這叫做女兒棠乃是外國之種俗傳出女兒國故花最繁盛亦荒唐不經之說耳衆人道畢竟此花不同女國之說想亦有之寶玉云大約騷人咏士以此花紅若施脂弱如扶病近乎閨閣風度故以女兒命名世人以訛傳訛都未免認真了衆人都說領教妙解一面說話一面都在廊下榻上坐了賈政因道想幾個什麼新鮮字來題一客道蕉鶴二字妙又一個道崇光泛彩方妙賈政與衆人都道好個崇光泛彩寶玉也道妙又說只是可惜了衆人問如何

可惜寶玉道此處蕉棠兩植其意暗畜紅綠二字在內若說一樣遺漏一樣便不足取賈政道依你如何寶玉道依我題紅香綠玉四字方兩全其美賈政搖頭道不好不好說着引人進入房內只見其中收拾的與別處不同竟分不出間隔來的原來四面皆是雕空玲瓏木板或流雲百蝠或歲寒三友或山水人物或翎毛花卉或集錦或博古或萬福萬壽各種花樣皆是名手雕鏤五彩銷金嵌玉的一槅一槅或貯書或設鼎或安置筆硯或供設瓶花或安放盆景其槅式樣或圓或方或葵花蕉葉或連環半壁眞是花團錦簇玲瓏剔透倏爾五色紗糊竟係小窗倏爾彩綾輕覆竟如幽戶且滿墻皆是隨依古董玩器之形摳成的槽子如琴劒懸瓶之類俱懸於壁却都是與壁相平的衆人都讚好精緻難爲怎麽做的原來賈政走了進來未到兩層便都迷了舊路左瞧也有門可通右瞧也有窗暫隔及到跟前又被一架書擋住回頭又有窗紗明透門徑可行及至門前忽見迎面也進來了一起人與自己形相一樣却是一架玻璃鏡轉過鏡去一發見門多了賈珍笑道老爺隨我來從此門出去便是後院出了後院到比先近了引着賈政及衆人轉了兩層紗厨果得一門出去院中滿架薔薇轉過花障只見青溪前阻衆人詫異這水又

從何而來賈珍遙指道原從那閘起流至那洞口從東北山均裡引到那村庄裡又開一道岔口引至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仍舊合在一處從那墻下出去衆人聽了都道神妙之極說着忽見大山阻路衆人都迷了路賈珍笑道隨我來乃在前導引衆人隨着由山脚下一轉便是平坦大路豁然大門現于面前衆人都道有趣有趣搜神奪巧至于此極於是大家出來那寶玉一心只記掛着裡邊姊妹們又不見賈政吩咐只得跟到書房賈政忽想起來道你還不去恐老太太記念你難道還逛不足麼寶玉方退了出來至院外就有跟賈政的小厮上來抱住說道今日

虧了老爺喜歡方纔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問了幾次我們回說老爺喜歡若不然老太太叫你進去了就不得展才了人人都說你纔那些詩比衆人都强今兒得了彩頭該賞我們了寶玉笑道每人一吊衆人道誰沒見那一吊錢把這荷包賞了罷說着一個個都上來解荷包解扇袋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又道好生送上去罷一個個圍繞着送至賈母門前那時賈母正等着他見他來了知道不曾難爲他心中自是歡喜少時襲人倒了茶來見身邊佩物一件不存因笑道帶的東西又是那起沒臉的東西們解了去了林黛玉聽說走過來一瞧果然一

件無存因向寶玉道我給你的那個荷包也給他們了你明兒再想我的東西可不能彀了說畢生氣回房將前日寶玉囑付他做而未完的香袋拿起剪子來就鉸寶玉見他生氣便忙赶過來早已剪破了寶玉曾見過這香袋雖未完工却也十分精巧無故剪了却也可氣因忙把衣解了從裡面衣襟上將所繫荷包解了下來遞與黛玉道你瞧瞧這是什麼東西我可曾把你的東西給人林黛玉見他如此珍重帶在裡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因此又自悔莽撞剪了香袋低着頭一言不發寶玉道你也不用剪我知你是懶怠給我東西我連這荷包奉還如何說着擲

向他懷中而去黛玉越發氣得哭了拿起荷包又剪寶玉忙回身搶住笑道好妹妹饒了他罷黛玉將剪子一摔拭淚說道你不用合我好一陣歹一陣的要惱就撂開手說着賭氣上床面向裡倒下拭淚禁不住寶玉上來妹妹長妹妹短賠不是前面賈母一片聲找寶玉衆人回說在林姑娘房裡賈母聽說道好好好讓他姊妹們一處頑頑罷纔他老子拘了他這半天讓他開心一會子罷只别叫他們吵嘴衆人答應着黛玉被寶玉纏不過只得起來道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我就離了你說着往外就走寶玉笑道你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一面仍拿荷包來帶上着黛玉

伸手搶道你說不要這會子又帶上我也替你怪臊的說着嗤的一聲笑了寶玉道好妹妹明兒另替我做個香袋兒罷黛玉道那也瞧我的高興罷了一面說一面二人出房到王夫人上房中去了可巧寶釵亦在那裡此時王夫人那邊熱鬧非常原來賈薔已從姑蘇採買了十二個女孩子並聘了教習以及行頭等事來了那時薛姨媽另遷於東北上一所幽靜房舍居住將梨香院另行修理了就令教習在此教演女戲又另派家中舊曾學過歌唱的衆女人們如今皆是皤然老嫗着他們帶領管理就令賈薔總理其日月出入銀錢等事以及諸凡大小所需之物料

賬目又有林之孝家的採訪聘買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都到了連新做的二十分道袍也有了外又有一個帶髮修行的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因自幼多病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這姑娘入了空門方纔好了所以帶髮修行今年十八歲取名妙玉如今父母俱已亡故身邊只有兩個老嬤嬤一個小丫頭伏侍文墨也極通經典也極熟模樣又極好因聽說長安都中有觀音遺跡並貝葉遺文去年隨了師父上來現在西門外牟尼院住着他師父精演先天神數於去冬圓寂了遺言說他不宜回鄉在此靜候自有結果所以未曾扶靈回去

王夫人便道這樣我們何不接了他來林之孝家的回道若請他他說侯門公府必以貴勢壓人我再不去的王夫人道他既是宦家小姐自然要傲些就下個請帖請他何妨林之孝家的答應着出去叫書啓相公寫個請帖去請妙玉次日遣人備車轎去接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大觀園工程告竣若祇請賈政一看毫無意味今以聯扁為題則此一看為最要緊之事不徒為遊玩起見而各處亭臺樓榭殿閣山水卽可挨次細敘不覺瑣煩非善于敘景者不能有此想

寶玉試才為下回做詩引線若此時不預先一試則下回做詩豈不突如其來

寶玉不待賈政傳喚而適相撞見省却多少閒筆

寶玉遊園已經多日其各處景致自已熟悉且云衆淸客心中早知賈政要試寶玉之才寶玉亦知此意等語則賈政之欲令寶玉擬題聯匾已早露消息並非臨時起念其處處議論安知不有宿搆

於遊歷時忽想起帳簾陳設等事趁勢補入簡淨便利

鋪寫各種奇花異卉用賈政喝住變筆極妙

清客引古詩泣斜陽于無意中微露盛極必衰之意

李白鳳皇臺全套黃鶴樓雖是替寶玉解說然借李

二詩均有感慨興亡之意亦是無意中伏筆

玉石牌坊寶玉心中忽若見過直射第五回夢中所

見太虛幻境牌坊省親不過是一時熱鬧與幻境何

殊前後照應在有意無意之間的是化工妙手

遊覽園景只到了十之五六含蓄不盡妙極

賈政看園至怡紅院而止亦歸結得妙

衆小厮分解佩物事甚無謂而借此描寫黛玉褊妬

多疑煞有意思

借採辦小尼帶出妙玉不必另起頭緒省筆最好

妙玉父母雙亡不知何姓其師亦不知姓氏籍貫又

已圓寂不知其平日用度及珍貴器皿老嬤了頭從

何得來實令人可疑

第十四五回寫寧府秦氏喪事之盛此回同下回寫

榮府元妃歸省之榮一凶一吉皆是反襯後來冷落

光景

紅樓夢卷十七終

紅樓夢卷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話說彼時有人回工程上等着糊東西的紗綾請鳳姐去開庫拿紗綾又有人來回請鳳姐開庫收金銀器皿王夫人並上房丫鬟等皆不得空閑寶釵說偺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說着同寶玉等往迎春房中來王夫人日日忙亂直到十月裡纔全備了監督都交清帳目各處古董文玩俱已陳設齊備採辦鳥雀自仙鶴鹿兎以及鷄鵝等俱買全交於園中各處飼養賈薔那邊也演出二十齣雜戲來

一班小尼姑道姑也都學會念佛經咒於是賈政方畧心安意暢又請賈母等到園中色色斟酌點綴妥當再無些微不當之處賈政纔敢題本本上之日奉旨於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元之日貴妃省親賈府奉了此旨一發日夜不閒連年亦不曾好生過的轉眼元宵在邇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監出來先看方向何處更衣何處燕坐何處受禮何處開宴何處退息又有巡察地方總理關防太監帶了許多小太監來各處關防擋圍幙指示賈宅人員何處出入何處進膳何處啓事種種儀注外面又有工部官員并五城兵馬司打掃街道攆逐閑人賈赦等監督匠人扎花燈

烟火之類至十四日俱已停妥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至十五日五鼓自賈母等有爵者俱各按品大裝此時園內帳舞蟠龍簾飛彩鳳金銀煥彩珠寶生輝鼎焚百合之香瓶插長春之蕊靜悄悄無一人咳嗽賈赦等在西街門外賈母等在榮府大門外街頭巷口用圍幙擋嚴正等的不奈煩忽然一個太監騎匹馬來了賈政接着問其消息太監云早多着哩未初用晚膳未正還到寶靈宮拜佛酉初進大明宮領宴看燈方請旨只怕戌初纔起身呢鳳姐聽了道既這樣老太太與太太且請回房等候了時候再來也未爲晚於是賈母等且自便去了園中賴鳳姐照料命

執事人等帶領太監們去吃酒飯一面傳人挑進蠟燭各處點起燈來忽聽外面馬炮之聲不一有十來個太監喘吁吁跑來拍手兒這些太監都會意知道是來了各按方向站立賈赦領合族子弟在西街門外賈母領合族女眷在大門外迎接半日靜悄悄的忽見兩個太監騎馬緩緩而行至西街門下了馬將馬趕出圍幙之外便面西站立半日又是一對亦是如此少時便來了十來對方聞隱隱鼓樂之聲一對對龍旌鳳翣雉羽宮扇又有銷金提爐焚着御香然後一把曲柄七鳳金黃傘過來便是冠袍帶履又有執事太監捧着香巾綉帕漱盂拂塵等物一隊隊過完後面方是八個太監抬着一頂金黃繡鳳鑾輿緩緩行來賈母等連忙跪下早有太監過來扶起賈母等那鑾輿抬入大門儀門往東一所院落門前有太監跪請下輿更衣於是抬入門太監散去只有昭容彩嬪等引元春下輿只見苑內各色花燈爛灼皆係紗綾扎成精緻非常上面有一匾燈寫着體仁沐德四個字元春入室更衣出復上輿進園只見園中香烟繚繞花影繽紛處處燈光相映時時細樂聲喧說不盡這太平景象富貴風流却說賈妃在轎內看了此園內外光景因點頭歎道太奢華過費了忽又見太監跪請登舟賈妃下輿登舟只見清流一帶

勢若游龍兩邊石欄上皆係水晶玻璃各色風燈點的如銀光雪浪上面柳杏諸樹雖無花葉却用各色綢綾紙絹及通草爲花粘於枝上每一株懸燈萬盞更兼池中荷荇鳧鷺之屬亦皆係螺蚌羽毛做就的諸燈上下爭輝眞是玻璃世界珠寶乾坤船上又有各種盆景燈珠簾繡幙桂楫蘭橈自不必說已而入一石港港上一面匾燈明現着蓼汀花溆四字看官聽說這蓼汀花溆四字及有鳳來儀等字皆係上回賈政偶試寶玉之才何至便認眞用了想賈府世代詩書自有一二名手題詠豈似暴發之家竟以小兒語搪塞了事呢只緣當日這賈妃未入宮時自幼亦係賈母教養後來添了寶玉賈妃乃長姊寶玉爲幼弟賈妃念母年將邁始得此弟是以獨愛憐之且同侍賈母刻未相離那寶玉未入學之先三四歲時已得賈妃口傳授教了幾本書識了數千字在腹中雖爲姊弟有如母子自入宮後時時帶信出來與父兄說千萬好生扶養不嚴不能成器過嚴恐生不虞且致祖母之憂眷念之心刻刻不忘前日賈政聞塾師讚他儘有才情故于遊園時聊一試之雖非名公大筆却是本家風味且使賈妃見之知愛弟所爲亦不負其平日切望之意因此故將寶玉所題用了那日未題完之處後來又補題了許多且說賈妃看了四

字笑道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侍座太監聽了忙下舟登岸飛傳與賈政賈政即刻換了彼時舟臨內岸去舟上輿便見琳宮綽約桂殿巍峩石牌坊上天仙寶境四大字賈妃命換了省親別墅四字于是進入行宮只見庭燎繞空香屑布地火樹琪花金窗玉檻說不盡簾捲蝦鬚毯鋪魚獺鼎飄麝腦之香屏列雉尾之扇真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貴妃乃問此殿何無匾額隨侍太監跪啓道此係正殿外臣未敢擅擬賈妃點頭不語禮儀太監請升坐受禮兩階樂起二太監引賈赦賈政等於月臺下排班上殿昭容傳諭曰免乃退出又引榮國太君及女眷等自東階陞月臺上排班昭容再諭曰免於是亦退茶三獻賈妃降座樂止退入側室更衣方備省親車駕出園至賈母正室欲行家禮賈母等俱跪止之賈妃垂淚彼此上前廝見一手挽賈母一手挽王夫人三個人滿心皆有許多話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而已邢夫人李紈王熙鳳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俱在旁垂淚無言半日賈妃方忍悲強笑安慰賈母王夫人道當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兒們一會不說不笑反倒哭個不了一會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纔能一見呢說到這句不禁又哽咽起來邢夫人忙上來勸解賈母等賈妃

歸坐又逐次一一見過又不免哭泣一番然後東西兩府
執事人等在外廳行禮其媳婦丫鬟行禮畢賈妃歎道許
多親眷可惜都不能見面王夫人啓道現有外親薛王氏
及寶釵黛玉在外候旨外眷無職不敢擅入賈妃命請來
相見一時薛姨媽等進來欲行國禮命免過上前各敘濶
別又有賈妃原帶進宮的丫鬟抱琴等叩見賈母連忙扶
起命人別室欵待執事太監及彩嬪昭容各侍從人等甯
府及賈赦那宅兩處自有人欵待只留三四個小太監答
應母女姊妹敘些久別情景及家務私情又有賈政至簾
外問安賈妃于內行叅等事又向其父說道田舍之家虀

鹽布帛得遂天倫之樂今雖富貴骨肉分離終無意趣賈
政亦含淚啓道臣草莽寒門鳩羣雅屬之中豈意得徵鳳
鸞之瑞今貴人上錫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
奇祖宗之遠德鍾于一人幸及政夫婦且今上體天地生
生之大德垂古今未有之曠恩雖肝腦塗地豈能報效於
萬一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職伏願我君萬歲千秋乃天下
蒼生之福也貴妃切勿以政夫婦殘年爲念更祈自加珍
愛惟勤愼肅恭以侍上庶不負上眷顧隆恩也賈妃亦囑
以國事宜勤暇時保養切勿記念賈政又啓園中所有亭
臺軒館皆係寶玉所題如果有一二可寓目者請即賜名

爲幸元妃聽了寳玉能題便含笑說道果進益了賈政退出賈妃因問寳玉因何不見賈母乃啓道無職外男不敢擅入元妃命引進來小太監引寳玉進來先行國禮畢命他近前攜手攬于懷內又撫其頭頸笑道比先長了好些一語未終淚如雨下尤氏鳳姐等上來啓道筵宴齊備請貴妃遊幸元妃起身命寳玉導引遂同諸人步至園門前早見燈光之中諸般羅列進園先從有鳳來儀紅香綠玉杏帘在望蘅芷清芬等處登樓步閣涉水緣山眺覽徘徊一處處鋪陳不一一樁樁點綴新奇賈妃極加獎讚又勸以後不可太奢了此皆過分旣而來至正殿諭免禮歸坐大開筵宴賈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紈鳳姐等捧羹把盞元妃乃命筆硯伺候親拂羅箋擇其喜者賜名題其園之總名曰大觀園

正殿匾額云

顧恩思義

對聯云

天地啓宏慈赤子蒼生同感戴

古今垂曠典九州萬國被恩榮

又改題

有鳳來儀賜名瀟湘館

紅香綠玉改作怡紅快綠賜名怡紅院

蘅芷清芬賜名蘅蕪院

杏帘在望賜名澣葛山莊

正樓曰大觀樓

東面飛樓曰綴錦閣

西面斜樓曰含芳閣

更有蓼風軒　藕香榭　紫菱洲　荇葉渚等名又有四字匾額如梨花春雨　桐剪秋風　荻蘆夜雪等名不可勝紀

又命舊有匾聯不可摘去于是先題一絕句云

啣山抱水建來精　多少工夫築始成

天上人間諸景備　芳園應錫大觀名

寫畢向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長于吟咏姊妹輩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責不負斯景而已異日少暇必補撰大觀園記並省親頌等文以記今日之事妹等亦各題一匾一詩隨意發揮不可為我微才所縛且知寶玉竟能題咏一發可喜此中瀟湘館蘅蕪院二處我所極愛次之怡紅院澣葛山莊此四大處必得別有章句題咏方妙前所題之聯雖佳如今再各賦五言律一首使我當面試過方不負我自幼教授之苦心寶玉只得答應了下來自去

搆思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
然自忖亦難與薛林爭衡只得勉強隨衆塞責而已李紈
也勉強湊成一律賈妃挨次看姊妹們的寫道是

曠性怡情 匾額 迎春

園成景物特精奇奉命羞題額曠怡誰信世間有此
境游來寧不暢神思

萬象爭輝 匾額 探春

名園築就勢巍巍奉命多慚學淺微精妙一時言不
盡果然萬物有光輝

文章造化 匾額 惜春

山水橫拖千里外樓臺高起五雲中園修日月光輝
裡景奪文章造化功

文采風流 匾額 李紈

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采勝蓬萊綠裁歌扇迷芳
草紅觀湘裙舞落梅珠玉自應傳盛世神仙何幸下
瑤臺名園一自邀遊賞未許凡人到此來

凝暉鍾瑞 匾額 薛寶釵

芳園築向帝城西華日祥雲籠罩奇高柳喜遷鶯出
谷修篁時待鳳來儀文風已著宸遊夕孝化應隆歸
省時睿藻仙才瞻仰處自慚何敢再爲辭

世外仙源匾額　林黛玉

宸遊增悅豫仙境別紅塵借得山川秀添來氣象新
香融金谷酒花媚玉堂人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賈妃看畢稱賞一番又笑道終是薛林二妹之作與衆不同非愚姊妹所及原來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將衆人壓倒不想賈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違諭多做只胡亂做一首五言律應命罷了彼時寶玉尚未做完纔做了瀟湘館與蘅蕪苑兩首正做怡紅院一首起稿內有綠玉春猶捲一句寶釵轉眼瞥見便趁衆人不理論推他道貴人因不喜紅香綠玉四字纔改了怡紅快綠你這會子偏又用綠玉二字豈不是有意和他分馳了况且蕉葉之典故頗多再想一個改了罷寶玉見寶釵如此說便拭汗說道我這會子總想不起什麼典故出處來寶釵笑道你只把綠玉的玉字改作蠟字就是了寶玉道綠蠟可有出處寶釵悄悄的咂嘴點頭笑道虧你今夜不過如此將來金殿對策你大約連趙錢孫李都忘了呢唐朝韓翊詠芭蕉詩頭一句冷燭無烟綠蠟乾都忘了麼寶玉聽了不覺洞開心意笑道該死該死眼前現成之句竟想不到姐姐眞可謂一字師了從此只叫你師傅再不叫姐姐了寶釵亦悄悄的笑道還不快做上去只姐姐妹妹的誰是你姐姐

那上頭穿黃袍的纔是你姐姐呢一面說笑因怕他躭延工夫遂抽身走開了寶玉續成了此首共有三首此時黛玉未得展才心上不快因見寶玉搆思太苦走至案旁知寶玉只少杏帘在望一首因叫他抄錄前三首却自已吟成一律寫在紙條上搓成個團子擲向寶玉跟前寶玉打開一看覺比自已做的三首高得十倍遂忙恭楷謄完呈上賈妃看是

有鳳來儀　　寶玉

秀玉初成實堪宜待鳳凰竿竿青欲滴個個綠生凉
迸砌防階水穿簾碍鼎香莫搖分碎影好夢正初長

蘅芷淸芬

蘅蕪滿靜苑蘿薜助芬芳軟襯三春草柔拖一縷香
輕烟迷曲徑冷翠濕衣裳誰謂池塘曲謝家幽夢長

怡紅快綠

深庭長日靜兩兩出嬋娟綠蠟春猶捲紅粧夜未眠
凭欄垂絳袖倚石護淸烟對立東風裏主人應解憐

杏帘在望

杏帘招客飲在望有山庄菱荇鵝兒水桑榆燕子梁
一畦春韭綠十里稻花香盛世無饑餒何須耕織忙

賈妃看畢喜之不盡說果然進益了又指杏帘一首爲四

首之冠遂將浣葛山庄改爲稻香村又命探春將方纔十數首詩另以錦箋謄出令太監傳與外廂賈政等看了都稱頌不已賈政又進歸省頌元春又命以瓊酪金膾等物賜與寶玉並賈蘭此時賈蘭尚幼未諳諸事只不過隨母依叔行禮而已那時賈薔帶領一班女戲子在樓下正等得不耐煩只見一個太監飛跑下來說做完了詩了快拿戲目來賈薔忙將戲目呈上並十二個人的花名冊子少時點了四齣戲

第一齣豪宴　第二齣乞巧

第三齣仙緣　第四齣離魂

賈薔忙張羅扮演起來一個個歌有裂石之音舞有天魔之態雖是粧演的形容却做盡悲歡情狀剛演完了一太監執一金盤糕點之屬進來問誰是齡官賈薔便知是賜齡官之物連忙接了命齡官叩頭太監又道貴妃有諭說齡官極好再做兩齣戲不拘那兩齣就是了賈薔忙答應了因命齡官做遊園驚夢二齣齡官自爲此二齣原非本色之戲執意不從定要做相約相罵二齣賈薔扭他不過只得依他做了賈妃甚喜命莫難爲了這女孩子好生教習額外賞了兩疋宮緞兩個荷包並金銀錁子食物之類然後撤筵將未到之處復又遊玩忽見山環佛寺忙盥手

進去焚香拜佛又題一匾云苦海慈航又額外加恩與一班幽尼女道少時太監跪啓賜物俱齊請驗按例行賞乃呈上略節賈妃從頭看了無話卽命照此而行太監下來一一發放原來賈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沉香拐杖一根伽楠念珠一串富貴長春宮緞四疋福壽綿長宮紬四疋紫金筆錠如意錁十錠吉慶有餘銀錁十錠邢夫人等二分只減了如意拐杖四樣賈敬賈赦賈政等每分御製新書二部寶墨二匣金銀盞各二雙表禮按前寶釵黛玉諸姊妹等每人新書一部寶硯一方新樣格式金銀錁二對寶玉亦同賈蘭是金銀項圈二個金銀錁二對尤氏李紈鳳姐等皆金銀錁四錠表禮四端另有表禮二十四端靑錢一千串是賞與賈母王夫人及各姊妹房中奶娘衆丫鬟的賈珍賈璉賈環賈蓉等皆是表禮一端金銀錁一對其餘彩緞百疋白銀千兩御酒數瓶是賜東西兩府及園中管理工程陳設答應及司戲掌燈諸人的外又有靑錢五百串是賜厨役優伶百戲雜行人等的衆人謝恩已畢執事太監啓道時已丑正三刻請駕回鑾賈妃不由的滿眼又滾下淚來却又勉强笑着拉了賈母王夫人的手不忍放再四叮嚀不須記掛好生保養如今天恩浩蕩一月許進內省視一次見面儘容易的何必過悲倘明歲天恩

仍許歸省不可如此奢華靡費了賈母等已哭的哽噎難言了賈妃雖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違錯不得的只得忍心上輿去了這裡諸人好容易將賈母勸住及王夫人攙扶出園去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第十八回省親是第一曠典第一大事故全用正筆細寫

補敘寶玉三四歲時曾經元妃教讀以見上回擬題聯扁是有意不是無心

元妃初見賈母王夫人三人執手一句話說不出只是嗚咽對泣情景真切下文臨別時賈母等別無一言更妙

寶釵改綠玉爲綠蠟是聰明不是憐愛黛玉代做杏帘詩是憐愛不是聰明各有分別

元妃點戲四齣末齣點離魂是讖兆亦是伏筆

紅樓夢卷十八終

紅樓夢卷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話說賈妃回宮次日見駕謝恩并回奏歸省之事龍顏甚悅又發內帑彩緞金銀等物以賜賈政及各椒房等員不必細說且說榮甯二府中連日用盡心力眞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將園中一應陳設動用之物收拾了兩三天方完第一箇鳳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閑躱靜獨他是不能脫得的二則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貶只扎挣著與無事的人一樣第一箇寶玉是極無事最閑暇的偏這一

早襲人的母親又親來回過賈母接襲人家去吃年茶晚間纔得回來因此寶玉只和衆丫頭們擲骰子赶圍棋作戲正在房內頑得沒興頭忽見丫頭們來回說東府裡珍大爺來請過去看戲放花燈寶玉聽了便命換衣裳纔要去時忽又有賈妃賜出糖蒸酥酪來寶玉想上次襲人喜吃此物便命留與襲人了自己回過賈母過去看戲誰想賈珍這邊唱的是丁郎認父黃伯英大擺陰魂陣更有孫行者大鬧天宮姜太公斬將封神等類的戲文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內中揚旛過會號佛行香鑼鼓喊叫之聲遠聞巷外滿街上個個都讚好熱鬧戲別人家斷不

能有的寶玉見繁華熱鬧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畧坐了一坐便走往各處閑耍先是進內去和尤氏并丫頭姬妾說笑了一回便出二門來尤氏等仍料他出來看戲遂也不曾照管賈珍賈璉薛蟠等只顧猜謎行令百般作樂縱一時不見他在座只道在裡邊去了也不理論至于跟寶玉的小廝們那年紀大些的知寶玉這一來了必是晚間纔散因此偷空也有會賭錢的也有往親友家去吃年茶的或賭或飲都私自散了待晚間再來那小些的都鑽進戲房裡瞧熱鬧去了寶玉見一個人沒有因想素日這裡有個小書房內曾掛着一軸美人極畫的得神今日這般

熱鬧想那裡自然無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須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那廂來剛到窗前聞得房內呻吟之聲寶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大着膽子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寶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進門去將那兩個唬開了抖衣而顫茗烟見是寶玉忙跪下哀求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麽說珍大爺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白淨些微亦有動人心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脚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了那丫頭飛也似的去了寶玉又

趕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訴人的急得茗烟在後叫祖宗這是分明告訴人了寶玉因問那丫頭十幾歲了茗烟道大約不過十六七歲了寶玉道連他的歲數也不問問别的自然越發不知了可見他白認得你了可憐可憐又問名字叫什麽茗烟笑道若說出名字來話長眞正新鮮奇文他說他母親養他的時節做了一個夢夢得了一疋錦上面是五色富貴不斷頭的卍字花樣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萬兒寶玉聽了笑道眞也新奇想必他將來有些造化說着沉思一會茗烟因問二爺爲何不看這樣的好戲寶玉道看了半日怪煩的出來逛逛就遇見你們了

這會子做什麼呢茗烟微微笑道這會子沒人知道我悄悄的引二爺往城外逛去一會兒再往這裡來他們就不知道了寶玉道不好仔細花子拐了去且是他們知道了又鬧大了不如往近些的地方去還可就來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偺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做什麼呢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又道他們知道了說我引着二爺胡走要打我呢寶玉道有我呢茗烟聽說拉了馬二人從後門就走了幸而襲人家不遠不過一半里路程轉眼已到門前茗烟先進去叫襲人之兄花自芳此時襲人之母接了襲人與幾個外甥女兒幾個姪女兒來家正吃菓茶聽見外面有人叫花大哥花自芳忙出去看時見是他主僕兩個唬的驚疑不定連忙抱下寶玉來至院內嚷道寶二爺來了別人聽見還可襲人聽了也不知為何忙跑出來迎着寶玉一把拉着問你怎麼來了寶玉笑道我怪悶的來瞧瞧你作什麼呢襲人聽了纔把心放下來說道你也胡鬧了可作什麼來呢一面又問茗烟還有誰跟來茗烟笑道別人都不知就只我們兩個襲人聽了復又驚慌說道這還了得倘或撞見了人或是遇見了老爺街上人擠馬碰有個閃失也是頑得的你們的胆子比斗還大都是茗烟挑唆的

回去我定告訴嬤嬤們打你茗烟撅了嘴道二爺罵着打着叫我引了來的這會子推到我身上我說別要來罷不然我們還去罷花自芳忙勸道罷了已是來了也不用多說了只是茅簷草舍又窄又不干淨爺怎麽坐呢襲人之母也早迎了出來襲人拉了寶玉進去寶玉見房中三五個女孩兒見他進來都低了頭羞臉通紅花自芳母子兩個恐怕寶玉寒冷又讓他上炕又忙另擺菓桌又忙倒好茶襲人笑道你們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菓子也不用擺了不敢亂給東西吃一面說一面將自己的坐褥拿了鋪在一箇杌子上寶玉坐了用自己的脚爐墊了脚向荷包內取出兩個梅花香餅兒來又將自己的手爐掀開焚上仍蓋好放與寶玉懷內然後將自己的茶杯斟了茶送與寶玉彼時他母兄已是忙着齊齊整整的擺上一桌子菓品來襲人見總無可吃之物因笑道既來没有空去的理好歹嚐一點兒也是來我家一輌說着便拈了几個松子瓤吹去細皮用手帕托着送與寶玉寶玉看見襲人兩眼微紅粉光融滑因悄問襲人道好好的哭什麽襲人笑道何嘗哭纔迷了眼揉的因此便遮掩過了因見寶玉穿着大紅金蟒狐腋箭袖外罩石青貂裘排穗褂說道你特爲往這裡來又換新衣服他們就不問你往那裡去的寶玉

笑道原是珍大爺請過去看戲換的襲人點頭又道坐一坐就回去罷這個地方不是你來的寶玉笑道你就家去纔好呢我還替你留着好東西呢襲人笑道悄悄的叫他們聽着什麼意思一面又伸手從寶玉項上將通靈玉摘下來向他姊妹們笑道你們見識見識時常說起來都當稀罕恨不能一見今兒可盡力瞧了再瞧什麼希罕物兒也不過是這麼個東西說畢遞與他們傳看了一遍仍與寶玉掛好又命他哥哥去或僱一乘小轎或僱一輛小車送寶玉回去花自芳道有我送去騎馬也不妨了襲人道不為不妨為的是碰見人花自芳忙去僱了一頂小轎來眾人也不好相留只得送寶玉出去襲人又抓些菓子與茗烟又把些錢與他買花炮放教他不可告訴人連你也有不是一面說着一直送寶玉至門前看着上轎放下轎簾茗烟二人牽馬跟隨來至寧府街茗烟命住轎向花自芳道須得我同二爺還到東府裡混一混纔好過去的不然人家就疑惑了花自芳聽說有理忙將寶玉抱出轎來送上馬去寶玉笑說倒難為你了于是仍進後門來俱不在話下却說寶玉自出了門他房中這些丫鬟們都越性恣意的頑笑也有趕圍棋的也有擲骰抹牌的磕了一地的瓜子皮偏奶母李嬤嬤拄拐進來請安瞧瞧寶玉見寶

玉不在家丫鬟們只顧頑鬧十分看不過因嘆道只從我出去了不大進來你們越發沒了樣兒了別的嬷嬷越不敢說你們了那寶玉是個丈八的燈臺照見人家照不見自己的只知嫌人家腌臢這是他的屋子由着你們遭㙮越不成體統了這些丫頭們明知寶玉不講究這些二則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著他們因此只顧頑笑並不理他那李嬷嬷還只管問寶玉如今一頓吃多少飯什麼時候睡覺丫頭們總胡亂答應有的說好個討厭的老貨李嬷嬷又問道這葢碗裡是酥酪怎不送與我吃說畢拿起就吃一個丫頭道快別動那是說了給襲人留着的回來又惹氣了你老人家自已承認別帶累我們受氣李嬷嬷聽了又氣又愧便說道我不信他這樣壞了腸子別說我吃了一碗牛奶就是再比這個值錢的也是應該的難道待襲人比我還重難道他不想想怎麼長大了我的血變的奶吃的長這麼大如今我吃他一碗牛奶他就生氣了我偏吃了看他怎樣你們看襲人不知怎樣那是我手裡調理出來的毛丫頭什麼阿物兒一面說一面賭氣將酥酪吃盡又一丫頭笑道他們不會說話怨不得你老人家生氣寶玉還送東西孝敬你老人家去豈有為這個不自在的李嬷嬷道你們也不必裝狐媚子

哄我打量上次爲茶攆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兒有了不是我再來領說着賭氣去了少時寶玉回來命人去接襲人只見晴雯躺在床上不動寶玉因問敢是病了再不然輸了秋紋道他倒是贏的誰知李老太太來了混輸了他氣的睡去了寶玉笑道你們别和他一般見識由他去就是了說着襲人已來彼此相見襲人又問寶玉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待母妹問諸同伴姊妹好一時換衣卸粧寶玉命取酥酪來丫鬟們回說李奶奶吃了寶玉纔要說話襲人便忙笑說道原來是留的這個多謝費心前日我吃的時候好吃吃過了好肚子疼鬧的吐了纔好了他吃了倒好擱在這裡白遭塌了我只想風乾栗子吃你替我剝栗子我去鋪床寶玉聽了信以爲真方把酥酪丢開取栗子來自向燈前檢剝一面見衆人不在房中乃笑問襲人道今兒那個穿紅的是什麽人襲人道那是我的兩姨妹子寶玉聽了讃嘆了兩聲襲人道嘆什麽我知道你心裡的緣故想是說他那裡配穿紅的寶玉笑道不是不是那樣的人不配穿紅的誰還敢穿我因爲見他實在好得很怎麽也得他在偺們家就好了襲人冷笑道我一個人是奴才命罷了難道連我的親戚都是奴才命不成定還要揀實在好的丫頭纔往你家來寶玉聽了忙笑道你

又多心了我說往偺們家來必定是奴才不成說親戚就使不得襲人道那也搬配不上寶玉便不肯再說只是剝栗子襲人笑道怎麼不言語了想是我纔冒撞冲犯了你明兒賭氣花幾兩銀子買他們進來就是了寶玉笑道你說的話怎麼呌人答言呢我不過是讚他好正配生在這深堂大院裡沒的我們這種濁物倒生在這裡襲人道他雖沒這造化倒也是嬌生慣養的我姨父姨娘的寶貝如今十七歲各樣的嫁粧都齊備了明年就出嫁寶玉聽了出嫁二字不禁又嗐兩聲正不自在又聽襲人嘆道只從我來這幾年姊妹們都不得在一處如今我要回去了他們又都去了寶玉聽這話內有文章不覺吃一驚忙丟下栗子問道怎麼你如今要回去了襲人道我今兒聽見我媽和哥哥商議教我再耐煩一年明年他們上來就贖我出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越發忙了因問爲什麼要贖你襲人道這話奇了我又比不得是你這裡的家生子兒我一家都在別處獨我一個人在這裡怎麼是個了局寶玉道我不呌你去也難襲人道從來沒有這理便是朝廷宮裡也有定例或幾年一選幾年一入沒有長遠留下人的理別說你家寶玉想一想果然有理又道老太太不放你也難襲人道爲什麼不放我果然是個最難得的或者感動

了老太太太太必不放我出去的設或多給我家幾兩銀子留下然或有之其實我也不過是個最平常的人比我強的多而且多自我從小兒來跟着老太太先伏侍了史大姑娘幾年如今又伏侍了你幾年如今我們家來贖正是該叫去的只怕連身價也不要就開恩叫我去呢若說爲伏侍得你好不叫我去斷然沒有的事那伏侍的得好分內應當的不是什麼奇功我去了仍舊又有好的了不是沒了我就成不得的寶玉聽了這些話竟是有去的理無留的理心裡越發急了因又道雖然如此說我的一心要留下你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親說多多給你母親些

銀子他也不好意思接你了襲人道我媽自然不敢強且慢說和他好說又多給銀子就便不好和他說一個錢也不給安心要強留下我他也不敢不依但只是咱們家從沒幹過這倚勢仗貴霸道的事這比不得別的東西因爲喜歡加十倍利弄了來給你那賣的人不得吃虧可以行得如今無故平空留下我於你又無益反叫我們骨肉分離這件事老太太太太斷不肯行的寶玉聽了思忖半晌乃說道依你說來說去是去定了襲人道去定了寶玉聽了自思道誰知這樣一個人這樣薄情無義呢乃嘆道早知道都是要去的我就該不弄了來臨了剩我一個孤鬼

兒說着便賭氣上床睡了原來襲人在家聽見他母兄要贖他回去他就說至死也不回去的又說當日原是你們沒飯吃就剩我還值幾兩銀子若不叫你們賣沒有個看見着這老子娘餓死的理如今幸而賣到這個地方吃穿和主子一樣又不朝打暮罵况如今爹雖沒了你們却又整理的家成業就復了元氣若果然還艱難把我贖上來再多掏摸幾個錢也還罷了其實又不必了這會子又贖我做什麽權當我死了再不必起贖我的念頭因此哭鬧了一陣他母兄見他這般堅執自然必不出來的了况且原是賣倒的死契明仗着賈宅是慈善寬厚之家不過求一求只怕連身價銀一併賞了還是有的事呢二則賈府中從不曾作踐下人只有恩多威少的且凡老少房中所有親侍的女孩子們更比待家下衆人不同平常寒薄人家的小姐也不能那樣尊重的因此他母子兩個就死心不贖了次後忽然寶玉去了他二人又是那般景况他母子二人心中更明白了越發一塊石頭落了地而且是意外之想彼此放心再無贖念了且說襲人自幼見寶玉性格異常其淘氣憨頑自是出於衆小兒之外更有幾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兒近來仗着祖母溺愛父母亦不能十分嚴緊拘管更覺放縱弛蕩任情恣性最不喜務

正每欲勸時諒不能聽今日可巧有贖身之論故先用騙詞以探其情以壓其氣然後好下箴規今見寶玉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氣已餒墮自已原不想栗子吃只因怕爲酥酪生事又像那茜雪之茶是以假要栗子爲由混過寶玉不提就完了於是命小丫頭子們將栗子拿去吃了自已來推寶玉只見寶玉泪痕滿面襲人便笑道這有什麼傷心的你果然留我我自然不出去了寶玉見這話有因便說道你倒說說我還要怎樣留你我自已也難說襲人笑道偺們素日好處自不用說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這上頭我另說出三件事來你果然依了我就是你

眞心留我了刀擱在脖子上我也是不出去的了寶玉忙笑道你說那幾件我都依你好姐姐好親姐姐別說兩三件就是兩三百件我也依的只求你們同看着我守着我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飛灰飛灰還不好有形有跡還有知識等我化成一股輕烟風一吹便散了的時候你們也管不得我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那時憑我去我也憑你們愛那裡去就去了急得襲人忙握他的嘴說好好我正爲勸你這些更說的很了寶玉忙說道再不說這話了襲人道這是頭一件要改的寶玉道改了再說你就擰嘴還有什麼襲人道第二件你眞喜讀書也罷假喜也罷只在老爺

跟前或在別人跟前你別只管批駁誚謗只作出個喜讀書的樣子來也叫老爺少生些氣在人前也好說嘴他心裡想着我家世代讀書只從有了你不承望你不但不喜讀書已經他心裡又氣又惱了而且背前面後亂說那些混話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做祿蠹又說只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這些話怎怨得老爺不氣不時時打你叫別人怎麽想你寶玉笑道再不說了那是我小時不知天高地厚信口胡說如今再不敢說了還有什麽襲人道再不可毀僧謗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事

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寶玉道都改都改再有什麽快說襲人道再也沒有了只是百事檢點些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你若果然都依了便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裡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希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甚趣二人正說着只見秋紋走進來說三更天了該睡了方纔老太太打發嬤嬤來問我答應睡了寶玉命取表來看時果然針已指到亥正方從新盥漱寬衣安歇不在話下至次日清辰襲人起來便覺身體發重頭疼目脹四肢火熱先時還扎掙的住次

後推不住只要睡着因而和衣躺在炕上寶玉忙回了賈母傳醫胗視說道不過偶感風寒吃一兩劑藥疏散疏散就好了開方去後令人取藥來煎好剛服下去命他蓋上被窩握汗寶玉自去黛玉房中來看視彼時黛玉自在床上歇午丫鬟們皆出去自便滿屋內靜悄悄的寶玉揭起繡線軟簾進入裡間只見黛玉睡在那裡忙走上來推他道好妹妹纔吃了飯又睡覺將黛玉喚醒黛玉見是寶玉因說道你且出去逛逛我前兒鬧了一夜今兒還沒有歇過來渾身酸疼寶玉道酸疼事小睡出來的病大我替你解悶兒混過困去就好了黛玉只合着眼說道我不困只略歇歇兒你且別處去鬧會子再來寶玉推他道我往那裡去見了別人就怪膩的黛玉聽了嗤的一聲笑道你既要在這裡那邊去老老實實的坐着咱們說話兒寶玉道我也歪着黛玉道你就歪着寶玉道沒有枕頭咱們在一個枕頭上黛玉道放屁外面不是枕頭拿一個來枕着寶玉出至外間看了一看回來笑道那個我不要也不知是那個腌臢老婆子的黛玉聽了睜開眼起身笑道眞眞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請枕這一個說着將自己枕的推與寶玉又起身將自己的再拿了一個來自己枕了二人對面倒下黛玉回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

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刮破了寶玉倒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剛纔替他們淘澄胭脂膏子濺上了一點兒說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已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口内說道你又幹這些事了幹也罷了必定還要帶出幌子來便是舅舅看不見別人看見了又當奇事新鮮話兒去學舌討好吹到舅舅耳朵裡又大家不乾淨惹氣寶玉總未聽見這些話只聞得一股幽香却是從黛玉袖中發出聞之令人醉魂酥骨寶玉一把便將黛玉的衣袖拉住要瞧籠着何物黛玉笑道這等時候誰帶什麼香呢寶玉笑道既如此這香是那裡來的黛玉道連我也不知道想必是櫃子裡頭的香氣衣服上燻染的也未可知寶玉搖頭道未必這香的氣味奇怪不是那些香餅子香毬子香袋子的香黛玉冷笑道難道我也有什麼羅漢真人給我些奇香不成便是得了奇香也沒有親哥哥親兄弟弄了花兒朶兒霜兒雪兒替我炮製我有的是那些俗香罷了寶玉笑道凡我說一句你就拉上這些不給你個利害也不知道從今兒可不饒你了說着翻身起來將兩隻手呵了兩口便伸向黛玉膈肢窩内兩脇下亂撓黛玉素性觸癢不禁寶玉兩手伸來亂撓便笑的喘不過氣來口裏說

寶玉你再鬧我就惱了寶玉方住了手笑問道你還說這些不說了黛玉笑道再不敢了一面理鬢笑道我有奇香你有暖香沒有寶玉見問一時解不來因問什麼暖香黛玉點頭笑嘆道蠢才蠢才你有玉人家就有金來配你人家有冷香你就沒有暖香去配寶玉方聽出來寶玉笑道方纔求饒如今更說很了說着又去伸手黛玉忙笑道好哥哥我可不敢了寶玉笑道饒便饒你只把袖子我聞一聞說着便拉了袖子籠在面上聞個不住黛玉奪了手道這可該去了寶玉笑道要去不能咱們斯斯文文的躺着說話兒說着復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蓋上臉寶玉有一搭沒一搭的說些鬼話黛玉只不理寶玉問他幾歲上京路上見何景致古蹟揚州有何遺跡故事土俗民風黛玉不答寶玉只怕他睡出病來便哄他道嗳喲你們揚州衙門裡有一件大故事你可知道黛玉見他說的鄭重又且正言厲色只當是真事因問什麼事寶玉見問便忍着笑順口謅道揚州有一座黛山山上有個林子洞黛玉笑道這就扯謊自來也沒有聽見這山寶玉道天下山水多着呢你那里知道這些不成等我說完了你再批評黛玉道你且說寶玉又謅道林子洞裡原來有一羣耗子精那一年臘月初七日老耗子升座議事說明日乃是臘八

日世上人都熬臘八粥如今我們洞中菓品短少須得趁此打劫些來方好乃拔令箭一枝遣一能幹小耗前去打聽一巡小耗回報各處察訪打聽已畢惟有山下廟裏菓米最多老耗問米有幾樣菓有幾品小耗道米豆成倉不可勝記菓品有五種一紅棗二栗子三落花生四菱角五香芋老耗聽了大喜即時點耗前去乃拔令箭問誰去偷米一耗便接令去偷米又拔令箭問誰去偷豆又一耗接令去偷豆然後一一的都各領令去了只剩香芋一種因又拔令箭問誰去偷香芋只見一個極小極弱的小耗應道我願去偷香芋老耗並衆耗見他這樣恐不諳練又恐

怯懦無力都不准他去小耗道我雖年小身弱却是法術無邊口齒伶俐機謀深遠此去管比他們偷得還巧呢衆耗忙問如何得比他們巧呢小耗道我不學他們直偷我只搖身一變也變成個香芋滾在香芋堆裏使人看不出聽不見却暗暗的用分身法搬運漸漸的就搬運盡了豈不比直偷硬取的巧些衆耗聽了都道妙却妙只是不知怎麽個變法你去先變個我們瞧瞧小耗聽了笑道這個不難等我變來說畢搖身說變竟變了一個最標緻美貌的一位小姐衆耗忙笑道說變錯了原說變菓子的如何變出小姐來小耗現形笑道我說你們沒見世面只認得

這菓子是香芋却不知鹽課林老爺的小姐纔是眞正的香芋呢黛玉聽了翻身爬起來按着寶玉笑道我把你爛了嘴的我就知道你是編我呢說着便擰寶玉連忙央告好妹妹饒我罷再不敢了我因爲聞見你的香氣忽然想起這個故典來黛玉笑道饒罵了人還說是故典呢一語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問誰說故典呢我也聽聽黛玉忙讓坐笑道你瞧瞧還有誰他饒罵了還說是故典寶釵道原來是寶兄弟怪不得他他肚子裡的故典原來多只是可惜一件凡該用故典之時他偏就忘了有今日記得的前兒夜裡的芭蕉詩就該記得眼面前的倒想不起來見別人冷的那樣他急得只出汗這會子偏又有記性了黛玉聽了笑道阿彌陀佛倒底是我的好姐姐你一般也遇見對子了可知一還一報不爽不錯的剛說到這裡只聽寶玉房中一片聲吵嚷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寧府演劇傒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及揚幡過會號佛行香一派邪亂空虛暗照寧府行爲結局

萬兒與茗烟乘間私通可見寧府家教之疎

寶玉若非厭看熱鬧戲何由一人走至小書房若非撞見茗烟與萬兒偷情何由等至襲人家文章善于

引線

襲人不肯出賈府心事後文補寫却先于寶玉眼中看見他兩眼圈紅問他哭什麽爲伏筆則補寫一層便不鶻突

茜雪被攆雖是細事亦于此回補出不漏

襲人說前日吃酥酪肚疼嘔吐善于排解

襲人試探寶玉規勸寶玉實是解語花

寶玉說等我化成輕烟被風吹散憑你們去直伏後來出家走散

黛玉同寶玉雖是兩個枕頭却是對面同睡又看見寶玉左腮紅點湊近手撫用帕揩拭兩人恣意戲謔若非寶釵走來恐有不堪問處作者借寶釵截住又借李嬤吵鬧走散是以藏蓄筆作截斷筆

花解語玉有香自然巧對

此回寫襲人一心跟定寶玉反照後來改嫁蔣伶寫黛玉自然有香正照寶釵丸藥生香

紅樓夢卷十九終

二十回
廿五回

紅樓梦

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6

紅樓夢卷二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正言彈妬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話說寶玉在林黛玉房中說耗子精寶釵撞來諷刺寶玉元宵不知綠蠟之典三人正在房中互相譏刺取笑那寶玉正恐黛玉飯後貪眠一時存了食或夜間走了困皆非保養身體之法幸而寶釵走來大家談笑那林黛玉方不欲睡自己纔放了心忽聽他房中嚷起來大家側耳聽了一聽林黛玉先笑道這是你媽媽和襲人叫嚷呢那襲人待他也罷了你媽媽再要認真排場他可也老背晦了寶

文庫11
D246
6
010190560584

玉怔欲起過去寶釵一把拉住道你別和你媽媽吵才是他老糊塗了倒要讓他一步爲是寶玉道我知道了說畢走來只見李嬤嬤拄着拐杖在當地罵襲人忘了本的小娼婦我擡舉你起來這會子我來了你大模大樣的躺在炕上見我也不理一理一心只想粧狐媚子哄寶玉哄得寶玉不理我只聽你們的話你不過是幾兩銀子買來的毛丫頭這屋裡你就作耗如何使得好不好拉出去配一個小子看你還妖精似的哄人不哄人襲人先只道嬤嬤不過爲他躺着生氣少不得分辯說病了纔出汗蒙着頭原沒看見你老人家後來聽見他說哄寶玉又說配小子

由不得又羞又委曲禁不住哭起來了寶玉雖聽了這些話也不好怎樣少不得替他分辯病了吃藥又說你不信只問別的丫頭們李嬤嬤聽了這話越發氣起來了說道你只護着那起狐狸那裡還認得我了叫我問誰去誰不幇着你呢誰不是襲人拿下馬來的我都知道那些事我只和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去講把你奶了這麼大到如今吃不着奶了把我丟在一旁逞着丫頭們要我的强一面說一面也哭起來彼時黛玉寶釵等也走過來勸道媽媽你老人家擔待他們些就完了李嬤嬤見他二人來了便訴委曲將當日吃茶茜雪出去與昨日酥酪等事嘮嘮

叨叨說個不了可巧鳳姐正在上房筭了輸贏帳聽得後面一片聲嚷動便知是李嬤嬤老病發了排揎寶玉的人正值他今兒輸了錢遷怒于人便連忙赶過來拉了李嬤嬤笑道嬤嬤别生氣大節下老太太剛喜歡了一日你是個老人家别人吵嚷還要你管他們纔是難道你反不知規矩在這裡嚷起來叫老太太生氣不成你說誰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燒的滾熱的野雞快跟我來吃酒去一面說一面拉着走又叫豐兒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淚的手帕子那李嬤嬤脚不沾地跟了鳳姐兒走了一面還說我也不要這老命了索性今兒没了規矩鬧一塲子討個沒臉强似受那娼婦的氣後面寶釵黛玉見鳳姐兒這般都拍手笑道虧他這一陣風來把個老婆子撮了去寶玉點頭歎道這又不知是那裡的帳只揀軟的欺負又不知是那個姑娘得罪了上在他帳上了一句未完晴雯在旁說道誰又不瘋了得罪他做什麼便得罪了他就有本事承任不犯着帶累别人襲人一面哭一面拉着寶玉道為我得罪了一個老奶奶你這會子又為我得罪這些人這還不彀我受的還只是拉别人寶玉見他這般病勢又添了這些煩惱連忙忍氣吞聲安慰他仍舊睡下出汗又見他湯燒火熱自己守着他歪在旁邊勸他只養着病

别想那些沒要緊的事生氣襲人冷笑道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裡一刻還住得了但只是天長日久只管如此吵鬧可叫人怎麼樣過呢你只顧一時為我們得罪了人他們都記在心裡遇着坎兒說得好說不好聽大家什麼意思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流淚又怕寶玉煩惱只得又勉强忍着一時雜使的老婆子端了二和藥來寶玉見他纔有汗意不叫他起來便自己端着與他就枕上吃了即令小丫鬟們鋪炕襲人道你吃飯不吃飯到底老太太太太跟前坐一會子和姑娘們頑一會子再回來我就靜靜的躺一躺也好寶玉聽說只得依他去了簪環看他躺下自往上房來同賈母吃飯飯畢賈母猶欲同那幾個老管家的嬤嬤鬭牌寶玉記着襲人便回至房中見襲人朦朦睡去自己要睡天氣尚早彼時晴雯綺霞秋紋碧痕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見麝月一人在外間房裡燈下抹骨牌寶玉笑道你怎麼不同他們去麝月道沒有錢寶玉道床底下堆着那些還不彀你輸的麝月道都頑去了這屋子交給誰呢那一個又病了滿屋裡上頭是燈下頭是火那些老婆子們都老天拔地服侍了一天也該叫他歇歇小丫頭們也服侍了一天這會子還不叫他們頑頑去所以我在這裡看着寶玉聽了這話公然又是一個襲

人因笑道我在這裡坐着你放心去罷麝月道你既在這裡越發不用去了咱們兩個說話頑笑豈不好寶玉道咱們兩個做什麽呢怪沒意思的也罷了早上你說頭癢這會子沒什麽事我替你篦頭罷麝月聽了便道就是這樣說着將文具鏡匣搬將來卸去釵釧打開頭髮寶玉拿了篦子替他一一梳篦只篦了三五下見晴雯忙忙走進來取錢一見了他兩個便冷笑道哦交杯盞還沒吃倒上了頭了寶玉笑道你來我也替你篦一篦晴雯道我沒這麽樣大福說着拿了錢便摔了簾子出去了寶玉在麝月身後麝月對鏡二人在鏡內相視寶玉便向鏡內笑道滿屋

裡就只是他磨牙麝月聽說忙向鏡中擺手寶玉會意忽聽唿一聲簾子响晴雯又跑進來問道我怎麽磨牙了咱們倒得說說麝月笑道你去你的罷何苦來問人了晴雯笑道你又護着你們那瞞神弄鬼的我都知道等我撈回本兒來再說話說着一徑出去了這裡寶玉通了頭命麝月悄悄的伏侍他睡下不肯驚動襲人一宿無話次日清晨起來襲人已是夜間發了汗覺得輕省了些只吃些米湯靜養寶玉放了心因飯後走到薛姨媽這邊來閑逛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因賈環也過來頑正遇見寶釵香菱鶯兒三個赶圍棋作耍賈

環兒了也要頑寶釵素昔看他也如寶玉並沒他意今兒聽他要頑讓他上來坐了一處頑一磊十個錢頭一回自己贏了心中十分歡喜誰知後來接連輸了幾盤便有些着急赶着這盤正該自己擲骰子若擲個七點便贏若擲個六點亦該贏鶯兒擲三點就輸了因拿起骰子來狠命一擲一個坐定了五那一個亂轉鶯兒拍着手只叫么賈環便瞪着眼六七八混叫那骰子偏生轉出么來賈環急了伸手便抓起骰子然後就拿錢說是個六點鶯兒便說分明是個么寶釵見賈環急了便瞅鶯兒說道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鶯兒滿心委曲見寶釵說不敢出聲只得放下錢來口內嘟囔說一個做爺的還賴我們這幾個錢連我也不放在眼裡前兒和寶二爺頑他輸了那些也沒有着急剩的錢還是幾個小丫頭子們一搶他一笑就罷了寶釵不等說完連忙喝住了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說着便哭寶釵忙勸他好兄弟快別說這話人家笑話你又罵鶯兒正值寶玉走來見了這般形况問是怎麽了賈環不敢則聲寶釵素知他家規矩凡做兄弟的怕哥哥却不知那寶玉是不要人怕他的他想着兄弟們一併都有父母教訓何必多事反生疎了况且我

是正出他是庶出饒這樣看待還有人背後談論還禁得轄治了他更有個獃意思存在心裡你道是何獃意因他自幼姐妹叢中長大親姐妹有元春叔伯的有迎春惜春親戚中又有史湘雲林黛玉薛寶釵等人他便料定天地靈淑之氣只鍾於女子男兒們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伯叔兄弟之倫因是聖人遺訓不敢違忤只得聽他幾句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槩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男子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怕他却怕賈母纔讓他三分現今寶釵生怕寶玉教訓他倒沒意思便連忙替賈環掩飾寶玉道大正月裡哭什麼這裡不好到別處頑去你天天念書倒念糊塗了譬如這件東西不好橫豎那一件好就捨了這件取那件難道你守着這件東西哭會子就好了不成你原來是取樂的倒招的自己煩惱不如快去呢賈環聽了只得回來趙姨娘見他這般因問是那裡墊了踹窩來了賈環便說同寶姐姐頑來着鶯兒欺負我賴我的錢寶玉哥哥攆我來了趙姨娘啐道誰叫你上高抬盤了下流沒臉的東西那裡頑不得誰叫你跑了去討這沒意思正說着可巧鳳姐在窗外過都聽在耳內便隔窗說道大正月裡怎麼了兄弟們小孩子家一

半點兒錯了你只教導他說這樣話做什麼憑他怎麼去
還有太太老爺管他呢就大口家啐他他現是主子不好
橫豎有教導他的人與你什麼相干環兄弟出來跟我頑
去賈環素日怕鳳姐比怕王夫人更甚聽見叫他忙的出
來趙姨娘也不敢出聲鳳姐向賈環說道你也是個沒性
氣的東西時常說給你要吃要喝要頑要笑你愛同那一
個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頑就同那個頑你總不聽我的話
反教這些人教你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自己又不尊
重要往下流裡走安着壞心還只怨人家偏心呢輸了幾
個錢就這麼樣兒因問賈環你輸了多少錢賈環見問只
得諾諾的說道輸了一二百錢鳳姐道虧你還是爺們輸
了一二百錢就這樣回頭叫豐兒去取一吊錢來姑娘們
都在後頭頑呢把他送了頑去你明兒再這樣下流狐媚
子我先打了你再叫人告訴學裡皮不揭了你的為你這
不尊重你哥哥恨得牙癢癢不是我攔着窩心腳把你的
腸子踢出來呢喝令去罷賈環諾諾的跟了豐兒得了錢
自己和迎春等頑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正和寶釵頑笑
忽見人說史大姑娘來了寶玉聽了抬身就走寶釵笑道
等着偺們兩個一齊走瞧瞧他去說着下了炕同寶玉來
至賈母這邊只見史湘雲大笑大說的見了他兩個忙問

好斷見正值林黛玉在旁因問寶玉在那裡來寶玉便說在寶姐姐家來黛玉冷笑道我說呢虧在那裡絆住不然早就飛了來了寶玉道只許同你頑替你解悶兒不過偶然去他那裡一遭就說這話黛玉道好沒意思的話去不去管我什麼事又沒叫你替我解悶兒可許你從此不理我呢說着便賭氣回房去了寶玉忙跟了來問道好好的又生氣了就是我說錯句話你到底也還坐在那裡和別人說笑一會子又自己來納悶黛玉道你管我呢寶玉笑道我自然不敢管你只是你自己作踐了身子呢黛玉道我作踐了我的身子我死我的與你何干寶玉道何苦來

大正月裡死了活了的黛玉道偏說死我這會子就死你怕死你長命百歲的何如寶玉笑道要像只管這樣的鬧我還怕死呢倒不如死了干淨黛玉忙道正是了要是這樣鬧不如死了干淨寶玉道我說自家死了干淨別錯聽了話賴人正說着寶釵走來說史大妹妹等你呢說着便推寶玉走了這裡黛玉越發生氣悶向窗前流淚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憑我去罷了橫豎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又會又

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連親不隔疏後不僭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偺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偺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爲他疏你的黛玉啐道我難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你了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慪

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肷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見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二人正說着只見湘雲走來笑道愛哥哥林姐姐你們天天一處頑我好容易來了也不理我一理兒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愛說話連個二哥哥也叫不上來只是愛哥哥愛哥哥的回來赶圍棋兒又該你鬧么愛三了寶玉笑道你學慣了明兒連你還咬起來呢湘雲道他再不放人一點兒專挑人的不是你自己便比世人好也不犯着見一個打趣一個我指出一個人來你敢挑他麼我就服你黛玉便

問是誰湘雲道你敢挑寶姐姐的短處就算你是個好的黛玉聽了冷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他我那裡敢挑他呢寶玉不等說完忙用話分開湘雲笑道這一輩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兒得一個咬舌兒林姐夫時時刻刻你可聽愛呀厄的去阿彌陀佛那時纔現在我眼裡呢說的衆人大笑湘雲忙回身跑了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元妃省親後正月未過無事可寫故叙婢女們賭錢以見富貴之家新正熱鬧氣像

借李嬤吵罵寫襲人之能忍即借襲人之病睡逗起麝月晴雯爲後文伏筆

借賈環之稚蠢寫趙姨之妬忌亦是伏筆

鳳姐于李嬤吵罵用好言勸解於趙姨之妒忌則用正言彈壓一是愛憐襲人一是憎嫌趙姨而趙姨之敢怒而不敢言其結怨亦始于此

借史湘雲之來寫黛玉之賭氣說出不如死了等語亦是伏筆

第二十回叙新正瑣碎細事因十八十九回叙過元妃省親大事寧府演戲熱鬧必當叙及細事是文章

巨細濃淡相間法

此回全用借筆作伏筆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

紅樓夢卷二十終

紅樓夢卷二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俊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庇賈璉

話說史湘雲跑了出來怕林黛玉趕上寶玉在後忙說絆倒了那裏就趕上了林黛玉趕到門前被寶玉叉手在門框上攔住笑道饒他這一遭兒罷林黛玉拉着手說道我要饒了雲兒再不活着湘雲見寶玉攔着門料黛玉不能出來便立住脚笑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却值寶釵來在湘雲身背後也笑道我勸你兩個看寶兄弟面上都丟開手罷黛玉道我不依你們是一氣的都戲弄我不成寶

玉勸道誰敢戲弄你你不打趣他他焉敢說你四人正難
分解有人來請吃飯方往前邊來那天已掌燈時分王夫
人李紈鳳姐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都往賈母這邊來大
家閒話了一回各自歸寢湘雲仍往黛玉房中安歇寶玉
送他二人到房那天已二更多時襲人來催了幾次方回
自己房中來睡次早天方明時便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
來却不見紫鵑翠縷二人只有他姊妹兩個尚卧在衾內
那黛玉嚴嚴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紅綾被安穩合目而睡
那史湘雲却一把青絲拖于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
膀子擱於被外又帶着兩個金鐲子寶玉見了歎道睡覺

還是不老實回來風吹了又嚷肩窩疼了一面說一面輕
輕的替他蓋上林黛玉早已醒了覺得有人就猜着定是
寶玉因翻身一看果不出所料因說道這早晚就跑過來
作什麼寶玉說這早晚還早呢你起來瞧瞧黛玉道你先
出去讓我們起來寶玉出至外間黛玉起來叫醒湘雲二
人都穿了衣裳寶玉復又進來坐在鏡臺旁邊只見紫鵑
雪雁進來伏侍梳洗湘雲洗了臉翠縷便拿殘水要潑寶
玉道站着我趁勢洗了就完了省得又過去費事說着便
走過來彎腰洗了兩把紫鵑遞過香皂去寶玉道這盆裏
就不少不用搓了再洗了兩把便要手巾翠縷道還是這

個毛病兒多早晚纔改呢寶玉也不理他忙忙的要青鹽擦了牙漱了口完畢見湘雲已梳完了頭便走過來笑道好妹妹替我梳上頭湘雲道這可不能了寶玉笑道好妹妹你先時怎麼替我梳了呢湘雲道如今我忘了怎麼梳呢寶玉道橫豎我不出門又不戴冠子勒子不過打幾根辮子就完了說着又千妹妹萬妹妹的央告湘雲只得扶過他的頭來一一梳篦在家不戴冠子並不總角只將四圍短髮編成小辮往頂心髮上歸了總編一根大辮紅縧結住自髮頂至辮梢一路四顆珍珠下面有金墜腳湘雲一面編着一面說道這珠子只三顆了這一顆不是的我記得是一樣的怎麼少了一顆寶玉道丟了一顆湘雲道必定是外頭去掉下來不防被人揀了去倒便宜他黛玉旁邊冷笑道也不知是真丟也不知是給了人鑲什麼戴去了寶玉不答因鏡臺兩邊都是粧奩等物順手拿起來賞玩不覺順手拈了胭脂意欲往口邊送又怕湘雲說正猶豫間湘雲在身後伸過手來啪的一下將胭脂從他手中打落說道不長進的毛病兒多早纔改一語未了只見襲人進來見這光景知是梳洗過了只得回來自己梳洗忽見寶釵走來因問寶兄弟那裏去了襲人冷笑道寶兄弟那裏還有在家的工夫寶釵聽說心中明白又聽襲人

歎道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也沒有黑夜白日鬧
的憑人怎麽勸都是耳旁風寶釵聽了心中暗忖道倒別
看錯了這個丫頭聽他說話倒有些見識寶釵便在炕上
坐下慢慢的閒言中套問他年紀家鄉等語留神窺察其
言語志量深可敬愛一時寶玉來了寶釵方出去寶玉便
問襲人道怎麽寶姐姐和你說的這麽熱鬧見我進來就
跑了問一聲不答再問時襲人方道你問我麽我那裏知
道你們的原故寶玉聽了這話見他臉上氣色非往日可
比便笑道怎麽又動了真氣了襲人冷笑道我那裏敢動
氣只是你從今別進這屋子了橫豎有人伏侍你再不必
來支使我我仍舊還伏侍老太太去一面說一面便在炕
上合眼倒下寶玉見了這般景況深爲駭異禁不住趕來
勸慰那襲人只管合着眼不理寶玉無了主意因見麝月
進來便問道你姐姐怎麽了麝月道我知道麽問你自已
便明白了寶玉聽說呆了一回自覺無趣便起身嘆道不
理我罷我也睡去說着便起身下炕到自己床上睡下襲
人聽他半日無動靜微微的打鼾料他睡着便起來拿一
領斗蓬來替他盖上只聽唿的一聲寶玉便掀過去仍合
目粧睡襲人明知其意便點頭冷笑道你也不用生氣從
此後我也只當啞了再不說你一聲何如寶玉禁不住起

身問道我又怎麽了你又勸我你勸也罷了剛纔又沒勸我一進來你就不理我賭氣睡了我還摸不着是爲什麽這會子你又說我惱了我何嘗聽見你勸我的是什麽話兒襲人道你心裏還不明白還等我說呢正閙着賈母遣人來叫他吃飯方往前邊來胡亂吃了幾碗飯仍回至自己房中只見襲人睡在外頭炕上麝月在旁抹骨牌寶玉素知麝月與襲人親厚一並連麝月也不理揭起軟簾自往裏間來麝月只得跟進來寶玉便推他出去說不敢驚動你們麝月只得笑着出來喚兩個小丫頭進來寶玉拿一本書歪着看了半天因要茶抬頭只見兩個小丫頭在

地下站着一個大些的生得十分清秀寶玉便問你叫什麽名字那丫頭答道叫蕙香寶玉又問是誰起的這個名字蕙香道我原叫芸香是花大姐姐改的寶玉道正經該叫晦氣罷咧什麽蕙香呢又問你姊妹幾個蕙香道四個寶玉道你第幾個蕙香道第四寶玉道明日就叫四兒不必什麽蕙香蘭氣的那一個配比這些花沒的玷辱了好名好姓的一面說一面命他倒了茶來吃襲人和麝月在外間聽了半日抿嘴兒笑這一日寶玉也不出房門自已悶悶的只不過拿書解悶或弄筆墨也不使喚家人只叫四兒答應誰知這個四兒是個乖巧不過的丫頭見寶玉

用他他便變盡方法籠絡寶玉至晚飯後寶玉因吃了兩杯酒眼餳耳熱之餘若往日則有襲人等大家喜笑有興今日却冷清清的一人對燈好沒興趣待要趕了他們去又怕他們得了意已後越來勸了若拿出作上人的模樣鎮唬他們似乎無情太甚說不得橫了心只當他們死了橫竪自家也要過的便權當他們死了毫無牽掛反能怡然自悅因命四兒剪燭烹茶自已看了一回南華經至外篇胠篋一則其文曰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

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彩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攦工垂之指而天下始人含其巧矣看至此意趣洋洋趁着酒興不禁提筆續曰焚花散麝而閨閣始人含其勸矣戕寶釵之仙姿灰黛玉之靈竅喪滅情意而閨閣之美惡始相類矣彼含其勸則無參商之虞矣戕其仙姿無戀愛之心矣灰其靈竅無才思之情矣彼釵玉花麝者皆張其羅而穴其隧所以迷眩纏陷天下者也續畢擲筆就寢頭剛着枕便忽然睡去一夜竟不知所之直至天明方醒翻身看時只見襲人和衣睡在衾上寶玉將昨日的事已付之度外便推

他說道起來好生睡着看凍了原來襲人見他無曉夜和姊妹廝鬧若真勸他料不能改故用柔情以警之料他不過半日片刻仍復好了不想寶玉一日夜竟不回轉自已反不得主意直一夜沒好生睡今忽見寶玉如此料是他心意回轉便索性不睬他寶玉見他不應便伸手替他解衣剛解開了鈕子被襲人將手推開又自扣了寶玉無法只得拉他的手笑道你倒底怎麼了連問幾聲襲人睜眼說道我也不怎麼你睡醒了你自過那邊房裏去梳洗再遲了就趕不上了寶玉道我過那裏去襲人冷笑道你問我我知道嗎你愛那裏去就過那裏去從今咱們兩個丟開手省得雞生鵝鬭叫別人笑橫豎那邊膩了過來這邊又有個什麼四兒五兒伏侍我們這起東西可是白玷辱了好名好姓的寶玉笑道你今兒還記着呢襲人道一百年還記着呢比不得你拿着我的話當耳旁風夜裏說了早起就忘了寶玉見他嬌嗔滿面情不可禁便向枕邊拿起一根玉簪來一跌兩段說道我再不聽你說就同這簪一樣襲人忙的拾了簪子說道大早起這是何苦來聽不聽什麼要緊也值得這個樣子寶玉道你那裏知道我心裏急襲人笑道你也知道着急麼可知我心裏怎麼樣快起來洗臉去罷說着二人方起來梳洗寶玉往上房去後

誰知黛玉走來見寶玉不在房中因翻弄案上書看可巧便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見寶玉所續之處不覺又氣又笑不禁也題筆續一絕云

無端弄筆是何人　勦襲南華莊子文
不悔自家無見識　却將醜語詆他人

題畢也往上房來見賈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女大姐兒病了正亂着請大夫胗脈大夫說替夫人奶奶們道喜姐兒發熱是見喜了並非別症王夫人鳳姐聽了忙遣人問可好不好大夫回道症雖險却順倒還不妨預備桑蟲猪尾要緊鳳姐聽了登時忙將起來一面打掃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傳與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兒打點鋪蓋衣服與賈璉隔房一面又拿大紅尺頭與奶子丫頭親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掃淨室款留兩位醫生輪流斟酌胗脉下藥十二日不放家去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鳳姐與平兒都隨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那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淸俊的選來出火不想榮國府內有一個極不成才破爛酒頭廚子名喚多官人見他懦弱無能都喚他作多渾虫因他父母給他娶了一個媳婦今年方二十歲也有幾分人材又兼生性輕薄最喜拈花惹草多渾虫

又不理論只是有酒有肉有錢便諸事不管了所以甯榮二府之人都得入手因這媳婦妖嬈異常輕浮無比衆人都呼他作多姑娘兒如今賈璉在外熬煎往日也見過這媳婦垂涎久了只是內懼嬌妻外懼孌童不曾下得手那多姑娘兒也有意于賈璉只恨没空今聞賈璉搬在外書房來他便没事也要走三四輸去招惹賈璉似饑鼠一般少不得和心腹的小廝們計議多以金帛相許焉有不允之理况都和這媳婦是舊友一說便成是夜多渾虫醉倒在炕二鼓人定賈璉便溜進來相會一見面早已神魂失據也不及情談欵敘便寬衣動作起來誰知這媳婦有天生的奇趣一經男子挨身便覺遍體筋骨癱軟使男子如臥綿上更兼淫態浪言壓倒娼妓賈璉此時恨不得渾身化在他身上那媳婦故作浪語在下說道你家女兒出花兒供着娘娘你也該忌兩日倒爲我腌臢了身子快離了我這裏罷賈璉一面大動一面喘吁吁答道你就是娘娘那裏還管什麽娘娘那媳婦越浪起來賈璉不禁醜態畢露一時事畢兩個又盟山誓海難捨難分自此後遂成相契一日大姐毒盡瘢囘十二日後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宗還願焚香慶賀放賞已畢賈璉仍復搬進臥室見了鳳姐正是俗語云新婚不如遠別更有無限恩愛自不必

細說次日早起鳳姐往上房裏去後平兒收拾外邊拿起來的衣服鋪蓋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綹青絲來平兒會意忙藏在袖內便走至這邊房內拿出頭髮來向賈璉笑道這是什麽賈璉一見連忙搶上來要奪平兒便跑被賈璉一把揪住按在炕上從手中來奪平兒笑道你是沒良心的我好意瞞着他來問你你到賭狠等他回來我告訴了看你怎麽樣賈璉聽說忙陪笑央求道好人你賞我罷我再不敢賭狠了一語未了只聽鳳姐聲音進來賈璉聽見鬆了不是搶又不是只叫好人別叫他知道平兒纔起身鳳姐已走進來命平兒快開匣子替太太找樣子平兒忙答應了找時鳳姐見了賈璉忽然想起來便問平兒前日拿出去的東西都收進來沒有平兒道收進來了鳳姐道可少什麽沒有平兒道細細查了並沒少一件兒鳳姐又道可多什麽沒有平兒笑道不少就罷了怎麽還有得多出來鳳姐又笑道這個半月難保干淨或者有相厚的丟下的東西戒指汗巾等物亦未可定一席話說的賈璉臉都黃了在鳳姐身背後只望着平兒殺雞抹脖使眼色求他遮蓋平兒只作看不見因笑道怎麽我的心就和奶奶一樣我就怕有這麽的留神搜了一搜竟一點破綻也沒有奶奶不信親自搜一搜鳳姐笑道傻丫頭他便有這

些東西那裏就叫偺們搜着說着拿了樣子去了平兒指着鼻子搖着頭兒笑道這件事你該怎麼謝我呢喜得賈璉眉開眼笑跑過來摟着心肝腸兒肉兒亂叫平兒手裏拿着頭髮笑道這是一輩子的把柄兒好就好不好偺們就抖出這個來賈璉笑着央告道你好生收着罷千萬可別叫他知道口裏說着瞅他不隄防一把便搶過來笑道你拿着終是禍胎不如我燒了就完了事了一面說一面掖在靴掖子內平兒咬牙道沒良心的過了河兒就折橋明兒還想我替你撒謊呢賈璉見他嬌俏動情便摟着求歡平兒奪手跑了出來急得賈璉彎着腰恨道死促狹小娼婦兒一定浪上人的火來他又跑了平兒在牕外笑道我浪我的誰叫你動火難道圖你受用叫他知道了又不肯貸我呀賈璉道你不用怕他等我性子上來把這醋罐子打個稀爛他纔認得我呢他防我像防賊似的只許他同男子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說話畧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子姪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已後我也不許他見人平兒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動便有壞心連我也不放心別說他呀賈璉道你兩個一口賊氣都是你們行的是我凡行動都存壞心多早晚纔叫你們都死在

我手裏呢一句未了鳳姐走進院來因見平兒在牕外就問道要說話怎麽不在屋裏跑出來隔着牕子是什麽意思賈璉在內接嘴道你可問他倒像屋裏有老虎吃他呢平兒道屋裏一個人沒有我在他跟前作什麽鳳姐笑道正是沒人纔好呢平兒聽說便道這話是說我麽鳳姐便笑道不說你說誰平兒道别叫我說出好話來了說着也不打簾子一徑往那邊去了鳳姐自掀簾子進來說道平兒丫頭瘋魔了這蹄子認眞要降伏起我來了仔細你的皮要緊賈璉聽了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兒這麽利害從此倒服了他了鳳姐道都是你興的他我只和你算帳就完了賈璉聽了啐道你兩個不睦又拿我來墊喘兒我躲開你們鳳姐道我看你躲到那裏去賈璉道我有處去說着就走鳳姐道你别走我有話和你說呢不知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天色纔明寶玉即披衣靸鞋往黛玉房中描出寶玉夜間雖睡在自巳房中却一心只在黛玉湘雲處與西廂梵王宮殿月輪高句一樣筆法

湘雲剩水殘香寶玉以爲鮮潔非常描盡意淫二字

湘雲替寶玉梳頭查看失珠一顆暗補從前梳洗巳

非一次

寶釵聽襲人說話有心賞識留神探問為後文伏筆

且暗寫寶釵端重與湘雲黛玉不同

四兒纔伺候寶玉便想設法籠絡已伏將來被攆之
由

寶玉續南華經雖是一時興趣却是後來勘破根苗

但此時寶玉在忽迷忽悟之時且欲釵玉花麝自已
焚散戕滅並非自能解脫故隨即斷簪立誓仍纏綿
于色魔也

黛玉題詩訕誚說不悔自家無見識駁得極是此即
作者之意

賈璉私通多兒為後來私通鮑二妻及私娶尤二姐
引子

平兒搜得頭髮既壓服主人又即以示恩真是可人

賈璉說不論小叔小姪兒說說笑笑却也看出破綻

平兒說別叫我說出好話來是皮裡陽秋

紅樓夢卷二十一終

紅樓夢卷二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話說賈璉聽鳳姐兒說有話商量因止步問是何話鳳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倒底怎麼樣賈璉道我知道怎麼樣你連多少大生日都料理過了這會子倒沒有主意了鳳姐道大生日是有一定的規例如今他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賈璉聽了低頭想了半日道你竟糊塗了現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麼給林妹妹做的如今也照依給薛妹妹做就是了鳳姐

聽了冷笑道我難道這個也不知道我原也這麼想定了但昨日聽見老太太說問起大家的年紀生日來聽見薛大妹妹今年十五歲雖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將笄之年老太太說要替他做生日自然與往年給林妹妹的不同了賈璉道既如此就比林妹妹的多增些鳳姐道我也這麼想着所以討你的口氣我若私自添了東西你又怪我不告訴明白你了賈璉笑道罷罷這空頭情我不領你不盤察我就彀了我還怪你說着一徑去了不在話下且說史湘雲住了兩日因要回去賈母因說等過了你寶姐姐的生日看了戲再回去史湘雲聽了只得住下又一面遣人

回去將自已舊日作的兩件鍼線活計取來爲寶釵生辰之儀誰想賈母自見寶釵來了喜他穩重和平正值他纔過第一個生辰便自已蠲資二十兩喚了鳳姐來交與他備酒戲鳳姐湊趣笑道一個老祖宗給孩子們做生日不拘怎樣誰還敢爭又辦什麼酒席既高興要熱鬧就說不得自已花費幾兩老庫裏的體已這早晚找出這霉爛的二十兩銀子來做東意思還叫我們賠上果然拿不出來也罷了金的銀的圓的扁的壓塌了箱子底只是累掯我們舉眼看看誰不是你老人家的兒女難道將來只有寶兄弟頂你老人家上五臺山不成那些東西只留與他我

們如今雖不配使也別苦了我們這個彀酒的彀戲的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賈母亦笑道你們聽聽這嘴我也算會說的了怎麼說不過這猴兒你婆婆也不敢強嘴你就和我哪啊哪啊鳳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樣的疼寶玉我也沒處去訴冤倒說我強嘴說着又引賈母笑了一會賈母十分喜悅到晚上衆人都在賈母前定省之餘大家娘兒姊妹等說笑時賈母因問寶釵愛聽何戲愛吃何物寶釵深知賈母年老人喜熱鬧戲文愛吃甜爛之物便總依賈母素喜者說了一遍賈母更加喜歡次日先送過衣服玩物去王夫人鳳姐黛玉等諸人皆有隨分的不須細說

至二十一日就賈母內院搭了家常小巧戲臺定了一班新出小戲崑弋兩腔俱有就在賈母上房擺了幾席家宴酒席並無一個外客只有薛姨媽史湘雲寶釵是客餘者皆是自已人這日早起寶玉因不見林黛玉便到他房中來尋只見黛玉歪在炕上寶玉笑道起來吃飯去就開戲了你愛聽那一齣我好點黛玉冷笑道你既這樣說你就特叫一班戲揀我愛的唱與我聽這會子犯不上借着光兒問我寶玉笑道這有什麼難的明兒就這樣行也叫他們借着偺們的光兒一面說一面拉他起來攜手出去吃了飯點戲時賈母一面先叫寶釵點寶釵推讓一遍無法

只得點了一齣西遊記賈母自是歡喜然後便命鳳姐點鳳姐雖有王夫人在前但因賈母之命不敢違拗且知賈母喜熱鬧更喜謔笑科諢便先點了一齣刘二當衣賈母果真更又喜歡然後便命黛玉點黛玉又讓王夫人等先點賈母道今兒原是我特帶着你們取樂偺們只管偺們的別理他們我巴巴的唱戲擺酒爲他們不成他們在這裏白聽白吃已經便宜了還讓他們點戲呢說着大家都笑黛玉方點了一齣然後寶玉史湘雲迎春探春惜春李紈等俱各點了按齣扮演至上酒席時賈母又命寶釵點寶釵點了一齣魯智深醉鬧五台山寶玉道你只好點這些戲寶釵道你白聽了這幾年戲那裏知道這齣戲的好處排場又好詞藻更妙寶玉道我從來怕這些熱鬧戲寶釵笑道要說這一齣熱鬧還算你不知戲呢你過來我告訴你這一齣戲是一套北點絳唇鏗鏘頓挫那音律不用說是好的了只那詞藻中有一隻寄生草填得極妙你何曾知道寶玉見說的這般好便奏近來央告好姐姐念與我聽聽寶釵便念道

漫搵英雄淚相離處士家謝慈悲剃度在蓮臺下沒緣法轉眼分離乍赤條條來去無牽掛那裏討烟簑雨笠捲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鉢隨緣化

寶玉聽了喜的拍膝搖頭稱賞不已又讚寶釵無書不知林黛玉道安靜看戲罷還沒唱山門你就粧瘋了說的湘雲也笑了於是大家看戲到晚方散賈母深愛那做小旦的與一個做小丑的因命人帶進來細看時一發可憐兒因問年紀那小旦纔十一歲小丑纔九歲大家歎息了一回賈母令人另拿些肉菓與他兩個又另賞錢兩吊鳳姐笑道這個孩子扮上活像一個人你們再看不出寶釵心內也知道只點點頭不說寶玉也點了點頭亦不敢說史湘雲便接口道倒像林姐姐的模樣寶玉聽了忙把湘雲瞅了一眼使個眼色衆人聽了這話留神細看都笑起來了說果然像得狠一時散了晚間湘雲便命翠縷把衣包收拾了翠縷道忙什麼等去的那日包也不遲湘雲道明早就走還在這裏做什麼看人家的嘴臉寶玉聽了這話忙近前說道好妹妹你錯怪了我林妹妹是個多心的人別人分明知道不肯說出來也皆因怕他惱誰知你不防頭就說了出來他豈不惱我怕你得罪了人所以纔使眼色你這會子惱了我豈不辜負了我若是別個那怕他得罪了十個人與我何干呢湘雲摔手道你那花言巧語別望着我說我也原不如你林妹妹別人拿他取笑都使得只我說了就有不是我原不配說他他是主子小姐我是

奴才了頭得罪了他了寶玉急的說道我倒是為你為出不是來了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湘雲道大正月裏少信口胡說這些沒要緊的惡誓散語歪話說給那些小性兒行動愛惱人會轄治你的人聽去別叫我啐你說着至賈母裏間屋裏忿忿的躺着去了寶玉沒趣只得又來尋黛玉誰知纔進門便被黛玉推出來將門關上了寶玉又不解何故在窻外只是低聲叫好妹妹黛玉總不理他寶玉悶悶的垂頭不語襲人早知端的當此時再不能勸那寶玉只呆呆的站着黛玉只當他回去了却開了門只見寶玉還站在那裏黛玉不好再閉門寶玉因隨進來問道凡事都有個緣故說來人也不委曲好好的就惱了到底是為什麼起黛玉冷笑道問的我倒好我也不知為什麼我原是給你們取笑的拿着我比戲子給衆人取笑寶玉道我並沒有比你也並沒有笑你為什麼惱我呢黛玉道你還要比你還要笑你不比不笑比人家比了笑了的還利害呢寶玉聽說無可分辯黛玉又道這一節還可恕再者你為什麼又和雲兒使眼色這安的是什麼心莫不是他和我頑就自輕自賤了他是公侯的小姐我們原是貧民家的了頭他和我頑設如我回了口豈不是他自惹輕賤你是這個主意不是你却也是好心只是

那一個不領你的情一般也惱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說我小性兒行動肯惱人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惱他與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與你何干寶玉聽了知方纔與湘雲私談他也聽見了細想自己原爲怕他二人生隙故在中間調停不料自己反落了兩處的貶謗正與前日所看南華經內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蔬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又曰山木自寇源泉自盜等句因此越想越無趣再細想來如今不過這幾個人尚不能應酬妥協將來猶欲何爲想到其間也無庸分辯自己轉身回房林黛玉見他去了便知回思無趣賭氣去了一言也不曾發不禁自己越添了氣便說這一去一輩子也別來了也別說話那寶玉不理竟回來躺在床上只是悶悶的襲人深知原委不敢就說只得以他事來解說因笑道今兒看了戲又勾出幾天戲來寶姑娘一定要還席呢寶玉冷笑道他還不還與我什麼相干襲人見這話不似往日口吻因又笑道這是怎麼說好好的大正月裡娘兒們姊妹們都喜喜歡歡你又怎麼這個行景了寶玉冷笑道他們娘兒們姊妹們歡喜不歡喜也與我無干襲人笑道他們隨和你也隨和些豈不大家喜歡寶玉道什麼大家彼此他們有大家彼此我只是赤條條無牽掛的言及此句不覺淚下

襲人見此景況不敢再說寶玉細想這一句意味不禁大哭起來翻身站起來至案邊提筆立占一偈云

你證我證　心證意證　是無有證
斯可云證　無可云證　是立足境

寫畢自己雖解悟又恐人看此不解因又塡一隻寄生草寫在偈後又念一過自覺心中無有掛礙便上床睡了誰知黛玉見寶玉此番果斷而去假以尋襲人爲由來視動靜襲人回道已經睡了黛玉聽了就欲回去襲人笑道姑娘請站着有一個字帖兒瞧瞧是什麽話便將寶玉方纔所寫的與黛玉看黛玉看了知寶玉爲一時感忿而作不覺可笑可歎便向襲人道作的是頑意兒無甚關係說畢便拿了回房去與湘雲同看次日又與寶釵看寶釵念其詞曰

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伊肆行無礙憑來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紛紛說甚親疏密從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頭試想眞無趣

看畢又看那偈語又笑道這個人悟了都是我的不是我昨兒一支曲子惹出來的這些道書機鋒最能移性明兒認眞起來說些瘋話存了這個念頭豈不是從我這一支曲子起我成了個罪魁了說着便撕了個粉碎遞與丫

頭們叫快燒了黛玉笑道不該撕了等我問他你們跟我來包管叫他收了這個痴心邪說二人果往寶玉屋裏來黛玉先笑道寶玉我問你至貴者寶至堅者玉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寶玉竟不能答二人笑道這樣愚鈍還參禪呢湘雲也拍手笑道寶哥哥可輸了黛玉又道你那偈末云無可云證是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據我看來還未盡善我還續兩句在後因念云無立足境方是乾淨寶釵道實在這方悟徹當日南宗六祖惠能初尋師至韶州聞五祖宏忍在黃梅他便充役火頭僧五祖欲求法嗣令徒弟諸僧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說道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彼時惠能在厨房碓米聽了這偈說道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因自念一偈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五祖便將衣鉢傳他今兒這偈云亦同此意了只是方纔這句機鋒尚未完全了結這便丟開手不成黛玉笑道他不能答就算輸了這會子答上了也不為出奇了只是以後再不許談禪了連我們兩個所知所能的你還不知不能呢還去參禪呢寶玉自已以為覺悟不想忽被黛玉一問便不能答寶釵又比出語錄來此皆素不見他們能者自已想了一想原來他們比我的知覺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尋苦惱

想畢便笑道誰又參禪不過是一時的頑話兒罷了說畢四人仍復如舊忽然人報娘娘差人送出一個燈謎來命他們大家去猜猜後每人也作一個送進去四人聽說忙出來至賈母上房只見一個小太監拿了一盞四角平頭白紗燈耑為燈謎而製上面已有了一個衆人都爭看亂猜小太監又下諭道衆小姐猜着不要說出來每人只暗暗的寫了一齊封送進去候娘娘自驗是否寶釵聽了近前一看是一首七言絕句並無新奇口中少不得稱讚只說難猜故意尋思其實一見早猜着了寶玉黛玉湘雲探春四個人也都解了各自暗暗的寫了一並將賈環賈蘭

等傳來一齊各揣心機猜了寫在紙上然後各人拈一物作成一謎恭楷寫了掛于燈上太監去了至晚出來傳諭道前日娘娘所製俱已猜着惟二小姐與三爺猜的不是小姐們作的也都猜了不知是否說着也將寫的拿出來也有猜着的也有猜不着的太監又將頒賜之物送與猜着之人每人一個宮製詩筒一柄茶筅獨迎春賈環二人未得迎春自以為頑笑小事並不介意賈環便覺得沒趣且又聽太監說三爺所作這個不通娘娘也沒猜着叫我帶回問三爺是個什麼衆人聽了都來看他作的是什麼寫道

大哥有角只八個　　二哥有角只兩根
大哥只在床上坐　　二哥愛在房上蹲

衆人看了大發一笑賈環只得告訴太監說是一個枕頭一個獸頭太監記了領茶而去賈母見元春這般有興自已一發喜樂便命速作一架小巧精緻圍屏燈來設于堂屋命他姊妹們各自暗暗的做了寫出來粘在屏上然後預備下香茶細菓以及各色玩物為猜着之賀賈政朝罷見賈母高興況在節間晚上也來承歡取樂上面賈母賈政寶玉一席王夫人寶釵黛玉湘雲又一席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又一席俱在下面地下婆子丫鬟站滿李宮裁王熙鳳二人在裏間又一席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兒地下女人們忙進裏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着回道他說方纔老爺並沒去叫他他不肯來婆子回覆了賈政衆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子將賈蘭喚來賈母命他在身邊坐了抓菓子與他吃大家說笑取樂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裏便唯唯而已餘者湘雲雖係閨閣弱質却素喜談論今日賈政在席也自拑口禁語黛玉本性嬌懶不肯多語寶釵原不妄言輕動便此時亦是坦然自若故此一席雖是家常取樂反見拘束賈母亦知因賈政一人在此所

致酒過三巡便攆賈政去歇息賈政亦知賈母之意攆了他去好讓他姊妹兄弟們取樂因陪笑道今日原聽見老太太這裏大設春燈雅謎故也備了綵禮酒席特來入會何疼孫子孫女之心便不畧賜與兒子半點賈母笑道你在這裏他們都不敢說笑沒的倒教我悶的慌你要猜謎我便說一個你猜猜不着是要罰的賈政忙笑道自然要罰若猜着了也要領賞呢賈母道這個自然便念道

猴子身輕站樹稍　打一菓名

賈政已知是荔枝故意亂猜罰了許多東西然後方猜着了也得了賈母的東西然後也念一個燈謎與賈母猜念道

身自端方　體自堅硬

雖不能言　有言必應

打一用物

說畢便悄悄的說與寶玉寶玉會意又悄悄的告訴了賈母賈母想了一想果然不差便說是硯台賈政笑道到底是老太太一猜就是回頭說快把賀彩獻上來地下婦女答應一聲大盤小盒一齊捧上賈母逐件看去都是燈節下所用所頑新巧之物心中甚喜遂命給你老爺斟酒寶玉執壺迎春送酒賈母因說你瞧瞧那屏上都是他姐兒

們做的再猜一猜我聽賈政答應起身走至屏前只見第
一個是元妃的寫着道
能使妖魔胆盡摧　身如束帛氣如雷
一聲震得人方恐　回首相看已化灰
打一物
賈政道這是爆竹呢寶玉答道是賈政又看迎春的道
天運人功理不窮　有功無運也難逢
因何鎮日紛紛亂　只爲陰陽數不同
打一用物
賈政道是算盤迎春笑道是又往下看是探春的道
堦下兒童仰面時　清明粧點最堪宜
遊絲一斷渾無力　莫向東風怨别離
打一物
賈政道好像風箏探春道是賈政再往下看是黛玉的道
朝罷誰攜兩袖烟　琴邊衾裏兩無緣
曉籌不用雞人報　五夜無煩侍女添
焦首朝朝還暮暮　煎心日日復年年
光陰荏苒須當惜　風雨陰晴任變遷
打一物
賈政道這個莫非更香寶玉代言道是賈政又看道

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打一物

賈政道好好我猜鏡子妙極寶玉笑回道是賈政道這一個却無名字是誰做的賈母道這個大約是寶玉做的賈政就不言語往下再看寶釵的道是

有眼無珠腹內空　荷花出水喜相逢

梧桐葉落分離別　恩愛夫妻不到冬

打一物

賈政看完心內自忖道此物還到有限只是小小年紀作此等言語更覺不祥看來皆非福壽之輩想到此處愈覺煩悶大有悲戚之狀只是垂頭沉思賈母見賈政如此光景想到他身體勞乏又恐拘束了他衆姊妹不得高興頑耍卽對賈政道你竟不必在這裏了安歇去罷讓我們再坐一會子也就散了賈政一聞此言連忙答應幾個是又勉強勸了賈母一回酒方纔退出去了回至房中只是思索翻來覆去甚覺悽惋這裏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樂一樂罷一語未了只見寶玉跑至圍屏燈前指手畫腳信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個破的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黛玉便道還像方纔大家坐着說說笑笑豈不斯文些兒鳳姐自裏間屋裏出來插口說道你這個

人就該老爺每日合你寸步不離方好剛纔我忘了爲什麽不當着老爺攛掇叫你作詩謎兒這會子不怕你不出汗呢說的寶玉急了拉着鳳姐兒厮纏了一會賈母又與李宮裁並衆姊妹等說笑了一會子也覺有些困倦聽了聽已交四鼓了因命將食物撤去賞與衆人隨起身道我們安歇罷明日還是節呢該當早起明日晚上再頑罷于是衆人散去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生日賈母獨捐貲辦戲已見賈母屬意寶釵

黛玉悶睡房中必待寶玉拉起然後出來是暗寫醋意

寶釵點醉鬧五臺山念出寄生草一曲分明是寶玉後來避入空門樣子

史湘雲心直口快說出小旦像黛玉當下並不提黛玉着惱直至人散後方說破而黛玉惱湘雲光景已活現紙上妙極若于席間露出則與賈母特辦戲酒面上不好收拾此文章於事後追神法

寶玉一偈一詞却已入悟境不過尚有人我相若後文六祖之偈眞是離一切諸相

黛玉續偈之無立足境方是乾净固爲超脫而共不

壽亦于此可見
寶釵引語錄是不要寶玉談禪但以氷囙水氷消水長恐寶玉禪心囙此更深不特寄生草一曲悞了寶玉也是文章暗深一層法
各人燈謎就是各人的小照與紅樓夢曲遙遙照應
寶釵燈謎是竹夫人
第二十二回於慶壽賞燈熱鬧中插入禪機讖謎如夏至炎熱一陰已生直與造化同功

紅樓夢卷二十二終

紅樓夢卷二十三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賈元春自那日幸大觀園回宮去後便命將那日所有的題咏命探春依次抄錄妥協自己編次叙其優劣又命在大觀園勒石爲千古風流雅事因此賈政命人各處選拔精工名匠大觀園磨石鐫字賈珍率領賈蓉賈萍等監工因賈薔又管理着文官等十二個女戲子並行頭等事不得空閒因此又將賈菖賈菱喚來監工一日湯蠟釘硃動起手來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個玉皇廟並達摩菴

兩處一班的十二個小沙彌並十二個小道士如今挪出大觀園來賈政正想發到各廟去分住不想後街上住的賈芹之母周氏正打算到賈政這邊謀一個大小事件與兒子管管也好弄些銀錢使用可巧聽見這邊有事便坐車來求鳳姐鳳姐因見他素日不大拿班做勢的便依允了想了幾句話便回王夫人說道這些小和尚道士萬不可打發到別處去一時娘娘出來就要應承的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又費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將他們都送到家廟鐵檻寺去月間不過派一個人拿幾兩銀子去買柴米就是了說聲用走去叫一聲就來一點兒不費事王夫人聽

了便商之於賈政賈政聽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這樣即時喚賈璉賈璉正同鳳姐吃飯一聞呼喚放下飯便走鳳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聽我說話若是別的事我不管若是為小和尚小道士們的那事好歹依我這麼着如此這般教了一套話賈璉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說去鳳姐聽說把頭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帶笑不笑的瞅着賈璉道你當真還是頑話兒賈璉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兒子芸兒來求了我兩三遭要件事管管我應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來這件事你又奪了去鳳姐兒笑道你放心園子東北角上娘娘說了還叫多多的種松柏樹

樓底下還叫種些花草等這件事出來我包管叫芸兒管這工程賈璉道果然這樣也倒罷了但只一件昨日晚上我不過是要改個樣兒你就扭手扭脚的鳳姐聽了嗤的一聲笑了向賈璉啐了一口低下頭便吃飯賈璉一徑笑着去了走到前面見了賈政果然是爲小和尚的事賈璉便依了鳳姐的主意說道看來芹兒到大大的出息了這件事竟交與他去管辦橫竪照在裏頭的規例每日叫芹兒支領就是了賈政原不大理論這些小事聽賈璉如此說便依允了賈璉回至房中告訴鳳姐鳳姐卽命人去告訴周氏賈芹便來見賈璉夫妻感謝不盡鳳姐又做情先支三個月的費用叫他寫了領字賈璉批票畫了押登時發了對牌出去銀庫上按數發出三個月的供給來白花銀三百兩賈芹隨手拈了一塊與掌平的人叫他們吃了茶罷于是命小廝拿了回家與母親商議登時僱個脚驢自己騎了又僱幾輛車子至榮國府角門前喚出二十四個人來坐上車子一徑往城外鐵檻寺去了當下無話如今且說賈元春在宮中編大觀園題咏之後忽想起那園中的景致自從幸過之後父親必定謹敬封鎖不叫人進去豈不辜負此園况家中現有幾個能詩會賦的姊妹們何不叫他們進去居住也不使佳人落魄花柳無顏却又想

寶玉自幼在姊妹叢中長大不比別的兄弟若不叫他進去又怕冷落了他恐祖母與母親心上不喜須得也叫他進去居住方安命太監夏忠到榮府下一道諭命寶釵等在園中居住不可封錮命寶玉也隨進去讀書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遣人進去各處收拾打掃安設簾幔床帳別人聽了還猶自可惟寶玉喜之不勝正和賈母盤算要這個要那個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呆了半晌登時掃了興臉上轉了色便拉着賈母扭的扭股兒糖似的死也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兒你做了這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園去住他吩咐你幾句話不過是怕你在裏頭淘氣他說什麽你只好生答應着就是了一面安慰一面喚了兩個老嬤嬤來吩咐好生帶了寶玉去別叫他老子唬着他老嬤嬤答應了寶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這邊來可巧賈政在王夫人房中商議事情金釧兒彩雲彩鳳繡鸞繡鳳等眾丫頭都在廊簷下站着呢一見寶玉都抿着嘴兒笑他金釧一把拉着寶玉悄悄的說道我這嘴上是纔擦的香漬的胭脂你這會子可吃不吃了彩雲一把推開金釧笑道人家心裏正不自在你還要奚落他趁這會子喜歡快進去罷寶玉只

得捘門進去原來賈政和王夫人都在裏間呢趙姨娘打起簾子寶玉捘身而入只見賈政和王夫人對坐在炕上說話地下一排椅子迎春探春惜春賈環四人都坐在那裏一見他進來惟有探春惜春和賈環站了起來賈政一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又看見賈環人物委瑣舉止粗糙忽又想起賈珠來再看看王夫人只有這一個親生的兒子素愛如珍自己的鬍鬚將已蒼白因這幾年上把平日嫌惡寶玉之心不覺減了八九分半晌說道娘娘吩咐你說日日在外遊嬉漸次疎懶如今叫禁管你同姐妹們在園裏讀書你可好生用心習學再不守分安常你可仔細寶玉連連答應了幾個是王夫人便拉他在身邊坐下他姊弟三人依舊坐下王夫人摸索着寶玉的脖項說道前兒的丸藥都吃完了沒有寶玉答應道還有一丸王夫人說明早再取十丸來天天臨睡時候叫襲人伏侍你吃了再睡寶玉道自從太太吩咐了襲人天天臨睡打發我吃的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的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會記

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晝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
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
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可見寶
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艷詩上做工夫說畢斷喝了一
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
太太等吃飯呢寶玉答應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釧兒笑
着伸伸舌頭帶着兩個老嬤嬤一溜烟去了剛剛至穿堂
門只見襲人倚門而立見寶玉平安回來堆下笑來問道
叫你做什麼寶玉告訴沒有什麼不過怕我進園淘氣吩
咐吩咐一面說一面回至賈母跟前回明原委只見林黛

玉正在那裏寶玉便問他你住在那一處好黛玉正盤算
這事忽見寶玉一問便笑道我心裏想着瀟湘館好我愛
那幾竿竹子隱着一道曲欄比別處幽靜寶玉聽了拍手
笑道正合我的主意我也要叫你那裏去住我就在怡紅
院偺們兩個又近又都淸幽二人正計議就有賈政遣人
來回賈母說二月二十二日是好日子哥兒姐兒們好搬
進去的這幾日內遣人進去分派收拾薛寶釵住了蘅蕪
苑林黛玉住了瀟湘館賈迎春住了綴錦樓探春住了秋
掩書齋惜春住了蓼風軒李氏住了稻香村寶玉住怡紅院
每一處添兩個老嬤嬤四個丫頭除各人奶娘親隨丫頭

外另有專管收拾打掃的至二十二日一齊進去登時園內花招繡帶柳拂香風不似前番那等寂寞了閒言少敘

且說寶玉自進園來心滿意足再無別項可生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環們一處或讀書或寫字或彈琴下棋作畫吟詩以至描鸞刺鳳鬬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無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他曾有幾首四時即事詩雖不算好卻是真情真景

春夜即事云

霞綃雲幄任鋪陳　隔巷蛙聲聽未真
枕上輕寒窗外雨　眼前春色夢中人
盈盈燭淚因誰泣　點點花愁為我嗔
自是小鬟嬌懶慣　擁衾不耐笑言頻

夏夜即事云

倦繡佳人幽夢長　金籠鸚鵡喚茶湯
牕明麝月開宮鏡　室靄檀雲品御香
琥珀杯傾荷露滑　玻璃檻納柳風涼
水亭處處齊紈動　簾捲朱樓罷晚粧

秋夜即事云

絳芸軒裏絕喧嘩　桂魄流光浸茜紗
苔鎖石紋容睡鶴　井飄桐露濕棲鴉

抱衾婢至舒金鳳　倚檻人歸落翠花
靜夜不眠因酒渴　沉烟重撥索烹茶

冬夜即事云

梅魂竹夢已三更　錦罽鷫衾睡未成
松影一庭惟見鶴　梨花滿地不聞鶯
女奴翠袖詩懷冷　公子金貂酒力輕
却喜侍兒知試茗　掃將新雪及時烹

不說寶玉閒吟且說這幾首詩當時有一等勢利人見是榮國府十二三歲的公子做的抄錄出來各處稱頌再有一等輕薄子弟愛上那風流妖艷之句也寫着扇頭壁上不時吟哦賞讚因此上竟有人來尋詩覓字倩畫求題的寶玉一發得意每日家做這些外務誰想靜中生動忽一日不自在起來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來進去只是悶悶的園中那些女孩子正是混沌世界天真爛熳之時坐臥不避嬉笑無心那裏知寶玉此時的心事那寶玉心內不自在便懶在園內只在外頭鬼混却又痴痴的茗烟見他這樣因想與他開心左思右想皆是寶玉頑煩了的只有這件寶玉不曾看見過想畢便走到書坊內把那古今小說並那飛燕合德武則天楊貴妃的外傳與那傳奇角本買了許多來引寶玉一看如得珍寶茗烟又囑咐道不

可拿進園去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寶玉那裏肯不拿進去踟躕再四單把那文理雅道些的揀了幾部進去放在床頂上無人時方看那粗俗過露的都藏於外面書房內那日正當三月中浣早飯後寶玉攜了一套會眞記走到沁芳閘橋那邊桃花底下一塊石上坐着展開會眞記從頭細看正看到落紅成陣只見一陣風過樹上桃花吹下一大斗來落得滿身滿書滿地皆是花片寶玉要抖將下來恐怕脚步踐踏了只得兜了那花瓣來至池邊抖在池內那花瓣浮在水面飄飄蕩蕩竟流出沁芳閘去了回來只見地下還有許多花瓣寶玉正踟躕間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你在這裏做什麼寶玉一回頭却是林黛玉來了肩上担着花鋤花鋤上掛着紗囊手內拿着花箒寶玉笑道好好來把這個花掃起來撂在那水裏去罷我纔撂了好些在那裏呢林黛玉道撂在水裏不好你看這裏的水干淨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什麼沒有仍舊把花遭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個花塚如今把他掃了裝在這絹袋裏埋在那裏日久隨土化了豈不干淨寶玉聽了喜不自禁笑道待我放下書帮你來收拾黛玉道什麼書寶玉見問慌的藏之不迭便說道不過是中庸大學黛玉道你又在我跟前弄鬼趂早兒給我瞧瞧好多着

呢寶玉道妹妹若論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訴
别人真正這是好文章你若看了連飯也不想吃呢一面
說一面遞了過去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
越看越愛不頓飯時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
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
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
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
玉聽了不覺帶腮連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
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怨薄面含嗔指着寶
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艷曲弄了來說

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
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向前攔住道
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
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
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坟上替
你駝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
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
也是個銀樣蠟鎗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我
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
能一目十行麼寶玉一面收書一面笑道正經快把花埋

了罷別提那個了二人便收拾落花正纔掩埋妥協只見襲人走來說道那裏沒找到摸在這裏來那邊大老爺身上不好姑娘們都過去請安老太太叫打發你去呢快回去換衣服罷寶玉聽了忙拿了書別了黛玉同襲人回房換衣不提這裏林黛玉見寶玉去了聽見衆姐妹也不在房中自己悶悶的正欲回房剛走到梨香院墻角外只聽見墻內笛韻悠揚歌聲婉轉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個女子演習戲文雖未留心去聽偶然兩句吹到耳內明明白白一字不落道原來是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林黛玉聽了倒也十分感慨纏綿便止步側耳細聽又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聽了這兩句不覺點頭自歎心下自思原來戲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戲未必能領畧其中的趣味想畢又後悔不該胡想耽悞了聽曲子再聽時恰唱道只爲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黛玉聽了這兩句不覺心動神搖又聽道你在幽閨自憐等句越發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塊山子石上細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個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見古人詩中有水流花謝兩無情之句再詞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之句又兼方纔所見西廂記中花落水流紅閑愁萬種之句都一時想起

來湊聚在一處仔細忖度不覺心痛神馳眼中落淚正沒個開交忽覺背後有人擊他一下及回頭看時原來是個女子未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芹兒管事在芸兒之先足見鳳姐之權朦于賈璉賈璉于說芹芸管事時忽帶說昨晚褻語描寫少年夫婦情景最爲深刻

寶玉同諸姊妹不住園中不能有許多事情但賈政古板必不肯辦元妃傳諭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之始

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胭脂已非一次不但爲後事伏筆且爲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艷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塚埋花雖是雅事却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獨敘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

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紅樓夢卷二十三終

紅樓夢卷二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痴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麽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唬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别人却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唬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姑娘的總找不着他你們紫鵑也找你呢說璉二奶奶送了什麽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着罷一面說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

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線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着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着水紅綾子襖兒青緞子背心束着白縐綢汗巾兒臉向那邊低着頭看鍼線脖子上帶着扎花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便挨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是這麼着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樣你再這麼着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着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

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獃連他也認不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我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芸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好開交的說着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祟祟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說着扳鞍上馬衆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已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裏坐着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

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着只見賈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着賈環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着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姐妹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

飯了賈環等答應着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姐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邢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邢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等着同姐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着不覺有晚飯時候請過衆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衆姐妹同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嬸娘再三求了我給了

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旣是這樣我就等着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嬸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閒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着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着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舖方纔從舖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舖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舖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狠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着也喜歡

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花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麽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着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着大叫驢帶着四五輛車有四五十和尚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勞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麽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尚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着沒有米這裏買了半觔麪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粧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觔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

舅家門一徑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着頭不想一頭就碰在一個醉漢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碰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仔細一看原來是緊隣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碰了他就要動手賈芸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忙鬆了手趔趄着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麽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隣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眞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要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却也因人而施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了文約送

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要寫文契我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着急倪二笑道這總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去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趔趄着脚兒去了不在話下且說賈芸偶然碰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因走到一個錢舖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捎與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線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賈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卜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裡叫小丫頭拿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賈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舖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賈璉出了門賈芸便往後面來到賈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厮拿着大高的笤帚在那裡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裡

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賈芸忙上去笑道二
嬸娘那裡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麽尺頭
正說着只見一羣人簇擁着鳳姐出來了賈芸深知鳳姐
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
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麽不來我
們家逛逛賈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掛着嬸娘要
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
就不想我了賈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
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
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

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麽樣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
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麽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裡嚼
說起我來賈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
裡有幾個錢現開香舖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
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舖也不開了便
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
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
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
因想嬸娘往年間還拿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
年貴妃宫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

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嬸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着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裡有見識賈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裡去了賈芸也不好提的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着故此吃了飯

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裡來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厮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呢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脚一跺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衆小厮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總沒下來二爺說什麽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着便出去了這裡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丫頭生的倒也十分

精細干淨那丫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丫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着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這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丫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晌那丫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丫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

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裏等着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裡答應着他肯給帶到嗎賈芸聽這丫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着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裡說話眼睛瞧那丫頭還站在那裡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至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胆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我昨日你叔

叔總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嬸娘休提我這裡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嬸娘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裡沒成兒昨日又來尋了賈芸道嬸娘辜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思昨兒還不求嬸娘如今嬸娘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嬸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就悞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嬸娘就派我罷鳳姐半晌道這個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裡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嬸娘先把這個派了我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線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着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並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着二百兩

銀子心中喜悅當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
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
子又拿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裡去
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
着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裡還記在心
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却從北静王府裡回來見過
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
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
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着還有幾個
做粗活聽使喚的丫頭料是叫他不着都出去尋夥覓伴

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
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
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
出寶玉見沒丫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拿了碗向茶壺去倒
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
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唬了一跳問你在那裡
的忽然來了唬我一跳那丫頭一面遞茶一面笑着回道
我在後院裏纔從裡間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脚
步响寶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細打量那丫頭穿着幾件半
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着鬢兒容

長臉面細巧身材却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也是我這屋裏的人麽那了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麽不認得那了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拿東拿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為什麽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麽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見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着進來兩個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潑潑撒撒

的那了頭便忙迎出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濕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着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什麽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兜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

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里一里的這不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拿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拿東西的事偺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裏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着只見有個老嬷嬷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着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與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了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干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裡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塲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嬷嬷說起賈芸

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着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上來拉他那小紅轉身一跑却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與衆不同其結果亦與衆不同

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為寶玉所愛是為小紅引線卜世仁不肯賒給賈芸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賈芸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受可謂善于鑽營者

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即將賈璉撇開眞是善于逢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誚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

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幾疑窗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回為一段敘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二十一回為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靈慧二十二三四回為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燈謎讖語黛玉之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菓之盛

紅樓夢卷二十四終

紅樓夢卷二十五

魘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真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小紅心神恍惚情思纏綿忽朦朧睡去遇見賈芸要拉他却回身一跑被門檻絆了一跤醒過來方知是夢因此翻來覆去一夜無眠至次日天明方纔起來就有幾個丫頭來會他去打掃房子地面提洗面水這小紅也不梳洗向鏡中胡亂挽了一挽頭髮洗了手腰中束一條汗巾便來打掃房屋誰知寶玉昨兒見了他也就留心若要指名喚他來使用一則怕襲人等多心二則又不知他是何

性情因而納悶早晨起來也不梳洗只坐着出神一時下了窻子隔著紗屜子向外看的眞切只見幾個了頭打掃院子都擦脂抹粉插花帶柳的獨不見昨兒那一個寶玉便靸了鞋走出了房門只粧做看花東瞧西望一擡頭只見西南角上遊廊下欄干旁有一個人倚在那裏却爲一株海棠花所遮看不眞切前進一步仔細一看正是昨日那個了頭在那裏出神要迎上去又不好意思正想着忽見碧痕來請他洗臉只得進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小紅正自出神忽見襲人招手叫他只得走上前來襲人笑道我們的噴壺壞了你到林姑娘那邊借來一用小紅便走向瀟湘館去到翠烟橋抬頭一望只見山坡高處都攔着帷幙方想起今日有匠役在此種樹原來遠遠的一簇人在那裏掘土賈芸正坐在山子石上監工小紅待要過去又不敢過去只得悄悄向瀟湘館取了噴壺而回無精打彩自向房內倒着衆人只說他是身子不快也不理論過了一日原來次日是王子騰夫人的壽誕那裏原打發人來請賈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見賈母不去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媽同着鳳姐兒並賈家三個姊妹寶釵寶玉一齊都去了至晚方回王夫人正過薛姨媽房裡坐着見賈環下了學命他去抄金剛經咒唪誦那賈環便來到王夫人炕

上坐着命人點了蠟燭拿腔做勢的抄寫一時又叫彩雲倒杯茶來一時又叫玉釧剪蠟花又說金釧擋了燈亮兒衆丫鬟們素日厭惡他都不答理他只有彩霞還和他合得來倒了茶與他因向他悄悄的道你安分些罷何苦討人厭賈環把眼一瞅道我也知道你别哄我如今你和寶玉好不大理我我也看出來了彩霞咬着牙向他頭上戳了一指頭道沒良心的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兩人正說只見鳳姐同着王夫人都過來了王夫人便一長一短問他今日是那幾位堂客戲文好歹酒席如何不多時寶玉也來了見了王夫人也規規矩矩說了幾句話便命人除

去了抹額脫了袍服拉了靴子便一頭滾在王夫人懷裡王夫人便用手摩挲撫弄他寶玉也扳着王夫人的脖子說長說短王夫人道我的兒又吃多了酒臉上滾熱的你還只是揉搓一會子鬧上酒來還不在那裏靜靜的躺一會子去呢說着便叫人拿枕頭寶玉因就在王夫人身後倒下又叫彩霞來替他拍着寶玉便和彩霞說笑只見彩霞淡淡的不大答理兩眼只向着賈環寶玉便拉他的手說道好姐姐你也理我理兒一面說一面拉他的手彩霞奪手不肯便說再鬧就嚷了二人正鬧着原來賈環聽見了素日原恨寶玉今見他和彩霞頑耍心上越發按不下

這口氣因一沉思計上心來故作失手將那一盞油汪汪的臘燭向寶玉臉上只一推只聽寶玉噯喲的一聲滿屋裡人都唬一跳連忙將地下的畱燈移過來一照只見寶玉滿臉是油王夫人又氣又急一面命人替寶玉擦洗一面罵賈環鳳姐三步兩步上炕去替寶玉收拾著一面說道老三還是這樣毛脚雞似的我說你上不得臺盤趙姨娘平時也該教導教導他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遂叫過趙姨娘來罵道養出這樣黑心種子來也不教訓教訓幾番幾次我都不理論你們一發得了意了一發上來了那趙姨娘只得忍氣吞聲也上去帮著他們替寶玉收拾只見寶玉左邊臉上起了一溜燎泡幸而沒傷眼睛王夫人看了又心疼又怕賈母問時難以回答急的又把趙姨娘罵一頓又安慰了寶玉一面取了敗毒散來敷上寶玉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日老太太問只說我自己燙的就是了鳳姐道便說自己燙的也要罵人不小心橫豎有一場氣的王夫人命人好生送了寶玉回房去襲人等見了都慌的了不得林黛玉見寶玉出了一天的門便悶悶的脫悶打發人來問了兩三遍知道燙了便親自趕過來瞧只見寶玉自己拿鏡子照呢左邊臉上滿滿的敷了一臉藥林黛玉只當十分燙得利害忙近前瞧瞧寶玉却把臉遮

了摇手叫他出去知他素性好潔故不要他瞧黛玉也就
罷了但問他疼得怎樣寶玉道也不很疼養一兩日就好
了林黛玉坐了一會回去了次日寶玉見了賈母雖自己
承認自己燙的賈母免不得又把跟從的人罵了一頓過
了一日有寶玉寄名的乾娘馬道婆到府裡來見了寶玉
唬了一大跳問其緣由說是燙的便點頭歎息一面向寶
玉臉上用指頭畫了幾畫口內嘟嘟囔囔的又咒誦了一
回說道包管好了這不過是一時飛災又向賈母道老祖
宗老菩薩那裏知道那佛經上說的利害大凡王公卿相
人家的子弟只一生長下來暗裡便有許多促狹鬼跟着

他得空便掙他一下或掐他一下或吃飯時打下他的飯
碗來或坐著推他一跤所以往往的那些大家子孫多有
長不大的賈母聽如此說便問這有什麼佛法解釋沒有
呢馬道婆便說道這個容易只是都替他做些因果善事
也就罷了再那經上還說西方有位大光明普照菩薩專
管照耀陰暗邪祟若有善男信女虔心供奉者可以永保
兒孫康寧再無撞客邪祟之災賈母道倒不知怎麼供奉
這位菩薩馬道婆說也不值什麼不過除香燭供奉以外
一天多添幾觔香油點了個大海燈這海燈便是菩薩現
身法像晝夜不敢息的賈母道一天一夜也得多少油我

也做個好事馬道婆說這也不拘多少隨施主愿心像我家裡就有好幾處的王妃誥命供奉的南安郡王府裡太妃他許的愿心大一天是四十八觔油一觔燈草那海燈也只比缸略小些錦鄉侯的誥命次一等一天不過二十觔油再有幾家或十觔八觔三觔五觔的不等也少不得要替他點賈母點頭思忖馬道婆道還有一件若是爲父母尊長的多捨些不妨若老祖宗爲寶玉若捨多了怕哥兒擔不起反折了福要捨大則七觔小則五觔也就是了賈母道既是這樣說便一日五觔每月打總兒來關了去馬道婆道阿彌陀佛慈悲大菩薩賈母又叫人來吩咐以後寶玉出門拿幾串錢交給他小子們一路施捨與僧道貧苦之人說畢那道婆便往各房問安閒逛去了一時來到趙姨娘房裏二人見過趙姨娘命小丫頭倒茶給他吃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見炕上堆著些零星紬緞因說我正沒有鞋面子奶奶給我些零碎紬子緞子不拘顏色做雙鞋穿罷趙姨娘歎口氣道你瞧那裏頭還有塊成樣的麼就有好東西也到不了我這裏你不嫌不好挑兩塊去就是了馬道婆便挑了幾塊掖在懷裏趙姨娘又問前日我打發人送了五百錢去你可在藥王面前上了供沒有馬道婆道早已替你上了供了趙姨娘歎氣道阿彌陀

佛我手裏但凡從容些也時常來上供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馬道婆道你只放心將來熬的環哥大了得了一官半職那時你要做多大功德還怕不能麼趙姨娘聽了笑道罷罷再別提起如今就是榜樣兒我們娘兒們跟的上這屋裏那一個兒寶玉兒還是小孩子家長的得人意兒大人偏疼他些兒也還罷了我只不伏這個主兒一面說一面伸了兩個指頭馬道婆會意便問道可是璉二奶奶趙姨娘唬的忙搖手起身掀簾子一看見無人方回身向道婆說了不得了不得提起這個主兒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了娘家去我也不是個人馬道婆見說便探他的口氣道我還用你說難道都看不出來也虧你們心裡也不理論只憑他去倒也好趙姨娘道我的娘不憑他去難道誰還敢把他怎麼樣呢馬道婆道不是我說句造孽的話你們沒本事也難怪明裏不敢怎樣暗裡也算計了還等到如今趙姨娘聞聽這話裡有話心內暗暗的歡喜便說道怎麼暗裡算計我倒有個心只是沒這樣的能幹人你若教給我這法子我大大的謝你馬道婆聽了這話打攏了一處便又故意說道阿彌陀佛你快休問我我那裡知道這些事罪罪過過的趙姨娘道你又來了你是最肯濟困扶危的人難道就眼睜睜的看人家來擺佈死了

我們娘兒兩個不成難道還怕我不謝你麼馬道婆聽如此便笑道若說我不忍你們娘兒兩個受別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還想你們什麼東西麼趙姨娘聽這話鬆動了些便說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糊塗了果然法子靈驗把他兩人絕了這家私還怕不是我們的那時候你要什麼不得呢馬道婆聽了低頭半日說那時節事情妥當了又無憑據你還理我呢趙姨娘說這有何難我攢了幾兩體己還有些衣服首飾你先拿幾樣去我再寫個欠銀文契給你到那時我照數給你馬道婆道使得趙姨娘將一個小丫頭也支開連忙開了箱櫃將衣服首飾拿了些出來並體己散碎銀子又寫了五十兩一張欠約遞與馬道婆道你先拿去作個供養馬道婆見了這些東西又有欠字遂不顧青紅皂白滿口應承伸手先將銀子拿了然後收了欠契向趙姨娘要了張紙拿剪子鉸了兩個紙人兒遞與趙姨娘教把他二人的年庚寫在上面又找了一張藍紙鉸了五個青面鬼叫他併在一處拿針釘了我在家中作法自有效驗的說完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道奶奶可在這裡太太等你呢二人散了不在話下却說林黛玉因寶玉燙了臉不大出門倒時常在一處說閒話兒這日飯後看了兩篇書又同紫鵑等作了一會針線總悶悶

不舒一同行步出來看庭前綻迸出的新笋不覺出了院門來到園中四望無人惟見花光鳥語信步便往怡紅院來只見幾個丫頭舀水都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呢聽見房內笑聲原來是李宮裁鳳姐寶釵都在這裡一見他進來都笑道這不又來了兩個黛玉笑道今兒齊全誰下帖子請的鳳姐道我前日打發人送兩瓶茶葉與姑娘可還好麼黛玉道我正忘了多謝想着寶玉道我嚐了不好不知別人嚐了怎麼樣寶釵道味倒好只是沒甚顏色鳳姐道那是暹羅國貢的我嚐了也不覺甚好還不如我們常吃的呢黛玉道我吃著好不知你們的脾胃是怎樣的寶玉道你說好把我的都拿了去吃罷鳳姐道我那裡還多着的呢黛玉道我叫丫頭取去鳳姐道不用我打發人送來我明日還有一事求你一同叫人送來林黛玉聽了笑道你們聽聽這是吃了他家一點子茶葉就使喚起人來了鳳姐笑道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麼還不給我們家作媳婦兒衆人都大笑不止黛玉紅了臉回過頭去一聲兒不言語寶釵笑道我們二嫂子的詼諧是好的黛玉道什麼詼諧不過是貧嘴賤舌的討人厭罷了說著又啐了一口鳳姐兒道你替我家做了媳婦少些什麼指着寶玉道你瞧瞧人物兒配不上門第兒配不上根基家私配不上

那一點兒玷辱了你黛玉起身便走寶釵叫道顰兒急了還不回來呢走了倒沒意思說着站起來拉住纔至房門只見趙姨娘和周姨娘兩個人都來瞧寶玉寶玉與衆人都起身讓坐獨鳳姐不理寶釵正欲說話只見王夫人房裡的丫頭來說舅太太來了請奶奶姑娘們出去呢李宫裁連忙同着鳳姐兒走了趙周兩人也辭了出去寶玉道我不能出去你們好歹別叫舅母進來又說林妹妹你畧站一站與你說句話鳳姐聽了回頭向林黛玉道有人叫你說話呢便把林黛玉往後一推和李紈一同去了這裡寶玉拉了黛玉的手只是笑又不說話黛玉不覺又紅了臉掙着要走寶玉道噯喲好頭疼黛玉道該阿彌陀佛寶玉大叫一聲將身一跳離地有三四尺高口內亂嚷盡是胡話黛玉並衆丫鬟都唬慌了忙報知王夫人與賈母此時王子騰的夫人也在這裏都一齊來看寶玉一發拿刀弄杖尋死覔活的鬧的天翻地覆賈母王夫人一見唬的抖衣亂戰兒一聲肉一聲放聲大哭于是驚動了衆人連賈赦邢夫人賈政賈珍賈璉蓉芸萍薛姨媽薛蟠並周瑞家的一干家中上下人等及丫鬟媳婦們都來園內看視登時亂麻一般正沒個主意只見鳳姐手持一把明晃晃的刀砍進園來見雞殺雞見犬殺犬見了人瞪着眼就要

殺人衆人一發慌了周瑞媳婦帶著幾個力大的女人上前抱住奪了刀抬回房中平兒豐兒等哭的哀天叫地賈政也心中着忙當下衆人七言八語有說送祟的有說跳神的有荐玉皇閣張道士捉怪的整鬧了半日祈求禱告百般醫治並不見好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接着小史侯家邢夫人弟兄並各親戚都來瞧看也有送符水的也有荐僧道的也有荐醫的他叔嫂二人一發糊塗不省人事身熱如火在床上亂說到夜裏更甚因此那些婆子丫鬟不敢上前故將他叔嫂二人都搬到王夫人的上房內著人輪班守禋賈母王夫人邢夫人並薛姨媽寸步不離只圍着哭此時賈赦賈政又恐哭壞了賈母日夜熬油費火鬧的上下不安賈赦還各處去尋覓僧道賈政見不效驗因阻賈赦道兒女之數總由天命非人力可强他二人之病百般醫治不效想是天意該如此也只好由他去賈赦不理仍是百般忙亂看看三日光陰那鳳姐寶玉躺在床上連氣息都微了合家都說沒了指望了忙的將他二人的後事都治備下了賈母王夫人賈璉平兒襲人等更哭的死去活來只有趙姨娘外面假作憂愁心中稱願至第四日早寶玉忽睜開眼向賈母說道從今已後我可不在你家了快打發我走罷賈

母聽見這話如同摘了心肝一般趙姨娘在旁勸道老太
太也不必過於悲痛哥兒已是不中用了不如把哥兒的
衣服穿好讓他早些回去也免他受些苦只管捨不得他
這口氣不斷他在那里也受罪不安這些話沒說完被賈
母照臉啐了一口唾沫罵道爛了舌頭的混帳老婆怎麼
見得不中用了你願意他死了有什麼好處你別作夢他
死了我只合你們要命都是你們素日調唆着逼他念書
寫字把胆子唬破了見了他老子就像個避貓鼠兒一樣
都不是你們這起小婦調唆的這會子逼死了他你們就
隨了心了我饒那一個一面哭一面罵賈政在傍聽見這
些話心裡越發着急忙喝退了趙姨娘委宛勸解了一番
忽有人來回兩口棺木都做齊了賈母聞之如刀刺心一
發哭着大罵問是誰叫做的棺材快把做棺材的人拿來
打死鬧了個天翻地覆忽聽見空中隱隱有木魚聲念了
一句南無解冤解結菩薩有那人口不利家宅不安中邪
祟逢凶險的我們善醫治賈母王夫人便命人向街上找
尋去原來是一個癩和尚同一個跛道士那和尚是怎的
模樣

鼻如懸胆兩眉長　目似明星有寶光
破衲芒鞋無住跡　腌臢更有一頭瘡

那道人是如何模樣

一足高來一足低　渾身帶水又拖泥
相逢若問家何處　却在蓬萊弱水西

賈政因命人請了進來問他二人在何山修道那僧笑道長官不消多話因知府上人口欠安特來醫治的賈政道有兩個人中了邪不知有何方可治那道人笑道你家現有希世之寶可治此病何須問方賈政心中便動了因道小兒生時雖帶了一塊玉來上面刻著能除凶邪然亦未見靈效那僧道長官有所不知那寶玉原是靈的只因為聲色貨利所迷故此不靈了你今將此寶取出來待我持誦持誦就依舊靈了賈政便向寶玉項上取下那塊玉來遞與他二人那和尚擎在掌上長歎一聲道青埂峰下別來十三載矣人世光陰迅速塵緣未斷奈何奈何可羡你當日那段好處

天不拘兮地不羈　心頭無喜亦無悲
只因煆煉通靈後　便向人間惹是非

可惜今日這番經歷呀

粉漬脂痕汚寶光　房櫳日夜困鴛鴦
沉酣一夢終須醒　寃債償淸好散場

念畢又摩弄了一回說了些瘋話遞與賈政道此物已靈

不可褻瀆懸於卧室檻上除自己親人外不可令陰人冲犯三十三日之後包管好了賈政忙命人讓茶那二人已經走了只得依言而行鳳姐寶玉果一日好似一日的漸漸醒來知道餓了賈母王夫人纔放了心衆姊妹都在外間聽消息黛玉先念一聲佛寶釵笑而不言惜春道寶姐姐笑什麼寶釵道我笑如來佛比人還忙又要度化衆生又要保佑人家病痛都叫他速好又要管人家的婚姻叫他成就你說可忙不忙可好笑不好笑一時林黛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你們都不是好人再不跟着好人學只跟着鳳丫頭學的貧嘴一面說一面掀簾子出去了欲知端的下回分解

抄金剛經引出馬道婆惹起五鬼雙眞由道入魔袪魔成道卽是仙佛工夫

二十回中寶玉嗔說賈環鳳姐正斥趙姨及此回中之寶玉戲彩霞鳳姐之提醒王夫人俱爲趙姨咒詛根由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鳳姐之鐵檻寺弄權是淨虛尼說合趙姨之給衣物魘魔是馬道婆作法三姑六婆爲害不淺

五鬼將作祟前夾寫寶釵譏笑黛玉一段文字雙眞解釋邪祟後夾寫鳳姐戲謔一番說話便覺精彩陡

離

寫趙姨勸賈母暗描小人以爲得計反跌出空中木魚磬來

此回實寫趙姨馬婆之惡跡爲後來報應証據且見寶玉之塵緣未斷鳳姐之惡貫未盈故雙眞待來解救爲一部書中結上起下之肯綮

紅樓夢卷二十五終

廿六回
三十回

紅樓夢

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7

紅樓夢卷二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話說寶玉養過了三十三天之後不但身體強壯亦且連臉上瘡痕平復仍回大觀園去這也不在話下且說近日寶玉病的時節賈芸帶著家下小厮坐更看守晝夜在這裡那小紅同衆丫鬟也在這裡守著寶玉彼此相見多日都漸漸混熟了小紅見賈芸手裡拿著手帕子倒像是自己從前掉的待要問他又不好問的不料那和尚道士來過用不著一切男人賈芸仍種樹去了這件事待放下又

文庫11
D 246
7

010190560592

放不下待要問去又怕人猜疑正是猶豫不決神魂不定之際忽聽窗外問道姐姐在屋裡沒有小紅聞聽在窗眼內望外一看原來是本院的個小丫頭名叫佳蕙的因答說在家裡呢你進來罷佳蕙聽了跑進來就坐在床上笑道我好造化纔在院子裡洗東西寶玉叫往林姑娘那裡送茶葉花大姐姐交給我送去可巧老太太給林姑娘送錢來正分給他們的丫頭們呢見我去了林姑娘就抓了兩把給我也不知多少你替我收着便把手帕子打開把錢倒了出來小紅就替他一五一十的數了收起佳蕙道你這一陣子心裡到底覺怎麼樣依我說你竟家去住兩日請一個大夫來瞧瞧吃兩劑藥就好了小紅道說那裡的話好好的家去做什麼佳蕙道我想起來了林姑娘生的弱時常他吃藥你就和他要些來吃也是一樣小紅道胡說藥也是混吃的佳蕙道你這也不是個長法兒又懶吃懶喝的終久怎麼樣小紅道怕什麼還不如早些死了到干淨佳蕙道好好的怎麼說這些話小紅道你那裡知道我心中的事佳蕙點頭想了一會道可也怨不得你這個地方本也難站就像昨兒老太太因寶玉病了這些日子說伏侍的人都辛苦了如今身上好了各處還香了願教把跟著的人都按著等兒賞他們我們算年紀小上不

去我也不抱怨像你怎麼也不算在裡頭我心裡就不服襲人那怕他得十分兒也不惱他原該的說句良心話誰還能比他呢別說他素日殷勤小心便是不殷勤小心也拼不得只可氣晴雯綺霞他們這幾個都算在上等裡去仗著老子娘的臉面衆人倒捧著他去你說可氣不可氣小紅道也不犯著氣他們俗語說的千里搭長棚沒有個不散的筵席誰守一輩子呢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了那時誰還管誰呢這兩句話不覺感動了佳蕙心腸由不得眼圈兒紅了又不好意思無端的哭只得勉強笑道你這話說的是昨兒寶玉還說明兒怎麼樣收拾房子怎麼樣做衣裳倒像有幾百年的熬煎小紅聽了冷笑兩聲方要說話只見一個未留頭的小丫頭走進來手裡拿着些花樣子并兩張紙說道這兩個花樣子叫你描出來呢說着向小紅擲下回轉身就跑了小紅向外問道倒底是誰的也等不的說完就跑誰蒸下饅頭等着你怕冷了不成那小丫頭在聰外只說得一聲是綺大姐姐的抬起脚來咕咚咕咚又跑了小紅便賭氣把那樣子擲在一邊向抽屜内找筆找了半天都是禿了的因說道前兒一枝新筆放在那裡了怎麼想不起來一面說一面出神想了一回方笑道是了前兒晚上鶯兒拿了去了便向佳蕙

道你替我取了來佳蕙道花大姐姐還等着我替他拿箱
子你自取去罷小紅道他等着你你還坐着閑打牙兒我
不叫你取去他也不等你了壞透了的小蹄子說着自已
便出房來出了怡紅院一逕往寶釵院內來剛至沁芳亭
畔只見寶玉的奶娘李嬤嬤從那邊來小紅立住笑問道
李奶奶你老人家那裡去了怎麼打這裡來李嬤嬤站住
將手一拍道你說好好的又看上了那個什麼雲哥兒雨
哥兒的這會子逼着我叫了他來明兒叫上房裡聽見可
又是不好小紅笑道你老人家當真的就信着他去叫麼
李嬤嬤道可怎麼樣呢小紅笑道那一個要是知好歹就
回不進來纔是李嬤嬤道他又不傻為什麼不進來小紅
道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引同他一齊兒來回來叫他一
個人亂磞可是不好麼李嬤嬤道我有那麼大工夫和他
走不過告訴了他回來打發個小丫頭子或是老婆子帶
進他來就完了說着拄着拐一逕去了小紅聽說便站着
出神且不去取筆不多時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見小紅
站在那裡便問道紅姐姐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小紅擡頭
見是小丫頭子墜兒小紅道那裡去墜兒道叫我帶進芸
二爺來說著一逕跑了這裡小紅剛走至蜂腰橋門前只
見那邊墜兒引著賈芸來了那賈芸一面走一面拿眼把

小紅一溜那小紅只粧着和墜兒說話也把眼去一溜賈芸四目恰好相對小紅不覺把臉一紅一扭身往蘅蕪院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賈芸隨着墜兒逶迤來至怡紅院中墜兒先進去回明了然後方領賈芸進去賈芸看時只見院內略略有幾點山石種着芭蕉那邊有兩隻仙鶴在松樹下剔翎一溜廻廊上吊著各色籠子各色仙禽異鳥上面小小五間抱厦一色雕鏤新鮮花樣槅扇上面懸著一個匾四個大字題道是怡紅快綠賈芸想道怪道叫怡紅院原來匾上是這四個字正想着只聽裡面隔著紗窻子笑說道快進來罷我怎麼就忘了你兩三個月賈芸聽見是寶玉的聲音連忙進入房內抬頭一看只見金碧輝煌文章燜爍却看不見寶玉在那裡一回頭只見左邊立着一架大穿衣鏡從鏡後轉出兩個一對兒十五六歲的丫頭來說請二爺裡頭屋裡坐賈芸連正眼也不敢看連忙答應了又進一道碧紗廚只見小小一張填漆床上懸着大紅銷金撒花帳子寶玉穿着家常衣服靸着鞋倚在床上拿着本書看見他進來將書擲下早帶笑立起身來賈芸忙上前請了安寶玉讓坐便在下面一張椅子上坐了寶玉笑道只從那個月見了你我叫你往書房裡來誰知接接連連許多事情就把你忘了賈芸笑道總是我沒福

偏偏又遇着叔叔欠安叔叔如今可大安了寶玉道大好了我倒聽見說你辛苦了好幾天賈芸道辛苦也是該當的叔叔大安了也是我們一家子的造化說着只見有個丫鬟端了茶來與他那賈芸口裡和寶玉說話眼睛却瞅那丫鬟細挑身子容長臉兒穿着銀紅襖兒青緞子背心白綾細摺兒裙子那賈芸自從寶玉病了他在裡頭混了兩天都把有名人口記了一半他看見這丫鬟知道是襲人他在寶玉房中比別人不同如今端了茶來寶玉又在傍邊坐着便忙站起來笑道姐姐怎麼替我倒起茶來我來到叔叔這裡又不是客讓我自已倒罷了寶玉道你只管坐着罷丫頭們跟前也是這樣賈芸笑道雖如此說叔叔房裡姐姐們我怎麼敢放肆呢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着他說說了一回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閑了只管來仍命小丫頭子墜兒送出去了出了怡紅院賈芸見四顧無人便腳步慢慢的停着些走口裡一長一短和墜兒說話先問他幾歲了名字叫什麼你父母在那行上在寶叔房內幾年

了一個月多少錢共總寶叔房內有幾個女孩子那墜兒見問便一椿椿的都告訴他了賈芸又道剛纔那個與你說話的他可是叫小紅墜兒笑道他就叫小紅你問他作什麼賈芸道方纔他問你什麼手帕子我到揀了一塊墜兒聽了笑道他問了我好幾遍可有看見他的帕子的我那麼大工夫管這些事今兒他又問我他說我替他找著了他還謝我呢纔在蘅蕪院門口說的二爺也聽見了不是我撒謊好二爺你既揀了給我罷我看他拿什麼謝我原來上月賈芸進來種樹之時便揀了一塊羅帕知是這園內的人失落的但不知是那一個人的故不敢造次今聽見小紅問墜兒知是他的心內不勝喜幸又見墜兒追索心中早得了主意便向袖內將自己的一塊取了出來向墜兒笑道我給是給你你若得了他的謝禮可不許瞞我的墜兒滿口裡答應了接了手帕子送出賈芸回來找小紅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打發賈芸去後意思懶懶的歪在床上似有朦朧之態襲人便走上來坐在床沿上推他說道怎麼又要睡覺你悶的狠出去逛逛不好寶玉見說攜着他的手笑道我要去只是捨不得你襲人笑道快起來罷一面說一面拉了寶玉起來寶玉道可往那裡去呢怪膩膩煩煩的襲人道你出去了就好了只管這麼

葳蕤越發心裡膩煩了寶玉無精打彩只得依他躲出了房門在迴廊上調弄了一回雀兒出至院外順看沁芳溪看了一回金魚只見那邊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的跑來寶玉不解何意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着一張小弓兒追了下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的射他做什麽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着做什麽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磕了那時候纔不演呢說着順着腳一逕來至一個院門前鳳尾森森龍吟細細却是瀟湘館寶玉信步走入只見湘簾垂地悄無人聲走至窗前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寶玉便將臉貼在紗窗上往裡看時耳內忽聽得細細的長嘆了一聲道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寶玉聽了不覺心內癢將起來再看時只見黛玉在床上伸懶腰寶玉在窗外笑道爲什麽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一面說一面掀簾子進來了黛玉自覺忘情不覺紅了臉拿袖子遮了臉翻身向裡裝睡着了寶玉纔走上來要扳他的身子只見黛玉的奶娘並兩個婆子却跟了進來說妹妹睡覺呢等醒來再請罷剛說着黛玉便翻身坐了起來笑道誰睡覺呢那兩三個婆子見黛玉起來便笑道我們只當姑娘睡着了說着便叫紫鵑

說姑娘醒來進來伺候一面說一面都去了黛玉坐在床上一面抬手整理鬢髮一面笑向寶玉道人家睡覺你進來做什麼寶玉見他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不覺神魂早蕩一歪身坐在椅子上笑道你纔說什麼黛玉道我沒說什麼寶玉笑道你給個榧子吃呢我都聽見了二人正說話只見紫鵑進來寶玉笑道紫鵑把你們的好茶倒碗我吃紫鵑道那裡有好的呢要好的只好等襲人來黛玉道別理他你先給我舀水去罷紫鵑道他是客自然先倒了茶來再舀水去說着倒茶去了寶玉笑道好丫頭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鴛帳怎捨得叫你疊被鋪床林黛玉登時撂下臉來說道二哥哥你說什麼寶玉笑道我何嘗說什麼黛玉便哭道如今新興的外頭聽了村話來也說給我聽看了混帳書也拿我取笑兒我成了替爺們解悶兒的一面哭一面下床來往外就走寶玉不知要怎樣心下慌了忙赶上來說好妹妹我一時該死你別告訴去我再敢說這樣話嘴上就長個疔爛了舌頭正說着只見襲人走來說道快回去穿衣服老爺叫你呢寶玉聽了不覺打了個焦雷一般也顧不得別的疾忙回來穿衣服出園來只見焙茗在二門前等着寶玉問道你可知道叫我是爲什麼焙茗道爺快出來罷横竪是見去的到那裡就知道了一面

說一面催着寶玉轉過大廳寶玉心裡還自狐疑只聽墻角邊一陣呵呵大笑回頭見薛蟠拍着手跳了出來笑道要不說姨父叫你你那裡肯出來的這麼快焙茗也笑着跪下了寶玉怔了半天方解過來是薛蟠哄他出來薛蟠連忙打恭作揖陪不是又求不要難為了小子都是我央他去的寶玉也無法了只好笑問道你哄我也罷了怎麼說我父親呢我告訴姨媽去評評這個理可使得麼薛蟠忙道好兄弟我原為求你快些出來就忘了忌諱這句話改日你要哄我也說我父親就完了寶玉道噯喲越發的該死了又向焙茗道反叛肏的還跪著做什麼焙茗連忙叩頭起來薛蟠道要不是我也不敢驚動只因明兒五月初三日是我的生日誰知古董行的程日興他不知那裡尋了來的這麼粗這麼長粉脆的鮮藕這麼大的西瓜這麼長這麼大一個暹羅國進貢的靈柏香燻的暹羅猪魚你說這四樣禮物可難得不難得那魚猪不過貴而難得這藕和瓜虧他怎麼種出來的我連忙孝敬了母親趕着給你們老太太姨母送了些去如今留了些我要自巳吃恐怕折福左思右想除我之外惟你還配吃所以特請你來可巧唱曲兒的一個小子又來了我同你樂一日何如一面說一面來至他書房裡只見詹光程日興胡斯來單

聘仁等并唱曲兒的都在這裡見他進來請安的問好的都彼此見過了吃了茶薛蟠即命人擺酒來說猶未了衆小厮七手八脚擺了半天方纔停當歸坐寶玉果見瓜藕新異因笑道我的壽禮還未送來倒先擾了薛蟠道可是呢你明兒來拜壽打算送什麼新鮮禮物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算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着實好上面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欵原來是什麼庚黃的眞好的了不得寶玉聽說心下猜疑道古今字畫也都見過些那裡有個庚黃想了半天不覺笑將起來命人取過筆來在手心裡寫了兩個字又問薛蟠道你看眞了是庚黃麼薛蟠道怎麼看不眞寶玉將手一撒與他看道可是這兩個字罷其實與庚黃相去不遠衆人都看時原來是唐寅兩個字都笑道想必是這兩字大爺一時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自覺沒意思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菓銀的正說著小厮來回馮大爺來了寶玉便知是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來了薛蟠等一齊都叫快請說猶未了只見馮紫英一路說笑已進來了衆人忙起席讓坐馮紫英笑道好呀也不出門了在家裡高樂罷寶

玉薛蟠都笑道一向少會老世伯身上康健紫英答道家父倒也托庇康健近來家母偶著了些風寒不好了兩天薛蟠見他面上有些青傷便笑道這臉上又和誰揮拳來掛了幌子了馮紫英笑道從那一遭把仇都尉的兒子打傷了我記了再不嘔氣如何又揮拳這個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教兎鶻梢了一翅膀寶玉道幾時的話紫英道三月二十八日去的前兒也就回來了寶玉道怪道前兒初三四兒我在沈世兄家赴席不見你呢我要問不知怎麼忘了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閙瘋了偺們幾個人吃

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這一次大不幸之中却有大幸薛蟠衆人見他吃完了茶都說道且入席有話慢慢的說馮紫英聽說便立起身來說道論理我該陪飲幾杯纔是只是今兒有一件大大要緊事回去還要見家父面回實不敢領薛蟠寶玉衆人那裡肯依死拉着不放馮紫英笑道這又奇了你我這些年那一回有這個道理的果然不能遵命若必定叫我飲拿大杯來我領兩杯就是了衆人聽說只得罷了薛蟠執壺寶玉把盞斟了兩大海那馮紫英站着一氣而盡寶玉道你到底把這個不幸之幸說完了再走馮紫英笑道今兒說的也不盡興我爲這個

還要特治一個東兒請你們去細談一談二則還有奉懇之處說著撒手就走薛蟠道越發說的人熱刺刺的丟不下多早晚纔請我們告訴了也免的人猶豫馮紫英道多則十日少則八天一面說一面出門上馬去了眾人回來依舊又飲了一回方散寶玉回至園中襲人正記掛着他去見賈政不知是禍是福只見寶玉醉醺醺回來因問其原故寶玉一一向他說了襲人道人家牽腸掛肚的等看你且高樂去也倒底打發個人來給個信兒寶玉道我何嘗不要送信兒因馮世兄來了就混忘了正說着只見寶釵走進來笑道偏了我們新鮮東西了寶玉笑道姐姐家

的東西自然先偏了我們了寶釵搖頭笑道昨兒哥哥倒特特的請我吃我不吃我叫他留着送與別人罷我知道我的命小福薄不配吃那個說着丫鬟倒了茶來吃茶說閑話兒不在話下却說那林黛玉聽見賈政叫了寶玉去了一日不回來心中也替他憂慮至晚飯後聞得寶玉來了心裡要找他問問是怎麽樣了一步步行來見寶釵進寶玉的園內去了自己也隨後走了來剛到了沁芳橋只見各色水禽盡都在池中浴水也認不出名色來但見一個個文彩炳灼好看異常因而站住看了一回再往怡紅院來門已關了黛玉即便叩門誰知晴雯和碧痕二人正

吽了嘴沒好氣忽見寶釵來了那晴雯正把氣移在寶釵身上正在院內報怨說有事沒事跑了來坐着叫我們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覺忽聽又有人叫門晴雯越發動了氣也並不問是誰便說道都睡下了明兒再來罷林黛玉素知丫頭們的情性他們彼此頑耍慣了恐怕院內的丫頭沒聽見是他的聲音只當別的丫頭們了所以不開門因而又高聲說道是我還不開門麽晴雯偏生還沒聽見便使性子說道憑你是誰二爺吩咐的一概不許放人進來呢林黛玉聽了不覺氣怔在門外待要高聲問他逗起氣來自已又回思一番雖說是舅母家如同自已家一樣到底是客邊如今父母雙亡無依無靠現在他家依棲如今認真慪氣也覺沒趣一面想一面又滾下淚珠來了正是回去不是站着不是正沒主意只聽裡面一陣笑語之聲細聽一聽竟是寶玉寶釵二人林黛玉心中越發動了氣左思右想忽然想起早起的事來必竟是寶玉惱我告他的原故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你也不打聽打聽就惱我到這步田地你今兒不叫我進來難道明兒就不見面了越想越傷感起來也不顧蒼苔露冷花徑風寒獨立墻角邊花陰之下悲悲切切嗚咽起來原來這林黛玉秉絕代姿容具稀世俊美不期這一哭那附近柳枝花朵上宿鳥

棲鴉一聞此聲俱忒楞楞飛起遠避不忍再聽正是花魂
點點無情緒鳥夢痴痴何處驚因有一首詩道

顰兒才貌世應稀　獨抱幽芳出繡閨
嗚咽一聲猶未了　落花滿地鳥驚飛

那林黛玉正自啼哭忽聽吱嘍一聲院門開處不知是那一個出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小紅說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又說不過三年五載各人幹各人的去雖非實在看透却是後來讖語

佳蕙說寶玉說怎麼收拾房屋怎麼做衣裳小紅冷笑正要說話却被小丫頭打斷妙極若再議論短長不但與上文重複筆亦不靈活

小紅同李嬷說話一是無心一是有意妙極

西廂元微之同雙文原是中表姊妹不終所願與寶黛相似引用曲文亦非無意

寫薛蟠識別字活畫一個獃霸王

馮紫英來而即去正是爲蔣伶伏線

黛玉聽見晴雯不肯開門已是氣怔又聽見寶釵在裡面說笑其妬其惱眞有不可言語形容者付之一

哭安得不鳥飛花落晴雯遭忌已于不肖開門時肇端

紅樓夢卷二十六終

紅樓夢卷二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話說林黛玉正自悲泣忽聽院門響處只見寶釵出來了寶玉襲人一羣人走了出來待要上去問着寶玉又恐當着衆人問羞了寶玉不便因而閃過一傍讓寶釵去了寶玉等進去關了門方轉過來尚望着門洒了幾點淚自覺無味轉身回來無精打彩的卸了殘粧紫鵑雪雁素日知道林黛玉的情性無事悶坐不是愁眉便是長歎且好端端的不知爲了什麼常常的便自淚不乾的先時還有人

解勸或怕他思父母想家鄉受委曲用話來寬慰解勸誰知後來一年一月的竟常常如此把這個樣兒看慣了也都不理論了所以也沒人去理由他悶坐只管睡覺去了那林黛玉倚着床欄杆兩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淚好似木雕泥塑的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方纔睡了一宿無話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來這日未時交芒種節尙古風俗凡交芒種節的這日都要設擺各色禮物祭餞花神這芒種一過便是夏日了衆花皆卸花神退位須要餞行閨中更興這件風俗所以大觀園中之人都早起來了那些小孩子們或用花瓣柳枝編成轎馬的或用綾錦紗羅

疊成干旄旌幢的都用綵線繫了每一顆樹每一枝花上都繫了這些物事滿園裡綉帶飄飄花枝招展更兼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讓燕妬鶯慚一時也道不盡且說寶釵迎春探春惜春李紈鳳姐等並大姐兒香菱與衆丫鬟們都在園內頑耍獨不見林黛玉迎春因說道林妹妹怎麽不見好個懶丫頭這會子還睡覺不成寶釵道你們等着等我去鬧了他來說着便丢了衆人一直往瀟湘館來正走着只見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也來了上來問了好說了一回閒話寶釵回身指道他們都在那裏呢你們找他們去我找林姑娘去就來說着逶迤往瀟湘館來忽然抬

頭見寶玉進去了寶釵便站住低頭想了一想寶玉和林黛玉是從小兒一處長大他兄妹間多有不避嫌疑之處嘲笑不忌喜怒無常況且黛玉素昔猜忌好弄小性兒的此刻自已也跟了進去一則寶玉不便二則黛玉嫌疑倒是回來的妙想畢抽身回來剛要尋別的姊妹去忽見面前一雙玉色蝴蝶大如團扇一上一下迎風翩躚十分有趣寶釵意欲撲了來頑要遂向袖中取出扇子來向草地下來撲只見那一雙蝴蝶忽起忽落來來往往將欲過河去了倒引的寶釵躡手躡腳的一直跟到池邊滴翠亭上香汗淋漓嬌喘細細寶釵也無心撲了剛欲回來只聽那亭裡邊喊喊喳喳有人說話原來這亭子四面俱是遊廊曲欄蓋在池中水上四面雕鏤槅子糊着紙寶釵在亭外聽見說話便煞住腳往裡細聽只聽說道你瞧瞧這手帕子果然是你丟的那塊你就拿着要不是就還芸二爺去又有一人說話可不是我那塊拿來給我罷又聽道你拿什麼謝我呢難道白找了來不成又答道我已經許了謝你自然不是哄你的又聽說道我找了來給你自然謝我但只是那揀的人你就不謝他麼那一個又說道你別胡說他是個爺們家揀了我們的東西自然該還的叫我拿什麼謝他呢又聽說道你不謝他我怎麼回他呢況且他

再三再四的和我說了若沒謝的不許我給你呢半晌又聽說道也罷拿我這個給他算謝他的罷你要告訴別人呢須說一個誓又聽說道我要告訴人嘴上就長一個疔日後不得好死又聽說道噯呀偺們只顧說話看有人來悄悄的在外頭聽見不如把這槅子都推開了便是人見偺們在這裡他們只當我們說頑話呢若是到跟前偺們也看的見就別說了寶釵外面聽見這話心中吃驚想道怪道從古至今那些姦淫狗盜的人心機都不錯這一開了見我在這裡他們豈不臊了況且說話的語音大似寶玉房裡紅兒的言語他素日眼空心大是個頭等刁鑽古

怪東西今兒我聽了他的短兒人急造反狗急跳墻不但生事而且我還沒趣如今便赶着躲了料也躲不及少不得要使個金蟬脫殼的法子猶未想完只聽咯吱一聲寶釵便故意放重了脚步笑著叫道顰兒我看你往那裡藏一面說一面故意往前赶那亭內的小紅墜兒剛一推牕只聽寶釵如此說着往前赶兩個人都唬怔了寶釵反向他二人笑道你們把林姑娘藏在那裡了墜兒道何曾見林姑娘了寶釵道我纔在河那邊看著林姑娘在這裡蹲著弄水兒呢我要悄悄的唬他一跳還沒有走到跟前他倒看見我了朝東一遶就不見了別是藏在裡頭了一面

說一面故意進去等了一等抽身就走口內說道一定又鑽在山子洞裡去了遇見蛇咬一口也罷了一面說一面走心中又好笑這件事算遮過去了不知他二人是怎樣

誰知小紅聽了寶釵的話便信以爲眞讓寶釵去遠便拉墜兒道了不得了林姑娘蹲在這裡一定聽了話去了墜兒聽說也半日不言語小紅又道這可是怎樣呢墜兒道便聽見了管誰筋疼各人幹各人的就完了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還倒罷了林姑娘嘴裡又愛尅薄人心裡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二人正說着只見文官香菱司棋侍書等上亭子來了二人只得掩住這話且和他們頑笑只見鳳姐兒站在山坡上招手叫小紅連忙棄了衆人跑至鳳姐前堆着笑問奶奶使喚做什麼事鳳姐打諒了一回見他生的干淨俏麗說話知趣因笑道說我的了頭今兒沒跟進我來我這會子想起一件事來要使喚個人出去不知你能幹不能幹說的齊全不齊全小紅笑道奶奶有什麼話只管吩咐我說去若說的不齊全悞了奶奶的事任憑奶奶責罰就是了鳳姐笑道你是那位姑娘房裡的我使你出去他回來找你我好替你說小紅道我是寶二爺房裡的鳳姐聽了笑道噯喲你原來是寶玉房裡的怪道呢也罷了等他問我替你說你到我

們家告訴你平姐姐外頭屋裡桌子上汝窰盤子架兒底下放着一卷銀子那是一百二十兩給綉匠的工價等張材家的來要當面秤給他瞧了再給他拿去再裡頭床頭上有一個小荷包拿了來小紅聽說徹身去了不多時回來了只見鳳姐不在這山坡上了因見司棋從山洞裡出來站着繫裙子便赶來問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裡去了司棋道沒理論小紅聽了回身又往四下裡一看只見那邊探春寶釵在池邊看魚小紅上來陪笑道姑娘們可知道二奶奶剛纔那裡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裡找去小紅聽了再往稻香村來頂頭只見晴雯綺霞碧痕

秋紋麝月侍書入畫鶯兒等一羣人來了晴雯一見小紅便說道你只是瘋罷院子裡花兒也不澆雀兒也不喂茶爐子也不弄就在外頭逛小紅道昨兒二爺說了今兒不用澆花過一日澆一回罷我喂雀兒的時候姐姐還睡覺呢碧痕道茶爐子呢小紅道今日不該我的班兒有茶沒茶休問我綺霞道你聽聽他的嘴你們別說了讓他逛罷小紅道你們再問問我逛了沒逛二奶奶纔使喚我說話取東西去的說着將荷包舉給他們看方沒言語了大家走開晴雯冷笑道怪道呢原來爬上高枝兒去了把我們不放在眼裡了不知說了一句話半句話名兒姓兒知道

了不曾就把他興頭的這個樣這一遭兒半遭兒的算不得什麽過了後兒還得聽呵有本事從今兒出了這園子長長遠遠的在高枝兒上纔算得一面說着去了這裏小紅聽說不便分証只得忍着氣來找鳳姐兒到了李氏房中果見鳳姐兒在這裡和李氏說話兒呢小紅上來回道平姐姐說奶奶剛出來了他就把銀子收起來了纔張材家的來取當面秤了給他拿去了說着將荷包遞了上去又道平姐姐叫我來回奶奶纔旺兒進來討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的平姐姐就把那話按着奶奶的主意打發他去了鳳姐笑道他怎麽按我的主意打發去了小紅道平姐姐說我們奶奶問這裡奶奶好原是我們二爺不在家雖然遲了兩天只管請奶奶放心等五奶奶好些我們奶奶還會了五奶奶來瞧奶奶呢五奶奶前兒打發了人來說舅奶奶帶了信來了問奶奶好還要和這裡的姑奶奶尋兩丸延年神驗萬金丹若有了奶奶打發人來只管送在我們奶奶這裡明兒有人去就順路給那邊舅奶奶帶去的話未說完李氏道噯喲喲這話我就不懂了什麽奶奶爺爺的一大堆鳳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這是四五門子的話呢說著又向小紅笑道好孩子難爲你說的齊全不像他們扭扭捏捏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

了我隨手使的這幾個丫頭老婆子之外我就怕和別人說話他們必定把一句話拉長了作兩三截兒咬文嚼字拿著腔兒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們那裡知道先是我們平兒也是這麽着我就問着他難道必定粧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說了幾遭纔好些了李宮裁笑道都像你潑辣貨纔好鳳姐道這一個丫頭就好方纔兩遭說話雖不多聽那口角就狠剪斷說着又向小紅笑道明兒你伏侍我去罷我認你做女兒我一調理你就出息了小紅聽了撲哧一笑鳳姐道你怎麽笑你說我年輕比你能大幾歲就做你的媽了你做春夢呢你打聽打聽這些人比你大的赶着我呌媽我還不理他呢今兒抬舉了你了小紅笑道我不是笑這個我笑奶奶認錯了輩數兒了我媽是奶奶的女兒這會子又認我做女兒鳳姐道誰是你媽李宮裁笑道你原來不認的他他是林之孝的女兒鳳姐聽了十分詫異因說道哦原來是他的丫頭又笑道林之孝兩口子都是錐子扎不出一聲兒來的我成日家說他們倒是配就了的一對夫妻一個天聾一個地啞那裡承望養出這麽個伶俐丫頭來你十幾歲了小紅道十七歲了又問名字小紅道原呌紅玉的因為重了寶二爺如今只呌小紅了鳳姐聽說將眉一皺把頭一回說道討人嫌的

很得了玉的便宜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說嫂子不知道我知他媽說賴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這府裡誰是誰你替我好好的挑兩個了頭我使他一般的答應著他饒不挑倒把他這女孩子送了別處去難道跟我必定不好李紈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進來在先你說在後怎麼怨的他媽鳳姐說道你這麼著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了頭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小紅笑道愿意不愿意我們也不敢說只得跟着奶奶我們學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兒也得見識見識剛說着只見王夫人的了頭來請鳳姐便辭了李宮裁去了小紅回

怡紅院去不在話下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次日起來遲了聞得衆姊妹都在園中做餞花會恐人笑他痴懶連忙梳洗了出來剛到了院中只見寶玉進門來了便笑道好妹妹你昨兒可告了我了不曾我懸了一夜心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把屋子收拾了下一扇紗屜看那大燕子回來把簾子放了下來拿獅子倚住燒了香就把爐罩上一面說一面又往外走寶玉見他這樣還認作是昨日晌午的事那知晚間的這件公案還打恭作揖的林黛玉正眼也不看竟自出了院門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寶玉心中納悶自已猜疑看起這樣光景來不像是爲昨兒

的事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又沒有見他再沒有冲撞了他的去處了一面想一面由不得隨後追了來只見寶釵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見黛玉來了三個一同站着說話兒又見寶玉來了探春便笑道寶哥哥身上好我整整的三天沒見你了寶玉笑道妹妹身上好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探春道寶哥哥你往這裡來我和你說話寶玉聽說便跟了他離了釵玉兩個到了一棵石榴樹下探春因說道這幾天老爺可曾叫你寶玉笑道沒有叫探春道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寶玉笑道那想是別人聽錯了並沒叫的探春又笑道這幾個月我

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你還拿了去明兒出門逛去的時候或是好字畫好輕巧頑意兒替我帶些來寶玉道我這麼逛去城裡城外大廊大廟的逛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總不過是那些金玉銅磁器沒處擱的古董再就是綢緞吃食衣服了探春道誰要這些怎麼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枝兒編的小籃子竹子根挖的香盒兒膠泥垛的風爐兒這就好了我喜歡的什麼似的誰知他們都愛上了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原來要這個這不值什麼拿幾百錢出來給小子們管拉兩車來探春道小厮們知道什麼你揀那朴而不俗直而不拙的這些東西你

多多替我帶了來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比你那雙還加工夫如何呢寶玉笑道你提起來我想起故事來了一回穿着可巧遇見了老爺就不受用問是誰做的我這時那裡敢提三妹妹三個字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是舅母給的老爺聽見是舅母給的纔不好說什麽半日還說何苦來虛耗人力作踐綾羅做這樣的東西我回來告訴了襲人襲人說這還罷了趙姨娘氣的抱怨的了不得正經兄弟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得見且做這些東西探春聽說登時沉下臉來道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麽田地怎麽我是該做鞋的人麽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衣裳是衣裳鞋襪是鞋襪丫頭老婆子屋子怎麽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我不過閒着沒事作一雙半雙愛給那個哥哥兄弟隨我的心誰敢管我不成這也是他瞎氣寶玉聽了點頭笑道你不知道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探春聽說一發動了氣將頭一扭說道連你也糊塗了他那想頭自然是有的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他只管這麽想我只管認得老爺太太兩個人別人我一概不管就是姊妹兄弟跟前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什麽偏的庶的我也不知道論理我不該說他但他忒昏憒得不像了還有笑話兒呢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替我帶那頑耍的東西

過了兩天他見了我也是說沒錢使怎麼難處我也不理他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他就抱怨起我來說我攢的錢爲什麼給你使到不給環兒使了我聽見這話又好笑又好氣我就出來往太太跟前去了正說着只見寶釵那邊笑道說完了來罷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丟下別人且說體已去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說着探春寶玉二人方笑着來了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便知他躲了別處去了想了一想索性遲兩天等他的氣息一息再去也罷了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石榴等各色落花錦重重的落了一地因歎道這是他心裡生了氣也不收拾這花兒來

了待我送了去明兒再問着他說着只見寶釵約着他們往外頭去寶玉道我就來等他二人去遠把那花兜了起來登山渡水過樹穿花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來將已到了花塚猶未轉過山坡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一面數落着哭的好不傷心寶玉心下想道這不知是那房裡的丫頭受了委曲跑到這個地方來哭一面想一面煞住腳步聽他哭道是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游絲軟繫飄春榭　落絮輕沾撲繡簾
閨中女兒惜春暮　愁緒滿懷無釋處

手把花鋤出綉簾　忍踏落花來復去
柳絲榆莢自芳菲　不管桃飄與李飛
桃李明年能再發　明年閨中知有誰
三月香巢已壘成　樑間燕子太無情
明年花發雖可啄　却不道人去樑空巢亦傾
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逼
明媚鮮妍能幾時　一朝飄泊難尋覓
花開易見落難尋　堦前悶殺葬花人
獨把花鋤淚暗灑　灑上空枝見血痕
杜鵑無語正黃昏　荷鋤歸去掩重門
靑燈照壁人初睡　冷雨敲窗被未溫
怪奴底事倍傷神　半為憐春半惱春
憐春忽至惱忽去　至又無言去不聞
昨宵庭外悲歌發　知是花魂與鳥魂
花魂鳥魂總難留　鳥自無言花自羞
願奴脅下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　何處有香坵
未若錦囊收艷骨　一抔淨土掩風流
質本潔來還潔去　強於汚淖陷渠溝
爾今死去儂收葬　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儂知是誰
試看春殘花漸落　便是紅顏老死時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兩不知

寶玉聽了不覺痴倒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見寶玉進瀟湘館卽抽身走回聽小紅同墜兒私語便假裝尋人善于避嫌是寶釵一生得力處

小紅傳平兒說話瑣碎而明白活寫出伶俐小丫頭口吻

探春做鞋一段話是于閒中描補趙姨之妒鄙黛玉哭花塚末句云花落人亡兩不知直射將來死時光景

埋花與寶玉同埋哭塚亦只寶玉聽聞兩相照應文情兼美

黛玉哭花詞極歎紅顏薄命是黛玉一生因果與紅樓夢曲遙遙關照

寶玉聞哭慟倒亦是預伏後來得知黛玉凶信時情狀

第二十七回寫小紅與賈芸情事是賓寫寶玉黛玉兩人心事是主

紅樓夢卷二十七終

紅樓夢卷二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錯疑在寶玉身上次日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正在一腔無明未曾發洩又勾起傷春愁思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由不得感花傷己哭了幾聲便隨口念了幾句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先不過點頭感歎次又聽到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一朝春盡紅顏老花落人亡兩不知等句不覺慟倒山坡上懷裡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試想林黛玉的花

顏月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寗不心碎腸斷旣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推之于他人如寶釵香菱襲人等亦可以到無可尋覓之時矣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則自已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則斯處斯園斯花斯柳又不知當屬誰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復推求了去眞不知此時此際如何解釋這段悲傷正是

花影不離身左右　鳥聲只在耳東西

那林黛玉正自傷感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心下想道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擡頭一看見是寶玉黛玉便道啐我當是誰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

剛說到短命二字又把口掩住長嘆一聲自已抽身便走了這裡寶玉悲慟了一回見黛玉去了便知黛玉看見他躱開了自已也覺無味抖抖土起來下山尋歸舊路往怡紅院來可巧看見黛玉在前頭走連忙赶上去說道你且站着我知你不理我我只說一句話從今已後撩開手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待要不理他聽他說只說一句話便道請說來寶玉笑道兩句話說了你聽不聽黛玉聽說回頭就走寶玉在身後面嘆道旣有今日何必當初黛玉聽見這話由不得站住回頭道當初怎麼樣今日怎麼樣寶玉道噯當初姑娘來了那不是我陪着頑笑憑我心愛的

姑娘要就拿去我愛吃的聽見姑娘也愛吃連忙收拾的干干淨淨收着等了姑娘到來一桌子吃飯一床兒上睡覺丫頭們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氣我替丫頭們想到我心裡想着姊妹們從小兒長大親也罷熱也罷和氣到了底纔見得比人好如今誰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裡倒把外四路的什麼寶姐姐鳳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見的我又沒個親兄弟親妹妹雖然有兩個你難道不知道是我隔母的我也和你是獨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樣誰知我是白操了這一番心有冤無處訴說着不覺滴下淚來那時林黛玉耳內聽了

這話眼内見了這形景心内不覺灰了大半也不覺滴下淚來低頭不語寶玉見這般形像遂又說道我也知道我如今不好了但只任憑着我什麼不好萬不敢在妹妹跟前有錯處便有一二分錯處你或教導我戒我下次或罵我幾句打我幾下我都不灰心誰知你總不理我叫我摸不着頭腦少魂失魄不知怎麼樣纔是就便死了也是個屈死鬼任憑高僧高道懺悔也不能超脫還得你申明了緣故我纔得托生呢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將昨晚的事都忘在九霄雲外了便說道你既這麼說為什麼我去了你不叫丫頭開門寶玉詫異道這話從那裡說起我要是這

樣立刻就死了黛玉啐道大清早起死呀活的也不忌諱你說有呢就有沒有就沒有起什麼誓呢寶玉道實在沒有見你去就是寶姐姐坐了一坐就出來了林黛玉想了一想笑道是了想必是你丫頭們懶待動喪聲歪氣的也是有的寶玉道想必是這個原故等我回去問了是誰教訓教訓他們就好了黛玉道你的那些姑娘們也該教訓教訓只是論理我不該說今兒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兒寶姑娘來什麼貝姑娘來也得罪了事情豈不大了說着抿着嘴笑寶玉聽了又是咬牙又是笑二人正說話見丫頭來請吃飯遂都往前頭來了王夫人見了黛玉因問道大姑娘你吃那鮑太醫的藥可好些林黛玉道也不過這麼着老太太還叫我吃王大夫的藥呢寶玉道太太不知道林妹妹是內症先天生的弱所以禁不住一點兒風寒不過吃兩劑煎藥疏散了風寒還是吃丸藥的好王夫人道前兒大夫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我也忘了寶玉道我知道那些丸藥不過叫他吃什麼人參養榮丸王夫人道不是寶玉又道八珍益母丸左歸右歸再不就是八味地黃丸王夫人道都不是我只記的有個金剛兩個字的寶玉拍手笑道從來沒聽見有個什麼金剛丸若有了金剛丸自然有菩薩散了說的滿屋裡人都笑了寶釵抿嘴笑

道想是天王補心丹王夫人笑道是這個名兒如今我也糊塗了寶玉道太太倒不糊塗都是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寶玉笑道我老子再不爲這個捶我王夫人又道既有這個名兒明兒就叫人買些來吃寶玉道這些藥都是不中用的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麽藥就這麽貴寶玉笑道當眞的呢我這個方子比別的不同那個藥名兒也古怪一時也說不淸只講那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四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胆諸如此類的

藥不算爲奇只在羣藥裡算那爲君的藥說起來唬人一跳前年薛大哥哥求了我一二年我纔給了他這方子他拿了方子去又尋了二三年花了有上千兩銀子纔配成了太太不信只問寶姐姐寶釵聽說笑着搖手兒說道我不知道也沒聽見你別叫姨娘問我王夫人笑道到底是寶丫頭好孩子不撒謊寶玉站在當地聽見如此說一回身把手一拍說道我說的倒是眞話呢倒說撒謊口裡說着忽一回身只見林黛玉坐在寶釵身後抿着嘴笑用手指頭在臉上畫着羞他鳳姐因在裡間房裡看着人放桌子聽如此說便走來笑道寶兄弟不是撒謊這倒是有的

前日薛大哥親自和我來尋珍珠我問他做什麼他說配藥他還抱怨說不配也罷了如今那裡知道這麼費事我問什麼藥他說是寶兄弟的方子說了多少藥我也不記得他又說不然我也買幾顆珍珠了只是定要頭上帶過的所以來和妹妹尋妹妹就沒散的花兒那頭上下來的也使得過後我揀好的再給妹妹穿了來我沒法兒把兩支珠花現拆了給他還要一塊三尺長上用的大紅紗拿乳鉢乳了麵子呢鳳姐說一句寶玉念一句佛說太陽在屋子裡呢鳳姐說完了寶玉又道太太想這不過是將就呢正經按那方子這珍珠寶石定要在古墳裡的有那古

時富貴人家裝裹的頭面拿了來纔好如今那裡為這個去刨墳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帶過的也可以使得王夫人聽了道阿彌陀佛不當家花拉的就是墳裡有人家死了幾百年這會子翻尸盜骨的作了藥也不靈寶玉因向黛玉說道你聽見了沒有難道二姐姐也跟着我撒謊不成臉望着林黛玉說却拿眼睛瞟着寶釵林黛玉便拉王夫人道舅母聽聽寶姐姐不替他圓謊他只問着我王夫人也道寶玉狠會欺負你妹妹寶玉笑道太太不知道這原故寶姐姐先在家裡住着那薛大哥哥的事他也不知道何況如今在裡頭住着呢自然是越發不知道了林妹妹

纔在背後以爲是我撒謊就羞我正說着見賈母房裡的丫頭找寶玉林黛玉去吃飯林黛玉也不叫寶玉便起身拉了那丫頭走那丫頭道等著寶二爺一塊兒走林黛玉道他不吃飯不同偺們走我先走了說着便出去了寶玉道我今兒還跟着太太吃罷王夫人道罷罷我今兒吃齋你正經吃你的去罷寶玉道我也跟着吃齋說着便叫那丫頭去罷自已跑到桌子上坐了王夫人向寶釵等笑道你們只管吃你們的由他去罷寶釵因笑道你正經去罷吃不吃陪着林妹妹走一輛他心裡打緊的不自在呢寶玉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一時吃過飯寶玉一則怕賈母記掛着二則也記掛着林黛玉忙忙的要茶漱口探春惜春都笑道二哥哥你成日家忙些什麼吃飯吃茶也是這麼忙碌碌的寶釵笑道你叫他快吃了瞧瞧林妹妹去罷叫他在這裡胡鬧些什麼寶玉吃了茶便出來一直往西院來可巧走到鳳姐兒院前只見鳳姐在門前站着蹬着門檻子拿耳挖子剔牙看著十來個小厮們挪花盆呢見寶玉來了笑道你來的好進來進來替我寫幾個字兒寶玉只得跟了進來到了房裡鳳姐命人取過筆硯紙來向寶玉道大紅粧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寶玉道這算什麼又不是帳又不是

禮物怎麽個寫法鳳姐兒道你只管寫上橫豎我自已明白就罷了寶玉聽說只得寫了鳳姐一面收起來一面笑道還有句話告訴你不知依不依你屋裡有個丫頭叫小紅的我要叫了來使喚明兒我再替你挑幾個可使得麽寶玉道我屋裡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歡誰只管叫了來何必問我鳳姐笑道既這麽着我就叫人帶他去了寶玉道只管帶去說着便要走鳳姐道你回來我還有一句話呢寶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話等回來罷說着便至賈母這邊只見都已吃完飯了賈母因問他跟着你娘吃了什麽好的寶玉笑道也沒什麽好的我倒多吃了一碗飯因問林妹妹在那裡賈母道裡頭屋裡呢寶玉進來只見地下一個丫頭吹熨斗炕上兩個丫頭打粉線黛玉彎着腰拿剪子裁什麽呢寶玉走進來笑道哦這是做什麽呢纔吃了飯這麽控着頭一會子又頭疼了黛玉並不理只管裁他的有一個丫頭說道那塊紬子角兒還不好呢再熨他一熨黛玉便把剪子一擱說道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寶玉聽了自是納悶只見寶釵探春等也來了和賈母說了一回話寶釵也進來問林妹妹做什麽呢因見林黛玉裁剪笑道越發能幹了連裁剪都會了黛玉笑道這也不過是撒謊哄人能了寶釵笑道我告訴你個笑話兒剛

纔爲那個藥我說了個不知道寶兄弟心裡不受用了林黛玉道理他呢過會子就好了寶玉向寶釵道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沒人你抹骨牌去罷寶釵聽說便笑道我是爲抹骨牌纔來麼說着便走了林黛玉道你倒是去罷這裡有老虎看吃了你說着又裁寶玉見他不理只得還陪笑說道你也去逛逛再裁不遲黛玉總不理寶玉便問丫頭們這是誰教他裁的黛玉見問丫頭們便說道憑他誰教我裁也不管二爺的事寶玉方欲說話只見有人進來回說外頭有人請寶玉聽了忙徹身出來黛玉向外頭說道阿彌陀佛趕你回來我死了也罷了寶玉出來外面只見焙茗說馮大爺家請寶玉聽了知道是昨日的話便說要衣裳去就自已往書房裡來焙茗一直到了二門前等人只見出來了一個老婆子焙茗上去說道寶二爺在書房裡等出門的衣裳你老人家進去帶個信兒那婆子道放你娘的屁倒好寶二爺如今在園裡住着跟他的人都在園裡你又跑了這裡來帶信兒焙茗聽了笑道罵的是我也糊塗了說着一逕往東邊二門前來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毬焙茗將原故說了有個小廝跑了進去半日纔抱了一個包袱出來遞與焙茗回到書房裡寶玉換了命人備馬只帶着焙茗鋤藥雙瑞壽兒四個小廝去了

一逕到了馮紫英門口有人報與馮紫英出來迎接進去只見薛蟠早已在那裡久候了還有許多唱曲兒的小斷們並唱小旦的蔣玉函錦香院的妓女雲兒大家都見過了然後吃茶寶玉擎茶笑道前兒所言幸與不幸之事我晝夜懸想今日一聞呼喚卽至馮紫英笑道你們令姑表弟兄倒多心實前日不過是我的設辭誠心請你們一飲恐有推托故說下這句話今日一邀卽至誰知都信眞了說畢大家一笑然後擺上酒來依次坐定馮紫英先命唱曲兒的小廝過來讓酒然後命雲兒也來敬那薛蟠三杯下肚不覺忘了情拉着雲兒的手笑道你把那躰已新樣兒的曲子唱個我聽我吃一罈如何雲兒聽說只得拿起琵琶來唱道

兩個寃家都難丟下想着你來又記掛着他兩個人形容俊俏都難描畫想昨宵幽期私訂在荼蘼架一個偷情一個尋拿拿住了三曹對案我也無回話

唱畢笑道你喝一罈子罷了薛蟠聽說笑道不值一罈再唱好的來寶玉笑道聽我說來如此濫飲易醉而無味我先喝一大海發一個新令有不遵者連罰十大海逐出席外與人斟酒馮紫英蔣玉函等都道有理有理寶玉拿起海來一氣飲盡說道如今要說悲傷喜樂四字都要說出

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原故說完了飲門杯酒面要唱一個新鮮時樣曲子酒底要席上生風一樣東西成古詩舊對四書五經成語薛蟠未等說完先站起來攔道我不來別算我這竟是捉弄我呢雲兒也站起來推他坐下笑道怕什麽這還虧你天天吃酒呢難道連我也不如我回來還說呢說是了罷不是了不過罰上幾杯那裡就醉死了你如今一亂令倒喝十大海下去斟酒不成衆人都拍手道妙薛蟠聽說無法只得坐了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衆人聽了都說道好

薛蟠獨揚着臉搖頭說不好該罰衆人問如何該罰薛蟠道他說的我全不懂怎麽不該罰雲兒便擰他一把笑道你悄悄的想你的罷回來說不出又該罰了于是拿琵琶聽寶玉唱道

滴不盡相思血淚抛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唱完大家齊聲喝彩獨薛蟠說無板寶玉飲了門杯便拈

起一片梨來說道雨打梨花深閉門完了令下該馮紫英說道女兒喜頭胎養了雙生子女兒樂私向花園掏蟋蟀女兒悲兒夫染病在垂危女兒愁大風吹倒梳粧樓說畢端起酒來唱道

你是個可人你是個多情你是個刁鑽古怪鬼靈精你是個神仙也不靈我說的話兒你全不信只叫你去背地裡細打聽纔知道我疼你不疼

唱完飲了門杯說道雞鳴茅店月令完下該雲兒便說道女兒悲想來終身倚靠誰薛蟠笑道我的兒有你薛大爺在你怕什麼衆人都道别混他别混他雲兒又道女兒愁媽媽打罵何時休薛蟠道前兒我見了你媽還吩咐他不叫他打你呢衆人都道再多嘴者罰酒十杯薛蟠連忙自己打了一個嘴巴子說道沒耳性再不許說了雲兒又道女兒喜情郎不捨還家裡女兒樂住了簫管弄絃索說完便唱道

豆蔻花開三月三一個虫兒往裡鑽鑽了半日鑽不進去爬到花兒上打鞦韆肉兒小心肝我不開了你怎麼鑽

唱畢飲了門杯說道桃之夭夭令完下該薛蟠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

悲什麼快說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便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方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衆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麼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做忘八怎麼不傷心呢衆人笑的彎腰忙說道你說的是快說底下的罷薛蟠瞪了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衆人道怎麼愁薛蟠道綉房鑽出個大馬猴衆人哈哈笑道該罰該罰先還可恕這句更不通說着便要斟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薛蟠道令官都准了你們鬧什麼衆人聽說方罷了雲兒笑道下兩句越發難說了我替你說罷薛蟠道胡說當眞我就沒好的了聽我說罷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衆人聽了都咤異道這句何其太雅薛蟠道女兒樂一根𣬉𣬉往裡戳衆人聽了都回頭說道該死該死快唱了罷薛蟠便唱道一個蚊子哼哼哼衆人都怔了說道這是個什麼曲兒薛蟠還唱道兩個蒼蠅嗡嗡嗡衆人都道罷罷罷薛蟠道愛聽不聽這是新鮮曲兒叫做哼哼韻兒你們要懶待聽連酒底都免了我就不唱衆人都道免了罷倒別躭悞了別人家於是蔣玉函說道女兒悲丈夫一去不回歸女兒愁無錢去打桂花油女兒喜燈花並頭結雙蕊女兒樂夫唱婦隨眞和合說畢唱道

可喜你天生成百媚嬌恰便似活神仙離碧霄度青
春年正小配鸞鳳眞也巧呀看天河正高聽譙樓鼓
鼓剔銀燈同入鴛幃悄
唱畢飲了門杯笑道這詩詞上我倒有限幸而昨日見了一副對子只記得這句可巧席上還有這件東西說畢便乾了酒拿起一朶木樨來念道花氣襲人知晝暖衆人倒都依了完令薛蟠又跳了起來喧嚷道了不得了不得該罰該罰這席上並沒有寶貝你怎麼說起寶貝來蔣玉函忙說道何曾有寶貝薛蟠道你還賴呢你再念來蔣玉函只得又念了一遍薛蟠道襲人可不是寶貝是什麼你們不信只問他說畢指着寶玉寶玉沒好意思起來說薛大哥你該罰多少薛蟠道該罰該罰說着拿起酒來一飲而盡馮紫英與蔣玉函等猶問他原故雲兒便告訴了出來蔣玉函忙起身賠罪衆人都道不知者不作罪少刻寶玉出席解手蔣玉函隨了出來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賠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着他的手叫他閒了往我們那裡去還有一句話問你也是你們貴班中有一個叫琪官兒的他如今名馳天下可惜我獨無緣一見蔣玉函笑道就是我的小名兒寶玉聽說不覺欣然跌足笑道有幸有幸果然名不虛傳今兒初

會便怎麽樣呢想了一想向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道微物不甚畧表今日之誼琪官接了笑道無功受祿何以克當也罷我這裡也得了一件奇物今日早起方繫上還是簇新聊可表我一點親熱之意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条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着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的今日纔上身若是別人我斷不肯相贈二爺請把自己繫的解下來給我繫着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將自己一条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與琪官二人方束好只聽一聲大叫我可拿住了只見薛蟠跳了出來拉着二人道放着酒不吃兩個人逃席出來幹什麽快拿出來我瞧瞧二人都道沒有什麽薛蟠那裡肯依還是馮紫英出來纔解開了於是復又歸坐飲酒至晚方散寶玉回至園中寬衣吃茶襲人見扇子上的扇墜兒沒了便問他往那裡去了寶玉道馬上丟了睡覺時只見腰裡一条血點似的大紅汗巾子襲人便猜了八九分因說道你有了好的繫褲子把我那条還我罷寶玉聽說方想起那条汗巾子原是襲人的不該給人纔是心裡後悔口裡說不出來只得笑道我賠你一条罷襲人聽了點頭歎道我就知道又幹這些事也不該拿

我的東西給那起混帳人也難為你心裡沒個算計兒欲
再說幾句又恐慪上他的酒來少不得也睡了一宿無話
至次日天明方纔醒了只見寶玉笑道夜裡失了盜也不
曉得你瞧瞧褲子上襲人低頭一看只見昨日寶玉繫的
那条汗巾子繫在自巳腰裡呢便知是寶玉夜間換了忙
一頓就解下來說道我不稀罕這行子趂早兒拿了去寶
玉見他如此只得委婉解勸了一回襲人無法只得繫上
過後寶玉出去終久解下來擲在個空箱子裡自巳又換
了一条繫著寶玉並未理論因問起昨日可有什麼事情
襲人便回說二奶奶打發人叫了小紅去了他原要等你

來的我想什麼要緊我就做了主打發他去了寶玉道很
是我已知道了不必等我罷了襲人又道昨兒貴妃打發
夏太監出來送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叫在清虛觀初一到
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戲獻供叫珍大爺領著衆位爺們
跪香拜佛呢還有端午兒的節禮也賞了說著命小丫頭
來將昨日的所賜之物取了出來只見上等宮扇兩柄紅
麝香珠二串鳳尾羅二端芙蓉簟一領寶玉見了喜不自
勝問別人的也都是這個襲人道老太太多著一個香玉
如意一個瑪瑙枕老爺太太姨太太的只多著一個香玉
如意你的同寶姑娘的一樣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

姑娘只單有扇子同數珠兒別的都沒有大奶奶二奶奶他兩個是每人兩疋紗兩疋羅兩個香袋兒兩個錠子藥寶玉聽了笑道這是怎麼個原故怎麼林姑娘的到不同我的一樣到是寶姑娘的同我一樣別是傳錯了罷襲人道昨兒拿出來都是一分一分的寫着籤子怎麼就錯了你的是在老太太屋裡的我去拿了來了老太太說了明兒叫你一個五更天進去謝恩呢寶玉道自然要走一輪說著便叫了紫鵑來拿了這個到你們姑娘那裡去就說是昨兒我得的愛什麼留下什麼紫鵑答應了拿了去不一時回來說姑娘說了昨兒也得了二爺留着罷寶玉聽說便命人收了剛洗了臉出來要往賈母那裡請安去只見林黛玉頂頭來了寶玉赶上去笑道我的東西叫你揀你怎麼不揀林黛玉昨日所惱寶玉的心事早又丟開只顧今日的事了因說道我沒這麼大福禁受比不得寶姑娘什麼金什麼玉的我們不過是個草木之人罷了寶玉聽他提出金玉二字來不覺心動疑猜便說道除了別人說什麼金什麼玉我心裡要有這個想頭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林黛玉聽他這話便知他心裡動了疑忙又笑道好沒意思白白的說什麼誓管你什麼金什麼玉的呢寶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

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
個人我也起個誓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起誓我狠知道你
心裡有妹妹但只是見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寶玉道那
是你多心我再不是這樣的林黛玉道昨兒寶丫頭不替
你圓謊爲什麽問着我呢那要是我你又不知怎麽樣了
正說着只見寶釵從那邊來了二人便走開了寶釵分明
看見只粧看不見低頭過去了到了王夫人那裡坐了一
回然後到了賈母這邊只見寶玉也在這裡呢寶釵因往
日母親對王夫人等曾提過金鎖是個和尚給的等日後
有玉的方可給爲婚姻等話所以總遠着寶玉昨日見元

春所賜的東西獨他與寶玉一樣心裡越發沒意思起來
幸虧寶玉被一個林黛玉纏綿住了心心念念只記掛着
林黛玉並不理論這事此刻忽見寶玉笑道寶姐姐我瞧
瞧你的那香串子可巧寶釵左腕上籠着一串見寶玉問
他少不得褪了下來寶釵原生的肌膚豐澤容易褪不下
來寶玉在傍邊看着雪白的膀膊不覺動了羨慕之心暗
暗想道這個膀子若長在林姑娘身上或者還得摸一摸
偏長在他身上正是恨我沒福忽然想起金玉一事來再
看看寶釵形容只見臉若銀盆眼同水杏唇不點而紅眉
不畫而翠比林黛玉另具一種嫵媚風流不覺就呆了寶

釵褪下串子來遞與他也忘了接寶釵見他呆了自已倒不好意思的丟下串子回身纔要走只見林黛玉登着門檻上嘴裡咬着手帕子笑呢寶釵道你又禁不得風吹怎麼又站在那風口裡林黛玉笑道何曾不是在房裡的只因聽見天上一聲叫出來瞧了瞧原來是個獃雁寶釵道獃雁在那裡呢我也瞧瞧林黛玉道我纔出來他就忒兒一聲飛了口裡說着將手裡帕子一甩向寶玉臉上甩來寶玉不知正打在眼上噯喲了一聲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黛玉之哭只哭得自已寶玉之慟直慟到一家深淺不同是兩人分別處關鍵

寫黛玉之不睬寶玉越顯其鍾情寶玉文筆反襯得足則一筆兜轉正面已透

黛玉處處不放寶釵寶釵處處留心黛玉二人一般心事兩樣做人

寶釵冷香丸是自已細說黛玉丸方是寶玉謊說遙遙關照

寶玉說理他呢過一會子就好了却被黛玉聽見借端譏誚可見黛玉先走並未徑走原有心等寶玉同

行作者於後文描出前情既省筆墨更為得神
順手敘出鳳姐要小紅前後血脉貫通
酒令各曲俱有情關照惟薛蟠所說所唱村俗可笑
曲亦並未唱完酒底亦不說描盡獃覇王粗蠢文筆
亦變換不板
蔣玉函於酒令中無意說出襲人二字松花汗巾玉
函先已束腰間大紅汗巾夜間寶玉又繫襲人腰裡
姻緣固有前定伏筆掎思甚巧
元妃節禮寶玉與寶釵一樣不但賈母屬意寶釵即
元妃亦同有此心

寶玉見寶釵肌容發獃呆看是鍾情亦是意淫
黛玉咬帕暗笑想見已在門檻上偷看多時

紅樓夢卷二十八終

紅樓夢卷二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話說寶玉正自發怔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正碰在眼睛上倒唬了一跳問是誰林黛玉搖着頭兒笑道不敢是我失了手因為寶姐姐要看獃雁我比給他看不想失了手寶玉揉着眼睛待要說什麼又不好說的一時鳳姐兒來了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約着寶釵寶玉黛玉等看戲去寶釵笑道罷罷怪熱的什麼沒看過的戲我不去的鳳姐道他們那裡涼快兩邊又有樓儕們

要去我頭幾天打發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樓上打掃了掛起簾子來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纔是好呢我已經回了太太了你們不去我自家去這些日子也悶的狠了家裡唱動戲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賈母聽說就笑道旣這麼着我同你去鳳姐聽說笑道老祖宗也去更是好可就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賈母道到明兒我在正面樓上你在傍邊樓上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可好不好鳳姐笑道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賈母因向寶釵道你也去連你母親也去長天老日的在家裡也是睡覺寶釵只得答應着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順路告訴王夫人要帶了他們姊妹去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二則預備元春有人出來早已回了不去的聽賈母如此說笑道還是這麼高興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有要逛去的只管初一跟老太太逛去這個話一傳開了別人都還可已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兒聽了這話誰不要去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他也百般的攛掇了去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賈母越發心中喜歡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都不必細說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人馬簇簇那底下凡執事人等聞得是貴妃做好事賈母親去拈香正是初一日乃月之首日况是

端陽節間因此凡動用的什物一色都是齊全的不同往日少時賈母等出來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李氏鳳姐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寶釵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頭紫鵑雪雁春纖寶釵的丫頭鶯兒文杏迎春的丫頭司棋繡橘探春的丫頭侍書翠墨惜春的丫頭入畫彩屏薛姨媽的丫頭同喜同貴外帶香菱香菱的丫頭臻兒李氏的丫頭素雲碧月鳳姐兒的丫頭平兒豐兒小紅並王夫人的兩個丫頭金釧彩雲也跟了鳳姐兒來奶子抱着大姐兒另在一車上還有兩個丫頭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娘並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黑壓壓的站了一街的車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這門前尚未坐完這個說我不同你在一處那個說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那邊車上又說擠了我的花兒這邊又說碰了我的扇子咭咭呱呱說笑不絕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姑娘們這是街上看人笑話說了兩遍方見好了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早已到了清虛觀門口寶玉騎着馬在賈母轎前街上人都站在兩邊將至觀前只聽鐘鳴鼓響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帶領衆道士在路傍迎接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見

了土地本境城隍各位泥塑聖像便命住轎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趕不上賈母自己下了轎忙要上來挽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拿着剪筒照管剪各處燭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懷裡鳳姐便一揚手照臉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觔斗罵道小野雜種往那裡跑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爬起來往外還要跑正值寶釵等下車衆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都喝聲叫拿拿打打賈母聽了忙問是怎麼了賈珍忙出來問鳳姐上去挽住賈母就回說一個小道士兒剪燭

花的沒躲出去這會子混鑽呢賈母聽說忙道快帶了那孩子來別唬着他小門小戶的孩子都是嬌生慣養慣了的那裡見過這個勢派倘或唬着他到怪可憐見的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說着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一手拿着燭剪跪在地下亂顫賈母命賈珍拉起來叫他不要怕問他幾歲了那孩子總說不出話來賈母還說可憐見的又向賈珍道珍阿哥帶他去罷給他些錢買菓子吃叫人別難為了他賈珍答應領他去了這裡賈母帶着衆人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

出來叫人來帶去給他幾百錢不要難爲了他家人聽說忙上來領了下去賈珍站在臺磯上因問管家在那裡底下站的小厮們見問都一齊喝聲說叫管家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着帽子跑了來到賈珍跟前賈珍道雖說這裡地方大今兒偺們人多你使的人你就帶了在這院裡罷使不着的打發到那院裡去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伺候着要東西傳話你可知道不知道今兒姑娘奶奶們都出來一個閒人也不許到這裡來林之孝忙答應曉得又說了幾個是賈珍道去罷又問怎麼不見蓉兒一聲未了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

出來賈珍道你瞧瞧他我這裡也沒熱他倒乘涼去了喝命家人啐他那小厮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違拗不得便有個小厮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賈珍還眼向着他那小厮便問賈蓉道爺還不怕熱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賈蓉垂着手一聲不敢說那賈芸賈萍賈芹等聽見了不但他們慌了亦且連賈珩賈璸賈瓊等也都忙了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下來賈珍又向賈蓉道你站着做什麼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告訴你娘母子去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叫他們快來伺候賈蓉聽說忙跑了出來一疊連聲的要馬一面抱怨道早都不知做什麼的

這會子尋趁我一面又罵小子綑着手呢麼馬也拉不來要打發小厮去又恐怕後來對出來說不得親自走一輛騎馬去了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來只見張道士站在傍邊陪笑說道論理我不比別人應該裡頭伺候只因天氣炎熱衆位千金都出來了法官不敢擅入請爺的示下恐老太太問或要隨喜那裡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爲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録司印又是當今封爲終了眞人現今王公藩鎭都稱爲神仙所以不敢輕慢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今見他如

此說便笑道偺們自已你又說起這話來再多說我把你這鬍子還揪了你的呢還不跟我進來那張道士呵呵大笑着跟了賈珍進來賈珍到賈母跟前控身陪笑說道張爺爺進來請安賈母聽了忙道攙他來賈珍忙去攙了過來那張道士先呵呵笑道無量壽佛老祖宗一向福壽康甯衆位奶奶小姐納福一向沒到府裡請安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賈母笑道老神仙你好張道士笑道托老太太的萬福小道也還康健别的倒罷了只記挂着哥兒一向身上好前日四月二十六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聖誕人也來的少東西也狠干淨我說請哥兒來逛逛怎麼說不

在家賈母說道果眞不在家一面回頭叫寶玉誰知寶玉解手去了纔來忙忙上前問張爺爺好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又向賈母笑道哥兒越發發福了賈母道他外頭好裡頭弱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張道士道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做的詩都好的了不得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依小道看來也就罷了又嘆道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言談舉動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說着兩眼流下淚來賈母聽了也由不得滿臉淚痕說道正是呢我養了這些兒子孫子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

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爺們一輩的不用說自然沒赶上大約連大老爺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說畢又呵呵大笑道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今年十五歲了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我想着哥兒也該尋親事了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聰明智慧根基家當倒也配的過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小道也不敢造次等請了老太太示下纔敢向人去張口呢賈母道上回有個和尚說了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你如今也隨聽着不管他根基富貴只要模樣兒配的上就來告訴我便是那家子窮不過

給他幾兩銀子只是模樣兒性格兒難得好的說畢只見鳳姐兒笑道張爺爺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要不給你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張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沒見奶奶在這裡也沒道謝寄名符早已有了前日原想送去的不指望娘娘來做好事也就混忘了還在佛前鎮着待我取來說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時拿了一個茶盤搭着大紅蟒緞經袱子托出符來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只見鳳姐笑道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又用個盤子托着張道士道手裡不干不淨的怎麼拿用盤子潔淨些鳳姐笑道你只顧拿出盤子到唬我一跳我不說你是爲送符倒像是和我們化佈施來了衆人聽說鬨然一笑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賈母回頭道猴兒猴兒你不怕下割舌地獄鳳姐笑道我們爺兒們不相干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隲遲了就短命呢張道士也笑道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却不爲化佈施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並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賈母道既這麼着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就帶他去瞧了叫他進來豈不省事張道士道老太太不知道看着小道是八十歲

的人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朗二則外面的人多氣味難聞况是個暑熱的天哥兒受不慣倘或哥兒中了腌臢氣味倒值多了賈母聽說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放在盤內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着捧了出去這裡賈母與衆人各處遊玩一回方去上樓只見賈珍回說張爺爺送了玉來剛說著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走到跟前笑道衆人托小道的福見了哥兒的玉實在稀罕都沒什麽敬賀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都愿意爲敬賀之禮哥兒便不稀罕只留著頑耍賞人罷賈母聽說向盤內看時只見也有金璜也有玉玦或有事事如意或有歲歲平安皆是珠穿寶嵌玉琢金鏤共有三五十件因說道你也胡鬧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何必這樣這斷不能收張道士笑道這是他們一點敬意小道也不能阻擋老太太若不留下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不像是門下出身了賈母聽如此說方命人接下了寶玉笑道老太太張爺爺既這麽說又推辭不得我要這個也無用不如叫小子捧了這個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賈母笑道這話說的是張道士又忙攔道哥兒雖要行好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稀罕到底也是幾件器皿若給了乞丐一則與他們也無益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要捨給窮人何不就散

錢子他們寶玉聽說便命收下等晚間拿錢施捨罷說畢張道士方纔退出這裡賈母與衆人上了樓在正面樓上歸坐鳳姐等上了東樓衆丫頭等在西樓輪流伺候賈珍一時回來道神前拈了戲頭一本白蛇記賈母問白蛇記是什麼故事賈珍道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滿床笏賈母道這倒是第二本也還罷了神佛要這樣也只得罷了又問第三本賈珍道第三本是南柯夢賈母聽了便不言語賈珍退了下來至外邊預備著申表焚錢糧開戲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在樓上坐在賈母傍邊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纔那一盤子賀物將自己的玉帶上

用手番弄尋撥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便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件東西好像是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一個的寶釵笑道史大妹妹有一個比這個小些賈母道原來是雲兒有這個寶玉道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着我也沒看見探春笑道寶姐姐有心不管什麼他都記得林黛玉冷笑道他在別的上頭心還有限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寶釵聽說便回頭粧沒聽見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自已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懷裡一面心裡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是史湘雲有了他就留著這件因此手裡揣著

却拿眼睛瞟人只見衆人倒都不理論惟有林黛玉瞅着
他點頭兒似有讚嘆之意寶玉不覺心裡沒意思起來又
掏出來向着黛玉赸笑道這個東西倒好頑我替你留着
到家穿上你帶林黛玉將頭一扭道我不稀罕寶玉笑道
你既不稀罕我少不得就拿着說着又揣了起了剛要再
說只見賈珍之妻尤氏和賈蓉新近續娶的媳婦婆媳兩
個來了見過賈母賈母道你們又來做什麼我不過沒事
來逛逛一句話說了只見人報馮將軍家有人來了原來
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連忙預備猪羊香燭茶
食之類的東西送禮鳳姐聽了忙赶過正樓來拍手笑道

噯喲我却不防這個只說偺們娘兒們來閒逛逛人家只
當偺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都是老太太鬧的這又不曾
預備賞封兒剛說了只見馮家的管家兩個婆子上樓來
了馮家兩個未去接着趙侍郎家也有禮來了于是接二
連三都聽見賈府打醮女眷都在廟裡凡一應遠親近友
世家相與都來送禮賈母纔後悔起來說又不是什麼正
經齋事我們不過閒逛逛沒的驚動人因此雖看了一天
戲至下午便回來了次日便懶得去鳳姐又說打墻也是
動土已經驚動了人今兒樂得還去逛逛賈母因昨日見
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

在回家來生氣嗔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口口聲聲說從今已後再不見張道士了別人也並不知為什麽原故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因此二事賈母便執意不去了鳳姐見不去自己帶了人去也不在話下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病了心裡放不下飯也懶得吃不時來問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因說道你只管看你的戲去在家裡做什麽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事心中不大受用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心裡因想道別人不知道我的還可恕連他也奚落起我來因此心中更比往日更煩惱加了百倍若是別人跟前斷不能動這肝火只是黛玉說了這話倒又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說道我白認得了你罷了罷了林黛玉聽說便冷笑了兩聲道白認得了我那裡像人家有什麽配得上呢寶玉聽了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你這麽說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話來寶玉又道昨兒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今兒你到底又重我一句我便天誅地滅你又有什麽益處黛玉一聞此言方想起上日的話來今日原自己說錯了又是着急又是羞愧便戰戰兢兢的說道我要安心咒你我也天誅地滅何苦來我知道昨日張道士說親你怕攔了你的姻緣你心裡生氣來拿我煞性子原

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種下流痴病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斯磨心情相對及如今稍明時事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所以早存一段心事只不好說出來故每每或喜或怒變盡法子暗中試探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也每用假情試探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只用假意如此兩假相逢終有一真其間瑣瑣碎碎難保不有口角之爭即如此刻寶玉的心內想的是別人不知我的心還可恕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你不能為我解煩惱反來以這話奚落堵噎我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皆有你你心裡竟沒我了寶玉是這個意思只口裡說不出來那林黛玉心裡想着你心裡自然有我雖有金玉相對之說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我便時常提這金玉你只管了然無聞的方見得是待我重無毫髮私心了如何我只一提金玉的事你就着急可知你心裡時時有金玉見我一提你又怕我多心故意着急安心哄我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却多生了枝葉反弄成兩個心了那寶玉心中又想著我不管怎麼樣都好只要你隨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罷不知也罷只由我的心那纔

是你和我近不和我遠林黛玉心裡又想著你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爲我把自己失了殊不知你失我也失可見你不呌我近你竟呌我遠你了如此看來却都是求近之心反弄成疎遠之意此皆他二人素昔所存私心難以備述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那寶玉又聽見他說好姻緣三個字越發逆了己意心裡乾噎口裡說不出話來便賭氣向頸上摘下通靈玉來咬咬牙狠命往地下一摔道什麽撈什子我砸了你就完了事了偏生那玉堅硬非常摔了一下竟文風不動寶玉見不破便回身找東西來砸黛玉見他如此早已哭起來說道何苦來你摔砸那啞吧東西有砸他的不如來砸我二人鬧著紫鵑雪雁等忙解勸後來見寶玉下死砸玉忙上來奪又奪不下來見比往日鬧的大了少不得去呌襲人襲人忙赶了來纔奪了下來寶玉冷笑道我是砸我的東西與你們什麽相干襲人見他臉都氣黄了眼睛都變了從來沒氣得這樣便拉著他的手笑道你合妹妹吽嘴不犯着砸他倘砸壞了呌他心裡臉上怎麽過的去林黛玉一行哭着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越發傷心大哭起來心裡一煩惱方纔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哇的一聲都吐了出來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

接住登時一口一口的把塊手帕子吐濕雪雁忙上來搥紫鵑道雖然生氣姑娘到底也該保重著纔吃了藥好些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又吐了出來倘或犯了病寶二爺怎麽過的去呢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又見黛玉臉紅頭脹一行啼哭一行氣輳一行是淚一行是汗不勝怯弱寶玉見了這般又自己後悔方纔不該同他較証這會子他這樣光景我又替不了他心裡想著也由不得滴下淚來了襲人見他兩個哭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又摸著寶玉的手冰涼待要勸寶玉不哭罷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麽委屈悶在

心裡二則又恐薄了黛玉不如大家一哭就丟開手了因此也流下淚來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一面拿扇子替黛玉輕輕的搧著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各自哭各自的也由不得傷起心來也拿手帕子拭淚四個人都無言對泣一時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你不看別的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黛玉聽了也不顧病趕來奪過去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襲人紫鵑剛要奪已經剪了幾段黛玉哭道我也是白效力他也不稀罕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襲人忙接了玉道何苦來這是我纔多嘴的不是了寶玉向林黛玉道你只管剪我橫

監不帶他也沒什麼只顧裡頭鬧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黛玉大哭大吐寶玉又砸玉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倘或連累了他們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好不干連了他們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做一件正經事來告訴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爲什麼驚動了老太太太太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也抱怨襲人那賈母王夫人進來見寶玉也無言林黛玉也無話問起來又沒爲什麼事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說爲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因此將二人連罵帶

說教訓了一頓二人都沒話只得聽著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方總平服過了一日至初三日乃是薛蟠生日家裡擺酒唱戲賈府諸人都去了寶玉因得罪了黛玉二人總未見面心中正自後悔無精打彩的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因而推病不去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溽之氣本無甚大病聽見他不去心裡想他是好吃酒看戲的今日反不去自然是因爲昨兒氣著了再不然他見我不去他也沒心腸去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管定他再不帶了還得我等了他總帶因而心中十分後悔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只說趁今兒那邊去

看戲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不想又都不去老人家急的抱怨說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孽障偏生遇見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真是俗語說的不是冤家不聚頭幾時我閉了眼斷了這口氣憑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偏又不嚥這口氣自己抱怨著也哭了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他二人竟從未聽見過不是冤家不聚頭的這句俗語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好似參禪的一般都低頭細嚼這句話的滋味都不覺潸然泣下雖不曾會面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却不是人居兩地情發一心麼襲人因勸寶玉道千萬不是都是你的不是往日家裡小廝們和他的姊妹拌嘴或是兩口子分爭你聽見了還罵小廝們蠢不能體貼女孩兒們的心腸今兒你也這麼著了明兒初五大節下你們兩個再這麼仇人似的老太太越發要生氣一定弄的不安生依我勸你正經下個氣陪個不是大家還是照常一樣這麼也好那麼也好寶玉聽了不知依與不依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清虛觀打醮極力鋪張熱鬧反照異日淒涼

寫鳳姐打道士賈母安慰小道士勢厚道兩相對

照

寫張道士說話舉動的是一個有體面的老道又是
榮國公之替身最妙處是說寶玉形容舉動同國公
一樣流下淚來一段此老道才能卻有不可及處
張道士用盤送符請寶玉通靈玉給衆道看中間夾
寫鳳姐戲言不但前後靈活且即借伏鳳姐短命
神前拈戲第一本白蛇記漢高祖斬蛇起事是初封
國公已往之事第二本滿床笏是現在情形第三本
南柯夢是後來結局所以賈母默然止演第二本
寶釵金鎖已惹黛玉妬心偏又弄出金麒麟及張道
說親黛玉安得不更妒眞是多心人偏遇刺心事
黛玉說寶釵專留心人帶的東西有意尖刻寶釵粧
沒聽見亦非無意只是渾含不露
寶玉砸玉黛玉吐藥寶黛等四人無言對泣描寫吵
鬧情形旣眞切又有孩子氣
玉可砸則穗亦當剪寶黛姻緣中斷已兆于此

紅樓夢卷二十九終

紅樓夢卷三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薔癡及局外

話說林黛玉自與寶玉口角後也自後悔但又無去就他之理因此日夜悶悶如有所失紫鵑度其意乃勸道論前日之事竟是姑娘太浮躁了些別人不知那寶玉脾氣難道咱們也不知道的為那玉也不是鬧了一遭兩遭了黛玉啐道你倒來替人派我的不是我怎麼浮躁了紫鵑笑道好好的為什麼剪了那穗子豈不是寶玉只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皆

因姑娘小性兒常要歪派他纔這麼樣林黛玉欲答話只聽院外叫門紫鵑聽了一聽笑道這是寶玉的聲音想必是來賠不是來了黛玉聽了說不許開門紫鵑道姑娘又不是了這麼熱天毒日頭地下晒壞了他如何使得呢口裡說著便出去開門果然是寶玉一面讓他進來一面笑著說道我只當寶二爺再不上我們的門了誰知道這會子又來了寶玉笑道你們把極小的事倒說大了好好的為什麼不來我便死了魂也要一日來一百遭妹妹可大好了紫鵑道身上病好了只是心裡氣還不大好寶玉笑道我曉得有什麼氣一面說着一面進來只見林黛玉又在床上哭那黛玉本不會哭聽見寶玉來由不得傷心了止不住滚下淚來寶玉笑着走近床來道妹妹身上可大好了黛玉只顧拭淚並不答應寶玉因便挨在床沿上坐了一面笑道我知道你不惱我但只是我不來叫傍人看見倒像是偺們又吵了嘴的似的若等他們來勸偺們那時節豈不偺們倒覺生分了不如這會子你要打要罵憑着你怎麼樣千萬別不理我說着又把好妹妹叫了幾十聲黛玉心裡原是再不理寶玉的這會子聽見寶玉說別叫人知道偺們拌了嘴就生分了是的這一句話又可見得比別人原親近因又掌不住便哭道你也不用來哄我

從今已後我也不敢親近二爺權當我去了寶玉聽了笑道你往那裡去呢黛玉道我回家去寶玉笑道我跟了去黛玉道我死了呢寶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黛玉一聞此言登時把臉放下來問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說的是什麼你家倒有幾個親姐姐親妹妹呢明日都死了你幾個身子去做和尚明日我到把這話告訴去評評寶玉自知這話說的造次了後悔不來登時臉上紅漲低了頭不敢則一聲幸而屋裡沒人黛玉兩眼直瞪瞪的瞅了他半天氣的噯了一聲說不出話來見寶玉逼得臉上紫漲便咬著牙用指頭狠命的在他額上戳了一下哼了一聲咬着牙說道你這剛說了兩個字便又嘆了一口氣仍拿起手帕子來擦眼淚寶玉心裡原有無限心事又兼說錯了話正自後悔又見黛玉戳他一下要說也說不出來自嘆自泣因此自己也有所感不覺滾下淚來要用帕子揩拭不想又忘了帶來便用衫袖去擦黛玉雖然哭著却一眼看見了他穿著簇新藕合紗衫竟去拭淚便一面自己拭着淚一面回身將枕上搭的一方綃帕拿起來向寶玉懷裡一摔一語不發仍掩面而泣寶玉見他摔了帕子來忙接住拭了淚又挨近了些伸手挽了黛玉一隻手笑道我的五臟都碎了你還只是哭走罷我同你往老太太跟前去黛

玉將手摔道誰同你拉拉扯扯的一天大似一天的還這麽涎皮賴臉的連個理也不知道一句話沒說完只聽嚷道好了寶黛兩個不防都唬了一跳回頭看時只見鳳姐兒跑了進來笑道老太太在那裡抱怨天抱怨地只叫我來瞧瞧你們好了沒有我說不用瞧過不了三天他們自己就好了老太太罵我說我懶我來了果然應了我的話也沒見你們兩個有些什麽可咩的三日好了兩日惱了越成了孩子了有這會子拉着手哭的昨兒爲什麽又成了烏眼雞呢還不跟我走到老太太跟前叫老人家也放些心說着拉了黛玉就走黛玉回頭叫丫頭們一個也沒有鳳姐道又叫他們做什麽有我伏侍呢一面說一面拉了就走寶玉在後面跟着出了園門到了賈母跟前鳳姐笑道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裡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呢倒像黃鷹抓住鷂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了那裡還要人去說的滿屋裏都笑起來此時寶釵正在這裡那林黛玉只一言不發挨着賈母坐下寶玉沒甚說的便向寶釵笑道大哥哥好日子偏生的又不好了沒別的禮送連個頭也不去磕大哥哥不知我病倒像我懶推故不去呢倘或明兒閑了姐姐替我分辯

分辯寶釵笑道這也多事你便要去也不敢驚動何況身上不好弟兄們終日一處要存這個心倒生分了寶玉又笑道姐姐知道體諒我就好了又道姐姐怎麼不看戲去寶釵道我怕熱看了兩齣熱得很要走客又不散我少不得推身上不好就來了寶玉聽說自己由不得臉上沒意思只得又搭訕笑道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貴妃原也體胖怯熱寶釵聽說不由的大怒待要怎樣又不好怎樣回思了一回臉紅起來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倒像楊貴妃只是沒一個好哥哥好兄弟可以做得楊國忠的二人正說着可巧小丫頭靚兒因不見了扇子和寶釵笑道必是寶姑娘藏了我的好姑娘賞我罷寶釵指他道你要仔細我和誰頑過你來疑我和你素日嘻皮笑臉的那些姑娘們你該問他們去說的靚兒跑了寶玉自知又把話說造次了當着許多人更比纔在林黛玉跟前更不好意思便急回身又同別人搭訕去了黛玉聽見寶玉奚落寶釵心中著實得意纔要搭言也趁勢取個笑不想靚兒因找扇子寶釵又發了兩句話他便改口說道寶姐姐你聽了兩齣什麼戲寶釵因見黛玉面上有得意之態一定是聽了寶玉方纔奚落之言遂了他的心願忽又見問他這話便笑道我看的是李逵罵了宋江後來又賠不是寶玉便

笑道姐姐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怎樣連這一齣戲的名
兒也不知道就說了這麼一串這叫個負荊請罪寶釵笑
道原來這叫負荊請罪你們通今博古纔知道負荊請罪
我不知什麼是負荊請罪一句話未說完寶玉黛玉二人
心裡有病聽了這話早把臉羞紅了鳳姐這些上雖不通
但只看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也笑問道這麼大熱天誰
還吃生薑呢眾人不解其意便說道沒有吃生薑的鳳姐
故意用手摸着腮咤異道既沒人吃生薑怎麼這樣辣辣
的寶玉黛玉二人聽見這話越發不好意思了寶釵再欲
說話見寶玉十分羞愧形景改變也就不好再說只得一
笑收住別人總未解得他四個人的言語因此付之一笑
一時寶釵鳳姐去了黛玉笑向寶玉道你也試著比我利
害的人了誰都像我心拙口夯的由着人說呢寶玉正因
寶釵多心自己沒趣又見黛玉來問着他越發沒好氣起
來欲待要說兩句又恐黛玉多心說不得忍氣無精打彩
一直出來誰知目今盛暑之際又當早飯已過各處主僕
人等多半都因日長神倦寶玉背着手到一處一處鴉雀
無聲從賈母這裡出來往西走過了穿堂便是鳳姐的院
落到他院門前只見院門掩著知道鳳姐素日的規矩每
到天熱午間要歇一個時辰的進去不便遂進角門來到

王夫人上房內只見幾個丫頭手裡拿着針線却打盹兒王夫人在裡間涼榻上睡著金釧兒坐在傍邊捶腿也乜斜著眼亂恍寶玉輕輕的走到跟前把他耳上帶的墜子一摘金釧兒睜眼見是寶玉寶玉便悄悄的笑道就困的這麼著金釧抿嘴一笑擺手令他出去仍合上眼寶玉見了他就有些戀戀不捨的悄悄的探頭瞧瞧王夫人合著眼便自己向身邊荷包裡帶的香雪潤津丹掏了一丸出來便向金釧兒口裡一送金釧兒並不睜眼只管噙了寶玉上來便拉著手悄悄的笑道我和太太討你咱們在一處罷金釧兒不答寶玉又道不然等太太醒來我就討金釧兒睜開眼將寶玉一推笑道你忙什麼金簪兒掉在井裡頭有你的只是有你的連這句俗語難道也不明白我告訴了你個巧方兒你往東小院子裡拿環哥兒同彩雲去寶玉笑道憑他怎麼去罷我只守著你只見王夫人翻身起來照金釧兒臉上就打了一個嘴巴子指著罵道下作小娼婦好好爺們都叫你們教壞了寶玉見王夫人起來早一溜烟去了這裡金釧兒半邊臉火熱一聲不敢言語登時衆丫頭們聽見王夫人醒了都忙進來王夫人便叫玉釧兒把你媽叫上來帶出你姐姐去金釧兒聽見忙跪下哭道我再不敢了太太要打要罵只管發落別叫我

出去就是天恩了我跟了太太十來年這會子攆出去我還見人不見人呢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曾打過丫頭們一下今忽見金釧兒行此無恥之事此乃平生最恨着故氣忿不過打了一下罵了幾句雖金釧兒苦求亦不肯收留到底喚了金釧兒之母白老媳婦來領了下去那金釧兒含羞忍辱的出去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見王夫人醒了自己沒趣忙進大觀園來只見赤日當天樹陰合地滿耳蟬聲靜無人語剛到了薔薇架只聽見有人哽噎之聲寶玉心中疑惑便站住細聽果然架下那邊有人此時正是五月那薔薇花葉茂盛之際寶玉悄悄的隔著籬笆洞兒一看只見一個女孩子蹲在花下手裏拿著根綰頭的簪子在地下摳土一面悄悄的流淚呢寶玉心中想道難道這也是個痴丫頭又像顰兒來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謂東施效顰不但不爲新特且更可厭了想畢便要叫那女子說你不用跟著林姑娘學了話未出口幸而再看時這女孩子面生不是個侍兒倒像是那十二個學戲的女孩子之內一個都辨不出他是生旦淨丑那一個脚色來寶玉忙忙把舌頭一伸將口掩住自己想道幸而不曾造次上兩回皆因造次了顰兒也生氣寶兒也多心如今再得罪了他們越發沒意思

了一面想一面又恨認不得這個是誰再留神細看只見這女孩子眉蹙春山眼顰秋水面薄腰纖嬝嬝婷婷大有林黛玉之態寶玉早又不忍棄他而去只管痴看只見他雖然用金簪畫地並不是掘土埋花竟是向土上畫字寶玉用眼隨著簪子的起落一直到底一畫一点一勾的看了去數一數十八筆自已又在手心裡用指頭按著地方纔下筆的規矩寫了猜是個什麼字寫成一想原來就是個薔薇花的薔字寶玉想道必定是他也要做詩填詞這會子見了這花因有所感或者偶成了兩句一時興至恐忘在地下畫着推敲也未可知且看他底下再寫什麼一

面想一面又看只見那女孩子還在那裡畫呢畫來畫去還是個薔字再看還是個薔字裡面的原是早已痴了畫完一個薔又畫一個薔已經畫了有幾十個外面的不覺也看痴了兩個眼睛珠兒只管隨着簪子動心裡卻想這女孩子一定有什麼話說不出的大心事這麼個形景外面他既是這個形景心裡不知怎麼熬煎呢看他的模樣兒這般單薄心裡那裡還擱得住熬煎可恨我不能替你分些過來伏中陰晴不定片雲可以致雨忽一陣凉風過了颯颯的落下一陣雨來寶玉看那女子頭上滴下水來紗衣裳登時濕了寶玉想道這是下雨了他這個身子如

何禁得驟雨一激因此禁不住便說道不用寫了你看下大雨身上都濕了那女孩子聽說倒唬了一跳抬頭一看只見花外一個人叫他不要寫下大雨了一則寶玉臉面俊秀二則花葉繁茂上下俱被枝葉隱住剛露着半邊臉那女孩子只當是個丫頭再不想是寶玉因笑道多謝姐姐提醒了我難道姐姐在外頭有什麼遮雨的一句提醒了寶玉噯喲了一聲纔覺得渾身冰凉低頭看看自己身上也都濕了說不好只得一氣跑回怡紅院去了心裡却還記罣著那女孩子沒處避雨原來明日是端陽節那文官等十二個女孩子都放了學進園來各處頑耍可巧小生寶官正旦玉官兩個女孩子正在怡紅院和襲人頑笑被雨阻住大家把溝堵了水積在院内把些綠頭鴨花㶉鶒彩鴛鴦捉的捉赶的赶縫了翅膀放在院内頑耍將院門關了襲人等都在遊廊上嘻笑寶玉見關着門便用手扣門裡面諸人只顧笑那裡聽見叫了半日拍得門上响裡面方聽見了料着寶玉這會子再不回來的襲人笑道誰這會子叫門沒人開去寶玉道是我麝月道是寶姑娘的聲音晴雯道胡說寶姑娘這會子做什麼來襲人道讓我隔着門縫兒瞧瞧可開就開別叫他淋着回去說着便順着遊廊到門前在外一瞧只見寶玉淋得雨打雞一般

襲人見了又是着忙又是可笑忙開了門笑的彎腰拍手道那裡知道是爺回來了你怎麼大雨裡跑了來寶玉一肚子沒好氣滿心裡要把開門的踢幾腳方開了門並不看眞是誰還只當是那些小丫頭們便抬腿踢在肋上襲人噯喲了一聲寶玉還罵道下流東西們我素日担待你們得了意一點兒也不怕越發拿着我取笑兒了口裡說着一低頭見是襲人哭了方知踢錯了忙笑道噯喲是你來了踢在那裡了襲人從來不曾受過一句大話的今忽見了寶玉生氣踢他一下又當著許多人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眞一時置身無地待要怎麼樣料著寶玉未必是安心踢他少不得忍著說道沒有踢著還不換衣裳去寶玉一面進房來解衣一面笑道我長了這麼大今日是頭一遭兒生氣打人不想偏生遇見了你襲人一面忍痛換衣裳一面笑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也不論事大事小是好是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日順了手也打起別人來寶玉道我纔也不是安心襲人道誰說是安心呢素日開門關門的都是那起小丫頭們的事他們是憨皮慣了的早已恨得人牙癢癢他們也沒個怕懼你原打諒是他們踢一下子唬唬也好剛纔是我淘氣不叫開門的說著那雨已住了寶官玉官也早去了襲人只

覺肋上疼得心裡發惱晚飯也不會吃至晚間洗澡時脫了衣服只見肋上青了碗大一塊自己倒唬了一跳又不好聲張一時睡下夢中作痛由不得噯喲之聲從睡中哼出寶玉雖說不是安心因見襲人懶懶的也不安穩忽夜間聞得噯喲便知踢重了自己下床來悄悄的秉燈來照剛到床前只見襲人嗽了兩聲吐出一口痰來噯喲一聲睜眼見了寶玉倒唬一跳道做什麼寶玉道你夢裡噯喲必定踢重了我瞧瞧襲人道我頭上發暈嗓子裡又腥又甜你倒照一照地下罷寶玉聽說果然持燈向地下一照只見一口鮮血在地寶玉慌了只說了不得了襲人見了也就心冷了半截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向黛玉說你死了我做和尚是以讖語作伏筆

黛玉一面哭一面又將手帕摔給寶玉拭淚描畫妒愈深而情更深

寶釵怒而能忍借靚兒尋扇發話又借戲文譏誚寶黛其涵養靈巧固高于黛玉而其尖利處亦復不讓

金釧說金簪落在井裡亦是以讖語作伏筆

寶釵借了頭尋扇譏誚寶黛引出後文撕扇等事

文爲齡官于薔薇架邊畫薔字眞是覩物懷人又爲

三十六回伏筆

寶玉淋雨襲人被踢俱是意外事引出後文金釧投井寶玉受責等意外事來

襲人一口鮮血引起後文寶玉徧身是血

襲人忍痛不怨眞是可人

紅樓夢卷三十終

紅樓夢

六

卅一回
卅六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8

紅樓夢卷三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話說襲人見了自已吐的鮮血在地也就冷了半截想着往日常聽人言少年吐血年月不保縱然命長終是廢人了想起此言不覺將素日想着後來爭榮誇耀之心盡皆灰了眼中不覺的滴下淚來寳玉見他哭了也不覺心酸起來因問道你心裡覺得怎麼樣襲人勉强笑道好好的覺怎麼呢寳玉的意思即刻便要叫人燙黃酒要山羊血嚟峒丸來襲人扯住他的手笑道你這一鬧不打緊鬧起

文庫11 D246 8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06

多少人來倒抱怨我輕狂分明人不知道倒鬧得人知道了你也不好我也不好正經你明日打發小子問問王太醫去弄點子藥吃吃就好了人不知鬼不覺的可不好寶玉聽了有理也只得罷了向案上斟了茶來給襲人漱了口襲人知寶玉心內也不安穩的待要不叫他伏侍他又必不依二則定要驚動別人不如由他去罷因此倚在榻上由寶玉去伏侍一交五更寶玉顧不得梳洗忙穿衣出來將王濟仁叫來親自確問王濟仁問其原故不過是傷損便說了個丸藥的名字怎麼服怎麼敷寶玉記了回園來依方調治不在話下這日正是端陽佳節蒲艾簪門虎符繫背午間王夫人治了酒席請薛家母女等賞午寶玉見寶釵淡淡的也不和他說話自知是昨日的原故王夫人見寶玉沒精打彩也只當是昨日金釧兒之事他沒好意思的越發不理他林黛玉見寶玉懶懶的只當是他因爲得罪了寶釵的原故心中不自在形容也就懶懶的鳳姐昨日晚間王夫人就告訴了他寶玉金釧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說笑也就隨着王夫人的氣色行事更覺淡淡的迎春姐妹見衆人無意思也都無意思了因此大家坐了一坐就散了林黛玉天性喜散不喜聚他想得也有一個道理他說人有聚就有散聚時歡喜到

散時豈不清冷既清冷則生感傷所以不如倒是不聚的好比如那花開時令人愛慕謝時則增惆悵所以倒是不開的好故此人以爲歡喜時他反以爲悲那寶玉的情性只願常聚生怕一時散了那花只願常開生怕一時謝了只到筵散花謝雖有萬種悲傷也就無可如何了因此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歎偏生晴雯上來換衣服不防又把扇子失了手跌在地下將骨子跌折寶玉因嘆道蠢才蠢才將來怎麼樣明日你自己當家立業難道也是這麼顧前不顧後的晴雯冷笑道二爺近來氣大的

狠行動就給臉子瞧前日連襲人都打了今日又來尋我們的不是要踢要打憑爺去就是跌了扇子也是平常的事先時連那麼樣的玻璃缸瑪瑙碗不知弄壞了多少也沒見個大氣兒這會一把扇子就這麼着急了何苦來嫌我們就打發了我們再挑好的使好離好散的倒不好寶玉聽了這些話氣的渾身亂戰因此說道你不用忙將來有散的日子襲人在那邊早已聽見忙趕過來向寶玉道好好的又怎麼了可是我說的一時我不到就有事故兒晴雯聽了冷笑道姐姐既會說就該早來也省了爺生氣自古以來就是你一個人伏侍爺的我們原沒伏侍過因

爲你伏侍的好昨日纔挨窩心脚我們不會伏侍的明日還不知是個什麽罪呢襲人聽了這話又是惱又是愧待要說幾句話又是寶玉已經氣的黃了臉少不得自已忍了性子推晴雯道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原是我們的不是晴雯聽了他說我們二字自然是他和寶玉了不覺又添了醋意冷笑幾聲道我倒不知道你們是誰别叫我替你們害臊了便是你們鬼鬼祟祟幹的那事也瞞不過我去那裡就稱起我們來了那明公正道連個姑娘還沒挣上去呢也不過和我似的那裡就稱上我們了襲人羞的臉紫漲起來想一想原是自已把話說錯了寶玉一面說道你們氣不忿我明日偏抬舉他襲人忙拉了寶玉的手道他是一個糊塗人你和他分證什麽况且你素日又是有擔待的比這大的過去了多少今日是怎麽了晴雯冷笑道我原是糊塗人那裡配和我說話我不過奴才罷咧襲人聽說道姑娘到底是和我拌嘴是和二爺拌嘴呢要是心裡惱我你只和我說不犯着當着二爺吵要是惱二爺不該這麽吵的萬人知道我纔也不過爲了事進來勸開了大家保重姑娘到尋上我的晦氣又不像是惱我又不像是惱二爺夾鎗帶棒終久是個什麽主意我就不說讓你說去說着便往外走寶玉向晴雯道你也不用生氣我

也猜着你的心事了我回太太去你也大了打發你出去可好不好晴雯聽了這話不覺又傷起心來含淚說道我為什麽出去要嫌我變着法兒打發我去也不能彀的寶玉道我何曾經這樣吵鬧一定是你要出去了不如回太太打發你去罷說着站起來就要走襲人忙回身攔住笑道往那裡去寶玉道回太太去襲人笑道好沒意思認眞的去回你也不怕臊了他便是他認眞要去也等把這氣下去了等無事中說話兒回了太太也不遲這會子急急的當一件正經事去回豈不叫太太犯疑寶玉道太太必不犯疑我只明說是他鬧着要去的晴雯哭道我多早晚鬧着要去了饒生了氣還拿話壓派我只管去回我一頭碰死了也不出這門兒寶玉道這又奇了你又不去你又鬧些什麽我經不起這吵不如去了倒干淨說着一定要去回襲人見攔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紋麝月等衆丫鬟見吵鬧得利害都鴉雀無聞的在外頭聽消息這會子聽見襲人跪下央求便一齊進來都跪下了寶玉忙把襲人拉起來嘆了一聲在床上坐下叫衆人起去向襲人道叫我怎麽樣纔好這個心使碎了也沒人知道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人見寶玉流下淚來自己也就哭了晴雯在傍哭着方欲說話只見林黛玉進來便出去了林黛玉笑

道大節下怎麼好好的哭起來難道是為爭粽子爭惱了不成寶玉和襲人嗤的一笑林黛玉道二哥哥不告訴我我不問你也就知道了一面說一面拍着襲人的肩笑道好嫂子你告訴我必定是你們兩個拌了嘴告訴妹妹替你們和勸和勸襲人推他道林姑娘你鬧什麼我們一個丫頭姑娘只是混說黛玉笑道你說你是丫頭我只拿你當嫂子待寶玉道你何苦來替他招罵名兒饒這麼着還有人說閒話還擱得住你來說這話襲人笑道林姑娘你不知道我的心事除非一口氣不來死了倒也罷了林黛玉笑道你死了別人不知怎樣兒我就先哭死了寶玉笑

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襲人笑道你老實些罷何苦還說這些話林黛玉將兩個指頭一伸抿嘴笑道做了兩個和尚了我從今已後都記着你做和尚的遭數兒寶玉聽了知道是他點前日的話自已一笑也就罷了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晚間回來已帶了幾分酒踉蹌來至自已院內只見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設下榻上有個人睡着寶玉只當是襲人一面在榻沿上坐下一面推他問道疼的好些了只見那人翻身起來說何苦來又招我寶玉一看原來不是襲人卻是晴雯寶玉將他一拉拉在

身傍坐下笑道你的性子越發慣嬌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我不過說了那兩句你就說上那些話你說我也罷了襲人好意來勸你又括拉上他你自己想想該不該晴雯道怪熱的拉拉扯扯做什麼叫人來看見像什麼我這身子也不配坐在這裡寶玉笑道你既知道不配爲什麼睡着呢晴雯沒的說嗤的又笑了說道你不來使得你來了就不配了起來讓我洗澡去襲人麝月都洗了澡我叫了他們來寶玉笑道我纔又吃了好些酒還得洗一洗你既沒有洗拿了水來咱們兩個洗晴雯搖手笑道罷罷我不敢惹爺還記得碧痕打發你洗澡足有兩三個時辰也不

知道做什麼呢我們也不好進去的後來洗完了進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連蓆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麼洗的笑了幾天我也沒工夫收拾水也不用同我洗去今日也凉快那會子洗了這會子可以不用我到舀一盆水來你洗洗臉通通頭纔鴛鴦送了好些菓子來都湃在那水晶缸裡呢叫他們打發你吃去寶玉笑道旣這麼你也不許洗去只洗洗手拿菓子來吃罷晴雯笑道我慌張的很連扇子還跌折了那裡還配打發吃菓子倘或再打破盤子還更了不得寶玉便笑道你愛打就打這些東西原不過是供人所用你愛這樣我愛那樣各自性情不同

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頑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生氣時拿他出氣就如盃盤原是盛東西的你喜歡聽那一聲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別在生氣時拿他出氣這就是愛物了晴雯聽了笑道既這麼說你就拿了扇子來我撕我最喜歡撕的寶玉聽了便笑着遞與他晴雯果然接過來嗤的一聲撕了兩半接着又聽嗤嗤幾聲寶玉在傍笑着說响的好再撕响些正說着只見麝月走過來笑道少作些孽罷寶玉赶上來一把將他手裡扇子也奪了遞與晴雯晴雯接了也就撕作兩半了二人都大笑麝月道這是怎麼說拿我的東西開心兒寶玉道打開扇子匣子你揀了去是什麼好東西麝月道既這麼說就把扇子搬出來讓他儘力撕豈不好寶玉笑道你就搬去麝月道我可不造這樣孽他沒撕折了手叫他自己搬去晴雯笑着便倚在床上說道我也乏了明日再撕罷寶玉笑道古人云千金難買一笑幾把扇子能值幾何一面說着一面叫襲人襲人纔換了衣服走進來小丫頭佳蕙過來拾了破扇大家乘凉不消細說至次日午間王夫人薛寶釵林黛玉衆姊妹正在賈母房內坐着就有人回史大姑娘來了一時果見史湘雲帶領衆多丫鬟媳婦走進院來寶釵黛玉等忙迎至堦下相見青年姊妹間經月不見

一旦相逢其親密自不消說得一時進入房中請安問好都見過了賈母因說天熱把外頭的衣服脫脫罷史湘雲忙起身寬衣王夫人因而笑道也沒見穿上這些做什麼史湘雲說道都是二嬸娘叫穿的誰愿意穿這些寶釵在傍笑道姨媽不知道他穿衣裳還更愛穿那別人的衣裳可記得舊年三四月裡住着把寶兄弟的袍子穿上靴子也穿上額子也勒上猛一瞧倒像是寶兄弟就是多兩個耳墜子他站在那椅子背後哄的老太太只是叫寶玉你過來仔細那上頭掛的燈穗子招下灰來迷了眼他只是笑也不過去後來大家忍不住笑了老太太纔笑了說扮作男人好看了林黛玉道這算什麼惟有前年正月裡接了他來住了沒兩日下起雪來老太太和舅母那日想是纔拜了影回來老太太的一個新新的大紅猩猩氊斗蓬放在那裡誰知眼不見他就披了又大又長他就拿兩個汗巾子攔腰繫着和了頭們在後院子撲雪人兒去一跤栽倒溝跟前弄了一身泥說着大家都想着前情笑了一塲寶釵笑問那周奶媽道周媽你們姑娘還那麼淘氣不淘氣了周奶媽也笑了迎春笑道淘氣也罷了我就嫌他愛說話也沒見睡在那裡還是咭咭呱呱的笑一陣說一陣也不知是那裡來的那些謊話王夫人道只怕如今好

了前日有人家來相看眼兒有婆婆家了還是那麽着賈母因問今日還是住着還是家去呢周奶媽笑道老太太沒有看見衣服都帶了來了可不住兩天湘雲問道寶玉哥哥不在家麽寶釵笑道他再不想着別人只想寶兄弟兩個人好頑的這可見還沒改了淘氣賈母道如今你們大了別提小名兒了剛說着只見寶玉來了笑道雲妹妹來了怎麽前日打發人接你去不來王夫人道這裡老太太纔說這一個他又來提名道姓的了林黛玉道你哥哥有好東西等着你呢湘雲道什麽好東西寶玉笑道你信他幾日不見越發高了湘雲道襲人姐姐好麽寶玉道好

多謝你想着湘雲道我給他帶了好東西來了說着拿出手帕子來挽着一個扢搭寶玉道什麽好的你倒不如把前日送來的那種絳紋石的戒指兒帶兩個給他湘雲笑道這是什麽說着便打開衆人看時果然是上次送來的那絳紋戒指一包四個林黛玉笑道你們瞧瞧他這個人前日一般的打發人給我們送來你就把他的也帶了來豈不省事今日巴巴的自己帶了來我當又是什麽新奇東西原來還是他真真你是個糊塗人史湘雲笑道你纔糊塗呢我把這理說出來大家評一評看誰糊塗給你們送東西就是使來的人不用說話拿進來一看自然就知

是送姑娘們的了若帶他們的這東西須得我告訴來人這是那一個丫頭的那是那一個丫頭的那使來的人明白還好再糊塗些丫頭的名字他也記不得混鬧胡說的反連你們的東西都攪糊塗了若是打發個女人來還罷了偏前日又打發小子來可怎麽說丫頭們的名字呢還是我來給他們帶來豈不清白說着把四個戒指放下說道襲人姐姐一個鴛鴦姐姐一個金釧兒姐姐一個平兒姐姐一個這倒是四個人的難道小子們也記得這麽清白衆人聽了都笑道果然明白寶玉笑道還是這麽會說話不讓人林黛玉聽了冷笑道他不會說話就配帶金麒麟了一面說着便起身走了幸而諸人都不曾聽見只有薛寶釵抿嘴一笑寶玉聽見了倒自己後悔又說錯了話忽見寶釵一笑由不得也一笑寶釵見寶玉笑了忙起身走開找了黛玉說笑去了賈母因向湘雲道吃了茶歇一歇瞧瞧你嫂子們去園裡也凉快同你姐姐們去逛逛湘雲答應了因將三個戒指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鳳姐等去衆奶娘丫頭跟着到了鳳姐那裡說笑了一回出來便往大觀園來見過了李宮裁少坐片時便往怡紅院來找襲人因回頭說道你們不必跟着只管瞧你們的朋友親戚去留下翠縷伏侍就是了衆人聽了自去尋姑覓

嫂单剩下湘雲翠縷兩個翠縷道這荷花怎麼還不開史湘雲道時候還沒到呢翠縷道這也和偺們家池子裡的一様是樓子花湘雲道他們這個還不如偺們的翠縷道他們那邊有顆石榴接連四五枝真是樓子上起樓子這也難爲他長史湘雲道花草也是同人一様氣脈充足長的就好翠縷把臉一扭説道我不信這話若説同人一様我怎麼不見頭上又長出一個頭來的人湘雲聽了由不得一笑説道我說你不用説話你偏好說這叫人怎麼好答言天地間都賦陰陽二氣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變萬化都是陰陽順逆就是一生出來人人罕見的究竟道理還是一樣翠縷道這麼説起來從古至今開天闢地都是些陰陽了湘雲笑道糊塗東西越說越放屁什麼都是些陰陽況且陰陽兩個字還只是一個字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不是陰盡了又有一個陽生出來陽盡了又有個陰生出來翠縷道這糊塗死了我什麼是個陰陽沒影沒形的我只問姑娘這陰陽是怎麼個樣兒湘雲道這陰陽不過是個氣罷了器物賦了纔成形質譬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翠縷聽了笑道是了是了我今日可明白了怪道人都管着日頭叫太陽呢筭命的管着月亮叫什麼太陰星就是這

個理了湘雲笑道阿彌陀佛剛剛明白了翠縷道這些東西有陰陽也罷了難道那些蚊子虼蚤蠓虫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不成湘雲道怎麽沒有呢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翠縷聽了點頭笑道原來這樣我可明白了只是偺們這手裡的扇子怎麽是陽怎麽是陰呢湘雲道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爲陰翠縷又點頭笑了還要拿幾件東西要問因想不起什麽來猛低頭看見湘雲宮絛上繫的金麒麟便提起來笑道姑娘這個難道也有陰陽湘雲道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牝爲陰牡

爲陽怎麽沒有呢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啐道什麽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麽東西都有陰陽偺們人倒沒有陰陽呢湘雲沉了臉說道下流東西好生走罷越問越說出好的來了翠縷道這有什麽不告訴我的呢我也知道了不用難我湘雲撲哧的笑道你知道什麽翠縷道姑娘是陽我就是陰湘雲拿手帕子掩着嘴笑起來翠縷道說的是了就笑的這麽樣兒湘雲道很是很是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湘雲笑道很懂得正說着只見薔薇架下金晃晃的一件東西湘雲指着問道你看那是什麽

翠縷聽了忙赶去拾起來看着笑道可分出陰陽來了說着先拿史湘雲的麒麟瞧史湘雲要他揀的瞧翠縷只管不放手笑道是件寶貝姑娘瞧不得這是從那裡來的好奇怪我從來在這裡沒見人有這個湘雲道拿來我瞧瞧翠縷將手一撒笑道姑娘請看湘雲舉目一驗却是文彩輝煌的一個金麒麟比自己佩的又大又有文彩湘雲伸手擎在掌上只是默默不語正自出神忽見寶玉從那邊來了笑道你們兩個在這日頭底下做什麼呢怎麼不找襲人去呢史湘雲連忙將那麒麟藏起來道正要去呢咱們一處走罷說着大家進入怡紅院來襲人正在堦下倚檻迎風忽見湘雲來了連忙迎下來携手笑說一回别情一面進來歸坐寶玉因問道你該早來我得了一件好東西專等你呢說着一面在身上掏了半天嗳呀了一聲便問襲人那個東西你收進來了麽襲人道什麽東西寶玉道前日得的麒麟襲人道你天天帶在身上的怎麽問我寶玉聽了將手一拍說道這可丟了往那裡找去就要起身自己尋去史湘雲聽了方知是他遺落的便笑問道你幾時又有個麒麟了寶玉道前日好容易得的呢不知多早晚丟了我也糊塗了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頑的東西還是這麽慌張說着將手一撒笑道你瞧瞧是這個不是寶

玉一見由不得歡喜非常要知歡喜的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晴雯跌落襲人反襯後來晴雯被攆襲人送衣錢等事

寶玉要打發晴雯出去亦是反跌後文

寶玉襲人哭黛玉走來冲散黛玉去後薛蟠請酒醉歸隨起隨落緊湊超脫

寶玉又說做和尚回顧前文黛玉笑記遭數哭化爲笑靈活非常

借晴雯口中補寫寶玉與碧痕洗澡借寶玉黛玉口中補寫湘雲假扮寶玉及撲雪人兒情事覺有喜戲美女跳躍紙上

寫湘雲分送襲人等戒指必須親自帶來甚有情理但金釧此時應已逐出不知此戒指着落于何處

黛玉說湘雲配帶金麒麟引起後文湘雲拾得金麒麟

湘雲說陰陽二字頗有意味且暗藏消長之理末後以翠縷主僕分陰陽截住上文不致說破男女尤爲得體

薔薇架下金麒麟必是寶玉遇雨時遺失可想見昨日淋雨倉皇走來悞踢襲人一夜心謊意乱不暇撿尋光景是暗暗補寫法

翠縷拾得麒麟笑說分出陰陽來了先挐湘雲的麒麟瞧不說明誰陰誰陽含蓄得妙

湘雲說無數人物陰陽俱是賓只有翠縷拾起金麒麟笑說分出陰陽句是主

紅樓夢卷三十一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話說寶玉見了麒麟心中甚是歡喜便伸手來拿笑道虧你揀着了你是何時拾的史湘雲笑道幸而是這個明日倘或把印也丟了難道也就能了不成寶玉笑道倒是丟了印平常若丟了這個我就該死了襲人斟了茶來與史湘雲吃一面笑道大姑娘我聽前日你大喜呀史湘雲紅了臉吃茶一聲也不答應襲人笑道這會子又害臊了你可記得十年前偺們在西邊暖閣上住着晚上你同我說

的話兒那會子不害臊這會子怎麽又臊了史湘雲笑道你還說呢那會子咱們那麽好後來我們太太沒了我家去住了一程子怎麽就把你派了跟二哥哥我來了你就不像先待我了襲人笑道你還說呢先姐姐長姐姐短哄着我替你梳頭洗臉做這個弄那個如今大了就拿出小姐的欵兒來你既拿小姐的欵我怎麽敢親近呢史湘雲道阿彌陀佛寃枉寃哉我要這樣就立刻死了你瞧瞧這麽大熱天我來了必定赶來先瞧瞧你不信你問縷兒我在家時時刻刻那一回不念你幾聲話猶未了襲人和寶玉都勸道說頑話兒你又認真了還是這麽性急史湘雲

道你不說你的話咽人倒說人性急一面說一面打開手帕子將戒指遞與襲人襲人感謝不盡因笑道你前日送你姐姐們的我已得了今日你親自又送了來可見是沒忘了我只這個就試出你來了戒指兒能值多少可見你的心眞史湘雲道是誰給你的襲人道是寶姑娘給我的湘雲嘆道我只當林姐姐送你的原來是寶姐姐給了你我天天在家裡想着這些姐姐們再沒一個比寶姐姐好的可惜我們不是一個娘養的我但凡有這麽個親姐姐就是沒了父母也沒妨礙的說着眼圈兒就紅了寶玉道罷罷罷不用提起這話了史湘雲道提這話便怎麽我知

道你的心病恐怕你的林妹妹聽見又嗔我讚了寶姐姐了可是為這個不是襲人在傍嗤的一笑說道雲姑娘你如今大了越發心直口快了寶玉笑道我說你們這幾個人難說話果然不錯史湘雲笑道好哥哥你不必說話叫我惡心只會在我跟前說話見了你林妹妹又不知怎麼好了襲人道且別說頑話正有一件事要求你呢史湘雲便問什麼事襲人道有一雙鞋摳了墊心子我這兩日身上不好不得做你可有工夫替我做做史湘雲道這又奇了你家放着這些的巧人不筭還有什麼針線上的裁剪上的怎麼叫我做起來你的活計叫人做誰好意思不做

呢襲人笑道你又糊塗了你難道不知道我們這屋裡的針線是不要那些針線上的人做的史湘雲聽了便知是寶玉的鞋因笑道既這麼說我就替你做做罷只是一件你的我纔做別人的我可不能襲人笑道又來了我是個什麼兒就敢煩你做鞋子實告訴你可不是我的你別管是誰的橫豎我領情就是了史湘雲道論理你的東西也不知煩我做了多少今日我倒不做的原故你必定也知道襲人道到也不知道史湘雲冷笑道前日我聽見把我做的扇套兒拿着和人家比賭氣又鉸了我早就聽見了你還瞞我這會子又叫我做我到成了你們奴才了寶玉

他笑道前日的那事本不知是你做的襲人也笑道他本不知是你做的是我哄他的話說是新近外頭有個會做活的扎的絕出奇的花兒我叫他們拿了一個扇套兒試試看好不好他就信了拿出去給這個瞧那個看的不知怎麼又惹惱了那一位鉸了兩段回來他還叫赶着做去我纔說了是你做的他後悔的什麼似的史湘雲道這越發奇了林姑娘也犯不上生氣他既會剪就叫他做襲人道他可不做呢饒這麼着老太太還怕他勞碌着了大夫又說好生靜養纔好誰還肯煩他做呢舊年好一年的工夫做了個香袋兒今半年來還沒見拿針線呢正說着有人來回說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襲人忙去拿衣服寶玉一面登着靴子一面抱怨道有老爺和他坐着就罷了回回定要見我史湘雲一邊搖着扇子笑道自然你能會賓接客老爺纔叫你出去呢寶玉道那裡是老爺都是他自己要請我見的湘雲笑道主雅客來勤自然你有些警動他的好處他纔要會你寶玉道我也不稱雅我乃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改不了如今大了你就不願讀書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談談講講那些仕

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庶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麽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姐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腌臢了你知經濟學問的人襲人道姑娘快別說這話上回也是寶姑娘也說過一回他也不管人臉上過得去過不去他就咳了一聲拿起腳來走了這裡寶姑娘的話也沒說完見他走了登時羞得滿臉通紅說又不是不說又不是幸而是寶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鬧得怎麽樣哭得怎麽樣呢提起這些話來寶姑娘叫人敬重自已過了一會子去了我倒過不去只當他惱了誰知過後還是照舊一樣眞眞是有涵養心地寬大的誰知這一個反倒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見他賭氣不理他後來不知賠多少不是呢寶玉道林姑娘從來說過這些混帳話不曾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襲人和湘雲都點頭笑道這原是混帳話原來林黛玉知道史湘雲在這裡寶玉一定又赶來說麒麟的原故因心下忖度着近日寶玉弄來的外傳野史多半才子佳人都因小巧玩物上撮合或有鴛鴦或有鳳凰或玉環金佩或鮫帕鸞縧皆由小物而遂終身之願今忽見寶玉亦有麒麟便恐借此生隙同史湘雲也做出那些風流佳事來因而悄悄走來見機行事以察二人之

意不想剛走來正聽見史湘雲說經濟一事寶玉又說林妹妹不說這樣混帳話若說這話我也同他生分了林黛玉聽了這話不覺又驚又喜又悲又嘆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錯素日認他是個知己果然是個知己所驚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稱揚于我其親熱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嘆者你既為我知己自然我亦可為你知己既你我是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既有金玉之論也該你我有之而又何必來一寶釵呢所悲者父母早逝雖有銘心刻骨之言無人為我主張況近日每覺神思恍惚病已漸成醫者更云氣弱血虧恐致勞怯之症我雖為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縱為我知己奈我薄命何想到此間不禁滾下淚來待進去相見自覺無味便一面拭淚一面抽身回去了這裡寶玉忙忙的穿了衣裳出來忽見林黛玉在前面慢慢的走著似有拭淚之狀便忙趕上來笑道妹妹往那裡去怎麼又哭了又是誰得罪了你林黛玉回頭見是寶玉便勉強笑道好好的我何曾哭了寶玉笑道你瞧瞧眼睛上的淚珠兒未乾還撒謊呢一面說一面禁不住抬起手來替他拭淚林黛玉忙向後退了幾步說道你又要死了做什麼這般動手動腳的寶玉笑道說話忘了情不覺的就動了手也就顧不得死活林黛玉道死了到不值什

麼只是丟下了什麼金又是什麼麒麟可怎麼好呢一句話又把寶玉說急了赶上來問道你還說這話倒底是咒我還是氣我呢林黛玉見問方想起前日的事來遂自悔自己又說造次了忙笑道你別着急我原說錯了這有什麼筋都疊暴起來急得一臉汗一面說一面禁不住近前伸手替他拭面上的汗寶玉瞅了半天方說道你放心林黛玉聽了怔了半天說道我有什麼不放心我不明白這話你道說說怎麼放心不放心寶玉嘆了一口氣問道你果然不明白這話難道我素日在你身上的心都用錯了連你的意思都體貼不着就難怪你天天為我生氣了林黛玉道果然我不明白放心不放心的話寶玉點頭嘆道好妹妹你別哄我果然不明白這話不但我素日之意白用了且連你素日待我之意也都辜負了你皆因多是不放心的原故纔弄了一身的病但凡寬慰些這病也不得一日重似一日林黛玉聽了這話如轟雷掣電細細思之竟比自己肺腑中掏出來的還覺懇切竟有萬句言語滿心要說只是半個字也不能吐卻怔怔的望着他此時寶玉心中有萬句言詞不知一時從那一句說起卻也怔怔的望着黛玉兩個人怔了半天林黛玉只咳了一聲兩眼不覺滾下淚來回身便要走寶玉忙上前拉住道好妹妹

且畧站住我說一句話再走林黛玉一面拭泪一面將手推開說道有什麽可說的你的話我都知道了口裡說著卻頭也不回竟去了寶玉望着只管發起獃來原來方纔出來慌忙不曾帶得扇子襲人怕他熱忙拿了扇子赶來送與他忽抬頭見了林黛玉和他站着一時黛玉走了他還站着不動因而赶上來說道你也不帶了扇子去虧我看見了赶着送來寶玉出了神見襲人和他說話並未看出是何人來便一把拉住說道好妹妹我的這心事從來也不敢說今日我大胆說出來死也甘心我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這裡又不敢告訴人只好捱着等你的病好了只怕我的病纔得好呢睡裡夢裡也忘不了你襲人聽了嚇得驚疑不止只叫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便推他道這是那裡的話敢是中了邪還不快去寶玉一時醒過來方知是襲人送扇寶玉羞得滿臉紫漲奪了扇子便抽身的跑了這裡襲人見他去了自思方纔之言一定是因林黛玉而起如此看來將來難免不才之事令人可驚可畏想到此間不覺的怔怔的滴下淚來心下暗度如何處治方免此醜禍正裁疑間忽有寶釵從那裡走來笑道大毒日頭地下出什麽神呢襲人見問忙笑道那兩個雀兒打架倒也好頑我就看住了寶釵道寶兄弟這會子穿了衣服

怔怔的那去了我纔看見走過去倒要叫住問他呢他如今說話越發沒了經緯我故此沒叫他由他過去罷襲人道老爺叫他出去寶釵聽了忙說道噯喲這麼黃天暑熱的叫他做什麼別是想起什麼來生了氣叫他出來教訓一塲罷襲人笑道不是這個想是有客要會寶釵笑道這個客也沒意思這麼熱天不在家裡凉快還跑些什麼襲人笑道你可說麼寶釵因而問道雲丫頭在你們家做什麼呢襲人笑道纔說了一會子閒話你瞧我前日粘的那雙鞋子明日求他做去寶釵聽見這話便兩邊回頭看無人來往笑道你這麼個明白人怎麼一時半刻的就不會體諒人情近來我看着雲姑娘的神情風裡言風裡語的聽起來在家裡一點點做不得主他們家嫌費用大竟不用那些針線上的人差不多的東西都是他們娘兒們動手為什麼這幾次他來了他和我說話兒見沒人在跟前他就說家裡累得很我再問他兩句家常過日子的話他就連眼圈兒都紅了口裡含含糊糊待說不說的想其形景自然從小沒了爹娘的苦我看他也不覺的傷起心來襲人見說這話將手一拍道是了是了怪道上月我求他打十根蝴蝶兒結子過了那些日子纔打發人送來還說這是粗打的且在別處將就使罷要勻淨的等明日來住

着再好生打罷如今聽姑娘這話想來我們求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裡怎麽三更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道是這樣我也不該求他的寶釵道上次他告訴我說在家裡做活做到三更天若是替別人家做一點半點他家的那些奶奶太太們還不受用呢襲人道偏生我們那個牛心左性的小爺憑着小的大的活計一概不要家裡這些活計上的人做我翻弄不開這些寶釵笑道你理他呢只管叫人做去就是了襲人道那裡哄得過他他纔是認得出來呢說不得我只好慢慢的累去罷了寶釵笑道你不必忙我替你做些如何襲人笑道當眞的這

樣就是我的造化了晚上我親自過來一句話未了忽見一個老婆子忙忙走來說道這是那裡說起金釧兒姑娘好好投井死了襲人聽得唬了一跳忙問那個金釧兒那老婆子道那裡還有兩個金釧兒呢就是太太屋裡的前日不知爲什麽攆他出去在家裡哭天抹淚的也都不理會他誰知找他不着他纔有打水的人說那東南角上井裡打水見一個屍首赶着叫人打撈起來誰知是他他們還只管亂着要救活那裡中用了寶釵道這也奇了襲人聽說點頭讚嘆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寶釵聽見這話忙向王夫人處來安慰這裡襲人回去不提卻說寶

釵來至王夫人房裡只見鴉雀無聞獨有王夫人在裡間房內坐着垂泪寶釵便不好提這事只得一旁坐了王夫人便問你從那裡來寶釵道從園裡來王夫人道你從園裡來可曾見你寶兄弟寶釵道纔倒看見了他穿着衣服出去了不知那裡去王夫人點頭嘆道你可知道一庄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道怎麽好好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一下攆了他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麽氣性大就投井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寶釵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這樣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是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頑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頭拘束慣了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處去頑頑逛逛豈有這樣大氣性呢總然有這樣大氣也不過是個糊塗人也不為可惜王夫人點頭歎道這話雖然如此到底我心不安寶釵笑道姨娘也不勞關心十分過不去不過多賞他幾兩銀子發送他也就盡主僕之情了王夫人道剛纔我賞了五十兩銀子與他原要還把你姊妹們新衣服給他粧裹誰知各丫頭可巧都没有什麽新做的衣服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兩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個孩子素日是個有心的况且他原也三灾八難的

既說了給他做生日這會子又給人去粧裹豈不忌諱因爲這麼樣我纔現叫裁縫趕着做一套給他要是別的了頭賞他幾兩銀子也就完了金釧兒雖然是個了頭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兒也差不多口裡說着不覺流下淚來寶釵忙道姨娘這會子又何用叫裁縫趕去我前日倒做了兩套拿來給他豈不省事況且他活的時候也穿過我的舊衣服身量又相對王夫人道雖然這樣難道你不忌諱寶釵笑道姨娘放心我從來不計較這些一面說一面起身就走王夫人忙叫了兩個人跟寶姑娘去一時寶釵取了衣服回來只見寶玉在王夫人旁邊坐着垂淚王夫人正纔說他因見寶釵來了就掩住口不說了寶釵見此景况察言觀色早已知覺了七八分于是將衣服交明王夫人將金釧母親叫來拿了去再看下回分解

評曰

借襲人向湘雲道喜補敘十年前情事想見小女孩在一處無話不說靈活可愛

借襲人央湘雲做鞋補寫黛玉剪扇袋不露痕迹一些

史湘雲勸寶玉留心經濟學問即順手借襲人口中說寶釵亦會勸過又贊寶釵有涵養既補前事又遣

伏後來寶釵勸諫一節

黛玉竊聽湘雲等說話若竟進門相見便費唇舌卽暗自驚喜悲歎抽身走回旣省煩筆又引出彼此訴說一層

寶玉因黛玉竟去出神呆想引起下回感歎金釧撞見賈政

湘雲搖扇襲人送扇是撕扇餘波

湘雲心事委曲借寶釵口中敘出卽將做鞋一層脫卸簡淨靈動

黛玉不要寶玉拭淚却自巳與寶玉拭汗先是假擲淸後是眞癡情

寶玉發呆悞認襲人爲黛玉襲人恐難免不才之事暗想如何處治伏三十四回向王夫人一番說話

寶釵將自巳衣服給金釧裝裹深得王夫人之心巳隱然是賢德媳婦

寶釵見寶玉垂淚王夫人欲說不說便知覺七八分人固聰慧文亦靈活

寫黛玉戔戔小器必帶敘寶釵落落大方寫寶釵事事寬厚必帶敘黛玉處處猜忌兩相形容賈母與王夫人等俱屬意寶釵不言自顯

第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一大段中應分三小段二十五回爲一段叙趙姨咒魘通靈蒙蔽爲寶玉第一次灾難二十六七八回爲一段叙黛玉寶釵性情舉動迥然各別是主中間帶叙小紅私情蔣伶夙緣是賓二十九回三十二回爲一段借元妃醮事描寫黛玉妬忌寶玉歆迷中間夾叙晴雯金釧作陪

紅樓夢卷三十二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笞撻

卻說王夫人喚上他母親來拿幾件簪環當面賞與又吩咐請幾衆僧人念經超度他他母親磕頭謝了出去原來寶玉會過雨村回來聽見了金釧兒含羞自盡心中早已五內摧傷進來又被王夫人數說教訓了一番也無可回說看見寶釵進來方得便走出怔然不知何往背着手低着頭一面感嘆一面慢慢的信步來至廳上剛轉過屏門不想對面來了一人正往裡走可巧撞了一個滿懷只聽

那人唬了一跳抬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父親早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只得垂手一旁站住了賈政道好端端的你垂頭喪氣嗐些什麽方纔雨村來了要見你那半天纔出來旣出來了全無一點慷慨揮灑的談吐仍是葳葳蕤蕤的我看你臉上一團私慾愁悶氣色這會子又噯聲嘆氣你那些還不足還不自在無故這樣卻是爲何寶玉素日雖然口角伶俐只是此時一心總爲金釧兒感傷恨不得此時也身亾命殞跟了金釧兒去如今見他父親說這些話究竟不曾聽見只是怔怔的站着賈政見他惶悚應對不似往日原本無氣的見只樣倒生了三分氣方欲說話忽有回事人來回忠順親王府裡有人來要見老爺賈政聽了心下疑惑暗暗思忖道素日並不與忠順府來往爲什麽今日打發人來一面想一面快請廳上坐急忙進內更衣出來接見時卻是忠順府長府官一面彼此見了禮歸坐獻茶未及敘談那長府官先就說道下官此來並非擅造潭府皆因奉命而來有一件事相求看王爺面上敢煩老先生做主不但王爺知情且連下官輩亦感謝不盡賈政聽了這話抓不着頭腦忙陪笑起身問道大人旣奉王命而來不知有何見諭望大人宣明學生好遵命承辦那長府官冷笑道也不必承辦只用老

先生一句話就完了我們府裏有一個做小旦的琪官一向好好在府如今竟三五日不見回去各處去找又摸不着他的道路因此各處察訪這一城內十停人倒有八停人都說他近日和啣玉的那位令郎相與甚厚下官輩聽了尊府不比別家可以擅來索取因此啓明王爺王爺亦說若是別的戲子呢一百個也罷了只是這琪官隨機應答謹慎老成甚合我老人家的心境斷斷少不得此人求老先生轉達令郎請將琪官放回一則可慰王爺諄諄奉懇之意二則下官輩可免操勞求覓之苦說畢忙打了一恭賈政聽了這話又驚又氣即命喚寶玉出來寶玉也不

知是何原故忙忙趕來賈政便問該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讀書也罷了怎麼又做出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來那琪官現是忠順王爺駕前承奉的人你是何等草莽無故引逗他出來如今禍及于我寶玉聽了唬了一跳忙回道實在不知此事究竟琪官兩個字不知爲何物况更加以引逗二字說着便哭賈政未及開口只見那長府官冷笑道公子也不必隱飾或藏在家或知其下落早說了出來我們也少受些辛苦豈不念公子之德寶玉連說實在不知恐有訛傳也未見得那長官冷笑兩聲道現有証據必定當着老大人說了出來公子豈不吃虧既說不知此人那紅

汗巾子怎得到了公子腰裏寶玉聽了這話不覺轟了魂魄目瞪口呆心下自思這話他如何得知他既連這樣機密事都知道了大約别的瞞他不過不如打發他去了免得再說出别的事來因說道大人既知底細如何連他置買房舍這樣大事倒不曉得了聽得說他如今在東郊離城二十里有個什麽紫檀堡他在那裏置了幾畝田地幾間房舍想是在那裡也未可知那長府官聽了笑道這樣說一定是在那裡我且去找一回若有了便罷若沒有還要來請教說着便忙忙的告辭走了賈政此時氣得目瞪口呆一面送那官員一面回頭命寶玉不許動回來有話

問你一直送那官員去了纔回身忽見賈環帶着幾個小厮一陣亂跑賈政喝命小厮給我快打賈環見了他父親嚇得骨軟筋酥忙低頭站住賈政便問你跑什麽帶着你的那些人都不管你不知往那裡去由你野馬一般喝叫跟上學的人呢賈環見他父親甚怒便乘機說道方纔原不曾跑只因從那井邊一過那井裡淹死了一個丫頭我看人頭這樣大身子這樣粗泡得實在可怕所以纔赶着跑了過來賈政聽了驚疑問道好端端的誰去跳井我家從無這樣事情自祖宗以來皆是寛柔待下大約我近年于家務踈懶自然執事人操尅奪之權致使弄出這暴殄

輕生的禍患若是外人知道祖宗的顏面何在喝令叫賈璉賴大來小厮們答應了一聲方欲去叫賈環忙上前拉住賈政袍襟貼膝跪下道父親不用生氣此事除太太房裡的人別人一點也不知道我聽見我母親說說到這句便回頭四顧一看賈政知其意將眼色一丟小厮們明白都往兩邊後面退去賈環便悄悄說道我母親告訴我說寶玉哥哥前日在太太房裡拉着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强奸不遂打了一頓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話未說完把個賈政氣得面如金紙大喝拿寶玉來一面說一面便往書房去喝命今日再有人來勸我我把這冠帶家私一應就交與他與寶玉過去我免不得做個罪人把這幾根煩惱鬢毛剃去尋個干淨去處自了也免得上辱先人下生逆子之罪衆門客僕從見賈政這個形景便知又是爲寶玉了一個個咬指吐舌連忙退出賈政喘吁吁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滿面淚痕一疊連聲拿寶玉拿大棍拿繩綑上把門都關上有人傳信到裡頭去立刻打死衆小厮們只得齊聲答應着有幾個來找寶玉那寶玉聽見賈政吩附他不許動早知兇多吉少那裡知道賈環又添了許多的話正在廳上旋轉怎得個人來往裡頭捎信偏生沒個人來連焙茗也不知在那裡正盼望時只見一個老媽媽

出來寶玉如得了珍寶便趕上來拉住他說道快進去告訴老爺要打死我呢快去快去要緊要緊寶玉一則急了說話不明白二則老婆子偏生又是耳聾不曾聽見是什麽話把要緊二字只聽做跳井二字便笑道跳井讓他跳去二爺怕什麽寶玉見是個聾子便着急道你出去叫我的小厮來罷那婆子道有什麽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又賞了銀子怎麽不了事呢寶玉急得手脚正沒抓尋處只見賈政的小厮走來逼着他出去了賈政一見眼都紅了也不暇問他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淫逼母婢只喝令堵起嘴來着實打死小厮們不敢違只得將寶玉按在櫈上舉起大板打了十來下寶玉自知不能討饒只是嗚嗚的哭賈政還嫌打的輕一脚踢開掌板的自己奪過板子來狠命的又打了十幾下寶玉生來未經過這樣苦楚起先覺得打的疼不過還亂嚷亂哭後來漸漸氣弱聲嘶哽咽不出衆門客見打的不祥了趕着上來懇求奪勸賈政那裡肯聽說道你們問問他幹的勾當可饒不可饒素日皆是你們這些人把他釀壞了到這步田地還來勸解明日釀到他弑父弑君你們纔不勸不成衆人聽這話不好聽知道氣急了忙亂着覓人進去給信王夫人不敢先回賈母只得忙穿衣出來也不顧有人沒人

忙忙扶了一個丫頭趕往書房中來慌得衆門客小厮等避之不及賈政方要再打一見王夫人進來更加火上澆油那板子越下去的又狠又快按寶玉的兩個小厮忙鬆手走開寶玉早已動彈不得了賈政還欲打時早被王夫人抱住板子賈政道罷了罷了今日必定要氣死我了王夫人哭道寶玉雖然該打老爺也要保重且炎暑天氣老太太身上又不大好打死寶玉事小倘或老太太一時不自在了豈不事大賈政冷笑道倒休題這話我養了這不肖的孽障我已不孝平昔教訓一番又有衆人護持他不如趁今日結果了他的狗命以絕將來之患說着便要繩來勒死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他死了豈不是有意絕我既要勒死他快拿繩先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一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說畢抱住寶玉放聲大哭起來賈政聽了此話不覺長嘆一聲向椅子上坐了淚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寶玉只見他面白氣弱底下穿着一條綠紗小衣一片皆是血漬禁不住解下汗巾去由腿看至臀脛或青或紫或整或破竟無一點好處不覺失聲大哭起苦命的兒來因哭出苦命的

兒來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此時裡面的人聞得王夫人出來那李宮裁王熙鳳與迎春姊妹早已出來了王夫人哭着賈珠的名字別人還可惟有李宮裁禁不住也放聲哭了賈政聽了那淚更似走珠一般滚了下來正沒開交處忽聽丫鬟來說老太太來了一句話未了只聽窗外顫巍巍的聲氣說道先打死我再打死他豈不干淨了賈政聽見母親來了又急又痛連忙迎出來只見賈母扶着丫頭搖頭喘氣的走來賈政上前躬身陪笑說道大暑熱天母親有何生氣自己走來有話只叫兒子進去吩咐賈母聽了

便止步喘息一面厲聲道你原來和我說話我倒有話吩咐只是我一生沒養個好兒子卻叫我和誰說去賈政聽了這話不像忙跪下含淚說道爲兒的教訓兒子也爲的是光宗耀祖母親這話我做兒的如何當得起賈母聽說便啐了一口說道我說了一句話你就禁不起你那樣下死手的板子難道寶玉就禁得起了你說教訓兒子是光宗耀祖當日你父親是怎麽教訓你來說着也不覺滚下淚來賈政又陪笑道母親也不必傷感皆是做兒子的一時性急從此以後再不打他了賈母便冷笑幾聲說道你也不必和我賭氣你的兒子自然你要打就打想來你也

厭煩我們娘兒們不如我們早離了你大家干淨說着便命人去看轎我和你太太寶玉立刻回南京去家下人只得答應着賈母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寶玉年紀小你疼他他將來長大爲官作宦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親了你如今倒不要疼他只怕將來還少生一口氣呢賈政聽說忙叩頭說道母親如此說兒子無立足之地了賈母冷笑道你分明使我無立足之地你反說起你來只是我們回去了你心裡干淨看有誰來不許你打一面說一面只命快打點行李車輛轎馬回去賈政直挺挺跪着叩頭認罪賈母一面說一面來看寶玉只見今日這頓打不比往日又是心疼又是生氣也抱着哭個不了王夫人與鳳姐等解勸了一會方漸漸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婦等上來要攙寶玉鳳姐便罵糊塗東西也不睜開眼瞧瞧這個樣兒如何攙着走得還不快進去把那藤屜子春凳抬出來呢衆人聽了連忙進去果然抬出春凳來將寶玉抬放凳上隨着賈母王夫人等進去送至賈母房中彼時賈政見賈母怒氣未消不敢自便也跟了進來看看寶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一聲肉一聲兒的哭道你替珠兒早死了留着珠兒也免你父親生氣我也不白操這半世的心了這會子你倘或有個好歹丟下我叫我靠

那一個數落一塲又哭不爭氣的兒賈政聽了也就灰心自己不該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勸賈母賈母含淚說道兒子不好原是要管的不該打到這個分兒你不出去還在這裡做什麼難道于心不足還要眼看着他死了纔去不成賈政聽說方退了出來此時薛姨媽同寶釵香菱襲人史湘雲等也都在這裡襲人滿心委屈只不好十分使出來見衆人圍着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自己插不下手去卽便走出來到二門前命小厮們找了焙茗來細問方纔好端端的爲什麼事打起來你也不早來透個信兒焙茗急的說偏生我沒在跟前打到中間我纔聽見了忙打聽原故卻是爲琪官同金釧姐姐的事襲人道老爺怎麼知道的焙茗道那琪官的事多半是薛大爺素昔吃醋沒法兒出氣不知在外頭挑唆了誰來在老爺跟前下的火那金釧兒的事大約是三爺說的我也是聽見跟老爺的人說襲人聽了這兩件事都對景心中也就信了七八分然後回來只見衆人都替寶玉療治調停完備賈母命好生抬到他房內去衆人一聲答應七手八腳忙把寶玉送入怡紅院內自己床上臥好又亂了半日衆人漸漸散去襲人方進來經心服侍要問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情迷出神無心接待雨村于賈政口中補出妙
妙
蔣琪置買庄房已伏後來娶襲人事
蔣琪在東郊二十里紫檀堡地方置買田房王府中
尙且不知寶玉何以獨知其細暗寫寶玉與琪官情
好甚密不時往來甚至紫檀堡庄上寶玉亦會到過
亦未可知
賈政大怒是聽賈環之言金釧之死是主蔣琪之事
是賓
夾敘龔媼一段文情曲折可愛

馬婆魘魔衅起生彩霞寶玉幾死于鬼賈環搬舌禍
由死金釧寶玉幾死于打其實皆趙姨所致是後來
結果案據
寶玉抬回賈母房中人人俱到獨黛玉不來是在瀟
湘館中痛心暗哭不好意思走來所以下回說眼睛
腫得桃兒一搬其痛更甚于別人是暗描不是漏筆
焙茗向襲人所說賈環是實薛蟠是虛故用猜擬之
筆為下回薛蟠剖辯地步
紅樓夢卷三十三終

紅樓夢卷三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話說襲人見賈母王夫人等去後便走來寶玉身邊坐下含淚問他怎麽就打到這步田地寶玉嘆氣說道不過為那些事情問他做什麽只是下半截疼得狠你瞧瞧打壞了那裡襲人聽說便輕輕的伸手進去將中衣脫下略動一動寶玉便咬着牙叫噯喲襲人連忙住手如此三四次纔褪下來了襲人看時只見腿上半叚青紫都有四指濶的傷痕高了起來襲人咬着牙說道我的娘怎麽下這般

的狠手你但凡聽我一句話也不到得這步地位幸而沒
動筋骨倘或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麽樣呢正說着只
見丫嬛們說寶姑娘來了襲人聽見知道穿不及中衣便
拿了一牀夾紗被替寶玉蓋了只見寶釵手裡托着一丸
藥走進來向襲人說道晚上把這藥用酒研開替他敷上
把那淤血的熱毒散開可以就好了說畢遞與襲人又問
這會子可好些寶玉一面道謝說好些了又讓坐寶釵見
他睜開眼說話不像先時心中也寬慰好些便點頭嘆道
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別說老太太太太心疼就
是我們看着心裏也剛說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說的話

太急了不覺紅了臉低下頭來寶玉聽得這話如此親切
稠密大有深意忽見他又咽住不往下說紅了臉低下頭
只管弄衣帶那一種嬌羞怯怯竟難以言語形容越覺心
中感動將疼痛早已丟在九霄雲外去了想道我不過捱
了幾下打他們一個個就有這些憐惜之態令人可親可
敬假若我一時竟遭殃横死他們還不知是何等悲感呢
既是他們這樣我便一時死了得他們如此一生事業縱
然盡付東流亦無足歎惜了正想着只聽寶釵問襲人道
怎麽好好的動了氣就打起來了襲人便把焙茗的話說
出來了寶玉原來還不知賈環的話見襲人說出方纔知

道因又拉上薛蟠惟恐寶釵沉心忙又止住襲人道薛大哥從來不這樣的你們別混猜度寶釵聽說便知寶玉是怕他多心用話攔襲人因心中暗暗想道打得這個形像疼還顧不過來還這樣細心怕得罪了人你旣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老爺也歡喜了也不能吃這樣虧你雖然怕我沉心所以攔襲人的話難道我就不知我哥哥素日恣心縱欲毫無防範的那種心性當日爲一個秦鍾還鬧的天翻地覆自然如今比先又加利害了想畢因說道你們也不必怨這個怨那個據我想到底寶兄弟素日肯和那些人來往老爺纔生氣就是我哥哥說話不防頭一時說出寶兄弟來也不是有心挑唆一則也是本來的實話二則他原不理論這些防嫌小事襲姑娘從小兒只見過寶兄弟這樣細心人你何嘗見過我哥哥那天不怕地不怕心裡有什麽口裡說什麽的人呢襲人因說出薛蟠來見寶玉攔他的話早已明白自已說造次了恐寶釵沒意思聽寶釵如此說更覺羞愧無言寶玉又聽寶釵這番一半是堂皇正大一半是去已的疑心更覺比先心動神移方欲說話時只見寶釵起身說道明日再來看你好生養著罷方纔我拿了藥來交給襲人晚上敷上管就好了說著便走出門去襲人趕著送出院外說姑娘

倒費心了改日寶二爺好了親自來謝寶釵回頭笑道有什麼謝處你只勸他好生靜養別胡思亂想的就好要想什麼吃的頑的悄悄的往我那裡去取了不必驚動老太太太太衆人倘或吹到老爺耳朵裡雖然彼時不怎麼樣將來對景終是要吃虧的說著去了襲人抽身回來心內著實感激寶釵進來見寶玉沉思默默似睡非睡的模樣因而退出房外櫛沐寶玉默默的躺在床上無奈臂上作痛如針挑刀挖一般更熱如火炙畧展轉時禁不住噯喲之聲那時天色將晚因見襲人去了卻有兩三個丫鬟伺候此時並無呼喚之事因說道你們且去梳洗等我叫時再來衆人聽了也都退出這裡寶玉昏昏默默只見蔣玉菡走了進來訴說忠順府拿他之事一時又是金釧兒進來哭說爲他投井之情寶玉半夢半醒都不在意忽又覺有人推他恍恍惚惚聽得有人悲切之聲寶玉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不是別人卻是林黛玉猶恐是夢忙又將身子欠起來向臉上細細一認只見他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淚光不是黛玉卻是那個寶玉還欲看時怎奈下半截疼痛難禁支持不住便噯喲一聲仍舊倒了嘆了一聲說道你又做什麼來雖然太陽落下去那地上的餘熱未散走來倘又受了暑呢我雖然捱了打並不覺疼痛

我這個樣兒是粧出來哄他們好在外頭佈散與老爺聽其實是假的你不可真信此時林黛玉雖不是嚎啕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聽了寶玉這番話心中雖然有萬句言詞只是不能說得半日方抽抽噎噎的說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聽說便長嘆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我便爲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一句話未了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林黛玉便知是鳳姐來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我從後院子裡去罷回來再來寶玉一把拉住道這又奇了好好的怎麽怕起他來林黛玉急得跺腳悄悄的說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該他們取笑開心了寶玉聽說赶忙的放了手黛玉三步兩步轉過床後剛出了後院鳳姐從前頭已進來了問寶玉可好些了想什麼吃叫人往我那裡取去接着薛姨媽又來了一時賈母又打發了人來至掌燈時分寶玉只喝了兩口湯便昏昏沉沉的睡去接着周瑞媳婦吳新登媳婦鄭好時媳婦這幾個有年紀長往來的聽見寶玉捱了打也都進來襲人忙迎出來悄悄的笑道嬸娘們略來遲了一步二爺睡著了說著一面帶他們到那邊房裡坐了倒茶與他們吃那幾個媳婦子都悄悄的坐了一回向襲人說等二爺醒了你替我們說罷襲人答應了送他們出去剛

要回來只見王夫人使個婆子來口稱太太叫一個跟二爺的人呢襲人見說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的便告訴晴雯麝月秋紋人等說太太叫人你們好生在房裡我去了就來說畢同那婆子一逕出了園子來至上房王夫人坐在凉榻上搖著芭蕉扇子見他來了說道你不管叫個誰來也罷了又丟下來誰伏侍他呢襲人見說連忙陪笑說道二爺纔睡安穩了那四五個丫頭如今也好了會伏侍二爺了太太請放心恐怕太太有什麽話吩咐打發他們來一時聽不明白到躭誤了事王夫人道也沒甚話白問問他這會子疼的怎麽樣襲人道寶姑娘送來的藥我給二爺敷上了比先好些了先疼的躺不穩這會子都睡沈了可見好些王夫人又問吃了什麽沒有襲人道老太太給的一碗湯喝了兩口只嚷乾渴要吃酸梅湯我想酸梅是個收斂東西剛纔捱打又不許叫喊自然急的熱毒熱血未免存在心裡倘或吃下這個去激在心裡再弄出大病來可怎麽樣因此我勸了半天纔沒吃只拿那糖醃的玫瑰滷子和了吃了小半碗嫌吃絮了不香甜王夫人道噯喲你何不早來和我說前日有人送了几瓶子香露來原要給他一點子的我怕胡糟蹋了就沒給既是他嫌那玫瑰膏子絮煩把這個拿兩瓶子去一碗水裡只用挑得

茶匙就香的了不得呢說着卽忙就喚彩雲來把前日的那幾瓶香露拿了來襲人道只拿兩瓶來罷多也白糟蹋等不彀再來取也是一樣彩雲聽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兩瓶來付與襲人襲人看時只見兩個玻璃小瓶卻有三寸大小上面螺絲銀蓋鵝黃箋上寫著木樨清露那一個寫著玫瑰清露襲人笑道好尊貴東西這麼個小瓶兒能有多少王夫人道那是進上的你沒看見鵝黃箋子你好生替他收著別糟蹋了襲人答應著方要走時王夫人又叫站住我想起一句話來問你襲人忙又回來王夫人見房內無人便問道我恍惚聽見寶玉今日捱打是環兒在

老爺跟前說了什麼話你可有聽見這個話沒有你要聽見告訴我我也不吵出來叫人知道是你說的襲人道我到沒聽見這話爲二爺霸占著戲子人家來和老爺要爲這個打的王夫人搖頭說道也爲這個還有別的原故襲人道別的緣故實在不知道了我今日大膽在太太跟前說句不知好歹的話論理說了半截忙又嚥住王夫人道你只管說襲人道太太別生氣我就說了王夫人道我有什麼生氣的你只管說來襲人道論理我們二爺也得老爺教訓教訓若老爺再不管不知將來做出什麼事來呢王夫人一聞此言便合掌念聲阿彌陀佛由不得赶着襲

人叫了一聲我的兒虧了你也明白這話和我的心一樣我何曾不知管兒子先時你珠大爺在我是怎麼樣管他難道我如今倒不知管兒子了只是有個緣故如今我想我已經五十歲的人了通共剩了他一個他又長得單弱况且老太太寶貝似的若管緊了他倘或再有好歹或是老太太氣壞了那時上下不安豈不倒壞了所以就縱壞了他我常常掰著口兒說一陣勸一陣哭一陣彼時他好過後來還是不相干端的吃了虧纔罷設若打壞了將來我靠誰呢說著由不得滚下淚來襲人見王夫人這般悲感自已也不覺傷了心陪著落淚又道二爺是太太養的太太豈不心疼便是我們做下人的伏侍一場大家落個平安也算是造化了要這樣起來連平安都不能了那一日那一時我不勸二爺只是再勸不醒偏生那些人又肯親近他也怨不得他這樣總是我們勸的倒不好了今日太太提起這話來我還記罣著一件事每要來回太太討太太個主意只是我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話白說了且連葬身之地都沒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內中有因忙問道我的兒你只管說近來我因聽見衆人背前面後都誇你我只說你不過在寶玉身上留心或是諸人跟前和氣這些小意思誰知你方纔和我說的話全是大道理正合我

的心事你有什麼只管說什麼只別叫別人知道就是了襲人道我也沒甚麼別的說我只想著討太太一個示下怎麼變個法兒已後竟還叫二爺搬出園外來住就好了王夫人聽了吃一大驚忙拉了襲人的手問道寶玉難道和誰作怪了不成襲人連忙回道太太別多心並沒有這話這不過是我的小見識如今二爺也大了裡頭姑娘們也大了況且林姑娘寶姑娘又是兩姨姑表姊妹雖說是姊妹們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一處起坐不方便由不得叫人懸心便是外人看著也不像大家子的体統俗語說的好沒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沒頭腦的事多半因爲無

心中人做出有心人看見當做有心事反說壞了只是預先不防著斷然不好二爺素日性格太太是知道的他又偏好在我們隊裡鬧倘或不防前後錯了一點半點不論眞假人多口雜那起小人的嘴有什麼避諱心順了說的比菩薩還好心不順就編的連畜生不如二爺將來倘或有人說好不過大家直過設若叫人哼出一聲不是來我們不用說粉身碎骨罪有萬重都是平常小事但後來二爺一生的聲名品行豈不完了二則太太也難見老爺俗語又說君子防未然不如這會子防避的爲是太太事情多一時固然想不到我們想不到則可既想到了若不回

明太太罪越重了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王夫人聽了這話如雷轟電掣的一般正觸了金釧兒之事心下越發感愛襲人不盡忙笑道我的兒你竟有這個心胸想得這樣週全我何曾又不想到這裡只是這幾次有事就忘了你今日這一番話提醒了我難為你成全我娘兒兩個聲名體面真真我竟不知道你這樣好罷了你且去罷我自有道理只是還有一句話你今既說了這樣的話我就把他交給你了好歹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自然不辜負你襲人連連答應著去了回來正直寶玉睡醒襲人回明香露之事寶玉喜不自禁即令調來吃果然香妙非常因心下記罣著黛玉滿心裡要打發人去只是怕襲人便設一法先使襲人往寶釵那裡去借書襲人去了寶玉便命晴雯來吩咐道你到林姑娘那裡看看做什麼呢他要問我只說我好了晴雯道白眉赤眼兒的做什麼去呢到底說句話兒也像一件事寶玉道沒有什麼可說的晴雯道若不然或是送件東西或是取件東西不然我去了怎麼樣搭訕呢寶玉想了一想便伸手拿了兩條手帕子撩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帕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

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帕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帕子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忙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送帕子來給姑娘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手帕子來給我因問這帕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別人去罷我這會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的就是家常舊的林黛玉聽了越發悶住細心搜求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了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林黛玉體貼出手帕子的意思

來不覺神魂馳蕩寶玉這番苦心能領會我這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番苦意不知將來如何又令我可悲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若不是領我深意單看了這帕子又令我可笑再想私相傳遞我又可懼我自己每每好哭想來也無味又令我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時五內沸然由不得餘意纏綿便命掌燈也想不起嫌疑避諱等事研墨蘸筆便向那兩塊舊帕上寫道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洒閑拋卻為誰

尺幅鮫綃勞惠贈　叫人焉得不傷悲

其二

拋珠滾玉只偷潸　鎮日無心鎮日閒
枕上袖邊難拂拭　任他點點與斑斑

其三

彩線難收面上珠　湘江舊跡已模糊
窗前亦有千竿竹　不識香痕漬也無

林黛玉還要往下寫時覺得渾身火熱面上作燒走至鏡臺揭起錦袱一照只見腮上通紅真合壓倒桃花卻不知病由此萌一時方上床睡去猶拿著帕子思索不在話下

卻說襲人來見寶釵誰知寶釵不在園內往他母親那裡去了襲人不便空手回來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原來寶釵素知薛蟠情性心中已有一半疑薛蟠挑唆了人來告寶玉的誰知又聽襲人說出來越發信了究竟襲人是焙茗說的那焙茗也是私心窺度並未據實大家都是一半裁度一半據實竟認準是他說的那薛蟠因素日有這個名聲其實這一次卻不是他幹的被人生生的一口咬死是他有口難分這日正從外頭吃了酒回來見過母親只見寶釵在這裡說了幾句閒話因問聽見寶兄弟吃了虧是爲什麼薛姨媽正爲這個不自在見他問時便咬着牙道不知好歹的寃家都是你鬧的你還有臉來問薛蟠見說便怔了忙問道我何常鬧什麼薛姨媽道你還裝腔呢

人人都知道是你說的還賴呢薛蟠道人人說我殺了人也就信了罷薛姨媽道連你妹妹都知道是你說難道他也賴你不成寶釵忙勸道媽媽和哥哥且別叫喊消消停停的就有個青紅皂白了向薛蟠道是你說的也罷不是你說的也罷事情也過去了不必較正倒把小事弄大了我只勸你從此以後少在外頭胡鬧少管别人的事天天一處大家胡逛你是個不妨頭的人過後沒事就罷了倘或有事不是你幹的人人都也疑惑說是你幹的不用别人我先就疑惑你薛蟠本是個心直口快的人見不得這樣藏頭露尾的事又是寶釵勸他不要逛去他母親又說他犯舌寶玉之打是他治的早已急得亂跳賭神發誓的分辯又罵衆人誰這樣編派我我把那囚攮的牙敲了分明是為打了寶玉沒的獻勤兒拿我做幌子難道寶玉是天王他父親打了他一頓一家子定要鬧幾天那一回為他不好姨父打了他兩下子過後老太太不知怎麽知道了說是珍大哥治的好好的叫了去罵了一頓今日越發拉上我了既拉上我也不怕索性進去把寶玉打死了我替他償命大家干淨一面嚷一面找起一根門閂來就跑慌得薛姨媽抓住罵道作死的孽障你打誰去你先打我來薛蟠的眼急得銅鈴一般嚷道何苦來又不叫我去又

好好的頼我將來寶玉活一日我躭一日的口舌不如大家死了清淨寶釵忙也上前勸道你忍奈些兒罷媽媽急的這個樣兒你不說來勸你倒反鬧得這樣別說是媽媽便是旁人來勸你也爲你好倒把你的性子勸上來薛蟠道你這會子又說這話都是你說的寶釵道你只怨我說再不怨你那顧前不顧後的形景薛蟠道你這會怨我顧前不顧後你怎麽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別說別的只拿前日琪官兒的事比給你們聽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未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麽前日見了他連姓名還不知就把汗巾子給與他難道這也是我說的不成薛姨媽和寶釵急的說道還提這個可不是爲這個打他呢可見是你說的了薛蟠道眞眞的氣死人了頼我說的我不惱我只爲一個寶玉就鬧得這樣天翻地覆的寶釵道誰鬧你先持刀動杖的鬧起來倒說是別人鬧薛蟠見寶釵說的話句句有理難以駁正比母親的話反難回答因此便要設法拿話堵回他去就無人敢攔自己的話了也因正在氣頭上未曾想話之輕重便道好妹妹你不用和我鬧我早知道你的心了從前媽媽和我說你這金要揀有玉的纔可配你留了心見寶玉有那勞什子你自然如今行動護著他話未說了把個寶釵氣怔了拉

着薛姨媽哭道媽媽你聽哥哥說的是什麽話薛蟠見妹妹哭了便知自己冒撞便賭氣走到自己房裡安歇不提寶釵滿心委屈氣忿待要怎樣又怕他母親不安少不得含淚別了母親各自回來到房裡整哭了一夜次日一早起來也無心梳洗胡亂整理便出來瞧母親可巧遇見黛玉獨立在花影之下問他那裡去薛寶釵因說家去口裡說着便只管走黛玉見他無精打彩的去了又見眼上好似有哭泣之狀大非往日可比便在後面笑道姐姐也自已保重些兒就是哭出兩缸淚來也醫不好棒瘡不知薛寶釵如何答對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說得半句便咽住不說寶玉已心感神移痛亦不覺此雙眞之所以說塵緣未斷無可奈何通靈之玉不蔽于鬼仍蔽于情矣

寶釵已認定蔣琪一節是薛蟠播揚引秦鍾舊事爲証既勸寶玉改過又爲乃兄排解眞是光明正大

寶釵探望送藥堂皇明正黛玉進房無人看見又從後院出去其鍾情固深于寶釵而行踪詭密殊有涇渭之分

寶釵勸寶玉說早聽人一句話也不至有今日又說

你這樣細心何不在大事上做工夫理正而言直黛玉勸寶玉只說你從此可都改了罷言婉而情深亦迥然各別

借王夫人問賈環話引出襲人一番說話襲人固善于乘機文筆亦不鶻突

賈環搬舌襲人諱而不言省却無數是非

襲人說黛玉寶釵在山色有無中妙極

黛玉與寶玉叚叚不避嫌疑密語私言寶釵與寶玉往往正言相勸毫無褻狎二人舉動不同鍾情無異

襲人雖心欽寶釵而于防閑之處仍相提並及不分輕重立言得體

黛玉題詩潸泣寶釵勸兄氣哭一是情不自禁一是情由人激然總是因寶玉一人而起

黛玉笑寶釵之哭却忘了自已眼腫可謂恕已責人

紅樓夢卷三十四回終

紅樓夢卷三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尅薄他因記掛着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徑去了這裡林黛玉還是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着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裡自己盤算道如何他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兒纔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

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一羣人又向怡紅院内來了定睛看時只見賈母搭着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頭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想起有父母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倒底要怎麽樣只是催我吃不吃與你什麽相干紫鵑笑道咳嗽的纔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是五月裡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

了半日方慢慢的扶著紫鵑回瀟湘館來一進院門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苔痕濃淡不覺又想起西廂記中所云幽僻處可有人行點蒼苔白露冷冷二句來因暗暗的嘆道雙文雖然命薄尚有孀母弱弟今日我黛玉之薄命一併連孀母弱弟俱無想到這裡又欲滴下淚來不防廊上的鸚哥見黛玉來了嘎的一聲撲了下來倒嚇了一跳因說道你作死呢又搧了我一頭灰那鸚哥又飛上架去便叫雪雁快掀籠子姑娘來了黛玉便止住步以手扣架道添了食水不曾那鸚哥便長嘆一聲竟大似黛玉素日吁嗟音韻接著念道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黛

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紫鵑笑道這都是姑娘素日念的難爲他怎麽記了黛玉便命將架摘下來另掛在月洞窗外的鈎上於是進了屋子在月洞窗內坐了吃畢藥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窗滿屋內陰陰翠潤几簟生凉黛玉無可釋悶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做戲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這且不在話下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只見母親正是梳洗呢一見他來了便說道你大清早起跑來做什麽寶釵道我瞧瞧媽媽身上好不好昨兒我去了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一面說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由不得哭將起來薛姨媽見他一哭自已掌不住也

就哭了一場一面又勸道我的兒你別委屈了你等我處分那孽障你要有個好歹我指望那一個來薛蟠在外聽見連忙跑了過來對著寶釵左一個揖右一個揖只說好妹妹恕我這次罷原是我昨兒吃了酒回來的晚了路上撞著客了來家未醒不知胡說了什麽連自已也不知道怨不得你生氣寶釵原是掩面哭的聽如此話由不得又好笑了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說道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我知道你的心裡多嫌我們娘兒兩個你是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就心淨了薛蟠聽說連忙笑道妹妹這從那裡說起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薛姨

媽忙又接著道你只會聽你妹妹的歪話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該的不成當真是你發昏了薛蟠道媽媽也不必生氣妹妹也不用煩惱從今已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寶釵笑道這纔明白過來了薛姨媽道你要有個橫勁那龍也下蛋了薛蟠道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再叫我畜生不是人如何何苦來為我一個人娘兒兩個天天操心媽媽為我生氣還猶可恕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我更不是人如今父親沒了我不能多孝順媽媽多疼妹妹反叫娘母子生氣妹妹煩惱連個畜生不如了口裡說著眼睛裡禁不住也

滚下淚來薛姨媽本不哭了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寶釵勉強笑道你鬧彀了這會子又招著媽媽哭起來了薛蟠聽說忙收了淚笑道我何曾招媽媽哭來罷罷罷丟下這個別提了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寶釵道我也不吃茶等媽媽洗了手我們就進去了薛蟠道妹妹的項圈我瞧瞧只怕該炸一炸去了寶釵道黃澄澄的又炸他做什麼薛蟠又道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要什麼顏色花樣告訴我寶釵道連那些衣服還沒穿遍了又做什麼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拉著寶釵進去薛蟠方出去了這裡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看寶玉到了怡紅院中只見抱厦

裡外廻廊上許多的丫頭老婆站著便知賈母等都在這
裡母女兩個進來大家見過了只見寶玉躺在榻上薛姨
媽問他可好些寶玉忙欲欠身口裡答應著好些又說只
管驚動姨媽姐姐我當不起薛姨媽忙扶他睡下又問他
想什麼只管告訴我寶玉笑道我想起來自然和姨媽要
去的王夫人又問你想什麼吃回來好給你送來的寶玉
笑道也倒不想什麼吃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
蓮蓬兒的湯還好些鳳姐一旁笑道聽聽口味不算高貴
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這個吃了賈母便一疊連聲的
叫做去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急我想想這模子是誰收

著呢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問管廚房的去要那婆子去了
半天來回說管廚房的說四付湯模子都繳上來了鳳姐
兒聽說又想了一想道我記得也交上來了就不記得交
給誰了多半在茶房裡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也不曾收
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的送來了薛姨媽先接過來瞧瞧原
來是個小匣子裡面裝著四付銀模子都有一尺多長一
寸見方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也有菊花的也有梅花的
也有蓮蓬的也有菱角的共有三四十樣打的十分精巧
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吃碗湯還
有這些樣子若不說出來我見了這個也不認得這是做

什麼用的鳳姐也不等人說話便笑道姑媽那裡曉得這是去年備膳他們想的個法兒不知弄些什麼麵印出來借點新荷葉的清香全仗著好湯究竟沒意思誰家常吃他呢那一回呈樣的做了一回他今兒怎麼想起來了說著接了過來遞與個婦人吩咐厨房裡立刻拿幾隻鷄另外添了東西做出十碗湯來王夫人道要這些做什麼鳳姐兒笑道有個原故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做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單做給他吃老太太姑媽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托賴著連我也嘗個新兒賈母聽了笑道猴兒把你乖的拿著官中的錢做人情

說的大家笑了鳳姐也忙笑道這不相干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得起便回頭吩咐婦人說給厨房裡只管好生添補著做了在我帳上領銀子婆子答應著去了寶釵一旁笑道我來了這麼幾年留神看起來二嫂子憑他怎麼巧再巧不過老太太去賈母聽說便答道我的兒我如今老了那裡還巧什麼當日我像鳳哥兒這麼大年紀比他還來的呢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強遠了你姨娘可憐見的不大說話和木頭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獻好兒鳳姐嘴乖怎麼怨的人疼他寶玉笑道若這麼說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賈母道不大說話的又有

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到不如不說的好寶玉笑道這就是了我說大嫂子到不大說話呢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一樣看待若說單是會說話的可疼這些姐妹裡頭也只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賈母道提起姊妹們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千真萬真從我們家裡四個女孩兒算起都不如寶丫頭薛姨媽聽說忙笑道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王夫人忙又笑道老太太時常背地裡和我說寶丫頭好這到不是說假話寶玉勾著賈母原為讚林黛玉不想反讚起寶釵來到也意出望外便看著寶釵一笑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

了忽有人來請吃飯賈母方立起身來命寶玉好生養著罷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方扶著鳳姐兒讓著薛姨媽大家出房去了猶問湯好了不曾又問薛姨媽等想什麼吃只管告訴我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出來偺們吃薛姨媽道老太太也會慪他的時常弄了東西孝敬究竟又吃不多鳳姐兒笑道姑媽你到別這樣說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若不嫌人肉酸早已把我還吃了呢一句話沒說了引的賈母衆人都哈哈的笑起來寶玉在房裡也掌不住笑襲人笑道眞眞的二奶奶的嘴怕死人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他

身旁坐下了襲人笑道可是又忘了起寶姑娘在院子內你和他說煩他們的鶯兒來打上幾根絛子寶玉笑道虧你提起來說着便仰頭向窗外道寶姐姐吃過飯叫鶯兒來煩他打幾根絛子可得閒兒寶釵聽見回頭道怎麼不得閒兒一會叫他來就是了賈母等尚未聽真都止步問寶釵寶釵說明了賈母便說道好孩子你叫他來替你兄弟打幾根你要人使我那裡閒的丫頭多着的呢你喜歡誰只管叫來使喚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只管叫他來做就是了有什麼使喚的去處他天天也是閒着淘氣大家說着往前正走忽見湘雲平兒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

花呢見了他們走來都迎上來少頃出至園外王夫人恐賈母乏了便欲讓至上房內坐賈母也覺的腿酸便點頭依允王夫人便命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那時趙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與那婆娘丫頭們忙著打簾子立靠背鋪褥子賈母扶着鳳姐兒進來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王夫人親捧了茶來奉與賈母李宮裁捧與薛姨媽賈母向王夫人道讓他們小妯娌伏侍你在那裡坐了好說話兒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上坐下了便吩咐鳳姐兒道老太太的飯放在這裡添了東西來鳳姐兒答應出去便命人去賈母那邊告訴那邊的婆娘們

忙往外傳了丫頭們忙都赶過來王夫人便命請姑娘們去請了半天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迎春身上不耐煩不吃飯林黛玉是不消說十頓飯只好吃五頓衆人也不著意了少頃飯至衆人調放了桌子鳳姐兒用手巾裹了一把牙筯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姨媽不用讓還聽我說就是了賈母笑向薛姨媽道我們就是這樣薛姨媽笑著應了於是鳳姐放下四雙筯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放著菜鳳姐先忙著要干淨傢伙來替寶玉揀菜少頃荷葉湯來賈母看過了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裡便命玉釧與寶玉送去鳳姐道他一個拿不去可巧鶯兒和同喜兒都來了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便向鶯兒道寶二爺正叫你去打絡子你們兩個一同去罷鶯兒答應著同玉釧兒出來鶯兒道這麼遠怪熱的怎端了去玉釧笑道你放心我自有個道理說著便命一個婆子來將湯飯等類放在一個捧盒裡命他端了跟著他兩個卻空著手走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口玉釧兒方接了過來同鶯兒進入房中襲人麝月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見他兩個來了都忙起來笑道你們兩個怎麼來的碰巧一齊來了一面說一面接了下來玉釧便向一張小杌上坐了鶯

兒不敢坐下襲人便忙端了個脚踏來鶯兒還不敢坐寶玉見鶯兒來了卻到十分歡喜見了玉釧兒便想起他姐姐金釧兒來又是傷心又是慚愧便把鶯兒丟下且和玉釧兒說話了襲人見把鶯兒不理恐鶯兒沒好意思的又見鶯兒不肯坐便拉鶯兒出來到外邊房裡去吃茶說話去了這裡麝月等預備了碗筯來伺候吃飯寶玉只是不肯吃便問玉釧兒你母親身上好玉釧兒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寶玉半日方說了一個好字寶玉便覺沒趣半日只得又陪笑問道誰叫你替我送來的玉釧兒道不過是奶奶太太們寶玉見他還是哭喪着臉便知他是爲金釧兒的原故待要虛心下氣的哄他又見人多不好下氣的因而便尋方法將人都支出去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那玉釧兒先雖不欲理他只管見寶玉一些性氣也沒有憑他怎麼喪謗還是溫存和氣自己到不好意思的了臉上方有三分喜色寶玉便笑求他好姐姐你把那湯端了來我嚐嚐玉釧兒道我從不會餵人東西等他們來了再吃寶玉笑道我不是要你餵我我因爲走不動你遞給我吃了你好趕早回去交代了你好吃飯的我只管躭誤了時候你豈不餓壞了你要懶怠動我少不得忍了疼下去取來說著便要下床來扎掙起來禁不住噯喲之聲玉釧

兒見他這般忍耐不住起身說道躺下去罷那世裡造下了業這會子現世現報叫我那一個眼睛看得上一面說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端過湯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要生氣只管在這裡生罷見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氣些若還這樣你就要挨罵了玉釧兒道吃罷吃罷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說着催寶玉喝了兩口湯寶玉故意說不好吃不好吃玉釧兒道阿彌陀佛這樣不好吃什麽好吃呢寶玉道一點味兒也沒有你不信嚐一嚐就知道了玉釧兒果真賭氣嚐了一嚐寶玉笑道這可好吃了玉釧兒聽說方解過他的意思來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便說道你既說不吃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寶玉只管陪笑央求要吃玉釧兒又不給他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丫頭方進來時忽有人來回話說傅二爺家的兩個嬷嬷來請安來見二爺寶玉聽說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嬷嬷來了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原來都賴賈家的名聲得意賈政也著實看待與別個門生不同他那裡常遣人來走動寶玉素昔最厭勇男蠢婦的今日卻如何又命這兩個婆子進來其中原來有個緣故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名喚秋芳也是個閨瓊秀玉常人傳說才貌俱全雖目未親覩然遐思遥愛之心十分誠敬不

命他進來恐薄了傅秋芳因此連忙命讓進來那傅試原是暴發的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聰明過人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子要與豪門貴族結親不肯輕意許人所以躭誤到如今目今傅秋芳已二十三歲尚未許人怎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本是窮酸根基淺薄不肯求配那傅試與賈家親密也自有一段心事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極無知識的聞得寶玉要見進來只剛問了好說了沒兩句話那玉釧兒見生人來也不和寶玉廝鬧了手裡端着湯卻只顧聽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一面吃飯伸手去要湯兩個人的眼睛都看着人不想伸猛了手便將碗撞翻將湯潑了寶玉手上玉釧兒到不曾燙着嚇了一跳忙笑道這是怎麼了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寶玉自己燙了手到不覺的只管問玉釧兒燙了那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衆人都笑了玉釧兒道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寶玉听了方覺自己燙了衆人上來連忙收什寶玉也不吃飯了洗手吃茶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一行走一行談論這一個笑道怪道有人說他們家寶玉是像貌好裡頭糊塗中看不中吃的果然竟有些獃氣他自己燙了手到問别人疼不疼這可不是獃子那一

個又笑道我前一回來听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獃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罷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了魚就和魚兒說話見了明星月亮他便不是長吁短嘆的就是咕咕噥噥的且一點剛性也沒有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到了愛惜起東西來連個線頭都是好的遭塌起來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出園來回去不在話下且說襲人見人去了便攜了鶯兒過來問寶玉打什麼絛子寶玉笑向鶯兒道纔只顧說話就忘了你

煩你來不為別的也替我打幾根絛子鶯兒道裝什麼的絡子寶玉見問便笑道不管裝什麼的你都每樣打幾個罷鶯兒拍手笑道這還了得要這樣十年也打不完了寶玉笑道好姐姐你閑著也沒事都替我打了罷襲人笑道那裡一時都打得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鶯兒道什麼要緊不過是扇子香墜兒汗巾子寶玉道汗巾子就好鶯兒道汗巾子是什麼顏色寶玉道大紅的鶯兒道大紅的須是黑絡子纔好看或是石青的纔壓得住顏色寶玉道松花色配什麼鶯兒道松花配桃紅寶玉道這纔姣艷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姣艷鶯兒道葱綠柳黃我是最

愛的寶玉道也罷了也打一条桃紅再打一条葱綠鶯兒
道什麼花樣呢寶玉道也有幾樣花樣鶯兒道一炷香朝
天登象眼塊方勝連環梅花柳葉寶玉道前兒你替三姑
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鶯兒道是攢心梅花寶玉道就是
那樣好一面說一面襲人剛拿了線來窗外婆子說姑娘
們的飯都有了寶玉道你們吃飯去快吃了來罷襲人笑
道有客在這裡我們怎好去的鶯兒一面理線一面笑道
這話又打那裡說起正經快吃了飯來襲人等聽說方去
了只留下兩個小丫頭呼喚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一
面說閑話因問他十幾歲了鶯兒手裡打著一面答話十

六歲了寶玉道你本姓什麼鶯兒道姓黃寶玉笑道這個
名字到對了果然是個黃鶯兒鶯兒笑道我的名字本來
是兩個字叫個金鶯姑娘嫌拗口就单叫鶯兒如今就叫
開了寶玉道寶姐姐也筭疼你了到明日寶姐姐出嫁少
不得是你跟去了鶯兒抿嘴一笑寶玉笑道我常常和襲
人說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兒兩個呢鶯
兒笑道你道不知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上人都沒有的好
處呢模樣兒還在其次寶玉見鶯兒姣腔婉轉語笑如痴
早不勝其情了那堪更提起寶釵來便問道他好處在那
裡好姐姐告訴我聽鶯兒道我告訴你你可不許又告訴

他去寶玉笑道這個自然的正說著只聽見外頭說道怎麽這樣靜悄悄的二人回頭看時不是別人正是寶釵來了寶玉忙讓坐寶釵坐了因問鶯兒打什麽呢一面問一面向他手裡去瞧纔打了半截寶釵笑道這有什麽趣兒到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一句話提醒了寶玉便拍手笑道到是姐姐說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什麽顏色纔好寶釵道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用大紅又犯了色黃的又不起眼黑的又太暗等我想個法兒把那金線拿來配著黑珠兒線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絡子這纔好看寶玉聽說喜之不盡一疊連聲就叫襲人來取金線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告訴寶玉道今兒奇怪剛纔太太打發人替我送了兩碗菜來寶玉笑道必定是今兒菜多送給你們大家吃的襲人道不是指名給我來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寶釵笑道給你的你就吃去這有什麽猜疑的襲人道從來沒有的事倒叫我不好意思的寶釵抿嘴一笑說道這就不好意思了明兒還有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呢襲人聽了話內有因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自已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便再不提將菜與寶玉看了說洗了手來拿線說畢一直出去了吃過飯洗了手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此時寶

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這裡寶玉正看著打絡子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頭送了兩樣菓子來與他吃問他可走得了若走得動叫哥兒明兒過去散散心太太着實記掛着呢寶玉忙道若走得了必定過來請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請太太放心罷一面叫他兩個坐下一面又叫秋紋來把纔那菓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秋紋答應了剛欲去時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寶玉忙叫快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寶釵因晚間受薛蟠委曲又記掛母兄所以早起黛玉起得更早是專想寶玉又不好進院獨立花陰之下其千思萬想一夜無眠如畫紙上

鸚哥念詩獨念哭花二句可見黛玉無日不哭無日不念哭花詩又先引西廂二句以襯哭花詩文章既前後映照而黛玉之癡情亦描寫透澈

自寶釵來至家中句至薛蟠方出去句止一段文字是補寫寶釵早起回家後情事以了結昨晚薛蟠胡鬧一節

蓮葉羹梅花絡引出三十七回海棠社菊花題

寶玉想讚黛玉賈母偏讚寶釵更見賈母久已屬意

寶釵

玉釧金鶯亦是關照金玉良緣

夾寫傳秋芳一段形容寶玉癡獃

鶯兒正要說寶釵好處却被寶釵走來冲斷藏蓄大有意味

鶯兒正打梅花絡寶釵忽叫打玉絡又用金線配搭金與玉已相貼不離

黛玉線穗已經剪斷寶釵線絡從此結成

紅樓夢卷三十五終

紅樓夢卷三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話說賈母自王夫人處回來見寶玉一日好一日心中自是歡喜因怕將來賈政又叫他遂命人將賈政的親隨小廝頭兒喚來吩咐他已後倘有會人待客諸樣的事你老爺要叫寶玉你不用上來傳話就回他說我說一則打重了要著實將養幾個月纔走得二則他的星宿不利祭了星不見外人過了八月纔許出二門那小廝頭兒聽了領命而去賈母又命李嬷嬷襲人等來將此話說與寶玉使

他放心那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峩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今日得了這句話越發得了意不但將親戚朋友一槩杜絕了而且連家庭中晨昏定省一發都隨他的便了日日只在園中遊玩坐臥不過每日一清早到賈母王夫人處走走就回來了却每日甘心爲諸丫頭充役竟也得十分消閒日月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勸導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子也學的釣名沽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意造言原爲引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眞眞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衆人見他如此瘋顛也都不向他說正經話了獨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所以深敬黛玉閒言少述如今且說王鳳姐自見金釧兒死後忽見幾家僕人常來孝敬他些東西又不時的來請安奉承自已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這日又見人來孝敬他東西因晚間無人時笑問平兒平兒冷笑道奶奶連這個都想不起來了我猜他們的女兒都必是太太房裡的丫頭如今太太房裡有四個大的一個月一兩銀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個月只幾百錢如今金釧兒死了必定他們要弄這一兩銀子的巧宗兒呢鳳姐聽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

我看來這起人也太不知足錢也賺彀了苦事情又攤不着弄個丫頭搪塞身子就罷了又要想這個也罷了他們幾家的錢也不能容易花到我跟前這是他們自尋的送什麽來我就收什麽橫竪我有主意鳳姐兒安下這個心所以只管耽延着等那些人把東西送足了然後乘空方回王夫人這日午間薛姨媽母女兩個與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裡大家吃西瓜鳳姐兒得便回王夫人道自從玉釧兒的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個人了太太或看准了那個丫頭就吩咐了下月好發放月錢王夫人聽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說什麽是例必定四個五個的彀使就

罷了竟可以免了罷鳳姐笑道論理太太說的也是只是原是舊例別人屋裡還有兩個哩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兩銀子也有限的王夫人聽了又想一想道也罷這個分例只管關了來不用補人就把這一兩銀子給他妹妹玉釧兒罷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場沒個好結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個雙分子也不爲過鳳姐答應着回頭望着玉釧兒笑道大喜大喜玉釧兒過來磕了頭王夫人又問道正要問你如今趙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鳳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兩趙姨娘有環兄弟的二兩共是四兩另外四串錢王夫人道月月可都按數給他們鳳姐兒

問得奇忙道怎麼不按數給王夫人道前兒恍惚聽見有人抱怨說短了一串錢是什麼緣故鳳姐忙笑道姨娘們的丫頭月例原是人各一吊錢從舊年他們外頭商議的姨娘們每位丫頭分例減半人各五百錢每位兩個丫頭所以短了一吊錢這也抱怨不着我我到樂得給呢他們外頭又扣着我難道添上不成這個事我不過是接手兒怎麼來怎麼去由不得我做主我到說了兩三回仍舊添上這兩分的為是他們說只有這個數叫我難再說了如今我手裡每月連日子都不錯給他們呢先時在外頭關那個月不打饑荒何曾順順溜溜的得過一遭兒王夫人聽說就停了半晌又問老太太屋裡幾個一兩的鳳姐道八個如今只有七個那一個是襲人王夫人道這就是了你寶兄弟也並沒有一兩的丫頭們襲人還算老太太房裡的人鳳姐笑道襲人還是老太太的人不過給了寶兄弟使他這一兩銀子還在老太太的丫頭分例上領如今說因為襲人是寶玉的人裁了這一兩銀子斷乎使不得若說再添一個人給老太太這個還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須得環兄弟屋裡也添上一個纔公道均勻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個大丫頭每月人各月錢一吊佳蕙等八個小丫頭們每月人各月錢五百還是老太太的話別人如

何惱得氣得呢薛姨媽笑道只聽鳳丫頭的嘴到像倒了核桃車子似的只聽他的帳也淸楚理也公道鳳姐笑道姑媽難道我說錯了不成薛姨媽笑道說的何嘗錯只是你慢些說豈不省力鳳姐纔要笑忙又忍住了聽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鳳姐道明兒挑一個丫頭送去老太太使喚補襲人把襲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兩銀子裡拿出二兩銀子一吊錢來給襲人去已後凡事有趙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襲人的只是襲人的這一分都從我的分例上勻出來不必動官中的就是了鳳姐一一的答應了笑推薛姨媽道姑媽聽見了我素日說

的話如何今兒果然應了我的話薛姨媽道早就該如此模樣兒自然不用說的他的那一種行事大方說話見人和氣裡頭帶着剛硬要强這個實在難得王夫人含淚說道你們那裡知道襲人那孩子的好處比我的寶玉强十倍寶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彀得他長長遠遠的伏侍一輩子也就罷了鳳姐道旣這麼樣就開了臉明放他在屋裡豈不好王夫人道這不好一則年輕二則老爺也不許三則那寶玉見襲人是他丫頭總有放縱的事倒能聽他的勸如今做了跟前人那襲人該勸的也不敢十分勸了如今且渾着等再過兩三年再說說畢鳳姐見無話便轉

身出來剛至廊簷下只見有幾個執事的媳婦子正等他回事呢見他出來都笑道奶奶今兒回什麽事說了這半天可不要熱着鳳姐把袖子挽了幾挽跐着那角門的門檻子笑道這裡過堂風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訴衆人道你們說我回了這半日的話太太把二百年的事都想起來問我難道我不說罷又冷笑道我從今以後倒要幹幾件刻薄事了抱怨給太太聽我也不怕糊塗油蒙了心爛了舌頭不得好死的下作東西們別做娘的春夢了明兒一裹腦子扣的日子還有呢如今裁了丫頭的錢就抱怨了偺們也不想一想自已也配使三個丫頭一面罵一

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賈母話去不在話下却說薛姨媽等這裡吃畢西瓜又說一回閒話各自方散去寶釵與黛玉等回至園中寶釵因約黛玉往藕香榭去黛玉因說立刻要洗澡便各自散了寶釵獨自行來順路進了怡紅院意欲尋寶玉去談講以解午倦不想一入院中鴉雀無聞一並連兩隻仙鶴在芭蕉下都睡着了寶釵便順着游廊來至房中只見外間床上横三竪四都是丫頭們睡覺轉過十錦槅子來至寶玉的房内寶玉在床上睡着了襲人坐在身傍手裡做針線傍邊放着一柄白犀麈寶釵走近前去悄悄的笑道你也過於小心了這個屋裡還有蒼蠅

蚊子還拏蠅刷子赶什麽襲人不防猛抬頭見是寶釵忙放針線起身悄悄笑道姑娘來了我倒不防唬了一跳姑娘不知道雖然没有蒼蠅蚊子誰知有一種小虫子從這紗眼裡鑽進來人也看不見只睡着了咬一口就像螞蟻叮的寶釵道怨不得這屋子後頭又近水又都是香花兒這屋子裡頭又香這種虫子都是花心裡長的聞香就撲說着一面就瞧他手裡的針線原來是個白綾紅裡的兜肚上面扎着鴛鴦戲蓮的花樣紅蓮綠葉五色鴛鴦寶釵道噯喲好鮮亮活計這是誰的也値的費這麽大工夫襲人向床上抝嘴兒寶釵笑道這麽大了還帶這個襲人笑道他原是不帶所以特特做的好了叫他看見由不得不帶如今天熱睡覺都不留神哄他帶上了便是夜裡縱蓋不嚴些兒也就罷了你說這一個就用了工夫還没看見他身上帶的那一個呢寶釵笑道也虧你奈煩襲人道今兒做的工夫大了脖子低的怪酸的又笑道好姑娘你略坐一坐我出去走走就來說着就走了寶釵只顧看着活計便不留心一蹲身剛剛的也坐在襲人方纔坐的那個所在因又見那個活計實在可愛不由的拿起針來就替他作不想林黛玉因遇見史湘雲約他來與襲人道喜二人來至院中見靜悄悄的湘雲便轉身先到廂房裡去找

襲人林黛玉却來至窗外隔着窗紗往裡一看只見寶玉穿着銀紅紗衫子隨便睡着在床上寶釵坐在身傍做針線傍邊放着蠅刷子林黛玉見了這個景兒連忙把身子一藏手握着嘴不敢笑出來招手兒叫湘雲湘雲一見他這般光景只當有什麼新聞忙也來一看也要笑時忽然想起寶釵素日待他厚道便忙掩住口知道黛玉口裡不讓人怕他取笑便忙拉過他來道走罷我想起襲人來他說午間要到池子裡去洗衣裳想必去了偺們那裡找他去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兩聲只得隨他走了這裡寶釵只剛做了兩三個花瓣忽見寶玉在夢中喊駡說和尚道

上的話如何信得什麼是金玉姻緣我偏說是木石姻緣薛寶釵聽了這話不覺怔了忽見襲人走進來笑道還沒有醒呢寶釵搖頭襲人又笑道我纔碰見林姑娘史大姑娘他們可有進來寶釵道沒見他們進來因向襲人笑道他們沒告訴你什麼襲人紅了臉笑道總不過是他們那些頑話有什麼正經說的寶釵笑道今兒他們說的可不是頑話我正要告訴你呢你又忙忙的出去了一句話未完只見鳳姐打發人來叫襲人寶釵笑道就是爲那話了襲人只得喚起兩個丫頭來一同寶釵出怡紅院自往鳳姐這裡來果然是告訴他這話又教他與王夫人磕頭且

不必去見賈母到把襲人不好意思的見過王夫人急忙回來寶玉已醒了問起原故襲人且含糊答應至夜間人靜襲人方告訴了寶玉喜不自禁又向他笑道我可看你回家去不去了那一回往家裡走了一輌回來就說你哥哥要贖你又說在這裡沒着落終久算什麽說那些無情無義的生分話唬我從今以後我可看誰來敢叫你去襲人聽了便冷笑道你到別這麽說從此以來我是太太的人了我要走連你也不必告訴只回了太太便走寶玉笑道便就算我不好你回了太太竟去了教別人聽見說我不好你去了你也沒意思襲人笑道有什麽沒意思難道

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再不然還有一個死呢人活一百歲橫竪要死這一口氣不在聽不見看不見就罷了寶玉聽見這話便忙握他的嘴說道罷罷罷不用你說這些話了襲人深知寶玉性情古怪聽見奉承吉利話又厭虛而不實聽了只些盡情實話又生悲感便悔自己冒撞了連忙笑着用話截開只揀那寶玉素日喜歡的春風秋月再那談及粉淡脂紅然後談到女兒如何好不覺又談到女兒死襲人忙掩住口寶玉聽至濃快處見他不說了便笑道人誰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究竟何如不死的好

必定有昏君他方諫他只顧他邀名猛拚一死將來置君於何地必定有刀兵他方戰猛拚一死他只顧圖汗馬之名將來棄國於何地所以這皆非正死襲人道忠臣良將皆出於不得已他纔死寶玉道那武將不過仗血氣之勇疎謀少略他自已無能送了性命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兩句書記在心裡若朝庭少有瑕疵他就胡彈亂諫只顧他邀忠烈之名濁氣一湧即時拚死這難道也是不得已還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他非聖人那天也斷斷不把這萬幾重任與他了可知他那些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比如我此時若果有造

化該死於時的如今趂你們在我就死了再能㲉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的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托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襲人忽見說出這些瘋話來忙說困了不理他那寶玉方合眼睡着至次日也就丢開了一日寶玉因各處游的煩膩便想起牡丹亭曲子來自已看了兩遍猶不愜懷因聞得梨香院的十二個女孩兒中有小旦齡官最是唱的好因着意出角門來找時只見寶官玉官都在院內見寶玉來了都笑讓坐寶玉因問齡官在那裡都告訴他說在他房裡呢寶玉忙至他房內只見齡官獨自倒在枕

上見他進來文風不動寶玉身傍坐下又素昔與別的女孩子頑慣了的只當齡官也同別人一樣因進前來陪笑央他起來唱裊晴絲一套不想齡官見他坐下忙抬身起來躲避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見他坐正了再一細看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又見如此景況從來未經過這番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寶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說了出來寶官便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他唱是必唱的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因問薔哥兒那裡去了寶官道纔出去了一定就

是齡官要什麼他去變弄去了寶玉聽了以為奇特少站片時果見賈薔從外頭來了手裡提着個雀兒籠子上面扎着小戲臺並一個雀兒興興頭頭往裡來找齡官見了寶玉只得站住寶玉問他是個什麼雀兒會啣旗串戲賈薔笑道是個玉頂金頭寶玉道多少錢買的賈薔道一兩八錢銀子一面說一面讓寶玉坐自己往齡官房裡來寶玉此刻把聽曲子的心都沒了且要看他和齡官是怎麼樣只見賈薔進去笑道你來瞧這個頑意兒齡官起身問是什麼賈薔道買了雀兒你頑省得天天悶的無個開心的我先頑個你看說着便拿些穀子哄的那個雀兒果然

在那戲臺上亂串啣鬼臉旗幟眾女孩子道有趣獨齡官冷笑了兩聲賭氣仍睡着去了賈薔還只管陪笑問他好不好齡官道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牢什子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偏生幹這個你分明弄了他來打趣形容我們還問我好不好賈薔聽了不覺忙起來連忙賭神發誓又道今兒我那裡的脂油蒙了心費一二兩銀子買他來原說解悶就沒有想到這上頭罷罷放了生免你的災病說着果然將那雀兒放了一頓把將籠子拆了齡官還說那雀兒雖不如人他也有個老雀兒在窩裡你拿了他來弄這個勞什子也忍得今兒我咳嗽出兩口血來太太打發人來找你叫你請大夫來細問問你且弄這個來取笑兒偏是我這沒人管的沒人理的又偏病賈薔聽說連忙說道昨兒晚上我問了大夫他說不相干吃兩劑藥後兒再瞧誰知今兒又吐了這會子就請他去說着便要請去齡官又叫站住這會子大毒日頭地下你賭氣子去請了來我也不瞧賈薔聽如此說只得又站住寶玉見了這般景況不覺痴了這纔領會過畫薔深意自己站不住便抽身走了賈薔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人倒是別的女孩子送了出來那寶玉一心裁奪盤算痴痴的回至怡紅院中正值林黛

玉和襲人坐着說話兒呢寶玉一進來就和襲人長嘆說道我昨兒晚上的話竟說錯了怪道老爺說我是管窺蠡測昨夜說你們的眼淚單葬我這就錯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從此後只是各人得各人的眼淚罷了襲人只道昨夜不過是些頑話已經忘了不想寶玉又提起來便笑道你可真真有些瘋了寶玉默默不對自此深悟人生情緣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傷不知將來葬我灑淚者為誰且說林黛玉當下見了寶玉如此形像便知是又從那裡着了魔來也不便多問因說道我纔在舅母跟前聽見說明兒是薛姨媽的生日叫我順便來問你出去不出去你打發人前頭說一聲去寶玉道上回連大老爺的生日我也沒去這會子我又去倘或碰見了人呢我一槩都不去這麼怪熱的又穿衣裳我不去姨媽也未必惱襲人忙道這是什麼話他比不得大老爺這裡又住的近又是親戚你不去豈不叫他思量你怕熱只清早起來到那裡磕個頭吃鍾茶再來豈不好看寶玉尚未說話黛玉便先笑道你看着人家趕蚊子的分上也該去走走寶玉不解忙問怎麼趕蚊子襲人便將昨日睡覺無人作伴寶姑娘坐了一坐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了忙說不該我怎麼睡着了就褻瀆了他一面又說明日必去正說着忽見史湘雲穿得齊

齊整整走來辭說家裡打發人來接他寶玉黛玉聽說忙站起來讓坐史湘雲也不坐寶黛兩個只得送他至前面那史湘雲只是眼淚汪汪的見有他家人在跟前又不敢十分委屈少時寶釵趕來愈覺纏綿難捨還是寶釵心內明白他家人若回去告訴了他嬸娘待他家去又恐怕受氣因此倒催他走了衆人送至二門前寶玉還要往外送他倒是史湘雲攔住了一時回身又叫寶玉到跟前悄悄的囑咐道便是老太太想不起我來你時常提着好等老太太打發人接我去寶玉連連答應了眼看着他上車去了大家方纔進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若不吩咐小使過了八月方許寶玉出二門則此四五月中寶玉在園中諸事無從細敘此文章開展法

寶釵輩時常見機勸導惟黛玉自幼不勸寶玉立身揚名作者只用閒筆一寫以省絮煩而黛玉之一味情癡不知正道已顯然可見

借衆人想要金釧月錢引出王夫人厚待襲人與周趙二姨一樣接筍自然

鳳姐說環兒弟該添一個丫頭是反挑筆

寶釵刺綉尚可蠅刷實在可疑不但黛玉疑湘雲亦不免于疑

借寶玉夢中說出木石姻緣直伏後來出走情事

寶釵告訴襲人的話是在同出怡紅院一面走一面說的書中藏而不露妙極

寶玉議論忠臣良將皆非正死又說到自已即死于此時一派獃話總因通靈爲情欲蒙蔽之故

寶玉要得衆人眼淚漂化屍身又因齡官鍾情賈薔說不能全得衆人眼淚是總結三十三回寶玉受責後衆多眼淚

寶玉悟人生情緣各有定分其悟雖是其迷愈甚

齡官一層固是宜明三十回中畫字之意實是爲黛玉陪襯雀兒串戲是鸚哥念詩陪襯

湘雲忽然回去引起不入海棠社臨行悄囑寶玉引起同擬菊花題兩番詩會便不合掌

紅樓夢卷三十六終

三十七回
四十一回

紅樓夢

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9

紅樓夢卷三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話說史湘雲囘家後寶玉等仍不過在園中嬉遊吟咏不題且說賈政自元妃歸省之後居官更加勤愼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見他人品端方風聲淸肅雖非科第出身却是書香世代因特將他點了學差也無非是選拔眞才之意這賈政只得奉了旨擇于八月二十日起身是日拜别過宗祠及賈母起身而去寶玉等如何送行以及賈政出差外面諸事不及細述單表寶玉自賈政起身之後每日在

文庫11
D246
9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14

園中任意縱性遊蕩真把光陰虛度歲月空添這日甚覺無聊便往賈母王夫人處來混了一混仍舊進園來了剛換了衣服只見翠墨進來手裡拿著一副花箋送與他寶玉因道可是我忘了要瞧瞧三妹妹去的可好些了你偏走來翠墨道姑娘好了今兒也不吃藥了不過是涼着一點兒寶玉聽說便展開花箋看時上面寫道

妹探謹啟

二兄文几前夕新霽月色如洗因惜清景難逢未忍就臥漏已三轉猶徘徊桐檻之下竟爲風露所欺致獲採新之患昨親勞撫囑已復遣侍兒問切兼以鮮荔並眞卿墨蹟見賜抑何惠愛之深耶今因伏几處默忽思歷來古人處名攻利敵之塲猶置北山滴水之區遠招近揖投轄攀轅務結二三同志盤桓其中或豎詞壇或開吟社雖因一時之偶興每成千古之佳談妹雖不才幸叨陪泉石之間兼慕薛林雅調風庭月榭惜未讌集詩人帘杏溪桃或可醉飛吟盞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耶若蒙踏雪而來敢請掃花以俟謹啟

寶玉看了不覺喜的拍手笑道倒是三妹妹高雅我如今就去商議一面說一面就走翠墨跟在後面剛到了沁芳

亭只見園中後門上值日的婆子手裡拿著一個字帖兒走來見了寶玉便迎上去口內說道芸哥兒請安在後門等著呢這是叫我送來的寶玉打開看時寫道

不肖男芸恭請

父親大人萬福金安男思自蒙

天恩認於膝下日夜思一孝順竟無可孝順之處前因買辦花草上托

大人洪福竟認得許多花兒匠並認得許多名園前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只弄得兩盆

大人若視男是親男一般便留下賞玩因近日天氣暑熱恐園中姑娘們不便故不敢面見奉書恭啓並叩

台安男芸跪書一笑

寶玉看了笑問道獨他來了還有什麽人婆子道還有兩盆花兒寶玉道你出去說我知道了難得他想著你便把花兒送到我屋裡去就是了一面說一面同翠墨往秋爽齋來只見寶釵黛玉迎春惜春已都在那裡了衆人見他進來都大笑說又來了一個探春笑道我不算俗偶然起了個念頭寫了幾個帖兒試一試誰知一招皆到寶玉笑道可惜遲了早該起個社的黛玉說道此時還不筭遲也沒什麽可惜但是你們只管起社可別算我我是不敢的

迎春笑道你不敢誰還敢呢寶玉道這是一件五經大事大家鼓舞起來不要你謙我讓的各有主意只管說出來大家評論寶姐姐也出個主意林妹妹也說句話兒寶釵道你忙什麼人還不全呢一語未了李紈也來了進門笑道雅的很呀要起詩社我自舉我掌壇前兒春天我原有這個意思的我想了一想我又不會做詩瞎鬧些什麼因而也忘了就沒有說既是三妹妹高興我就幫你作興起來黛玉道既然定要起詩社咱們就是詩翁了先把這些姐妹叔嫂的字樣改了纔不俗李紈道極是何不起個別號彼此稱呼倒雅我是定了稻香老農再無人占的探

笑道我就是秋爽居士罷寶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確又累贅這裡梧桐芭蕉儘有或指桐蕉起個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是喜芭蕉的就稱蕉下客罷眾人都道別緻有趣黛玉笑道你們快牽了他去燉了肉脯子來吃酒眾人不解黛玉笑道莊子云蕉葉覆鹿他自稱蕉下客可不是一隻鹿麼快做了鹿脯來眾人聽了都笑起來探春因笑道你別忙使巧話來罵人我已替你想了個極當的美號了又向眾人道當日娥皇女英灑淚在竹上成斑故今斑竹又名湘妃竹如今他住的是瀟湘館他又愛哭將來他那竹子想來也是要變成斑竹的以後都叫他做瀟湘妃子

就完了大家聽說都拍手叫妙林黛玉低了頭也不言語李紈笑道我替薛大妹妹也早已想了個好的也只三個字衆人忙問是什麽李紈道我是封他爲蘅蕪君不知你們以爲如何探春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寶釵笑道你的號早有了無事忙三字恰當得狠李紈道你還是你的舊號絳洞花主就是了寶玉笑道小時候幹的營生還提他做什麽探春道你的號多得狠又起什麽我們愛叫你什麽你就答應著就是了寶釵道還得我送你個號罷有最俗的一個號却於你最當天下難得的是富貴又難得的是閒散這兩樣再不能兼有

不想你兼有了就叫你富貴閒人也罷了寶玉笑道當不起當不起倒是隨你們混叫去罷李紈道二姑娘四姑娘起個什麽號迎春道我們又不大會詩白起個號做什麽探春道雖如此也起個纔是寶釵道他住的是紫菱洲就叫他菱洲四丫頭在藕香榭就叫他藕榭就完了李紈道就是這樣好但序齒我大你們都要依我的主意管教說了大家合意我們七個人起社我和二姑娘四姑娘都不會做詩須得讓出我們三個人去我們三個人各分一件事探春笑道已有了號還只管這樣稱呼不如不有了以後錯了也要立個罰約纔好李紈道立定了社再定罰約我

那裡地方大竟在我那裡作社我雖不能做詩這些詩人竟不厭俗客我做個東道主人我自然也清雅起來了于是要推我做社長我一個社長自然不彀必要再請兩位副社長就請菱洲藕榭二位學究來一位出題限韻一位謄錄監場亦不可拘定了我們三個不做若遇見容易些的題目韻脚我們也隨便做一首你們四個却是要限定的若如此便起若不依我我也不敢附驥了迎春惜春本性懶於詩詞又有薛林在前聽了這話便深合已意二人皆說是極探春等也知此意見他二人悅服也不好强只得依了因笑道這話罷了只是自想好笑好好的我起了個主意反叫你們三個來管起我來了寶玉道旣這樣咱們就往稻香村去李紈道都是你忙今日不過商議了等我再請寶釵道也要議定幾日一會纔好探春道若只管會的多又沒趣了一月之中只可兩三次寶釵說道一月只要兩次就彀了擬定日期風雨無阻除這兩日外倘有高興的他情愿加一社的或請到他那裡去或附就了來亦可使得豈不活潑有趣衆人都道這個主意最好探春道這原係我起的主意我須得先做個東道主人方不負我這高興李紈道旣這樣說明日你就先開一社如何探春道明日不如今日就是此刻好你就出題菱洲限韻藕

拈鬮監場迎春道依我說也不必隨一人出題限韻竟是拈鬮公道李紈道方纔我來時看見他們抬進兩盆白海棠來倒是好花你們何不就咏起他來迎春道花還未賞先倒做詩寶釵道不過是白海棠又何必定要見了纔做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等見了做如今也沒這些詩了迎春道旣如此待我限韻說着走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隨手一揭這首詩竟是一首七言律遞與衆人看了都該做七言律迎春掩了詩又向一個小丫頭道你隨口說一個字來那丫頭正倚門立着便說了個門字迎春笑道就是門字韻十三元了這頭一個韻定要門字說著又要了韻牌匣子過來抽出十三元一屜又命那小丫頭隨手拿四塊那丫頭便拿了盆魂痕昏四塊來寶玉道這盆門兩個字不大好做呢侍書一樣預備下四分紙筆便都悄然各自思索起來獨黛玉或撫弄梧桐或看秋色或又和丫環們嘲笑迎春又命丫鬟點了一支夢甜香原來這夢甜香只有三寸來長有燈草粗細以其易燼故以此爲限如香燼未成便要受罰一時探春便先有了自已提筆寫出又改抹了一回遞與迎春因問寶釵蘅蕪君你可有了寶釵道有却有了只是不好寶玉背著手在迴廊上踱來踱去因向黛玉說道你聽他們都有了黛玉

道你別管我寶玉又見寶釵已謄寫出來因說道了不得香只剩了一寸了我纔有了四句又向黛玉道香要完了只管蹲在那潮地下做什麽黛玉也不理寶玉道我可顧不得你了好歹也寫出來罷說著也走在案前寫了李紈道我們要看詩了若看完了還不交卷是必罰的寶玉道稻香老農雖不善作却善看又最公道你就評閱優劣我們都服的衆人都道自然於是先看探春的稿上寫道

咏白海棠

斜陽寒草帶重門苔翠盈鋪雨後盆玉是精神難比潔雪爲肌骨易銷魂芳心一點嬌無力倩影三更月有痕莫謂縞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黃昏

大家看了稱賞一回又看寶釵的道

珍重芳姿晝掩門自攜手甕灌苔盆胭脂洗出秋階影冰雪招來露砌魂淡極始知花更艷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宜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

李紈笑道到底是蘅蕪君說著又看寶玉的道

秋容淺淡映重門七節攢成雪滿盆出浴太眞冰作影捧心西子玉爲魂曉風不散愁千點宿雨還添淚一痕獨倚畫欄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黃昏

大家看了寶玉說探春的好李紈終要推寶釵這詩有身

分因又催黛玉黛玉道你們都有了說著提筆一揮而就擲與衆人李紈等看他寫道

半捲湘簾半掩門、碾冰爲土玉爲盆

看了這句寶玉先喝起彩來只說從何處想來又看下面道

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

衆人看了也都不禁叫好說果然比別人又是一樣心腸又看下面道

月窟仙人縫縞袂秋閨怨女拭啼痕嬌羞默默同誰訴倦倚西風夜已昏

衆人看了都道是這首爲上李紈道若論風流別致自是這首若論含蓄渾厚終讓蘅藁探春道這評的有理瀟湘妃子當居第二李紈道怡紅公子是壓尾你服不服寶玉道我的那首原不好這評的最公又笑道只是蘅瀟二首還要斟酌李紈道原是依我評論不與你們相干再有多說者必罰寶玉聽說只得罷了李紈道從此後我定于每月初二十六這兩日開社出題限韻都要依我這其間你們有高興的只管另擇日子補開那怕一個月每天都開社我也不管只是到了初二十六這兩日是必往我那裡去寶玉道到底要起個社名纔是探春道俗了又不好忒

新了刁鑽古怪也不好可巧纔是海棠詩開端就叫個海棠詩社罷雖然俗些因真有此事也就不礙了說畢大家又商議了一回略用些酒菓方各自散去也有回家的也有往賈母王夫人處去的當下無話且說襲人因見寳玉看了字帖兒便慌慌張張同翠墨去了也不知何事後來又見後門上婆子送了兩盆海棠花來襲人問那裡來的婆子們便將前番緣故說了襲人聽說便命他們擺好讓他們在下房裡坐了自已走到房內稱了六錢銀子封好又拿了三百錢走來都遞與那兩個婆子道這銀子賞那抬花兒的小子們這錢你們打酒喝罷那婆子們站起來眉開眼笑千恩萬謝的不肯受見襲人執意不收方領了襲人又道後門上外頭可有該班的小子們婆子忙應道天天有四個原預備裡面差使的姑娘有什麽差使我們吩咐去襲人笑道我有什麽差使今兒寳二爺要打發人到小侯爺家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可巧你們來了順便出去叫後門上小子們僱輛車來回來你們就往這裡拿錢不用叫他們往前頭混碰去婆子答應著去了襲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東西與史湘雲送去却見槅子上碟槽空著因回頭見晴雯秋紋麝月等都在一處做針黹襲人問道這一個纏絲白瑪瑙碟子那裡去了衆人見問你看

我我看你都想不起來半日晴雯笑道給三姑娘送荔枝去的還沒送來呢襲人道家常送東西的傢伙多巴巴的拿這個去晴雯道我何常不是這樣說這個碟子配上鮮荔枝纔好看我送去三姑娘也見了說好看連碟子放著就沒帶來你再瞧那槅子儘上頭的一對聯珠瓶還沒收來呢秋紋笑道提起這瓶來我又想起笑話來了我們寶二爺說聲孝心一動也孝敬到二十分那日見園裡桂花折了兩枝原是自已要插瓶的忽然想起來說這是自已園裡纔開新的鮮花兒不敢自已先頑巴巴的把那一對瓶拿下來親自灌水插好了叫個人拿著親自送一瓶進

老太太又進一瓶與太太誰知他孝心一動連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見了這樣喜的無可不可見人就說到底是寶玉孝順我連一枝花兒也想的到別人還只抱怨我疼他你們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說話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那日竟叫人拿幾百錢給我說我可憐見的生的單弱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氣幾百錢是小事難得這個臉面及至到了太太那裡太太正和二奶奶趙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當日年輕的顏色衣裳不知要給那一個一見了連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兒又有二奶奶在傍邊湊趣兒誇寶二爺又

是怎樣孝敬又是怎樣知好歹有的沒的說了兩車話當着衆人太太臉上又增了光堵了衆人的嘴太太越發喜歡了現成的衣裳就賞了我兩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橫竪也得却不像這個彩頭晴雯笑道呸沒見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好的給了人挑剩下的纔給你你還充有臉呢秋紋道憑他給誰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給別人剩的給我也罷了一樣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的纔給我我寕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秋紋忙問道給這屋裡誰的我因爲前日病了幾天家去了不知是給誰的好姐姐你告訴我知道晴雯道我告訴了你難道你這會退還太太去不成秋紋笑道胡說我自聽了歡喜歡喜那怕給這屋裡的狗剩下的我只領太太的恩典也不去管別的事衆人聽了都笑道駡的巧可不是給了那西洋花點子哈巴兒了襲人笑道你們這起爛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兒一個個不知怎麼死呢秋紋笑道原來姐姐得了我實在不知道我賠個不是罷襲人笑道少輕狂罷你們誰取了碟子來是正經麝月道那瓶也該得空收來了老太太屋裡還罷了太太屋裡人多手雜別人還可已趙姨奶奶一夥的人見是這屋裡的東西又

該使黑心弄壞了纔罷太太也不大管這些不如早些收來正經晴雯聽說便擲下針黹道這話倒是等我取去秋紋道還是我取去罷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道我偏取一遭兒是巧宗兒你們都得了難道不許我得一遭兒麝月笑道統共秋丫頭得了一遭兒衣裳那裡今兒又巧你也遇見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雖然碰不見衣裳或者太太看見我勤謹一個月也把太太的公費裡分出二兩銀子來給我也定不得說著又笑道你們別和我粧神弄鬼的什麼事我不知道一面說一面往外跑了秋紋也同他出來自去探春那裡取了碟子來襲人打點齊備東西

叫過本處的一個老宋媽媽來向他說道你先好生梳洗了換了出門的衣裳來如今打發你與史大姑娘送東西去宋嬤嬤道姑娘只管交給我有話說與我我收拾了就好一順去襲人聽說便端過兩個小攝絲盒子來先揭開一個裡面裝的是紅菱雞頭兩樣鮮菓又揭那一個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又說道這都是今年偺們這裡園裡新結的菓子寶二爺送來與姑娘嚐嚐再前日姑娘說這瑪瑙碟子好姑娘就留下頑罷這絹包兒裡頭是姑娘上日叫我做的活計姑娘別嫌粗糙將就著用罷替我們請安替二爺問好就是了宋嬤嬤道寶二爺不知還

有什麽說的姑娘再問問去回來別又說忘了襲人因問秋紋方纔可是在三姑娘那裡麽秋紋道他們都在那裡商議起什麽詩社呢又都做詩想來沒話你只管去罷宋嬤嬤聽了便拿東西出去穿戴了襲人又囑咐他們從後門出去有小子和車等著呢宋嬤嬤去了不在話下一時寶玉回來先忙著看了一回海棠至房內告訴襲人起詩社的事襲人也把打發宋嬤嬤與史湘雲送東西去的話告訴了寶玉寶玉聽了拍手道偏忘了他我自覺心裡有件事只是想不起來虧你提起來正要請他去這詩社裡若少了他還有個什麽意思襲人勸道什麽要緊不過頑

意兒他比不得你們自在家裡又作不得主兒告訴他他要來又由不得他若不來他又牽腸掛肚的沒的叫他不受用寶玉道不妨事我回老太太打發人接他去正說着宋嬤嬤已經回來道生受與襲人道乏又說問二爺做什麽呢我說和姑娘們起什麽詩社做詩呢史姑娘道他們做詩也不告訴他去急的了不得寶玉聽了轉身便往賈母處來立逼著叫人接去賈母因說今兒天晚了明日一早去寶玉只得罷了回來悶悶的次日一早便又往賈母處來催逼人接去直到午後史湘雲纔來了寶玉方放了心見面時就把始末原由告訴他又要與他詩看李紈等

因說道且別給他看先說與他韻腳他後來的先罰他和了詩若好便請入社若不好還要罰他一個東道再說湘雲笑道你們忘了請我我還要罰你們呢就拿韻來我雖不能只得勉強出醜容我入社掃地焚香我也情愿衆人見他這般有趣越發喜歡都埋怨昨日怎麽忘了他遂忙告訴他詩韻史湘雲一心興頭等不得推敲刪改一面只管和人說著話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隨便的紙筆錄出先笑說道我却依韻和了兩首好歹我都不知不過應命而已說著遞與衆人衆人道我們四首也算想絕了再一首也不能了你倒弄了兩首那裡有許多話說必要重了我們的一面說一面看時只見那兩首詩寫道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門種得藍田玉一盆自是霜娥偏愛冷非關倩女欲離魂秋陰捧出何方雪雨漬添來隔宿痕却喜詩人吟不倦豈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階通蘿薜門也宜牆角也宜盆花因喜潔難尋偶人爲悲秋易斷魂玉燭滴乾風裡淚晶簾隔破月中痕幽情欲向嫦娥訴無奈虛廊月色昏

衆人看一句驚訝一句看到了讚到了都說這個不枉做

了海棠詩眞該要起海棠社了史湘雲道明日先罰我的東道就讓我先邀一社可使得衆人道這更妙了因又將昨日的詩與他評論了一回至晚寶釵將湘雲邀往蘅蕪苑去安歇湘雲燈下計議如何設東擬題寶釵聽他說了半日皆不妥當因向他說道旣開社便要作東雖然是個頑意兒也要瞻前顧後又要自已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後方大家有趣你家裡你又做不得主一個月統共那幾弔錢你還不彀使這會子又幹這沒要緊的事你嬸娘聽見了一發抱怨你了况且你就都拿出來做這個東也不彀難道爲這個家去要不成還是和這裡要呢一席話提醒了湘雲倒躊躕起來寶釵道這個我已經有個主意我們當鋪裡有一個夥計他家田裡出的好螃蠏前兒送了幾個來現在這裡的人從老太太起連上屋裡的人有多一半都是愛喫螃蠏的前日姨娘還說要請老太太在園裡賞桂花喫螃蠏因爲有事還沒有請你如今且把詩社別提起只普統一請等他們散了偺們有多少詩做不得的我和我哥哥說要他幾簍極肥極大的螃蠏來再往鋪子裡取上幾罈好酒來再備四五桌菓碟豈不又省事又大家熱鬧了湘雲聽了心中自是感服極讚想的週到寶釵又笑道我是一片眞心爲你的話你千萬别多心想

著我小看了你咱們兩個就白好了你若不多心我就好呌他們辦去湘雲忙笑道好姐姐你這樣說倒多心待我了我憑他怎麽糊塗連個好歹也不知還成個人哩我若不把姐姐當親姐姐一樣看待上回那些家常煩難事也不肯盡情告訴你了寶釵聽說便喚一個婆子來出去和大爺說照前日的大螃蟹要幾簍來明日飯後請老太太姨娘賞桂花你說大爺好歹别忘了我今兒已請下了人了那婆子出去說明回來無話這裡寶釵又向湘雲道詩題也不要過於新巧了你看古人中那裡有那些刁鑽古怪的題目和那極險的韻若題目過於新巧韻過於險再不得好詩終是小家子氣詩固然怕說熟話然亦不可過於求生只要頭一件主意清新措詞就不俗了究竟這也算不得什麽還是紡績針黹是你我的本等一時閒了倒是于身心有益的書看幾章是正經湘雲只答應著因笑道我如今心裡想著昨日做了海棠詩我如今要做個菊花詩如何寶釵道菊花倒也合景只是前人太多了湘雲道我也是如此想著恐怕落套寶釵想了一想說道有了如今以菊花爲賓以人爲主竟擬出幾個題目來都要兩個字一個虚字一個實字實字就用菊字虚字便用通用門的如此又是咏菊又是賦事前人也沒狠做也不能落

奚賦景咏物兩關著又新鮮又大方湘雲笑道這却狠好只是不知用何等虛字纔好你先想一個我聽聽寶釵想了想笑道菊夢就好湘雲笑道果然好我也有一個菊影可使得寶釵道也罷了只是也有人做過若題目多這個也搭的上我又有了一個湘雲道快說出來寶釵道問菊如何湘雲拍案叫妙因接說道我也有了訪菊如何寶釵也讚有趣因說道索性提出十個來寫上再來說著二人研墨蘸筆湘雲便寫寶釵便念一時湊了十個湘雲看了一遍又笑道十個還不成幅索性湊成十二個便全了也如人家的字畫冊頁一樣寶釵聽說又想了兩個一共湊成十二個說道既這樣一發編出他個次序先後來湘雲道如此更妙竟弄成個菊譜了寶釵道起首是憶菊憶之不得故訪第二是訪菊訪之既得便種第三是種菊種既盛開故相對而賞第四是對菊相對而興有餘故折來供瓶為玩第五是供菊既供而不吟亦覺菊無彩色第六便是咏菊既入詞章不可以不供筆墨第七便是畫菊既為畫菊如是碌碌究竟不知菊有何妙處不禁有所問第八便是問菊菊如何解語使人狂喜不禁第九是簪菊如此人事雖盡猶有菊之可咏者菊影菊夢二首續在第十第十一末卷便以殘菊總收前題之感這便是三秋的妙景

妙事都有了湘雲依言將題錄出又看了一回又問該限何韻寶釵道我平生最不喜限韻分明有好詩何苦爲韻所縛偺們別學那小家派只出題不拘韻原爲大家偶得了好句取樂並不爲以此難人湘雲道這話狠是這樣大家的詩還進一層但只偺們五個人這十二個題目難道每人做十二首不成寶釵道那也太難人了將這題目謄好都要七言律詩明日貼在牆上他們看了誰能那一個就做那一個有力量者十二首都做也可不能的作一首也可高才捷足者爲尊若十二首已全便不許他赶著又做罰他便完了湘雲道這也罷了二人商議妥貼方纔息燈安寢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八月將終賈母所限寶玉出門之期已近乃賈政又奉差遠出寶玉更可任意游蕩以便敘及結社等事文章生波再展浹

探春纔起意結社賈芸適送白海棠借此立名便不着迹

探春札甚雅芸兒字極俗映襯好看

寶玉別號有三個又聽人混叫活變不板

末見白海棠先擬詩社題與後文菊花題不用實字

用虛字俱是文章避實法

李紈評詩以寶釵詩含蓄渾厚取爲第一眼力見識
甚高

各人海棠詩俱暗寫各人性情遭際而黛玉更覺顯
露

借送菓品引出史湘雲又借尋瑪瑙引出送桂花爲
下文賞桂伏筆

王夫人給襲人碗菜月錢是明寫給衣服在衆丫頭
口中說出是暗寫一樣事兩樣寫法方不雷同

湘雲補詩二首第一首是寶釵影子第二首是黛玉
影子

海棠是初起小社連湘雲補作只有六首菊花是續
起大社故有十二首

海棠結社已伏九十四回之花妖

寶釵想出賞桂吃蟹代湘雲作東遍請一家文章開
拓變換既照應寶玉送桂花又引起下回借蟹譏諷
一層

紅樓夢卷三十七終

紅樓夢卷三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蠏咏

話說寶釵湘雲計議已定一宿無話湘雲次日便請賈母等賞桂花賈母等都說道倒是他有興頭須要擾他這雅興至午果然賈母帶了王夫人鳳姐兼請薛姨媽等進園來賈母因問那一處好王夫人道憑老太太愛在那一處就在那一處鳳姐道藕香榭已經擺下了那山坡下兩顆桂花開的又好河裡水又碧清坐在河當中亭子上豈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賈母聽了說這話狠是說着引了

衆人往藕香榭來原來這藕香榭蓋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回廊亦是跨水接峰後面又有曲折橋衆人上了竹橋鳳姐忙上來攙着賈母口裡說道老祖宗只管邁步大走不相干這竹子橋規矩是咯吱咯吱的一時進入榭中只見欄杆外另放着兩張竹案一個上面設着杯筯酒具一個上頭設着茶筅茶具各色盞碟那邊有兩三個丫頭煽風爐煮茶這一邊另外幾個丫頭也煽風爐燙酒呢賈母忙笑問這茶想的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干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帮着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這個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上掛的黑漆嵌蚌的對子命湘雲念道

芙蓉影破歸蘭槳　菱藕香深寫竹橋

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什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姊妹們這麼大年紀同姊妹們天天頑去那日誰知我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了上來到底被那木釘碰破了頭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大一塊窩兒就是那碰破的衆人都怕經了水又怕冒了風都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的福壽就

不小神差鬼使弄出那個窩兒來好盛福壽的壽星老兒頭上原是一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高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與衆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兒起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恐積了冷在心裡討老祖宗笑一笑開心一高興多吃兩個就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日夜跟著我我倒常笑笑覺得開心不許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纔慣得他這樣還這樣說他明日越發無理了賈母笑道我喜歡他這樣況且他又眞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麽說著一齊進入亭子獻過茶鳳姐忙著安放盃筯上面一桌賈母薛姨媽寶釵黛玉寶玉東邊一桌史湘雲王夫人迎春探春惜春西邊靠門一小桌李紈和鳳姐虛設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賈母王夫人兩桌上伺候鳳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來仍舊放在蒸籠裡拿十個來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賈母跟前剝蟹肉頭次讓薛姨媽薛姨媽道我自己掰著吃香甜不用人讓鳳姐便奉與賈母二次的便與寶玉又說把酒燙得滾熱的拿來又命小丫頭們去取菊花葉兒桂花蕊燻的菉豆麵子預備

洗手史湘雲陪著吃了一個便下坐來讓人又出至外頭命人盛兩盤子與趙姨娘送去又見鳳姐走來道你不慣張羅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張羅等散了我再吃湘雲不肯又命人在那邊廊上擺了兩席讓鴛鴦琥珀彩霞彩雲平兒去坐鴛鴦因向鳳姐笑道二奶奶在這裡伺候我可吃去了鳳姐兒道你們只管去都交給我就是了說著史湘雲仍入了席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吃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鳳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紅了臉道啐這也是做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赶來就要抹鳳姐兒道好姐姐饒我這一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

有吃了兩個螃蟹到喝了一碟子醋呢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琥珀也笑著往傍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嗳喲了一聲衆人拿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赶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纔是現報呢賈母那邊聽見一叠連聲問見了什麽了這樣樂告訴我們也笑笑鴛鴦等忙高聲笑回道二奶奶來搶螃蟹吃平兒惱了抹了他主子一臉螃蟹黃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賈母和王夫人等聽了也笑起來賈母笑道你們看他可憐見兒的那小腿子臍子給他點子吃也完了鴛鴦等笑著答應了高聲的說道這滿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鳳姐洗了臉走來又伏侍賈母等吃了一回黛玉弱不敢多吃只吃了一點夾子肉就下來了賈母一時也不吃了大家方散都洗了手也有看花的也有弄水看魚的遊玩了一回王夫人因向賈母說這裡風大纔又吃了螃蟹老太太還是回房去歇歇罷了若高興明日再來逛逛賈母聽了笑道正是呢我怕你們高興我走了又怕掃了你們的興既

這麼說你們就都去罷回頭囑咐湘雲別讓你寶二哥林姐姐多吃了湘雲答應著又囑咐湘雲寶釵二人說兩個也別多吃那東西雖好吃不是什麼好的吃多了肚子疼二人忙應著送出園外仍舊回來命將殘席收拾了另擺寶玉道也不用擺你們且做詩把那大團圓桌子放在當中酒菜都放著也不必拘定坐位有愛吃的去吃大家散坐豈不便宜寶釵道這話極是湘雲道雖如此說還有別人因又命另擺一桌揀了熱螃蟹來請襲人紫鵑司棋待書入畫鶯兒翠墨等一處共坐山坡桂樹底下鋪下兩條花毯命支應的婆子並小丫頭等也都坐了只管隨意吃喝等使喚再來湘雲便取了詩題用針綰在牆上衆人看了都說新奇只怕做不出來湘雲又把不限韻的緣故說了一番寶玉道這纔是正理我也最不喜限韻林黛玉因不大吃酒又不吃螃蟹自命人搬了一個繡墩倚欄坐著拿著釣竿釣魚寶釵手裡拿著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檻上掐了桂蕊擲在水面引的遊魚浮上來唼喋湘雲出一回神又讓一回襲人等又招呼山坡下的衆人只管放量吃探春和李紈惜春正立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又獨在花陰下拿著花針兒穿茉莉花寶玉又看了一回黛玉釣魚一回又俯在寶釵傍邊說笑兩句一回又看襲

八等吃螃蠏自已也陪他飲兩口酒襲人又剝一殼肉給他吃黛玉放下釣杆走至坐間拿起那烏銀梅花自斟壺來揀了一個小小的海棠凍石蕉葉杯丫頭看見知他要飲酒忙著走上來斟黛玉道你們只管吃去讓我自已斟纔有趣兒說著便斟了半盞看時却是黃酒因說道我吃了一點子螃蠏覺得心口微微的疼須得熱熱的吃口燒酒寶玉忙接道有燒酒便命將那合歡花浸的酒燙一壺來黛玉也只吃了一口便放下了寶釵也走過來另拿了一雙杯來也飲了一口放下便蘸筆至墻上把頭一個憶菊勾了底下又贅一個蘅字寶玉忙道好姐姐第二個我已有了四句了你讓我做能寶釵笑道我好容易有了一首你就忙的這樣黛玉也不說話接過筆來把第八個問菊勾了接著把第十一個菊夢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瀟字寶玉也拿起筆來將第二個訪菊也勾了也贅上一個絳字探春起來看着道竟沒人作簪菊讓我作又指著寶玉笑道纔宣過總不許帶出閨閣字樣來你可要留神說著只見湘雲走來將第四第五對菊供菊一連兩個都勾了也贅上一個湘字探春道你也該起個號湘雲笑道我們家裡如今雖有幾處軒館我又不住著借了來也沒趣寶釵笑道方纔老太太說你們家裡也有一個水亭叫做

枕霞閣難道不是你的如今雖沒了你到底是舊主人衆人都道有理寶玉不待湘雲動手便代將湘字抹了改了一個霞字沒有頓飯工夫十二題已全各自謄出來都交與迎春另拿了一張雪浪箋過來一併謄寫出來某人作的底下贅明某人的號李紈等從頭看道

憶菊　蘅蕪君

悵望西風抱悶思蓼紅葦白斷腸時空籬舊圃秋無跡冷月淸霜夢有知念念心隨歸雁遠寥寥坐聽晚砧遲誰憐我爲黃花瘦慰語重陽會有期

訪菊　怡紅公子

閒趁霜晴試一遊酒盃藥盞莫淹留霜前月下誰家種檻外籬邊何處秋蠟屐遠來情得得冷吟不盡興悠悠黃花若解憐詩客休負今朝挂杖頭

種菊　怡紅公子

攜鋤秋圃自移來籬畔庭前處處栽昨夜不期經雨活今朝猶喜帶霜開冷吟秋色詩千首醉酹寒香酒一杯泉溉泥封勤護惜好和井逕絕塵埃

對菊　枕霞舊友

別圃移來貴比金一叢淺淡一叢深蕭疎籬畔科頭坐淸冷香中抱膝吟數去更無君傲世看來惟有我

知音秋光荏苒休辜負相對原宜惜寸陰

供菊　枕霞舊友

彈琴酌酒喜堪儔几案婷婷點綴幽隔坐香分三逕露拋書人對一枝秋霜清紙帳來新夢圃冷斜陽憶舊遊傲世也因同氣味春風桃李未淹留

咏菊　瀟湘妃子

無賴詩魔昏曉侵遶籬欹石自沉音毫端蘊秀臨霜寫口角噙香對月吟滿紙自憐題素怨片言誰解訴秋心一從陶令平章後千古高風說到今

畫菊　蘅蕪君

詩餘戲筆不知狂豈是丹青費較量聚葉潑成千點墨攢花染出幾痕霜淡濃神會風前影跳脫秋生腕底香莫認東籬閒採掇粘屏聊以慰重陽

問菊　瀟湘妃子

欲訊秋情衆莫知喃喃負手扣東籬孤標傲世偕誰隱一樣花開爲底遲圃露庭霜何寂寞鴻歸蛩病可相思莫言舉世無談者解語何妨片語時

簪菊　蕉下客

瓶供籬栽日日忙折來休認鏡中粧長安公子因花癖彭澤先生是酒狂短鬢冷沾三徑露葛巾香染九

秋霜高情不入時人眼拍手憑他笑路傍

菊影　　枕霞舊友

秋光疊疊復重重潛度偷移三逕中窗隔疎燈描遠近籬篩破月鎖玲瓏寒芳留照魂應駐霜印傳神夢也空珍重暗香踏碎處憑誰醉眼認朦朧

菊夢　　瀟湘妃子

籬畔秋酣一覺清和雲伴月不分明登仙非慕莊生蝶憶舊還尋陶令盟睡去依依隨雁斷驚廻故故惱蛩鳴醒時幽怨同誰訴衰草寒烟無限情

殘菊　　蕉下客

露凝霜重漸傾欹宴賞纔過小雪時蒂有餘香金淡泊枝無全葉翠離披半床落月蛩聲切萬里寒雲雁陣遲明歲秋分知再會暫時分手莫相思

衆人看一首讚一首彼此稱揚不絕李紈笑道等我從公評來通篇看來各人有各人的警句今日公評咏菊第一問菊第二菊夢第三題目新詩也新立意更新了只得要推瀟湘妃子爲魁了然後簪菊對菊供菊畫菊憶菊次之寶玉聽說喜的拍手叫道極是極公道黛玉道我那首也不好到底傷於纎巧些李紈道巧的却好不露堆砌生硬黛玉道據我看來頭一句好的是圃冷斜陽憶舊遊這句背

面傳粉抛書人對一枝秋巳經妙絕將供菊說完沒處再說故翻回來想到未折未供之先意思深遠李紈笑道固如此說你的口角噙香一句也敵得過了探春又道到底要算蘅蕪君沉著秋無跡夢有知把個憶字竟烘染出來了寶釵笑道你的短鬓冷沾葛巾香染也就把簪菊形容得一個縫兒也沒了湘雲笑道偕誰隱爲底遲直直把個菊花問得無言可對李紈笑道你那科頭坐抱膝吟竟一時也捨不得別開菊花有知也必膩煩了說的大家都笑了寶玉笑道我又落第難道誰家種何處秋蠟屐遠來冷吟不盡都不是訪不成昨夜雨今朝霜都不是種不成但恨敵不上口角噙香對月吟清冷香中抱膝吟短鬓葛巾金淡泊翠離披秋無跡夢有知這幾句罷了又道明日閑了我一個人做出十二首來李紈道你的也好只是不及這幾句新巧就是了大家又評了一回復又要了熱螃蟹來就在大圓棹上吃了一回寶玉笑道今日持螯賞桂亦不可無詩我巳吟成誰還敢做說著便忙洗了手提筆寫出衆人看道

持螯更喜桂陰凉潑醋擂薑興欲狂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竟無腸臍間積冷饞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原爲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黛玉笑道這樣的詩一時要一百首也有寶玉笑道你這會子才力已盡不說不能做了還褒貶人黛玉聽了並不答言略一仰首微吟提起筆來一揮已有了一首衆人看道

鐵甲長戈死未忘堆盤色相喜先嘗螯封嫩玉雙雙滿殼凸紅脂塊塊香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對斯佳品酬佳節桂拂清香菊帶霜

寶玉看了正喝彩黛玉便一把撕了令人燒去因笑道我做的不及你的我燒了他你那個狠好比方纔的菊花詩還好你留著他給人看寶釵笑道我也勉强了一首未必好寫出取笑兒罷說著也寫了出來大家看時寫道

佳靄桐陰坐舉觴長安涎口盼重陽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

看到這裡衆人不禁叫絕寶玉道罵得痛快我的詩也該燒了看底下道

酒未滌腥還用菊性防積冷定須薑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

衆人看畢都說這是食螃蟹絕唱這些小題目原要寓大意纔算是大才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說著只見平兒復進園來不知做些什麽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湘雲無別號若俟題詩時搶起未免生硬於賈母口中說出枕霞閣後文即取為號便覺自然真一筆不苟

敘吃螃蟹情事細密周到又活動不板

鳳姐與鴛鴦戲言璉二爺要討你做小老婆暗伏四十六回事

合歡酒惟釵黛二人各飲一口映照有情

菊詩十二首與紅樓夢曲遙遙相照俱有各人身分

紅樓夢十二曲外有首尾兩曲作起結菊花詩十二首外猶有咏蟹三首作餘音亦遙相照應

咏蟹三首黛玉先即焚毀亦是夭亡之兆

寶釵螃蟹詩雖是譏刺世人即謂埶誚寶玉黛玉亦可

寶玉說我的也該燒了又兆將來止剩寶釵一人而已

第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三回為一段敘寶玉受撻幾死是第二次災難三十四五六回為一段寫寶玉雖受痛責而情迷如故中間夾敘釵黛襲人玉釧金鶯傳秋芳及夢兆情悟等事俱是描寫寶玉癡獃三十七八回為一段敘園中

結社之始盛反照將來之漸次離散也

紅樓夢卷三十八終

紅樓夢卷三十九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衆人見平兒來了都說你們奶奶做什麽呢怎麽不來了平兒笑道他那裡得空兒來因爲說沒有好生吃得又不得來所以叫我來問還有沒有叫我要幾個拿了家去吃罷湘雲道有多着呢忙命人拿盒子裝了十個極大的平兒道多拿幾個團臍的衆人又拉平兒坐平兒不肯李紈拉着他笑道偏要你坐拉着他身傍坐下端了一杯酒送到他嘴邊平兒忙喝了一口就要走李紈道偏不許

你去顯見得你只有鳳丫頭就不聽我的話了說着又命嬷嬷們先送了盒子去就說我畱下平兒了那婆子一時拿了盒子回來說二奶奶說叫奶奶和姑娘們別笑話要嘴吃這個盒子裡方纔舅太太那裡送來的菱粉糕和鷄油捲兒給奶奶姑娘們吃的又向平兒說道使喚你來你就貪住頭不去了勸你少喝一鍾兒罷平兒笑道多喝了又把我怎麽樣一面說一面只管喝又吃螃蟹李紈攬著他笑道可惜這麽個好体面模樣兒命却平常只落得屋裡使喚不知道的人誰不拿你當做奶奶太太看平兒一面和寶釵湘雲等吃喝著一面回頭笑道奶奶別這樣摸

的我怪癢癢的李氏道愛喲這硬的是什麽平兒道是鑰匙李紈道有什麽要緊的東西怕人偷了去却帶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說笑有個唐僧取經就有個白馬來馱著他劉智遠打天下就有個瓜精來送盔甲有個鳳丫頭就有個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總鑰匙還要這鑰匙做什麽平兒笑道奶奶吃了酒又拿我來打趣著取笑兒了寶釵笑道這倒是眞話我們沒事評論起來你們這幾個都是百個裡頭挑不出一個來的妙在各人有各人的好處李紈道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那個鴛鴦如何使得從太太起那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

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太太的那些穿帶的別人記不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管着不知叫人詐騙了多少去呢那孩子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常替人說好話兒還倒不倚勢欺人的惜春笑道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强呢平兒道那原是個好的我們那裡比得上他寶玉道太太屋裡的綵霞是個老實人探春道可不是外頭老實心裡有數兒太太是那麽佛爺似的事情上不留心他都知道凡一應事都是他提着太太行連老爺在家出外去的一應大小事他都知道太太忘了他背後告訴太太李紈道那也罷了指着寶玉道這一個小爺

屋裡要不是襲人你們度量到個什麽田地鳳丫頭就是個楚霸王也得兩隻膀子好舉千斤鼎他不是這丫頭他就得這麽週到了平兒道先時賠了四個丫頭來死的死去的去只剩下我一個孤鬼兒了李紈道你倒是有造化的鳳丫頭也是有造化的想當初珠大爺在日何曾也沒兩個人你們看我還是那容不下人的天天只見他兩個不自在所以你珠大爺一沒了趁年輕我都打發了若有一個好的守得住我到底有個膀臂了說着不覺眼圈兒紅了衆人都道這又何必傷心不如散了到好說着便都洗了手大家約着往賈母王夫人處問安衆婆子丫頭打

掃亭子收洗盃盤襲人便和平兒一同往前去襲人因讓平兒到房裡坐坐再吃一鍾茶平兒回說不吃茶了再來罷一面說一面便要出去襲人又叫住問道這個月的月錢連老太太太太還沒放呢是為什麼平兒見問忙轉身至襲人跟前又見左近無人悄悄說道你快別問橫豎再遲兩天就放了襲人笑道這是為什麼唬的你這個樣兒平兒悄聲告訴他道這個月的月錢我們奶奶早已支了放給人使呢等別處利錢收了來湊齊了纔放呢因為是你我纔告訴你可不許告訴一個人去襲人笑道他難道還短錢使還沒個足厭何苦還操這心平兒笑道何曾不是呢他這幾年只拿著這一項銀子翻出有幾百來了他的公費月例又使不著十兩八兩零碎攢了又放出去只他這體己利錢一年不到上千的銀子呢襲人笑道拿着我們的錢你們主子奴才賺利錢哄的我們獃等平兒道你又說沒良心的話你難道還少錢使襲人道我雖不少只是我也沒地方使去就只預備我們那一個平兒道你倘若有要緊事用銀錢使時我那裡還有幾兩銀子你先拿來使明日我扣下你的就是了襲人道此時也用不著怕一時要用起來不彀了我打發人去取就是了平兒答應着一逕出了園門只見鳳姐那邊打發人來找平兒說

奶奶有事等你平兒道有什麼事這麼要緊我爲大奶奶拉扯住說話兒我又不逃了這麼連三接四的叫人來找那丫頭說道你去不去由你犯不上惱我你自己敢與奶奶說去平兒啐了一口急忙走來只見鳳姐兒不在房裡忽見上回來打抽豐的那劉老老和板兒又來了坐在那邊屋裡還有張材家的周瑞家的陪着又有兩三個丫頭在地下倒口袋裡的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衆人見他進來都忙站起來了劉老老因上次來過知道平兒的身分忙跳下地來問姑娘好又說家裡都問好早要來請姑奶奶的安看姑娘來的因爲庄家忙好容易今年多打了兩担粮食瓜菓菜蔬也豐盛這是頭一起摘下來的並沒敢賣呢留的尖兒孝敬姑奶奶姑娘們嚐嚐姑娘們天天山珍海味的也吃膩了吃個野菜兒也算我們的窮心平兒忙道多謝費心又讓坐自己坐了又讓張嬸子周大娘坐又命小丫頭倒茶去周瑞張材兩家的因笑道姑娘今日臉上有些春色眼睛圈兒都紅了平兒笑道可不是我原是不吃的大奶奶和姑娘們只是拉著死灌不得已喝了兩鍾臉就紅了張材家的笑道我倒想著要吃呢又沒人讓我明日再有人請姑娘可帶了我去罷說著大家都笑了周瑞家的道早起我就看見那螃蟹了一觔只好秤兩個

三個這麼兩三大簍想是有七八十觔呢周瑞家的道若是上上下下只怕還不敷平兒道那裡都吃不過都是有名兒的吃兩個子那些散衆也有摸着的也有摸不着的劉老老道這樣螃蟹今年就值五分一觔十觔五錢五五二兩五三五一十五再搭上酒菜一共到有二十多兩銀子阿彌陀佛這一頓的錢勾我們庄家人過一年的了平兒因問想是見過奶奶了劉老老道見過了叫我們等着呢說着又往窗外看天氣說道天好早晚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飢荒呢周瑞家的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着一逕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

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家的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太遠的難爲他扛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下來前去劉老老道我這生像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比

不得那個狂三詐四的那些人想是你怯上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着同周瑞家的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二門口該班小廝們見了平兒出來都站了起來有兩個又跑上來赶著平兒叫姑娘平兒問道又說什麼那小廝笑道這會子也好早晚了我媽病著等我去請大夫好姑娘我討半日假可使得平兒道你們倒好都商議定了一天一個告假又不回奶奶只和我胡纏前日住兒去了二爺偏生叫不著我應起來了還說我做了情你今日又來了周瑞家的道當真的他媽病了姑娘也替他應著放了他罷平兒道明日一早來聽著我還要使你呢再睡的日頭

曬著屁股再來你這一去帶個信兒給旺兒就說奶奶的話問着他那剩的利錢明日若不交來奶奶不要了索性送他使罷那小廝歡天喜地答應去了平兒等來至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裡珠圍翠繞花枝招展的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紗羅裹的美人一般的個丫鬟在那裡搥腿鳳姐兒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來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裡說請老壽星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家的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怯人不知問候賈母道老親家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劉老老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賈母向衆人道這麼大年紀了還這麼硬朗比我大好幾歲呢我要到這麼年紀還不知怎麼動不得呢劉老老笑道我們生來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來是享福的若我們也這樣那些庄家活也沒人做了賈母道眼睛牙齒都還好劉老老道都還好就是今年左邊的槽牙活動了賈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聾記性也沒了你們這些老親戚我都記不得了親戚們來了我怕人笑我我都不會不過嚼得動的吃兩口睡一覺悶了時和這些孫子孫女兒頑笑一回就完了劉老老笑道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們想這麼着不能賈母道什麼福不過是老廢物罷了說的大家都笑了賈母又笑道我纔聽見鳳哥兒說你帶好些瓜菜來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個地裡現結的瓜兒菜兒吃外頭買的不像你們田地裡的好吃劉老老笑道這是野意兒不過吃個新鮮依我們倒想魚肉吃只是吃不起賈母又道今日既認著了親別空空的就去不嫌我這裡就住一兩天再去我們也有個園子園子裡頭也有菓子你明日也嚐嚐帶些家去也筭是看親戚一趟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裡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把你們那

裡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老太太聽聽賈母笑道鳳丫頭別拿他取笑兒他是鄉裡人老實那裡擱得住你打趣說著又命人去先抓菓子與板兒吃板兒見人多了又不敢吃賈母又命拿些錢給他叫小么兒們帶他外頭頑去劉老老吃了茶便把些鄉村中所見所聞的事情說與賈母聽賈母越發得了趣味正說著鳳姐兒便命人請劉老老吃晚飯賈母又將自己的菜揀了幾樣命人送過去與劉老老吃鳳姐知道合了賈母的心吃了飯便又打發過來鴛鴦忙命老婆子帶了劉老老去洗了澡自己去挑了兩件隨常的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裡見過這般行事忙換了衣裳出來坐在賈母榻前又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也都在這裡坐著他們何曾聽見過這些話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說的書還好聽那劉老老雖是個村野人却生來的有些見識況且年紀老了世情上經歷過的見頭一個賈母高興第二件這些哥兒姐兒們都愛聽便沒話也編出些話來講因說道我們村庄上種地種菜每年每日春夏秋冬風裡雨裡那裡有個坐著的空兒天天都是在那地頭上做歇馬凉亭什麼奇奇怪怪的事不見呢就像去年冬天接連下了幾天雪地下壓了三四尺深我那日起得早還沒出房門只聽外

頭柴草响我想著必定有人偷柴草來了我爬著窗眼兒一瞧却不是我們村庄上的人賈母道必定是過路的客人們冷了見現成的柴抽些烤火去也是有的劉老老笑道也並不是客人所以說來奇怪老壽星當個什麼人原來是一個十七八歲極標緻的一個小姑娘梳著溜油光的頭穿著大紅襖兒白綾裙兒剛說到這裡忽聽外面人吵嚷起來又說不相干的別唬著老太太賈母等聽了忙問怎麽了丫鬟回說南院馬棚子裡走了水了不相干已救下了賈母最胆小的聽了這話忙起身扶了人出至廊上來瞧只見東南上火光猶亮賈母唬得口内念佛又忙命人去火神跟前燒香王夫人等也忙都過來請安又回說已經救下去了老太太請進房去罷賈母足足的看火光息了方領衆人進來寶玉且忙問劉老老那女孩兒大雪地裡做什麽抽柴草倘或凍出病來呢賈母道都是纔說抽柴草惹出火來了你還問呢别說這個了再說别的罷寶玉聽說心裡雖不樂也只得罷了劉老老便又想了一遍話說道我們庄子東邊庄子上個老奶奶子今年九十多歲了他天天吃齋念佛誰知就感動了觀音菩薩夜裡來托夢說你原該絕後的因你這樣虔心如今奏了玉皇給你個孫子原來這老奶奶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也

只一個兒子好容易養到十七八歲上死了哭得什麽似的落後果然又養了一個今年纔十三四歲生得粉團兒一般聰明伶俐非常可是這些神佛是有的這一席話暗合了賈母王夫人的心事連王夫人也都聽住了寶玉心中只記掛著抽柴的故事因悶得心中籌畫探春因問他昨日擾了史大妹妹偺們回去商議著邀一社又還了席也請老太太賞菊花何如寶玉笑道老太太說了還要擺酒還史妹妹的席叫偺們做陪呢等吃了老太太的偺們再請不遲探春道越往前去越冷了老太太未必高興寶玉道老太太又喜歡下雨下雪的不如偺們等下頭場雪請老太太賞雪豈不好偺們雪下吟詩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笑道偺們雪下吟詩依我說還不如弄一綑柴火雪下抽柴還更有趣兒呢說著寶釵等都笑了寶玉瞅了他一眼也不答話一時散了背地裡寶玉到底拉了劉老老細問那女孩兒是誰劉老老只得編了告訴他道那原是我們庄北沿地埂子上有一個小祠堂裡供的不是神佛當先有個什麽老爺說著又想名姓寶玉道不拘什麽名姓你不必想了只說原故就是了劉老老道這老爺沒有兒子只有一位小姐名叫若玉小姐知書識字老爺太太愛如珍寶可惜這若玉小姐生到十七歲一病死了寶玉

聽了跌足歎惜又問後來怎麽樣劉老老道因爲老爺太太思念不盡便蓋了這祠堂塑了這若玉小姐的像派了人燒香撥火如今日久年深的人也没了廟也爛了那像也就成了精寶玉忙道不是成精規矩這樣人是雖死不死的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原來如此不是哥兒說我們都當他成精他時常變了人出來各村庄店道上閒逛我纔說抽柴火的就是他了我們村庄上的人還商議著要打了這塑像平了廟呢寶玉忙道快别如此若平了廟罪過不小劉老老道幸虧哥兒告訴我我明日回去攔住他們就是了寶玉道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合家太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我明日做一個疏頭替你化些佈施你就做香頭攢了錢把這廟修葢再裝塑了泥像每月給你香火錢燒香豈不好劉老老道若這樣時我托那小姐的福也有幾個錢使了寶玉又問他地名庄名來往遠近坐落何方劉老老便順口謅了出來寶玉信以爲真回至房中盤算了一夜次日一早便出來給了焙茗幾百錢按著劉老老說的方向地名著焙茗去先踏看明白回來再作主意那焙茗去後寶玉左等也不來右等也不來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好容易等到日落方見焙茗興興頭頭的走進來寶玉忙問可找着了焙茗笑

道爺聽得不明白叫我好找那地名坐落不似爺說的一樣所以找了一日找到東北上田埂子上纔有一個破廟寶玉聽說喜得眉開眼笑忙說道劉老老有年紀的人一時錯記了也是有的你且說你見的焙茗道那廟門却倒也朝南開也是稀破的我找的正沒好氣一見這個我說可好了連忙進去一看泥胎唬的我又跑出來了活似真的一般寶玉喜的笑道他能變化人了自然有些生氣焙茗拍手道那裡是什麼女孩兒竟是一位青臉紅髮的瘟神爺寶玉聽了啐了一口罵道真是一個無用的殺材這點子事也幹不來焙茗道爺又不知看了什麼書或者聽了誰的混話信真了把這件沒頭腦的事派我去碰頭怎麼說我沒用呢寶玉見他急了忙撫慰他道你别急改日閑了你再找去若是他哄我們呢自然沒了若竟是有的你豈不也積了陰隲我必重重的賞你呢說著只見二門上的小厮來說老太太房裡的姑娘們站在二門口找二爺呢不知找他有何言語下回分解

評曰

襲人鴛鴦平兒實爲丫頭中出類拔萃之人於此回中借李紈總寫一番彩霞是陪襯

寶玉提起彩霞老實探春說他心裡有數即用李紈

說那也罷了撳開接入賛襲人褒貶意在言外
借平兒口中夾敘鳳姐假公濟私放債牟利不是閒
筆是暗暗補筆
劉老老纔說女兒抽柴卽用馬棚火起截住妙極若
向賈母細說萬一賈母亦信以爲眞遣人尋廟其事
難于收拾今將賈母撳開却入寳玉細問方易於了
結謊話
寳玉說等下頭塲雪請老太太賞雪伏五十回事黛
玉說不如弄捆柴雪下去抽不知揣知劉老老胡謅
且巳知寳玉心事寫出聰慧過人處

劉老老說若玉小姐十七歲病死雖是胡謅却是黛
玉一襯
焙茗尋美女廟偏遇見瘟神像暗中點醒癡人是先
後紅樓夢中美人俱變爲夜叉海鬼牛頭馬面陪襯
劉老老於此回投机入局爲後來巧姐避難根由

紅樓夢卷三十九終

紅樓夢卷四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話說宝玉聽了忙進來看時只見琥珀站在屏風跟前說快去罷立等你說話呢寶玉來至上房只見賈母正和王夫人衆姊妹商議給史湘雲還席寶玉因說我有個主意既沒有外客吃的東西也別定了樣數誰素日愛吃的揀樣兒做幾樣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擺一張高几各人愛吃的東西一兩樣再一個十錦攢心盒子自斟壺豈不别緻賈母聽了說很是即命人傳與廚房明日就揀我們

愛吃的東西做了挼著人數再裝了盒子來早飯也擺在園裡吃商議之間早又掌燈一夕無話次日清早起來可喜這日天氣清朗李紈清晨起來看著老婆子丫頭們掃那些落葉並擦抹棹椅預備茶酒器皿只見豐兒帶了劉老老板兒進來說大奶奶倒忙的緊李紈笑道我說你昨兒去不成只忙著要去劉老老笑道老太太留下我叫我也熱鬧一天去豐兒拿了幾把大小鑰匙說道我們奶奶說了外頭的高几恐不穀使不如開了樓把那收的拿下來使一天罷奶奶原該親自來的因和太太說話呢請大奶奶開了帶著人搬罷李氏便命素雲接了鑰匙又命婆

子出去把二門上小厮叫幾個來李紈站在大觀樓下往上看着命人上去開了綴錦閣一張一張的往下抬小厮老婆子丫頭一齊動手抬了二十多張下來李紈道好生著別慌慌張張鬼赶着似的仔細碰了牙子又回頭向劉老老笑道老老也上去瞧瞧劉老老聽說巴不得一聲兒拉了板兒登梯上去進裡面只見烏壓壓的堆著些圍屏棹椅大小花燈之類雖不大認得只見五彩炫耀各有奇妙念了幾聲佛便下來了然後鎖上門一齊纔下來李紈道恐怕老太太高興越發把船上划子篙槳遮陽幔子都搬了下來預備著衆人答應又復開了門色色的搬了下

來命小厮傳駕娘們到船塢裡撑出兩隻船來正亂著只見賈母已帶了一群人進來了李紈忙迎上去笑道老太太高興倒進來了我只當還沒梳頭呢纔掐了菊花要送去一面說一面碧月早已捧過一個大荷葉式的翡翠盤子來裡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揀了一朶大紅的簪了鬢上因回頭看見了劉老老忙笑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兒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着把一盤子花横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的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麽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衆人笑道你還不拔下來摔到他臉上呢把你打扮的成了老妖精了劉老老笑道我雖老了年輕時也風流愛個花兒粉兒的今兒老風流纔好說話間已來至沁芳亭子上丫鬟們抱了一個大錦褥子來鋪在欄杆榻板上賈母倚欄坐下命劉老老也坐在旁邊因問他這園子好不好劉老老念佛說道我們鄉下人到了年下都上城來買畫兒貼時常閑了大家都說怎麽得也到畫兒上逛逛想著那個畫兒也不過是假的那裡有這個眞地方誰知我今兒進這園裡一瞧竟比那畫兒還强十倍怎麽得有人也照着這個園子畫一張我帶了家去給他們見見死了也得好處賈母聽說指着惜春笑道你瞧我這個小孫

女兒他就會畫等明兒叫他畫一張如何劉老老聽了喜的忙跑過來拉着惜春說道我的姑娘你這麼大年紀兒又這麼個好模樣兒還有這個能幹别是個神仙托生的罷賈母少歇一回自己領着劉老老都見識見識先到了瀟湘館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土地下蒼苔佈滿中間羊腸一條石子漫的路劉老老讓出路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却走土地琥珀拉他道老老你上來走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的我們走熟了的姑娘們只管走罷可惜你們的繡鞋别沾了泥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底下果踹滑了咕咚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

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着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了起來自己也笑着說道纔說嘴就打了嘴賈母問他可扭了腰了不曾叫丫頭們搥一搥劉老老道那裡說的我這麼嬌嫩了那一天不跌兩下子都要搥起來還了得呢紫鵑早打起湘簾賈母等進來坐下林黛玉親自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茶來奉與賈母王夫人道我們不吃茶姑娘不用倒了林黛玉聽說便命丫頭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張椅子挪到下手請王夫人坐了劉老老因見窗下案上設着筆硯又見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劉老老道這必定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賈母笑指黛玉道

這是我這外孫女兒的屋子劉老老留神打量了林黛玉一番方笑道這那裡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那上等的書房還好賈母因問寶玉怎麼不見衆丫頭們答說在池子裡船上呢賈母道誰又預備下船了李紈忙回說纔開樓拿的我恐怕老太太高興就預備下了賈母聽了方欲說話時有人回說姨太太來了賈母等剛站起來只見薛姨媽早進來了一面歸坐笑道今兒老太太高興這早晚就來了賈母笑道我纔說來遲了的要罰他不想姨太太就來遲了說笑一回賈母因見窗上紗顏色舊了便和王夫人說道這個紗新糊上好看過了後就不翠了這個院子

裡頭又沒有個桃杏樹這竹子已是綠的再拿這綠紗糊上反不配我記得偺們先有四五樣顏色糊窗的紗呢明兒給他把這窗上的換了鳳姐兒忙道昨兒我開庫房看見大板箱裡還有好幾疋銀紅蟬翼紗也有各樣折枝花樣的也有流雲蝙蝠花樣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樣的顏色又鮮紗又輕軟我竟沒見這個樣的拿了兩疋出來做兩床綿紗被想來一定是好的賈母聽了笑道呸人人都說你沒有不經過不見過的連這個紗還不認得呢明兒還說嘴薛姨媽等都笑說憑他怎麼經過見過如何敢比老太太呢老太太何不教導了他連我們也聽聽鳳姐兒也

笑說好祖宗教給我罷賈母笑向薛姨媽衆人道那個紗比你們的年紀還大呢怪不得你認做蟬翼紗原也有些像不知道的都認做蟬翼紗正經名字叫軟烟羅鳳姐兒道這個名兒也好聽只是我這麼大了紗羅也見過幾百樣從沒聽見過這個名色賈母笑道你能活了多大見過幾樣東西就說嘴來了那個軟烟羅只有四樣顏色一樣雨過天青一樣秋香色一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著就似烟霧一樣所以叫做軟烟羅那銀紅的又叫做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薛姨媽笑道別說鳳丫頭沒見連我也沒聽見過鳳姐兒一面說話早命人取了一疋來了賈母說可不是這個先時原不過是糊窗屜後來我們拿這個做被做帳子試試也竟好明日就找出幾疋來拿銀紅的替他糊窗子鳳姐答應著衆人看了都稱讚不已劉老老也覷著眼看口裡不住的念佛說道我們想做衣裳也不能拿著糊窗子豈不可惜賈母道倒是做衣裳不好看鳳姐忙把自已身上穿的一件大紅綿紗襖的襟子拉出來向賈母薛姨媽道看我的這襖兒賈母薛姨媽都說這也是上好的了這是如今上用內造的竟比不上這個鳳姐兒道這個薄片子還說是內造上用呢竟連這

個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賈母道再找一找只怕還有若有時都拿出來送這劉親家兩疋有雨過天青的我做一個帳子掛下剩的配上裡子做些夾背心子給丫頭們穿白收著霉壞了鳳姐兒忙答應了仍命人送去賈母便笑道這屋裡窄再往別處逛去罷劉老老笑道人人都說大家子住大房昨兒見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櫃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那櫃子比我們一間房子還大還高怪道後院子裡有個梯子我想又不上房晒東西預備這梯子做什麼後來我想起來定是為開頂櫃取放東西離了那梯子怎麼得上去呢如今又見了這小屋子更比大的越發齊整了滿屋裡東西都只好看都不知叫什麼我越看越捨不得離了這裡鳳姐道還有好的呢我都帶你去瞧瞧說著一逕離了瀟湘館遠遠望見池中一羣人在那裡撐船賈母道他們既備下船偺們就坐一回說著向紫菱洲蓼溆一帶走來未至池前只見幾個婆子手裡都捧著一色捏絲戧金五彩大盒子走來鳳姐忙問王夫人早飯在那裡擺王夫人道問老太太在那裡就在那裡罷了賈母聽說便回頭說你三妹妹那裡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從這裡坐了船去鳳姐兒聽說便回身同了李紈探春鴛鴦琥珀帶着端飯的人等超著近路到了秋爽齋就在

曉翠堂上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偺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都有一個篾趣兒的拿他取笑兒偺們今兒也得一個女淸客了李紈是個厚道人聽了不解鳳姐兒却知說的是劉老老了也笑說道偺們今兒就拿他取個笑兒二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李紈笑勸道你們一點好事也不做又不是個小孩兒還這麽淘氣仔細老太太說鴛鴦笑道很不與大奶奶相干有我呢正說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各自隨便坐下先有丫鬟端過兩盤茶來大家吃畢鳳姐手裡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烏木三鑲銀箸按席擺下賈母因說把那一張小楠木桌子抬過來讓劉親家挨着我這邊坐衆人聽說忙抬了過來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呢調停已畢然後歸坐薛姨媽是吃過飯來的不吃只坐在一邊吃茶賈母帶着寶玉湘雲黛玉寶釵一桌王夫人帶着迎春姐妹三人一桌劉老老挨着賈母一桌賈母素日吃飯皆有小丫鬟在旁邊拿着漱盂麈尾巾帕之物如今鴛鴦是不當這差的了今日偏接過麈尾來拂着丫鬟們知他要撮弄劉老老便躲開讓他鴛鴦一面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拿起箸來沉

句句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拿了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叉巴子比我那裡鐵掀還沉那裡拿的動他說的眾人都笑起來只見一個媳婦端了一個盒子站在當地一個丫鬟上來揭去盒蓋裡面盛着兩碗菜李紈端了一碗放在賈母桌上鳳姐偏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劉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抬頭自己却鼓著腮帮子不語眾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湘雲掌不住一口茶都噴了出來林黛玉笑岔了氣伏着桌子只叫噯喲寶玉滾到賈母懷裡賈母笑的摟着寶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鳳姐兒却說不出話來薛姨媽也掌不住口裡的茶噴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裡的茶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離了坐位拉着他的奶母叫揉一揉腸子地下無一個不彎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來替他姐妹換衣裳的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着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拿起箸來只覺不聽便又道這裡的雞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得一個兒眾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出來只忍不住琥珀在後捶着賈母笑道這

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雞蛋小巧鳳姐兒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嚐嚐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裡夾的起來滿碗裡鬧了一陣好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脖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揀早有地下的人揀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着了取笑賈母又說誰這會子又把那個筷子拿了出來又不請客擺大筵席都是鳳丫頭支使的還不換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預備這牙箸本是鳳姐同鴛鴦拿了來的聽如此說忙收

了過去也照樣換上一雙烏木鑲銀的劉老老道去了金的又是銀的到底不及俺們那個伏手鳳姐兒道菜裡若有毒這銀子下去了就試出來的劉老老道這個菜裡有毒我們那些都成了砒霜了那怕毒死了也要吃盡了賈母見他如此有趣吃的又香甜把自已的菜也都端過來與他吃又命一個老嬤嬤來將各樣的菜給板兒夾在碗上一時吃畢賈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閑話這裡收拾殘桌又放了一桌劉老老看着李紈與鳳姐兒對坐著吃飯歎道別的罷了我只愛你們家這行事怪道說禮出大家鳳姐兒忙笑道你可別多心纔剛不過大家取樂兒一

言未了鴛鴦也進來笑道老老別惱我給你老人家賠個不是劉老老笑道姑娘說那裡話偺們哄着老太太開個心兒可有什麼惱的你先囑咐我我就明白了不過大家取個笑兒我要心裡惱也就不說了鴛鴦便罵人爲什麼不倒茶給老老吃劉老老忙道纔剛那個嫂子倒了茶來我吃過了姑娘也該用飯了鳳姐兒便拉鴛鴦坐下道你和我們吃罷省的回來又鬧鴛鴦便坐下了婆子們添上碗筋來三人吃畢劉老老笑道我看你們這些人都只吃這一點兒就完了虧你們也不餓怪道風兒都吹的倒鴛鴦便問今兒剩的不少都那裡去了婆子們道都還沒散

呢在這裡等着一齊散與他們吃鴛鴦道他們吃不了這些挑兩碗給二奶奶屋裡平丫頭送去鳳姐道他早吃了飯了不用給他鴛鴦道他吃不了喂你的貓婆子聽了忙揀了兩樣拿盒子送去鴛鴦道素雲那裡去了李紈道他們都在這裡一處吃又找他做什麼鴛鴦道這就罷了鳳姐道襲人不在這裡你倒是叫人送兩樣給他去鴛鴦聽說便命人也送兩樣去鴛鴦又問婆子們回來吃酒的攢盒可裝上了婆子道想必還得一回子鴛鴦道催着些兒婆子答應了鳳姐等來至探春房中只見他娘兒們正說笑探春素喜濶朗這三間屋子並不曾隔斷當地放着一

張花梨大理石大案案上磊着各種名人法帖並數十方寶硯各色筆筒筆海內插的筆如樹林一般那一邊設着斗大的一個汝窰花囊插着滿滿的一囊水晶毬的白菊西墻上當中掛着一大幅米襄陽烟雨圖左右掛着一幅對聯乃是顏魯公墨跡其聯云

烟霞閒骨格　泉石野生涯

案上設着大鼎左邊紫檀架上放着一個大官窰的大盤盤內盛着數十個嬌黃玲瓏大佛手右邊洋漆架上懸着一個白玉比目磬傍邊掛着小槌那板兒略熟了些便要摘那槌子要擊丫鬟們忙攔住他他又要那佛手吃探春揀了一個與他說頑罷吃不得的東邊便設著臥榻拔步床上懸着葱綠雙繡花卉草蟲的紗帳板兒又跑來看說這是蟈蟈這是螞蚱劉老老忙打了一個巴掌道下作黃子沒乾沒淨的亂閙倒叫你進來瞧瞧就上臉了打的板兒哭起來衆人忙勸解方罷賈母因隔着紗窗往後院內看了一回因說後廊簷下的梧桐也好了只是細些正說話忽一陣風過隱隱聽得鼓樂之聲賈母問是誰家娶親呢這裡臨街倒近王夫人等笑回道街上的那裡聽的見這是偺們的那十來個女孩子們演習吹打呢賈母便笑道旣他們演何不叫他們進來演習他們也逛一逛偺們

可又樂了鳳姐聽說忙命人出去叫來又一面吩咐擺下條桌鋪上紅毡子賈母道就鋪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聽回來咱們就在綴錦閣底下吃酒又寛濶又聽的近衆人都說那裡好賈母向薛姨媽笑道咱們走罷他們姊妹們都不大喜歡人來坐怕腌臢了屋子咱們別沒眼色正經坐一回子船喝酒去說着大家起身便走探春笑道這是那裡的話求着老太太姨媽太太來坐坐還不能呢賈母笑道我的這三丫頭却好只有兩個玉兒可惡回來吃醉了咱們偏在他們屋裡鬧去說着衆人都笑了一齊出來走不多遠巳到了荇葉渚那姑蘇選來

的幾個駕娘早把兩隻棠木舫撑來衆人扶了賈母王夫人薛姨媽劉老老鴛鴦玉釧兒上了這一隻船落後李紈也跟上去鳳姐也上去立在船頭上也要撑船賈母在艙內道這不是頑的雖不是河裡也有好深的你快給我進來鳳姐笑道怕什麽老祖宗只管放心說著便一篙點開到了池當中船小人多鳳姐只覺亂晃忙把篙子遞與駕娘方蹲下去然後迎春姊妹等並寶玉上了那隻隨後跟來其餘老嬷嬷衆丫頭俱沿河隨行寶玉道這些破荷葉可恨怎麽還不叫人來拔去寶釵笑道今年這幾日何曾饒了這園子閑了一閑天天逛那裡還有叫人來收拾的

工夫林黛玉道我最不喜歡李義山的詩只喜他這一句留得殘荷聽雨聲偏你們又不留着殘荷了寶玉道果然好句已後咱們别叫拔去了說著已到了花漵的灘港之下覺得陰森透骨而灘上衰草殘菱更助秋興賈母因見岸上的淸厦曠朗便問這是薛姑娘的屋子不是衆人道是賈母忙命攏岸順着雲步石梯上去一同進了蘅蕪苑只覺異香撲鼻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蒼翠都結了實似珊瑚豆子一般纍垂可愛及進了房屋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案上止有一個土定瓶中供着數枝菊花並兩部書茶杯而已床上只吊着青紗帳幔衾褥也十分朴素

賈母歎道這孩子太老實了你沒有陳設何妨和你姨娘要些我也不理論也沒想到你們的東西自然在家裡没帶了來說着命鴛鴦去取些古董來又嗔着鳳姐兒回說他自已不要的我們原送了來都退回去了薛姨媽也笑說道他在家裡也不大弄這些東西的賈母搖頭道使不得雖然他省事倘來一個親戚看着不像二則年輕的姑娘們房裡這樣素淨也忌諱我們這老婆子越發該住馬圈去了你們聽那些書上戲上說的小姐們的綉房精緻的還了得呢他們姊妹們雖不敢比那些小姐們也不要狠離了格兒有現成的東西爲什麼不擺若狠愛素淨少

幾樣倒使得我最會收拾屋子的如今老了沒這閑心了他們姊妹們也還學着收拾的好只怕俗氣有好東西也擺壞了我看他們還不俗如今讓我替你收拾包管又大方又素淨我的躰巳兩件收到如今沒給寶玉看見過若經了他的眼也沒了說着叫過鴛鴦來分付道你把那石頭盆景兒和那架紗照屏還有個墨煙凍石鼎這三樣擺在這案上就彀了再把那水墨字畫白綾帳子拿來把這帳子也換了鴛鴦答應着笑道這些東西都擱在東樓上的不知那個箱子裡還得漫漫找去明兒再拿去也罷了賈母道明日後日都使得只別忘了說着坐了一回方出

來一逕來至綴錦閣下文官等上來請過安因問演習何曲賈母道只揀你們熟的演習幾套罷文官等下來往藕香榭去不提這裡鳳姐兒巳帶着人擺設齊整上面左右兩張榻榻上都鋪着錦裀蓉簟每一榻前兩張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葉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有圓的其式不一一個上面放着爐瓶一分攢盒一個上面三榻四几是賈母薛姨媽下面一椅兩几是王夫人的餘者都是一椅一几東邊劉老老劉老老之下便是王夫人西邊便是史湘雲第二便是寶釵第三便是黛玉第四迎春探春惜春挨次下去寶玉在末李紈鳳

姐二人之几設於三層檻内二層紗櫥之外攢盒式樣亦隨几之式樣每人一把烏銀洋鏨自斟壺一個十錦琺瑯杯大家坐定賈母先笑道偺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一個令纔有意思薛姨媽笑說道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我們如何會呢安心要我們醉了我們都多吃兩杯就有了賈母笑道姨太太今兒也過謙起來想是厭我老了薛姨媽笑道不是謙只怕行不上來倒是笑話了王夫人忙笑道便說不上來只多吃了一杯酒醉了睡覺去還有誰笑話偺們不成薛姨媽點頭笑道依令老太太到底吃了杯令酒纔是賈母笑道這個自然說着便吃了一杯鳳姐兒忙走至當地笑道既行令還叫鴛鴦姐姐來行更好衆人都知賈母所行之令必得鴛鴦提着故聽了這話都說狠是鳳姐便拉了鴛鴦過來王夫人笑道既在令内沒有站着的理回頭命小丫頭子端一張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鴛鴦也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惟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王夫人等都笑道一定如此快些說鴛鴦未開口劉老老便下席擺手道别這樣捉弄人我家去了衆人都笑道這却使不得鴛鴦喝命小丫頭子們拉上席去小丫頭子們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劉老老只叫饒了我罷鴛

鴦道再多言的罰一壺劉老老方住了鴛鴦道如今我說
骨牌副兒從老太太起順領下去至劉老老止比如我說
牌副兒將這三張牌拆開先說頭一張次說第二張說完
了合成這一副兒的名字無論詩詞歌賦成語俗語比上
一句都要合韻錯了的罰一杯衆人笑道這個令好就說
出來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張天賈母道頭上有青
天衆人道好鴛鴦道當中是個五合六賈母道六橋梅花
香徹骨鴛鴦道剩了一張六合么賈母道一輪紅日出雲
霄鴛鴦道湊成便是個蓬頭鬼賈母道這鬼抱住鍾馗腿
說完大家笑着喝彩賈母飲了一杯鴛鴦又道又有一副

了左邊是個大長五薛姨媽道梅花朶朶風前舞鴛鴦道
右邊是個大五長薛姨媽道十月梅花嶺上香鴛鴦道當
中二五是雜七薛姨媽道織女牛郎會七夕鴛鴦道湊成
二郎遊五岳薛姨媽道世人不及神仙樂說完大家稱賞
飲了酒鴛鴦又道有了一副了左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
雙懸日月照乾坤鴛鴦道右邊長么兩點明湘雲道閒花
落地聽無聲鴛鴦道中間還得么四來湘雲道日邊紅杏
倚雲栽鴛鴦道湊成一個櫻桃九熟湘雲道御園却被鳥
啣出說完飲了一杯鴛鴦道有了一副了左邊是長三寶
釵道雙雙燕子語梁間鴛鴦道右邊是三長寶釵道水荇

牽風翠帶長鴛鴦道當中三六九點在寶釵道三山半落
靑天外鴛鴦道湊成鐵鎖練孤舟寶釵道處處風波處處
愁說完飮畢鴛鴦又道左邊一個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
何天寶釵聽了回頭看着他黛玉只顧怕罰也不理論鴛
鴦道中間錦屏顏色俏黛玉道紗窗也沒有紅娘報鴛鴦
道剩了二六八點齊黛玉道雙瞻玉座引朝儀鴛鴦道湊
成籃子好採花黛玉道仙杖香挑芍藥花說完飮了一口
鴛鴦道左邊四五成花九迎春道桃花帶雨濃衆人笑道
該罰錯了韻而且又不像迎春笑着飮了一口原是鳳姐
和鴛鴦都要聽劉老老的笑話故意都命說錯都罰了至

王夫人鴛鴦代說了一個下便該劉老老劉老老道我們
庄家閒了也常會幾個人弄這個但不如這說的好聽
少不得我也試一試衆人都笑道容易說的你只管說不
相干鴛鴦笑道左邊大四是個人劉老老聽了想了半日
說道是個庄家人罷衆人閧堂笑了賈母笑道說的好就
是這樣說劉老老也笑道我們庄家人不過是現成的本
色衆位姑娘姐姐別笑鴛鴦道中間三四綠配紅劉老老
道大火燒了毛毛蟲衆人笑道這是有的還說你的本色
鴛鴦笑道右邊么四眞好看劉老老道一個蘿蔔一頭蒜
衆人又笑了鴛鴦笑道湊成便是一枝花劉老老兩隻手

比着就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又大笑起來要
如席間再有何話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兩宴大觀園三宣牙牌令是園中極盛之時特特將
鋪設戲玩侈說一番反襯日後之冷落離散
惜春畫圖於劉老老閒話中逗起在有意無意之間
筆有斟酌
劉老老走路一跌可見說話不可太滿行事須防失
足雖係閒文却是借景醒人
瀟湘館精雅華麗不如蘅蕪樸實素淨秋爽軒濶大

疏落恰配探春身分
鳳姐與鴛鴦戲弄劉老老賈母笑罵促俠鬼雖是戲
言却是兩人早死讖語
分送餘肴給平兒襲人並不送趙周二姨娘於周到
中形容出好歹心事
黛玉喜殘荷雨聲句總是好哭
黛玉說牡丹西廂曲句可見平日喜看情詞且可見
其結果處
寶釵聽黛玉說出牡丹亭曲回頭一看妙在黛玉不
留意又說出西廂一句伏四十二回規勸一層

黛玉說牡丹西廂固見其鍾情處寶釵說處處風波
處處愁亦見其遭際處

迎春錯韵受罰其餘俱故意說錯惟王夫人鴛鴦代
說却不明說牌色詩句卽接劉老老之笑話旣省筆
墨又變動不板

劉老老說令固是發笑然却與巧姐結局暗暗關照

紅樓夢卷四十終

紅樓夢卷四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話說劉老老兩隻手比著說道花兒落了結個大倭瓜衆人聽了鬨堂大笑起來於是吃過門杯因又凹趣笑道今兒寔說罷我的手腳子粗又喝了酒仔細失手打了這磁杯有木頭的杯取個來我便失了手掉了地下也無碍衆人聽了又笑起來鳳姐兒聽如此說便忙笑道果眞要木頭的我就取了來可有一句話先說下這木頭的可比不得磁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劉老老聽了

心下敁敠道我方纔不過是趣話取笑兒誰知他果真竟有我時常在鄉紳大家也赴過席金杯銀杯倒都也見過從沒見有木頭杯的哦是了想必是小孩子們使的木碗兒不過誆我多喝兩碗別管他橫豎這酒蜜水兒似的多喝點子也無妨想畢便說取來再商量鳳姐乃命豐兒前面裡間書架子上有十個竹根套盃取來豐兒聽了纔要去取鴛鴦笑道我知道你那十個杯還小况且你纔說木頭的這會子又拿了竹根的來倒不好看不如把我們那裡的黃楊根子整刓的十個大套盃拿來灌他十下子鳳姐兒笑道更好了鴛鴦果命人取來劉老老一看又驚又喜驚的是一連十個挨次大小分下來那大的足足的似個小盆子極小的還有手裡的盃子兩個大喜的是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並有草字以及圖印因忙說道拿了那小的來就是了鳳姐兒笑道這個杯沒有這大量的所以沒人敢使他老老既要好容易找出來必定要挨次吃一遍纔使得劉老老唬的忙道這個不敢好姑奶奶饒了我罷賈母薛姨媽王夫人知道他有年紀的人禁不起忙笑道說是說笑是笑不可多吃了只吃這頭一杯罷劉老老道阿彌陀佛我還是小杯吃罷把這大杯收著我帶了家去慢慢的吃罷說的衆人又笑起來鴛鴦無法只

得命人滿斟了一大杯劉老老兩手捧著喝賈母薛姨媽都道慢些不要嗆了薛姨媽又命鳳姐兒佈個菜鳳姐笑道老老要吃什麼說出名兒來我夾了喂你劉老老道我知道什麼名兒樣樣都是好的賈母笑道把茄鯗夾些喂他鳳姐兒聽說依言夾些茄鯗送入劉老老口中因笑道你們天天吃茄子也嚐嚐我們這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劉老老笑道別哄我了茄子跑出這個味兒了我們也不用種糧食只種茄子了衆人笑道真是茄子我們再不哄你劉老老詫異道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這一口細嚼嚼鳳姐兒果又夾了些放入他口內

劉老老細嚼了半日笑道雖有一點茄子香只是還不像是茄子告訴我是個什麼法子弄的我也弄著吃去鳳姐兒笑道這也不難你把纔下來的茄子把皮籤了只要淨肉切成碎釘子用雞油炸了再用雞肉脯子合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豆腐乾子各色乾果子都切成釘兒拿雞湯煨乾將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磁罐子裡封嚴要吃時拿出來用炒的雞爪子一拌就是了劉老老聽了搖頭吐舌說我的佛祖倒得十來隻雞來配他怪道這個味兒一面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還只管細玩那盃子鳳姐兒笑道還是不足興再吃一盃罷劉老老忙道了不得那

就醉死了我因爲愛這樣兒好看虧他怎麼做來鴛鴦笑道酒吃完了到底這杯子是什麼木頭的劉老老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認得你們在這金門綉房的如何認得木頭我們成日家和樹林子做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間餓了還吃他眼睛裡天天見他耳朶裡天天聽他嘴兒裡天天說他所以好歹眞假我是認得的讓我認一認一面說一面細細端詳了半日道你們這樣人家斷沒有那賤東西那容易得的木頭你們也不收着了我掂着這麼體沉斷乎不是楊木一定是黃松做的衆人听了鬨堂大笑起來只見一個婆子走來請問賈母說姑娘們都到了藕香榭請示下就演罷還是再等一回子賈母忙笑道可是倒忘了他們就叫他們演罷那個婆子答應去了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正值風淸氣爽之時那樂聲穿林度水而來自然使人神怡心曠寶玉先禁不住拿起壺來斟了一杯一口飲盡復又斟上纔要飲只見王夫人也要飲命人換煖酒寶玉連忙將自已的杯捧了過來送到王夫人口邊王夫人便就他手內吃了兩口一時煖酒來了寶玉仍歸舊坐王夫人提了煖壺下席來衆人都出了席薛姨媽也站起來賈母忙命李鳳二人接過壺來讓你姑媽坐了大家纔便王夫人見如此說方

將壺遞與鳳姐兒自已歸坐賈母笑道大家吃上兩盃今日著實有趣說著擎盃讓薛姨媽又向湘雲寶釵道你姐妹兩個也吃一盃你林妹妹不大會吃也別饒他說著自已也乾了湘雲寶釵黛玉也都吃了當下劉老老聽見這般音樂且又有了酒越發喜的手舞足蹈起來寶玉因下席過來向黛玉笑道你瞧劉老老的樣子黛玉笑道當日聖樂一奏百獸率舞如今纔一牛耳衆姐妹都笑了須臾樂止薛姨媽笑道大家的酒也都有了且出去散散再坐罷賈母也正要散散於是大家出席都隨著賈母遊玩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

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賈母道誰知城裡不但人尊貴連雀兒也是尊貴的偏這雀兒到了你們這裡他也變俊了也會說話了衆人不解因問什麼雀兒變俊了會說話劉老老道那廊上金架子上站的綠毛紅嘴是鸚哥兒我是認得的那籠子裡的黑老鴰子又長出鳳頭來也會說話呢衆人聽了又都笑將起來一時只見丫頭們來請用點心賈母道吃了兩杯酒倒也不餓也罷就拿了這裡來大家隨便吃些罷丫頭聽說便去抬了兩張几來又端了兩個小捧盒揭開看時每個盒內兩樣這盒內是兩樣蒸

食一様是藕粉桂花糖糕一様是松瓤鵝油捲那盒內是
兩樣炸的一樣是只有一寸來大的小餃兒賈母因問什
麼餡子婆子們忙回是螃蟹的賈母聽了皺眉說道這會
子油膩膩的誰吃這個又看那一樣是奶油炸的各色小
麵菓也不喜歡因讓姨媽吃薛姨媽只揀了一塊糕賈母
揀了一個捲子只嘗了一嘗剩的半個遞與丫頭了劉老
老因見那小麵菓子都玲瓏剔透各色各樣又揀了一朵
牡丹花樣的來道我們鄉裏最巧的姐兒們剪子也不能
鉸出這樣個紙的來我又愛吃又捨不得吃包些家去給
他們做花樣子去倒好眾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家去我送
你一磁罈子你先趁熱吃這個罷別人不過揀各人愛吃
的揀了一兩樣就算了劉老老原不曾吃過這些東西且
都做的小巧不顯堆垜的他和板兒每樣吃了些就去了
半盤子剩的鳳姐又命攢了兩盤並一個攢盒與文官等
吃去忽見奶子抱了大姐兒來大家哄他頑了一會那大
姐兒因抱著一個大柚子頑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大
姐便要丫鬟哄他取去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眾人忙把
柚子給了板兒將板兒的佛手哄過來與他纔罷那板兒
因頑了半日佛手此刻又兩手抓着些菓子吃又忽見這
個柚子又香又圓更覺好頑且當毬踢著頑去也就不要

佛手了當下賈母等吃過了茶又帶了劉老老至櫳翠庵來妙玉忙接了進去衆人至院中見花木繁盛賈母笑道倒底是他們修行人沒事常常修理比別處越發好看一面說一面便往東禪堂來妙玉笑往裡讓賈母道我們纔都吃了酒肉你這裡頭有菩薩冲了罪過我們這裡坐坐把你的好茶拿來我們吃一盃就去了寶玉留神看他是怎麼行事只見妙玉親自捧了一個海棠花式雕漆填金雲龍獻壽的小茶盤裡面放一個成窰五彩小蓋鍾捧與賈母賈母道我不吃六安茶妙玉笑說知道這是老君眉賈母接了又問是什麼水妙玉道是舊年蠲的雨水賈母便吃了半盞笑著遞與劉老老說你嚐嚐這個茶劉老老便一口吃盡笑道好是好就是淡些再熬濃些更好了賈母衆人都笑起來然後衆人都是一色的官窰脫胎填白蓋碗那妙玉便把寶釵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隨他出去寶玉悄悄的隨後跟了來只見妙玉讓他二人在耳房內寶釵便坐在榻上黛玉便坐在妙玉的蒲團上妙玉自向風爐上煽滾了水另泡了一壺茶寶玉便走了進來笑道偏你們吃體己茶呢二人都笑道你又赶了來撤茶吃這裡並沒你吃的妙玉剛要去取杯只見道婆收了上面茶盞來妙玉忙命將那成窰的茶杯別收了擱在外頭去罷

寶玉會意知爲劉老老吃了他嫌腌臢不要了又見妙玉另拿出兩隻盃來一個傍邊有一耳盃上鐫着瓟斝三個隸字後有一行小眞字是王愷珍玩又有宋元豐五年四月眉山蘇軾見於秘府一行小字妙玉斟了一斝遞與寶釵那一隻形似鉢而小也有三個垂珠篆字鐫着點犀䀉妙玉斟了一䀉與黛玉仍將前番自己常日吃茶的那隻綠玉斗來斟與寶玉寶玉笑道常言世法平等他兩個就用那樣古玩奇珍我就是個俗器了妙玉道這是俗器不是我說狂話只怕你家裡未必找的出這麽一個俗器來呢寶玉笑道俗語說隨鄉入鄉到了你這裡自然把這金珠玉寶一槪貶爲俗器了妙玉聽如此說十分歡喜遂又尋出一隻九曲十環一環二十節蟠虬整雕竹根的一個大盞出來笑道就剩了這一個你可吃的了這一海寶玉喜的忙道吃的了妙玉笑道你雖吃的了也沒這些茶你遭塌豈不聞一杯爲品二杯卽是解渴的蠢物三盃便是飲驢了你吃這一海更成什麽說的寶釵黛玉寶玉都笑了妙玉執壺只向海內斟了約有一盃寶玉細細吃了果覺輕淳無比賞讚不絕妙玉正色道你這遭吃茶是托他兩個的福獨你來了我是不能給你吃的寶玉笑道我深知道我也不領你的情只謝他二人便了妙玉聽了方

說這話明白黛玉因問這也是舊年的雨水妙玉冷笑道你這麽個人竟是大俗人連水也嚐不出來這是五年前我在玄墓蟠香寺住著收的梅花上的雪統共得了那一鬼臉青的花甕一甕總捨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纔開了我只吃過一回這是第二回了你怎麽嚐不出來隔年蠲的雨水那有這樣清淳如何吃得黛玉知他天性怪僻不好多話亦不好多坐吃過茶便約著寶釵走了出來寶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盃雖然醃臢了白撩了豈不可惜依我說不如就給了那貧婆子罷他賣了也可以度日你道使得麽妙玉聽了想了一想點頭說道這也罷了幸而那盃子是我沒吃過的若是我吃過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給他你要給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給他快拿了去罷寶玉道自然如此你那裡和他說話去越發連你都醃臢了只交與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了又道等我們出去了我叫幾個小么兒來河裡打幾桶水來洗地如何妙玉笑道這更好了只是你囑咐他們抬了水只擱在山門外頭牆根下別進門來寶玉道這是自然的說著便袖着那盃遞與賈母房中的小丫頭子拿著說明日劉老老家去給他帶去罷交代明白賈母已經出來要回去妙玉亦不甚留送出山門回身便將門閉了不

在話下且說賈母因覺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媽去吃酒自巳便往稻香村來歇息鳳姐忙命人將小竹杠抬來賈母坐上兩個婆子抬起鳳姐李紈和眾丫頭婆子圍隨去了不在話下這裡薛姨媽也就辭出王夫人打發文官等出去將攢盒散與眾丫頭們吃去自巳便也乘空歇著隨便歪在方纔賈母坐的榻上命一個小丫頭放下簾子來又命搥著腿吩咐他老太太那裡有信你就叫我說着也歪着睡着了寶玉湘雲等看着丫頭們將攢盒擱在山石上也有坐在山石上的也有坐在草地下的也有靠着樹的也有傍着水的倒也十分熱鬧

一時又見鴛鴦來了要帶著劉老老逛眾人也都跟著取笑一時來至省親別墅的牌坊底下劉老老道噯呀這裡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磕頭眾人笑灣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樓上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裡這樣的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眾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抬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眾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拿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着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眾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裡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

那劉老老因喝了些酒他脾氣不與黃酒相宜且吃了許多油膩飲食發渴多喝了幾碗茶不免通瀉起來蹲了半日方完及出廁來酒被風吹且年邁之人蹲了半天忽一起身只覺得眼花頭暈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却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了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找不著門再找了半日忽見一帶竹籬劉老老心中自忖道這裡也有扁荳架子一面想一面順著花障走了來得了一個月洞門進去只見迎面一帶水池只有七八尺寬石頭砌岸裡面碧波清水流往那邊去了上面有一塊白石橫架在上面劉老老便踱過石去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箇灣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裡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赶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磞的生疼細瞧了一瞧原來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却是一色平的點頭嘆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門上掛着葱綠撒花軟簾劉老老掀簾進去抬頭一看只見四面墻壁玲瓏剔透琴劍瓶爐皆貼在墻上錦籠

紗罩金彩珠光連地下踏的磚皆是碧綠鑿花竟越發把眼花了找門出去那裡有門左一架書右一架屏剛從屏後得了一個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恍惚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你進去又見他戴着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裡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說着那老婆子只是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裡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仔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只管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消息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出來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床帳他此時又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屁股坐在床上只說歇歇不承望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床上且說眾人等他不見板兒沒了他老老急的哭了眾人都笑道別是掉在茅廁裡了快叫人去瞧瞧因命兩個婆子去找回來說沒有眾人各處搜尋不見襲人敁敠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着這一條路往我們後房

子裡去了若進了花障子到後房門進去雖然磞頭還有小丫頭子們知道若不進花障子去再往西南上去若遶出去還好若遶不出去可殼他遶一會子好的我且瞧瞧去一面說着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裡的小丫頭已偷空頑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轉過集錦槅子就聽的鼾齁如雷忙進來只聞得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脚的仰臥在床上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的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腌臢了床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撣襲人恐驚動了人被寶玉知道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將當地大鼎內貯了三四把百合香仍用罩子罩上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着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子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說醉倒在山子石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綉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裡的一樣襲人微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那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眾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眾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一時賈母醒了就在稻香

村蘢晚飯賈母因覺嬾懶的也沒吃飯便坐了竹椅小厰
轎回至房中歇息命鳳姐兒等去吃飯他姊妹方復進園
來未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竹根杯引出黃楊杯交情曲折
若無黃楊大套杯劉老老何至醉臥寶玉床若非劉
老老腹瀉何由走入怡紅院一路叙來有情有景
竹根黃松楊木俱是陪襯黃楊杯却先後錯綜爲出
無一筆重複
寶玉等聽曲飲酒是劉老老醉後餘波

劉老老極村俗妙玉極僻潔兩兩相形覺村俗却在
人情之內僻潔反在人情之外寧爲老老毋爲妙玉
妙玉拉寶釵黛玉衣襟心中非無寶玉只是不好拉
耳若心中無寶玉因何劉老老吃的茶杯便嫌腌臢
不要自已常吃的綠玉斗便斟茶與寶玉又尋出竹
根大海來且肯將成窰茶杯給與寶玉聽他轉給劉
老老是作者皮裏陽秋不可不知
妙玉向寶玉說你獨來我不肯給你吃是假撇清語
轉覺欲蓋弥彰
妙玉出家人何以有許多古玩茶器五年前又在元

摹住形迹殊屬可疑

劉老老悮入怡紅院一段文章有疑鬼疑神之筆又照應鳳姐代插滿頭花想見席中醉態眞可發笑

大姐來園中引出後文逆巣取名情事

紅樓夢卷四十一終

四十二回
四十六回

紅樓夢

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0

紅樓夢卷四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話說他姊妹復進園來吃過飯大家散出都無別話且說劉老老帶着板兒先來見鳳姐兒說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雖然住了兩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來沒見過的沒吃過的沒聽見的都經驗了難得老太太和姑奶奶並那些小姐們連各房裡的姑娘們都這樣憐貧惜老照看我我這一回去沒別的報答惟有請些高香天天給你們念佛保佑你們長命百歲的就筭我的心了鳳姐兒笑道

文庫 11
D 246
10

010190560622

你別喜歡都是爲你老太太也被風吹病了睡着不舒服我們大姐兒也着了凉在那裡發熱呢劉老老聽了忙嘆道老太太有年紀的不慣十分勞乏的鳳姐兒道從來沒像昨兒高興爲你在這裡要叫都逛逛一個園子倒走了多半個大姐兒因爲我找你去太太遞了一塊糕給他誰知風地裡吃了就發熱起來劉老老道大姐兒只怕不大進園子生地方兒小人兒家原不該去比不得我們的孩子會走了那個坟圈子裡不跑去一則風撲了也是有的二則只怕他身上干淨眼睛又淨或是遇見什麼神了依我說給他瞧瞧祟書本子仔細撞客着一語提醒了鳳姐兒便叫平兒拿出玉匣記來着彩明來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正西方得遇花神身沉不思飲食用白錢七張在正西四十步送之卽安鳳姐兒笑道果然不錯園子裡頭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見了一面命人請兩分紙錢來着兩個人來一個與賈母送祟一個與大姐兒送祟果見大姐兒安穩睡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你們有年紀的經歷的多我這大姐兒時常肯病也不知是什麼原故劉老老道這也有的富貴人家養的孩子都嬌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兒委屈再他小人兒家過於尊貴了也禁不起巳後姑奶奶倒少疼他些就好了鳳

姐兒道這也有理我想起來他還沒個名字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借借你的壽二則你們是庄家人不怕你惱到底貧苦些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的住他劉老老聽說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是幾時生的鳳姐兒道正是生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劉老老忙笑道這個正好就叫做巧姐兒好這個叫做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依我這名字必然長命百歲日後大了各人成家立業或一時有不遂心的事必然遇難成祥逢凶化吉都從這巧字兒來鳳姐兒聽了自是歡喜忙謝道只保佑他應了你的話就好了說着叫平兒來吩咐道明兒

偺們有事恐怕不得閒兒你這空兒閒着把送老老的東西打點了他明兒一早就好走得便宜了劉老老道不敢多破費了已經遭擾了幾日又拿着走越覺心裡不安起來鳳姐兒道也沒有什麼不過隨常的東西好也罷歹也罷帶了去你們街坊隣舍看着也熱鬧些也是上城一次說着只見平兒走來說老老過這邊瞧瞧劉老老忙跟了平兒到那邊屋裡只見堆着半炕東西平兒一一的拿與他瞧着又說道這是昨日你要的青紗一疋奶奶另外送你一個實地月白紗做裡子這是兩個繭紬做襖兒裙子都好這包袱裡是兩疋紬子年下做件衣裳穿這是一盒

各樣內造點心也有你吃過的也有沒吃過的拿去擺碟子請客比你們買的強些這兩條口袋是你昨日裝瓜菓子的如今這一個裡頭裝了兩斗御田粳米熬粥是難得的這一條裡是園子裡的菓子和各樣乾菓子這一包是八兩銀子這都是我們奶奶的這兩包每包五十兩共是一百兩是太太給的叫你拿去或者做個小本買賣或者置幾畝地已後再別求親靠友的說着又悄悄笑道這兩件襖兒和兩條裙子還有四塊包頭一包絨線這是我送老老的那衣裳雖是舊的我也沒大狠穿你要棄嫌我就不敢說了平兒說一樣劉老老就念一句佛已經念了幾千佛了又見平兒也送他這些東西又如此謙遜忙笑說道姑娘說那裡話這樣好東西我還棄嫌我便有銀子沒處買這樣的去呢只是我怪臊的收了又不好不收又辜負了姑娘的心平兒笑道休說外話咱們都是自己我纔這樣你放心收了罷我還和你要東西呢到年下你只把你們晒的那個灰條菜乾子和豇豆扁豆茄子葫蘆條兒各樣乾菜帶些來我們這裡上上下下都愛吃這個就筭了別的一概不要別罔費了心劉老老千恩萬謝的答應了平兒道你只管睡你的去我替你收拾妥當了就放在這裡明兒一早打發小厮們僱輛車裝上不用你費一點

心的劉老老越發感激不盡過來又千恩萬謝的辭了鳳姐兒過賈母這邊睡了一夜次早梳洗了就要告辭因賈母欠安衆人都過來請安出去傳請大夫一時婆子回大夫來了老嬤嬤請賈母進幔子去坐賈母道我也老了那裏養不出那阿物兒來還怕他不成不要放幔子就這樣瞧罷衆婆子聽了便拿過一張小桌子來放下一個小枕頭便命人請一時只見賈珍賈璉賈蓉三個人將王太醫領來王太醫不敢走甬路只走傍堦跟着賈珍到了台堦上早有兩個婆子在兩邊打起簾子兩個婆子在前引導進去又見寶玉迎了出來只見賈母穿着青縐紬一斗珠

的羊皮褂子端坐在榻上兩邊四個未留頭的小丫鬟都拿着蠅刷漱盂等物又有五六個老嬤嬤雁翅擺在兩傍碧紗厨後隱隱約約有許多穿紅着綠戴寶插金的人王太醫便不敢抬頭忙上來請了安賈母見他穿着六品服色便知是御醫了含笑問供奉好因問賈珍這位供奉貴姓賈珍等忙回姓王賈母笑道當日太醫院正堂有個王君效好脈息王太醫忙躬身低頭含笑因說那是晚生家叔祖賈母聽了笑道原來這樣也算是世交了一面說一面慢慢的伸手放在小枕頭上嬤嬤端着一張小杌子放在小桌前面略偏些王太醫便屈一膝坐下歪着頭胗了

半日又診了那隻手忙欠身低頭退出賈母笑說勞動了珍兒讓出去好生看茶賈珍賈璉等忙答應了幾個是復領王太醫到外書房中王太醫說太夫人並無別症偶感一點風寒究竟不用吃藥不過略清淡些常煖着一點兒就好了如今寫個方子在這裡若老人家愛吃便按方煎一劑吃若懶怠吃也就罷了說着吃茶寫了方子剛要告辭只見奶子抱了大姐兒出來笑說王老爺也瞧瞧我們姐兒王太醫聽說忙起身就奶子懷中左手托着大姐兒的手右手診了一診又摸了一摸頭又叫伸出舌頭來瞧瞧笑道我說着姐兒又罵我了只是要清清淨淨的餓兩

頓就好了不必吃煎藥我送丸藥來臨睡時用薑湯研開吃下去就是了說畢告辭而去賈珍等拿了藥方來回明賈母原故將藥方放在案上出去不在話下這裡王夫人和李紈鳳姐兒寶釵姊妹等見大夫出去方從厨後出來王夫人略坐一坐也回房去了劉老老見無事方上來和賈母告辭賈母說閒了再來又命鴛鴦來好生打發劉老老出去我身上不好不能送你劉老老道了謝又作辭方同鴛鴦出來到了下房鴛鴦指炕上一個包袱說道這是老太太的幾件衣裳都是往年間生日節下衆人孝敬的老太太從不穿人家做的收着也可惜却是一次也沒穿

過的昨日叫我拿出兩套兒送你帶去或送人或自已家裡穿罷別見笑這盒子裡是你要的麵菓子這包兒裡是你前兒說的藥梅花點舌丹也有紫金錠也有活絡丹也有催生保命丹也有每一樣是一張方子包着總包在裡頭了這是兩個荷包帶着頑罷說着便抽開繫子掏出兩個筆錠如意的锞子來與他瞧又笑道荷包拿去這個留下給我罷劉老老已喜出望外早又念了幾千佛聽鴛鴦如此說便說道姑娘只管留下罷了鴛鴦見他信以為真笑着仍與他裝上說道哄你頑呢我有好些呢留着年下給小孩子們罷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拿了個成窰鍾子

來遞與劉老老這是寶二爺給你的劉老老道這是那裡說起我那一世修來的今兒這樣說着便接了過來鴛鴦道前兒我叫你洗澡換的衣裳是我的你不棄嫌我還有幾件也送你罷劉老老又忙道謝鴛鴦果然又拿出幾件來與他包好劉老老又要到園中辭謝寶玉和眾姊妹王夫人等去鴛鴦道不用去了他們這會子也不見人回來我替你說罷閑了再來又命了一個老婆子吩咐他二門上叫兩個小廝來幫着老老拿了東西送去婆子答應了又和劉老老到了鳳姐兒那邊一併拿了東西在角門上命小廝們搬了出去直送劉老老上車去了不在話下且

說寶釵等吃過早飯又往賈母處問安回園至分路之處寶釵便叫黛玉道顰兒跟我來有一句話問你黛玉便同了寶釵來至蘅蕪苑中進了房寶釵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審你黛玉不解何故因笑道你瞧寶丫頭瘋了審問我什麽寶釵冷笑道好個千金小姐好個不出閨門的女孩兒滿嘴裡說的是什麽你只實說便罷黛玉不解只管發笑心裡也不免疑惑起來口裡只說我曾說什麽你不過要捏我的錯兒罷了你倒說出來我聽聽寶釵笑道你還裝憨兒昨兒行酒令你說的是什麽我竟不知是那裡來的黛玉一想方想起來昨兒失於檢點那牡丹亭西廂記說了兩句不覺紅了臉便上來摟着寶釵笑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隨口說的你教給我再不說了寶釵笑道我也不知道聽你說的怪生的所以請教你黛玉道好姐姐你別說與別人我以後再不說了寶釵見他羞的滿臉飛紅滿口央告便不肯再往下追問因拉他坐下吃茶款款的告訴他道你當我是誰我也是個淘氣的從小兒七八歲上也彀個人纏的我們家也算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手裡也極愛藏書先時人口多姊妹兄弟也在一處都怕看正經書弟兄們也有愛詩的也有愛詞的諸如這些西廂琵琶以及元人百種無所不有他們背着我們偷看我

們也背着他們偷看後來大人知道了打的打罵的罵燒的燒丟開了所以偺們女孩兒家不認字的倒好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連做詩寫字等事這也不是你我分內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內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更好了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並不是書誤了他可惜他把書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麽大害處至於你我只該做些針線紡績的事纔是偏又認得幾個字既認得了字不過揀那正經書看也罷了最怕見些雜書移了情性就不可救了一席話說的黛玉垂頭吃茶心下暗服只有答應是的一字忽見素雲進來說我們奶奶請二位姑娘商議要緊的事呢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史姑娘寶二爺都等着呢寶釵道又是什麽事黛玉道偺們到了那裡就知道了說着便和寶釵往稻香村來果見衆人都在那裡李紈見了他兩個笑道社還沒起就有脫滑兒的了四丫頭要告一年的假呢黛玉笑道都是老太太昨兒一句話又叫他畫什麽園子圖兒惹得他樂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別怪老太太都是劉老老一句話黛玉忙笑接道可是呢都是他的一句話他是那一門子的老老直叫他是個母蝗虫就是了說着大家都笑起

來寶釵笑道世上的話到了鳳了頭嘴裡也就盡了幸而鳳了頭不認得字不大通不過一槩是市俗取笑更有顰兒這促狹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市俗的粗話撮其要刪其繁再加潤色比方出來一句是一句這母蝗虫三字把昨兒那些形景都現出來了虧他想的到也快眾人聽了都笑道你這一註解也就不在他兩個以下了李紈道我請你們大家商議給他多少日子的假我給了他一個月的假他嫌少你們怎麼說黛玉道論理一年也不多這園子蓋纔蓋了一年如今要畫自然得二年的工夫呢又要研墨又要蘸筆又要鋪紙又要著顏色又要剛說到這裡黛玉也自掌不住笑道又要照著這樣兒慢慢的畫可不得二年的工夫眾人聽了都拍手笑個不住寶釵笑道有趣最妙落後一句是慢慢的畫他可不畫去怎麼就有了呢所以昨兒那些笑話兒雖然可笑回想是沒味的你們細想顰兒這幾句話雖沒什麼回想却有滋味我倒笑的動不得了惜春道都是寶姐姐讚的他越發逞强這會子拿我又取笑兒黛玉忙拉他笑道我且問你還是單畫這園子呢還是連我們眾人都畫在上頭呢惜春道原是只畫這園子的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個房樣子了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似的纔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臺

又不會畫人物又不好駁回正爲這個爲難呢黛玉道人物還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紈道你又說不通的話了這個上頭那裡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點綴一兩樣黛玉笑道別的草虫不畫罷了昨兒母蝗虫不畫上豈不缺了典衆人聽了又都笑起來黛玉一面笑的兩手捧着胸口一面說道你快畫罷我連題跋都有了起了名字就叫做攜蝗大嚼圖衆人聽了越發閧然大笑的前仰後合只聽咕咚一聲响不知什麼倒了急忙看原來是史湘雲伏着椅子背兒上那椅子原不曾放穩被他全身伏着背子大笑他又不防兩下裡錯了筍向東一歪連人帶椅子都歪倒了幸有板壁擋住不曾落地衆人一見越發笑個不住寶玉忙赶上去扶住了起來方漸漸止了笑寶玉和黛玉使個眼色兒黛玉會意便走至裡間將鏡袱揭起照了照只見兩鬢略鬆了些忙開了李紈的粧奩拿出抿子來對鏡抿了兩抿仍舊收拾好了方出來指着李紈道這是叫你帶着我們做針線教道理呢你反招了我們來大頑大笑的李紈笑道你們聽他這刁話他領着頭兒鬧引着人笑了倒賴我的不是眞眞恨的我只保佑你明兒得一個利害婆婆再得幾個千刁萬惡的大姑子小姑子試試你那會子還這麽刁不刁了黛玉早紅了臉拉着寶釵

說偺們放他一年的假罷寶釵道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成畫這園子却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這些樓臺房舍是必要界劃的一點兒不留神欄杆也歪了柱子也塌了門窗也倒豎過來堦砌也離了縫甚至桌子擠到墻裡頭去花盆放在簾子上來豈不倒成了一張笑話兒了第三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衣摺裙帶指手足步最是要緊一筆不細不是腫了手就是瘸了腳染臉撕髮倒是小事依我看來竟難的狠如今一年的假也太多一月的假也太少竟給他半年的假再派了寶兄弟幫着他並不是為寶兄弟知道教着他畫那就更悞了事為的是有不知道的或難安插的寶兄弟好拿出來問問那會畫的相公就容易了寶玉聽了先喜的說這話極是詹子亮的工細樓臺就極好程日興的美人是絕技如今就問他們去寶釵道我說你是無事忙說了一聲你就問他去也等着商議定

了再去如今且說拿什麼畫寶玉道家裡有雪浪紙又大又托墨寶釵冷笑道我說你不中用那雪浪紙寫字畫寫意畫兒或是會山水的畫南宋山水托墨禁得皴染拿了畫這個又不托色又難烘畫也不好紙也可惜我教給你一個法子原先蓋這園子就有一張細緻圖樣雖是畫工描的那地步方向是不錯的你和太太要了出來也比著那紙大小和鳳丫頭要一塊重絹交給外邊相公們叫他炤著這圖樣刪補着立了稿子添了人物就是了就配着這些青緑顏色並泥金泥銀也得他們配去你們也得另攏上風爐子預備化膠出膠洗筆還得一個粉油大案鋪上毡子你們那些碟子也不全筆也不全都從新再弄一分兒纔好惜春道我何曾有這些畫器不過隨手的筆畫畫罷了就是顏色只有赭石廣花藤黃胭脂這四樣再有不過是兩支著色的筆就完了寶釵道你何不早說這些東西我却還有只是你用不著給你也白放著如今我且替你收著等你用着這個的時候我送你些也只可留著畫扇子若畫這大幅的也就可惜了今兒替你開個單子照着單子和老太太要去你們也未必知道的全我說着寶兄弟寫寶玉早已預備下筆硯了原怕記不清白要寫了記著聽寶釵如此說喜的提筆起來靜聽寶釵說道頭

號排筆四支三號排筆四支二號排筆四支大染四支中染四支小染四支大南蟹爪十支小蟹爪十支鬚眉十支大著色二十支小著色二十支開面十支柳條二十支箭頭珠四兩南赭四兩石黃四兩石青四兩石綠四兩管黃四兩廣花八兩鉛粉四匣胭脂十帖大赤飛金二百帖青金二百帖廣勻膠四兩淨礬四兩礬絹的膠礬在外別管他們只把絹交出去叫他們礬去這些顏色偺們淘澄飛跌著又頑了又使了包你一輩子都彀使了再要頂細絹籮四個粗籮二個担筆四支大小乳鉢四個大粗碗二十個五寸碟子十個三寸粗白碟子二十個風爐兩個沙鍋大小四個新磁缸二口新水桶四隻一尺長白布口袋四個浮炭二十觔柳木炭一二觔三屜木箱一個實地紗一丈生薑二兩醬半觔黛玉忙笑道鐵鍋一口鐵鏟一個寶釵道這做什麽黛玉道你要生薑和醬這些作料我替你要鐵鍋來好炒顏色吃啊衆人都笑起來寶釵笑道寶兒你知道什麽那粗色碟子保不住不上火烤不拿薑汁子和醬預先抹在底子上烤過一經了火是要炸的衆人聽說都道原來如此黛玉又看了一回單子笑着拉探春悄悄的道你瞧瞧畫個畫兒又要起這些水缸箱子來想必糊塗了把他的嫁裝單子也寫上了探春聽了笑個不住

說道寶姐姐你還不擰他的嘴你問問他編排你的話寶釵笑道不用問狗嘴裡還有象牙不成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把黛玉按在炕上便要擰他的臉黛玉笑著忙央告道好姐姐饒了我罷顰兒年紀小只知說不知道輕重做姐姐的教導我姐姐不饒我我還求誰去呢衆人不知話內有因都笑道說的好可憐見的連我們也軟了饒了他罷寶釵原是和他頑的忽聽他又拉扯上前番說他胡看雜書的話便不好再和他鬧了放起他來黛玉笑道到底是姐姐要是我再不饒人的寶釵笑指他道怪不得老太太疼你衆人愛你今兒我也怪疼你的了過來我替你把頭髮籠籠罷黛玉果然轉過身來寶釵用手籠上去寶玉在傍看着只覺更好不覺後悔不該令他抿上鬢去也該留着此時叫他替他抿上去正自胡想只見寶釵說道寫完了明兒回老太太去若家裡有的就罷若沒有的就拿些錢去買了來我帮着你們配寶玉忙收了单子大家又說了一回閑話至晚飯後又往賈母處來請安賈母原沒有大病不過是勞乏了兼着了些涼溫存了一日又吃了一兩劑藥發散了發散至晚也就好了不知次日又有何話下回分解

評曰

大姐送祟靈驗引出劉老老取名
劉老老取名巧姐既補出巧姐生日又說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直伏一百十八回中事

平兒要鄉間乾菜不是閒話是爲劉老老好不時往來地步

劉老老此次進榮府衣物銀兩滿載而歸是伏後來老老家中藉此寬裕可以藏留巧姐地步不是呆寫榮府念舊樂施

鴛鴦假要筆錠如意錁子爲抽開荷包袋掩飾無痕

寶釵規勸黛玉是極愛黛玉所論亦極正大光明并寶玉亦隱隱在內

商量畫大觀園開出許多需用之物及尋索圖樣央人起稿且告假一年竟像此圖必要畫成是反照後來竟未畫完又便稽延月日是文章躲閃法

紅樓夢卷四十二終

紅樓夢卷四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話說王夫人因見賈母那日在大觀園不過着了些風寒不是什麼大病請醫生吃了兩劑藥也就好了命鳳姐來吩咐他預備給賈政帶送東西正商議著只見賈母打發人來叫王夫人忙引着鳳姐兒過來王夫人又請問這會子可又覺大安些賈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纔你們送來野雞崽子湯我嚐了一嚐倒有味兒又吃了兩塊肉心裡狠受用王夫人笑道這是鳳丫頭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

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賈母點頭笑道難爲他想著若是還有生的再炸上兩塊醎浸浸的吃粥有味兒那湯雖好就只不對稀飯鳳姐聽了連忙答應命人去厨房傳話這裡賈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發人找你來不爲別的初二日是鳳了頭的生日上兩年我原早想着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又有大事就混過去了今年人又齊全料著又沒事偺們大家好生樂一日王夫人笑道我也想著呢既是老太太高興何不就商議定了賈母笑道想我往年不拘誰做生日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禮這個也俗了也覺太生分似的今兒我出個新法子又不生分又可

取樂王夫人忙道老太太怎麼想著好就是怎樣麼行賈母笑道我想著偺們也學那小家子大家湊分子多少盡著這錢去辦你道好不好王夫人道這個狠好但不知怎麼湊法賈母聽說一發高興起來忙遣人去請薛姨媽邢夫人等又叫請姑娘們並寶玉那府裡賈珍的媳婦並賴大家的及有些頭臉管事的媳婦也都叫了來衆了頭婆子見賈母十分高興也都高興忙忙的各自分頭去請的請傳的傳沒頓飯的工夫老的少的上的下的烏壓壓擠了一屋子只薛姨媽和賈母對坐邢夫人王夫人只坐在房門前兩張椅子上寶釵姊妹等五六個人坐在炕上寶

玉坐在賈母懷前底下滿滿的站了一地賈母忙命拿幾張小杌了來給賴大母親等幾個高年有體面的嬤嬤坐了賈府風俗年高伏侍過父母的家人比年輕的主子還有體面所以尤氏鳳姐兒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賴大的母親等三四個老媽媽告了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賈母笑著把方纔一夕話說與衆人聽了衆人誰不湊這趣兒再也有和鳳姐兒好有情願這樣的也有畏懼鳳姐兒巴不得奉承的况且都是拿得出來的所以一聞此言都欣然應諾賈母先道我出二十兩薛姨媽笑道我隨著老太太也是二十兩邢夫人王夫人笑道我們不敢和老太太並

肩自然矮一等每人十六兩罷了尤氏李紈也笑道我們自然又矮一等每人十二兩罷賈母忙和李紈道你寡婦失業的那裡還拉你出這個錢我替你出了罷鳳姐忙笑道老太太別高興且算一算帳再攬事老太太身上已有兩分呢這會子又替大嫂子出十六兩說着高興一會子回想又心疼了過後兒又說都是為鳳了頭花了錢使個巧法子哄着我拿出三四倍子來暗裡補上我還做夢呢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依你怎麼樣呢鳳姐笑道生日沒到我這會子已經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個錢也不出驚動這些人實在不安不如大嫂子這分我替他出了

罷我到那一日多吃些東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聽了都說狠是賈母方允了鳳姐兒又笑道我還有一句話呢我想老祖宗自已二十兩又有林妹妹寶兄弟的兩分子姨媽自已二十兩又有寶妹妹的一分子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兩自已又少又不替人出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虧了賈母聽了呵呵大笑道倒底是我的鳳丫頭向着我這說的狠是要不是你我叫他們又哄了去了鳳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哥兒兩個交給兩位太太一位占一個罷派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賈母忙說這狠公道就是這樣賴大的母親忙站起來笑道這可反

了我替二位太太生氣在那邊是兒子媳婦在這邊是內姪女兒倒不向著婆婆姑姑倒向著別人這兒媳婦倒成了陌路人內姪女兒竟成了外姪女兒了說的賈母與衆人都大笑起來了賴大之母因又問道少奶奶們十二兩我們自然也該矮一等了賈母聽說道這使不得你們雖該矮一等我知道你們這幾個都是財主位雖低些錢却比他們多的你們和他們一例纔使得衆媽媽聽了連忙答應賈母又道姑娘們不過應個景兒每人照一個月的月例就是了又回頭叫鴛鴦來你們也湊幾個人商議湊了來鴛鴦答應著去不多時帶了平兒襲人彩霞等還有

幾個丫頭來也有二兩的也有一兩的賈母因問平兒你難道不替你主子做生日還入在這裡頭平兒笑道我那個私自另外的有了這是公中的也該出一分賈母笑道這纔是好孩子鳳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還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問一聲兒儘到他們是理不然他們只當小看了他們了賈母聽說忙說可是呢怎麼倒忘了他們只怕他們不得閒兒叫一個丫頭問問去說着早有丫頭去了半日回來說道每位也出二兩賈母喜道拿筆硯來算明共計多少尤氏因悄罵鳳姐道我把你這沒足彀的小蹄子這麼些婆婆嬸子來湊銀子給你做生日你還不足又拉上兩個苦瓠子做什麼鳳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說一會子離了這裡我纔和你筭帳他們兩個爲什麼苦呢有了錢也是白塡還別人不如拘了來偺們樂說着早巳合筭了共湊了一百五十兩有餘賈母道一天戲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請客酒席又不多兩三日的用度都彀了頭等戲不用錢省在這上頭賈母道鳳丫頭說那一班好就傳那一班鳳姐道偺們家的班子都聽熟了到是花幾個錢叫一班來聽聽罷賈母道這件事我交給珍哥媳婦了越發叫鳳丫頭別操一點心受用一日纔筭尤氏答應著又說了一回話都知賈母乏了纔漸漸的散出來尤氏

等送出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他往鳳姐房裡來商議怎麼辦生日的話鳳姐兒道你不用問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這阿物兒也忒行了大運了我當有什麼事叫我們去原來單為這個出了錢不算還要我操心你怎麼謝我鳳姐笑道別扯臊我又沒叫你來謝你什麼你怕操心你這會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個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興的這個樣兒我勸你收著些兒好太滿了就出來了二人又說了一回方散次日將銀子送到寧國府來尤氏方纔起來梳洗因問是誰送過來的丫頭們回說林媽尤氏便命叫了他來丫頭們走至下房叫了林之孝家的過來尤氏命他腳踏上坐了一面忙着梳洗一面問他這一包銀子共多少林之孝家的回說這是我們底下人的銀子湊了先送過來老太太和太太們的還沒有呢正說着丫頭們回說那府裡太太和姨太太打發人送分子來了尤氏笑罵道小蹄子們會記得這些沒要緊的話昨兒不過老太太一時高興故意的要學那小家子湊分子你們就記得到了你們嘴裡當正經的說還不快接了進來好生待茶再打發他們去丫頭們笑著忙接銀子進來一共兩封連寶釵黛玉的都有了尤氏問還少誰的林之孝家的道還少老太太太太姑娘

們的我們底下姑娘們的尤氏道還有你們大奶奶的呢林之孝家的道奶奶過去這銀子都從二奶奶手裡發一共都有了說著尤氏梳洗了命人伺候車輛一時來至榮府先來見鳳姐只見鳳姐已將銀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問都齊了麼鳳姐笑道都有了快拿去罷丟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到要當面點一點說着果然按數一點只沒有李紈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說你閙鬼呢怎麼你大嫂子的沒有鳳姐笑道那麼些還不彀使短一分兒也罷了等不彀了我再找給你尤氏道昨兒你在人跟前做人今兒又來和我賴這個斷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鳳姐笑道我看你利害明兒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別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兒不給也罷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本來依你麼說着把平兒的一分子拿了出來說道平兒來把你的收了去等不彀了我替你添上平兒會意笑說道奶奶先使着若剩了下來再賞我一樣尤氏笑道只許你主子作弊就不許我做情兒平兒只得收了尤氏又道我看你主子這麼細緻弄這些錢那裡使去使不了明兒帶了棺材裡使去一面說着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歡喜二

人計議妥當尤氏臨走時便把鴛鴦的二兩銀子還他說這還使不了呢說著一徑出來又至王夫人跟前說了一回話因王夫人進了佛堂把彩雲的一分也還了他鳳姐兒不在跟前一時把周趙二人的也還了他兩個還不敢收尤氏道你們可憐見的那裡有這些閒錢鳳丫頭便知道了有我應着呢二人聽說千恩萬謝的收了轉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園中人都打聽得尤氏辦得十分熱鬧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着取樂頑耍李紈又向衆姊妹道今兒是正經社日可別忘了寶玉也不來想必他只圖熱鬧把淸雅就丢了說着便命丫頭去瞧做什麼呢快請了來丫頭去了半日回說花大姐姐說今兒一早就出門去了衆人聽了都咤異說再沒有出門之理這丫頭糊塗不知說話因又命翠墨去一時翠墨回來說可不眞出門了說有個朋友死了出去探喪去了探春道斷然沒有的事憑他什麼再沒有今日出門之理你叫襲人來我問他剛說著只見襲人走來李紈等都說道今兒憑他有什麼事也不該出門頭一件你二奶奶的生日老太太都這麼高興兩府上下衆人來湊熱鬧他倒去了第二日又是頭一社的正日子他也不告假就私自去了襲人嘆道昨兒晚上就說了今兒一早有要緊的事

到北靜王府裡去就赶回來的勸他不要去他必不依今兒一早起來又要素衣裳穿想必是北靜王府裡的要緊姬妾沒了也未可知李紈等道若果如此也該去走走只是也該回來了說着大家又商議偺們只管做詩等他來罰他剛說着只見賈母已打發人來請便都往前頭去了襲人回明寶玉的事賈母不樂便命人接去原來寶玉心裡有件心事於頭一日就吩咐焙茗明日一早出門備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着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找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橫豎就來的焙茗也摸不着頭腦只得依言說了

今日一早果然備了兩匹馬在園後門等着天亮了只見寶玉遍體純素從角門出來一語不發跨上馬一灣腰順着街就赶下去了焙茗也只得跨上馬加鞭赶上在後面忙問往那裡去寶玉道這條路是往那裡去的焙茗道這是出北門的大道出去了冷清清沒有可頑的寶玉聽說點頭道正要冷清清的地方好說着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了兩個灣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着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人烟漸漸稀少寶玉方勒住馬回頭問焙茗道這裡可有賣香的焙茗道香倒有不知是那一樣寶玉想道別的香不好須得檀芸降

三樣焙茗笑道這三樣可難得寶玉爲難焙茗見他爲難
因問道要香做什麼使我見二爺時常帶的小荷包有散
香何不找一找一句提醒了寶玉便回手衣襟上掛着個
荷包摸了一摸竟有兩星沉速心內歡喜只是不恭些再
想自已親身帶的倒比買的又好些于是又問爐炭焙茗
道這可罷了荒郊野外那裡有既用這些何不早說帶了
來豈不便宜寶玉道糊塗東西若可帶了來又不這樣沒
命的跑了焙茗想了半日笑道我得了個主意不知二爺
心下如何我想來二爺不止用這個呢只怕還要用別的
這也不是事如今我們就往前再走二里地就是水仙菴

了寶玉聽了忙問水仙庵就在這裡更好了我們就去說
着就加鞭前行一面回頭向焙茗道這水仙庵的姑子長
往偺們家去這一去到那裡和他借香爐使使他自然是
肯的焙茗道別說是偺們家的香火就是平日不認識的
廟裡和他借他也不敢駁回只是一件我常見二爺最厭
這水仙庵的如何今兒又這樣喜歡了寶玉道我素日最
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
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起廟來供
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眞了比如
這水仙庵裡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菴殊不知古來

並沒有個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謊話誰知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兒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說着早已來至門前那老姑子見寶玉來了事出意外竟像天上掉下個活龍來的一般忙上來問好命老道來接馬寶玉進去也不拜洛神像却只管賞鑒雖是泥塑的却眞有翩若驚鴻婉若游龍之態荷出綠波日映朝霞之姿寶玉不覺滴下淚來老姑子獻了茶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那姑子去了半日連香供紙馬都預備了來寶玉一槩不用說道命焙茗捧着爐出至後園中揀一塊干淨地方兒竟揀不出焙茗道那井臺上如何寶玉點頭一齊來至井臺上

將爐放下焙茗站過一傍寶玉掏出香來焚上含淚施了半禮回身命收了去焙茗答應且不收忙爬下去磕了幾個頭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的極聰敏極淸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你若有靈有聖我們二爺這樣想着你你也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頑耍豈不兩下裏都有趣了說畢又磕了幾個頭纔爬了起來寶玉聽

他沒說完便掌不住笑了因踢他道休胡說看人聽見笑話焙茗起來收過香爐和寶玉走着因道我已經合姑子說了二爺還沒用飯叫他收拾了些東西二爺勉強吃些我知道今兒裏頭大排筵宴熱鬧非常二爺爲此纔躲了來的橫豎在這裏清淨一天也就儘樂了若不吃東西斷使不得寶玉道戲酒既不吃這隨便的吃些何妨焙茗道這纔是還有一說咱們來了必有人不放心若沒有人不放心便晚晚進城何妨若有人不放心二爺須得進城回家去纔是第一老太太太太也放了心第二禮也盡了不過如此就是家去了看戲吃酒也並不是爺有意原不過陪着父母盡孝道若單爲了這個不顧老太太太太懸心就是方纔那受祭的陰魂也不安生二爺想我這話如何寶玉笑道你的意思我猜着了你想着只你一個跟了我出來回來你怕擔不是所以拿着大題目來勸我我纔來了不過爲盡個禮再去吃酒看戲並沒說一日不進城這已完了心愿趕着進城大家放心豈不兩盡其道焙茗道這更好說着二人來至禪堂果然那姑子收拾了一桌素菜寶玉胡亂吃了些焙茗也吃了二人便上馬仍回舊路焙茗在後面只囑咐二爺好生騎着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着些一面說着早已進了城仍從後門進去忙忙來至

怡紅院中襲人等都不在房中只有幾個老婆子看屋子見他來了都喜的眉開眼笑道阿彌陀佛可來了沒把花姑娘急瘋了呢上頭正坐席呢二爺快去罷寶玉聽說忙將素衣脫了自已找了顏色吉服換上便問道都在什麽地方坐席呢老婆子們回道在新蓋的大花廳上呢寶玉聽了一逕往花廳上來耳內早隱隱聞得簫管歌吹之聲剛到穿堂那邊只見玉釧兒獨坐在廊簷下垂淚一見寶玉來了便長出了一口氣咂着嘴兒說道噯鳳凰來了快進去罷再一會子不來可就都反了寶玉陪笑道你猜我往那裡去了玉釧兒把身一扭也不理他只管拭淚寶玉只得快快的進去了到了花廳上見了賈母王夫人等衆人眞如得了鳳凰一般賈母先問道你往那裡去了這早晚纔來還不給你姐姐行禮去呢因笑着又向鳳姐兒道你兄弟不知好歹就有要緊的事怎麽也不說一聲兒就私自跑去這還了得明兒再這樣等你老子回家必告訴他打你鳳姐兒笑着道行禮到是小事寶兄弟明兒斷不可不言語一聲兒也不傳人跟着就出去街上車馬多頭一件叫人不放心再也不像咱們這樣人家出門的規矩這裡賈母又罵跟的人爲什麽都聽他的話說往那裡去就去了也不回一聲兒一面又問他到底是往那裡去了

可吃了些什麼沒有唬着了沒有寶玉只回說北靜王的一個愛妾沒了今日給他道惱去我見他哭的那樣不好撇下他就回來所以多等了一會子賈母道已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寶玉連忙答應着賈母又要打跟的人衆人又勸道老太太也不必生氣了他已經答應不敢了況且回來又沒事大家該放心樂一會子一賈母先不放心自然着急發狠今見寶玉回來喜且有餘那裡還恨也就不提了還怕他不受用或者別處沒吃飯路上着了驚恐反又百般的哄他襲人早已過來侍伏大家仍舊看戲當日演的是荆釵記賈母薛姨媽等都看的心酸落淚也有歎的也有恨的也有罵的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評曰

攢金慶壽一則見賈母之寵愛鳳姐一則見鳳姐之權壓衆人不獨變換故套

寫衆人分金多少及尤氏給還各人公分俱有分寸

鳳姐生日偏值金釧生忌賈母攢金取樂偏有寶玉撮土焚香壽筵未設寶玉先著素衣戲席未終賈璉忽持利劍且尤氏口中說出錢帶棺材裏去玉釧嘆氣獨是暗中拭淚種種不祥俱于極熱鬧時見兆

焙茗代祝是用旁筆寫出寶玉獃痴婉勸寶玉回家
亦是旁面寫寶玉竟忘鳳姐生日

紅樓夢卷四十三回終

紅樓夢卷四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話說眾人看演荊釵記寶玉和姊妹一處坐著林黛玉因看到男祭這齣上便和寶釵說道這王十朋也不通的狠不管在那裡祭一祭罷了必定跑到江邊上來做什麼俗語說覩物思人天下的水總歸一源不拘那裡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也就盡情了寶釵不答寶玉回頭要熱酒敬鳳姐原來賈母說今日不比往日定要教鳳姐痛樂一日本自已懶怠坐席只在裡間屋裡榻上歪著和姨媽看戲

隨心愛吃的揀幾樣放在小几上隨意吃著說話兒將自巳兩桌席面賞那沒有席面的大小了頭並那應着差聽差的婦人等命他們在窗外廊簷下也只管坐着隨意吃喝不必拘禮王夫人和邢夫人在地下高桌上坐着外面幾席是他們姊妹們坐賈母不時吩咐尤氏等讓鳳丫頭坐上面你們好生替我待東難爲他一年到頭辛苦尤氏答應了又笑回道說他坐不慣首席坐在上頭横不是豎不是的酒也不肯吃賈母聽了笑道你不會等我親自讓他去鳳姐兒忙也進來笑說老祖宗別信他們的話我吃了好幾鍾了賈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

你們都輪流敬他他再不吃我當眞的就親自去了尤氏聽說忙笑着又拉他出來坐下命人拿了臺盞斟了酒笑道一年到頭難爲你孝順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兒沒什麼疼你的親自斟酒我的乖乖你在我手裡喝一口罷鳳姐兒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說的你不知是誰我告訴你說罷好容易今兒這一遭過了後兒知道還得像今兒這樣的不得了趂著儘力灌兩鍾子罷鳳姐兒推不過只得喝了兩鍾接着衆姊妹也來鳳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賴大媽媽見賈母尚且這等高興也少不得來湊趣兒領着些嬤嬤們也來敬酒鳳姐兒

也難推脫只得喝了兩口鴛鴦等也都來敬鳳姐兒眞不
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們饒了我罷我明兒再喝罷鴛鴦
笑道眞個的我們是沒臉的了就是我們在太太跟前太
太還賞個臉兒呢往常倒有些體面今兒當着這些人倒
做起主子的樣兒來了我原不該來不喝我們就走說着
眞個回去了鳳姐兒忙忙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
說着拿過酒來滿滿的斟了一盃喝乾鴛鴦方笑了散去
然後又入席鳳姐兒自覺酒沉了心裡突突的往上撞要
往家去歇歇只見那耍百戲的上來便和尤氏說預備賞
錢我要洗洗臉去尤氏點頭鳳姐兒瞅人不防便出了席
往房門後簷下走來平兒留心也忙跟了來鳳姐便扶着
他纔至穿廊下只見他房裡的一個小丫頭子正在那裡
站着見他兩個來了回身就跑鳳姐兒便疑心忙叫那丫
頭先只粧聽不見無奈後面連聲兒叫也只得回來鳳姐
兒越發起了疑心忙和平兒進了穿廊叫那小丫頭子也
進來把槅扇開了鳳姐坐在小院子的臺堦上命那丫頭
子跪了喝命平兒叫兩個二門上的小廝來拿繩子鞭子
把眼睛裡沒主子的小蹄子打爛了那小丫頭子已經唬
的魂飛魄散哭着只管碰頭求饒鳳姐兒問道我又不是
鬼你見了我不識規矩站住怎麼倒往前跑小丫頭子哭

道我原没看見奶奶來我又記掛著房裡無人所以跑了鳳姐兒道房裡既没人誰叫你又來的你便没看見我和平兒在後頭扯着脖子叫了你十來聲越叫越跑離的又不遠你聾了不成你還和我強嘴說著便揚手一掌打在臉上打的那小丫頭了一栽這邊臉上又一下登時小丫頭子兩腮紫脹起來平兒忙勸奶奶仔細手疼鳳姐便說你再打著問他跑什麽他再不說把嘴撕爛了他的那小丫頭子先還強嘴後來聽見鳳姐兒要燒了紅烙鐵來烙嘴方哭道二爺在家裡打發我來這裡瞧着奶奶的若見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去的不承望奶奶這會子就來鳳姐兒見話中有文章便又問道叫你瞧著我做什麽難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別的原故快告訴我我從此以後疼你你若不細說立刻拿刀子來割你的肉說著回頭向頭上拔下一根簪子來向那丫頭嘴上亂戳唬的那丫頭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訴奶奶可別說我說的平兒一傍勸一面催他叫他快說丫頭便說道二爺也是纔來了就開箱子拿了兩塊銀子還有兩支簪子兩疋緞子叫我悄悄的送與鮑二的老婆去叫他進來他收了東西就往偺們家裡來了二爺叫我瞧著奶奶底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鳳姐聽了已氣的渾身發軟忙立起身來一逕來家

剛至院門只見有一個小丫頭在門前探頭兒一見了鳳姐也縮頭就跑鳳姐兒提著名字喝住那丫頭本來伶俐見躲不過了越發的跑了出來笑道我正要告訴奶奶去呢可巧奶奶來了鳳姐道告訴我什麼那丫頭便說二爺在家這般如此將方纔的話也說了一遍鳳姐啐道你早做什麼了這會子我看見你了你來推干淨兒說著揚手一下打的那丫頭一個趔趄便攝腳兒走了鳳姐來至窗前往裡聽時只聽裡頭說笑道多早晚你那閻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賈璉道他死再娶一個也是這樣又怎麼樣呢那婦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兒扶了正只怕還好些賈璉道如今連平兒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兒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說我命裡怎麼就該犯了夜叉星鳳姐聽了氣的渾身亂戰又聽他們都讚平兒便疑平兒素日背地裡自然也有怨語了那酒越發湧上來了也並不忖奪回身把平兒先打兩下一腳踢開了門進去也不容分說抓着鮑二家的撕打一頓又怕賈璉走出去便堵着門站着罵道好娼婦你偷主子漢子還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兒過來你們娼婦們一條藤兒多嫌着我外面兒你哄我說着又把平兒打了幾下打的平兒有冤無處訴只氣得乾哭罵道你們做這些沒臉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麼說

着也把鮑二家的撕打起來賈璉也因吃多了酒進來高興未曾做的機密一見鳳姐來了已沒了主意又見平兒也鬧起來把酒也氣上來了鳳姐兒打鮑二家的他已又氣又愧只不好說的今見平兒也打便上來踢罵道好娼婦你也動手打人平兒氣怯忙住了手哭道你們背地裡說話爲什麼拉我呢鳳姐見平兒怕賈璉越發氣了又赶上來打着平兒偏叫打鮑二家的平兒急了便跑出來找刀子要尋死外面衆婆子丫頭忙攔住解勸這裡鳳姐見平兒尋死去便一頭撞在賈璉懷裡叫道你們一條籐兒害我被我聽見倒都唬起我來你也勒死我罷賈璉氣的墻上拔出劍來說道不用尋死我也急了一齊殺了我償了命大家干淨正鬧的不開交只見尤氏等一羣人來了說這是怎麼說纔好好的就鬧起來賈璉見了人越發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風來故意要殺鳳姐兒鳳姐兒見人來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潑了丟下衆人便哭着往賈母那邊跑此時戲已散了鳳姐跑到賈母跟前爬在賈母懷裡只說老祖宗救我璉二爺要殺我呢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問怎麼了鳳姐兒哭道我纔家去換衣裳不防璉二爺在家和人說話我只當是有客來了唬的我不敢進去在牕戶外頭聽了一聽原來是鮑二家的媳婦商議說我利

害要拿毒藥給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兒扶了正我原生了
氣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兒兩下問他爲什麼害我他
臊了就要殺我賈母聽了都信以爲眞說這還了得快拿
了那下流種子來一語未完只見賈璉拿着劍赶來後面
許多人跟着賈璉明仗着賈母素昔疼他們連母親嬸母
也無碍故逞强鬧了來邢夫人王夫人見了氣的忙攔住
罵道這下流東西你越發反了老太太在這裡呢賈璉也
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慣的他他纔這樣連我也罵起來
了邢夫人氣的奪下劍來只管喝他快出去那賈璉撒嬌
撒痴涎言涎語的還只亂說賈母氣的說道我知道你不

把我們放在眼裡叫人把他老子叫來看他去不去賈璉
聽見這話方趔趄着腳兒出去了賭氣也不往家去便往
外書房來這裡邢夫人王夫人也說鳳姐賈母道什麼要
緊的事小孩子們年輕饞嘴猫兒似的那裡保得住不這
麼着從小兒是人都打這麼過的都是我的不是叫你多
吃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衆人都笑了賈母又道
你放心明兒我叫他來替你賠不是你今兒別過去臊着
他因又罵平兒那蹄子素日我倒看他好怎麼暗地裡這
麼壞尤氏等笑道平兒沒有不是是鳳姐拿着人家出氣
兩口子不好對打都拿着平兒煞性子平兒委屈的什麼

是的老太太還駡人家賈母道原來這樣我說那孩子倒不像那狐媚魘倒的既這麽着可憐見的白受他的氣因叫琥珀來你去告訴平兒就說我的話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兒我叫他主子來替他賠不是今兒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許他胡鬧原來平兒早被李紈拉入大觀園去了平兒哭的哽噎難言寶釵勸道你是個明白人你們奶奶素日何等待你今兒不過他多吃了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氣難道拿別人出氣不成別人又笑話他是假的了正說着只見琥珀走來說了賈母的話平兒自覺面上有了光輝方纔漸漸的好了也不往前頭來寶釵等歇息了一回方來看賈母鳳姐寶玉便讓了平兒到怡紅院中來襲人忙接着笑道我先原要讓你的只因大奶奶和姑娘們都讓你我就不好讓的了平兒也陪笑說多謝因又說道好好兒的從那裡說起無緣無故白受了一塲氣襲人笑道二奶奶素日待你好這不過是一時氣急了平兒道二奶奶倒沒說的只是那娼婦治的我他又偏拿我湊趣兒還有我們那糊塗爺倒打我說着便又委屈禁不住淚流下來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麽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兄弟姊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

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了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一面說一面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兒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厮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平兒如今見他這般心中也暗暗的敁敠果然話不虛傳色色想的週到又見襲人特特的開了箱子拿出兩件不大穿的衣服忙來洗了臉寶玉一傍笑勸道姐姐還該擦上些脂粉不然倒像是和鳳姐姐賭氣了似的况且又是他的好日子而且老太太又打發了

人來安慰你平兒聽了有理便去找粉只不見粉寶玉忙走至粧台前將一個宣窑磁盒揭開裡面盛着一排十根玉簪花棒兒拈了一根遞與平兒又笑說道這不是鉛粉這是紫茉莉花種研碎了對上料製的平兒倒在掌上看時果見輕白紅香四樣俱美撲在面上也容易匀淨且能潤澤不像別的粉澀滯然後看見胭脂也不是一張却是一個小小的白玉盒子裡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樣寶玉笑道那市上賣的胭脂不干淨顏色也薄這是上好的胭脂擰出汁子來淘澄淨了配了花露蒸成的只要那簪子挑一點兒抹在唇上就彀了用一點水化開抹在手

心裡就殼拍臉的了平兒依言裝扮果見鮮艷異常且又甜香滿頰寶玉又將盆內開的一支並蒂秋蕙用竹剪刀鉸了下來與他簪在鬢上忽見李紈打發了頭來喚他方忙忙的去了寶玉因自來從未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為怨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也算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已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見還遭荼毒也就薄命的很了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復又起身見方纔的衣裳上噴的酒已半乾便拿熨斗熨了疊好見他的手帕子忘去上面猶有淚痕又擱在盆中洗了晾上又喜又悲悶了一回也往稻香村來說一回閒話掌燈後方散平兒就在李紈處歇了一夜鳳姐兒只跟着賈母睡賈璉晚間歸房冷清清的又不好去叫只得胡亂睡了一夜次日醒了想昨日之事大沒意思後悔不來邢夫人記掛着昨日賈璉醉了忙一早過來叫了賈璉過賈母這邊來賈璉只得忍愧前來在賈母面前跪下賈母問他怎麼了賈璉忙賠笑說昨

兒原是吃了酒驚了老太太的駕今兒來領罪賈母啐道下流東西灌了黃湯不說安分守已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來了鳳丫頭成日家說嘴霸王似的一個人昨兒唬的可怜要不是我你要傷了他的命這會子怎麼樣賈璉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辯只認不是賈母又道鳳丫頭和平兒還不是個美人胎子你還不足成日家偷雞摸狗腥的臭的都拉了你屋裡去為這起娼婦打老婆又打屋裡的人你還虧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你若眼睛裡有我你起來我饒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婦賠個不是兒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歡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賈璉聽如此說又見鳳姐兒站在那邊也不盛粧哭的眼睛腫着也不施脂粉黃黃臉兒比往常更覺可憐可愛想着不如賠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討老太太的喜歡想畢便笑道老太太的話我不敢不依只是越發縱了他了賈母笑道胡說我知道他最有禮的再不會冲撞人他日後得罪了你我自然也做主叫你降伏就是了賈璉聽說爬起來便與鳳姐兒作了一個揖笑道原是我的不是二奶奶別生氣了滿屋裡的人都笑了賈母笑道鳳丫頭不許惱了再惱我就惱了說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兒來命鳳姐兒和賈璉安慰平兒賈璉見了平兒越發顧不

得了所謂妻不如妾聽賈母一說便赶上來說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賠了不是不算外還替你奶奶賠個不是說着也作了一個揖引的賈母笑了鳳姐兒也笑了賈母又命鳳姐來安慰平兒平兒忙走上來給鳳姐兒磕頭說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氣是我該死鳳姐兒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來聽了傍人話無故給平兒沒臉今反見他如此又是慚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來落下淚來平兒道我伏侍了奶奶這麼幾年也沒彈我一指甲就是昨兒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娼婦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氣說着也滴下淚來了賈母便命人將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個再提此話即刻來回我我不管是誰拿拐棍子給他一頓三個人從新給賈母邢王二位夫人磕了頭老嬷嬷答應了送他三人回去至房中鳳姐兒見無人方說道我怎麼像個閻王又像夜叉那娼婦咒我死你也幫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憐我熬的連個混賬女人也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來過這日子說着又哭了賈璉道你還不足你細想想昨兒誰的不是多今兒當着人還是我跪了一跪又賠不是你也爭足了光了這會子還嘮叨難道你還叫我替你跪下纔罷太要足了

強也不是好事說的鳳姐兒無言可對平兒啞的一聲又笑了賈璉也笑道又好了眞眞的我也沒法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媳婦來回說鮑二媳婦吊死了賈璉鳳姐兒都吃了一驚鳳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罷了有什麼大驚小怪的一時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悄回鳳姐道鮑二媳婦吊死了他娘家的親戚要告呢鳳姐兒冷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纔和衆人勸了他們又威嚇了一陣又許了他幾個錢也就依了鳳姐兒道我沒一個錢有錢也不給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許勸他也不用鎮嚇他只管讓他告去他告不成我還問他個以

屍訛詐呢林之孝家的正在爲難見賈璉和他使眼色兒心下明白便出來等着賈璉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麼樣鳳姐兒道不許給他錢賈璉一逕出來和林之孝來商議着人去做好做歹許了二百兩發送纔罷賈璉生恐有變又命人去和王子騰說了將番役仵作人等叫幾名來帮着辦喪事那些人見了如此縱要復辦亦不敢辦只得忍氣呑聲罷了賈璉又命林之孝將那二百銀子入在流年帳上分別添補開消過去又體己給鮑二些銀兩安慰他說另日再挑個好媳婦給你鮑二又有體面又有銀子有何不依便仍然奉承賈璉不在話下裏面鳳姐心中雖不

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論因房中無人便拉平兒笑道我昨兒多喝了一口酒你別理怨打了那裡讓我瞧瞧平兒道也沒打重只聽得說奶奶姑娘都進來了要知後來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荆釵男祭必到江邊與寶玉焚香尋至井上暗相關照黛玉口中說出寶釵不答想見兩人意中俱黙曉寶玉心事

尤氏說好容易今見這一遭過後知道還得不得是以識語作伏筆

賈璉拔劍要殺鳳姐與二十二回對平兒說將來都死在我手裏句遥遥照應

鮑二妻弔死與金釧投井一是氣忿一是羞忿身分各別

平兒理粧一節于極氣憤時夾寫極憐愛有忽然狂風暴雨忽然風和花媚之景

賈璉與鳳姐反目必得賈母作主賈璉方好服禮賠罪此一定之法人人想得到至寫得委婉曲折情景宛然非俗筆可及

鮑二依舊奉承賈璉伏後來伺候尤二姐及分驪情

事
第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爲一段叙劉老老得賈母歡心可以不時走動及王夫人等各想依助從此家中漸漸寛餘爲後來巧姐避難地步四十二回爲一段是上三回餘波旣寫黛玉心服寶釵又帶叙畫圖詩事四十三四回爲一段寫鳳姐盛時慶壽卽伏日後失時之兆

紅樓夢卷四十四終

紅樓夢卷四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話說鳳姐兒正撫恤平兒忽見衆姐妹進來忙讓坐了平兒斟上茶來鳳姐兒笑道今兒來的這些人倒像下帖子請了來的探春先笑道我們有兩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還夾着老太太的話鳳姐兒笑道有什麽事這麽要緊探春笑道我們起了個詩社頭一社就不齊全衆人臉軟所以就亂了例了我想必得你去做個監社御史鐵面無私纔好再四妹妹爲畫園子用的東西這般那

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說只怕後頭樓底下還有當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來若沒有叫人買去鳳姐兒笑道我又不會做什麼濕的乾的要我吃東西去不成探春道你雖不會做也不要你做你只監察着我們裡頭有偷安怠惰的該怎麼樣罰他就是了鳳姐兒笑道你們別哄我我猜着了那裡是請我做監察御史分明是叫我做個進錢的銅商你們弄什麼社必是要輪流做東道的你們的錢不彀花想出這個法子來勾了我去好和我要錢可是這個主意說的眾人都笑道你猜着了李紈笑道真真你是個水晶心肝玻璃人兒鳳姐兒笑道虧你是

個大嫂子呢姑娘們原叫你帶着念書學規矩針線倶要教導他們的這會子起詩社能用幾個錢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罷了原是老封君你一個月十兩銀子的月錢比我們多兩倍子老太太太太還說你寡婦失業的可憐不彀用又有個小子足足的又添了十兩銀子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給你園子裡的地各人取租子年終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兒你娘兒們主子奴才共總沒有十個人吃的穿的仍舊是大官衆的通共筭起來也有四五百銀子這會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兩來陪他們頑頑能有幾年呢他們明兒出了閣難道還要你賠不成這會子你

怕花錢挑唆他們來鬧我我樂得去吃一個河涸海乾我還不知道呢李紈笑道你們聽聽我說了一句他就說了兩車無賴的話眞眞泥腿市俗専會打細筭盤分金掰兩的你這個東西虧了還托生在詩書大宦人家做小姐又是這麼出了嫁還是這麼着若生在貧寒小門小戶人家做了小子丫頭還不知怎麼下作呢天下人都被你筭計了去昨兒還打平兒虧你伸的出手來那黃湯難道灌喪了狗肚子裡去了氣的我只要替平兒打抱不平兒忖度了半日好容易狗長尾巴尖兒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裡不受用因此沒來究竟氣還不平你今兒倒招我來了給平兒拾鞋還不要呢你們兩個很該換一個過兒纔是說的衆人都笑了鳳姐忙笑道哦我知道了竟不是爲詩爲畫來找我竟是爲平兒報仇來了我竟不知道平兒有你這一位仗腰子的人可知就有鬼拉着我的手我也不敢打他了平姑娘過來我當着你大奶奶姑娘們替你賠個不是擔待我酒後無德罷說着衆人都笑了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雖如此奶奶們取笑我可禁不起呢李紈道什麼禁的起禁不起有我呢快拿鑰匙叫你主子開門找東西去罷鳳姐兒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們園子裡去纔要把這米帳合

他們算一算那邊大太太又打發人來叫又不知有什麼話說須得過去走一走還有你們年下添補的衣服打點給人做去呢李紈笑道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這些姑娘小姐鬧我鳳姐忙笑道好嫂子賞我一點空兒你是最疼我的怎麼今兒爲平兒就不疼我了往常你還勸我說事情雖多也該保全身子檢點着偷空兒歇歇你今兒倒反逼起我的命來了況且悞了別人年下的衣裳無礙他姐兒們的若悞了却是你的責任老太太豈不怪你不管閑事連一句現成的話也不說我甯可自巳落不是也不敢累你呀李紈笑道你們聽聽說的好不好把他會說話的我且問你這詩社到底管不管鳳姐兒笑道這是什麼話我不入社花幾個錢我不成了大觀園的反叛了麼還想在這裡吃飯不成明日一早就到任下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兩銀子給你們慢慢的做會社東道過後幾天我又不作詩作文只不過是個俗人罷了監察也罷不監察也罷有了錢了愁着你們還不攆出我來說的衆人又都笑起來鳳姐兒道這會子我開了樓房凡有這些東西叫人搬出來你們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什麼照你們單子我叫人替你們買去就是了畫絹我就裁出來那圖樣沒有在太太跟前還在那

邊珍大爺那理說給你們省了太太那邊碰釘子去我去
打發人取了來一併叫人連絹交給相公們礬去如何李
紈點頭笑道這難爲你果然這樣還罷了既如此你們家
去罷等着他不送了去再來鬧他說着便帶了他姐妹們
就走鳳姐兒道這些事再沒別人都是寶玉生出來的李
紈聽了忙回身笑道正是爲寶玉來反忘了他頭一社是
他悞了我們臉軟你說該怎麼罰他鳳姐兒想了一想說
道沒有別的法子只叫他把你們各人屋子裡的地罰他
掃一遍纔好衆人都笑道這話不差說着纔要回去只見
一個小丫頭扶了賴嬤嬤進來鳳姐兒等忙站起來笑道

大娘坐下又都向他道喜賴嬤嬤向炕沿上坐了笑道我
也喜主子們也喜若不是主子們的恩典我這喜從何來
昨兒奶奶又打發彩哥賞東西我孫子在門上朝上磕了
頭了李紈笑道多早晚上任去賴嬤嬤嘆道我那裡管他
們由他們去罷前兒在家裡給我磕頭我沒好話我說哥
兒別說你是官了橫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三十歲雖然
是人家奴才一落娘胎胞主子恩典放你出來上托着主
子的洪福下托着你老子娘也是公子哥兒似的讀書寫
字也是了頭老婆奶子捧鳳凰似的長了這麼大你那裡
知道那奴才兩字是怎麼寫只知道享福也不知你爺爺

和你老子受的那苦惱熬了兩三輩子好容易掙出你這個東西從小兒三灾八難花的銀子照樣打出你這個銀人兒來了到二十歲上又蒙主子的恩典許你捐了前程在身上你看那正根正苗忍饑挨餓的要多少你一個奴才秧子仔細折了福如今樂了十年不知怎麼弄神弄鬼求了主子又選了出來縣官雖小事情却大爲那一州的官就是那一方的父母你不安分守己盡忠報國孝敬主子只怕天也不容你李紈鳳姐兒都笑道你也多慮我們看他也就好先那幾年還進來了兩次這有好幾年沒來了年下生日只見他的名字就罷了前見給老太太太太磕頭來在老太太那院裡見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發的威武了比先時也胖了他這一得了官正該你樂呢反倒愁起這些來他不好還有他的父母呢你只受用了的就完了閑時坐個轎子進來和老太太鬬鬬牌說說話兒誰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樓房厦廳誰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平兒斟上茶來賴嬤嬤忙站起來道姑娘不管叫那孩子倒來罷了又生受你說着一面吃茶一面又道奶奶不知道這小孩子們全要管的嚴饒這麼嚴他們還偷空兒鬧個亂子來叫大人操心知道的說小孩子們淘氣不知道的人家就說仗着財勢欺人

連主子名聲也不好恨的我沒法子常把他老子叫了來
罵一頓纔好些因又指寶玉道不怕你嫌我如今老爺不
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就護在頭裡當日老爺小時討
你爺爺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
地不怕的呢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扎
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大哥哥的爺
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
賊如今我眼裡看着耳朵裡聽着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
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只是着三不着兩的他自已也不
管一管自已這些兄弟姪兒怎麼怨的不怕他你心裡明

白喜歡我說不明白嘴裡不好意思心裡不知怎麼罵我
呢說着只見賴大家的來了接着周瑞家的張材家的都
進來回事情鳳姐兒笑道媳婦來接婆婆來了賴大家的
笑道不是接他老人家來的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
賞臉不賞臉賴嬤嬤聽了笑道可是我糊塗了正經說的
話俱不說且說陳穀子爛芝蔴的因為我們小子選了出
來衆親友要給他賀喜少不得家裡擺個酒我想擺一日
酒請這個不請那個也不是又想了一想托主子的洪福
想不到的這麼榮耀光彩就傾了家我也愿意的因此吩
咐了他老子連擺三日酒頭一日在我們破花園子裡擺

幾席酒一臺戲請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去散一日悶外頭大廳上一臺戲幾席酒請老爺們爺們增增光第二日再請親友第三日再把我們兩府裡的伴兒請一請熱鬧三天也是托着主子的洪福一塲光輝光輝李紈鳳姐兒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賴大家的忙道擇的日子是十四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鳳姐兒笑道別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說下我可沒有賀禮也不知道放賞的吃了一走可別笑話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那裡話奶奶一喜歡要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賴嬤嬤笑道我纔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說畢叮嚀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可是還有一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鳳姐兒聽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訴你媳婦兒呢事情多也忘了賴嫂子回去說給你老頭子兩府裡不許收留他兒子叫他各人去罷賴大家的只得答應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賴嬤嬤忙道什麼事說給我評評鳳姐兒道前兒我的生日裡頭還沒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邊送了禮來他不在外頭張羅倒坐着罵人禮也不送進來兩個女人進來了他纔帶領小么兒們往裡抬小

么兒們倒好好的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饅頭人去了我打發彩明去說他他倒罵了彩明一頓這樣無法無天的忘八羔子還不攆了做什麼賴嬤嬤道我當什麼事情原來爲這個奶奶聽我說他有不是打他罵他使他改過就是了攆了出去斷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偺家的家生子兒他現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顧攆了他太太臉上不好看依我說奶奶教導他幾板子以戒下次仍舊留着纔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鳳姐兒聽了便向賴大家的說道旣這樣明兒叫了他來打他四十棍以後不許他吃酒賴大家的答應了周瑞家的纔磕頭起來又要與賴嬤嬤磕頭賴大家的拉着方罷然後他三人去了李紈等也就回園中來至晚果然鳳姐命人找了許多舊收的畫具出來送至園中寶釵等選了一回各色東西可用的只有一半將那一半開了單與鳳姐兒去照樣置買不得細說一日外面礬了絹起了稿子進來寶玉每日便在惜春那邊幫忙探春李紈迎春寶釵等也都往那裡來閑坐一則觀畫二則便於會面寶釵因見天氣凉爽夜復漸長遂至母親房中商議打點些針線來日間至賈母處王夫人處兩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閒時園中姐妹處也要不時閑話一回故日間不大得閑每夜燈下女工必

年三更方寢黛玉每歲至春分秋分之後必犯舊疾今秋又遇賈母高興多遊玩了兩次未免過勞了神近日又復嗽起來覺得比往常又重所以總不出門只在自已房中將養有時悶了又盼個姐妹來說些閒話排遣及至寶釵等來望候他說不得三五句話又厭煩了眾人都體諒他病中且素日形體嬌弱禁不得一些委曲所以他接待不週禮數疎忽也都不責他這日寶釵來望他因說起這病症來寶釵道這裡走的幾個太醫雖都還好只是你吃他們的藥總不見效不如再請一個高手的人來瞧一瞧治好了豈不好每年間鬧一春一夏又不老又不小成什麽也不是個常法兒黛玉道不中用我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了且別說病只論好的時候我是怎麽個形景兒就可知了寶釵點頭道可正是這話古人說食穀者生你素日吃的竟不能添養精神氣血也不是好事黛玉嘆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也不是人力可强求的今年比往年反覺又重了些似的說話之間已咳嗽了兩三次寶釵道昨兒我看你那藥方上人參肉桂覺得太多了雖說益氣補神也不宜太熱依我說先以平肝養胃爲要肝火一平不能尅土胃氣無病飲食就可以養人了每日早起拿上等燕窩一兩冰糖五錢用銀吊子熬出粥來若吃慣了比藥

還強最是滋陰補氣的黛玉歎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悞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姊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悞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我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

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興出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說那些底下老婆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裡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尚虎視眈眈背地裡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况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還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樣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裡又有買賣地土家裡又仍舊有房有地你

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裡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多費得一副嫁粧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裡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纔拿你當個正經人把心裡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裡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麽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畧強些僧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

必作司馬牛之歎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裡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們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麽放在嘴裡的只愁我在人跟前失於應候罷了這會子只怕你煩了我且去了黛玉道晚上再來和我說句話兒寶釵答應着便去了不在話下這裡黛玉喝了兩口稀粥仍歪在床上不想日未落時天就變了淅淅瀝瀝下起雨來秋霖脉脉陰晴不定那天漸漸的黃昏且陰的沉黑兼着那雨滴竹梢更覺淒凉知寶釵不能來便在燈下隨便拿

了一本書却是樂府雜稿有秋閨怨別離怨等詞黛玉不
覺心有所感亦不禁發於章句遂成代別離一首擬春江
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詞曰秋窗風雨夕詞曰

秋花慘淡秋草黃　耿耿秋燈秋夜長
已覺秋窗秋不盡　那堪風雨助凄涼
助秋風雨來何速　驚破秋窗秋夢續
抱得秋情不忍眠　自向秋屏挑泪燭
泪燭搖搖爇短檠　牽愁照眼動離情
誰家秋院無風入　何處秋窗無雨聲
羅衾不奈秋風力　殘漏聲催秋雨急
連宵脉脉復颼颼　燈前如伴離人泣
寒煙小院轉蕭條　疎竹虛窗時滴瀝
不知風雨幾時休　已教泪灑窗紗濕

吟罷擱筆方欲安寢丫鬟報說寶二爺來了一語未盡只
見寶玉頭上戴着大箬笠身上披着簑衣黛玉不覺笑道
那裡來的這麼個漁翁寶玉忙問今兒好些吃藥沒有今
兒一日吃了多少飯一面說一面摘了笠脫了簑忙一手
舉起燈來一手遮着燈兒向黛玉臉上照了一照覷着瞧
了一瞧笑道今兒氣色好了些黛玉看他脫了簑衣裡面
只穿半舊紅綾短襖繫着綠汗巾子膝上露出綠紬撒花

褲子底下是掐金滿繡的綿紗襪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
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雨的也倒乾淨
寶玉笑道我這一套是全的有一雙棠木屐纔穿了來脫
在廊簷下了黛玉又看那簑衣斗笠不是尋常市賣的十
分細緻輕巧因說道是什麼草編的怪道穿上不像那刺
蝟似的寶玉道這三樣都是北靜王送的他閒常下雨時
在家裡也是這樣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別的
都罷了惟有這斗笠有趣上頭這頂兒是活的冬天下雪
戴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拿下頂子來只剩了這個
圈子下雪時男女都帶得我送你一頂冬天下雪戴林黛
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個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
的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忒與方纔說寶
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
住寶玉却不留心因見案上有詩遂拿起來看了一遍又
不覺叫好黛玉聽了忙起來奪在手內燈上燒了寶玉笑
道我已記熟了黛玉道我要歇了你請去罷明日再來寶
玉聽了回手向懷內掏出一個核桃大的金表來瞧了一
瞧那針已指到戌末亥初之間忙又揣了說道原該歇了
見攪的你勞了半日神說着披簑戴笠出去了又番身進
來問道你想什麼吃你告訴我我明兒一早回老太太豈

不比老婆子們說的明白黛玉笑道等我夜裡想着了明日一早告訴你你聽雨越下緊了快去罷可有人跟沒有兩個婆子答應有人外面拿着傘點着燈籠呢黛玉笑道這個天點燈籠寶玉道不相干是羊角的不怕雨黛玉聽說回手向書架上把個玻璃繡球燈拿了下來命點一枝小蠟來遞與寶玉道這個又比那個亮正是雨裡點的寶玉道我也有這麼一個怕他們失脚滑倒了打破了所以沒點來黛玉道跌了燈值錢呢是跌了人值錢你又穿不慣木屐子那燈籠命他們前頭點着這個又輕巧又亮原是雨裡自己拿着的你自己手裡拿着這個豈不好明兒再送來就失了手也有限的怎麼忽然又變出這剖腹藏珠的脾氣來寶玉聽了趕過來接了前頭兩個婆子打着傘拿着羊角燈後頭還有兩個小丫鬟打着傘寶玉便將這個燈遞與一個小丫頭捧着寶玉扶着他的肩一逕去了就有蘅蕪苑一個婆子也打着傘提着燈送了一大包燕窩來還有一包子潔粉梅片雪花洋糖說這比買的強我們姑娘說姑娘先吃着完了再送來黛玉回說費心命他外頭坐了吃茶婆子笑道不吃茶了我還有事呢黛玉笑道我也知道你們忙如今天又涼夜又長越發該會個夜局痛賭兩場了婆子笑道不瞞姑娘說今年我大沾光

兒了橫豎每夜有幾個上夜的人悞了更也不好不如會個夜局又坐了更又解了悶今兒又是我的頭家如今園門關了就該上塲兒了黛玉聽了笑道難爲你悞了你的發財冒雨送來命人結他幾百錢打些酒吃避避雨氣那婆子笑道又破費姑娘賞酒吃說着磕了一個頭外面接了錢打傘去了紫鵑收起燕窩然後移燈下簾伏侍黛玉睡下黛玉自在枕上感念寶釵一時又羨他有母有兄一回又想寶玉素昔和睦終有嫌疑又聽見窗外竹梢蕉葉之上雨聲淅瀝淸寒透幕不覺又滴下淚來直到四更方漸漸的睡熟了暫且無話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畫圖需用物件應接四十二回寫因鳳姐生日鬧事擱起多日今借和事之後來帶叙入替平兒抱不平等語前後文氣仍打成一片無斷續痕迹又帶說監社一層作陪襯更不單弱

鳳姐口中帶出邢夫人情事

來叫引起下回賈赦要鴛鴦

叙賴大得官請酒不但引出薛蟠被柳湘蓮痛打及伏探春整頓大觀園且見榮府聲勢奴子俱爲正印又反照後來賈政借銀之事

借賴嬷嬷口中訓說寶玉一番暗補甯榮兩府昔日
家教之嚴以形此時之放縱

補寫周瑞之子于鳳姐生日酒醉無禮一層爲是日
鬧事餘波且見鳳姐生辰內外上下俱不安靜黛玉
心事向寶釵說不但寫黛玉平日多心且見寶釵
賢德并暗寫出衆人背後議論

黛玉悶製風雨詞已難爲情又見寶玉冒雨探望寶
釵致送燕窩更撩撥起無限感懷宜乎直到四更方
睡也

直宿人等開塲聚賭爲惹事根由妙于無意中帶出

紅樓夢卷四十五終

紅樓夢卷四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話說林黛玉直到四更將闌方漸漸的睡去暫且無話如今且說鳳姐兒因見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車過來邢夫人將房內人遣出悄向鳳姐兒道叫你來不爲別的有一件爲難的事老爺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議老爺因看上了老太太屋裡的鴛鴦要他在房裡叫我和老太太討去我想這倒是平常有的事就是怕老太太不給你可有法子辦這件事麼鳳姐兒聽了忙

道依我說竟別碰這個釘子去老太太離了鴛鴦飯也吃不下去的那裏就捨得了況且平日說起閑話來老太太常說老爺如今上了年紀做什麽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裏躭悞了人家放著身子不保養官兒也不好生做去成日和小老婆喝酒太太聽聽狠歡喜偺們老爺麼這會子迴避還恐迴避不及反倒拿草棍兒戳老虎的鼻子眼兒去了太太別惱我是不敢去的明放著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沒意思來老爺如今上了年紀行事不免有點兒背悔太太勸勸纔是比不得年輕做這些事無碍如今兄弟侄兒兒子孫子一大羣還這麼鬧起來怎麼見人呢邢夫人冷笑道大家子三房四妾的也多偏偺們就使不得我勸了也未必依就是老太太心愛的丫頭這麼鬍子蒼白了又做了官的一個大兒子要了做房裏人也未必好駁回的我叫了你來不過商議商議你先派上了一篇不是也有叫你去的理自然是我說去你倒說我不勸你還是不知道那性子的勸不成先和我惱了鳳姐兒知道邢夫人稟性愚弱只知承順賈赦以自保次則婪取財貨爲自得家人一應大小事務俱由賈赦擺佈凡出入銀錢事一經他手便尅扣異常以賈赦浪費爲名須得我就中儉省方可償補兒女奴僕一人不靠一言不聽的

如今又聽邢夫人如此的話便知他又弄左性勸了不中用連忙陪笑說道太太這話說的極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想來父母跟前別說一個丫頭就是那麼大的一個活寶貝不給老爺給誰背地裏的話那裡信的我竟是個獃子拿著二爺說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爺太太恨得那樣恨不得立刻拿來一下子打死及至見了面也罷了依舊拿著老爺太太心愛的東西賞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爺自然也是那樣了依我說老太太今兒喜歡要討今兒就討去我先過去哄著老太太等太太過去了我搭赸著走開把屋子裏的人我也帶開太太好和老太太說給了更好不給也沒妨碍衆人也不得知道邢夫人見他這般說便又喜歡起來又告訴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說不給這事便死了我心裏想著先悄悄的和鴛鴦說他雖害臊我細細的告訴了他他自然不言語就妥了那時再和老太太說老太太雖不依攔不住他願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這就妥了鳳姐兒笑道倒底是太太有智謀這是千妥萬妥別說是鴛鴦憑他是誰那一個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頭的放著半個主子不做倒願意做丫頭將來配個小子就完了呢邢夫人笑道正是這個話了別說鴛鴦就是那些執事的大丫頭誰不願意

這樣呢你先過去別露一點風聲我吃了晚飯就過來鳳姐兒暗想鴛鴦素昔是個極有心胸識見的丫頭雖如此說保不得他願意不願意我先過去了太太後過去若他依了便沒得話說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疑我走了風聲使他拿腔作勢的那時太太又見應了我的話羞惱變成怒拿我出起氣來倒沒意思不如同著一齊過去了他依也罷不依也罷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畢因笑道纔我臨來舅母那邊送了兩籠子鵪鶉我吩咐他們炸了原要趕太太晚飯上送過來的我纔進大門時見小子們抬車說太太的車拔了縫拿去收拾去了不如這會子

坐了我的車一齊過去倒好邢夫人聽了便命人來換衣服鳳姐忙著伏侍了一回娘兒兩個坐車過來鳳姐兒又說道太太過老太太那裏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問起我過來做什麼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脫了衣裳再來邢夫人聽了有理便自往賈母處來和賈母說了一回閒話便出來假托往王夫人房裏去從後房門出去打鴛鴦的臥房門前過只見鴛鴦正坐在那裏做針線見了邢夫人站起來邢夫人笑道做什麼呢我看看你扎的花兒越發好了一面說一面便進來接他手內的針線看了一看只管讚好放下針線又渾身打量只見他穿著半新的

藕色綾襖青緞掐牙背心下面水緑裙子蜂腰削肩鴨蛋臉烏油頭髮高高的鼻子兩邊腮上微微的幾點雀瘢鴛鴦見這般看他自已倒不好意思起來心裏便覺詫異因笑問道太太這會子不早不晚的過來做什麼邢夫人使個眼色兒跟的人退出邢夫人便坐下拉著鴛鴦的手笑道我特來給你道喜來的鴛鴦聽了心中已猜著三分不覺紅了臉低了頭不發一言聽邢夫人道你知道老爺跟前竟沒有個可靠的人心裏再要買一個又怕那些牙子家出來的不乾不淨也不知道毛病兒買了來家三日兩日又弄鬼掉猴的因滿府裏要挑一個家生女兒又沒個

好的不是模樣兒不好就是性子不好有了這個好處沒了那個好處因此常冷眼選了半年這些女孩子裏頭就只你是個尖兒模樣兒行事做人温柔可靠一槩是齊全的意思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去收在屋裏你不比外頭新買新討的你這一進去了就開了臉就封你作姨娘又體面又尊貴你又是個要强的人俗語說的金子還是金子換誰知竟被老爺看中了你如今這一來可遂了素日心高志大的願了又堵一堵那些嫌你的人的嘴跟了我回老太太去說著拉了他的手就要走鴛鴦紅了臉奪手不行邢夫人知他害臊便又說道這有什麼臊處你又不用

說話只跟著我就是了鴛鴦只低頭不動身邢夫人見他這般便又說道難道你還不願意不成若果然不願意可真是個傻丫頭了放著主子奶奶不做倒願意做丫頭三年兩年不過配上個小子還是奴才你跟我們去你知道我的性子又好又不是那不容人的人老爺待你們又好過一年半載生個一男一女你就和我並肩了家裏的人你要使換誰誰還不動現成主子不做去錯過了機會後悔就遲了鴛鴦只管低頭仍是不語邢夫人又道你這麽個爽快人怎麽又這樣積粘起來有什麽不稱心之處只管說與我我管保你遂心如意就是了鴛鴦仍不語邢夫人又笑道想必你有老子娘你自己不肯說話怕臊你等他們問你呢這也是理讓我問他們去叫他們來問你有話只管告訴他們說畢便往鳳姐兒房中來鳳姐兒早換了衣服因房裏無人便將此話告訴了平兒平兒也搖頭笑道據我看來未必妥當平常我們背著人說起話來聽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說著看罷了鳳姐兒道太太必來這屋裏商議依了還可若是不依白討個沒趣兒當著你們豈不臉上不好看你說給他們炸些鵪鶉再有什麽配幾樣預備吃飯你且別處逛逛去估量著走了你再來平兒聽說照樣傳與婆子們便逍遙自在的園子裏來

這裏鴛鴦見邢夫人去了必到鳳姐房裏商議去了必定有人來問他的不如躲了這裏因找了琥珀道老太太要問我只說我病了沒吃早飯往園子裏逛逛就來琥珀答應了鴛鴦也往園子裏來各處遊玩不想正遇見平兒平兒見無人便笑道新姨娘來了鴛鴦聽了便紅了臉說道怪道你們串通一氣來算計我等著我和你主子鬧去就是了平兒見鴛鴦滿臉惱意自悔失言便拉到楓樹底下坐在一塊石上越發把方纔鳳姐過去回來所有的形景言詞始末原由告訴於他鴛鴦紅了臉向平兒冷笑道只是偺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紫鵑彩霞玉釧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縷死了的可人和金釧去了的茜雪連上你我這十來個人從小兒什麼話兒不說什麼事兒不做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幹各自的去了然我心裏仍是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這話我先放在你心裏且別和二奶奶說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平兒方欲說話只聽山石背後哈哈的笑道好個沒臉的丫頭虧你不怕牙磣二人聽了不覺吃了一驚忙起身向山後找尋不是別個卻是襲人笑著走了出來問什麼事情告訴我說著三人坐在石上平兒又把方纔的話說與

襲人襲人聽了說道這話論理不該我們說這個大老爺眞眞太好色了畧平頭整臉的他就不能放手了平兒道你既不愿意我教你個法兒鴛鴦道什麽法兒平兒笑道你只和老太太說就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要了鴛鴦啐道什麽東西你還說呢前兒你主子不是這麽混說誰知應到今兒了襲人笑道他兩個都不愿意依我說就和老太太說叫老太太就說把你已經許了寶二爺了大老爺也就死了心了鴛鴦又是氣又是臊又是急罵道兩個壞蹄子再不得好死的人家有爲難的事拿著你們當做正經人告訴你們與我排解排解饒不管你們倒替換著取笑兒你們自以爲都有了結果了將來都是作姨娘的據我看來天底下的事未必都那麽遂心如意的你們且收著些兒罷別忒樂過了頭兒二人見他急了忙陪笑道好姐姐別多心偺們從小兒都是親姊妹一般不過無人處偶然取個笑兒你的主意告訴我們知道也好放心鴛鴦道什麽主意我只不去就完了平兒搖頭道你不去未必得干休大老爺的性子你是知道的雖然你是老太太房裏的人此刻不敢把你怎麽樣難道你跟老太太一輩子不成也要出去的那時落了他的手倒不好了鴛鴦冷笑道老太太在一日我一日不離這裏若是

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沒個娘纔死了他先弄小老婆的等過了三年知道又是怎麼個光景兒呢那時再說縱到了至急爲難我翦了頭髮做姑子去不然還有一死一輩子不嫁男人又怎麼樣樂得干淨呢平兒襲人笑道眞個這蹄子沒了臉越發信口兒都說出來了鴛鴦道事到如此臊一回子怎麼樣你們不信慢慢的看著就是了太太纔說了找我老子娘去我看他南京找去平兒道你的父母都在南京看房子沒上來終久也尋的著現在還有你哥哥嫂子在這裏可惜你是這裏的家生女兒不如我們兩個只單在這裏鴛鴦道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喝水强按頭我不愿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正說著只見他嫂子從那裡走來襲人道他們當時找不著你的爹娘一定和你嫂子說了鴛鴦道這個娼婦專管是個六國販駱駝的聽了這話他有個不奉承去的說話之間已來到跟前他嫂子笑道那裏沒有找到姑娘跑到這裏來你跟了我來我和你說話平兒襲人都忙讓坐他嫂子只說姑娘們請坐找我們姑娘說句話襲人平兒都裝不知道笑說什麼這麼忙我們這裏猜謎兒呢等猜了這個再去鴛鴦道什麼話你說罷他嫂子笑道你跟我來到那邊告訴你橫豎有好話兒鴛鴦道可是太太和

你說的那話他嫂子笑道姑娘既知道還奈何我快來我細細的告訴你可是天大的喜事鴛鴦聽說立起身來照他嫂子臉上下死勁啐了一口指著罵道你快夾著你那毯嘴離了這裏好多著呢什麼好話又是什麼喜事怪道成日家羡慕人家的女兒做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著他橫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看的眼熱了也把我送在火坑裏去我若得臉呢你們外頭橫行霸道自已就封了自已是舅爺我若不得臉敗了時你們把忘八脖子一縮生死由我去一面罵一面哭平兒襲人攔著勸他他嫂子臉上下不來因說道願意不願意你也好說不犯著拉三拉四的俗語說的好當著矮人別說矮話姑娘罵我我不敢還言這二位姑娘並沒惹著你小老婆長小老婆短人家臉上怎麼過的去襲人平兒忙道你到別說這話他也並不是說我們你倒別拉三扯四的你聽見那位太太太爺們封了我們做小老婆況且我們兩個也沒有爹娘哥哥兄弟在這門子裏仗著我們橫行霸道的他罵的人自由他罵去我們犯不著多心鴛鴦道他見我罵了他他臊了沒的蓋臉又拿話調唆你們兩個幸虧你們兩個明白原是我急了也沒分別出來他就挑出這個空兒來他嫂子自覺沒趣賭氣去了鴛鴦氣的還罵平兒襲人

勸他一回方罷了平兒因問襲人道你在那裏藏著做什麽我們竟沒有看見你襲人道我因爲往四姑娘房裏看我們寶二爺去的誰知遲了一步說是家去了我疑惑怎麽沒遇見呢想要往林姑娘家找去又遇見他的人說也沒去我這裏正疑惑是出園子去了可巧你從那裏來了我一閃你也沒看見後來他又來了我從這樹後頭走到山子石後我卻見你兩個說話來了誰知你們四個眼睛沒見我一語未了又聽身後笑道四個眼睛沒見你你們六個眼睛還沒見我呢二人嚇了一跳回身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寶玉襲人先笑道叫我好找你在那裏來的寶玉笑道我從四妹妹那裏出來迎頭看見你走來了我就知道是找我去的我就藏了起來哄你看你揚著頭過去了進了院子又出來了逢人就問我在那裏好笑只等我到了跟前嚇你一跳的後來見你也藏藏躲躲的我就知道也是要哄人了我探頭往前看了一看卻是他兩個所以我就遶到你身後你出去我就躲在你躲的那裏了平兒笑道偺們再往後找找去罷只怕還找出兩個人來也未可知寶玉笑道這可再沒有了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粧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偺們回房裏去睡豈不好說著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

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那邊邢夫人因問鳳姐兒鴛鴦的父親鳳姐因說他爹的名字叫金彩兩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不大上來他哥哥文翔現在是老太太的買辦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邊漿洗上的頭兒邢夫人便命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婦來細細說與他金家媳婦自是喜歡興興頭頭去找鴛鴦指望一說必妥不想被鴛鴦搶白了一頓又被襲人平兒說了幾句羞惱回來便對邢夫人說不中用他罵了我一場因鳳姐兒在旁不敢提平兒說襲人也帮著搶白我說了我許多不知好歹的話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爺商議再買罷諒那小蹄子也沒有這麽大福我們也沒有這麽大造化邢夫人聽了說道又與襲人什麽相干他們如何知道的又問還有誰在跟前金家的道還有平姑娘鳳姐兒忙道你不該拿嘴巴子打他回來我一出了門子他就逛去了回家來連一個影兒也摸不著他必定也帮說什麽來著金家的道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著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過是我自忖度鳳姐便命人去快找了他來告訴我家來了太太也在這裏叫他來帮個忙兒豊兒忙

上來回道林姑娘打發了人下請字兒請了三四次他纔去了奶奶一進門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說告訴奶奶我煩他有事呢鳳姐兒聽了方罷故意的還說天天煩他有什麽事情邢夫人無計吃了飯回家晚間告訴了賈赦賈赦想了一想即刻叫賈璉來說南京的房子還有人看著不止一家即刻叫上金彩來賈璉回道上次南京信來金彩已經得了痰迷心竅那邊連棺材銀子都賞了不知如今是死是活即便活著人事不知叫來無用他老婆子又是個聾子賈赦聽了喝了一聲又罵混帳沒天理的囚攮的偏你這麽知道還不離了我這裏唬的賈璉退出一時又叫傳金文翔賈璉在外書房伺候著又不敢家去又不敢見他父親只得聽著一時金文翔來了小么兒們直帶入二門裏去隔了四五頓飯的工夫纔出來去了賈璉暫且不敢打聽隔了一會又打聽賈赦睡了方纔過來至晚間鳳姐兒告訴他方纔明白且說鴛鴦一夜沒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賈母接他家去逛逛賈母允了叫他家去鴛鴦意欲不去只怕賈母疑心只得勉強出來他哥哥只得將賈赦的話說與他又許他怎麽體面又怎麽當家做姨娘鴛鴦只咬定牙不願意他哥哥無法少不得回去回覆了賈赦賈赦怒起來因說道我說與你叫你女人向他說去

就說我的話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璉兒若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我要他不來巳後誰敢收他這是一件第二件想著老太太疼他將來外邊聘個正頭夫妻去叫他細想憑他嫁到了誰家也難出我的手心除非他死了或是終身不嫁男人我就伏了他若不然時叫他趁早回心轉意有多少好處賈赦說一句金文翔應一聲是賈赦道你別哄我明兒我還打發你太太過去問鴛鴦你們說了他不依便沒你們的不是若問他他再依了仔細你們的腦袋金文翔忙應了又應退出回家也等不得告訴他女人轉說竟自巳對面說了這話把個鴛鴦氣的無話可回想了一想便說道我便願意去也須得你們帶了我回聲老太太去他哥嫂只當回想過來都喜之不盡他嫂子即刻帶了他上來見賈母可巧王夫人薛姨媽李紈鳳姐兒寶釵等姊妹並外頭的幾個執事有頭臉的媳婦都在賈母跟前湊趣兒呢鴛鴦看見忙拉了他嫂子到賈母跟前跪下一面哭一面說把邢夫人怎麽來說園子裏嫂子又如何說今兒他哥哥又如何說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憑我到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横了心

的當著眾人在這裏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便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伏侍老太太歸了西我也不跟著我老子娘哥哥去或是尋死或是剪了頭髮當姑子去若說我不是真心暫且拿話支吾這不是天地鬼神日頭月亮照著嗓子裏頭長疔原來這鴛鴦一進來時便袖內帶了一把剪子一面說著一面回手打開頭髮就鉸眾婆子丫鬟看見忙來拉住已剪下半綹來了眾人看時幸而他的頭髮極多鉸的不透連忙替他挽上賈母聽了氣的渾身打戰口內只說我通共剩了這麼一個可靠的人他們還要來算計因見王夫人在旁便向王夫人道你們原來都是哄我的外頭孝順暗地裏盤算我有好東西也來要有好人也來要剩了這個毛丫頭見我待他好了你們自然氣不過弄開了他好擺弄我王夫人忙站起來不敢還一言薛姨媽見連王夫人怪上反不好勸的了李紈一聽見鴛鴦這話早帶了姊妹們出去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雖有委屈如何敢辯薛姨媽現是親姊妹自然也不好辯寶釵也不便為姨母辯李紈鳳姐寶玉一發不敢辯這正用着女孩兒之時迎春老實惜春小因此窗外聽了一聽便走進來陪笑向賈母道這事與太太什麼

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的事小嬸子如何知道話未說完賈母笑道可是我老糊塗了姨太太別笑話我你這個姐姐他極孝順我不像我那大太太一味怕老爺婆婆跟前不過應景兒可是我委屈了他薛姨媽只答應是又說老太太偏心多疼小兒子媳婦也是有的賈母道不偏心因又說寶玉我錯怪了你娘你怎麼也不提我看着你娘受委屈寶玉笑道我偏着母親說大爺大娘不成通共一個不是我母親要不認卻推誰去我倒要認是我的不是老太太又不信賈母笑道這也有理你快給你娘跪下你說太太別委屈了老太太有年紀了看着寶玉罷

寶玉聽了忙走過來便跪下要說王夫人忙笑着拉他起來說快起來斷乎使不得難道替老太太給我賠不是不成寶玉聽說忙站起來賈母又笑道鳳姐兒也不提我鳳姐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尋上我了賈母聽了與衆人都笑道這可奇了倒要聽聽這不是鳳姐兒道誰叫老太太會調理人調理的水葱兒似的怎麽怨得人要我幸虧是孫子媳婦我若是孫子我早要了還等到這會子呢賈母笑道這倒是我的不是了鳳姐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賈母笑道這樣我也不要了你帶了去罷鳳姐兒道等著修了這輩子來生托生男人我再

要罷賈母笑道你帶了去給璉兒放在屋裏看你那沒臉的公公還要不要了鳳姐兒道璉兒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兒這一對燒糊了的倦子和他混罷說的眾人都笑起來了丫頭回說大太太來了王夫人忙迎了出去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賈赦要鴛鴦為一百十一回鴛鴦自縊之根由

雖是单寫一件事又夾寫邢夫人愚懦王鳳姐使乖

鴛鴦向平兒襲人說做姑子還有一死的話姑子是賓一死是主伏殉主情事

鴛鴦並生氣時又間敘平兒襲人互相取笑不但文有生趣且見鴛鴦胸中已早認定一死字

賈赦向金文翔一番說話全是倚勢霸道俱在鴛鴦逆料之中此賈母一故鴛鴦所以必死也

探春勸賈母開脫王夫人鳳姐派賈母不是一個勸得有理一個派得有趣眞是善于勸解者

紅樓夢卷四十六終

四十七回
五十一回

紅樓夢

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1

紅樓夢卷四十七

獃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王夫人聽見邢夫人來了連忙迎了出去邢夫人猶不知賈母已知鴛鴦之事正還又來打聽信息進了院門早有幾個婆子悄悄的回了他他纔知道待要回去裏面已知又見王夫人接了出來少不得進來先與賈母請安賈母一聲兒不言語自已也覺得愧悔鳳姐兒早指一事迴避了鴛鴦也自回房去生氣薛姨媽王夫人等恐礙著邢夫人的臉面也都漸漸退了邢夫人且不敢出去賈母

文庫11
D 246
11
010190560630

見無人方說道我聽見你替你老爺說媒來了你倒也三從四德的只是這賢惠也太過了你們如今也是孫子兒子滿眼了你還怕他使性子我聞得你還由著你老爺的那性兒鬧那夫人滿面通紅回道我勸過幾次不依老太太還有什麼不知道的呢我也是不得已爾賈母道他逼著你殺人你也殺去如今你也想想你兄弟媳婦本來老實又生的多病多痰上上下下那不是他操心你一個媳婦雖然帮著也是天天丟下爬兒弄掃帚凡百事情我如今自已減了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我的事情他還想著一點子該要的他就要了來該添什麼他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樣他娘兒兩個裏頭外頭大的小的那裏不忽畧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已操心去不成還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裏有的沒有的剩了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他二則也還投主子的緣法他也並不指著我和那位太太要衣裳去又和那位太太要銀子去所以這幾年一應事情他說什麼從你小嬸和你媳婦起至家下大大小小沒有不信的所以不單我得靠連你小嬸媳婦也都省心我有了這麼個人便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也沒

氣可生了這會子他去了他們又弄了什麼人來我使你們就弄他那麼一個眞珠的人來不會說話也無用我正要打發人和你老爺說去他要什麼人我這裏有錢叫他只管一萬八千的買去就是要這個丫頭不能留下他伏侍我幾年就比他日夜伏侍我盡了孝的一般你來的也巧就去說更妥當了說畢命人來請了姨太太你姑娘們來纔高興說個話兒怎麼又都散了丫頭忙答應我去了衆人赶忙的又來只有薛姨媽向那丫鬟道我纔來了又做什麼去你就說我睡了那丫頭道好親親的姨太太姨祖宗我們老太太生氣呢你老人家不去沒個開交了只當疼我們罷你老人家怕走我背了你老人家去薛姨媽笑道小鬼頭兒你怕些什麼不過罵幾句就完了說著只得和這小丫頭子走來賈母忙讓坐又笑道偺們鬥牌罷姨太太的牌也生偺們一處坐着別叫鳳姐兒混了我們去薛姨媽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著些兒就是偺們娘兒四個鬥呢還是添一兩個人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個人鳳姐兒道再添一個人熱鬧些賈母道叫鴛鴦來叫他在這下手裏坐著姨太太的眼花了偺們兩個的牌都叫他看著些兒鳳姐笑了一聲向探春道你們知書識字的倒不學筭命探春道這又奇了這會子你不打點精

神嬴老太太幾個錢又想筭命鳳姐兒道我正要筭筭今兒該輸多少我還想嬴呢你瞧瞧塲兒沒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說的賈母薛姨媽都笑起來一時鴛鴦來了便坐在賈母下首鴛鴦之下便是鳳姐兒鋪下紅毡洗牌告幺五人起牌鬥了一回鴛鴦見賈母的牌已十成只等一張二餅便遞了暗號兒與鳳姐兒鳳姐兒正該發牌便故意躊躇了半晌笑道我這一張牌定在姨媽手裏扣著呢我若不發這一張牌再頂不下來的薛姨媽道我手裏並沒有你的牌鳳姐兒道我回來是要查的薛姨媽道你只管查你且發下來我瞧瞧是張什麽鳳姐兒便送在薛姨媽跟前薛姨媽一看是個二餅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滿了鳳姐聽了忙笑道我發錯了賈母笑的已擲下牌來說你敢拿回去誰叫你錯的不成鳳姐兒道可是我要筭一筭命呢這是自已發的也怨不得人了賈母笑道可是你自已打著你那嘴問著你自已纔是又向薛姨媽笑道我不是小氣愛嬴錢原是個彩頭兒薛姨媽笑道我們可不是這樣想那裏有那樣糊塗人說老太太愛錢呢鳳姐兒正數著錢聽了這話忙又把錢穿上了向衆人笑道殼了我的了竟不爲嬴錢單爲嬴彩頭兒我倒底小氣輸了就數錢快收起來罷賈母是矩規鴛鴦代洗牌的因

和薛姨媽說笑不見鴛鴦動手賈母道你怎麼惱了連牌也不替人洗鴛鴦拿起牌來笑道奶奶不給錢賈母道他不給錢那是他交運了便命小丫頭子把他那一吊錢都拿過來小丫頭子真就拿了擱在賈母傍邊鳳姐兒忙笑道賞我罷照數兒給就是了薛姨媽笑道果然鳳姐兒小器不過頑兒罷了鳳姐兒聽說便站起來拉住薛姨媽回頭指著賈母數日放錢的一個木箱子笑道姨媽瞧瞧那個裏頭不知頑了我多少去了這一吊錢頑不了半個時辰那裏頭的錢就招手兒叫他了只等把這一吊也叫進去了牌也不用鬬了老祖宗氣也平了又有正經事差我辦去了話未說完引的賈母眾人笑個不止正說著偏平兒怕錢不穀又送了一吊來鳳姐兒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處罷一齊叫進去倒省事不用做兩次叫箱子裏的錢費事賈母笑的手裏的牌撒了一桌子推著鴛鴦叫快撕他的嘴平兒依言放下錢也笑了一回方回來至院門前遇見賈璉問道太太在那裏呢老爺叫我請過去呢平兒忙笑道在老太太跟前站了這半日還沒動呢趁早兒丟開手罷老太太生了半日氣這會子虧二奶奶湊了半日的趣兒纔略好了些賈璉道我過去只說討老太太示下十四往賴大家去不去好預備轎子

的又請了太太又凑了趣兒豈不好乎兒笑道依我說你竟別過去罷合家子連太太寶玉都有了不是這會子你又塡眼去了賈璉道已經完了難道還找補不成況且與我又無干二則老爺親自吩咐我請太太的這會子我打發了人去倘或知道了正沒好氣呢指著這個拿我出氣罷說著就走平兒見他說的有理也便跟了過來賈璉到了堂屋裏便把脚步放輕了往裏間探頭只見邢夫人站在那裏鳳姐兒眼尖先瞧見了使使眼色兒不命他進來又使眼色與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來放在賈母跟前賈母一回身賈璉不防便沒躲過賈母

便問外頭是誰倒像個小子一伸頭的是的鳳姐兒忙起身說我也恍惚看見有一個人影兒一面說一面起身出來賈璉忙進去陪笑道打聽老太太十四可出門好預備轎子賈母道旣這麼樣怎麼不進來又做鬼做神的賈璉陪笑道見老太太頑牌不敢驚動不過叫媳婦出來問問賈母道就忙到這一時等他家去你問他多少問不得那一遭兒你這麼小心來著又不知是來做耳報神的也不知是來做探子的鬼鬼祟祟倒嚇我一跳什麼好下流種子你媳婦和我頑牌呢還有半日的空兒你家去再和那趙二家的商量治你媳婦去罷說著衆人都笑了鴛鴦笑

道鮑二家的老祖宗又拉上趙二家的去賈母也笑道可是我那裏記得什麼抱著背著呢提起這些事來不由我不生氣我進了這門子做重孫媳婦起到如今我也有個重孫子媳婦了連頭帶尾五十四年憑著大驚大險千奇百怪的事也經了些從沒經過這些事還不離了我這裏呢賈璉一聲兒不敢說忙退了出來平兒在窗外站著悄悄笑道我說你不聽倒底碰在網裏了正說著只見邢夫人也出來賈璉道都是老爺鬧的如今都搁在我和太太身上邢夫人道我把你這沒孝心的種子人家還替老子死呢白說了幾句你就抱怨天抱怨地了你還不好好的呢這幾日生氣仔細他搥你賈璉道太太快過去罷叫我來請了好半日了說著送他母親出來過那邊去邢夫人將方纔的話只畧說了幾句賈赦無法又且含愧自此便告了病且不敢見賈母只打發邢夫人及賈璉每日過去請安只得又各處遣人購求尋覔終久費了八百兩銀子買了一個十七歲女孩子來名喚嫣紅收在屋裏不在話下這裏鬥了半日牌吃晚飯纔罷此一二日間無話轉眼到了十四黑早賴大的媳婦又進來請賈母高興便帶了王夫人薛姨媽及寶玉姊妹等至賴大花園中坐了半日那花園雖不及大觀園卻也十分齊整寬濶泉石林木樓

臺亭軒也有好幾處動人的外面大廳上薛蟠賈珍賈璉賈蓉並幾個近族的都來了那賴大家的也請了幾個現任的官長並幾個大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個柳湘蓮薛蟠自上次會過了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聽他最喜串戲且都串的是生旦風月戲文不免錯會了意誤認他做了風月子弟正要與他相交恨沒有個引進這日可巧遇見樂得無可不可且賈珍等也慕他的名酒蓋住了臉就求他串了兩齣戲下來移席和他一處坐著問長問短說東說西那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鎗舞劍賭博吃酒以致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悞認作優伶一類那賴大之子賴尚榮與他素昔交好故今日請來作陪不想酒後別人猶可獨薛蟠又犯了舊病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開完事無奈賴尚榮又說方纔寶二爺又囑咐我纔一進門雖見了只是人多不好說話叫我囑咐你散的時候別走他還有話說呢你既一定要走等我叫出他來你兩個見了再走與我無干說著便命小廝們到裏頭找一個老婆子悄悄告訴請出寶二爺來那小廝去了沒一杯茶時果見寶玉出來了賴尚榮向寶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給你我張羅人去了

說著已經去了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坟上去了湘蓮道怎麽不去前日我們幾個放鷹去離他坟上還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著衆人走到那裏去瞧了一瞧畧又動了一點子回家來就便弄了幾百錢第三日一早出去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說怪道呢上月我們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我摘了十個叫焙茗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來我也問他可被雨冲壞了沒有他說不但沒冲更比上回新了些我想著必是這幾個朋友新收拾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

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柳湘蓮道這個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頭有我你只心裏有了就是了眼前十月初一日我已經打點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貧如洗家裏是沒有積聚的縱有几個錢來隨手就光的不如趂空兒留下這一分省的到了跟前扎煞手寶玉道我也正爲這個要打發焙茗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跡沒個一定的去處柳湘蓮道你也不用找我這個事也不過各盡其道眼前我還要出門去走走外頭逛逛三年五載再回來寶玉聽了忙問這是爲何柳湘蓮冷笑道我的

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別過了寶玉道好容易會着晚上同散豈不好湘蓮道你那令姨表兄還是那樣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迴避了倒好寶玉想一想說道既是這麽樣倒是迴避了爲是只是你要果眞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了說著便滴下淚來柳湘蓮說道自然要辭你去你只別和別人說就是了說著就站起來要走又道你就進去罷不必送我一面說一面出至書房剛至大門前早遇見薛蟠在那裏亂叫誰放了小柳兒走了柳湘蓮聽了火星亂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復思酒後揮拳又得著賴尚榮的臉面只得忍了一忍

薛蟠忽見他走出來如得了珍寶忙趔趄着走上去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裏去了湘蓮道走走就來薛蟠笑道你一去都沒了興頭了好歹坐一坐就算疼我了憑你什麼要緊的事交給哥哥只別忙你有這個哥哥你要做官發財都容易湘蓮見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計拉他到避淨處笑道你眞心和我好還是假心和我好呢薛蟠聽見這話喜得心癢難撓乜斜着眼笑道好兄弟你怎麽問起我這樣話來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蓮道旣如此這裏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隨後出來跟到我下處偺們索性喝一夜酒我那裏還有兩個

絕好的孩子從沒出門的你可連一個跟的人也不用帶到了那裏伏侍人都是現成的薛蟠聽如此說喜的酒醒了一半說果然如此湘蓮笑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獃子怎麽有個不信的呢旣如此我又不認得你先去了我在那裏找你湘蓮道我這下處在北門外頭你可捨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道有了你我還要家做什麽湘蓮道旣如此我在北門外頭橋上等你偺們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後你再走他們就不留神了薛蟠聽了連忙答應道是二人復又入席飲了一回那薛蟠難熬只拿眼看湘蓮心內越想越樂左一壺右一壺並不用人讓自巳便吃了又吃不覺的有八九分了湘蓮便起身出來瞅人不防出至門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罷我到城外就來說畢巳跨馬直出北門橋上等候薛蟠一頓飯的工夫只見薛蟠騎着一匹大馬遠遠的赶了來張着嘴瞪着眼頭似撥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亂瞧及至從湘蓮馬前過去只顧往遠處瞧不曾留心近處湘蓮又笑又恨他便也撒馬隨後跟來薛蟠往前看時漸漸人烟稀少便又圈馬回來再不想一回頭見了湘蓮如獲奇珍忙笑道我說你是個再不失信的湘蓮笑道快往前走仔細人看見跟了來就不好了說着先就撒馬前

去薛蟠也就緊緊跟來湘蓮見前面人烟已稀且有一帶葦塘便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向薛蟠笑道你下來偺們先設個誓日後要變了心告訴人去的便應誓薛蟠笑道這話有理連忙下了馬也拴在樹上便跪下說道我要日久變心告訴人去的天誅地滅一言未了只聽鏜的一聲背後好似鐵錐砸下來只覺得一陣黑滿眼金星亂迸身不由已便倒下來湘蓮走上來瞧瞧知道他是個不慣捱打的只使了三分氣力向他臉上拍了幾下登時便開了菓子鋪薛蟠先還要扎掙起來又被湘蓮用腳尖點了一點仍舊跌倒口內說道原來是兩家情愿你不依只管好說

為什麼哄出我來打我一面說一面亂罵湘蓮道我把你這瞎了眼的你認認柳大爺是誰你不說哀求你還傷我我打死你也無益只給你個利害罷說著便取了馬鞭過來從背後至脛打了三四十下薛蟠的酒早已醒了大半不覺得疼痛難禁不禁有噯喲之聲湘蓮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當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說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來向葦中濘泥處拉了幾步滾的滿身泥水又問道你可認得我了薛蟠不應只伏着哼哼湘蓮又擲下鞭子用拳頭向他身上擂了幾下薛蟠便亂滾亂叫說肋條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經人因為我錯聽了傍人的話了湘蓮

道不用拉傍人只說現在的薛蟠道現在也沒什麽你說的不過你是個正經人我錯了湘蓮道還要說軟些纔饒你薛蟠哼哼的道好兄弟湘蓮又一拳薛蟠噯了一聲便道好哥哥湘蓮又連兩拳薛蟠忙噯喲叫道好老爺饒了我這沒眼睛的瞎子罷從今已後我敬你怕你了湘蓮道你把那水喝兩口薛蟠一面聽了一面皺眉道這水實在腌臢怎麽喝得下去湘蓮舉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我喝說着只得俯頭向葦根下喝了一口猶未嚥下去只聽哇的一聲把方纔吃的東西都吐了出來湘蓮道好腌臢東西你快吃完了饒你薛蟠聽了叩頭不迭說好歹積陰功饒我罷這至死不能吃的湘蓮道這樣氣息倒薰壞了我說著丟下薛蟠便牽馬認鐙去了這裡薛蟠見他已去方放下心來後悔自已不該誤認了人待要扎掙起來無奈遍體疼痛難禁誰知賈珍等席上忽不見了他兩個各處尋找不見有人說恍惚出北門去了薛蟠的小廝素日是懼他的他吩咐了不許跟去誰敢找去後來還是賈珍不放心命賈蓉帶著小廝們尋踪問跡的直找出北門下橋二里多路忽見葦坑傍邊薛蟠的馬拴在那裏衆人都道好了有馬必有人一齊來至馬前只聽葦中有人呻吟大家忙走來一看只見薛蟠的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

遍身內外滚的似個泥母猪一般賈蓉心內已猜着八九了忙下馬命人攙了起來笑道薛大叔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裏來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你招駙馬去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薛蟠羞的沒地縫兒鑽進去那裏爬的上馬去賈蓉命人赶到關廂里僱了一乘小轎子薛蟠坐了一齊進城賈蓉還要抬往賴家去赴席薛蟠百般苦苦央及他不用告訴人賈蓉方依允了讓他各自回家賈蓉仍往賴家回賈珍也並方纔的形景賈珍也知湘蓮所打也笑道他須得吃個虧纔好至晚散了便來問候薛蟠自在臥房將養推病不見賈母等回來各自歸

家時薛姨媽與寶釵見香菱哭的眼睛腫了問起原故忙來瞧薛蟠時臉上身上雖見傷痕並未傷筋動骨薛姨媽又是心疼又是發恨罵一回薛蟠又罵一回柳湘蓮意欲告訴王夫人遣人尋拿柳湘蓮寶釵忙勸道這不是什麽大事不過他們一處吃酒酒後反臉常情誰醉了多挨幾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偺們家的無法無天人所共知媽媽不過是心疼的原故要出氣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好了出得去的時候那邊珍大爺璉二爺這干人也未必白丟開了自然備個東道叫了那個人來當着眾人替哥哥賠不是認罪就是了如今媽媽先當做大事告訴眾人倒

顯的媽媽偏心溺愛縱容他生事招人今兒偶然吃了一次虧媽媽就這樣興師動衆倚著親戚之勢欺壓常人薛姨媽聽了道我的兒倒底是你想得到我一時氣糊塗了寶釵笑道這纔好呢他又不怕媽媽又不聽人勸一天縱似一天吃過兩三個虧他也罷了薛蟠睡在炕上痛罵湘蓮又命小厮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媽喝住小厮們只說柳湘蓮一時酒後放肆如今酒醒後悔不及懼罪逃走了薛蟠聽見如此說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若不聞邢夫人如何回去衆人如何又來是文章借景脫卸法又借鳳姐戲謔了結鴛鴦一案

賴大家一席不但探春異日興利除弊泒人管園于此起念且薛蟠受打及湘蓮救薛蟠尤三姐自刎等事皆因此席而起

柳湘蓮同秦鍾相好寶玉蓮蓬是借境補寫

寶玉因在馮紫英家私同蔣琪互換腰巾致受痛責薛蟠亦因在賴大家誤認湘蓮致遭毒毆適遙相照

湘蓮向寶玉說眼前就要出門想見此時湘蓮心中已早有算計薛蟠之念

薛蟠要同湘蓮打官司薛姨媽要告知榮府若無寶釵勸住不能了結借此撇開不但有隨起隨落之妙且為後文湘蓮救薛蟠地步

紅樓夢卷四十七終

紅樓夢卷四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濫情人情誤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話說薛蟠聽見如此說了氣方漸平三五日後疼痛雖愈傷痕未平只粧病在家愧見親友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舖面夥計內有算年賬要囘家的少不得家內治酒餞行內有一個張德輝自幼在薛蟠當舖內攬總家內也有了二三千金的過活今歲也要囘家明春方來因說起今年紙劄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貴的明年先打發大小兒上來當舖裏照管照管趕端陽前我順路就販些紙劄香扇來

賣除去關稅花消外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聽了心下忖度如今我捱了打正難見人想着要躲避一年半載又沒處去躲天天粧病也不是事況且我長了這麼大文不文武不武雖說做買賣究竟戥子算盤從沒拿過地土風俗遠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點几個本錢和張德輝逛一年來賺錢也罷不賺錢也罷且躲躲羞去二則逛逛山水也是好的心內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後便和氣平心與張德輝說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晚間薛蟠告訴他母親薛姨媽聽了雖是歡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錢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說你好歹守着我我還能放心些況且也不用這買賣等不著這几百銀子用薛蟠主意已定那裏肯依只說天天又說我不知世務這個也不知那個也不學如今我發狠把那些沒要緊的都斷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學習買賣又不准我了叫我怎麼樣呢我又不是個了頭把我關在家裏何日是個了手況且那張德輝又是個有年紀的咱們和他是世家我同他怎麼得有錯我就有一時半刻不好的去處他自然說我勸我就是東西貴賤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問他何等順利倒不叫我去過兩日我不告訴家裏私自打點了走明年發了財回來纔知道我呢說畢賭氣睡覺去了薛

姨媽聽他如此說因和寶釵商議寶釵笑道哥哥果然要經歷正事倒也罷了只是他在家裏說著好聽到了外頭舊病復發難拘束他了但也愁不得許多他若是眞改了是他一生的福若不改媽媽也不能又有別的法子一半盡人力一半聽天罷了這麼大人了若是管怕他不知世路出不得門幹不得事今年關在家裏明年還是這個樣兒他既說的名正言順媽媽就打諒著丟了一千八百銀子竟交與他試一試橫竪有夥計帮着他也未必好意思哄騙他的二則他出去了左右沒了助興的人又沒有倚仗的人到了外頭誰還怕誰有了的吃沒了的餓著舉眼無靠他見了這樣只怕比在家裏省了事也未可知薛姨媽聽了思忖半晌道倒是你說的是花兩個錢叫他學些乖來也值商議已定一宿無話至次日薛姨媽命人請了張德輝來在書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飯自己在後廊下隔着窗子千言萬語囑托張德輝照管照管張德輝滿口應承吃過飯告辭又回說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點行李僱下騾子十四日一早就長行了薛蟠喜之不盡將此話告訴薛姨媽薛姨媽便和寶釵香菱並兩個年老的嬤嬤連日打點行裝派下薛蟠之奶公老蒼頭一名當年諳事舊僕二名外有薛蟠隨身常使小廝二名

主僕一共六人僱了三輛大車單拉行李使物又僱了四個長行騾子薛蟠自騎一匹家內養的鐵青大走騾外備一匹坐馬諸事完畢薛姨媽寶釵等連夜勸戒之言自不必備說至十三日薛蟠先去辭了他舅舅然後過來辭了賈宅諸人賈珍等未免又有餞行之說也不必細述至十四日一早薛姨媽寶釵等直同薛蟠出了儀門母女兩個四隻眼看他去了方回來薛姨媽上京帶來的家人不過四五房並兩三個老嬤嬤小丫頭今跟了薛蟠一去外面只剩了一兩個男子因此薛姨媽即日到書房將一應陳設玩器並簾帳等物盡行搬了進來收貯命兩個跟去男

子之妻一并也進來睡覺又命香菱將他屋裡也收拾嚴緊將門鎖了晚間和我去睡寶釵道媽媽既有這些人作伴不如叫菱姐姐和我做伴去我們園裏又空夜長了我每夜做活越多一個人豈不越好薛姨媽笑道正是我忘了原該叫他同你去纔是我前日還合你哥哥說文杏又小到三不着兩的鶯兒一個人不彀伏侍的還要買一個丫頭來你使寶釵道買的不知底裡倘或走了眼花了錢事小沒的淘氣倒是慢慢打聽著有知道來歷的買個還罷了一面說一面命香菱收拾了衾褥粧奩命一個老嬤嬤並臻兒送至蘅蕪苑去然後寶釵和香菱纔同回園中

來香菱向寶釵道我原要和太太說的等大爺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恐怕太太多心說我貪著園裡來頑誰知你竟說了寶釵笑道我知道你心裡羨慕這園子不是一日兩日的了只是沒個空兒就每日來一輌慌慌張張的也沒趣兒所以趁著机會越發住上一年我也多個做伴的你也遂了你的心香菱笑道好姑娘趁著這個工夫你教給我做詩罷寶釵笑道我說你得隴望蜀呢我勸你且緩一緩今兒頭一日進來先出園東角門從老太太起各處各人你都瞧瞧問候一聲兒也不必特意告訴他們搬進園來若有提起因由兒的你只帶口說我帶了你進來做伴兒就完了回來進了園再到各姑娘房裏走走香菱應着纔要走時只見平兒忙忙的走來香菱忙問了好平兒只得陪笑相問寶釵因向平兒笑道我今兒把他帶了來做伴兒正要回你奶奶一聲兒平兒笑道姑娘說的是那裏的話我竟沒話答言了寶釵道這纔是正理店房有個主人廟裏有個住持雖不是大事到底告訴一聲就是園裏坐更上夜的人知道添了他兩個也好關門候戶的了你回去就告訴一聲罷我不打發人說去了平兒答應著因又向香菱道你既來了也不拜一拜街坊隣舍去寶釵笑道我正叫他去呢平兒道你且不必往我們家去

二爺病了在家裏呢香菱答應着去了先從賈母處來不在話下且說平兒見香菱去了便拉寶釵悄說道姑娘可聽見我們的新文了寶釵道我沒聽見新文因連日打發我哥哥出門所以你們這裏的事一槩不知道連姊妹們這兩日沒見平兒笑道老爺把二爺打了個動不得難道姑娘就沒聽見寶釵道早起恍惚聽見了一句也信不眞我也正要瞧你奶奶去呢不想你來了又是爲了什麼打他平兒咬牙罵道都是那什麼賈雨村半路途中那裏來的餓不死的野雜種認了不到十年生了多少事出來今年春天老爺不知在那個地方看見幾把舊扇子回家來看家裏所有收着的這些好扇子都不中用了立刻叫人各處搜求誰知就有個不知死的寃家混號兒人都叫他做石獃子窮的連飯也沒的吃偏他家就有二十把舊扇子死也不肯拿出大門來二爺好容易煩了多少情見了這個人說之再三他把二爺請了到他家裏坐着拿出這扇子來畧瞧了一瞧據二爺說原是不能再得的全是湘妃椶竹麋鹿玉竹的皆是古人寫畫眞跡回來告訴了老爺便叫買他的要多少銀子給他多少偏那石獃子說我餓死凍死一千銀子一把我也不賣老爺沒法了天天罵二爺沒能爲已經許他五百銀子先兌銀子後拿扇子他只

是不賣只說要扇子先要我的命姑娘想想這有什麽法子誰知那雨村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法子訛他拖欠官銀拿了他到衙門裏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産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做了官價送了來那石獃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老爺問着二爺說人家怎麽弄了來了二爺只說了一句爲這點子小事弄的人家敗産也不筭什麽能爲老爺聽了忽然就生了氣說二爺拿話堵老爺因此這是第一件大事這几日還有几件小的我也記不清所以都凑在一處就打起來了也沒拉倒用板子棍子就站着不知他拿了什麽混打了一頓臉上打破了兩處我們聽見姨太太這裏有一種藥上棒瘡的姑娘尋一丸給我呢寶釵聽了忙命鶯兒去找了兩丸來與平兒寶釵道旣這樣你去替我問候罷我就不去了平兒向寶釵答應着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香菱見了衆人之後吃過晚飯寶釵等都往賈母處去了自已便往瀟湘館中來此時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見香菱也進園來住自是歡喜香菱因笑道我這一進來了你得空兒好歹教給我作詩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旣要學作詩你就拜我爲師我雖不通大畧也還教的起你香菱笑道果然這樣我就拜你爲師你可不許膩煩的黛玉道什麽難事也值得去學不過是起承轉

合當中承轉是兩付對子平聲的對仄聲虛的對實的實的對虛的若是果有了奇句連平仄虛實不對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舊詩偷空兒看一兩首也有對的極工的也有不對的又聽見說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詩上亦有順的亦有二四六上錯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聽你一說原來這些規矩竟是沒事的只要詞句新奇爲上黛玉道正是這個道理詞句究竟還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緊若意趣眞了連詞句不用修飾自是好的這叫做不以詞害意香菱笑道我只愛陸放翁詩重簾不捲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說的眞切有趣黛玉道斷不可看這樣的詩你們因不知詩所以見了這淺近的就愛一入了這個格局再學不出來的你只聽我說你若眞心要學我這裏有王摩詰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細心揣摩透熟了然後再讀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蓮的七言絕句讀一二百首肚子裏先有了這三個人做了底子然後再把陶淵明應劉謝阮庾鮑等人的一看你又是這樣一個極聰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詩翁了香菱聽了笑道旣這樣好姑娘你就把這書給我拿出來我帶回去夜裏念幾首也是好的黛玉聽說便命紫鵑將王右丞的五言律拿來遞

與香菱道你只看有紅圈的都是我選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問你姑娘或者遇見我我講與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詩回至蘅蕪苑中諸事不管只向燈下一首一首的讀起來寶釵連催他數次睡覺他也不睡寶釵見他這般苦心只得隨他去了一日黛玉方梳洗完了只見香菱笑吟吟的送了書來又要換杜律黛玉笑道共記得多少首香菱笑道凡紅圈選的我盡讀了黛玉道可領畧了些沒有香菱笑道我倒領畧了些只不知是不是說與你聽聽黛玉笑道正要講究討論方能長進你且說來我聽聽香菱笑道據我看來詩的好處有口裏說不出來的意思想去卻是必真的有似乎無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黛玉笑道這話有了些意思但不知你從何處見得香菱笑道我看他塞上一首內一聯云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想來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圓的這直字似無理圓字似太俗合上書一想倒像是見了這景的若說再找兩個字換這兩個竟再找不出兩個字來再還有日落江湖白潮來天地青這白青兩個字也似無理想來必得這兩個字纔形容的盡念在嘴裏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個橄欖是的還有渡頭餘落日墟裏上孤烟這餘字合上字難為他怎麼想來我們那年上京來那日下晚便挽住船岸上又沒

有人只有几棵樹遠遠的几家人家作晚飯那個烟竟是青碧連雲誰知我昨兒晚上看了這兩句倒像我又到了那個地方去了正說着寶玉和探春來了都入坐聽他講詩寶玉笑道既是這樣也不用看詩會心處不在遠聽你說了這兩句可知三昧你也得了黛玉笑道你說他這上孤烟好你還不知他這一句還是套了前人的來我給你這一句瞧瞧更比這個淡而現成說着便把陶淵明的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烟翻了出來遞與香菱香菱瞧了點頭嘆賞笑道原來上字是從依依兩個字上化出來的寶玉大笑道你已得了不用再講若再講倒學離了你就做起來必是好的探春笑道明兒我補一個柬來請你入社香菱笑道姑娘何苦打趣我我不過是心裏羨慕纔學這個頑罷了探春黛玉都笑道誰不是頑難道我們是認真做詩呢若說我們真成了詩出了這園子把人的牙還笑掉了呢寶玉道這也算自暴自棄了前日我在外頭和相公們商畫兒他們聽見偺們起詩社求我把稿子給他們瞧瞧我就寫了幾首給他們看看誰不是真心嘆服他們抄了刻去了探春黛玉忙問道這是真心麽寶玉笑道說謊的是那架上鸚哥黛玉探春聽說都道你真真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成詩我們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

寶玉笑道這怕什麽古來閨閣筆墨不要傳出去如今也沒人知道了說着只見惜春打發了入畫來請寶玉寶玉方去了香菱又逼着換出杜律又央黛玉探春二人出個題目讓我謅去謅了來替我改正黛玉道昨夜的月最好我正要謅一首未謅成你就做一首來十四寒的韻由你愛用那幾個字去香菱聽了喜的拿着詩回來又苦思一回做兩句詩又捨不得杜詩又讀兩首如此茶飯無心坐臥不定寶釵道何苦自尋煩惱都是顰兒引的你我和他算帳去你本來獃頭獃腦的再添上這個越發弄成個獃子了香菱笑道好姑娘別混我一面說一面做了一首先與寶釵看了笑道這個不好不是這個做法你別怕臊只管拿了給他瞧去看他是怎麽說香菱聽了便拿了詩找黛玉黛玉看時只見寫道是

月到中天夜色寒　清光皎皎影團圞
詩人助興常思玩　野客添愁不忍觀
翡翠樓邊懸玉鏡　珍珠簾外掛冰盤
良宵何用燒銀燭　晴彩輝煌映畫欄

黛玉笑道意思卻有只是措詞不雅皆因你看的詩少被他縛住了把這首詩丟開再做一首放開胆子只管去做香菱聽了默默的回來越發連房也不進去只在池邊樹

下或坐在山石上出神或蹲在地下摳地來往的人都詫異李紈寶釵探春寶玉等聽見此言都遠遠的站在山坡上瞧着他笑只見他皺一回眉又自己含笑一回寶釵笑道這個人定是瘋了昨夜嘟嘟噥噥直鬧到五更纔睡了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就亮了我就聽見他起來了忙忙碌碌梳了頭就找顰兒去了一回來了獃了一日做了一首又不好自然這會子另做呢寶玉笑道這正是地靈人傑老天生人再不虛賦情性的我們成日嘆說可惜他這麼個人竟俗了誰知到底有今日可見天地至公寶釵聽了笑道你能勾像他這苦心就好了學什麼有個不成的寶玉不答只見香菱興興頭頭的又往黛玉那邊來了探春笑道偺們跟了去看他有些意思沒有說着一齊都往瀟湘館來只見黛玉正拿着詩和他講究衆人因問黛玉做的如何黛玉道自然算難爲他了只是還不好這一首過於穿鑿了還得另作衆人因要詩看時只見做道是

非銀非水映窗寒　試看晴空護玉盤
淡淡梅花香欲染　絲絲柳帶露初乾
只疑殘粉塗金砌　恍若輕霜抹玉欄
夢醒西樓人跡絕　餘容猶可隔簾看

寶釵笑道不像吟月了月字底下添一個色字倒還使得

你看句句倒是月色這也罷了原是詩從胡說來再還幾天就好了香菱自爲這首詩妙絕聽如此說自已又掃了興不肯丟開手便要思索起來因見他姊妹們說笑便自已走至階下竹前挖心搜胆的耳不旁聽目不別視一時探春隔窗笑說道菱姑娘你閒閒罷香菱怔怔答道閒字是十五删的錯了韻了衆人聽了不覺大笑起來寶釵道可眞詩魔了都是顰兒引的他黛玉笑道聖人說誨人不倦他又來問我我豈有不說的理李紈笑道偺們拉了他往四姑娘房裏去引他瞧瞧畫兒叫他醒一醒纔好說着眞個出來拉他過藕香榭至暖香塢中惜春正乏倦在床上歪着睡午覺畫繒立在壁間用紗罩著衆人喚醒了惜春揭紗看時十停方有了三停見畫上有幾個美人因指香菱道凡會做詩的都畫在上頭你快學罷說着頑笑了一回各自散去香菱滿心中正是想詩至晚間對燈出了一回神至三更已後上床躺下兩眼睜睜直到五更方纔朦朧睡去了一時天亮寶釵醒了聽了一聽他安穩睡了心下想他翻騰了一夜不知可做成了這會子乏了且別叫他正想着只見香菱從夢中笑道可是有了難道這一首還不好寶釵笑道又是可嘆又是可笑連忙喚醒了他問他得了什麼你這誠心都通了仙了學不成詩弄出病

來呢一面說一面梳洗了會同姊妹往賈母處來原來香菱苦志學詩精血誠聚日間不能做出忽於夢中得了八句梳洗已畢便忙寫出來到沁芳亭只見李紈與眾姊妹方從王夫人處回來寶釵正告訴他們說他夢中做詩說夢話眾人正笑抬頭見他來了便都爭着要詩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薛蟠出門寫得行李輝煌是遇盜之由所謂慢藏誨盜也

香菱係薛蟠之妾未便住大觀園然是甄士隱之女十二金釵之副必須聚集一處今因薛蟠出門攜進園中與寶釵作伴絕無牽强痕迹即順寫學詩以便拉入詩社

賈璉受責原其根由已在賈赦要鴛鴦時

晴雯撕扇是恃寵撒嬌雨村訛扇是倚勢害良而晴雯之被逐賈赦之獲罪皆種于此扇子雖小可以扇風可以扇焰其爲禍頗大

賈赦打賈璉在平兒口中補出固省筆墨但若特地來說殊不得體故以要棒瘡藥爲由

香菱學詩實費苦心苦功是作者自言做詩工夫月

詩三首及黛玉等講究諸詩是作者教人做詩法則
香菱第三首詩于夢中得來畢竟是紅樓夢中人暗
相映照

紅樓夢卷四十八終

紅樓夢卷四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話說香菱見眾人正說笑他便迎上去笑道你們看這首詩若使得我便還學若還不好我就死了這做詩的心了說着把詩遞與黛玉及眾人看時只見寫道是

精華欲掩料應難　影自娟娟魄自寒
一片砧敲千里白　半輪雞唱五更寒
綠蓑江上秋聞笛　紅袖樓頭夜倚欄
博得嫦娥應自問　何緣不使永團圓

衆人看了笑道這首不但好而且新巧有意趣可知俗語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社裏一定請你了香菱聽了心下不信料着是他們哄自己的話還只管問黛玉寶釵等正說之間只見几個小丫頭并老婆子忙忙的走來都笑道來了好些姑娘奶奶們我們都不認得奶奶姑娘們快認親去李紈笑道這是那裏的話你倒底說明白了是誰的親戚那婆子丫頭都笑道奶奶的兩位妹子都來了還有一位姑娘說是薛大姑娘的妹子還有一位爺說是薛大爺的兄弟我這會子請姨太太去呢奶奶和姑娘們先上去罷說着一逕去了寶釵笑道我們薛蝌和他妹子來了不成李紈笑道或者我嬸娘又上京來了怎麽他們都湊在一處這可是奇事大家來至王夫人上房只見黑壓壓的一地又有邢夫人的嫂子帶了女兒岫烟進京來投邢夫人的可巧鳳姐之兄王仁也正進京兩親家一處搭帮來了走至半路泊船時遇見李紈寡嬸帶着兩個女兒長名李紋次名李綺也上京大家叙起來又是親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後有薛蟠之從弟薛蝌因當年父親在京時已將胞妹薛寶琴許配都中梅翰林之子爲媳正欲進京發嫁聞得王仁進京他也隨後帶了妹子赶來所以今日會齊了來訪投各人親戚于是大家見禮叙過賈母

王夫人都歡喜非常賈母因笑道怪道昨日晚上燈花爆了又爆結了又結原來應到今日一面敘些家常收了帶來禮物一面命留酒飯鳳姐兒自不必說忙上加忙的李紈寶釵自然和嬸母姊妹敘離別之情黛玉見了先是歡喜後想起衆人都有親眷獨自已孤單無倚不免又去垂淚寶玉深知其情十分勸慰了一番方罷然後寶玉忙忙來至怡紅院中向襲人麝月晴雯笑道你們還不快着看去誰知宝姐姐的親哥哥是那個樣子他這叔伯兄弟形容舉止另是個樣子倒像是寶姐姐同胞的兄弟似的更奇在你們成日家只說寶姐姐是絕色的人物你們如今

瞧見他這妹子還有大嫂子的兩個妹子我竟形容不出來了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可知我井底之蛙成日家自說現在的這幾個人是有一無二的誰知不必遠尋就是本地風光一個賽似一個如今我又長了一層學問了除了這幾個難道還有幾個不成一面說一面自笑襲人見他又有些魔意便不肯去瞧晴雯等早去瞧了一遍回來帶笑向襲人笑道你快瞧瞧去大太太一個姪女兒寶姑娘一個妹妹大奶奶兩個妹妹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兒一語未了只見探春也笑着進來找寶玉因說偕們詩社可興旺了寶玉笑道正是

呢這是一高興起詩社鬼使神差來了這些人但只一件不知他們可學過做詩不會探春道我纔都問了問雖是他們自謙看其光景沒有不會的便是不會也沒難處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湘雲笑道他們裏頭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三姑娘看着怎麽樣探春道果然的據我看來連他姐姐並這些人總不及他襲人聽了又是咤異又笑道這也奇了還從那裡再尋好的去呢我們要瞧瞧去探春道老太太一見了喜歡的無可不可的已經逼着偺們太太認了乾女孩兒了老太太要養活剛纔已經定了寶玉喜的忙問這話可眞麽探春道我幾時說過謊又笑道老太

太有了這個好孫女兒就忘了你這孫子了寶玉笑道這倒不妨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是正理明兒十六偺們可該起社了探春道林了頭剛起來了二姐姐又病了終是七上八下的寶玉道二姐姐又不大做詩沒有他又何妨探春道索性等幾天等他們新來的混熟了偺們邀上他們豈不好這會子大嫂子寶姐姐心裏自然沒有詩興的況且湘雲沒來顰兒纔好了人都不合式不如等着雲了頭來了這幾個新的也熟了顰兒也大好了大嫂子和寶姐姐心也閑了香菱詩也長進了如此邀一滿社豈不好偺們兩個如今且往老太太那裏去聽聽除寶姐姐的妹妹

不筭外他一定是在咱們家住定了的倘或那三個要不在咱們這裏住咱們央告著老太太留下他們也在園子裏住了咱們豈不多添几個人越發有趣了寶玉聽了喜的眉開眼笑忙說道倒是你明白我終久是個糊塗心腸空喜歡了一會子卻想不到這上頭說着兄妹兩個一齊往賈母處來果然王夫人已認了薛寶琴做乾女兒賈母歡喜非常不命往園中住晚間跟着賈母一處安寢薛蝌自向薛蟠書房中住下了賈母和邢夫人說你姪女兒也不必家去了園裏住几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艱難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與他們治房舍幫盤纏聽如此說豈不願意邢夫人便將邢岫烟交與鳳姐兒鳳姐兒筭着園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設一處莫若送到迎春一處去倘日後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縱然邢夫人知道了與自已無干從此後除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筭若是大觀園住到一個月上鳳姐兒亦照迎春分例送一分與岫烟鳳姐兒冷眼敁敪岫烟心性行爲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樣却是個極溫厚可疼的人因此鳳姐兒反憐他家貧命苦比別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論了賈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紈賢惠且年輕守節令人敬服今見他寡嬸來了便不肯叫他外

頭去任那孀母雖十分不肯無奈賈母執意不從只得帶着李紋李綺在稻香村住下了當下安插已定誰知忠靖侯史鼎又遷委了外省大員不日要帶家眷去上任賈母因捨不得湘雲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鳳姐兒另設一處與他住史湘雲執意不肯只要和寶釵一處住因此也就罷了此時大觀園中比先又熱鬧了多少李紈爲首餘者迎春探春惜春寶釵黛玉湘雲李紋李綺寶琴邢岫烟再添上鳳姐兒和寶玉一共十三人敘起年庚除李紈年紀最長鳳姐次之餘者不過十五六七歲皆大半同年異月連他們自已也不能記清誰長誰幼並賈母王夫人及家中婆子丫頭也不能細細分清不過是姊妹兄弟四個字隨便乱叫如今香菱正滿心滿意只想做詩又不敢十分囉唆寶釵可巧來了個史湘雲那史湘雲極愛說話的那裡禁得香菱又請教他談詩越發高興了沒晝沒夜的高談濶論起來寶釵因笑道我實在聒噪受不得了一個女孩兒家只管拿着詩做正經事講起來叫有學問的人聽了反笑話說不守本分一個香菱沒鬧清又添上你這個話口袋子滿口裏說的是什麼怎是杜工部之沈鬱韋蘇州之淡雅又怎麼是溫八叉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痴痴顛顛那裏還像兩個女兒家呢說得香菱湘雲二

人都笑起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披着一領斗篷金翠輝煌不知何物寶釵忙問這是那裏的寶琴笑道因下雪珠兒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香菱上來瞧道怪道這麼好看原來是孔雀毛織的湘雲笑道那裡是孔雀毛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可見老太太疼你了這麼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寶釵笑道眞眞俗語說的各人有各人緣法我也再想不到他這會子來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麼疼他湘雲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園裡來這兩處只管頑笑吃喝到了太太屋裡若太太在屋裡只管和太太說笑多坐一回無妨若太太不在屋裡你別進去那屋裏人多心壞都是要偺們的說的寶釵寶琴香菱鶯兒等多笑了寶釵笑道說你沒心却有心雖然有心到底嘴太直了我們這琴兒今兒你竟認他做親妹妹罷湘雲又瞅了寶琴笑道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別人穿了實在不配正說著只見琥珀走來笑道老太太說了叫寶姑娘別管緊了琴姑娘他還小呢讓他愛怎麼樣就由他怎麼樣他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別多心寶釵忙起身答應了又推寶琴笑道你也不知是那裏來的這段福氣你倒去罷仔細我們委屈了你我就不信我那些兒不如你說話之間寶玉黛玉進來了寶釵猶自嘲笑湘雲因笑道寶姐姐

你這話雖是頭𨚫有人眞心是這樣想呢琥珀笑道眞心惱的再沒别人就只是他口裏說手指著寶玉寶釵湘雲都笑道他倒不是這樣人琥珀又笑道不是他就是他說著又指黛玉湘雲便不作聲寶釵笑道更不是了我的妹妹和他的妹妹一樣他喜歡的比我還甚呢那裏還惱你信雲兒混說他的那嘴有什麽正經寶玉素昔深知黛玉有些小性兒尚不知近日黛玉和寶釵之事正恐賈母疼寶琴他心中不自在今見湘雲如此說了寶釵又如此答再審度黛玉聲色亦不似往日果然如寶釵之說相符心中甚是不解因想他兩個素日不是這樣的如今看來竟

更比他人好了十倍一時又見林黛玉赶著寶琴呌妹妹並不提名道姓直似親姊妹一般那寶琴年輕心熱且本性聰敏自幼讀書識字今在賈府住了兩日大槩人物巳知又見衆姊妹都不是那輕薄脂粉且又和姐姐皆和氣故也不肯怠慢其中又見林黛玉是個出類拔萃的便更與黛玉親敬異常寶玉看著只是暗暗的納罕一時寶釵姊妹往薛姨媽房內去後湘雲往賈母處來林黛玉回房歇著寶玉便找了黛玉來笑道我雖看了西廂記也曾有明白的幾句說了取笑你還曾惱過如今想來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來你講講我聽黛玉聽了便知有文章因笑

道你念出來我聽聽寶玉笑道那鬧簡上有一句說的最好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這五個字不過是現成的典難爲他是幾時三個虛字問的有趣是幾時接了你說說我聽聽黛玉聽了禁不住也笑起來因笑道這原問的好他也問的好你也問的好寶玉道先時你只疑我如今你也沒的說了黛玉笑道誰知他竟眞是個好人我素日只當他藏奸因把說錯了酒令寶釵怎樣說他連送燕窩病中所談之事細細的告訴寶玉寶玉方知原故因笑道我說呢正納悶是幾時孟光接了梁鴻案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攔上就接了案了黛玉因又說起寶琴來想起

自已沒有姊妹不免又哭了寶玉忙勸道這又自尋煩惱了你瞧瞧今年比舊年越發瘦了你還不保養每天好好的你必是自尋煩惱哭一會子纔算完了這一天的事黛玉拭淚道近來我自覺心酸眼淚却像比舊年少了些的心裏只管酸痛眼淚却不多寶玉道這是你哭慣了心裏疑惑豈有眼淚會少的正說著只見他屋裏的小丫頭子送了猩猩毡斗篷來又說大奶奶纔打發人來說下了雪要商議明日請人做詩呢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頭走來請黛玉寶玉便邀著黛玉同往稻香村來黛玉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紅羽縐面白狐狸皮

的鶴氅繫一條青金閃綠雙環四合如意絛上罩了雪帽二人一齊踏雪行來只見眾姊妹都在那裏都是一色大紅猩猩氈與羽毛緞斗篷獨李紈穿一件多羅呢對襟褂子薛寶釵穿一件蓮青斗紋錦上添花洋線番羓絲的鶴氅邢岫烟仍是家常舊衣並沒避雨之衣一時史湘雲來了穿著賈母與他的一件貂鼠腦袋面子大毛黑灰鼠裏子裏外發燒大褂子頭上帶著一頂挖雲鵝黃片金裏大紅猩猩氈昭君套又圍着大貂鼠風領黛玉先笑道你們瞧瞧孫行者來了他一般的拿著雪褂子故意粧出個小騷達子樣兒來湘雲笑道你們瞧我裏頭打扮的一面說

一面脫了褂子只見他裏頭穿著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鑲領袖秋香色盤金五色繡龍窄褃小袖掩衿銀鼠短襖裏面短短的一件水紅粧緞狐肷褶子腰裏緊緊束著一條蝴蝶結子長穗五色宮絛脚下也穿著鹿皮小靴越顯得蜂腰猿背鶴勢螂形眾人都笑道偏他只愛打扮成個小子的樣兒原比他打扮女兒更俏麗了些湘雲笑道快商議做詩我聽聽是誰的東家李紈道我的主意想來昨日的正日已自過了再等正日又太遠可巧又下雪不如偺們大家凑個社又給他們接風又可以做詩你們意思怎麼樣寶玉先道這話狠是只是今日晚了若到明日晴了

又無趣衆人都道這雪未必晴縱晴了這一夜下的也彀賞了李紈道我這裏雖然好又不如蘆雪亭好我已經打發人籠地炕去了偺們大家擁爐做詩老太太想來未必高興況且偺們小頑意兒單給鳳了頭個信兒就是了你們每人一兩銀子就彀了送到我這裏來指著香菱寶琴李紋李綺岫烟五個不算外偺們裏頭二了頭病了不算四了頭告了假也不算你們四分子送了來我包管五六兩銀子也儘彀了寶釵等一齊應諾因又擬題限韻李紈笑道我心裏早已定了等到了明日臨期橫竪知道說畢大家又閒話了一回方往賈母處來本日無話到了次日一早寶玉因心裏記掛著這事一夜沒好生得睡天亮了就爬起來掀起帳子一看雖然門牕尚掩只見窗上光輝奪目心內早躊躕起來埋怨定是晴了日光已出一面忙起來揭起窗屜從玻璃窗內往外一看原來不是日光竟是一夜雪下的將有一尺多厚天上仍是搓綿扯絮一般寶玉此時歡喜非常忙喚起人來盥漱已畢只穿一件茄色哆囉呢狐狸皮襖罩一件海龍小鷹膀褂子束了腰披上玉針簑帶了金籐笠登上沙棠屐忙忙的往蘆雪亭來出了院門四顧一望並無二色遠遠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却似裝在玻璃盆內一般於是走至山坡之下順著山脚

剛轉過去已聞得一股寒香撲鼻回頭一看却是妙玉那邊櫳翠菴中有十數枝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分外顯得精神好不有趣寶玉便立住細細的賞玩了一回方走只見蜂腰板橋上一個人打著傘走來是李紈打發了請鳳姐兒去的人寶玉來至蘆雪亭只見丫頭婆子正在那裏掃雪開徑原來這蘆雪亭蓋在一個傍山臨水河灘之上一帶幾個茅簷土壁槿籬竹牖推窗便可垂釣四面皆是蘆葦掩覆一條去徑逶迤穿蘆度葦過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橋了衆丫頭婆子見他披蓑帶笠而來都笑道我們纔說正少一個漁翁如今果然全了姑娘們吃了飯纔來呢你也太性急了寶玉聽了只得回來剛至沁芳亭見探春正從秋爽齋出來圍著大紅猩猩毡的斗篷帶著觀音兜扶著個小丫頭後面一個婦人打著一把青綢油傘寶玉知道他往賈母處去遂立在亭邊等他來到二人一同出園前去寶琴正在裏間房內梳洗更衣一時衆姊妹來齊寶玉只嚷餓了連連催飯好容易等擺上飯時的一樣菜是牛乳蒸羊羔賈母便說這是我們有年紀人的藥沒見天日的東西可惜你們小孩子吃不得今兒另外有新鮮鹿肉你們等著吃罷衆人答應了寶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飯就著野雞瓜子忙忙的爬拉完了賈母

道我知道你們今兒又有事情連飯也不顧吃便叫留著鹿肉與他晚上吃鳳姐兒忙說還有呢吃殘了的倒罷了史湘雲便和寶玉計較道有新鹿肉不如咱們要一塊自己拿了園裏弄著又吃又頑寶玉聽了真和鳳姐要了一塊命婆子送入園去一時大家散後進園齊往蘆雪亭來聽李紈出題限韻獨不見湘雲寶玉二人黛玉道他兩個再到不得一處若到了一處生出多少故事來這會子一定算計那塊鹿肉去了正說著只見李嬸娘也走來看熱鬧因問李紈道怎麼那一個帶玉的哥兒和那一個掛金麒麟的姐兒那樣干淨清秀又不少吃的他兩個在那裏商議著要吃生肉呢說的有來有去的我只不信肉也生吃得的衆人聽了都笑道了不得快拿他兩個來黛玉笑道這可就是雲了頭鬧的我的卦再不錯李紈即忙出來找著他兩個說道你們兩個要吃生的我送你們到老太太那裏吃去那怕一隻生鹿撐病了不與我相干這麼大雪怪冷的快替我做詩去罷寶玉忙笑道沒有的事我們燒著吃呢李紈道這還罷了只見老婆子們拿了鐵爐鐵叉鐵絲𣘙來李紈道仔細割了手不許哭說著方進去了那邊鳳姐打發了平兒回復不能來爲發放年例正忙湘雲見了平兒那裏肯放平兒也是個好頑的素日跟著

鳳姐兒無所不至見如此有趣樂得頑笑因而退去手上的鐲子三個人圍著火平兒便要先燒三塊吃那邊寶釵黛玉平素看慣了不以為異寶琴等及李嬸娘深為罕事探春與李紈等已議定了題韻探春等道你們聞聞香氣這裏都聞見了我也吃去說著也找了他們來李紈也隨來說客已齊了你們還吃不彀湘雲一面吃又一面說道我吃這個方愛吃酒吃了酒纔有詩若不是這鹿肉今兒斷不能做詩說著只見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那裏笑湘雲笑道傻子你來嚐嚐寶琴笑道怪腌臢的寶釵笑道你嚐嚐去好吃的狠呢你林姐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他也愛吃寶琴聽了便過去吃了一塊果然好吃便也吃起來一時鳳姐兒打發小丫頭來叫平兒平兒說史姑娘拉著我呢你先去罷小丫頭去了一時只見鳳姐兒也披了斗篷走來笑道吃這樣好東西也不告訴我說著也湊在一處吃起來黛玉笑道那裏找這一羣花子去罷了罷了今日蘆雪亭遭劫生生被雲丫頭作踐了我為蘆雪亭一大哭湘雲冷笑道你知道什麼是真名士自風流你們都是假清高最可厭的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寶釵笑道你回來若做的不好了把那肉掏出來就把這雪壓的蘆葦子揌上些以完此劫說著吃

畢洗了一回手平兒帶鐲子時却少了一個左右前後亂找了一番踪跡全無衆人都咤異鳳姐兒笑道我知道這鐲子的去向你們只管做詩去我們也不用找只管前頭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說著又問你們今兒做什麼詩老太太說了離年又近了正月裏還該做些燈謎兒大家頑笑衆人聽了都笑道可是呢倒忘了如今趁著做幾個好的預備著正月裏頑說著一齊來至地炕屋內只見杯盤果菜俱已擺齊了墻上已貼出詩題韻脚格式來了寶玉湘雲二人忙看時只見題目是即景聯句五言排律一首限二蕭韻後面尙未列次序李紈道我不大會做詩我只起三句罷然後誰先得了誰先聯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第三首月詩固好然一片砧聲五更殘月及秋江獨夜園圃不乖等句不但爲香菱結果影子且是黛玉寶釵小照

香菱會做詩引出許多能詩閨秀來若不于此時敘入則香菱講詩幾無了結之時撇上起下靈動順利

薛李邢王四家親戚路遇齊來省却許多筆墨若逐家分起各敘頭緒旣繁文亦冗襍是文章併疊類敘

法

詩社是探春興起要留衆姊妹必該探春說起一絲

不走

香菱得湘雲同住詩學自然日進借寶釵厭煩語敘

出不用正寫妙極

寶琴可以入畫即于此時伏筆

琥珀戲頑反挑寶琴已有壻家又借此寫出黛玉與

寶釵相得情况

寶玉借西廂問黛玉又借西廂解悟靈巧恰合又照

應前文

各人裝束各有好看惟邢岫烟仍是家常衣服更爲

好看又伏下文鳳姐送衣寶釵贖當等事

寶玉吃飯慌忙賈母已知有事下回冒雪而來便不

突兀

于賞雪聯句之前夾寫湘雲等炙吃鹿肉事雖近俗

而雅趣倍加

平兒失鐲伏晴雯攆墜兒事

紅樓夢卷四十九終

紅樓夢卷五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蘆雪亭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話說薛寶釵道到底分個次序讓我寫出來說著便令眾人拈鬮爲序起首拈是李氏然後按次各名開出鳳姐兒道既這樣說我也說一句在上頭眾人都笑起來了說這樣更妙了寶釵將稻香老農之上補了一個鳳字李紈又將題目講與他聽鳳姐兒想了半日笑道你們別笑話我我只有了一句粗話可是五個字的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眾人都笑道越是粗話越好你說了就只管幹正事去

罷鳳姐兒笑道想下雪必刮北風昨夜聽見一夜的北風我有一句這一句就是一夜北風緊使得使不得我就不管了眾人聽說都相視笑道這句雖粗不見底下的這正是會作詩的起發不但好而且留了寫不盡的多少地步與後人就是這句為首稻香老農快寫上續下去鳳姐和李嬸娘平兒又吃了兩杯酒自去了這裏李紈便寫了

一夜北風緊

自已聯道

開門雪尚飄入泥憐潔白

香菱道

匝地惜瓊瑤有意榮枯草

探春道

無心飾萎苗價高村釀熟

李綺道

年稔府梁饒葭動灰飛琯

李紋道

陽回斗轉杓寒山已失翠

岫烟道

凍浦不生潮易掛疎枝柳

湘雲道

雖堆破葉蕉麝煤融寶鼎

寶琴道

綺袖籠金貂光奪窗前鏡

寶玉道

香粘壁上椒斜風仍故故

黛玉道

清夢轉聊聊何處梅花笛

寶釵道

誰家碧玉簫鼇愁坤軸陷

李紈笑道我替你們看熱酒去罷寶釵命寶琴續聯只見

湘雲起來道

龍鬭陣雲銷野岸迴孤棹

寶琴也聯道

吟鞭指灞橋賜裘憐撫戍

湘雲那裏肯讓人且別人也不如他敏捷都看他揚眉挺身的說道

如絮念征徭坳垤審夷險

寶釵連聲讚好也便聯道

枝柯怕動搖皚皚輕趁步

黛玉忙聯道

　　剪剪舞隋腰若茗成新賞

一面說一面推寶玉命他聯寶玉正看寶釵寶琴黛玉三
人共戰湘雲十分有趣那裏還顧得聯詩今見黛玉推他
方聯道

　　孤松訂久要泥鴻從印跡

寶琴接著聯道

　　林斧或聞樵伏象千峰凸

湘雲忙聯道

　　盤蛇一逕遙花緣經冷結

寶釵與眾人又都讚好探春聯道

　　色豈畏霜凋深院驚寒雀

湘雲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接着聯道

　　空山泣老鴞堦墀隨上下

湘雲忙丟了茶杯聯道

　　池水任浮漂照耀臨清曉

黛玉忙聯道

　　繽紛入永宵誠忘三尺冷

湘雲忙笑聯道

　　瑞釋九重焦僵臥誰相問

寶琴也忙笑聯道

狂遊客喜招天機斷縞帶

湘雲又忙道

海市失鮫綃

林黛玉不容他道出接著便道

寂寞封台榭

湘雲忙聯道

清貧懷簞瓢

寶琴也不容情也忙道

烹茶水漸沸

湘雲見這般自爲得趣又是笑又忙聯道

煮酒葉難燒

黛玉也笑道

沒帚山僧掃

寶琴也笑道

埋琴稚子挑

湘雲笑彎了腰忙念了一句衆人問道到底說的是什麼

湘雲道

石樓閒睡鶴

黛玉笑得握著胸口高聲嚷道

錦罽煖親猫

寶琴也忙笑道

月窟翻銀浪

湘雲忙聯道

霞城隱赤標

黛玉忙笑道

沁梅香可嚼

寶釵笑稱好句也忙聯道

淋竹醉堪調

寶琴也忙道

或濕鴛鴦帶

湘雲忙聯道

時凝翡翠翹

黛玉又忙道

無風仍脈脈

寶琴又忙笑聯道

不雨亦瀟瀟

湘雲伏著已笑軟了眾人看他三人對搶也都不顧作詩看著也只是笑黛玉還推他往下聯又道你也有才盡力窮之時我聽聽還有什麼舌頭嚼了湘雲只伏在寶釵懷裏笑個不住寶釵推他起來道你有本事把二蕭的韻全

用完了我總服你湘雲起身笑道我也不是做詩竟是搶
命呢眾人笑道倒是你自巳說罷探春早巳料定沒有自
巳聯的了便早寫出來因說還沒收住呢李紋聽了接過
來便聯了一句道

欲誌今朝樂

李綺收了一句道

憑詩祝舜堯

李紈道彀了彀了雖沒做完了韻騰挪的字若生扭了倒
不好了說著大家來細細評論一回獨湘雲的多都笑道
這都是那塊鹿肉的功勞李紈笑道逐句評去都還一氣

只是寶玉又落了第了寶玉笑道我原不會聯句只好擔
待我罷李紈笑道也沒有社社擔待的又說韻險了又整
慢了又不會聯句今日必罰你我纔看見櫳翠庵的紅梅
有趣我要折一枝來插瓶可厭妙玉爲人我不理他如今
罰你取一枝來插著頑兒眾人都道這罰的又雅又有趣
寶玉也樂爲答應著就要走湘雲黛玉一齊說道外頭冷
得狠你且吃杯熱酒再去於是湘雲早執起壺來黛玉遞
了一個大杯滿斟了一杯湘雲笑道你吃了我們這酒要
取不來加倍罰你寶玉忙吃了一杯冒雪而去李紈命人
好好跟著黛玉忙攔說不必有了人反不得了李紈點頭

道是一面命丫環將一個美女聳肩瓶拿來貯了水準備插梅因又笑道回來該吟紅梅了湘雲忙道我先做一首寶釵笑道今日斷不容你再做了你都搶了去別人都閒著了沒趣回來罰寶玉他說不會聯句如今就叫他自巳做去黛玉笑道這話狠是我還有主意方纔聯句不彀莫若揀那聯得少的人做紅梅詩寶釵笑道這話是極方纔邢李三位屈才且又是客琴兒和顰兒雲兒他們搶了許多我們一槩都別做只他們三人做纔是李紈因說綺兒也不大會做還是讓琴妹妹罷寶釵只得依允又道就用紅梅花三個字做韻每人一首七言律邢大妹妹做紅字你們李大妹妹做梅字琴兒做花字李紈道饒過寶玉去我不服湘雲忙道有個好題目命他做衆人問何題湘雲道命他做訪妙玉乞紅梅豈不有趣衆人聽了都說有趣一語未了只見寶玉笑欣欣擎了一枝紅梅進來衆丫環忙巳接過插入瓶內衆人都過來賞玩寶玉笑道你們如今賞罷也不知費了我多少精神呢說著探春早又遞過一鍾煖酒來衆丫環上來接了蓑笠撣雪各人房中丫環都添送衣服來襲人也遣人送了半舊的狐腋褂來李紈命人將那蒸的大芋頭盛了一盤又將硃橘黃橙橄欖等物盛了兩盤命人帶與襲人去湘雲且告訴寶玉方纔

的詩題又催寶玉快做寶玉道好姐姐好妹妹們讓我自已用韻罷別限韻了眾人都說隨你做去罷一面說一面大家看梅花原來這一枝梅花只有二尺來高傍有一枝縱橫而出約有二三尺長其間小枝分岐或如蟠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筆或密聚如林真乃花吐胭脂香欺蘭蕙各各稱賞誰知岫烟李紋寶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寫了出來眾人便依紅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寫道

賦得紅梅花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紅　冲寒先喜笑東風
魂飛庾嶺春難辨　霞隔羅浮夢未通
綠萼添粧融寶炬　縞仙扶醉跨殘虹
看來豈是尋常色　濃淡由他冰雪中

又　　李紋

白梅懶賦賦紅梅　逞艷先迎醉眼開
凍臉有痕皆是血　酸心無恨亦成灰
誤吞丹藥移真骨　偷下瑤池脫舊胎
江北江南春燦爛　寄言蜂蝶漫疑猜

又　　薛寶琴

疎是枝條艷是花　春粧兒女競奢華
閒庭曲檻無餘雪　流水空山有落霞

幽夢冷隨紅袖笛　遊仙香泛絳河槎
前身定是瑤台種　無復相疑色相差
眾人看了都笑着稱賛了一回又指末一首更好寶玉見寶琴年紀最小才又敏捷黛玉湘雲二人斟了一小杯酒齊賀寶琴寶釵笑道三首各有好處你們兩個天天捉弄厭了我如今又捉弄他來了李紈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忙道我倒有了纔一看見這三首又唬忘了等我再想湘雲聽說便拿了一支銅火箸擊著手爐笑道我擊了若鼓絕不成又要罰的寶玉笑道我已有了黛玉提起筆來笑道你念我寫湘雲便擊了一下笑道一鼓絕寶玉笑道有了你寫罷眾人聽他念道
酒未開罇句未裁
黛玉寫了搖頭笑道起得平平湘雲又道快著寶玉笑道
尋春問臘到蓬萊
黛玉湘雲都點頭笑道有些意思了寶玉又道
不求大士瓶中露　為乞霜娥檻外梅
黛玉寫了搖頭說小巧而已湘雲將手又敲了一下寶玉笑道
入世冷挑紅雪去　離塵香割紫雲來
槎枒誰惜詩肩瘦　衣上猶沾佛院苔

黛玉寫畢湘雲大家纔評論詩只見几個丫環跑進來道老太太來了眾人忙迎出來大家又笑道怎麼這等高興說著遠遠見賈母圍了大斗蓬帶著灰鼠暖兜坐著小竹轎打著青綢油傘鴛鴦琥珀等五六個丫鬟每人都是打著傘擁轎而來李紈等忙往上迎賈母命人止住說只站在那裏就是了來至跟前賈母笑道我瞞着你太太和鳳丫頭來了大雪地下我坐著這個無妨沒的叫他娘兒們踏雪眾人忙一面上前接斗蓬攙扶著一面答應著賈母來至室中先笑道好俊梅花你們也會樂我也不饒你們說著李紈早命人拿了一個大狼皮褥子來鋪在當中賈母坐了因笑道你們只管照舊頑笑喝吃我因為天短了不敢睡中覺抹了一會牌想起你們來了我也來湊個趣兒李紈早又捧過手爐來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筯來親自斟了煖酒奉與賈母賈母便飲了一口問那個盤子是什麼東西眾人忙捧了過來回說是糟鵪鶉賈母道這到罷了撕一點子腿兒來李紈忙答應了要水洗手親自來撕賈母道你們仍舊坐下說笑我聽著纔喜歡又命李紈你也只管坐下就如同我沒來的一樣纔好不然我就走了眾人聽了方纔依次坐下只李紈挪倒盡下邊賈母因問你們作什麼頑呢眾人便說做詩呢賈母道有做詩的不

如做些燈謎兒大家正月裏好頑眾人答應說笑了一會
賈母便說這裏潮濕你們別久坐仔細著了凉倒是你四
妹妹那裏煖和我們倒那裏瞧瞧他的畫兒赶年可能有
了不能眾人笑道那裏能年下就有了只怕明年端陽纔
有呢賈母道這還了得他竟比蓋這園子還費工夫了說
著仍坐了竹椅轎大家圍隨過了藕香榭穿入一條夾道
東西兩邊皆是過街門門樓上裏外都嵌著石頭匾如今
進的是西門向外的匾上鑿著穿雲二字向裏的鑿著度
月兩字來至堂中進了向南的正門賈母下了轎惜春已
接了出來從裏面遊廊過去便是惜春臥房門斗上有暖

香塢三字早有几個人打起猩紅毡簾已是温香拂臉大
家進入房中賈母並不歸坐只問惜春畫在那裏惜春因
笑回天氣寒冷了膠性皆凝澁不潤畫了恐不好看故此
收起來了賈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别托懶兒快拿出
來給我快畫一語未了忽見鳳姐兒披著紫羯絨褂笑嘻
嘻來了口內說道老祖宗今兒也不告訴人私自就來了
要我好找賈母見他來了心中喜歡道我怕你們冷著了
所以不許人告訴你們去你眞是個鬼靈精兒到底找了
我來論禮孝敬也不在這上頭鳳姐兒笑道我那裏是孝
敬的心找了來我因爲到了老祖宗那裏雅沒雀靜的問

小丫頭子們他又不肯叫我我找到園裏來我正疑惑忽然又來了兩三個姑子我心裏纔明白了那姑子必是來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銀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債來了我赶忙問了那姑子果然不錯我連忙把年例給了他們去了如今來回老祖宗債主兒已去了不用躲著了已預備下稀嫩的野雞請用晚飯去罷再遲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說衆人一行笑鳳姐兒也不等賈母說話便命人抬過轎來賈母笑著攙了鳳姐兒的手仍上了轎帶著衆人說笑出了夾道東門一看四面粉粧銀砌忽見寶琴披著鳧靨裘站在山坡背後遙等身後一個丫環抱著一瓶紅梅衆人都笑道怪道少了兩個他卻在那裏等著也弄梅花去了賈母喜的忙笑道你們瞧這雪坡兒上配上他這個人物兒又是這件衣裳後頭又是這梅花像個什麼衆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裏掛的仇十洲畫的艷雪圖賈母搖頭笑道那畫的那裏有這件衣裳人也不能這樣好一語未了只見寶琴身後又轉出一個穿大紅猩猩毡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那個女孩兒衆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裏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說話之間來至跟前可不是寶玉和寶琴兩個寶玉笑向寶釵黛玉等道我纔又到了櫳翠庵妙玉竟每人送你們一枝梅

花我已經打發人送去了衆人都笑道多謝你費心說話之間已出了園門來至賈母房中吃畢飯大家又說笑了一回忽見薛姨媽也來了說好大雪一日也沒過來望候老太太今日老太太倒不高興正該賞雪纔是賈母笑道何曾不高興了我找了他們姊妹去頑了一會子薛姨媽笑道昨日晚上我原想著今日要和我們姨太太借一日園子擺兩桌粗酒請老太太賞雪的又見老太太安息的早我聞得寶兒說老太太心上不爽快因此今日也不敢驚動早知如此我竟該請了纔是呢賈母笑道這纔是十月是頭場雪往後下雪的日子多著呢再破費姨太太不遲薛姨媽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鳳姐兒笑道姨媽仔細忘了如今現稱五十兩銀子來交給我收著一下雪我就預備下酒姨媽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賈母笑道既這麼說姨太太給他五十兩銀子收著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兩到下雪的日子我粧心裏不快混過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鳳姐倒得實惠鳳姐將手一拍笑道妙極了這和我的主意一樣衆人都笑了賈母笑道呸沒臉的就順著竿子爬上來了你不說姨太太是客在偺們家受屈我們該請姨太太纔是那裏有破費姨太太的理不這樣說呢還有臉先要五十兩銀子真不害臊鳳

姐笑道我們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試一試姨媽若鬆呢拿出五十兩來就和我分這會子估量著不中用了翻過來拿我做法子說出這些大方話來如今我也不和姨媽要銀子了我竟替姨媽出銀子治了酒請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兩銀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罰我個包攬閑事這可好不好話未說完衆人已笑倒在炕上賈母因又說及寶琴雪下折梅比畫兒上還好又細問他的年庚八字並家內景况薛姨媽度其意思大約是要與他求配薛姨媽心中因也遂意只是已許配梅家了因賈母尚未明說自已也不好擬定遂半吐半露告訴賈母道可惜了這孩子沒福前年他父親就沒了他從小兒見的世面倒多跟他父親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親好樂的各處因有買賣帶了家眷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到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這裏把他許了梅翰林的兒子偏第二年他父親就辭世了如今他母親又是痰症鳳姐兒也不等說完便嗐聲跺腳道說偏不巧我正要做個媒呢又已經許了人家賈母笑道你要給誰說媒鳳姐兒笑道老祖宗別管心裏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如今已許了人說也無益不如不說罷了賈母也知鳳姐兒之意聽見已有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閒話了

一會方散一宿無話次日雪晴飯後賈母又囑咐惜春不管冷煖你只畫去趕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罷了第一要緊把昨日琴兒和丫頭梅花照樣一筆別錯快快添上惜春聽了雖是為難的事只得應了一時眾人都來看他如何畫惜春只是出神李紈因笑向眾人道讓他自己想去偺們且說話兒昨兒老太太只叫做燈謎兒回到家和綺兒紋兒睡不著我就編了兩個四書的他兩個每人也編了兩個眾人聽了都笑道這到該做的先說了我們猜猜李綺笑道觀音未有世家傳打四書一句湘雲接著就說道在止于至善寶釵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傳三個字的意思再猜李紈笑道再想黛玉笑道我猜罷可是雖善無徵眾人都笑道這句是了李紈又說一池青草草何名湘雲又忙道這一定是蒲蘆也再不是不成李紈笑道這難為你猜紋兒的是水向石邊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著問道可是山濤李紈道是李紈又道綺兒是個螢字打一個字眾人猜了半日寶琴道這個意思卻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綺笑道恰是了眾人道螢與花何干黛玉笑道妙的狠螢可不是草化的眾人會意都笑了說好寶釵道這些雖好不合老太太的意不如做些淺近的物兒大家雅俗共賞纔好眾人都道也要做些淺近的俗物纔是

湘雲想了一想笑道我編了一支點絳唇卻眞是個俗物你們猜猜說著便念道溪壑分離紅塵遊戲眞何趣名利猶虛後事終難繼眾人都不解想了半日也有猜是和尚的也有猜是道士的也有猜是偶戲人的寶玉想了半日道都不是我猜著了必定是耍的猴兒湘雲笑道正是這個了眾人道前頭都好末後一句怎麽樣解湘雲道那一個耍的猴兒不是剁了尾巴去的眾人聽了都笑起來說編他編個謎兒也刁鑽古怪是的李紈道昨日姨媽說琴妹妹見得世面多走的道路也多你正該編謎兒況且你的詩又好為什麽不編幾個兒我們猜一猜寶琴聽了點頭含笑自去尋思寶釵也有了一個念道

鏤檀鍥梓一層層　豈係良工堆砌成
雖是半天風雨過　何曾聞得梵鈴聲

眾人猜時寶玉也有個念道

天上人間兩渺茫　琅玕節過謹隄防
鸞音鶴信須凝睇　好把唏噓答上蒼

黛玉也有了一個念道

騄駬何勞縛紫繩　馳城逐塹勢猙獰
主人指示風雲動　鰲背三山獨立名

探春也有了一個方欲念時寶琴走來笑道從小兒所走

的地方的古蹟不少我如今揀了十個地方古蹟做了十首懷古詩詩雖粗鄙却懷往事又暗隱俗物十件姐姐們請猜一猜眾人聽了都說這倒巧何不寫出來大家一看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蘆雪亭聯句暖香塢製謎爲詩社極盛時從此以後漸有雪消香散之況

上回先寫寶玉看見紅梅此回接叙乞梅聯絡自然

白海棠詩湘雲一人補題二首爲餘波紅梅花詩那岫烟等三人各吟一首又寶玉另作乞梅一首爲聯句餘波遥遥關照而文法復變化不同

李紈厭妙玉爲人畢竟是正經人黛玉攔住寶玉不要跟人畢竟是慧心人

四十一回中妙玉說寶玉若獨自一個來不給茶吃何以紅梅花寶玉一人去偏能折來且又去第二次分送各人一枝可見妙玉心中愛寶玉殊甚前說不給茶吃是假撇清此番分送紅梅亦是假掩飾

妙玉送寶釵黛玉梅花兩人不謝妙玉轉謝寶玉費心文人深筆

賈母至園中不但引出注意寶琴添入畫圖及薛姨

媽說破寶琴已許字梅家等說話且爲做燈謎接筍

薛姨媽說寶琴天下十停走了五六停伏下回懷古

十首燈謎

寶釵燈謎似是樹上松毬寶玉燈謎似是風箏琴俗

名鶺鞭黛玉燈謎似是走馬燈

各燈謎或猜着或不及猜變換不板

紅樓夢卷五十終

紅樓夢卷五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話說衆人聞得寶琴將素昔所經過各省內古蹟爲題做了十首懷古絕句內隱十物皆說這自然新巧都爭著看時只見寫道是

赤壁懷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　徒留名姓載空舟
喧闐一炬悲風冷　無限英魂在內遊

交趾懷古

銅柱金城振紀綱　聲傳海外播戎羌
馬援自是功勞大　鉄笛無煩說子房

鍾山懷古

名利何曾伴女身　無端被詔出凡塵
牽連大抵難休絕　莫怨他人嘲笑頻

淮陰懷古

壯士須防惡犬欺　三齊位定蓋棺時
寄言世俗休輕鄙　一飯之恩死也知

廣陵懷古

蟬噪鴉栖轉眼過　隋堤風景近如何
只緣占盡風流號　惹得紛紛口舌多

桃葉渡懷古

衰草殘花映淺池　桃枝桃葉總分離
六朝梁棟多如許　小照空懸壁上題

青塚懷古

黑水茫茫咽不流　冰絃撥盡曲中愁
漢家制度誠堪笑　樗櫟應慚萬古羞

馬嵬懷古

寂寞脂痕積汗光　温柔一旦付東洋
只因遺得風流跡　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東寺懷古

小紅骨賤一身輕　私掖偷攜强撮成
雖被夫人時吊起　已經勾引彼同行

梅花觀懷古

不在梅邊在柳邊　個中誰拾畫嬋娟
團圓莫憶春香到　一別西風又一年

衆人看了都稱奇妙寶釵先說道前八首都是史鑑上有據的後二首却無考我們也不大懂得不如另做兩首為是黛玉忙攔道這寶姐姐也忒膠柱鼓瑟矯揉造作了兩首雖於史鑑上無考偺們雖不曾看這些外傳不知底裏難道偺們連兩本戲也沒見過不成那三歲的孩子也知道何況偺們探春便道這話正是了李紈又道況且他原走到這個地方的這兩件事雖無考古往今來以訛傳訛好事者竟故意的弄出這古跡來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時節便是關夫子的墳到見了三四處關夫子一身事業皆是有據的如何又有許多的墳自然是後來人敬愛他生前為人只怕從這敬愛上穿鑿出來也是有的及至看那廣輿記上不止關夫子的墳多有古來有名望的人那墳就不少無考的古蹟更多如今這兩首詩雖無考凡說書唱戲甚至於求的籤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語口頭人

人皆知皆說的況且又並不是看了西廂記牡丹亭的詞曲怕看了邪書了這也無妨只管留著寶釵聽說方罷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覺得又是吃晚飯時候一齊往前頭來吃晚飯因有人回王夫人說襲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頭回進來說他母親病重了想他女孩兒他來求恩典接襲人家去走走王夫人聽了便說人家母女一場豈有不許他去的一面就叫了鳳姐來告訴了命他酌量辦理鳳姐兒答應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訴襲人原故吩咐周瑞家的再將跟著出門的媳婦傳一個你們兩個人再帶兩個小丫頭子跟了襲人去分頭

派四個有年紀跟車的要一輛大車你們帶着坐一輛小車給丫頭們坐周瑞家的答應了纔要去鳳姐又道那襲人是個省事的你告訴說我的話叫他穿幾件顏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著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爐也拿好的臨走時叫他先到這裡來我瞧周瑞家的答應去了半日果見襲人穿戴了頭個丫頭與周瑞家的拿著手爐與衣包鳳姐看襲人頭上戴著幾枝金釵珠釧倒也華麗又看身上穿著桃紅百花刻絲銀鼠襖葱綠盤金彩繡綿裙外面穿著青緞灰鼠褂鳳姐笑道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賞了你倒是好的但這件褂子太素了些如今

穿著也冷你該穿一件大毛的襲人笑道太太就給了這灰鼠的還有一件銀鼠的說趕年下再給大毛的呢鳳姐笑道我到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風毛兒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罷先給你穿去罷等年下太太給你做的時節我再改罷只當你還我的一樣衆人都笑道奶奶慣會說這話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理賠墊了多少東西眞眞賠的是說不出來的那裡又和太太算去偏這會子又說這小氣話取笑兒來了鳳姐兒笑道太太那裡想的到這些究竟這又不是正經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體面說不得我自己吃些虧把衆人打扮體統了寧可我得個好名兒也罷了一個一個燒煳了的饞子似的人先笑話我說我當家倒把人弄出個花子來了衆人聽了都嘆說誰似奶奶這樣聖明在上體貼太太在下又疼顧下人一面說一面只見鳳姐命平兒將昨日那件石青刻絲八團天馬皮褂子拿出來與了襲人又看包袱只得一個彈墨花綾水紅綢裡子夾包袱裡面只見包著兩件半舊綿襖與皮褂子鳳姐又命平兒把一個玉色綢裡的哆囉呢包袱拿出來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兒走去拿了出來一件是舊大紅猩猩毡的一件是半舊大紅羽緞的襲人道一件就當不起了平兒笑道你拿這猩猩毡的把這

件順手帶出來叫人給那大姑娘送去昨兒那麼大雪人人都穿著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緞的十來件大紅衣裳映著大雪好不齊整只有他穿著那幾件舊衣服越發顯的拱肩縮背好不可憐見的如今把這件給他罷鳳姐笑道我的東西他私自就要給人我一個還花不殼再添上你提著更好了衆人笑道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愛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氣的只以東西爲事不顧下人的姑娘那裡敢這樣鳳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還知三分罷了說著又囑咐襲人道你媽要好了就罷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發人來回我我再另打發人來給你送鋪蓋去可別使他們的鋪蓋和梳頭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們自然是知道這裡的規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應都知道我們這去到那裡總叫他們的人迴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兩間內房的說著跟了襲人出去又吩咐小廝預備燈籠遂坐車往花自芳家來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又將怡紅院的嬤嬤喚了兩個來吩咐道襲人只怕不來家了你們素日知道那個大了頭知好歹派出來在寶玉屋裡上夜你們也好生照管著別由著寶玉胡鬧兩個嬤嬤答應著去了一時來回說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裡我們四個人原是輪流著帶管上

夜的鳳姐聽了點頭又說道晚上催他早睡早晨催他早起老嬤嬤們答應了自回園去一時果有周瑞家的帶了信回鳳姐說襲人之母業已停床不能回來鳳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著人往大觀園去取他的鋪蓋粧奩寶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點妥當送去之後晴雯麝月皆卸罷殘粧脫換過裙襖晴雯只在熏籠上圍坐麝月笑道你今兒別粧小姐了我勸你也動一動兒晴雯道等你們都去淨了我再動不遲有你們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鋪床你把那穿衣鏡的套子放下來上頭的划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說着便去與寶玉鋪床晴雯嗐了一聲笑道人家纔坐煖和了你就來鬧此時寶玉正坐著納悶想襲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聽見晴雯如此說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鏡套划上消息進來笑道你們煖和罷我都弄完了晴雯笑道終久煖和不成我又想起來湯婆子還沒拿來呢麝月道這難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湯壺偺們那熏籠上又煖和比不得那屋裡炕冷今兒可以不用寶玉笑道你們兩個都在那上頭睡了我這外邊沒個人我怪怕你一夜也睡不着晴雯道我是在這裡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邊睡去說話之間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簾幔移燈炷香伏侍寶玉臥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熏籠上麝月便在煖閣外邊

至三更已後寶玉睡夢之中便叫襲人叫了兩聲無人答應自已醒了方想起襲人不在家自已也好笑起來晴雯已醒因喚麝月道連我都醒了他守在傍邊還不知道眞是挺死尸呢麝月翻身打個哈什笑道他叫襲人與我什麽相干因問做什麽寶玉說要吃茶麝月忙起來單穿着紅紬小綿袄兒寶玉道披了我的皮袄再去仔細冷着麝月聽說回手便把寶玉披着起來的一件貂頦滿襟煖袄披上下去向盆內洗洗手先倒了一鍾溫水拿了大嗽盂寶玉嗽了口然後纔向茶桶上取了茶碗先用溫水過了向煖壺中倒了半碗茶遞與寶玉吃了自已也嗽了一嗽吃了半碗晴雯笑道好妹妹也賞我一口兒呢麝月笑道越發上臉兒了晴雯道好妹妹明兒晚上你別動我伏侍你一夜如何麝月聽說只得也伏侍他嗽了口倒了半碗茶與他吃了麝月笑道你們兩個別睡說着話兒我出去走走回來晴雯笑道外頭有個鬼等着呢寶玉道外頭自然有大月亮的我們說着話你只管去一面說一面便嗽了兩聲麝月便開了後房門揭起氊簾一看果然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欲唬他頑耍仗着素日比人氣壯不畏寒冷也不披衣只穿着小袄便躡手躡脚的下了薰籠隨後出來寶玉勸道罷呀凍着不是頑的晴雯只擺手隨後

出了房門只見月光如水忽然一陣微風只覺侵肌透骨不禁毛骨悚然心下自思道怪道人說熱身子不可被風吹這一冷果然利害一面正要唬他只聽寶玉在內高聲說道晴雯出來了晴雯忙回身進來笑道那裡就唬死了他了偏你慣會這麼蝎蝎螫螫老婆子樣兒寶玉笑道倒不爲唬壞了他頭一件你凍着也不好二則他不防不免一喊倘或驚醒了別人不說偺們是頑意兒倒反說襲人纔去了一夜你們就見神見鬼的你來把我這邊的被掖一掖罷晴雯聽說便上來掖了一掖伸手進去就渥一渥寶玉笑道好冷手我說看凍着一面又見晴雯兩腮如胭脂一般用手摸了一摸也覺冰冷寶玉道快進被來渥渥罷一語未了只聽咯噔的一聲門响麝月慌慌張張的笑着進來說着笑道唬我一跳好的黑影子裡山子石後頭只見一個人蹲着我纔要叫喊原來是那個大錦雞見了人一飛飛到亮處來我纔見了若冒冒失失一嚷倒鬧起人來一面說一面洗手又笑道晴雯出去了我怎麼沒見一定是要唬我去了寶玉笑道這不是他不在這裡渥着呢我若不嚷得快可是倒唬一跳晴雯笑道也不用我唬去這小蹄子已經自驚自怪的了一面說一面仍回自己被中去麝月道你就這麼跑解馬的打扮兒伶伶俐俐

的出去了不成寶玉笑道可不就是這麼出去了麝月道你死不揀好日子你出去白站一站兒把皮不凍破了你的說着又將火盆上的銅罩揭起拿灰鍬重將熟炭埋了一埋拈了兩塊速香放上仍舊罩了至屏後重剔亮了燈方纔睡下晴雯因方纔一冷如今又一煖不覺打了兩個噴嚏寶玉嘆道如何到底傷了風了麝月笑道他早起就嚷不受用一日也沒吃碗正經飯他這會子不說保養着些還要捉弄人明兒病了叫他自作自受的寶玉問道頭上可熱晴雯嗽了兩聲說道不相干那裏這麼嬌嫩起來了說着只聽外間房內槅上的自鳴鐘噹噹的兩聲外間

值宿的老嬤嬤嗽了兩聲因說道姑娘們睡罷明兒再說笑罷寶玉方悄悄的笑道偺們別說話了看又惹他們說話說着方大家睡了至次日起來晴雯果覺有些鼻塞聲重嬾怠動彈寶玉道快不要聲張太太知道了又叫你搬了家去養息家裏縱好到底冷些不如在這裏你就在裡間屋裡躺着我叫人請了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就是了晴雯道雖如此說你到底要告訴大奶奶一聲兒不然一時大夫來了人問起來怎麼說呢寶玉聽了有理便喚一個老嬤嬤來吩咐道你回大奶奶去就說晴雯白冷着了些不是什麼大病襲人又不在家他若家去養病

這裡更沒有人了傳一個大夫悄悄的從後門進來瞧瞧別回太太去老嬤嬤去了半日來回說大奶奶知道了說兩劑藥好了便罷若不好時還是出去的爲是如今時氣不好沾染了別人事小姑娘們的身子要緊晴雯睡在煖閣裡只管咳嗽聽了這話氣的嚷道我那裡就害瘟病了生怕招了人我離了這裡看你們這一輩子都別頭疼腦熱的說着便眞要起來寶玉忙按他笑道別生氣這原是他的責任生恐太太知道了說他不過白說一句你素昔又愛生氣如今肝火自然又盛了正說時人回大夫來了寶玉便走過來避在書架後面只見兩三個後門口的老婆子帶了一個太醫進來這裡的丫頭都迴避了有三四個老嬤嬤放下煖閣上的大紅綉幔晴雯從幔中單伸出手出去那太醫見這隻手上有兩根指甲足有二三寸長尚有鳳仙花染的通紅的痕跡便回過頭來有一個老嬤嬤忙拿了一塊手帕掩了那太醫方胗了一回脈起身到外間向嬤嬤們說道小姐的症是外感內滯近日時氣不好竟算是個小傷寒幸虧是小姐素日飲食有限風寒也不大不過是氣血原弱偶然沾染了些吃兩劑藥疎散疎散就好了說着便又隨婆子們出去彼時李紈已遣人知會過後門上的人及各處丫鬟迴避太醫只見了園中景

致並不曾見個女子一時出了園門就在守園門的小廝們的班房內坐了開了藥方老嬤嬤道老爺且別去我們小爺囉唆恐怕還有話問那太醫忙道方纔不是小姐是位爺不成那屋子竟是繡房又是放下幔子來瞧的如何是位爺呢老嬤嬤笑道我的老爺怪道小子纔說今兒請了一位新太醫來了眞不知我們家的事那屋子是我們小哥兒的那人是屋裡的丫頭倒是個大姐那裡是小姐的繡房小姐病了你那麼容易就進去了說着拿了藥方進去了寶玉看時上面有紫蘇桔梗防風荆芥等藥後面又有枳實麻黃寶玉道該死該死他拿着女孩兒們也像我們一樣治如何使得憑他有什麼內滯這枳實麻黃如何禁得誰請了來的快打發他去罷再請一個熟的來罷老嬤嬤道用藥好不好我們不知道如今再叫小廝去請王太醫去倒容易只是這個大夫又不是告訴總管房請的這馬錢是要給他的寶玉道給他多少婆子道少不好看也得一兩銀子纔是我們這樣門戶的禮寶玉道王太醫來了給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太醫和張太醫每常來了也並沒個給錢的不過每年四節一打躉兒送禮那是一定的年例這個新來了一次須得給他一兩銀子寶玉聽說便命麝月去取銀子麝月道花大姐姐還不知擱在那

裡呢寶玉道常見他在那小螺甸櫃子裡拿錢我和你找去說着二人來至襲人堆東西的房內開了螺甸櫃子上一槅都是些筆墨扇子香餅各色荷包汗巾等類的東西下一槅却有幾串錢於是開了抽屜纔看見一個小笸籮內放着幾塊銀子倒也有一桿戥子麝月便拿了一塊銀提起戥子來問寶玉那是一兩的星兒寶玉笑道你問的我有趣兒你倒成了是纔來的了麝月也笑了又要去問人寶玉道揀那大的給他一塊就是了又不做買賣算這些做什麼麝月聽了便放下戥子揀了一塊掂了一掂笑道這一塊只怕是一兩了寧可多些了別少了叫那窮小子笑話不說偺們不認得戥子倒說偺們有心小氣似的婆子站在門口笑道那是五兩的錠子夾了半個這一塊至少還有二兩呢這會子又沒夾剪姑娘收了這塊揀一塊小些的麝月早關了櫃子出來笑道誰又找去多些你拿了去完了寶玉道你只快叫焙茗再請大夫去就是了婆子接了銀子自去料理一時焙茗果請了王太醫來先胗了脈後說病症也與前相倣只是方子上果沒有枳實麻黃等藥倒有當歸陳皮白芍等藥那分兩較先又減了些寶玉喜道這纔是女孩兒們的藥雖疏散也不可太過舊年我病了却是傷寒內裡飲食停滯他瞧了還說我禁

不起麻黃石膏枳實等狼虎藥我和你們就如秋天芸兒送我的那纔開的白海棠是的我經不起的藥你們如何經得起比如人家墳裡的大楊樹看着枝葉茂盛卻是空心子的麝月笑道野墳裡只有楊樹難道就沒有松柏不成最討人嫌的是楊樹那麽大樹只一點子葉子沒一點風兒他也是亂響你偏要比他你也太下流了寶玉笑道松柏不敢比連孔夫子都說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呢可知這兩件東西高雅不害臊的纔拿他混比呢說着只見老婆子取了藥來寶玉命把煎藥的銀銚子找了出來就命在火盆上煎晴雯因說正經給他們茶房裡煎去弄的這屋裡藥氣如何使得寶玉道藥氣比一切花香還香得雅呢神仙採藥燒藥再者高人逸士採藥治藥最妙的一件東西這屋裡我正想各色都齊了就只少藥香如今恰全了一面說一面早命人煨上又囑咐麝月打點些東西叫個老嬤嬤去看襲人勸他少哭一一妥當方過前邊來賈母王夫人處問安吃飯正值鳳姐兒和賈母王夫人商議說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後大嫂子帶着姑娘們在園子裡吃飯等天煖和了再來回的跑也不妨王夫人笑道這也是好主意刮風下雪倒便宜吃東西受了冷氣也不好空心走來一肚子冷氣壓上些東西也不好不如園子

後門裡頭的五間大房子橫豎有女人們上夜的挑兩個廚子女人在那裡單給他姊妹弄飯新鮮菜蔬是有分例的在總管房裡支了去或要錢要東西那些野雞獐狍各樣野味分些給他們就是了賈母道我也正想着呢就怕又添廚房多事些鳳姐道並不多事一樣的分例這裡添了那裡減了就便多費些事小姑娘們受了冷氣別人還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連寶玉兄弟也禁不住況兼眾位姑娘都不是結實身子鳳姐說畢未知賈母何言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交趾懷古似是馬上招軍俗名喇叭廣陵懷古似是柳絮青塚懷古似是匠人墨斗蒲東寺懷古似是紅天燈梅花懷古似是紈扇

寶釵前因黛玉行令說西廂牡丹曲曾規勸過一番今寶琴燈謎亦用西廂牡丹若不說另做未免偏袒此駁必不可少隨借李紈口中說不是看詞曲那書爲之剖白前後不相干礙針線細密

寫鳳姐厚待襲人包給衣服是体貼王夫人之意即順借平兒送給邢岫烟雪褂正合鳳姐之意真是一對有心人

襲人母死引起後文許多喪事又爲晴雯麝月親近

寶玉之由及晴雯得病之根
太醫診脉看見晴雯手上兩根指甲長二三寸預爲
七十七回晴雯臨危時咬下贈寶玉伏線
麝月取銀給醫生一節描寫紈袴公子不知物力及
平日一切俱係襲人料理亦是補寫暗描法

紅樓夢卷五十一終

五十二回
五十六回

紅樓夢

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2

紅樓夢卷五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說話賈母道正是這個了上次我要說這話我見你們大事多如今又添出些事來你們固然不敢抱怨未免想著我只顧疼這些小孫子孫女兒們就不體貼你們這當家人了你既這麼樣說出來便好了因此時薛姨媽李嬸娘都在座邢夫人及尤氏等也都過來請安還未過去賈母因向王夫人等說道今日我纔說這話素日我不說一則怕逞了鳳丫頭的臉二則衆人不服今日你們都在這裡

文庫11
D 246
1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49

都是經過妯娌姑嫂的還有他這樣想得到的沒有薛姨媽李嬸娘尤氏齊笑道眞個少有別人不過是禮上面子情兒實在他是眞疼小姑子小叔子就是老太太跟前也是眞孝順賈母點頭歎道我雖疼他我又怕他太伶俐了也不是好事鳳姐兒忙笑道這話老祖宗說差了世人都說太伶俐聰明怕活不長世人都說世人都信獨老祖宗不當說不當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聰明過我十倍的怎麼如今這麼福壽雙全的只怕我明兒還勝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歲後等老祖宗歸了西我纔死呢賈母笑道衆人都死了單剩偺們兩個老妖精有什麼意思說的衆人

都笑了寶玉因記掛着晴雯等事便先回園裡來到了屋中藥香滿室一人不見只有晴雯獨臥於炕上臉上燒的飛紅又摸了一摸只覺燙手忙又向爐上將手烘煖伸進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熱因說道別人去了也罷麝月秋紋也這樣無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紋是我攆了他去吃飯的麝月是方纔平兒來找他出去了兩個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說什麼必是說我病了不出去寶玉道平兒不是那樣人况且他並不知你病特來瞧你想來一定是找麝月來說話偶然見你病了隨口說特來瞧你的病這也是人情乖覺取和兒的常事便不出去有不是與他何

干你們素日又好斷不肯爲這無干的事傷和氣晴雯道這話也是只是疑他爲什麽忽然又瞞起我來寶玉笑道等我從後門出去到那窗根下聽聽他說些什麽來告訴你說着果從後門出去至窗下潛聽麝月悄問道你怎麽就得了的平兒道那日彼時洗手時不見了二奶奶就不許吵嚷出了園子卽刻就傳給園裡各處的媽媽們小心訪查我們只疑惑那姑娘的丫頭本來又窮只怕小孩子家沒見過拿了起來是有的再不料定是你們這裡的幸而二奶奶沒有在屋裡你們這裡的宋媽去了拿着這支鐲子說是小丫頭墜兒偷起來的被他看見來回二奶奶的我趕忙接了鐲子想了一想寶玉是偏在你們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强的那一年有一個良兒偷玉剛冷了這二年閒時還常有人提起來趁愿這會子又跑出一個偸金子的來了而且更偸到街坊家去了偏是拿這樣偏是他的人打嘴所以我倒忙叮嚀宋媽千萬別告訴寶玉只當沒有這事總別和一個人提起第二件老太太太太聽了生氣三則襲人和你們也不好看所以我回二奶奶只說我往大奶奶那裡去來着誰知鐲子褪了口丢在草根底下雪深了沒看見今兒雪化盡了黃澄澄的映着日頭還在那裡呢我就撿了起來二奶奶也就信了所以我來

告訴你們你們以後防着他些別使喚他到別處去等襲人回來你們商議着變個法子打發出去就完了麝月道這小娼婦也見過些東西怎麽這麽眼淺平兒道究竟這鐲子能多重原是二奶奶的說這叫做蝦鬚鐲倒是這顆珠子重了晴雯那蹄子是塊爆炭要告訴了他他是忍不住的一時氣上來或打或罵依舊嚷出來所以單告訴你留心就是了說着便作辭而去寶玉聽了又喜又氣又嘆喜的是平兒竟能體貼自已的心氣的是墜兒小竊歎的是墜兒那樣伶俐做出這醜事了因而回至房中把平兒之話一長一短告訴了晴雯又說他說你是個要強的如今病了聽了這話越發要添病的等好了再告訴你晴雯聽了果然氣的蛾眉倒蹙鳳眼圓睜即時就叫墜兒寶玉忙勸道這一喊出來豈不辜負了平兒待你我的心呢不如領他這個情過後打發他出去就完了晴雯道雖如此說只是這氣如何忍得住寶玉道這有什麽氣的你只養病就是了晴雯服了藥至晚間又服了二和夜間雖有些汗還未見効仍是發燒頭疼鼻塞聲重次日王太醫又來胗視另加減湯劑雖然稍減了燒仍是頭疼寶玉便命麝月取鼻烟來給他聞些痛打幾個噴嚏就通快了麝月果眞去取了一個金鑲雙金星玻璃小扁盒兒來遞與寶玉

寶玉便揭開盒蓋裡面是個西洋琺瑯的黃髮赤身女子兩肋又有肉翅裡面盛着些眞正上等洋烟晴雯只顧看畫兒寶玉道聞些走了氣就不好了晴雯聽說忙用指甲挑了些抽入鼻中不見怎麽便又多多挑了些抽入忽覺鼻中一股酸辣透入顖門接連打了五六個嚏噴眼淚鼻涕登時齊流晴雯忙收了盒子笑道了不得辣快拿紙來早有小丫頭子遞過一搭子細紙晴雯便一張一張的拿來醒鼻子寶玉笑問如何晴雯笑道果然通快些只是太陽還疼寶玉笑道越發盡用西洋藥治一治只怕就好了說着便命麝月往二奶奶要去就說我說了姐姐那裡常

有那西洋貼頭疼的膏子藥叫做依弗哪找尋一點兒麝月答應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節來便去找了一塊紅緞子角兒鉸了兩塊指頂大的圓式將那藥烤和了用簪挺攤上晴雯自拿着一面靶兒鏡子貼在兩太陽上麝月笑道病的蓬頭鬼一樣如今貼了這個倒俏皮了二奶奶貼慣了倒不大顯說畢又向寶玉道二奶奶說明日是舅老爺的生日太太說了叫你去呢明兒穿什麽衣裳今兒晚上好打點齊備了省的明兒早上費手寶玉道什麽順手就是什麽罷了一年鬧生日也鬧不淸說着便起身出房往惜春房中去看畫兒剛到院門外邊忽見寶琴小丫頭

名小螺的從那邊過去寶玉忙趕上問那裡去小螺笑道我們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裡呢我如今也往那裡去寶玉聽了轉步也便同他往瀟湘館來不但寶釵姊妹在此且連那岫烟也在那裡四人圍坐在薰籠上叙家常紫鵑倒坐在煖閣裡臨窗做鍼線一見他來都笑說又來了一個沒了你的坐處了寶玉笑道好一副冬閨集艷圖可惜我遲來了一步橫豎這屋子比各屋子煖這椅子坐著並不冷說著便坐在黛玉常坐的搭着灰鼠椅搭的一張椅上因見煖閣之中有一玉石条盆裡面攢三聚五栽着一盆單瓣水仙寶玉便極口讚道好花這屋子越煖這花

香的越濃怎麽昨兒沒見黛玉笑道這是你家的大總管賴大奶奶送薛二姑娘的兩盆水仙兩盆臘梅他送了我一盆水仙送了雲丫頭一盆臘梅我原不要的又恐辜負了他的心你若要我轉送你如何寶玉道我屋裡却有兩盆只是不及這個琴妹妹送你的如何又轉送人這個斷斷使不得黛玉道我一日藥弔子不離火我竟是藥培著呢那裡還擱的住花香來薰越發弱了况且這屋子裡一股藥香反把這花香攪壞了不如你抬了去這花兒倒清淨了沒什麽雜味來攪他寶玉笑道我屋裡今兒也有個病人煎藥呢你怎麽知道的黛玉笑道這說奇了我原是

無心話誰知你屋裡的事你不早來聽古記兒這會子來了自驚自怪的寶玉笑道偺們明兒下一社又有題目了就咏水仙臘梅黛玉聽了笑道罷罷再不敢做詩了做一回罰一回没的怪羞的說着便兩手握起臉來寶玉笑道何苦來又打趣我做什麽我還不怕臊呢你倒握起臉來了寶釵因笑道下次我邀一社四個詩題四個詞題每人四首詩四個詞頭一個詩題咏太極圖限一先的韻五言排律要把一先的韻都用盡了一個不許剩寶琴笑道這一說可知是姐姐不是眞心起社了這分明是難人若論起來也强拙的出來不過顛來倒去弄些易經上的話生塡究竟有何趣味我八歲的時節跟我父親到西海沿上買洋貨誰知有個眞眞國的女孩子年十五歲那臉面就和那西洋畫上的美人一樣也披着黃頭髮打着聯垂滿頭帶着都是瑪瑙珊瑚猫兒眼祖母綠身上穿着金絲織的鎖子甲洋錦襖袖帶着倭刀也是鑲金嵌寶的實在畫兒上也沒他那麼好看有人說他通中國詩書會講五經能做詩塡詞因此我父親央煩了一位通官煩他寫了一張字就寫他做的詩衆人都稱奇道異寶玉忙笑道好妹妹你拿出來我們瞧瞧寶琴笑道在南京收着呢此時那裡去取寶玉聽了大失所望便說没福得見這世面黛玉

笑拉寶琴道你別哄我們我知道你這一來你的這些東西未必放在家裡自然都是要帶上來的這會子又扯謊說沒帶來你們雖信我是不信的寶琴便紅了臉低頭微笑不答寶釵笑道偏這顰兒慣說這些話你就伶俐的太過了黛玉笑道帶了來就給我們見識見識也罷了寶釵笑道箱子籠子一大堆還沒理淸知道在那個裡頭呢等過日收拾淸了找出來大家再看就是了又向寶琴道你若記得何不念念我們聽聽寶琴答道記得他做的五言律一首若論外國的女子也就難爲他了寶釵道你且別念等我把雲兒叫了來也叫他聽聽說着便叫小螺來吩咐道你到我那裡去就說我們這裡有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做的好詩請你這詩瘋子來瞧去再把我們詩獃子也帶來小螺笑着去了半日只聽湘雲笑問那一個外國的美人來了一頭說一頭走和香菱來了眾人笑道人未見形先已聞聲寶琴等讓坐遂把方纔的話重訴了一遍湘雲笑道快念來聽聽寶琴因念道

昨夜朱樓夢　今宵水國吟
島雲蒸大海　嵐氣接叢林
月本無今古　情緣自淺深
漢南春歷歷　焉得不關心

衆人聽了都道難爲他竟比我們中國人還強一語未了只見麝月走來說太太打發了人來告訴二爺明兒一早往舅舅那裡去就說太太身上不大好不得親身來寶玉忙站起來答應道是因問寶釵寶琴你們二位可去寶釵道我們不去昨兒單送了禮去了大家說了一回方散寶玉因讓諸姊妹先行自己在後面黛玉便又叫住他問道襲人到底多早晚回來寶玉道自然等送了殯纔來呢黛玉還有話說又不能出口出了一回神便說道你去罷寶玉也覺心裡有許多話只是口裡不知要說什麼想了一想也笑道明兒再說罷一面下台堦低頭正欲邁步復又忙回身問道如今夜越發長了你一夜咳嗽幾次醒幾遍黛玉道昨兒夜裡好了只嗽了兩遍郤只睡了四更一個更次就再不能睡了寶玉又笑道正是有句要緊的話這會子纔想起來一面說一面便挨近身來悄悄道我想寶姐姐送你的燕窩一語未了只見趙姨娘走進來瞧黛玉問姑娘這幾天可好了黛玉便知他從探春處來從門前過順路的人情忙陪笑讓坐說難得姨娘想着怪冷的親自走來又忙命倒茶一面又使眼色與寶玉寶玉會意便走了出來正值吃晚飯時見了王夫人又囑咐他早去寶玉回來看晴雯吃了藥此夕寶玉便不命晴雯挪出煖閣

來自已便在晴雯外邊又命將薰籠抬至煖閣前麝月便在薰籠上睡一宿無話至次日天未明晴雯便叫醒麝月道你也該醒了只是睡不彀你出去叫他給人預備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衣起來道偺們叫他起來穿好衣裳擡過這火箱去再叫他們進來老媽媽們已經說過不叫他在這屋裡怕過了病氣如今他們見偺們擠在一處又該嘮叨了晴雯道我也是這麼說二人纔叫時寶玉已醒了忙起身披衣麝月先叫進小丫頭子來收什妥了纔命秋紋等進來一同伏侍寶玉梳洗畢麝月道天又陰陰的只怕有雪穿一套毡子的罷寶玉點頭卽時換了衣裳小丫頭便用小茶盤捧了一蓋碗建蓮紅棗湯來寶玉喝了兩口麝月又捧過一小碟法製紫薑來寶玉噙了一塊又囑咐了晴雯一回便往賈母處來賈母猶未起來知道寶玉出門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寶玉見賈母身後寶琴面向裡睡着未醒賈母見寶玉身上穿着荔支色哆囉呢的箭袖大紅猩猩毡盤金彩繡石青粧緞沿邊的排穗褂賈母道下雪呢麼寶玉道天陰着還沒下呢賈母便命鴛鴦來把昨兒那一件孔雀毛的氅衣給他罷鴛鴦答應走去果取了一件來寶玉看時金翠輝煌碧彩閃灼又不似寶琴所披之鳧靨裘只聽賈母笑道這叫做雀金

泥這是俄羅斯國拿孔雀毛拈了線織的前兒那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這件給你罷寶玉磕了一個頭便披在身上賈母笑道你先給你娘瞧瞧去再去寶玉答應了便出來只見鴛鴦站在地下揉眼睛因自那日鴛鴦發誓絕婚之後他總不合寶玉說話寶玉正自日夜不安此時見他又迴避寶玉便上來笑道好姐姐你瞧瞧我穿着這個好不好鴛鴦一摔手便進賈母房中來了寶玉只得到了王夫人房中與王夫人看了然後又回至園中與晴雯麝月看過來回復賈母說太太看了只說可惜了的叫我仔細穿別遭塌了賈母道就剩了這一件你遭塌了也再

沒了這會子特給你做這個也是沒有的事說著又囑咐不許多吃酒早些回來寶玉應了幾個是老嬤嬤跟至廳上只見寶玉的乳兄李貴王和榮張若錦趙亦華錢啟周瑞六個人帶著焙茗伴鶴鋤藥掃紅四個小厮背着衣包拿着坐褥籠着一匹雕鞍彩轡的白馬早已伺候多時了老嬤嬤又囑咐他們些話六個人忙應了幾個是忙捧鞍墜鐙寶玉慢慢的上了馬李貴王和榮籠着嚼環錢啟周瑞二人在前引導張若錦趙亦華在兩邊緊貼寶玉身後寶玉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偺們打這角門走罷省了到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書房

裡天天鎖着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着也要下來的錢啟李貴都笑道爺說的是便托懶不下來倘或遇見賴大爺林二爺雖不好說爺也要勸兩句所有的不是都派在我們身上又說我們不教給爺禮了周瑞錢啟便一直往角門來正說話時頂頭見賴大進來寶玉忙籠住馬意欲下來賴大忙上來抱住腿寶玉便在蹬上站起來笑着携手說了幾句話接着又見個小厮帶着二三十人拿着掃箒簸箕進來見了寶玉都順牆垂手立住獨爲首的小厮打了個千兒說請爺安寶玉不知名姓只微笑點點頭兒馬已過去那人方帶人去了於是出了角門

外有李貴等六人的小厮並幾個馬夫早預備下十來匹馬專候一出角門李貴等各上馬前引一陣烟去了不在話下這裡晴雯吃了藥仍不見病退急的亂罵大夫說只會騙人的錢一劑好藥也不給人吃麝月笑勸他道你太性急了俗語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又不是老君仙丹那有這樣靈藥你只靜養幾天自然好了你越急越着手晴雯又罵小丫頭子們那裡攢沙去了瞅我病了都大着胆子走了明兒我好了一個一個的纔揭了你們的皮呢唬的小丫頭子定兒忙進來問姑娘做什麼晴雯道别人都死了就剩了你不成說着只見墜兒也蹭了進來晴

雯道你瞧瞧這小蹄子不問他還不來呢這裡又放月錢了又散菓子了你該跑在頭裡了你往前些我是老虎吃了你墜兒只得往前湊了幾步晴雯便冷不防欠身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向枕邊拿起一丈青向他手上亂戳口內罵道要這爪子做什麼拈不得針拿不動綿只會偷嘴吃眼皮子又淺爪子又輕打嘴現世的不如戳爛了墜兒疼的亂喊麝月忙拉開按着晴雯躺下道你纔出了汗又作死等你好了要打多少打不得這會子鬧什麼晴雯便命人叫宋嬤嬤進來說道寶二爺纔告訴了我叫我告訴你們墜兒狠懶寶二爺當面使他他撥嘴兒不動連襲人使他他也背地罵他今兒務必打發他出去明兒寶二爺親自回太太就是了宋嬤嬤聽了心下便知鐲子事發因笑道雖如此說也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晴雯說寶二爺今兒千叮嚀萬囑咐的什麼花姑娘草姑娘的我們自然有道理你只依我的話快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麝月道這也罷了早也是去晚也是去早帶了去早清淨一日宋嬤嬤聽了只得出去喚了他母親來打點了他的東西又見了晴雯等說道姑娘們怎麼了你姪女兒不好你們教導他怎麼攆出去也倒底給我們留個臉兒晴雯道這話只等寶玉來問他與我們無干那媳婦冷笑道

我有胆子問他去他那件事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他總依了姑娘們不依也未必中用比如方纔說話雖背地裡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晴雯聽說越發急紅了臉說道我叫了他的名字了你在老太太太太跟前告我去說我野也攆出我去麝月道嫂子你只管帶了人出去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大奶奶林大娘也得擔待我們三分便是叫名字從小兒直到如今都是老太太吩咐過的你們也知道的恐怕難養活巴巴的寫了他的小名兒各處貼着叫萬人叫去

為的是好養活連挑水挑糞花子都叫得何况我們連昨兒林大娘叫了一聲爺老太太還說呢此是一件二則我們這些人常回老太太太太的話去可不叫着名回話難道也稱爺那一日不把寶玉兩字叫二百遍偏嫂子又來挑這個了過一日嫂子閑了在老太太太太跟前聽聽我們當着面兒叫他就知道了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跟前當些體統差使成年家只在三門外頭混怪不得不知道我們裡頭的規矩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再一會不用我們說話就有人來問你了有什麼分証的話且帶了他去你回了林大娘叫他來找二爺說話家裡上千的

人他也跑來我也跑來我們認人問姓還認不清呢說着便叫小丫頭子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那媳婦聽了無言可對亦不敢久站賭氣帶了墜兒就走宋嬤嬤忙道怪道你這嫂子不知規矩你女兒在屋裡一場臨去時也給姑娘們磕個頭沒有別的謝禮他們也不希罕不過磕個頭盡心罷咧怎麼說走就走墜兒聽了只得番身進來給他兩個磕頭又找秋紋等他們也並不採他那媳婦嗐聲嘆氣口不敢言抱恨而去晴雯方纔又悶了風着了氣反覺更不好了番騰至掌燈剛安靜了些只見寶玉回來進門就嗐聲頓足麝月忙問原故寶玉道今兒老太太歡歡喜喜的給了這件褂子誰知不防後衿子上燒了一塊幸而天晚了老太太太太都不理論一面脫下來麝月瞧時果然有指頭大的燒眼說這必定是手爐裡的火迸上了這不值什麼趕着叫人悄悄拿出去叫個能幹織補匠人織上就是了說着便用包袱包了一個嬤嬤送出去說趕天亮就有纔好千萬別給老太太太太知道婆子去了半日仍就拿回來說不但織補匠能幹裁縫綉匠並做女工的問了都不認的這是什麼都不敢攬麝月道這怎麼樣呢明兒不穿也罷了寶玉道明兒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說了還叫穿過這個去呢偏頭一日就燒了豈不掃興晴雯

聽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說道拿來我瞧瞧罷沒那福氣穿就罷了說着便遞與晴雯又移過燈來細瞧了一瞧晴雯道這是孔雀金線的如今偺們也拿孔雀金線就像界線似的界密了只怕還可混的過去麝月笑道孔雀線現成的但這裡除你還有誰會界線晴雯道說不得我掙命罷了寶玉忙道這如何使得纔好了些如何做得生活晴雯道不用你蝎蝎螫螫的我自知道一面說一面坐起來挽了一挽頭髮披了衣裳只覺頭重身輕滿眼金星亂迸實實掌不住待不做又怕寶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捱着便命麝月只帮着拈線晴雯先拿了一根比一比笑道這雖不狠像若補上也不狠顯寶玉道這就狠好那裡又找哦囉斯國的裁縫去晴雯先將裡子拆開用茶盃口大小一個竹弓釘綳在背面再將破口四邊用金刀刮的散鬆鬆的然後用針縫了兩條分出經緯亦如界線之法先界出地子來後依本紋回來織補補兩針又看看織補不上三五針便伏在枕上歇一會寶玉在傍一時又問吃些滾水不吃一時又命歇一歇一時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時又拿個枕頭與他靠着急的晴雯央道小祖宗你只管睡罷再熬上半夜明兒眼睛摳摟了那可怎麽好寶玉見他着急只得胡亂睡下仍睡不着一時只聽

自鳴鐘已敲了四下剛剛補完又用小牙剔慢慢的剔出絨毛來麝月道這就好了若不留心再看不出的寶玉忙要了瞧瞧笑說眞眞一樣了晴雯已嗽了幾陣好容易補完了說了一聲補雖補了到底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噯喲了一聲便身不由主倒下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說鳳姐太伶俐了不是好事是正照鳳姐說我活一千歲是反挑

平兒遮蓋墜兒偷鐲又私囑麝月等襲人回來設法遣去勿告訴晴雯居心行事明白仁厚宜其結果勝于衆婢

鼻烟壺是西洋琺瑯的黃髮女子引起後文西洋詩女一筆不肯鶻突

藥氣花香黛玉寶玉房中亦復相同眞是兩人同志映襯有意不是閒筆

外國女兒詩隱隱是一部紅樓夢

寶黛兩人各有說不出話含蓄有味寶玉纔說寶姐姐送燕窩一句便被趙姨來打斷更妙

鴛鴦發誓絕婚後即不合寶玉說話貞烈之性實不可及

寫寶玉出門僕從簇擁衆人請安反襯後來衰敗出家光景

墜兒被攆引出後來晴雯司棋等被攆等事

偷鐲激晴雯之氣補裘增晴雯之病其死已定卽不被逐恐亦難活

寫晴雯攆墜兒說話氣驕志滿是反挑後來自已亦被逐出

描寫寶玉疾愛晴雯反照後來不能照看

寶玉若不將墜兒偷鐲告訴晴雯何至病中生氣若不燒破雀金裘何至晴雯病上加病晴雯之死實由寶玉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

第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五小段四十五回是一段寫黛玉之多病寶釵之多情四十六回爲一段寫賈赦之漁色鴛鴦之烈性四十七八回爲一段叙薛蟠之出門香菱之進園四十九回至五十一回上半回爲一段寫園中閨秀之多詩社之盛五十一回下半回至五十二回爲一段寫晴雯之氣病重

紅樓夢卷五十三

甯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寶玉見晴雯將雀裘補完已使得力盡神危忙命小丫頭子來替他搥着彼此搥打了一會歇下沒一頓飯的工夫天已大亮且不出門只叫快請大夫一時王太醫來了胗了脈疑惑說道昨日已好了些今日如何反虛浮微縮起來敢是吃多了飲食不然就是勞了神思外感却倒輕了這汗後失了調養非同小可一面說一面出去開了藥方進來寶玉看時已將疏散驅邪諸藥減去倒添了茯

苓地黃當歸等益神養血之劑寶玉一面忙命人煎去一面歎說這怎麼處倘或有個好歹都是我的罪孽晴雯睡在枕上嗐道好二爺你幹你的去罷那裡就得了勞病了呢寶玉無奈只得去了至下半天說身上不好就回來了晴雯此症雖重幸虧他素昔是個使力不使心的再者素昔飲食清淡飢飽無傷這賈宅中的秘法無論上下只一畧有些傷風咳嗽總以淨餓爲主次則服藥調養故於前一日病時就餓了兩三日又謹慎服藥調養如今雖勞碌了些又加倍培養了幾日便漸漸的好了近日園中姐妹皆各在房中吃飯炊爨飲食甚便寶玉自能要湯要羹調

停不必細說襲人送母殯後業已回來麝月便將墜兒一事並晴雯攆逐出去也曾回過寶玉等語一一的告訴襲人襲人也沒說別的只說太性急了只因李紈亦因時氣感冒邢夫人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過去朝夕侍藥李紈之兄又接了李嬸娘李紋李綺家去住幾日寶玉又見襲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又未大愈因此詩社一事皆未有人作興便空了幾社當下已是臘月離年日近王夫人與鳳姐兒治辦年事王子騰陞了九省都檢點賈雨村補授了大司馬協理軍機參贊朝政不題且說賈珍那邊開了宗祠着人打掃收什供器請神主又打掃上房以備懸供

遺真影像此時榮甯二府內外上下皆是忙忙碌碌這日甯府中尤氏正起來同賈蓉之妻打點送賈母這邊的針線禮物正值丫頭捧了一茶盤押歲錁子進來回說興兒回奶奶前兒那一包碎金子共是一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裡頭成色不等總傾了二百二十個錁子說着遞上去尤氏看了一看只見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式的也有筆定如意的也有八寶聯春的尤氏命收拾起來就叫興兒將銀錁子快快交了進來丫頭答應去了一時賈珍進來吃飯賈蓉之妻迴避了賈珍因問尤氏咱們春祭的恩賞可領了不曾尤氏道今兒我打發蓉兒關去了賈珍道咱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早關了來給那邊老太太送過去置辦祖宗的供上領皇上的恩下則是托祖宗的福咱們那怕用一萬銀子供祖宗到底不如這個有體面又是沾恩錫福除咱們這樣一二家之外那些世襲窮官兒家若不仗着這銀子拿什麽上供過年真正皇恩浩蕩想得週到尤氏道正是這話二人正說着只見人回哥兒來了賈珍便命叫他進來只見賈蓉捧了一個小黃布口袋進來賈珍道怎麽去了這一日賈蓉陪笑回說今兒不在禮部關領了又在光祿寺庫上因又到了光祿寺纔領下來了光祿寺官兒們都說問父親好

多日不見都着實想念賈珍笑道他們那裡是想我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東西就是想我的戲酒了一面說一面瞧那黃布口袋上有封條就是皇恩永遠四個大字那一邊又有禮部祠祭司的印記一行小字道是寧國公賈演榮國公賈法恩賜永遠春祭賞共二分淨折銀若干兩某年月日龍禁尉候補侍衛賈蓉當堂領訖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個硃筆花押賈珍看了吃過飯盥漱畢換了靴帽命賈蓉捧着銀子跟了來回過賈母王夫人又至這邊回過賈赦邢夫人方回家去取出銀子命將口袋向宗祠大爐內焚了又命賈蓉道你去問問你那邊三嬸娘

正月裡請吃年酒的日子擬了沒有若擬定了叫書房裡明白開了單子來偺們再請時就不能重復了舊年不留神重了幾家人家不說偺們不留心倒像兩宅商議定了送虛情怕費事的一樣賈蓉忙答應去了一時拿了請人吃年酒的日期單子來了賈珍看了命交與賴昇去看了請人別重了這上頭的日子因在廳上看着小廝們抬圍屏擦抹几案金銀供器只見小廝手裡拿着一個稟帖並一篇帳目回說黑山村烏庄頭來了賈珍道這個老砍頭的今兒纔來賈蓉接過稟帖和帳目忙展開捧着賈珍倒背着兩手向賈蓉手內看去那紅稟上寫着門下庄頭烏

進孝叩請爺奶奶萬福金安並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喜大福榮貴平安加官進祿萬事如意賈珍笑道莊家人有些意思賈蓉也忙笑道別看文法只取個吉利兒罷一面忙展開單子看時只見上面寫着大鹿三十隻獐子五十隻麅子五十隻暹猪二十個湯猪二十個龍猪二十個野猪二十個家臘猪二十個野羊二十個青羊二十個家湯羊二十個家風羊二十個鱘鰉魚二百個各色雜魚二百斤活雞鴨鵝各二百隻風雞鴨鵝二百隻野雞野猫各二百對熊掌二十對鹿筋二十斤海參五十斤鹿舌五十條牛舌五十條蟶乾二十斤榛松桃杏瓤各二口袋大對蝦

五十對乾蝦二百斤銀霜炭上等選用一千斤中等二千斤柴炭三萬斤御田胭脂米二担碧糯五十斛白糯五十斛粉秔五十斛雜色粱穀各五十斛下用常米一千担各色乾菜一車外賣粱穀牲口各項折銀二千五百兩外門下孝敬哥兒頑意兒活鹿兩對白兎四對黑兎四對活錦雞兩對西洋鴨兩對賈珍看完說帶進他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命人拉起他來笑說你還硬朗烏進孝笑道不瞞爺說小的們走慣了不來也悶的慌他們可不是都願意來見見天子脚下世面他們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再過幾年就可以放心了賈珍

道你走了幾日烏進孝道回爺的話今年雪大外頭都是
四五尺深的雪前日忽然一暖一化路上竟難走得狠躭
擱了幾日雖走了一個月零兩日日子有限怕爺心焦可
不趕着來了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纔來我纔看那單
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臺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
步回道回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
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月一場碗來大的
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
上千上萬的所以纔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
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夠做什麼的如今你
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庄子今年倒有兩處報了旱潦你
們又打擂臺眞眞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
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有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
他現管着那府八處庄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
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饑荒打呢賈珍道
正是呢我這邊倒可已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
費用我受用些就費用些我受些委曲就省些再者年例
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
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
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和你們要找誰去烏

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雖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爺豈不賞呢賈珍聽了笑向賈蓉等道你們聽聽他說的可笑不可笑賈蓉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我們不成他心裡總有這心他不能作主豈有不賞之禮按時按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頑意兒就是賞也不過一百兩金子纔值一千多兩銀子殼什麽這二年那一年不賠出幾千兩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二年再省一回親只怕就精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庄客老實人外明不知裡暗的事黄柏木作了

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賈蓉又說又笑向賈珍道果真那府裡窮了前兒我聽見二嬸娘和鴛鴦悄悄商議要偷老太太的東西去當銀子呢賈珍笑道那又是鳳姑娘的鬼那裡就窮到如此他必定是見去路大了實在賠得狠了不知又要省那一項的錢先設出這法子來使人知道說窮到如此了我心裡卻有個算盤還不至此田地說着便命人帶了烏進孝出去好生待他不在話下這裡賈珍吩咐將方纔各物留出供祖宗的來將各樣取了些命賈蓉送過榮府裡去然後自己留了家中所用的餘者派出等第一分一分的堆在月臺底下命人將族中子姪喚來

分與他們接着榮國府也送了許多供祖之物及與賈珍之物賈珍看着收拾完備供器靸着鞋披着一件猞猁猻大皮袄命人在廳柱下石階上太陽中鋪了一個大狼皮褥子負暄閒看各子弟們來領取年物因見賈芹亦來領物賈珍叫他過來說道你做什麼也來了誰叫你來的賈芹垂手回說聽見大爺這裡叫我們領東西我沒等人去就來了賈珍道我這東西原是給你那些閑着無事沒進益的叔叔兄弟們的那二年你閒着我也給過你的你如今在那府裡管事家廟裡管和尚道士們一月又有你的分例外這些和尚的分例銀錢都從你手裡過你還來取

這個來太也貪了你自己瞧瞧你穿的可像個手裡使錢辦事的先前你說沒進益如今又怎沒了比先倒不像了賈芹道我家裡原人口多費用大賈珍冷笑道你又支吾我你在家廟裡幹的事打諒我不知呢你到了那裡自然是爺了沒人敢抗違你你手裡又有了錢離着我們又遠你就爲王稱霸起來夜夜招聚匪類賭錢養老婆小子這會子花得這個形像你還敢領東西來領不成東西領一頓駄水棍去纔罷等過了年我必和你二叔說回你來賈芹紅了臉不敢答言人回北府王爺送了對聯荷包來賈珍聽說忙命賈蓉出去欵待只說我不在家賈蓉去了這

裡賈珍攆走賈芹看着領完東西回房與尤氏吃畢晚飯一宿無話至次日更忙不必細說已到了臘月二十九日了各色齊備兩府中都換了門神對聯掛牌新油了桃符煥然一新寧國府從大門儀門大廳煖閣內廳內三門內儀門並內塞門直到正堂一路正門大開兩邊堦下一色硃紅大高燭點的兩條金龍一般次日由賈母有封告者皆按品級着朝服先坐八人大轎帶領衆人進宮朝賀行禮領宴畢回來便到寧府煖閣下轎諸子弟有未隨入朝者皆在寧府門前排班伺候然後引入宗祠且說寶琴是初次進賈祠觀看一面細細留神打諒這宗祠原來寧府西邊另一個院子黑油柵欄內五間大門上面懸一匾寫着是賈氏宗祠四個字傍書特晉爵太傅前翰林掌院事王希獻書兩邊有一副長聯寫道

　肝腦塗地兆姓賴保育之恩

　功名貫天百代仰蒸嘗之盛

也是王太傅所書進入院中白石甬路兩邊皆是蒼松翠柏月臺上設着古銅鼎彝等器抱廈前面懸一塊九龍金匾寫道

　星輝輔弼

乃先皇御筆兩邊一副對聯寫道

勲業有光昭日月
功名無間及兒孫

也是御筆五間正殿前懸一塊鬧龍塡青匾寫道是

愼終追遠

傍邊一副對聯寫道是

已後兒孫承福德
至今黎庶念榮甯

俱是御筆裡邊燈燭輝煌錦帳繡幙雖列着些神主却看不眞只見賈府人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賈敬主祭賈赦陪祭賈珍獻爵賈璉賈琮獻帛寶玉捧香賈菖賈菱展拜墊守焚池青衣樂奏三獻爵興拜畢焚帛奠酒禮畢樂止退出衆人圍隨賈母至正堂上影前錦帳高掛彩屏張護香燭煇煌上面正房中懸着甯榮二祖遺像皆是披蟒腰玉兩邊還有幾軸列祖遺像賈荇賈芷等從內儀門挨次列站直到正堂廊下檻外方是賈敬賈赦檻內是各女眷衆家人小廝皆在儀門之外每一道菜至傳至儀門賈荇賈芷等便接了按次傳至堦下賈敬手中賈蓉係長房長孫獨他隨女眷在檻裡每賈敬捧菜至傳於賈蓉賈蓉便傳於他媳婦又傳於鳳姐尤氏諸人直傳至供桌前方傳於王夫人王夫人傳與賈母賈母方捧放在桌上邢夫人在

供桌之西東向立同賈母供放直至將菜飯湯點酒茶傳完賈蓉方退出去歸入賈芹階位之首當時凡從文傍之名者賈敬爲首下則從玉者賈珍爲首再下從草頭者賈蓉爲首左昭右穆男東女西俟賈母拈香下拜衆人方一齊跪下將五間大廳三間抱厦內外廊簷堦上堦下兩丹墀內花團錦簇塞的無一些空地鴉雀無聞只聽鏗鏘叮噹金鈴玉珮微微搖曳之聲並起跪靴履颯沓之響一時禮畢賈敬賈赦等便忙退出至榮府專候與賈母行禮尤氏上房地下鋪滿紅毡當地放着象鼻三足泥鰍流金金琺瑯大火盆正面炕上鋪着新猩紅毡設着大紅彩繡雲龍捧壽的靠背引枕坐褥外另有黑狐皮的袱子搭在上面大白狐皮坐褥請賈母上去坐了兩邊又鋪皮褥讓賈母一輩的兩三個妯娌坐了這邊橫頭排插之後小炕上也鋪了皮褥讓邢夫人等坐了地下兩面相對十二張雕漆椅上都是一色灰鼠椅搭小褥每一張椅下一個大銅脚爐讓寶琴等姐妹坐尤氏用茶盤親捧茶與賈母賈蓉媳婦捧與衆老祖母然後尤氏又捧與邢夫人等賈蓉媳婦又捧與衆姊妹鳳姐李紈等只在地下伺候茶畢邢夫人等便先起身來侍賈母吃茶賈母與年老妯娌們閒話了兩三句便命看轎鳳姐兒忙上去攙起來尤氏笑回說

已經預備下老太太的晚飯每年都不肯賞些體面用過晚飯再過去果然我們就不濟鳳丫頭不成鳳姐兒攙着賈母笑道老祖宗走罷偺們家去吃去別理他賈母笑道你這裡供着祖宗忙得什麼似的那裡還擱得住我鬧况且我每年不吃你們也要送去的不如還送了來我吃不了留着明兒再吃豈不多吃些說得衆人都笑了又吩咐他好生派妥當人夜裡坐着看香火不是大意得的尤氏答應了一面走出來至煖閣前尤氏等閃過屏風小厮們纔領轎夫請了轎出大門尤氏亦隨邢夫人等同至榮府這裡轎出大門這一條街上東一邊設立着甯國公的儀仗執事樂器把一條街都塞滿了來往行人皆屏退不從此過一時來至榮府也是大門正門一直開到裡頭如今便不在煖閣下轎了過了大廳轉灣向西至賈母這邊正廳上下轎衆人圍隨同至賈母正室之中亦是錦裀綉屏煥然一新當地火盆內焚着松栢香百合草賈母歸了坐老嬷嬷來回老太太們來行禮賈母忙起身要迎只見兩三個老妯娌已進來了大家挽手笑了一回讓了一回吃茶去後賈母只送至內儀門便回來歸了正坐賈敬賈赦等領了諸子弟進來賈母笑道一年家難為你們不行禮罷一面男一起女一起一起一起俱行過了禮左右設下

交椅然後又按長幼挨次歸坐受禮兩府男女小廝丫鬟亦按差役上中下行禮畢然後散了押歲錢並荷包金銀錁等物擺上合歡宴來男東女西歸坐獻屠蘇酒合歡湯吉祥菓如意糕畢賈母起身進內間更衣衆人方各散出那晚各處佛堂灶王前焚香上供王夫人正房院內設着天地紙馬香供大觀園正門上挑着角燈兩傍高照各處皆有路燈上下人等打扮的花團錦簇一夜人聲雜沓語笑喧闐爆竹起火絡繹不絕至次日五鼓賈母等人按品大粧擺全副執事進宮朝賀兼祝元春千秋領宴回來又至甯府祭過列祖方回來受禮畢便換衣歇息所有賀節

來的親友一槩不會只和薛姨媽李嬸娘二人說話取便或同寶玉寶釵等姊妹趕圍棋摸牌作戲王夫人與鳳姐天天忙着請人吃年酒那邊廳上與院內皆是戲酒親友絡繹不絕一連忙了七八日纔完了早又元宵將近甯榮二府皆張燈結彩十一日是賈赦請賈母等次日賈珍又請賈母王夫人和鳳姐兒也連日被人請去吃年酒不能勝記至十五這一晚上賈母便在大花廳上命擺幾席酒定一班小戲滿挂各色花燈帶領榮甯二府各子侄孫男孫媳等家宴賈敬素不飲酒茹葷因此不去請他十七日祀祖已完他便出城修養就是這幾日在家也只靜室默

處一概無聞不在話下賈赦領了賈母之賞告辭而去賈母知他在此不便也隨他去了賈赦到家中與衆門客賞燈吃酒笙歌聒耳錦繡盈眸其取樂與這裡不同這裡賈母花廳之上擺了十來席每席傍邊設一几几上設爐瓶三事焚着御賜百合宮香又有八寸來長四五寸寬二三寸高點綴着山石的小盆景俱是新鮮花卉又有小洋漆茶盤放着舊窰十錦小茶盃又有紫檀雕嵌的大紗透繡花草詩字的纓絡各色舊窰小瓶中都點綴着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上面兩席是李嬸娘薛姨媽坐東邊單設一席乃是雕夔龍護屏矮足短榻靠背引枕皮褥俱全

榻上設一個輕巧洋漆描金小几几上放着茶碗漱盂洋巾之類又有一個眼鏡匣子賈母歪在榻上與衆人說笑一回又取眼鏡向戲臺上照一回又說恕我老了骨頭疼容我放肆些歪着相陪罷又命琥珀坐在榻上拿着美人拳搥腿榻下並不擺席面只一張高几設着高架纓絡花瓶香爐等物外另設一小高桌擺着盃箸傍邊一席命寶琴湘雲黛玉寶玉四人坐着每饌菓菜來先捧與賈母看喜則留在小桌上嚐一嚐仍撤了放在席上只算他四人跟着賈母坐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下邊便是尤氏李紈鳳姐賈蓉之妻西邊便是寶釵李紋李綺岫烟迎

春姊妹等兩邊大梁上掛着聯三聚五玻璃彩穗燈每席前竪着倒垂荷葉一柄柄上有彩燭插着這荷葉乃是洋鏨琺瑯活信可以扭轉向外將燈影逼住照着看戲分外眞切窗槅門戶一齊摘下全挂彩穗各種宮燈廊簷內外及兩邊遊廊罩棚將羊角玻璃戳紗料絲或綉或畫或絹或紙諸燈挂滿廊上幾席便是賈珍賈璉賈環賈琮賈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等賈母也曾差人去請衆族中男女奈他們有年老的嬾于熱鬧有家內沒有人又有疾病淹留欲來竟不能來有一等妒富愧貧不肯來的更有憎畏鳳姐之爲人賭氣不來的更有羞手羞脚不慣見人不敢

來的因此族中雖多女眷來者不過賈藍之母婁氏帶了賈藍來男人只有賈芹賈芸賈菖賈菱四個現在鳳姐麾下辦事的來了當下人雖不全在家庭小宴也筭熱鬧的了當下又有林之孝之妻帶了六個媳婦抬了三張炕桌每一張上搭着一條紅氊放着選淨一般大新出局的銅錢用大紅繩串穿着每二人搭一張共三張林之孝家的叫將那兩張擺至薛姨媽李嬸娘席下將一張送至賈母榻下賈母便說放在當地罷這媳婦素知規矩放下桌子一並將錢都打開將紅繩抽去堆在桌上此時正唱西樓樓會這齣將終于叔夜賭氣去了那文豹便發科諢道你

賭氣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榮國府中老祖宗家宴待我騎了這馬趕進去討些菓子吃是要緊的說畢引得賈母等都笑了薛姨媽等都說好個鬼頭孩子可憐見的鳳姐便說這孩子纔九歲了賈母笑說難爲他說得巧說了一個賞字早有三個媳婦已經手下預備下小笸籮听見一個賞字走上去將桌上散堆錢每人撮了一笸籮走出來向戲臺說老祖宗姨太太親家太太賞文豹買菓子吃的說畢向臺上一撒只听豁啷啷滿臺的錢响賈珍賈璉已命小厮們抬大笸籮的錢預備未知怎生賞去且听下回分解

評曰

晴雯力疾補裘爲鍾情寶玉之第一事此與日芙蓉誄之所以作及不忍再披此衣也

寶玉說倘有好歹是正照其將來之死晴雯說那裡就得癆病是反襯其將來之死

甯榮二國公名諱借恩賞祭祀銀補出恰好

庄頭送年物銀兩是反照將來之查抄

借庄頭問答寫出榮府費用浩繁入不敷出伏起後來虧乏

賈珍嗔說賈芹伏九十三回事

宗祠聯扁殿宇及行禮等事若竟直叙則作書者並非賈氏宗支不在與祭之列何由得知其細便爲識者所笑今借寶琴留神細看一一鋪叙文筆卽有根底

極寫祭祠之盛賞燈之樂反照後來之蕭索

紅樓夢卷五十三終

紅樓夢卷五十四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斑衣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却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聽見賈母說賞忙命小廝們快撒錢只聽滿臺錢响賈母大悅二人遂起身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煥銀壺捧來遞與賈璉手內隨了賈珍趨至裡面賈珍先到李嬸娘席上躬身取下杯來回身賈璉忙斟了一盞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也斟了二人忙起身笑說二位爺請坐着罷了何必多禮於是除邢王二夫人滿席都離了席也俱垂手傍侍賈珍等至賈母榻

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盃賈璉在後捧壺雖秪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却也是挨班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帮着跪下做什麼有這樣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說着等他二人斟完起來又與王邢夫人斟過了賈珍笑說妹妹們怎麼樣呢賈母等都說道你們去罷他們倒便宜些說了賈珍等方退出當下天未二鼓戲演的是八義觀燈八齣正在熱鬧之際寶玉因下席往外走賈母問往那裡去外頭炮仗利害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

寶玉笑回說不往遠去只出去就來賈母命婆子們好生跟着於是寶玉出來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着賈母因說襲人怎麼不見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單支使小女孩兒出來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媽前日歿了因有熱孝不便前頭來賈母點頭又笑道跟主子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他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這些竟成了例了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今晚便沒孝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爆最是擔險的這裡一唱戲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他還細心各處照看況且這一散後寶兄弟回去睡覺各色都是齊全的若他再來了衆人

又不經心散了回去鋪蓋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齊全便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來老祖宗要叫他來我就叫他就是了賈母聽了這話忙說你這話狠是比我想得週到快別叫他了但只他媽幾時沒了我怎麽不知道鳳姐兒笑道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怎麽倒忘了賈母想了想笑道想起來了我的記性竟平常了衆人都笑說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賈母因又嘆道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又伏侍了雲兒末後給了個魔王與他魔了這好幾年他又不是偺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沒受過偺們什麽大恩典他娘沒了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

發送他娘也就忘了鳳姐兒道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就是了賈母聽說點頭道這還罷了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我也沒叫他家去守孝如今他兩個都有孝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琥珀笑道還等這會子他早就去了說着大家又吃酒看戲且說寶玉一逕來至園中衆婆子見他回房便不跟去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內烤火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鬬牌寶玉至院中雖是燈光燦爛却無人聲麝月道他們都睡了不成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于是大家躡足潛踪進了

鏡壁一看只見襲人和一箇人對歪在地炕上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嬤嬤打盹寶玉只當他兩個睡着了纔要進去忽聽鴛鴦嘆了一聲說道天下事可知難定論你單身在這裡父母在外頭每年他們東去西來沒個定準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偏生今年就死在這裡你倒出去送了終襲人道正是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殯殮回了太太又賞了四十兩銀子這倒也筭養我一塲我也不敢妄想了寶玉聽了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誰知他也來了我這一進去他又賭氣走了不如咱們回去罷讓他兩個清清淨淨的說一回襲人正一個悶着幸他來得好說着

仍悄悄出來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紋皆站住背過臉去口內笑說蹲下再解小衣仔細風吹了肚子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內預備水去了這裡寶玉剛過來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又問是誰秋紋道寶玉在這裡呢大呼小叫仔細嚇着罷那媳婦們忙笑道我們不知大節下來惹禍了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說着已到跟前麝月等問手裡拿着什麼媳婦道是送給金花二姑娘的麝月又笑道外頭唱的是八義沒唱混元盒那裡又跑出金花娘娘來了寶玉命揭起來我瞧瞧秋紋麝月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兩個媳婦忙

蹲下身子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點了一點頭就走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寶玉笑道這兩個女人倒和氣會說話他們天天乏了倒說你們連日辛苦到不是那矜功自伐的麝月道這兩個就好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理寶玉道你們是明白人擔待他們是粗莽可憐的人就完了一面說一面就走出了園門那幾個婆子雖吃酒鬬牌却不住出來打探見寶玉出來也都跟上到了花廳後廊上只見那兩個小丫頭一個捧着個小盆又一個搭着手巾又拿着漚子小壺兒在那裡久等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說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裡弄得這冷水小丫頭笑道姑娘你瞧瞧這個天我怕水冷到底是滾水這還冷了正說着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小丫頭便說好奶奶過來給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姐姐這是老太太泡茶的勸你走去舀來罷那裡就走大了脚呢秋紋道憑你是誰的你不給我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忙提起壺來倒了些秋紋道彀了你這麼大年紀也沒見識誰不知是老太太的要不着的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沒認出這姑娘來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一漚子在他手內寶玉嗽了口秋紋麝月

也趁熱水洗了一回跟進寶玉來寶玉便要了一壺暖酒
也從李嬸娘斟起他二人也笑讓坐賈母便說他小人家
兒讓他斟去大家到要乾過這盃說着便自已乾了邢王
二夫人也忙乾了薛姨媽李嬸娘也只得乾了賈母又命
寶玉道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不許亂斟都要叫他
乾了寶玉聽說答應着一一按次斟上了至黛玉前偏他
不飲拿起盃來放在寶玉脣邊寶玉一氣飲乾黛玉笑說
多謝寶玉替他斟上一盃鳳姐兒便笑道寶玉别喝冷酒
仔細手顫明兒寫不的字拉不的弓寶玉道沒有吃冷酒
鳳姐兒笑道我知道沒有不過白囑咐你然後寶玉將裡
面斟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復出至廊下又
與賈珍等斟了坐了一回方進來仍歸舊坐一時上湯之
後又接着獻元宵賈母便命將戲暫歇小孩子們可憐見
的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又命將各樣菓子
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一時歇了戲便有婆子帶了兩
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來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賈
母命他們坐了將絃子琵琶遞過去賈母便問李薛二人
聽什麽書他二人都回說不拘什麽都好賈母便問近來
可又添些什麽新書兩個女先兒回說倒有一段新書是
殘唐五代的故事賈母問是何名女先兒回說這叫做鳳

求鸞賈母道這個名字倒好不知因什麼起的你先說大概若好再說女先兒道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有一位鄉紳本是金陵人氏名喚王忠曾做兩朝宰輔如今告老還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喚王熙鳳眾人聽了笑將起來賈母笑道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媳婦忙上去推他說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說賈母道你只管說罷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我們該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諱鳳姐兒笑道怕什麼你說罷重名重姓多着呢女先兒又說道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趕考那日遇了大雨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姓李與王老爺是世交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這李鄉紳膝下無兒只有一位千金小姐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琴棋書畫無所不通賈母忙道怪道叫做鳳求鸞不用說了我已經猜着了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為妻了女先兒笑道老祖宗原來聽過這回書眾人都道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就是沒聽見也猜着了賈母笑道這些書就是一套子左不過是佳人才子最沒趣兒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還說是佳人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開口都是鄉紳門第父親不是尚書就是宰相一個小姐必是愛如珍寶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無所不曉竟是絕代佳人只見

了一個清俊男人不管是親是友想起他的終身大事來父母也忘了書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像個佳人就是滿腹文章做出這樣事來也筭不得是佳人了比如一個男人家滿腹的文章去做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已堵自已的嘴再者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都知禮讀書連夫人都知書識禮就是告老還家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多奶媽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怎麼這些書上凡有這樣的事就只小姐和緊跟的一個丫頭你們自想想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衆

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一說是謊都批出來了賈母笑道有個原故編這樣書的人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或者有求不遂心所以編出來遭塌人家再有一等人他自已看了這些書看邪了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所以編出來取樂兒何嘗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如今眼下拿着偺們這中等人家說起也沒那樣的事別叫他謅掉了下巴頦了罷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着止住了李薛二人都笑說道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

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鳳姐兒走上來斟酒笑道罷罷酒冷了老祖宗吃一口潤潤嗓子再辦謊這一回就叫做辦謊記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花開兩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謊且不表再整觀燈看戲的人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看兩齣戲着再從逐朝話言掰起如何一面說一面斟酒一面笑未說完衆人俱已笑倒了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都說奶奶好剛口奶奶要一說書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沒了薛姨媽笑道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鳳姐兒笑道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麽大這幾年因做了親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便不是從小兒兒妹只論大伯子小嬸兒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戲彩他們不能來戲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多吃點東西大家喜歡都該謝我纔是難道反笑我不成賈母笑道可是這兩日我竟沒有痛痛的笑一場倒是虧他纔一路說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我再吃鍾酒吃着酒又命寶玉來敬你姐姐一盃鳳姐兒笑道不用他敬我討老祖宗的壽罷說着便將賈母的盃拿起來將半盞剩酒吃了將盃遞與丫鬟另將温水浸的盃換一個

上來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另將溫水浸着的代換斟了新酒上來然後歸坐女先兒回說老祖宗不聽這書或者彈一套曲子聽聽罷賈母道你們兩個對一套將軍令罷二人聽說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賈母因問天有幾更了衆婆子忙回說三更了賈母道怪道寒浸浸起來早有衆人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來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炕上倒也罷了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我們陪着他就是了賈母聽說笑道既這樣說不如大家都挪進去豈不煖和王夫人道恐裡頭坐不下賈母道我有道理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只用兩三張並

起來大家坐在一處擠着又親熱又煖和衆人都道這纔有趣兒說着便起了席衆媳婦忙撤去殘席裡面直順並了三張大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賈母便說都別拘禮聽我分派你們就坐纔好說着便讓薛李正面上坐自己西向坐了叫寶琴黛玉湘雲三人皆緊依左右坐下向寶玉說你挨着你太太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寶釵等姐妹在西邊挨次下去便是婁氏帶着賈菌尤氏李紈夾着賈蘭下面橫頭便是賈蓉之妻賈母便說珍阿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我也就睡了賈珍等忙答應又都進來聽吩咐賈母道快去罷不用進來纔坐了又都起來你

快歇着罷明兒還有大事呢賈珍忙答應了又笑道留下蓉兒斟酒纔是賈母笑道正是忘了他賈珍應了一個是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來二人自是歡喜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回家去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不在話下這裡賈母笑道我正想着雖然這些人取樂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蓉兒這可全了蓉兒和你媳婦坐在一處倒也團圓了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單賈母笑道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又要叫吵起來況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也罷且叫他們歇歇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也給他們瞧瞧媳婦子們聽了答應出來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小廝們忙至戲房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只留下小孩子們一時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因不及抬箱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來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只垂手站着賈母笑道大正月裏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來逛逛你們如今唱什麼纔剛八齣八義鬧的我頭疼咱們清淡些好你瞧瞧薛姨太太這李親家太太都是有戲的人家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聽過好曲

子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雖是小孩子却比大班子還强咱們好歹别落了褒貶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叫芳官唱一齣尋夢只用簫和笙笛餘者一槩不用文官笑道老祖宗說的是我們的戲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不過聽我們一個發脫口齒再聽個喉嚨罷了賈母笑道正是這話了李嬸娘薛姨媽喜的笑道好個靈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賈母笑道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又不出去做買賣所以竟不大合時說着又叫葵官唱一齣惠明下書也不用抹臉只用這兩齣叫他們二位太太聽個助意兒

罷了若省了一點兒力我可不依文官等聽了出來忙去扮演上臺先是尋夢次是下書衆人鴉雀無聞薛姨媽笑道實在戲也看過幾百班從沒見過只用簫管的賈母道也有只是像方纔西樓楚江情一隻多有小生吹簫合的這合大套的實在少這也在人講究罷了這算什麼出奇指湘雲道我像他這麼大的時候兒他爺爺有一班小戲偏有一個彈琴的湊了西廂記的聽琴玉簪記的琴挑續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眞的了比這個更如何衆人都道這更難得了賈母于是叫過媳婦們來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彈一套燈月圓媳婦們領命而去當下賈蓉夫

妻二人捧酒一巡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便笑道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裏不如咱們傳梅行一套春喜上眉稍的令如何賈母笑道這是個好令正對時景忙命人取了一面黑漆銅釘花腔令鼓來與女先兒們擊着席上取了一枝紅梅賈母笑道若到了誰手裏住了鼓吃一杯也要說些什麼纔好鳳姐兒笑道依我說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我們這不會的豈不沒意思依我說也要雅俗共賞不如誰住了誰說個笑話兒罷衆人聽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今兒如此說不但在席的諸人歡喜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那小丫

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告訴他們快來聽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于是戲完樂罷賈母將些湯細點菓與文官等吃去便命響鼓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或緊或慢或如殘漏之滴或如迸豆之急或如驚馬之馳或如疾電之光忽然咽住鼓聲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鼓聲恰住大家哈哈大笑賈蓉忙上來斟了一盃衆人都笑道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們纔托賴些喜賈母笑道這酒也罷了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衆人道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賞一個我們也笑一笑賈母笑道並沒有新鮮的招笑兒少不得老臉厚皮

的說一個罷因說道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娶了十房媳婦兒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這九個媳婦兒委屈便商議說偺們九個心裡孝順只是那小蹄子們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這委屈向誰訴去有主意的說道偺們明兒到閻王廟去燒香和閻王爺說去問他一問叫我們托生爲人怎麼單單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那八個聽了都喜歡說這個主意不錯第二日便都往閻王廟裡來燒香九個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九個魂專等閻王駕到左等不來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見孫行者駕着筋斗雲來了看見九個魂便要拿金箍棒打來諕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孫行者聽了把脚一跺嘆了一口氣道這原故幸虧遇見我等這閻王來了他也不得知道九個人聽了就求說大聖發個慈悲我們就好了孫行者笑道却也不難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個小嬸兒便吃了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說畢大家都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好的呀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兒尿了尤氏婁氏都笑向李

紈道偺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別裝沒事人兒薛姨媽笑道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說着又擊起鼓來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以咳嗽爲記須臾傳至兩遍剛到了鳳姐兒手裡小丫頭子們故意咳嗽女先兒便住了衆人齊笑道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說一個好的罷別太鬪人笑得腸子疼鳳姐兒想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合家賞燈吃酒眞眞的熱鬧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媳婦孫子媳婦重孫子媳婦親孫子媳婦侄孫子重孫子灰孫子滴里搭拉的孫子孫女兒外孫女兒姨表孫女兒姑表孫女兒噯喲喲眞好

熱鬧衆人聽他說着已經笑了都說聽這數貧嘴的又不知要編派那一個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人家這裡費力你們緊着混我就不說了賈母笑道你說你的底下怎麼樣鳳姐兒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團圓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也都再無別話怔怔的還等往下說只覺他冰冷無味的就住了史湘雲看了他半日鳳姐兒笑道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幾個人拿着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點着只聽見噗哧的一聲衆

人鬨然一笑都散了這抬炮仗的人抱怨賣炮仗的捍的不結實沒等放就散了湘雲道難道本人沒聽見鳳姐兒道本人原是個聾子衆人聽說想一回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沒完的問他道先那一個到底怎麼樣也該說完了鳳姐兒將桌子一拍道好囉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節也完了我看人忙着收東西還鬧不清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衆人聽說復又笑起來鳳姐兒笑道外頭已經四更多了依我說老祖宗也乏了偺們也該聾子放炮仗散了罷尤氏等用手帕握着嘴笑得前仰後合指他說道這東西眞會數貧嘴賈母笑道眞眞這鳳丫頭越發貧嘴了一面說一面吩咐道他提起炮仗來偺們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賈蓉聽了忙出去帶着小廝們就在院子內安下屏架將烟火設弔齊備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雖不甚大却極精緻各色故事俱全夾着各色花炮林黛玉稟氣虛弱不禁劈拍之聲賈母便摟他在懷內薛姨媽便摟湘雲湘雲笑道我不怕寶釵笑道他專愛自己放大炮仗還怕這個呢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內鳳姐兒笑道我們沒人疼的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摟着你你這會子又撒嬌兒了聽見放炮仗就像吃了蜜蜂兒屎的今兒又輕狂了鳳姐兒笑道等散了偺們

園子裡放去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說話之間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許多滿天星九龍入雲平地一聲雷飛天十响之類的零星小炮仗放罷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撒得滿臺的錢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上湯時賈母說夜長不覺得有些餓了鳳姐忙回說有預備鴨子肉粥賈母道我吃清淡的罷鳳姐兒忙道也有棗兒杭的粳米粥預備太太們吃齋的賈母說倒是這個還罷了說着已命撤去殘席內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大家隨意吃了些用過漱口茶方散十七日一早又過甯府行禮伺候掩了祠門收過影像方回來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坐了半日回來了自十八日以後親友來請或來赴席的賈母一槩不會有王夫人邢夫人鳳姐三人料理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餘者亦皆不去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所言不提當下元宵已過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

評曰

于極熱鬧時插入寶玉出席赴園並襲人鴛鴦閒話既寫寶玉疼愛襲人且補出鴛鴦父母俱故心中更無牽掛

鳳姐借照應園中及預備寶玉回房等事開脫襲人

不來伺候又引出鴛鴦母死不來伺候靈變可愛

寫寶玉小解及洗手等事雖是閒文却見平日寶玉嬌養已極

黛玉偏不飲酒拏杯放寶玉唇邊寶玉一氣飲乾未免太露鳳姐說莫吃冷酒尖刺殊妙

賈母說編書一節固是作者深詆唱本小說亦是暗照寶玉黛玉兩人心事

女先兒說王熙鳳故事直伏一百一回散花寺神籤

尋夢下書偏是西廂牡丹一是黛玉病死之根由一是黛玉婚姻之模樣

聽琴琴挑胡笳十八拍俱與黛玉有關照

鳳姐不說完笑話說那知道底下的事接着便散雖是文章變換法卽是暗伏以後喪敗諸事

宴罷打蓮花落亦非吉兆

紅樓夢卷五十四終

紅樓夢卷五十五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且說榮府中剛將年事忙過鳳姐兒因年內年外操勞太過一時不及檢點便小月了不能理事天天兩三個太醫用藥鳳姐兒自恃强壯雖不出門然籌畫計算想起什麽事來便命平兒去回王夫人任人諫勸他只不聽王夫人便覺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少精神凡有了大事便自己主張將家中瑣碎之事一應都暫令李紈協理李紈本是個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縱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

同李紈裁處只說過了一月鳳姐將息好了仍交與他誰知鳳姐稟賦氣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養平生爭强鬪智心力更虧故雖係小月竟着實虧虛下來一月之後又添了下紅之症他雖不肯說出來衆人看他面目黃瘦便知失於調養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藥調養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遺笑于人便想偷空調養恨不得一時復舊如常誰知服藥調養直到三月間纔漸漸的起復過來下紅也漸漸止了此是後話不提如今且說王夫人見他如此探春與李紈暫難謝事園中人多又恐失於照管特請了寶釵來托他各處小心因囑咐他老婆子們不中用得空兒吃酒鬪牌白日裡睡覺夜裡鬪牌我都知道的鳳丫頭在外頭他們還有個怕懼如今他們又該取便了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妹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來告訴我別等老太太問出來我沒話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說他們不聽你來回我別弄出大事來纔好寶釵聽說只得答應了時屆季春黛玉又犯了咳嗽湘雲亦因時氣所感亦臥病於蘅蕪苑一天醫藥不斷探春同李紈相住間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來往回話的人亦甚不便故二人議定每日早晨皆到園門口南邊的三間小花

廳上去會齊辦事吃過早飯于午錯方回這三間廳原係預備省親之時衆執事太監起坐之處故省親已後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們上夜如今天已和煖不用十分修飾只不過略略的陳設了便可他二人起坐這廳上也有一處區題着補仁諭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議事廳兒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應執事的媳婦等來往回話者絡繹不絕衆人先聽見李紈獨辦各各心中暗喜以爲李紈素日是個厚道多恩無罰的自然比鳳姐兒好搪塞便添了一個探春也都想著不過是個未出閨閣的年輕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鳳姐兒前便懈怠了許多只三四日後幾件事過手漸覺探春精細處不讓鳳姐只不過是言語安靜性情和順而已可巧連日有王公侯伯世襲官員十幾處皆係榮甯非親即世交之家或有陞遷或有黜降或有婚喪紅白等事王夫人賀弔迎送應酬不暇前邊更無人照管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廳上起坐寶釵便一日在上房監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於夜間針線暇時臨寢之先坐了轎帶領園中上夜人等各處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覺比鳳姐兒當權時倒更謹慎了些因而裡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

歲越發連夜裡偷着吃酒頑的工夫都沒了這日王夫人
正是往錦鄉侯府去赴席李紈與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
門去後回至廳上坐了剛吃茶時只見吳新登的媳婦進
來回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基昨日出了事已回過老太
太太太說知道了叫回姑娘來說畢便垂手傍侍再不言
語彼時來回話者不少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若辦得
妥當大家則安箇畏懼之心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不但
不畏服一出二門還說出多少笑話來取笑吳新登的媳
婦心中已有主意若是鳳姐前他便早已獻勤說出許多
主意又查出許多舊例來任鳳姐揀擇施行如今他藐視
李紈老實探春是年輕的姑娘所以只說出這一句話來
試他二人有何主見探春便問李紈李紈想了一想便道
前日襲人的媽死了聽見說賞銀四十兩這也賞他四十
兩罷了吳新登家的聽了忙答應了個是接了對牌
就走探春道你且回來吳新登家的只得回來探春道你
且別支銀子我且問你那幾年老太太屋裡的幾位老姨
奶奶也有家裡的也有外頭的有兩個分別家裡的若死
了人是賞多少外頭的死了人是賞多少你且說兩個我
們聽聽一問吳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說道這也
不是什麽大事賞多賞少誰還敢爭不成探春笑道這話

胡鬧依我說賞一百倒好若不按理別說你們笑話明兒也難見你二奶奶㕷新登家的笑道既這麼說我查舊帳去此時却記不得探春笑道你辦事辦老了的還不記得到來難我們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現查去若有這道理鳳姐姐還不算利害也就算是寬厚了還不快找了來我瞧再遲一日不說你們粗心倒像我們沒主意了㕷新登家的滿面通紅忙轉身出來衆媳婦們都伸舌頭這裏又回別的事一時㕷家的取了舊帳來探春看時兩個家裏的賞過皆二十四兩兩個外頭的皆賞過四十兩外還有兩個外頭的一個賞過一百兩一個賞過六十兩這兩筆底下皆有原故一箇是隔省遷父母之柩外賞六十兩一個是現買葬地外賞二十兩探春便遞與李紈看了探春便說給他二十兩銀子把這賬留下我們細看㕷新登家的去了忽見趙姨娘進來李紈探春忙讓坐趙姨娘開口便說道這屋裏的人都踹下我的頭去還罷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纔是一面說一面便眼淚鼻涕哭起來探春忙道姨娘這話說誰我竟不懂誰踹姨娘的頭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趙姨娘道姑娘現踹我我告訴誰去探春聽說忙站起來說道我並不敢李紈也忙站起來勸趙姨娘道你們請坐下聽我說我這屋裏熬油似的熬了

這麼大年紀又有你兄弟這會子連襲人都不如了我還有什麼臉連你也沒臉面別說是我呀探春笑道原來爲這箇我說我並不敢犯法違禮一面便坐了拿賬番與趙姨娘瞧又念與他聽又說道這是祖宗手裡舊規矩人人都依著偏我改了不成這也不但襲人將來環兒收了外頭的自然也是同襲人一樣這原不是什麼爭大爭小的事講不到有臉沒臉的話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著舊規矩辦說辦的好領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說辦的不勻那是他糊塗不知福也只好憑他抱怨去太太連房子賞了人我有什麼有臉之處一文不賞我也沒什麼沒臉之處依我說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靜些養神罷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滿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幾次寒心我但凡是箇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我亂說的太太滿心裡都知道如今因看我重纔叫我照管家務還沒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來作踐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爲難不叫我管那纔正經沒臉呢連姨娘眞也沒臉了一面說一面不禁滾下淚來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便說道太太疼你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探春道我怎麼忘了叫我怎

麼拉扯這也問他們各人那一個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個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紈在傍只管勸說姨娘別生氣也怨不得姑娘他滿心裡要拉扯口裡怎麼說的出來探春忙道這大嫂子也糊塗了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趙姨娘氣得問道誰叫你拉扯別人去了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你如今現在說一是一說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給了二三十兩銀子難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們尖酸剋薄可惜太太有恩無處使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明日等出了閣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如今沒有長翎毛兒就忘了根本只揀高枝兒飛去了探春沒聽完已氣得臉白氣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問道誰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纔陞了九省檢點那裏又跑出一個舅舅來我倒素昔按禮尊敬越發敬出這些親戚來了旣這麼說每日環兒出去爲什麼趙國基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爲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欵來何苦來誰不知道我是姨娘養的必要過兩三個月尋出由頭來徹底來翻騰一陣怕人不知道故意表白表白也不知道是誰給誰沒臉幸虧我還明白但凡糊塗不知禮的早急了李紈急得只管勸趙姨娘只管還嘮叨忽

聽有人說二奶奶打發平姑娘說話來了趙姨娘聽說方
把嘴止住只見平兒走來趙姨娘忙陪笑讓坐又忙問你
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沒得空兒李紈見平兒進來
因問他來做什麼平兒笑道奶奶說趙姨奶奶的兒弟沒
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舊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兩
如今請姑娘裁度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淚痕
忙說道又好好的添什麼誰又是二十四個月養的不然
也是出兵放馬背著主人逃出命來過的人不成你主子
真個倒巧叫我開了例他做好人拿著太太不心疼的錢
樂得做人情你告訴他我不敢添減混出主意他添他施

恩等他好了出來愛怎麼添怎麼添平兒一來時已明白
了對半今聽這話越發會意見探春有怒色便不敢以往
日喜樂之時相待只一邊垂手默侍時値寶釵也從上房
中來探春等忙起身讓坐未及開言又有一個媳婦進來
回事因探春纔哭了便有三四個小丫鬟捧了臉盆巾帕
靶鏡等物來此時探春因盤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丫
鬟走至跟前便雙膝跪下高捧臉盆那兩個丫鬟也都在
旁屈膝捧着巾帕並靶鏡脂粉之飾平兒見侍書不在這
裏便忙上來與探春挽袖卸鐲又接過一條大手巾來將
探春面前衣衿掩了探春方伸手向臉盆中盥沐媳婦便

回道奶奶姑娘家學裏支環爺和蘭哥兒一年的公費平兒
先道你忙什麼你睜著眼看見姑娘洗臉你不出去侍候著
倒先說話來二奶奶跟前你也這樣沒眼色來著姑娘雖恩
寬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說你們眼裏都沒姑娘你們都吃了
虧可別怨我唬得那個媳婦忙陪笑說我粗心了一面說一面
忙退出去探春一面勻臉一面向平兒冷笑道你遲了一
步沒見還有可笑的連吳姐姐這麼個辦老了事的也不
查清楚了就來混我們幸虧我們問他他竟有臉說忘了
我說他回二奶奶事也忘了再找去我料著你主子未必
有耐性兒等他去找平兒笑道他有這麼一次包管腿上

的筋早折了兩根姑娘別信他們那是他們瞅着大奶奶
是個菩薩姑娘又是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懶來混說着又
向門外說你們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偺們再說門外
的衆媳婦都笑道姑娘你是個最明白的人俗語說一人
作罪一人當我們並不敢欺蔽主子如今主子是嬌客若
認真惹惱了死無葬身之地平兒冷笑道你們明白就好
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奶奶本來事多那裡照看
得這些保不住不忽畧俗語說傍觀者清這幾年姑娘冷
眼看着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奶奶沒行到姑娘竟一添
減頭一件與太太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

的情義了話未說完寶釵李紈皆笑道好丫頭眞怨不得鳳丫頭偏疼他本來無可添減之事如今聽你一說倒要找出兩件來斟酌斟酌不辜負你這話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氣正要拿他奶奶出氣去偏他碰了來說了這些話叫我也沒了主意了一面說一面叫進方纔那媳婦來問環爺和蘭哥家學裡這一年的銀子是做那一項用的那媳婦便回說一年學裡吃點心或者買紙筆每位有八兩銀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爺們的使用都是各屋裡支月錢的環哥的是姨娘領二兩寶玉的是老太太屋裡襲人領二兩蘭哥兒是大奶奶屋裡領怎麼學裡每人多這八兩原來上學去的是爲這八兩銀子從今日起把一項蠲了平兒回去告訴你奶奶說我的話把這條務必免了平兒笑道早就該免舊年奶奶原說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個媳婦只得答應着去就有大觀園中媳婦捧了飯盒子來侍書素雲早已抬過一張小飯桌來平兒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說完了話幹你的去罷在這裡又忙什麼平兒笑道我原沒事的二奶奶打發了我來一則說話二則恐這裡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帮着妹妹們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問寶姑娘的怎麼不端來一處吃丫鬟們聽說忙出至簷外命媳婦們去說寶姑娘如今在廳上一處吃

叫他們把飯送了這裡來探春聽說便高聲說道你別混支使人那都是辦大事的管家娘子們你們支使他要飯要茶的連箇高低都不知道平兒這裡站着叫他去平兒忙答應了一聲出來那些媳婦們都悄悄拉住笑道那裡用姑娘去叫我們也有人去叫了一面說一面用手帕撣石磯上說姑娘站了半天乏了這太陽地裡且歇歇平兒便坐下又有茶房裡的兩個婆子拿了箇坐褥鋪下說石頭冷這是極乾淨的姑娘將就坐一坐兒罷平兒忙陪笑道多謝一個又捧了一碗精緻新茶出來也悄悄笑說這不是我們常用的茶原是伺候姑娘們的姑娘且潤一潤罷平兒忙欠身接了因指衆媳婦悄悄說道你們太鬧的不像了他是個姑娘家不肯發威動怒這是他尊重你們就藐視欺負他果然招他動了大氣不過說他一個粗糙就完了你們就現吃不了的虧他撒個嬌太太也得讓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樣你們就這麼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雞蛋往石頭上碰衆人都忙道我們何嘗敢大胆了都是趙姨娘鬧的平兒也悄悄的道罷了好奶奶們牆倒衆人推那趙姨奶奶原有些顛倒着三不着兩有了事都就賴他你們素日那眼裡沒人心術利害我幾年難道還不知道二奶奶若是料差一點兒的早被你們這些

奶奶們治倒了饒這麼着得一點空兒還要難他一難好幾次沒落了你們的口聲衆人都道他利害你們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裡也就不筭不怕你們的前日我們還議論到這裡再不能依頭順尾必有兩場氣生那三姑娘雖是個姑娘你們都橫看了他二奶奶在這些大姑子小姑子裡頭也就只單怕他五分你們這會子倒不把他放在眼裡了正說着只見秋紋走來衆媳婦忙趕着問好又說姑娘且歇一歇裡頭擺飯呢等撤下飯桌子來再回話去秋紋笑道我比不得你們我那裡等得說着便直要上廳去平兒忙叫他回來秋紋回頭見了平兒笑道你又在這

裡充什麼外圍子的防護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兒褥上平兒悄悄問回什麼秋紋道問一問寶玉的月錢我們的月錢多早晚纔領平兒道這什麼大事你快回去告訴襲人說我的話憑有什麼事今日都別回若回一件管駁一件回一百件管駁一百件秋紋聽了忙問這是為什麼平兒與衆媳婦等都忙告訴他原故又說正要找幾處利害事與有體面的人來開例作法子鎮壓與衆人作榜樣呢何苦你們先來碰在這釘子上你這一去說了他們若拿你們也作一二件榜樣又礙着老太太太太若拿着你們做一二件人家又說偏一個向一個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勢的

就怕不敢惹只拿着軟的做鼻子頭你聽聽罷二奶奶的事他還要駁兩件纔壓得衆人口聲呢秋紋聽了伸了伸舌頭笑道幸而平姐姐在這裡沒得臊一鼻子灰趁早知會他們去說着便起身走了接着寶釵的飯至平兒忙進來伏侍那時趙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飯寶釵面南探春面西李紈面東衆媳婦皆在廊下靜候裡頭只有他們緊跟常侍的丫鬟伺候別人一槩不敢擅入這些媳婦們都悄悄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別安着沒良心的主意連吳大娘纔都討了沒意思咱們又是什麽有臉的他們一邊悄議等飯完回事只覺裡面鴉雀無聞並不聞碗箸之

响一時只見一箇丫頭將簾櫳高揭又兩個將桌抬出茶房內有三個丫鬟捧着三個沐盆見飯桌已出三人便進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並漱盂來方有侍書素雲鶯兒三個人每人用茶盤捧了三蓋碗茶進去一時等他三人出來侍書命小丫頭子好生伺候着我們吃飯來換你們可又別偷坐着去衆媳婦們方慢慢的安分回事不敢先前輕慢疎忽了探春氣方漸平因向平兒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議如今可巧想起來你吃了飯快來寶姑娘也在這裡咱們四個人商議了再細細的問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兒答應回去鳳姐因問爲何去這半日平

兒便笑着將方纔的原故細細說與他聽了鳳姐兒笑道好好好好個三姑娘我說不錯只可惜他命薄沒托生在太太肚裡平兒笑道奶奶也說糊塗話了他便不是太太養的難道誰敢小看他不與別的一樣看待麼鳳姐嘆道你那裡知道雖然庶出一樣女兒卻比不得男人將來攀親時如今有一種輕狂人先要打聽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爲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別說庶出便是我們的丫頭比人家小姐還强呢將來不知那個沒造化的爲挑庶正悞了事呢也不知那個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說着又向平兒笑道你知道我這幾年生了多少省儉的法子一家子大約也沒個背地裡不恨我的我如今騎上老虎了雖然看破些無奈一時也難寬放二則家裡出去的多進來的少凡百大小事兒仍是照著老祖宗手裡的規矩卻一年進的產業又不及先時多了省儉了外人又笑話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兒料理省儉之計再幾年就都賠盡了平兒道可不是這話將來還有三四位姑娘還有兩三個小爺們一位老太太這幾件大事未完呢鳳姐兒笑道我也慮到這裡倒也彀了寶玉和林妹妹他兩個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錢老太太自有體已拿出來二姑娘是大老爺那邊的也不

算剩了三四個滿破着每人花上一萬銀子環哥娶親有限花上三千兩銀子若不彀那裡省一抿子就彀了老太太的事出來一應都是全了的不過零星雜項使費些滿破三五千兩如今再省儉些陸續就彀了只怕如今平空再生出一兩件事來可就了不得了偺們且別慮後事你且吃了飯快聽他們商議什麽這正碰了我的機會我正愁沒個膀背雖有個寶玉他又是這裡頭的貨總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個佛爺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這屋裡的人四姑娘小呢蘭小子與環兒更是個燎毛的小凍猫子只等有熱竈火炕讓他鑽去罷真

真一個娘肚子裡跑出這樣天懸地隔的兩個人來我想到那裡就不服再者林丫頭和寶姑娘他兩個人倒好偏又都是親戚不好管偺們家務事兒且一個是美人燈兒風吹吹就壞了一個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張口一問搖頭三不知也難十分去問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個心裡嘴裡都也來得又是偺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雖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趙姨娘那老東西鬧的心裡却是和寶玉一樣呢比不得環兒實在令人難疼要依我的性子早攆出去了如今他既有這主意正該和他協同大家做個膀背我也不孤不獨了按正禮天理良心上論偺們有

他這個人幫着偺們也省些心與太太的事也有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論我也太行毒了也該抽回退步回頭看看再要窮追苦尅人恨極了他們笑裡藏刀偺們兩個纔四個眼睛兩個心一時不防倒弄壞了趁着緊溜之中他出頭一料理衆人就把往日偺們的恨暫可解了還有一件我雖知你極明白恐怕你心裡挽不過來如今囑咐你他雖是姑娘家心裡却事事明白不過是言語謹慎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利害一層了如今俗語說擒賊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開端一定是先拿我開端倘或他駁我的事你可別分辯你只越恭敬越說駁的是纔好千萬別想着怕我沒臉和他一強就不好了平兒不等說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塗了我纔已經行在先了這會子纔囑咐我鳳姐兒笑道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一槩沒有他人之故不得不囑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這不是你又急了滿嘴裡的你呀我呀起來了平兒道偏說你你不依這不是嘴把子再打一頓難道這臉上還沒嘗過的不成鳳姐兒笑道你這小蹄子兒要掂多少過兒纔罷你看我病的這個樣兒還來慪我呢過來坐下橫豎沒人來偺們一處吃飯是正經說着豐兒等三四小丫頭子進來放小炕桌鳳姐只吃燕窩粥兩碟子精緻小菜每日分

例茶已暫減去豊兒便將平兒的四樣分例菜端至桌上與平兒盛了飯來平兒屈一膝於炕沿之上半身猶立於炕下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漱口畢吩咐了豊兒些話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要寫探春才能必須令其管事若非鳳姐久病雖有正事探春無因可管故借鳳姐之病徐徐寫起若単令探春代管斷無如此大家專叫未出閣之閨女料理一切故又托李紈寶釵公同照應穩細周到

借趙國基死後給賞補明趙姨娘出身不露痕迹探春查舊例先寫李紈照襲人例賞銀四十兩作襯既見探春之能又挑起趙姨娘之忿

舊恢內分別內外多寡文章錯綜綢密

寫探春才能見識超出諸姊妹之上已暗伏將來遠嫁絕無依戀必能相夫理家

中間夾寫平兒靈細及鳳姐心事不但引起下回與利除弊等事且暗描鳳姐平日之苛刻利害

此回雖專寫探春之才而家人之先欺後畏李紈之忠厚老實寶釵之不肯多言平兒之乖巧恃愛及鳳

姐之深心籌度衆丫頭之見怒小心無不一一如畫

紅樓夢卷五十五終

紅樓夢卷五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話說平兒陪着鳳姐兒吃了飯伏侍盥漱畢方往探春處來只見院中寂靜只有丫嬛婆子諸內壼近人在窗外聽候平兒進入廳中他姊妹姑嫂三人正議論些家務說的便是年內賴大家請吃酒他家花園中事故見他來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說道我想的事不爲別的只想著我們一月所用的頭油脂粉又是二兩的事我想我們一月已有了二兩月銀丫頭們又另有月錢可不是又同

剛經學裡的八兩一樣重重叠叠這事雖小錢有限看起
來也不妥當你奶奶怎麽就没想到這個平兒笑道這有
個原故姑娘們所用的這些東西自然該有分例每月每
處買辦買了令女人們交送我們收管不過預備姑娘們
使用就罷了没有個我們天天各人拿着錢找人買這些
去的所以外頭買辦總領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與我
們至於姑娘們每月的這二兩原不是爲買這些的爲的
是一時當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閑姑娘們偶
然要個錢使省得找人去這不過是恐怕姑娘們受委屈
意思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裡我們的姊妹都是現拿錢

買這些東西的竟有了一半子我就疑惑不是買辦脫了
空就是買的不是正經貨探春李紈都笑道你也留心看
出來了脫空是没有的只是遲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裡
找些來不過是個名兒其實使不得依然還得現買就用
二兩銀子另叫別人的奶媽子的弟兄兒子買來方纔使
得若使官中的人去依然是那一樣的不知他們是什麽
法子平兒便笑道買辦買的是那樣別人買了好的來買
辦的也不依他又說他使壞心要奪他的買辦了所以他
們寧可得罪了裡頭不肯得罪了外頭辦事的若是姑娘
們使了奶媽子們他們也就不敢說閑話了探春道因此

我心裡不自在饒費兩起兒錢東西又白丟一半不如竟把買辦的這一項每月蠲了爲是此是第一件事第二件年裡往賴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園子比偺們這個如何平兒笑道還沒有偺們這一半大樹木花草也少多着呢探春道我因和他們家的女孩兒說閒話兒他說這園子除他們帶的花兒吃得笋菜魚蝦一年還有人包了去年終足有二百兩銀子剩從那日我纔知道一個破荷葉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錢的寶釵笑道眞眞膏粱紈袴之談你們雖是千金原不知道這些事但只你們也都念過書識過字的竟沒看見過朱夫子有一篇不自棄的

文麽探春笑道雖也看過不過是勉人自勵虛比浮詞那裡都眞有的寶釵道朱子都有了虛比浮詞了那句句都是有的你纔辦了兩天事就利慾熏心把朱子都看虛浮了你再出去見了那些利弊大事越發連孔子也都看虛了呢探春笑道你這樣一個通人竟沒看見姬子書當日姬子有云登利祿之場處運籌之界者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寶釵笑道底下的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斷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已罵我自已不成寶釵道天下沒有不可用的東西旣可用便値錢難爲你是個聰明人這大節目正事竟沒經歷李紈笑道叫人家來了又不說正事

你們且對講學問寶釵道學問中便是正事若不拿學問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三人取笑了一回便仍談正事探春又接說道偺們這個園子只算比他們的多一半加一倍算起來一年就有四百銀子的利息若此時也出脫生發銀子自然小器不是偺們這樣人家的事若派出兩個一定的人來既有許多值錢之物一味任人作踐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園子裡所有的老媽媽中揀出幾個本分老成能知園圃的派他們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們交租納稅只問他們一年可以孝敬些什麼一則園子有專定之人修理花木自然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臨時忙亂二則也不致作踐白辜負了東西三則老媽媽們也可借此小補不枉年日在園中辛苦四則亦可以省了這些花兒匠山子匠並打掃人等的工費將此有餘以補不足未為不可寶釵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畫聽如此說便點頭笑道善哉三年之內無飢饉矣李紈道好主意果然這麼行太太必喜歡省錢事小園子有人打掃專司其職又許他去賣錢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平兒道這件事須得姑娘說出來我們奶奶雖有此心未必好出口此刻姑娘們在園裡住着不能多弄些頑意兒陪襯反叫人去監管修理圖省錢這話斷不好出口寶釵忙

走過來摸着他的臉笑道你張開嘴我瞧瞧你的牙齒舌頭是什麼做的從早起來到這會子你說了這些話一套一個樣子也不奉承三姑娘也不說你們奶奶才短想不到三姑娘說一套話出來你就有一套話回奉總是三姑娘想得到的你們奶奶也想到了只是必有個不可辦的原故這會子又是因姑娘們住的園子不好因省錢令人去監管你們想想這話若果眞交與人弄錢去的那人自然是一枝花也不許掐一箇果子也不許動了姑娘們分中自然是不敢講究天天和小姑娘們就吵不清他這遠愁近慮不抗不卑他們奶奶便不是和偺們好聽他這一

番話也必要自愧的變好了探春笑道我早起一肚子氣聽他來了忽然想起他主子來素日當家使出來的好撒野的人我見了他便生氣了誰知他來了避貓鼠兒是的站了半日怪可憐的接著又說了那些話不說他主子待我好到說不枉姑娘待我們奶奶素日的情意了這一句話不但沒了氣我到愧了又傷起心來我細想我一個女孩兒家自己還鬧得沒人疼沒人顧的我那裡還有好處去待人口內說到這裡不免又流下淚來李紈等見他說得懇切又想他素日趙姨娘每生誹謗在王夫人跟前亦爲趙姨娘所累亦都不免流下淚來都忙勸他趁今日清

淨大家商議兩件興利剔弊的事情也不枉太太委託一場又提這沒要緊的事做什麼平兒忙道我已明白了姑娘竟說誰好竟一派人就完了探春道雖如此說也須得回你奶奶一聲我們這裡搜剔小利已經不當皆因你奶奶是個明白人我纔這樣行若是糊塗多歪多妬的我也不肯倒像抓他的乖一般了豈可不商議了行的平兒笑道既這樣我去告訴一聲兒說着去了半日方回來笑道我說是白走一輛這樣好事奶奶豈有不依的探春聽了便和李紈命人將園中所有婆子的名單要來大家參度大概定了幾個人又將他們一齊傳來李紈大概告訴與

他們衆人聽了無不願意也有說那片竹子單交給我一年工夫明年又是一片除了家裡吃的筍一年還可交些錢糧這一個說那一片稻地交給我一年這些頑的大小雀鳥的糧食不必動官中錢糧我還可以交錢糧探春纔要說話人回大夫來了進園瞧史姑娘去衆婆子只得去領大夫平兒忙說單你們有一百個也不成個體統難道沒有兩個管事的頭腦帶進大夫來回事的那人說有吳大娘和單大娘他兩個在西南角上聚錦門等着呢平兒聽說方罷了衆婆子去後探春問寶釵如何寶釵笑答道勤於始者怠於終善其辭者嗜其利探春聽了點頭稱讚

便向冊上指出幾個來與他三人看平兒忙去取筆硯來他三人說道這一個老祝媽是個妥當的況他老頭子和他兒子代代都是管打掃竹子如今竟把這所有的竹子交與他這一個老田媽本是種庄家的稻香村一帶凡有菜蔬稻稗之類雖是頑意兒不必認真大治大耕也須得他去再細細按時加些植養豈不更好探春又笑道可惜蘅蕪苑和怡紅院這兩處大地方竟没有出息之物李紈忙笑道蘅蕪苑裡更利害如今香料舖並大市大廟賣的各處香料香草兒都不是這些東西算起來比別的利息更大怡紅院別說別的單只說春夏天一季玫瑰花共下多少花朶還有一帶籬笆上薔薇月季寶相金銀花藤花這幾色的草花乾了賣到茶葉舖藥舖去也値好些錢探春笑道原來如此只是弄香草的没有在行的人平兒忙笑道跟寶姑娘的鶯兒他媽就是會弄這箇的上回他還採了些晒乾了編成花籃葫蘆給我頑呢姑娘倒忘了不成寶釵笑道我纔讚你你倒來捉弄我了三人都詫異問道這是為何寶釵道斷斷使不的你們這裡多少得用的人一個個閒着没事辦這會子我又弄個人來叫那起人連我也看小了我倒替你們想出一個人來怡紅院有個老葉媽他就是焙茗的娘那是個誠實老人家他又合我

們鶯兒媽極好不如把這事交與葉媽他有不知的不必
偺們說給他就找鶯兒的娘去商議了那怕葉媽全不管
竟交與那一個這是他們私情兒有人說閒話也就怨不
到偺們身上如此一行你們辦得又至公於事又甚妥李
紈平兒都道是極探春笑道雖如此只怕他們見利忘義
呢平兒笑道不相干前日鶯兒還認了葉媽做乾娘請吃
飯吃酒兩家和厚得狠呢探春聽了方罷了又共斟酌出
幾人來俱是他四人素昔冷眼取中的用筆圈出一時婆
子們來回大夫已去將藥方送上去三人看了一面遣人
送出外邊去取藥監派調服一面探春與李紈明示諸人

某人管某處按四季除家中定例用多少外餘者仍憑你
們採取了去利錢年終算帳探春笑道我又想起一件事
若年終算帳歸錢時自然歸到帳房仍是上頭又添一層
管主還在他們手心裡又剝一層皮這如今我們興出這
事來派了你們已是跨過他們的頭去了心裏有氣只說
不出來你們年終去歸賬他還不捉弄你們等什麼再者
這一年間管什麼的主子有一全分他們就得半分這是
每常的舊規人所共知的如今這園子是我的新創竟別
入他們的手每年歸帳竟歸到裡頭來纔好寶釵笑道依
我說裡頭也不用歸帳這個多了那個少了倒多了事不

如問他們誰領這一分的他就攬一宗事去不過是園裡的人動用我替你們算出來了有限的幾宗事不過是頭油胭脂香紙每一位姑娘幾個丫頭都是有定例的再者各處笤箒簸箕撣子並大小禽鳥鹿兔吃的糧食不過這幾樣都是他們包了去不用帳房去領錢你算算就省下多少來平兒笑道這幾宗雖小一年通共算了也省得下四百兩銀子寶釵笑道卻又來一年四百二年八百兩打租的房子也能多買幾間薄沙地也可以添幾畝了雖然還有敷餘但他們既辛辛苦苦一年也要叫他們剩些粘補自家雖是興利節用爲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

三百銀子失了大體統也不像所以如行一行外頭帳房裡一年少出四五百銀子也不覺得狠艱嗇了他們裡頭卻也得些小補這些沒營生的媽媽們也寬裕了園子裡花木也可以每年滋長繁盛你們也得了可使之物這庶幾不失大體若一味要省時那裡不搜尋出幾個錢來凡有些餘利的一槩入了官中那時裡外怨聲載道豈不失了你們這樣人家的大體如今這園裡幾十個老媽媽們若只給了這個那剩的也必抱怨不公我纔說的他們只供給這個幾樣也未免太寬裕了一年竟除這個之外他每人不論有餘無餘只叫他拿出若干吊錢來大家

湊齊罷散與這些園中的媽媽們他們雖不料理這些却
日夜也自在園中照看當差之人關門閉戶起早睡晚大
雨大雪姑娘們出入抬轎子撐船拉冰牀一應粗重活計
都是他們的差使一年在園裡辛苦到頭這園內旣有出
息也是分內該沾帶些的還有一句至小的話越發說破
了你們只管了自已寬裕不分與他們些他們雖不敢明
怨心裡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
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呢他們也沾帶些利
息你們有照顧不到的他們就替你們照顧了衆婆子聽
了這個議論又去了帳房受轄制又不與鳳姐兒去算帳

一年不過多拿出若干吊錢來各各歡喜異常都齊聲說
願意強如出去被他們揉搓着還得拿出錢來呢那不得
管地的聽了每年終無故得錢也都喜歡起來口內說他
們辛苦收拾是該剩些錢粘補的我們怎麽好穩吃三注
呢寶釵笑道媽媽們也別推辭了這原是分內應當的你
們只要日夜辛苦些別躲懶縱放人吃酒賭錢就是了不
然我也不該管這事你們也知道我姨娘親口囑托我三
五回說大奶奶如今又不得閒別的姑娘又小託我照看
照看我若不依分明是叫姨娘操心我們太太又多病家
務也忙我原是個閒人便是街坊隣居也要個幫忙的何

況是姨娘托我講不起衆人嫌我倘或我只顧沽名釣譽的那時酒醉賭輸了生出事來我怎麽見姨娘你們那時後悔也遲了就連你們素昔的老臉也都丟了這些姑娘小姐們這麽一所大花園都是你們照管皆因看得你們是三四代的老媽媽最是循規蹈矩原該大家齊心顧些體統你們反縱放別人任意吃酒賭博姨娘聽見了教訓一場猶可倘若被那幾個管家娘子聽見了他們也不用回姨娘竟教導你們一場你們這年老的反受了小的教訓雖是他們是管家管得着你們何如自已存些體統他們如何得來作踐呢所以我如今替你們想出這個額外

大家齊心

的進益來也爲的是大家齊心把這園裡週全得謹謹愼愼的使那些有權執事的看見這般嚴肅謹愼且不用他們操心他們心裡豈不敬服也不枉替他們籌畫些進益了你們去細細想想這話衆人都歡喜說姑娘說得很是從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姑娘奶奶這樣疼顧我們我們再要不體上情天地也不容了剛說着只見林之孝家的進來說江南甄府裡家眷昨日到京今日進宮朝賀此刻先遣人來送禮請安說着便將禮單送上去探春接了看道是上用的粧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官用各色緞紗綢綾二

十四疋李紈探春看過說明上等封兒賞他因又命人去回了賈母賈母命人叫李紈探春寶釵等都過來將禮物看了李紈收過一邊吩咐內庫上人說等太太回來看了再收賈母因說這甄家又不與別家相同上等封兒賞男人只怕展眼又打發女人來請安預備下尺頭一語未了果然人回甄府四個女人來請安賈母聽了忙命人帶進來那四個人都是四十往上年紀穿帶之物皆比主子不大差別請安問好畢賈母便命拿了四個脚踏來他四人謝了坐等着寶釵坐了方都坐下賈母便問多早晚進京的四人忙起身回說昨兒進的京今兒太太帶了姑娘進宮請安去了所以叫女人們來請安問候姑娘們賈母笑問道這些年沒進京也不想到就來四人也都笑回道正是今年是奉旨與進京的賈母問道家眷都來了四人回說老太太和哥兒兩位小姐並別位太太都沒來就只太太帶了三姑娘來了賈母道有人家沒有四人道還沒有呢賈母笑道你們大姑娘和二姑娘這兩家都和我們家甚好四人笑道正是每年姑娘們有信回來說全虧府上照看賈母笑道什麼照看原是世交又是老親原應當的你們二姑娘更好不自尊大所以我們纔走的親密四人笑道這是老太太過謙了賈母又問你這哥兒也跟着你

們老太太四人回說也跟着老太太呢賈母道幾歲了又問上學不曾四人笑說今年十三歲因長得齊整老太太很疼自幼淘氣異常天天逃學老爺太太也不便十分管教賈母笑道也不成了我們家的了你這哥兒叫什麼名字四人道因老太太當作寶貝一樣他又生的白老太太便叫作寶玉賈母笑向李紈道偏也叫個寶玉李紈等忙欠身笑道從古至今同時隔代重名的很多四人也笑道起了這小名兒之後我們上下都疑惑不知那位親友家也倒是曾有一個的只是這十來年沒進京來都記不眞了賈母笑道那就是我的孫子人來衆媳婦丫頭答應了一聲走近幾步賈母笑道園裡把偺們的寶玉叫了來給這四個管家娘子瞧瞧比他們的寶玉如何衆媳婦聽了忙去了半刻圍了寶玉進來四人一見忙起身笑道唬了我們一跳若是我們不進府來倘若别處遇見還只當我們的寶玉後赶着也進了京呢一面說一面都上來拉他的手問長問短寶玉也笑問個好賈母笑道比你們的長得如何李紈等笑道四位媽媽纔一說可知是模樣兒相彷了賈母笑道那有這樣巧事大家子孩子們再養得嬌嫩除了臉上有殘疾十分醜的大槩看去都是一樣齊整這也沒有什麼怪處四人笑道如今看來模樣是一樣據

老太太說淘氣也一樣我們看來這位哥兒性情却比我們的好些賈母忙問怎見得四人笑道方纔我們拉哥兒的手說話便知道了若是我們那一個只說我們糊塗慢說拉手他的東西我們略動一動也不敢所使喚的人都是女孩子們四人未說完李紈姊妹等禁不住都失聲笑出來賈母也笑道我們這會子也打發人去見了你們寳玉若拉他的手他也自然勉强忍奈着不知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憑他們有什麽刁鑽古怪的毛病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正經禮數來的若他不還正經禮數也斷不容他刁鑽去了就是大人溺愛的也因爲他一則生的得人

意兒二則見人禮數竟比大人行出來的更不錯使人見了可愛可憐背地裡所以纔縱得一點子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得怎樣也是該打死的四人聽了都笑說老太太這話正是雖然我們寳玉淘氣古怪有時見了客規矩禮數比大人還有趣所以無人見了不愛只說爲什麽還打他殊不知他在家裡無法無天大人想不到的話偏會說想不到的事偏會行所以老爺太太恨的無法就是任性也是小孩子的常情胡亂花費也是公子哥兒的常情怕上學也是小孩子的常情都還治得過來第一天生下來這一種刁鑽古怪的脾氣如何

使得一語未了人回太太回來了王夫人進來問過安他四人請了安大槩說了兩句賈母便命歇歇去罷王夫人親捧過茶方退出去四人告辭了賈母便往王夫人處來說了一會子家務打發他們回去不必細說這裡賈母喜得逢人便告訴也有一個寶玉也都一般行景衆人都想着天下的世宦大家同名的這也很多祖母溺愛孫子也是常事不是什麼罕事皆不介意獨寶玉是個迂濶獃公子的心性自爲是那四人承悦賈母之詞後至園中去看湘雲病去史湘雲因說他你放心鬧罷先還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如今有了個對子鬧急了再打狠了你好逃

走了南京找那一個去寶玉道那裡的謊話你也信了偏又有寶玉了湘雲道怎麼列國有個藺相如漢朝又有個司馬相如呢寶玉笑道這也罷了偏又模樣兒也一樣這是沒有的事湘雲道怎麼匡人看見孔子只當是陽貨呢寶玉笑道孔子陽貨雖同貌却不同名藺與司馬雖同名而又不同貌偏我和他就兩樣俱同不成湘雲沒了話答對因笑道你只會胡攪我也不和你分証有也罷沒也罷與我無干說着便睡下了寶玉心中便又疑惑起來若說必無也似必有若說必有又並無目睹心中悶悶回至房中榻上默默盤算不覺昏昏睡去竟到一座花園之內寶

玉叱異道除了我們大觀園境又有這一個園子正疑惑間忽從那邊來了幾個女孩兒都是丫鬟寶玉又叱異道除了鴛鴦襲人平兒之外也竟還有這一干人只見那些丫鬟笑道寶玉怎麼跑到這裡來寶玉只當是說他忙來陪笑說道因我偶步到此不知是那位世交的花園姐姐們帶我逛逛衆丫鬟都笑道原來不是咱們家的寶玉他生得也還干淨嘴兒也倒乖覺寶玉聽了忙道姐姐們這裡也竟還有個寶玉丫鬟們忙道寶玉二字我們家是奉老太太太太之命為保佑他延年消災我們叫他他聽見喜歡你是那裡遠方來的小厮也亂叫起來仔細你的臭肉不打爛了你的又一個丫鬟笑道咱們快走罷別叫寶玉看見又說同這臭小子說了話把咱們熏臭了說着一逕去了寶玉納悶道從來沒有人如此荼毒我他們如何竟這樣的莫不真也有我這樣一個人不成一面想一面順步早到了一所院內寶玉詫異道除了怡紅院也竟還有這麼一個院落忽上了台堦進入屋內只見榻上有一個人卧着那邊有幾個女兒做針線或有嬉笑頑耍的只見榻上那個少年嘆了一聲一個丫鬟笑問道寶玉你不睡又嘆什麼想必為你妹妹病了你又胡愁亂恨呢寶玉聽說心下也便吃驚只見榻上少年說道我聽見老太太

說長安都中也有個寶玉和我一樣的性情我只不信我纔做了一個夢兒竟夢中到了都中一個花園子裡頭遇見幾個姐姐都叫我臭小厮不理我好容易找到他房裡偏他睡覺空有皮囊眞性不知往那裡去了寶玉聽說忙說道我因找寶玉來到這裡原來你就是寶玉榻上的忙下來拉住笑道原來你就是寶玉這可不是夢裡了寶玉道這如何是夢眞而又眞的一語未了只見人來說老爺叫寶玉嚇得二人皆慌了一個寶玉就走一個便忙叫寶玉快回來寶玉快回來襲人在傍聽他夢中自喚忙推醒他笑問道寶玉在那裡此時寶玉雖醒神意尚恍惚因向門外指說纔去了不遠襲人笑道那是你夢迷了你揉眼細瞧是鏡子裡照的你的影兒寶玉向前瞧了一瞧原是那嵌的大鏡對面相照自己也笑了早有了環捧過漱盂茶滷來漱了口麝月道怪道老太太常囑咐說小人兒屋裡不可多有鏡子小人魂不全有鏡子照多了睡覺驚恐做胡夢如今倒在大鏡子那裡安了一張床有時放下鏡套還好往前去天熱困倦那裡想得到放他比如方纔就忘了自然先躺下照着影兒頑來着一時合上眼自然是胡夢顚倒的不然如何叫起自己的名字來呢不如明日挪進床來是正經一語未了只見王夫人遣人來叫寶玉

不知有何話說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探春有才寶釵有識中間夾叙學問一段是作者指示經濟必須根柢學問中來方能興利除弊不失大體

寶釵要瞧平兒齒舌是什麽做的探春說早起一肚子氣看見他站了半日說了些話不但沒氣轉自愧傷心烘染平兒伶俐如畫

未曾派人分管先說衆人議論竹子稻地年年可以交錢糧隨借醫生看史湘雲病翦斷然後派人文情曲折

寶釵不用鶯兒之母煞有深心仍借鶯兒提起焙茗之母可謂公私兼盡

鶯兒葉媽爲五十九回嗔鶯叱燕伏筆

年終筭賬不歸賬房借此寫出賬房積弊

寶釵令管園者年終各出錢文分給衆人施恩之後卽吩咐循規蹈矩不可任意吃酒賭博可謂恩威並濟兼且伏後文鬧賭等事

甄夫人進京遣人問安說起家中亦有寶玉面貌情性與賈寶玉無異接寫湘雲戲言好逃往南京找接

紅樓夢 第五十六回 十九

寫寶玉一夢與甄寶玉夢中彼此拉住讀者試想兩個寶玉是一是二若僅作後文甄府被抄及甄寶玉入都看未免爲作者暗笑

此回下半段專寫兩個寶玉與上半探春興利寶釵得體絕不相屬而一回標題却止說探春寶釵此作者因下半段頗有關係不便標題另有一片深心不可不知

第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一大段應分二小段五十三四回爲一段極言寧榮二府祭祠賞燈之盛反照後來之衰敗五十五六回爲一段寫探春寶釵之才識整理大觀園又引起後文園中生事而五十六回之下半夾敘甄賈兩寶玉暗藏後事是一小段中之另一段

紅樓夢卷五十六終

五十七回
六十一回

紅樓夢 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3

紅樓夢卷五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慧紫鵑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痴顰

話說寶玉聽王夫人喚他忙至前邊來原來是王夫人要帶他拜甄夫人去寶玉自是歡喜忙去換衣服跟了王夫人到那裡見其家形景自與榮甯不甚差別或有一二稍盛者細問果有一寶玉甄夫人留席竟一日方回寶玉不信因晚間回家來王夫人又吩咐預備上等的席面定名班大戲請過甄夫人母女後二日他母女便不作辭回任去了無話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

文庫11
D246
1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57

黛玉總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廻廊上手裡作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裡咳嗽的可好了紫鵑道好些了寶玉笑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眞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急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道穿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裡坐着時氣又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偺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打緊的那起混帳行子們背地裡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和小時一般行為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和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的房裡去了寶玉見了他這般景況心中像澆了一盆冰水一般只瞅着竹子發了一回獃因祝媽正在那裡劚土種竹掃竹葉子頓覺一時魂魄失守隨便坐在一塊山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一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可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忽扭頭看見桃花樹下石上一人手托着腮頰正出神呢不是別人却是寶玉雪雁疑惑道怪冷的他一個人在這裡作什麼春天凡有殘疾的人肯犯病敢是他也犯了獃病了一邊想

一邊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裡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做什麼來找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旣防嫌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了雪雁聽了只當是他又受了黛玉的委曲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紫鵑因問他太太作什麼呢雪雁道也歇中覺呢所以等了這半日姐姐你聽笑話兒我因等太太的工夫和玉釧兒姐姐坐在下房裡說話兒誰知趙姨奶奶招手兒叫我我只當有什麼話說原來他和太太告了假出去給他兄弟伴宿坐夜明日送殯去跟他的小丫頭子小吉祥兒沒衣裳要借我的月白綾子襖兒我想他們一般也有兩件子的往這地方去恐怕弄壞了自已的捨不得穿故此借別人的借我的弄壞了也是小事只是我想他素日有什麼好處到偺們跟前所以我說了我的衣裳簪環都是姑娘叫紫鵑姐姐收着呢如今先得去告訴他還得回姑娘費多少事別悞了你老人家出門不如再轉借罷紫鵑笑道你這個小東西兒到也巧你不借給他你往我和姑娘身上推叫人怨不着你他這會子就去呀還是等明日一早纔去呢雪雁道這會子就去的只怕此時已去了紫鵑點頭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裡哭

呢紫鵑聽了忙問在那裡雪雁道在沁芳亭後頭桃花底下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又囑咐雪雁好生聽叫若問我答應我就來說着便出了瀟湘館一竟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那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一氣跑了這風地裡來哭弄出病來還了得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得有理我想你們旣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到這裡自已傷起心來了紫鵑也便挨他坐着寶玉笑道方纔對面說話你尚走開這會子如何又來挨我坐着紫鵑道你都忘了幾日前你們姊妹兩個正說話趙姨娘一頭走了進來我纔聽見他不在家所以我來問你正是前日你和他纔說了一句燕窩就歇住了總沒提起我正想着問你寶玉道也沒什麽要緊不過我想着寶姐姐也是客中旣吃燕窩又不可間斷若只管和他要也太託寔雖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經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個風聲只怕老太太和鳳姐姐說了我告訴他的竟沒告訴完如今我聽見一日給你們一兩燕窩這也就完了紫鵑道原來是你說了這又多謝你費心我們正疑惑老太太怎麽忽然想起來叫人每一日送一兩燕窩來呢這就是了寶玉笑道這要天天吃慣了吃上三二年就好了紫鵑

道在這裡吃慣了明年家去那裡有這閑錢吃這個寶玉聽了吃了一驚忙問誰家去紫鵑道妹妹回蘇州去寶玉笑道你又說白話蘇州雖是原籍因沒了姑母無人照看纔就了來的明年回去找誰可見你扯謊紫鵑冷笑道你太看小了人你們賈家獨是大族人口多的除了你家別人只得一父一母房族中真個再無人了不成我們姑娘來時原是老太太心疼他年小雖有叔伯不如親父母故此接來住几年大了該出閣時自然要送還林家的終不成林家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代書香人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與親戚笑落恥

笑所以早則明年春天遲則秋天這裡總不送去林家亦必有人來接的前日夜裡姑娘和我說了叫我告訴你將從前小時頑的東西有他送你的叫你都打點出來還他他也將你送他的打點在那裡呢寶玉聽了便如頭頂上响了一個焦雷一般紫鵑看他怎麼回答等了半天見他只不作聲纔要再問只見晴雯找來說老太太叫你呢誰知在這裡紫鵑笑道在這裡問姑娘的病症我告訴了他半日他只不信你倒拉他去罷說着自巳便走回房去了晴雯見他獃獃的一頭熱汗滿臉紫脹忙拉他的手一直到怡紅院中襲人見了這般慌起來了只說時氣所感熱

身被風撲了無奈寶玉發熱事猶小可更覺兩個眼珠兒直直的起來口角邊津液流出皆不知覺給他個枕頭他便睡下扶他起來他便坐着倒了茶來他便吃茶衆人見了這樣一時忙亂起來又不敢造次去回賈母先便差人去請李嬤嬤來一時李嬤嬤來了看了半日問他幾句話也無回答用手向他脈上摸了摸嘴唇人中上着力掐了兩下掐得指印如許來深竟也不覺疼李嬤嬤只說了一聲可了不得了呀的一聲便摟頭放聲大哭起來急得襲人忙拉他說你老人家瞧瞧可怕不怕且告訴我們去回老太太太太去你老人家怎麼先哭起來李嬤嬤搥床倒枕說這可不中用了我白操了一世的心了襲人因他年老多知所以請他來看如今見他這般一說都信以爲實也哭起來了晴雯便告訴襲人方纔如此這般襲人聽了便忙到瀟湘館來見紫鵑正伏侍黛玉吃藥也顧不得什麼便走上來問紫鵑道你纔和我們寶玉說了些什麼話你瞧瞧他去你回老太太去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坐在椅上黛玉忽見襲人滿面急怒又有淚痕舉止大變更不免也着了忙因問怎麼了襲人定了一回哭道不知紫鵑姑奶奶說了些什麼話那個獃子眼也直了手腳也冷了話也不說了李媽媽掐着也不疼了已死了大半個了連媽媽都

說不中用了那裡放聲大哭只怕只會子都死了黛玉聽此言李媽媽乃久經老嫗說不中用了可知必不中用哇的一聲將所服之藥一口嘔出抖腸搜肺炙胃扇肝的啞聲大嗽了幾陣一時面紅髮亂目腫筋浮喘的抬不起頭來紫鵑忙上來搥背黛玉伏枕喘息了半晌推紫鵑道你不用搥你竟拿繩子來勒死我是正經紫鵑哭道我並沒說什麼不過是說了幾句頑話他就認真了襲人道你還不知道他那傻子每每頑話認了真黛玉道你說了什麼話趁早兒去解說他只怕就醒過來了紫鵑聽說忙下床同襲人到了怡紅院誰知賈母王夫人等已都在那裡了

賈母一見了紫鵑便眼內出火罵道你這小蹄子和他說了什麼紫鵑忙道並沒敢說什麼不過說几句頑話誰知寶玉見了紫鵑方噯呀了一聲哭出來了衆人一見都放下心來賈母便拉住紫鵑只當他得罪了寶玉所以拉紫鵑命他陪罪誰知寶玉一把拉住紫鵑死也不放說要去連我帶了去衆人不解細問起了方知紫鵑說要回蘇州去一句頑話引出來的賈母流淚道我當有什麼要緊大事原來是這句頑話又向紫鵑道你這孩子素日是個伶俐聰明的你又知道他有個獃根子平白的哄他做什麼薛姨媽勸道寶玉本來心寔可巧林姑娘又是從小兒來

的他姊妹兩個一處長的這麼大比別的姊妹更不同這會子熱剌剌的說一個去別說他是個實心的傻孩子便是冷心腸的大人也要傷心這並不是什麼大病老太太和姨太太只管萬安吃一兩劑藥就好了正說着人回林之孝家的單大家的都來瞧哥兒來了賈母道難爲他們想着叫他們來瞧瞧寶玉聽了一個林字便滿床鬧起來說了不得了林家的人接他們來了快打出去罷賈母聽了也忙說打出去罷又忙安慰說那不是林家的人林家的人都死絕了沒人來接他的你只放心罷寶玉哭道憑他是誰除了林妹妹都不許姓林的賈母道沒姓林的來

△便端坐在

凡姓林的都打出去了一面吩咐衆人巳後別叫林之孝家的進園來你們也別說林家孩子們你們聽了我這一句話罷衆人忙答應又不敢笑一時寶玉又一眼看見了十錦槅子上陳設的一隻金西洋自行船便指着亂說那不是接他們來的船來了灣在那裡呢賈母忙命拿下來襲人忙拿下來寶玉伸手要襲人遞過去寶玉便掖在被中笑道這可去不成了一面說一面死拉着紫鵑不放一時人回大夫來了賈母忙命快進來王夫人薛姨媽寶釵等暫避入裡間賈母[illegible]在寶玉身傍王太醫進來見許多的人忙上去請了賈母的安拿了寶玉的手胗了一

回那紫鵑少不得低了頭王太醫也不解何意起身說道世兄這症乃是急痛迷心古人曾云痰迷有別有氣血虧柔飲食不能鎔化痰迷者有怒惱中痰急而迷者有急痛壅塞者此亦痰迷之症係急痛所致不過一時壅蔽較諸痰迷似輕賈母道你只說怕不怕誰同你背藥書呢王太醫忙躬身笑道不妨不妨賈母道果眞不妨王太醫道寔在不妨都在晚生身上賈母道既如此請到外面坐開藥方若吃好了我另外預備好謝禮叫他親自捧了送去磕頭若耽誤了我打發人去拆了太醫院的大堂王太醫只躬身陪笑說不敢不敢他原聽了說另具上等謝禮命寶

玉去磕頭故滿口說不敢竟未聽見賈母後來說拆太醫院之戲語猶說不敢賈母與衆人反到笑了一時按方煎藥藥來服下果覺比先安靜無奈寶玉只不肯放紫鵑只說他去了便是要回蘇州去來賈母王夫人無法只得命紫鵑守着他另將琥珀去侍黛玉黛玉不時遣雪雁來探消息這晚間寶玉稍安賈母王夫人等方回去了一夜還遣人來問信幾次李奶媽帶宋媽等幾個年老人用心看守紫鵑襲人晴雯等日夜相伴有時寶玉睡去必從夢中驚醒不是哭了說黛玉已去便是說有人來接每一驚時必得紫鵑安慰一番方罷彼時賈母又命將祛邪守靈丹

及開竅通神散各樣上方秘製諸藥按方飲服次日又服了王太醫藥漸次好了起來寶玉心下明白因恐紫鵑回去倒故意作出佯狂之態紫鵑自那日也着寔後悔如今日夜辛苦並沒有怨意襲人等皆心安神定因向紫鵑笑道都是你鬧的還得你來治也沒見我們這獃子聽了風就是雨往後怎麼好暫且按下且說此時湘雲之症已愈天天過來瞧看見寶玉明白了便將他病中狂態形容與他瞧引得寶玉自已伏枕而笑原來他起先那樣竟是不知的如今聽人說還不信無人時紫鵑在側寶玉又拉他的手問道你為什麼唬我紫鵑道不過是哄你頑的你就

認眞寶玉道你說得那樣有情有理如何是頑話呢紫鵑笑道那些頑話都是我編的林家寔沒了人口縱有也是極遠的族中也都不在蘇州住各省流寓不定縱有人來接老太太也必不放去的寶玉道便老太太放去我也不依紫鵑笑道果眞的不依只怕是口裡的話你如今也大了連親也定下了過二三年再娶了親你眼睛裡還有誰了寶玉聽了又驚問誰定了親定了誰紫鵑笑道年裡我就聽見老太太說要定了琴姑娘呢不然那麼疼他寶玉笑道人人只說我傻你比我更傻不道是句頑話他已經許給梅翰林家了果然定下了他我還是這個形景了先

是我發誓賭咒砸這撈什子你都沒勸過嗎我病的剛剛的這幾日纔好了你又來慪我一面說一面咬牙切齒的又說道我只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烟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一面說一面又滾下淚來紫鵑忙上來握他的嘴替他擦眼淚又忙笑解釋道你不用着急這原是我心裡着急故來試你寶玉聽了更又咤異問道你又着什麼急紫鵑笑道你知道我並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襲人鴛鴦是一夥的偏把我給了林姑娘使偏生他又和我極好比他蘇州帶來的還

好十倍一時一刻我們兩個離不開我如今心裡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這裡我若不去辜負了我們素日的情長若去又棄了本家所以我疑惑故說出這謊話來問你誰知你就傻鬧起來寶玉笑道原來是你愁這個所以你是傻了從此後再別愁了我告訴你一句打躉兒的話活着偺們一處活着不活着偺們一處化灰化烟如何紫鵑聽了心下暗暗籌畫忽有人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爲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婆子答應去了紫鵑笑道你也好了該放我回去瞧瞧我們那一個去了寶玉道正是這話我昨夜就要叫

你去的偏又忘了我已經大好了你就去罷紫鵑聽說方打疊鋪蓋粧奩之類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裡頭有兩三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傍邊睡着好照明日出門帶着也輕巧紫鵑聽說只得與他留下先命人將東西送過去然後別了衆人自回瀟湘館來林黛玉近日聞得寶玉如此形景未免又添些病症多哭几場今見紫鵑來了問其原故已知大愈仍遣琥珀去伏侍賈母夜間人靜後紫鵑已寬衣卧下之時悄向黛玉笑道寶玉的心倒寔聽見偺們去就那樣起來黛玉不答紫鵑停了半晌自言自語的說道一動不如一靜我們這裡就筭好人家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黛玉啐道你這幾天還不乏趁這會子不歇一歇還嚼什麼蛆紫鵑笑道這不是白嚼蛆我倒是一片真心為姑娘替你愁了這幾年了無父母無兄弟誰是知冷知熱的人趁早兒老太太還明白硬朗的時節作定了大事要緊俗語說老健春寒秋後熱倘或老太太一時有個好歹那時雖也完事只怕耽悞了時光還不得趁心如意呢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日朝東明日朝西娶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夜也就丢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憐新棄舊反目成仇

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些若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罷了所以說拿主意要緊姑娘是個明白人豈不聞俗語說的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便說道這丫頭今日可瘋了怎麼去了幾日忽然變了一個人我明日必回老太太退回你去我不敢要你了紫鵑笑道我說的是好話不過叫你心裡留神並沒叫你去為非作歹何苦回老太太叫我吃了虧又有什麼好處說着竟自已睡了黛玉聽了這話口內雖如此說心內未嘗不傷感待他睡了便直哭了一夜至天明方打了一個盹兒次日勉強盥漱了吃了些燕窩粥便有賈母等親來看視了又囑咐了許多話目今是薛姨媽的生日自賈母起諸人皆有祝賀之禮黛玉亦只得備了兩色針線送去是日也定了一本小戲請賈母與王夫人等獨有寶玉與黛玉二人不曾去得至晚散時賈母等順路又瞧了他二人一遍方回房去次日薛姨媽家又命薛蝌陪諸夥計吃了一天酒連忙了三四天方纔完結因薛姨媽看見邢岫烟生得端雅穩重且家道貧寒是個釵荊裙布的女兒便欲說與薛蟠為妻因薛蟠素昔行止浮奢又恐遭塌了人家女兒正在躊躇之際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對天生地

說的夫妻因謀之于鳳姐兒鳳姐兒笑道姑媽素知我們太太有些左性的這事等我慢謀因賈母去瞧鳳姐兒時鳳姐兒便和賈母說道姨媽有一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啓齒的賈母忙問何事鳳姐便將求親一事說了賈母笑道這有什麼不好啓齒這是極好的好事等我和你婆婆說了怕他不依因回房來即刻就命人來請了邢夫人過來硬作保山邢夫人想了一想薛家根基不錯且現今大富薛蝌生得又好且賈母又作保山將計就計便應了賈母十分喜歡忙命人請了薛姨媽來二人見了自然有許多謙辭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訴邢忠夫婦他夫婦原是此來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極口的說妙極賈母笑道我最愛管閒事今日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謝媒錢薛姨媽笑道這是自然的縱抬了整萬銀子來只怕不稀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作媒還得一位主親纔好賈母笑道別的沒有我們家折腿爛手的人還有兩個說着便命人去叫過尤氏婆媳二人來賈母告訴他原故彼此忙都道喜賈母吩咐道我們家裡規矩你是盡知的從沒有兩親家爭禮爭面的如今你算替我在當中料理不可太省也不可太費把他兩家的事週全了回我尤氏忙答應了薛姨媽喜之不盡回家命寫了請帖補送過寗

府尤氏深知邢夫人性情本不欲管無奈賈母親自囑咐只得應了惟忖度邢夫人之意行事薛姨媽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倒還易說這且不在話下如今薛姨媽既定了邢岫烟爲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賈母因說這又何妨兩個孩子又不能見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個大姑子一個小姑子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孩兒正好親近些呢邢夫人方罷那薛蝌岫烟二人前次途中曾有一面之遇大約二人心中皆如意只是那岫烟未免比先時拘泥了些不好與寶釵姐妹共處閒談又兼湘雲是個愛取笑的更覺不好意思幸他是個知書達禮的雖是女兒還不是那種佯羞詐鬼一味輕薄造作之輩寶釵自那日見他起想他家業貧寒二則別人的父母皆是年高有德之人獨他的父母偏是酒糟透了的人于女兒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過是臉面之情亦非眞心疼愛且岫烟爲人雅重迎春是個老實人連他自已尚未照管齊全如何能管到他身上凡閨閣中家常一應需用之物或有虧乏無人照管他又不與人張口寶釵倒暗中每相體貼接濟也不敢與邢夫人知道也恐怕是多心閒話之故如今却是衆人意料之外奇緣作成這們親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寶釵有時仍與寶釵閒話寶釵仍以姊妹相呼這日寶釵

因來瞧黛玉恰值岫烟也來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寶釵含笑喚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塊石壁後寶釵笑問他這天還冷的狠你怎麼到全換了夾的了岫烟見問低頭不答寶釵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問道必定是這個月的月錢又没得鳳丫頭如今也這樣没心没計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錯日子給的因姑媽打發人和我說道一個月用不了二兩銀子叫我省一兩給爹媽送出去要使什麼橫竪有二姐姐的東西能着些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是個老實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東西他雖不說什麼他那些媽媽丫頭那一個是省事的那一個是嘴裡不尖的我雖在那屋裡却不敢狠使喚他們過三天五天我倒得拿些錢出來給他們打酒買點心吃纔好因此一月二兩銀子還不彀使如今又去了一兩前日我悄悄的把綿衣服叫人當了幾吊錢盤纏寶釵聽了愁嘆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後年纔進來若是在這裡琴兒過去了好再商議你這事離了這裡就完了如今不完了他妹妹的事也斷不敢先娶親的如今倒是一件難事再遲兩年我又怕你熬煎出病來等我和媽媽再商議寶釵又指他裙上一個壁玉珮問道這是誰給你的岫烟道這是三姐姐給的寶釵點頭道他見人人皆有獨你一個没有

怕人笑話故此送一個這是他聰明細緻之處岫烟又問姐姐此時那裡去寶釵道我到瀟湘館去你且回去把那當票子叫了頭送來我那裡悄悄的取出來晚上再悄悄的送給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風閃着還了得但不知當在那裡了岫烟道叫做什麼恒舒是鼓樓西大街的寶釵笑道這鬧在一家去了夥計們倘或知道了好說人沒過來衣裳先到了岫烟聽說便知是他家的本錢也不答紅了臉一笑二人走開寶釵就往瀟湘館來恰正值他母親也來瞧黛玉正說閒話呢寶釵笑道媽媽多早晚來的我竟不知道薛姨媽道我這几日忙總沒來瞧瞧寶玉和他所以今日瞧他兩人都也好了黛玉忙讓寶釵坐了因向寶釵道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拿着姨媽和大舅母說起怎麼又作一門親家薛姨媽道我的兒你們女孩兒家那裡知道自古道千里姻緣一線牽管姻緣的有一位月下老人預先註定暗裡只用一根紅絲把這兩個人的脚絆住憑你兩家那怕隔着海國呢若有姻緣的終久有機會作了夫婦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憑父母本人都願意了或是年年在一處已爲是定了的親事若是月下老人不用紅線拴的再不能到一處比如你姐妹兩個的婚姻此刻也不知在眼前也不知在山南海北呢寶釵

道惟有媽媽說動話拉上我們一面說一面伏在母親懷裡笑說偺們走罷黛玉就笑道你瞧這麼大了離了姨媽他就是個最老到的見了姨媽他就撒㜎兒薛姨媽將手摩弄着寶釵向黛玉歎道你這姐姐就和鳳哥兒在老太太跟前一樣有了正經事就有話和他商量沒有了事幸虧他開我的心我見了他這樣有多少愁不散的黛玉聽說流淚歎道他偏在這裡這樣分明是氣我沒娘的人故意來形容我寶釵笑道媽媽你瞧他這輕狂樣兒倒說我撒㜎兒薛姨媽道也怨不得他傷心可憐沒父母到底沒個親人又摩挲黛玉笑道好孩子別哭你見我疼你姐姐

你傷心你知我心裡更疼你呢你姐姐雖沒父親到底有我有親哥哥這就比你強了我每每和你姐姐說心裡很疼你只是外頭不好帶出來的你這裡人多嘴雜說好話的人少說歹話的人多不說你無依靠為人做人可配人疼只說我們看太太疼你我們也伏上水去了黛玉笑道姨媽既這麼說我明日就認姨媽做娘姨媽若是棄嫌便是假意疼我薛姨媽道你不厭我就認了寶釵忙道認不得的黛玉道怎麼認不得寶釵笑道我且問你我哥哥還沒定親事為什麼反將邢妹妹先說與我兄弟了是什麼道理黛玉道他不在家或是屬相生日不對所以先說與

兄弟了寶釵笑道不是這樣我哥哥已經相準了只等來家就放定也不必提出人來我說你認不得娘你細想去說着便和他母親擠眼兒發笑黛玉聽了便一頭伏在薛姨媽身上說道姨媽不打他我不依薛姨媽摟着他笑道你別信你姐姐的話他是和你頑呢寶釵笑道眞個媽媽明日和老太太求了聘作媳婦豈不比外頭尋的好黛玉便攏上來要抓他口內笑說你越發瘋了薛姨媽忙笑勸用手分開方罷又向寶釵道連邢姑娘我還怕你哥哥遭塌了他所以給你兄弟別說這孩子我也斷不肯給他前日老太太要把你妹妹說給寶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門子好親事前日我說定了邢姑娘老太太還取笑說我原要說他的人誰知他的人沒到手倒被他說了我們一個去了雖是頑話細想來倒也有些意思我想寶琴雖有了人家我雖無人可給難道一句話也不說我想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他又生得那樣若要外頭說去老太太斷不中意不如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不四角俱全黛玉先還怔怔的聽後來見說到自己身上便啐了寶釵一口紅了臉拉着寶釵笑道我只打你爲什麼招出姨媽這些老沒正經的話來寶釵笑道這可奇了媽媽說你爲什麼打我紫鵑忙跑來笑道姨太太旣有這主意爲什

麼不和太太說去薛姨媽笑道這孩子急什麼想必催着
姑娘出了閣你也要早些尋一個小女壻子去了紫鵑也
紅了臉笑道姨太太眞個倚老賣老的說着便轉身去了
黛玉先罵又與你這蹄子什麼相干後來見了這樣也笑
道阿彌陀佛該該該也臊了一鼻子灰去了薛姨媽母女
及婆子丫鬟都笑起來一語未了忽見湘雲走來手裡拿
着一張當票口內笑道這是什麼帳篇子黛玉瞧了不認
得地下婆子都笑道這可是一件好東西這個乖不是白
教的寶釵忙一把接了看時正是岫烟纔說的當票子忙
摺了起來薛姨媽忙說那必是那個媽媽的當票子失落
了回來急得他們找那裡得的湘雲道什麼是當票子衆
人都笑道眞眞是個獃子連當票子也不知道薛姨媽嘆
道怨不得他眞眞是侯門千金而且又小那裡知道這個
那裡去看這個便是家下人有這個他如何得見別笑他
是獃子若給你們家的姑娘看了也都成了獃子衆婆子
笑道林姑娘方纔也不認得別說姑娘們就如寶玉倒是
外頭常走出去的只怕也還沒見過呢薛姨媽忙將原故
講明湘雲黛玉二人聽了方笑道這人也太會想錢了姨
媽家當鋪也有這個不成衆人笑道這又獃了天下老鴰
一般黑豈有兩樣的薛姨媽因又問是那裡拾的湘雲方

欲說時寶釵忙說是一張死了沒用的不知是那年勾了帳的香菱拿着哄他們頑的薛姨媽聽了此話是眞也就不問了一時人來回那府裡大奶奶過來請姨太太說話呢薛姨媽起身去了這裡屋內無人時寶釵方問湘雲何處拾的湘雲笑道我見你令弟媳的丫頭篆兒悄悄的遞與鶯兒鶯兒便隨手夾在書裡只當我沒看見我等他們出去了我偷着看竟不認得知道你們都在這裡所以拿來大家認認黛玉忙問怎麼他也當衣裳不成既當了怎麼又給你寶釵見問不好隱瞞他兩個便將方纔之事都告訴了他二人黛玉便說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不免也要感嘆起來了史湘雲聽了便動了氣說等我問着二姐姐去我罵那起老婆子丫頭一頓給你們出氣何如說着便要走出去寶釵忙一把拉住笑道你又發瘋了還不給我坐下呢黛玉笑道你要是個男人出去打一個抱不平兒你又充什麼荆軻聶政眞眞好笑湘雲道既不叫問他去明日也可把他接到偺們院裡一處住去豈不是好寶釵笑道明日再商量說着人報三姑娘四姑娘來了三人聽說忙掩了口不提此事要知端詳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紫鵑拒斥寶玉暗伏黛玉死後不睬寶玉情事

紫鵑正言拒寶玉使寶玉發獃謊言試寶玉致寶玉
痰迷由淺入深文有層次

借紫鵑問話補出賈母每日送燕窩了結前文一絲
不漏又即借吃燕窩說起明年回去絕無有心痕迹
眞是天衣無縫

寶玉發獃若非雪雁看見告知紫鵑則紫鵑無由尋
試寶玉閙笱處自然無迹

不許別人姓林掖住自行船描寫痰迷入如畫

寶玉向紫鵑說活則都活死則都死亦是反襯後來
一死一生

紫鵑自言自語恰是黛玉心事不便自己說故借紫
鵑代說如畫正午牡丹無從落筆借貓眼一線畫出

夾敘邢岫烟事旁襯黛玉之婚姻無就

寶釵替邢岫烟贖當不但寫寶釵之賢且見迎春之
愚呆衆人之勢利邢夫人之薄情探春之明細及富
貴之不知窮苦一件極沒要緊事寫出無數人情物
理

黛玉與寶玉是月下老人未拴紅線者寶釵與寶玉
是巳拴紅線者故即于薛姨媽口中接入姊妹兩個
隨後又插入紫鵑是紅線不曾牽帶者

寶釵先說薛蟠引出薛姨媽提及寶玉便不唐突紫鵑試寶玉深信其必娶黛玉薛姨媽慰黛玉逆料其必配寶玉皆反襯後文

紅樓夢卷五十七終

紅樓夢卷五十八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痴理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他三人因見探春等進來忙將此話掩住不題探春笑問候過大家說笑了一回方散誰知上回所表的那位老太妃已薨凡誥命等皆入朝隨班按爵守制勅諭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內不得筵宴音樂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姻賈母婆媳祖孫等俱每日入朝隨祭至未正已後方回在大偏宮二十一日後方請靈入先陵地名孝慈縣這陵離都來往得十來日之功如今請靈至此還要停放數日

方入地宮故得一月光景寧府賈珍夫妻二人也少不得是要去的兩府無人因此大家計議家中無主便報了尤氏產育將他騰挪出來協理榮寧兩處事件因托了薛姨媽在園內照管他姊妹丫鬟薛姨媽只得也挪進園來因寶釵處有湘雲香菱李紈處目今李嬸母雖去然有日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琴送與他去照管迎春處有岫烟探春因家務冗雜且不時有趙姨娘與賈環來嘈聒甚不方便惜春處房屋狹小况賈母又千叮嚀萬囑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媽素性也最憐愛他的今既巧遇這事便挪至瀟湘館來和黛玉同房一應藥餌飲食十分

經心黛玉感戴不盡巳後便亦如寶釵之稱呼連寶釵前亦直以姐姐呼之寶琴前直以妹妹呼之儼似同胞共出較諸人更似親切賈母見如此也十分喜悅放心薛姨媽只不過照管他姊妹禁約的丫鬟輩一應家中大小事務也不肯多口尤氏雖天天過來也不過應名點卯亦不肯亂作威福且他家內上下也只剩他一人料理再者每日還要照管賈母王夫人的下處一應所需飲饌鋪設之物所以也甚操勞當下榮寧兩處主人既如此不暇並兩處執事人等或有人跟隨入朝的或有朝外照理下處事務的又有先跴踏下處的也都各各忙亂因此兩處下人無

了正經頭緒也都偷安或乘隙結黨與權暫執事者竊弄威福榮府只留得賴大並幾個管家照管外務這賴大手下常用幾個人已去雖另委人都是些生的只覺不順手且他們無知或賺騙無節或呈告無據或舉薦無因種種不善在在生事也難備述又見各官宦家凡養優伶男女者一概蠲免遣發尤氏等便議定待王夫人回家回明也欲遣發十二個女孩子又說這些人原是買的如今雖不學唱儘可留着使喚只令其教習們自去也罷了王夫人因說這學戲的倒比不得使喚的他們也是好人家的女兒因無能賣了做這事粧醜弄鬼的幾年如今有這機會

不如給他們幾兩銀子盤費各自去罷當日祖宗手裏都是有這例的咱們如今損陰壞德而且還小器如今雖有幾個老的還在那是他們各有原故不肯回去的所以纔留下使喚大了配了我們家裏小廝們了尤氏道如今我們也去問他十二個有愿意回去的就帶了信兒叫他父母來親自領回去給他們幾兩銀子盤纏方妥倘若不叫上他的親人來只怕有混帳人冒名領出去又轉賣了豈不辜負了這恩典若有不願意回去的就留下王夫人笑道這話妥當尤氏等遣人告訴了鳳姐兒一面說與總理房中每教習給銀八兩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應物件查

清託冊收明派人上夜將十二個女孩子叫他當面細問倒有一多半不願意回家的也說父母雖有他只以賣我們姊妹爲事這一去還被他賣了也有父母已亡或被叔伯兄弟所賣的也有說無人可投的也有說戀恩不捨的所願去者止四五人王夫人聽了只得留下將去者四五人皆令其乾娘領回家去單等他親父母來領將不願去者分散在園中使喚賈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將正旦芳官指與寶玉將小旦蕊官送了寶釵將小生藕官指與了黛玉將大花面葵官送了湘雲將小花面荳官送了寶琴將老外艾官與了探春尤氏便討了老旦茄官去當下各得

其所就如倦鳥出籠每日園中遊戲衆人皆知他們不能針黹不慣使用皆不大責備其中或有一二個知事的愁將來無應時之技亦將本技丟開便學起針黹紡績女工諸務一日正是朝中大祭賈母等五更便去了下處用些點心小食然後入朝早膳已畢方退至下處歇息用過早飯略歇片刻復入朝侍中晚二祭方出至下處歇息用過晚飯方回家可巧這下處乃是一個大官的家廟乃比邱尼焚修房舍極多極淨東西二院榮府便賃了東院北靜王府便賃了西院太妃王妃每日晏息見賈母等在東院彼此同出同入都有照應外面諸事不消細述且說大觀

園內因賈母王夫人天天不在家內又送靈去一月方回各丫鬟婆子皆有閒空多在園內遊玩更又將梨香院內伏侍的衆婆子一槩撤回便散在園內聽使更覺園內人多了幾十個因文官等一干人或心性高傲或倚勢凌下或揀衣挑食或口角鋒芒大槩不安分守己者多因此衆婆子含怨只是口中不敢與他們分爭如今散了學大家趂了願也有丟開手的也有心地狹窄猶懷舊怨的因將衆人皆分在各房名下不敢來厮侵可巧這日乃是清明之日賈璉已備下年例祭祀帶領賈環賈琮賈蘭三人去往鐵檻寺祭柩燒紙寧府賈蓉也同族中人各處祭事前

往因寶玉病未大愈故不曾去得飯後發倦襲人因說天氣甚好你且出去逛逛省得丟下粥碗就睡存在心裏寶玉聽說只得拄了一枝扙靸着鞋走出院來因近日將園中分與衆婆子料理各司各業皆在忙時也有修竹的也有剔樹的也有栽花的也有種荳的池中間又有駕娘們行着船夾泥的種藕的湘雲香菱寶琴與些丫鬟等都坐在山石上瞧他們取樂寶玉也慢慢行來湘雲見了他來忙笑說快把這船打出去他們是接林妹妹的衆人都笑起來寶玉紅了臉也笑道人家的病誰是好意的你也形容着取笑兒湘雲笑道病也比人家另一樣原招笑兒反

說起人來說着寶玉便也坐下看著衆人忙乱了一回湘雲因說這裏有風石頭上又冷坐坐去罷寶玉也正要去瞧黛玉起身拄拐辭了他們從沁芳橋一帶堤上走來只見柳垂金線桃吐丹霞山石之後一株大杏樹花已全落葉稠陰翠上面已結了豆子大小的許多小杏寶玉因想道纔病了幾天竟把杏花辜負了不覺到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捨又想起邢岫烟已擇了夫壻一事雖說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個好女兒不過二年便也要綠葉成陰子滿枝了再幾日這杏樹子落枝空再幾年岫烟也不免烏髮如銀紅顏似槁了因此

不免傷心只管對杏嘆息正想歎時忽有一個雀兒飛來落於枝上亂啼寶玉又發了獃性心下想道這雀兒必定是杏花正開時他曾來過今見無花空有了葉故也乱啼這聲韻想是啼哭之聲可恨公冶長不在眼前不能問他但不知明年再發時這個雀兒可還記得飛到這裏來與杏花一會不能正胡思間忽見一股火光從山石那邊發出將雀兒驚飛寶玉吃了一驚又聽外邊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麼弄些紙錢進來燒我回奶奶們去仔細你的肉寶玉聽了益發疑惑起來忙轉過山石看時只見藕官滿面淚痕蹲在那裏手內還拿着火煤守着些紙錢灰作

悲寶玉忙問道你與誰燒紙錢快不要在這裏燒你或是爲父母兄弟你告訴我名姓外頭去叫小厮們打了包袱寫上名姓去燒藕官見了寶玉只不做一聲寶玉數問不答忽見一個婆子惡狠狠的走來拉藕官口內說道我已經回了奶奶們奶奶們氣得了不得藕官聽了終是孩氣怕辱沒了沒臉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說你們別太興頭過餘了如今還比得你們在外頭乱鬧呢這是尺寸地方兒指着寶玉道連我們的爺還守規矩呢你是什麼阿物兒跑來胡鬧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罷寶玉忙道並沒燒紙錢原是林妹妹叫他燒那爛字紙的你沒看真反錯告了他藕官正沒了主意見了寶玉也正添了畏懼忽聽他反替遮掩心中轉憂成喜也便硬着口說道你看真是紙錢子麼我燒的是林姑娘寫壞的字紙那婆子便彎腰向紙灰中揀出不曾化盡的遺紙在手內說道你還嘴硬有証又有憑只和你廳上講去說著拉了袖子拽着要走寶玉忙拉藕官又用拄杖隔開那婆子的手說道你只管拿了回去實告訴你我昨夜作了一夢夢見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錢不可叫本房人燒另叫生人替燒我的病就好得快了所以我請了白錢巴巴的煩他來替我燒了我今日纔能起來偏你又看見了這會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

還要告他去藕官你只管見他們去就依着這話說藕官聽了越得主意反拉着要走那婆子忙丟下紙錢陪笑央告寶玉說道我原不知道若回太太我這人豈不完了寶玉道你也不許再回我便不說婆子道我已經回了原叫我帶他只好說他被林姑娘叫去了寶玉點頭應允婆子自去這裏寶玉細問藕官爲誰燒紙必非父母兄弟定有私自的情理藕官因方纔護庇之情心中感激知他是自已一流人物况再難隱瞞便含淚說道我這事除了你屋裏的芳官合寶姑娘的蕊官並沒第三個人知道今日忽然被你撞見這意思少不得也告訴了你只不許再對一人言講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說你只回去背人悄悄問芳官就知道了說畢怏怏而去寶玉聽了心下納悶只得踱到瀟湘館瞧黛玉越發瘦得可憐問起來比往日大好了些黛玉見他也比先大瘦了想起往日之事不免流下淚來些微談了一談便催寶玉去歇息調養寶玉只得回來因記掛着要問芳官原委偏有湘雲香菱來了正和襲人芳官一處說笑不好叫他恐人又盤詰只得奈着一時芳官又跟了他乾娘去洗頭他乾娘偏又先叫他親女兒洗過纔叫芳官洗芳官見了這般便說他偏心把你女兒的剩水給我洗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沾我的

光不筭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他乾娘羞惱變成怒便罵他不識抬舉的東西怪不得人人都說戲子沒一個好纏的憑你什麼好的入了這一行都說壞了這一點子小崽子也挑么挑六鹹嘴淡舌咬羣的騾子似的娘兒兩個吵起來襲人忙打發人去說少亂嚷瞅着老太太不在家一個個連句安靜話也都不說了晴雯因說這是芳官不省事不知狂的什麼也不過是會兩齣戲倒像殺了賊王擒過反叛來的襲人道一個巴掌拍不响老的也太不公些小的也太可惡些寶玉道怨不得芳官自古說物不平則鳴他失親少眷的在這裏沒人照看賺了他的錢又作踐他如何怪得又向襲人說他到底一月多少錢巳後不如你收了過來照管他豈不省事襲人道我要照看他那裏不照看了又要他那幾個錢纔照看他沒的討人罵去了說着便起身至那屋裏取了一瓶花露油雞蛋香皂頭繩之類叫了一個婆子來送給芳官去叫他另要水自洗不要吵鬧了他乾娘越發羞愧了說芳官沒良心只說我尅扣你的錢便向他身上拍了幾下芳官便哭起來寶玉便走出來襲人忙勸做什麼我去說他晴雯忙先過來指他乾娘說道你這麼大年紀太不懂事你不給他好好的洗我們纔給他東西你自巳不臊還有臉打他他要是還在

學裡學藝你也敢打他不成那婆子便說一日叫娘終身是母他排揎我我就打得襲人喚麝月道我不會和人拌嘴晴雯性太急你快過去震嚇他兩句麝月聽了忙過來說道你且別嚷我且問你別說我們這一處你看滿園子裏誰在主子屋裏教道過女兒的就是你的親女兒既經分了房有了主子自有主子打罵再者大些的姑娘姐姐們也可以打得罵得誰許你老子娘又半中間管起閒事來了都這樣管又要叫他們跟着我們學什麼越老越沒了規矩你見前日墜兒的媽來吵你如今也來跟他學你們放心因連日這個病那個病再老太太又不得閑所以

我也沒有去回等兩日咱們去痛回一回大家把這威風煞一煞兒纔好呢况寶玉纔好了些連我們也不敢說話你反打得人狼號鬼哭的上頭出了幾日門你們就無法無天的眼珠子裏就沒了人了再兩天你們就該打我們了他也不要你這乾娘怕糞草埋了他不成寶玉恨得拿拄杖打着門檻子說道這些老婆子都是鐵心石腸是的眞是大奇事不能照看反倒折挫他們地久天長如何是好晴雯道什麼如何是好都攆了出去不要這些中看不中吃的那婆子羞愧難當一言不發那芳官只穿着海棠紅的小綿襖底下綠紬灑花夾褲敞着褲腿一頭烏油似

的頭髮挽在腦後哭得淚人一般麝月笑道把個鶯鶯小姐反弄成經拷打完的紅娘了這會子又不裝扮了還是這麼著晴雯因走過去拉了他替他洗淨了髮用手巾擰乾鬆鬆的挽了一個慵裝髻命他穿了衣服過這邊來接着司內厨的婆子來問晚飯有了可送不送小丫頭聽了進來問襲人襲人笑道方纔胡吵了一陣也沒留心聽得幾下鐘了晴雯道這勞什子又不知怎麼了又得去收拾說着拿過表來瞧了一瞧說道再略等半鐘茶的工夫就是了小丫頭去了麝月笑道提起淘氣來芳官也該打兩下兒昨日是他擺弄了那墜子半日就壞了說話之間便將食具打點現成一時小丫頭子捧了盒子進來站住晴雯麝月揭開看時還是這四樣小菜晴雯笑道已經好了還不給兩樣淸淡菜吃這稀飯鹹菜鬧到多早晚一面擺好一面又看那盒中却有一碗火腿鮮筍湯忙端了放在寶玉跟前寶玉便就桌上喝了一口說道好湯衆人都笑道菩薩能幾日沒見葷腥兒纔得這樣起來一面說一面端起來輕輕用口吹著因見芳官在側便遞與芳官說道你也學些服侍別一味傻頑傻睡口兒輕著些別吹上唾沫星兒芳官依言果吹了幾口甚妥他乾娘也端飯在門外伺候向裏忙跑進來笑道他不老成仔細打了碗讓我

吹罷一面說一面就接晴雯忙喊道快出去你讓他砸了碗也輪不到你吹你什麼空兒跑到裏槅兒來了一面又罵小丫頭們瞎了眼的他不知道你們也該說給他小丫頭們都說我們攆他不出去說他又不信如今帶累我們受氣這是何苦呢你可信了我們到的地方兒有你到的一半兒那一半兒是你到不去的呢何況又跑到我們到不去的地方還不算又去伸手動嘴的了一面說一面推他出去堦下几箇等空盒傢伙的婆子見他出來都笑道嫂子也沒有用鏡子照一照就進去了羞得那婆子又恨又氣只得忍耐下去了芳官吹了幾口寶玉笑道你嚐嚐好了沒有芳官當是頑話只是笑着看襲人等襲人道你就嚐一口何妨晴雯笑道你瞧我嚐說着便喝一口芳官見如此他便嚐了一口說好了遞與寶玉喝了半碗吃了幾片筍又吃了半碗粥就罷了衆人便收出去小丫頭捧沐盆漱盥畢襲人等去吃飯寶玉使個眼色與芳官芳官本來伶俐又學了幾年戲何事不知便粧肚子疼不吃飯了襲人道既不吃在屋裏做伴兒把粥留下你餓了再吃說着去了寶玉將方纔見藕官如何謊言護庇如何藕官叫我問你細細的告訴一遍又問他祭的果係何人芳官聽了眼圈兒一紅又嘆一口氣道這事說來藕官兒也是

胡鬧寶玉忙問如何芳官道他祭的就是死了的菂官兒寶玉道他們兩個也算朋友也是應當的芳官道那裏又是什麼朋友哩那都是傻想頭他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往常時他們扮作兩口兒每日唱戲的時候都粧着那麼親熱一來一去兩個人就粧糊塗了倒像眞的一樣兒後來兩個竟是你疼我我愛你菂官兒一死他就哭的死去活來的到如今不忘所以每節燒紙後來補了蕊官我們見他也是那樣就問他爲什麼得了新的就把舊的忘了他說不是忘了比如人家男人死了女人也有再娶的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就是有情分了你說他是傻不是呢

寶玉聽了這獃話獨合了他的獃性不覺又喜又悲又稱奇道絕拉着芳官囑咐道旣如此說我有一句話囑咐你須得你告訴他巳後斷不可燒紙逢時按節只備一爐香一心虔誠就能感應了我那案上也只設着一個爐我有心事不論日期時常焚香隨便新水新茶就供一盞或有鮮花鮮菓甚至葷腥素菜都可只在敬心不在虛名巳後快命他不可再燒紙芳官聽了便答應着一時吃過粥便有人回老太太回來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老太妃薨及後文周妃薨皆爲元妃薨逝引子

藕官芳官蕊官三人是一氣偏分給寶玉釵黛亦是
隱隱相照
湘雲打出船去趣語可謂善謔又照應上回
寶玉拄拐行去纔是病後初愈光景且卽借以隔開
婆子手並打着門檻之用更爲細密
鳥啼花落最易動人傷感作者雖寫寶玉癡歎而文
情曲折令人無限低徊且引出藕官焚紙火光滿面
淚痕使多情寶玉不得不極力護庇
藕官與菂官燒紙是假鳳虛凰寶玉替金釧焚香晴
雯製誄是眞情實意前後文遙相映照

芳官與干娘吽嘴襯起下文嗔鶯叱燕等事
寶玉教芳官設爐焚香補出寶玉平日所爲

紅樓夢卷五十八第五十八終

紅樓夢卷五十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話說寶玉聞得賈母等回來隨多添了一件衣服拄了杖前邊來都見過了賈母等因每日辛苦都要早些歇息一宿無話次日五鼓又往朝中去離送靈日不遠鴛鴦琥珀翡翠玻璃四人都忙着打點賈母之物玉釧彩雲彩霞皆打點王夫人之物當面查點與跟隨的管事媳婦們跟隨的一共大小六個丫鬟十個老婆媳婦子男人不算連日收拾馱轎器械鴛鴦與玉釧兒皆不隨去只看屋子一面

先幾日預備帳幔鋪陳之物先有四五個媳婦並幾個男子領了出來坐了幾輛車遶道先至下處鋪陳安插等候臨日賈母帶着賈蓉媳婦坐一乘馱轎王夫人在後亦坐一乘馱轎賈珍騎馬率領衆家丁圍護又有幾輛大車與婆子丫鬟等坐並放些隨換的衣包等件是日薛姨媽尤氏率領諸人直送至大門外方回賈璉恐路上不便一面打發他父母起身赶上了賈母王夫人馱轎自己也隨後帶領家丁押後跟來榮府內賴大添派人丁上夜將兩處廳院都關了一應出入人等皆走西邊小角門日落時便命關了儀門不放人出入園中前後東西角門亦皆關鎖

只留王夫人大房之後常係他姊妹出入之門東邊通薛姨媽的角門這兩門因在裏院不必關鎖裡面鴛鴦和玉釧兒也將上房關了自領了丫鬟婆子下房去歇每日林之孝家的帶領十來個老婆子上夜穿堂內又添了許多小厮打更已安插得十分妥當一日清曉寶釵春困已醒搴帷下榻微覺輕寒及啟戶視之見苑中土潤苔青原來五更時落了幾點微雨于是喚起湘雲等人來一面梳洗湘雲因說兩腮作癢恐又犯了杏斑癬因問寶釵要些薔薇硝擦寶釵道前日剩的都給了妹子了因說顰兒配了許多我正要要他些來因今年竟沒發癢就忘了因命鶯兒

去取些來鶯兒應了纔去時蕊官便說我同你去順便瞧瞧藕官說着一徑同鶯兒出了蘅蕪院二人你言我語一面行走一面說笑不覺到了杏葉渚順着柳堤走來因見葉纔點碧絲若垂金鶯兒便笑道你會拿這柳條子編東西不會蕊官笑道編什麼東西鶯兒道什麼編不得頑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來帶着這葉子編一個花籃採了各色花兒放在裡頭纔是好頑呢說着且不去取硝且伸手採了許多嫩條命蕊官拿着他卻一行走一行編花籃隨路見花便採一二枝編出一箇玲瓏過梁的籃子枝上自有本來翠葉滿佈將花放上却也別致有趣喜得蕊官

笑說好姐姐給了我罷鶯兒道這一個咱們送林姑娘回來咱們再多採些編幾個大家頑說着來至瀟湘館中黛玉也正晨粧見了這籃子便笑說這箇新鮮花籃是誰編的鶯兒說我編了送與姑娘頑的黛玉接了笑道怪道人人讚你的手巧這頑意兒却也別致一面瞧了一面便叫紫鵑掛在那裡鶯兒又問候薛姨媽方和黛玉要硝黛玉忙命紫鵑去包了一包遞與鶯兒黛玉又說道我好了今日要出去逛逛你回去說與姐姐不用過來問候媽了也不敢勞他過來我梳了頭同媽都往你那裏去吃飯大家熱鬧些鶯兒答應了出來便到紫鵑房中找蕊官只見蕊

官却與藕官二人正說得高興不能相捨鶯兒便笑說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去等着豈不是好紫鵑聽見如此說便也說着這話倒是他這裡淘氣的可厭一面說一面便將黛玉的匙箸用了一塊洋布包了交與藕官道你先帶了這個去也算一趟差了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來一徑順着柳堤走來鶯兒便又採些柳條索性坐在山石上編起來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來他二人只顧愛看他編那裡捨得去鶯兒只管催說你們再不去我也不編了藕官便說同你去了再快回來二人方去了這裏鶯兒正編只見何媽的女兒春燕走來笑問姐姐編什麼呢

正說着蕊官藕官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日你到底燒了什麼紙被我姨媽看見了要告你沒告成倒被寶玉賴了他好些不是氣得他一五一十告訴我媽你們在外頭二三年了積了些什麼仇恨如今還不解開藕官冷笑道有什麼仇恨他們不知足反怨我們了在外頭這兩年不知賺了我們多少東西你說說可有的沒的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媽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說他的怨不得寶玉說女孩兒未出嫁是顆無價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就變出許多不好的毛病兒來再老了更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分明一個人怎麼變出三樣來這話雖是混帳話想

起來眞不錯別人不知道只說我媽和姨媽他老姐兒兩個如今越老了越把錢看得眞了先是老姐兒兩個在家抱怨沒個差使進益幸虧有了這園子把我挑進來可巧把我分到怡紅院家裡省了我一個人的費用不筭外每月還有四五百錢的餘剩這也還說不殺後來老姐兒兩個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們藕官認了我姨媽芳官認了我媽這幾年着實寬綽了如今挪進來也筭撂開手了還只無厭你說好笑不好笑接着我媽和芳官又吵了一場又要給寶玉吹湯討個沒趣兒幸虧園裡的人多沒人記得清楚誰是誰的親故若有人記得我們一家子叫人家看着什麼意思呢你這會子又跑了來弄這個這一帶地方上的東西都是我姑媽管着他一得了這地每日起早睡晚自巳辛苦了還不筭每日逼着我們來照看生怕有人遭塌我又怕悞了我的差使如今我們進來了老姑嫂兩個照看得謹謹愼愼一根草也不許人乱動你還掐這些好花兒又折他嫩樹枝子他們即刻就來仔細他們抱怨鶯兒道別人折掐使不得獨我使得自從分了地基之後各房裡每日皆有分例的不用筭单筭花草頑意兒誰管什麼每日誰就把各房裡姑娘丫頭帶的必要各色送些折枝去另有插瓶的惟有我們姑娘說了一槩不

用送等要什麼再和你要究竟總沒要過一次我今便掐些他們也不好意思說的一言未了他姑媽果然拄了拐杖前來鶯兒春燕等忙讓坐那婆子見採了許多嫩柳又見藕官等採了許多鮮花心裡便不受用看着鶯兒編弄又不好說什麼便說春燕道我叫你來照看照看你就貪着頑不去了倘或叫起你來你又說我使你了拿我作隱身草兒你來樂春燕道你老人家又使我又怕這會子反說我難道把我劈分辦子不成鶯兒笑道姑媽你別信小燕兒的話這都是他摘下來煩我給他編我攆他也不去春燕笑道你可少頑兒你只顧頑他老人家就認眞的那婆子本是愚夯之輩兼之年邁昏耗惟利是命一槩情面不管正心疼肝斷無計可施聽鶯兒如此說便倚老賣老拿起拄杖向春燕身上擊了幾下罵道小蹄子我說着你你還和我強嘴兒呢你媽恨得牙癢癢要撕你的肉吃呢你還和我梆子是的打得春燕又愧又急因哭道鶯兒姐姐頑話你就認眞打我我媽爲什麼恨我又沒燒糊了洗臉水有什麼不是鶯兒本是頑話忽見婆子認眞動了氣忙上前拉住笑道我纔是頑話你老人家打他這不是臊我了嗎那婆子道姑娘你別管我們的事難道爲姑娘這裡不許我們管孩子不成鶯兒聽這般蠢話便賭氣紅了

臉撒了手冷笑道你要管那一刻管不得偏我說了一句頑話就管他了我看你管去說着便坐下仍編柳籃子偏又春燕的娘出來找他喊道你不來舀水在那裡做什麼臉婆子便接聲兒道你來瞧瞧你女孩兒連我也不服了在這裡排楦我呢那婆子一面走過來說姑奶奶又怎麼了我們丫頭眼裡沒娘罷了連姑娘也沒了不成鶯兒見他娘來了只得又說原故他姑娘那裡容人說話便將石上的花柳與他娘瞧道你瞧瞧你女孩兒這麼大孩子頑的他領着人遭塌我我怎麼說人他娘也正為芳官之氣未平又恨春燕不遂他的心便走上來打了個耳刮子罵道小娼婦你能上了幾年台盤你也跟着那起輕薄浪小婦學怎麼就管不得你們了乾的我管不得你是我自巳生出來的難道也不敢管你不成既是你們這起蹄子到得去的地方我到不去你就死在那裡伺候又跑出來浪漢子一面又抓起柳條子來直送到他臉上問道這叫做什麼這編的是你娘的什麼鶯兒忙道那是我們編的你別指桑罵槐的那婆子深妬襲人晴雯一干人早知道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們有些體統權勢凡見了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讓未免又氣又恨亦且遷怒于衆復又看見了藕官又是他姐姐的寃家四處湊成一股怨氣那

春燕啼哭着往怡紅院去了他娘又恐問他為何哭怕他又說去來又要受晴雯等的氣不免赶着來喊道你回來我告訴你再去春燕那裡肯回來急得他娘赶了去要拉他春燕回頭看見便也向前飛跑他娘只顧赶他不防脚下被青苔滑倒引得鶯兒三個人反都笑了鶯兒賭氣將花柳皆擲於河中自回房去這裡把個婆子心疼的只念佛又駡促狹小蹄子遭塌了花兒雷也是要劈的自己且掐花與各房送去却說春燕一直跑入院中頂頭遇見襲人往黛玉處問安去春燕便一把抱住襲人說姑娘救我我媽又打我呢襲人見他娘來了不免生氣便說道三日兩頭兒打了乾的打親的這是賣弄你女孩兒多還是認真不知王法這婆子來了幾日見襲人不言不語是好性兒的便說道姑娘你不知道別管我們閒事都是你們縱的還管什麼說着便又赶着打襲人氣得轉身進來見麝月正在海棠下晾手巾聽得如此喊鬧便說姐姐別管看他怎樣一面使眼色與春燕春燕便會意直奔了寳玉去衆人都笑說這可是從來沒有的事今兒都鬧出來了麝月向婆子道你再略煞一煞氣兒難道這些人的臉面和你討一個情還討不出來不成那婆子見他女兒奔到寳玉身邊去又見寳玉拉了春燕的手說你別怕有我呢春

燕一行哭一行將方纔鶯兒等事都說出來寶玉越發急起來道你只在這裡鬧也罷了怎麼連親戚也都得罪起來麝月又向婆子及衆人道怨不得這嫂子說我們管不着他們的事我們雖無知錯管了如今請出一個管得着的人來管一管嫂子就心服口服也知道規矩了便回來命小丫頭子去把平兒給我叫來平兒不得閑就把林大娘叫了來那小丫頭子應了便走衆媳婦上來笑說嫂子快求姑娘們叫回那孩子來罷平姑娘來了可就不好了那婆子說道憑是那個姑娘來了也要評個理沒有見個娘管女孩兒大家管着娘的衆人笑道你當是那個平姑娘是二奶奶屋裡頭的平兒姑娘他有情說你兩句他一翻臉嫂子你吃不了兜着走說着只見那個小丫頭回來說平姑娘正有事呢問我做什麼我告訴了他他說旣這樣且攆他出去告訴林大娘在角門打四十板子就是了那婆子聽見如此說了嚇得泪流滿面央告襲人等說好容易我進來了况且我是寡婦家沒有壞心一心在裡頭伏侍姑娘們我這一去不知苦了什麼地步襲人見他如此說又心軟了便說你旣要在這裡又不守規矩又不聽話又乱打人那裡要你這個不曉事的人來天天鬬口齒也叫人笑話晴雯道理他呢打發他去了正經那裡那麼

大工夫和他對嘴對舌的那婆子又央眾人道我雖錯了姑娘們吩咐了已後改過姑娘們那不是行好積德一面又央告春燕原是為打你起的沒打成你我如今反受了罪好孩子你好歹替我求求寶玉見如此可憐便命留下不許再鬧再鬧一定打了攆出去那婆子一一謝過下去只見平兒走來問係何事襲人等忙說已完了不必再提平兒笑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得將就的就省些事罷但只聽見各屋大小人等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叫我不知管那一處是襲人笑道我只說我們這裏反了原來還有幾處平兒笑道這算什麼事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了八九件呢比這裡的還大可氣可笑不知平兒說出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等送靈一切跟隨人等及看守門戶寫得詳細周到隨後即寫園中婆子與鶯燕吵嚷平兒又說三四日工夫出了八九件事所謂外感未與內患已萌若認作敘事閒筆辜負作者苦心

薔薇硝是下回茉莉粉玫瑰露茯苓霜引子

襲人見婆子央求即便心軟平兒說得饒人處饒人兩人慈厚存心所以結果不同晴雯偏說打發出去

心狠結怨豈知後來婆子未逐而自已却遭攆逐此等處俱是反伏後文且梨園女子概行遣去亦卽予此埋根

紅樓夢卷五十九終

紅樓夢卷六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話說襲人因問平兒何事這等忙亂平兒笑道都是世人想不到的說來也好笑等過幾日告訴你如今沒頭緒呢且也不得閒兒一語未了只見李紈的丫鬟來了說平姐姐可在這裡奶奶等你你怎麼不去了平兒忙轉身出來口內笑說來了來了襲人等笑道他奶奶病了他又成了香餑餑了都搶不到手平兒去了不提這裡寶玉便叫春燕你跟了你媽去到寶姑娘房裡給鶯兒句好話兒聽聽

也不可白得罪了他春燕答應了和他媽出去寶玉又隔窗說道不可當着寶姑娘說仔細反叫鶯兒受教導娘兒兩個應了出來一邊走着一面說閒話兒春燕因向他娘道我素日勸你老人家再不信何苦鬧出沒趣來纔罷他娘笑道小蹄子你走罷俗語說不經一事不長一智我如今知道了你又該來支問着我了春燕笑道媽你若好生安分守己在這屋裡長久了自有許多好處我且告訴你句話寶玉常說這屋裡的人無論家裡外頭的一應我們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說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聽說喜的忙問這話果真麼

燕道誰可扯謊做什麼婆子聽了便念佛不絕當下來至蘅蕪院中正值寶釵黛玉薛姨媽等吃飯鶯兒自去泡茶春燕便和他媽一逕到鶯兒前陪笑說方纔言語冒撞姑娘莫嗔莫怪特來陪罪鶯兒也笑了讓他坐又倒茶他娘兒兩個說有事便作辭回來忽見蕊官赶出叫媽媽姐姐略站一站一面走上遞了一個紙包兒與他們說是薔薇硝帶與芳官去擦臉春燕笑道你們也太小氣了還怕那裏沒這個給他巴巴兒的又弄一包給他去蕊官道他是他的我送的是我送的姐姐千萬帶回去罷春燕只得接了娘兒兩個回來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

進去春燕便向他娘說只我進去罷你老人家不用去他娘聽了自此百依百隨的不敢崛强了春燕進來寶玉知道回復了便先點頭春燕知意便不再說一語略站了一站便轉身出來使眼色與芳官芳官出來春燕方悄悄的說與他蕊官之事並與了他硝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因笑問芳官手裡是什麽芳官便忙遞與寶玉瞧又說是擦春癬的薔薇硝寶玉笑道難爲他想得到賈環聽了便伸着頭瞧了一瞧又聞得一股淸香便灣腰向靴統內掏出一張紙來托着笑道好哥哥給我一半兒寶玉只得要給他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贈不肯給別人連忙攔住

笑說道別動這個我另拿些來寶玉會意忙笑道且包上拿去芳官接了這個自去收好便從奩中去尋自己常使的啟奩看時盒內已空心中疑惑早上還剩了些如何就沒了因問人時都說不知麝月便說這會子且忙着問這個不過是這屋裡人一時短了使了你不管拿些什麽給他們那裡看得出來快打發他們去了偺們好吃飯芳官聽說便將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來賈環見了喜得就伸手來接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擲賈環見了也只得向炕上拾了揣在懷內方作辭而去原來賈政不在家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賈環連日也便粧病逃學如今得了硝興興

頭頭來找彩雲正值彩雲和趙姨娘閑談賈環笑嘻嘻向彩雲道我也得了一包好的送你擦臉你常說薔薇硝擦癬比外頭買的銀硝強你看看是這個不是彩雲打開一看哂的一笑說道你是和誰要來的賈環便將方纔之事說了一遍彩雲笑道這是他們哄你這鄉老兒呢這不是硝這是茉莉粉賈環看了一看果見比先的帶些紅色聞聞也是噴香因笑道這是好的硝粉一樣留着擦罷橫竪比外頭買的高便好彩雲只得收了趙姨娘便說有好的給你誰叫你要去了怎麼怨他們耍你依我拿了去照臉摔給他去趁着這會子撞屍的撞屍去了挺床的挺床吵一出子大家別心淨也算是報報仇莫不成兩個月之後還找出這個渣兒來問你不成就問你你也有話說寶玉是哥哥不敢冲撞他罷了難道他屋裡的猫兒狗兒也不敢去問問賈環聽了便低了頭彩雲忙說這又是何苦來不管怎樣忍耐些罷了趙姨娘道你也別管橫竪與你無干趁着抓住了理罵那些浪娼婦們一頓也是好的又指賈環道呸你這下流沒剛性的也只好受這些毛丫頭的氣平日我說你一句兒或無心中錯拿了一件東西給你你倒會扭頭暴筋瞪着眼撴摔娘這會子被那起毛崽子耍弄倒就罷了你明日還想這些家裡人怕你呢你沒有

什麼本事我也替你恨賈環聽了不免又愧又急又不敢去只摔手說道你這麼會說你又不敢去支使了我去鬧他們倘或往學裡告去我捱了打你敢自不疼的遭遭調唆我去鬧出事來我捱了打罵你一般也低了頭這會子又調唆我和毛丫頭們去鬧你不怕三姐姐你敢去我就服你一句話戳了他娘的肺便嚷道我腸子裡爬出來的我再怕了這屋裡越發有得活了一面說一面拿了那包子便飛也似的往園中去了彩雲死勸不住只得躲入別房賈環便也躲出儀門自去頑耍趙姨娘直進園子正是一頭火頂頭遇見藕官的乾娘夏婆子走來瞧見趙姨娘

氣得眼紅面青的走來因問姨奶奶那裡去趙姨娘拍着手道你瞧瞧這屋裡連三日兩日進來唱戲的小粉頭們都三般兩樣掂人的分量放小菜兒了若是別一個我還不惱若叫這些小娼婦捉弄了還成了什麼了夏婆子聽了正中己懷忙問因什麼事趙姨娘遂將以粉作硝輕侮賈環之事說了一回夏婆子道我的奶奶你今日纔知道這算什麼事連昨日這個地方他們私自燒紙錢寶玉還攔在頭裡人家還沒拿進個什麼兒來就說使不得不干不淨的東西忌諱這燒紙倒不忌諱你想一想這屋裡除了太太誰還大似你你自己掌不起但凡掌的起來誰還

不怕你老人家如今我想趁這幾個小粉頭兒都不是正經貨就得罪他們也有限的快把這兩件事抓着理扎個筏子我帮着你作証見你老人家把威風也抖一抖以後也好爭別的就是奶奶姑娘們也不好爲那些小粉頭子說你老人家的不是趙姨娘聽了這話越發有理便說燒紙的事我不知道你細細告訴我夏婆子便將前事一一的說了又說你只管說去倘或鬧起來還有我們帮着你呢趙姨娘聽了越發得了意仗着胆子便一逕到了怡紅院中可巧寶玉往黛玉那裡去了芳官正與襲人等吃飯見趙姨娘來了忙都起身讓坐問姨奶奶有什麼事這等

忙趙姨娘也不答話走上來便將粉照芳官臉上摔來手指着芳官罵道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貴些你都會看人下菜碟兒寶玉要給東西你攔在頭裡莫不是要了你的了拿這個哄他你只當他不認得呢好不好他們是手足都是一樣的主子那裡有你小看他的芳官那裡禁得住這話一行哭一行便說沒了硝我纔把這個給他的若說沒了又怕不信難道這不是好的我便學戲也沒往外頭唱去我一個女孩兒家知道什麼粉頭麵頭的姨奶奶犯不着來罵我我又不是姨奶奶家買

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這是何苦來呢襲人忙拉他說休胡說趙姨娘氣得發怔便上來打了兩個耳刮子襲人等忙上來拉勸說姨奶奶不要和他小孩子一般見識等我們說他芳官捱了兩下打那裡肯依便打滾撒潑的哭鬧起來口內便說你打的着我麼你照照你那模樣兒再動手我叫你打了去也不用活著了撞在他懷內叫他打眾人一面勸一面拉晴雯悄拉襲人說不要管他們讓他們鬧去看怎麼開交如今亂爲王了什麼你也來打我也來打都這樣起來還了得呢外面跟趙姨娘來的一干人聽見如此心中各各趁愿都念佛說也有今日又有那一干懷怨的老婆子見打了芳官也都趁愿當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處頑湘雲的大花面葵官寶琴的荳官兩個聽見此信忙找着他兩個說芳官被人欺負你們也没趣兒須得大家破着大鬧一塲方爭的過氣來四人終是小孩子心性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便不顧別的一齊跑入怡紅院中荳官先就照着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娘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走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晴雯等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急得襲人拉起這個又跑了那個口內只說你們要死啊有委屈只管好說這樣没道理還了得了趙姨娘反没了主

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荳官前後頭頂住只說你打死我們四個就罷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過去正沒開交誰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着平兒與衆媳婦走將來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着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尤李兩個不答言只喝禁他四人探春便嘆氣說道這是什麼大事姨娘太肯動氣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姨娘商議怪道丫頭們說不知在那裏原來在那裡生氣呢姨娘快同我來尤氏李紈都笑道請姨娘到廳上來偺們商量趙姨娘無法只得同他三人

出來口內猶說長說短探春便說那些小丫頭子們原是頑意兒喜歡呢和他說說笑笑不喜歡可以不理他就是了他不好了如同猫兒狗兒抓咬了一下子可恕就恕不恕時也只該叫管家媳婦們說給他去責罰何苦自不尊重大吆小喝也失了體統你瞧周姨娘怎麼沒人欺他他也不尋人去我勸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兒別聽那起謅話的混帳人挑唆惹人笑話自己獃白給人家做活心裡有二十分的氣也忍耐這幾天等太太回來自然料理一席話說得趙姨娘閉口無言只得回房去了這裡探春氣得和李紈尤氏說這麼大年紀行出來的事總不叫人敬

服這是什麼意思也值得吵一吵並不留體統耳朵又軟心裡又沒有筭計這又是那起沒臉面的奴才們挑唆的作弄出個獃人替他們出氣越想越氣因命人查是誰挑唆的媳婦們只得答應着出來相視而笑都說是大海裡那裡撈針去只得將趙姨娘的人並園中人喚來盤詰都說不知道衆人也無法只得回探春一時難查慢慢的訪凡有口舌不妥的一總來回了責罰探春氣漸漸平服方罷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向探春說都是夏媽素日和這芳官不對每每的造出些事來前日賴藕官燒紙幸虧是寶二爺自己應了他纔沒話今日我與姑娘送手帕去看見

他和姨奶奶在一處說了半天嘁嘁喳喳的見了我來纔走開了探春聽了雖知情弊亦料定他們皆一黨本皆淘氣異常便只答應也不肯據此為証誰知夏婆的外孫女兒小蟬兒便是探春處當差的時常與房中丫鬟們買東西衆女孩兒皆待他好這日飯後探春正上廳理事翠墨在家看屋子因命小蟬出去叫小么兒買糕去小蟬便笑說我纔掃了個大院子腰腿生疼的你叫別的人去罷翠墨笑說我又叫誰去你趂早兒去我告訴你一句好話你到後門順路告訴你老娘防着些兒說着便將艾官告他老娘的話告訴了他小蟬聽說忙接了錢道這個小蹄子

也要捉弄人等我告訴去說着便起身出來至後門邊只見厨房內此刻手閑之時都坐在台堦上說閑話呢夏婆亦在其內小蟬便命一個婆子出去買糕他且一行罵一行說將方纔的話告訴了夏婆子夏婆子聽了又氣又怕便欲去找艾官問他又要在探春前去訴寃小蟬忙攔住說你老人家去怎麽說呢這話怎麽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說給你老人家防着就是了那裡忙在一時兒正說着忽見芳官走來扒着院門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婦說道柳嬸子寶二爺說了的晚飯素菜要一樣凉凉的酸酸的東西只不要擱上香油弄膩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兒怎麽又打發你來告訴這麽句要緊的話呢你不嫌腌臢進來逛逛芳官纔進來忽有一個婆子手裡托了一碟子糕來芳官戲說誰買的熱糕我先嘗一塊兒小蟬一手接了道這是人家買的你們還希罕這個柳家的見了忙笑道芳姑娘你愛吃這個我這裡有纔買下給你姐姐吃的他沒有吃還收在那裡乾乾淨淨沒動的說着便拿了一碗子出來遞與芳官又說你等我替你燉口好茶來一面進去現通開火燉茶芳官便拿着那糕舉到小蟬臉上說誰希罕吃你那糕這個不是糕不成我不過說着頑罷了你給我磕頭我還不吃呢說着便把手內的糕掰了一塊擲

着這雀兒頑口內笑說道柳嬸子你別心疼我回來買二觔給你小蟬氣得怔怔的瞅着說道雷公老爺也有眼睛怎麼不打這作孽的人衆人都說道姑娘們罷喲天天見了就咕唧有幾個伶透的見了他們吵起嘴來又怕生事都拿起腳來各自走開當下小蟬也不敢十分說話一面咕噥着去了這裡柳家的見人散了忙出來和芳官說前日那話說了沒有芳官道說了等一兩天再提這事偏那起不死的又和我鬧了一場前日那玫瑰露姐姐吃了沒有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愛得什麼似的又不好合你再要芳官道不值什麼等我再要些來給

他就是了原來這柳家的有個女兒今年纔十六歲雖是廚役之女却生得人物與平襲鴛紫相類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五兒因素有弱疾故沒得差使近因柳家的見寶玉房中丫鬟差輕人多且又聞得寶玉將來都要放他們故如今要送到那裡去應名正無路頭可巧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使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別的乾娘還好芳官等待他們也極好如今便和芳官說了央芳官去與寶玉說寶玉雖是依允只是近日病著又有事尚未得說前言少述且說當下芳官回至怡紅院中回復了寶玉這裡寶玉正爲趙姨娘吵鬧心中不悅說又不

是不說又不是只等吵完了打聽着探春勸了他去後方又勸了芳官一陣因使他到厨房說話去今見他回來又說還要些玫瑰露與柳五兒吃去寶玉忙道有着呢我又不大吃你都給他吃去罷說着命襲人取了出來見瓶中也不多遂連瓶與了芳官芳官便自攜了瓶與他去正值柳家的帶進他女兒來散悶在那邊畸角子一帶地方逛了一回便回到厨房內正吃茶歇脚兒見芳官拿了一個五寸來高的小玻璃瓶來迎亮照著裡面有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還當是寶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兩個忙說快拿鏇子燙滚了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這些連瓶子給你罷五兒聽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又謝芳官因說道今日好些進了逛逛這後邊一帶也沒什麼意思不過是些大石頭大樹和房子後墻正經好景致也沒看見芳官道你為什麼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沒叫他往前去姑娘們也不認得他倘有不對眼的人看見了又是一番口舌明日托你攜帶他有了房頭兒怕沒人帶著逛呢只怕逛膩了的日子還有呢芳官聽了笑道怕什麼有我呢柳家的忙道嗳喲喲我的姑娘我們的頭皮兒薄比不得你們說著又倒了茶來芳官那裡吃着茶只漱了一口便走了柳家的說我這裡占着手呢五丫頭送送五兒便

送出來因見無人又拉着芳官說道我的話到底說了沒有芳官笑道難道哄你不成我聽見屋裡正經還少兩個人的窩兒並沒補上一個是小紅的璉二奶奶要了去還沒給人來一個是墜兒的也沒補如今要你一個也不算過分皆因平兒每每和襲人說凡有動人動錢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作筏子呢連他屋裡的事都駁了兩三件如今正要尋我們屋裡的事沒尋着何苦來往網裡碰去倘或說些話駁了那時候老了倒難再回轉且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閒了憑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兒一說沒有不成的五兒道雖如此說我却性兒急等不得了趁如今挑上了頭宗給我媽爭口氣也不枉養我一場二宗我添了月錢家裡又從容些三宗我開開心只怕這病就好了便是請大夫吃藥也省了家裡的錢芳官說你的話我都知道了你只管放心說畢芳官自去了單表五兒回來與他娘深謝芳官之情他娘因說再不承望得了這些東西雖然是個尊貴物兒却是多吃了也動熱竟把這個倒些送個人去也是大情五兒問送誰他娘道送你姑舅兄弟一點兒他那熱病也想這些東西吃我倒半盞給他去五兒聽了半日沒言語隨他媽倒了半盞去將剩的連瓶便放在傢伙廚內五兒冷笑道依我

說竟不給他也罷了倘或有人盤問起來倒又是一場是
非他娘道那裡怕起這些來還了得我們辛辛苦苦的裡
頭賺些東西也是應當的難道是作賊偷的不成說着不
聽一逕去了直至外邊他哥哥家中他姪兒正躺着一見
這個他哥哥嫂子姪兒無不歡喜現從井上取了凉水吃
了一碗心中爽快頭目清凉剩的半盞用紙蓋着放在桌
上可巧又有家中幾個小厮同他姪兒素日相好的伴兒
走來看他的病內中有一個叫做錢槐是趙姨娘之內親
他父母現在庫上管帳他本身又派跟賈環上學因他手
頭寬裕尚未娶親素日看上柳家的五兒標緻一心和父

母說了娶他爲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
卻也情愿爭奈五兒執意不從雖未明言卻也中止他父
母未敢應允近日又想往園內去越發將此事丟開只等
三五年後放出時自向外邊擇壻了錢槐家中人見如此
也就罷了爭奈錢槐不得五兒心中又氣又愧發恨定要
弄娶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來看望柳氏的姪兒不
期柳家的在內柳家的見一群人來了內中有錢槐便推
說不得閑起身走了他哥哥嫂子忙說姑媽怎麼不吃茶
就走倒難爲姑媽記罣着柳家的因笑道只怕裡面傳飯
再閑了出來瞧姪兒罷他嫂子因向抽屜內取了一個紙

包兒出來拿在手內送了柳家的出來至墻角邊遞與柳家的又笑道這是你哥哥昨日在門上該班兒誰知這五日的班兒一個外財没發只有昨日有廣東的官兒來拜送了上頭兩小簍子茯苓霜餘外給了門上人一簍作門禮你哥哥分了這些昨兒晚上我打開看了看怪俊雪白的說拿人乳和了每日早起吃一鍾最補人的没人乳就用牛乳再不得就是滾白水也好我們想着正是外甥女兒吃得的上半天原打發小了頭子送了家去他說鎖着門連外甥女兒也進去了本來我要瞧瞧他去給他帶了去的又想着主子們不在家各處嚴緊我又没什麽差使跑什麽况且這兩日風聞得裡頭家反作亂的倘或沾帶了倒值多了姑媽來得正好親自帶去罷柳氏道了生受作別回來剛走到角門前只見一個小么兒笑道你老人家那裡去了裡頭三次兩輪叫人傳呢叫我們三四個人各處都找到了你老人家從那裡來了這條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要疑心起來了那柳家的笑道你小猴兒崽子你也合我胡說起來了回來問你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同下回就平兒所說三四日內出了八九件事中補敘兩三件因與趙姨探春平兒司棋彩雲等俱

有干係是以摘出補寫此外與園內上房無干者略
而不叙是文章剪裁法
趙姨之愚惡夏婆之挑唆及芳官等之縱放若非探
春鎮以正靜幾至不可收拾而趙姨之蓄恨芳官等
之禍胎已不可解矣
探春查誰人挑唆必不可少但若竟查出來便難處
分隨手抹煞省却無數枝節又偏有翠墨告知小蟬
小蟬轉告夏婆一層以爲積怨地步用筆最細
寫芳官之無知恃寵眞畫出小孩氣象
玫瑰露柳家若不送給伊姪則茯苓霜亦無由而得
茯苓霜五兒若不送給芳官則玫瑰瓶亦無由搜出
眞是禍福互相依伏
六十回當與六十一回併作一氣看總事事俱有根
由

紅樓夢卷六十終

紅樓夢卷六十一

投鼠忌器寶玉瞞贓　判冤决獄平兒行權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么兒一夕話笑道好猴兒崽子你親嬸子找野老兒去了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有什麼疑的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榪子蓋揪下來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小厮且不推門且拉着笑道好嬸子你這一進去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我這裡老等你若忘了日後半夜三更打酒買油的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也不答應你隨你乾叫去柳氏啐道發了昏的今年還比往年

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八打樹底下一過兩眼就像那烏雞是的還動他的菓子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怎不和他們要去倒和我來要這可是倉老鼠向老鴰去借粮守着的沒有飛着的倒有小廝笑道噯喲喲沒有罷了說上這些閒話我看你老人家從今已後就用不著我了就是姊姊有了好地方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有了柳氏聽了笑道你這個小猴兒精又搗鬼了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了那小廝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們有內縴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縴不成我雖在這裡聽差裡頭却也有兩個姐姐成個体統的什麼事瞞了我們正說着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兒快傳你柳嬸子去罷再不來可就悮了柳家的聽了不顧和小廝們說話忙推門進去笑說不必忙我來了一面來至厨房雖有幾個同伴的人他們都不敢自專单等他們調停分派一面問衆人五丫頭那裡去了衆人都說纔往茶房裡找他們姊妹去了柳家的聽了便將茯苓霜擱起且按著房頭分派菜饌忽見迎春房裡小丫頭蓮花兒走來說司棋姐姐說要碗雞蛋頓得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這一樣兒尊貴不知怎麼今年雞蛋短的狠十個

錢一個還找不出來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四五個買辦出去好容易總湊了二千個來我那裡找去你說給他改日吃罷蓮花兒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餿的叫他說了我一頓今日要雞蛋又没有什麼好東好西我就不信連雞蛋都没有了不要叫我翻出來一面說一面眞個走來揭起菜箱一看只見裡面果有十來個雞蛋說道這不是你就這麼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你爲什麼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裡的活計便上來說道你少滿嘴裡渾唚你媽絕下蛋呢通共留下這幾個預備菜上的澆頭姑娘們來要還不肯做上去呢預備遇急兒的你們吃了倘或一聲要起來没有好的連雞蛋都没了你們深宅大院水來伸手飯來張口只知雞蛋是平常物件那裡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別說這個有一年連草棍子還没有的日子還有呢我勸他們細米白飯每日肥雞大鴨子將就些兒也罷了吃膩了腸子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雞蛋豆腐又是什麼麵觔醬蘿蔔炸兒敢自倒換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一處要一樣就是十來樣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蓮花兒聽了便紅了臉喊道誰天天要你什麼來你說上這兩車子話叫你來不是爲便

宜知為什麼前日春燕來說晴雯姐姐要吃蘆蒿你怎麼
忙得還問肉炒雞炒春燕說葷的因不好纔另叫你炒個
麪觔兒少擱油纔好你忙得倒說自已發昏趕着洗手炒
了狗顛屁股兒似的親捧了去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說
我給衆人聽柳家的忙道阿彌陀佛這些人䁖見的不要
說前日一次就從舊年以來凡各房裡偶然閙不論姑娘
姐兒們要添一樣半樣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別添有
的没的名聲好聽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一日
也只管要兩隻雞要兩隻鴨子十來斤肉一吊錢的菜蔬
你們算算彀做什麼的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還擱
得住這個點這樣那個點那樣買來的又不吃又要別的
去旣這樣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裡預
偹老太太的飯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寫了天天轉
着吃到一個月現算到好連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
商量了要吃個油塩炒枸芽兒來現打發個姐兒拿着五
百錢給我我倒笑起來了說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
佛也吃不了五百錢的這二三十個錢的事還偹得起赶
着我送回錢去到底不收說賞我打酒吃又說如今厨房
在裡頭保不住屋裡的人不去叨登一塩一醬那不是錢
買的你不給又不好給了你又没得賠你拿着這個錢權

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我們心裡只替他念佛沒得趙姨奶奶聽了又氣不忿反說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尋那樣我倒好笑起來你們竟成了例不是這個就是那個我那裡有這些賠的正亂時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說他死在這裡怎麼就不回去蓮花兒賭氣回來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司棋聽了不免心頭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飯罷帶了小丫頭們走來見了許多人正吃飯見他來得勢頭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讓坐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凡箱櫃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去餵狗大家賺不成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七手八脚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慌得衆人一面拉勸一面央告司棋說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柳嫂子有八個頭也不敢得罪姑娘說雞蛋難買是眞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憑是什麼東西也少不得變法兒去他已經悟過來了連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衆人一頓好言語方將氣勸得漸平了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摔完東西便拉開了司棋連說帶罵鬧了一回方被衆人勸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盤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雞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潑了地下那人回來也不敢說恐又生事柳家的

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吃了半碗粥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五兒聽罷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遂用紙另包了一半趁黃昏人稀之時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且喜無人盤問一逕到了怡紅院門首不好進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遠遠的望着有一盞茶時候可巧春燕出來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個到跟前方看真切因問做什麼五兒笑道你叫出芳官來我和他說話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只管找他做什麼方纔使了他往前頭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麼話告訴我等我告訴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關了園門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又說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補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轉煩你遞與他就是了說畢便走回來正走蓼漵一帶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五兒藏躲不及只得上來問好林家的問道我聽見你病了怎麼跑到這裡來五兒陪笑說道因這兩日好些跟我媽進來散散悶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說道這話岔了方纔我見你媽出去我纔關門既是你媽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訴我說你在這裡呢竟出去讓我關門是何主意可是你撒謊五兒聽了沒話回答只說原是我媽一早教我取去的我忘了挨到這時我

纔想起來了只怕我媽錯認我先去了所以沒和大娘說得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幾個了頭對賴沒主兒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蟬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見了這事便說道林奶奶倒要審審他這兩日他往這裡頭跑得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幹些什麼事小蟬又道正是昨日玉釧姐姐說太太耳房裡的櫃子開了少了好些零碎東西璉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誰知也少了罐子若不是尋露還不知道呢蓮花兒笑道這我沒聽見今日我倒看見一個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

兒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一聽此言忙問在那裡蓮花兒便說在他們廚房裡呢林之孝家的聽了忙命打了燈籠帶着衆人來尋五兒急得便說那原是寶二爺屋裡的芳官給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說不管你方官圓官現有賍証我只呈報了憑你主子前辯去一面說一面進入廚房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恐還偷有別物又細細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並拿了帶了五兒來回李紈與探春那時李紈正因蘭兒病了不理事務只命去見探春探春已歸房人回進去了鬟們都在院內納凉探春在內盥沐只有侍書回進去半日出來說姑娘知道了叫你們

我平兒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來到鳳姐那邊先找著平兒進去回了鳳姐鳳姐方纔睡下聽見此事便吩咐將他娘打四十板子攆出去永不許進二門把五兒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給莊子上或賣或配人平兒聽了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兒嚇得哭哭啼啼給平兒跪着細訴芳官之事平兒道這也不難等明日問了芳官便知真假但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來還等老太太太太回來看了纔敢打動這不該偷了去五兒見問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平兒聽了笑道這樣說你竟是個平白無辜之人拿你來頂缸的此時天晚奶奶纔進了藥歇下不便為這點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只得帶了出來交與上夜的媳婦們看守自己便去了這裡五兒被人軟禁起來一步不敢多走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也有報怨說正經更還坐不上來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倘或眼不見尋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們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與柳家不睦的人見了這般十分趁願都來奚落嘲戲他這五兒心內又氣又委屈竟無處可訴且本來怯弱有病這一夜思茶無茶思水無水思睡無衾枕嗚嗚咽咽直

哭了一夜誰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時就攆他出門去生恐次日有變大家先起了個清早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送了些東西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平兒一一的都應着打發他們去了却悄悄的來訪襲人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襲人便說露却是給了芳官芳官轉給何人我却不知襲人于是又問芳官芳官聽了唬了一跳忙應是自己送他的芳官便又告訴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

反被偺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平兒笑道雖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如何又說你給的況且那邊所丟之霜正沒主兒如今有贓証的白放了誰去找誰又還肯認衆人也未必心服晴雯走來笑道太太那邊的霜再無别人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你們可瞎亂說平兒笑道誰不知這個原故但今玉釧兒急得哭悄悄問着他他若應了玉釧兒也罷了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難道我們好意兒擔這事不成可恨彩雲不但不應他還擠玉釧兒說他偷

了去了兩個人窩裡炮先吵得合府皆知我們如何裝沒事人少不得要查的除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又沒贓証怎麽說他寶玉道也罷這件事我也應起來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兩件事都完了襲人道也到是一件陰隲事保全人的賊名兒只是太太聽見又說你小孩子氣不知好歹了平兒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便從趙姨娘屋裡頭起了贓來也容易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体面別人都不要管只這一個人豈不又生氣我可憐的是他不肯爲打老鼠傷了玉瓶說着把三個指頭一伸襲人等聽說便知他說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說可是這話竟是我們這裡應了起來的爲是平兒又笑道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問准了他方好不然他們得了意不說爲這個到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就是這裡完事他們已後越發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襲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個地步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說道不用慌賊已有了玉釧兒先問賊在那裡平兒道現在二奶奶屋裡呢問他什麽應什麽我心裡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這裡寶二爺不過意要替他認一半我待要說出來但只是這做賊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窩主却是平常裡

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体面因此為難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還是怎樣若從此已後大家小心存體面這便求寶二爺應了若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不要寃屈了人彩雲聽了不覺紅了臉一時羞惡之心感發便說道姐姐放心也不要寃屈好人我說了罷傷体面偷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我拿了些與環哥兒是情眞連太太在家我們還拿過各人去送人去是常有的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如今既寃屈了好人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一槩應了完事衆人聽了這話一個個都咤異他竟這樣存肝胆寶玉忙笑道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如今也不用你應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唬你們頑如今鬧出事來我原該承認我只求姐姐們已後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雲道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平兒襲人忙道不是這樣說你一應了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那時三姑娘聽了豈不又生氣竟不如寶二爺應了大家無事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這樣何等的干淨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麼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連房子給了人我們就沒干係了彩雲聽了低頭想了一想了依允如是大家商議妥貼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

來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兒將茯苓霜一節也悄悄的教他說係芳官所贈五兒感謝不盡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已這邊已見林之孝家的帶領了幾個媳婦押解着柳家的等彀多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今日一早押了他來恐園裡沒人伺候姑娘們飯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平兒道秦顯的女人是誰我不大相熟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園裡南角子上夜的白日裡沒什麼事所以姑娘不大認識高高兒孤拐大大的眼睛最干淨爽利的玉釧兒道是了姐姐你怎麼忘了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嬸子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他這叔叔却是偺們這邊的平兒聽了方想起來笑道哦你早說是他我們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這事八下裡水落石出了連前日太太屋裡丟的也有了主兒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不知道要什麼的偏這兩個孽障慪他頑說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寶玉便瞅他兩個不隄防時節自已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這兩個孽障不知道就唬慌了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方細細的告訴了我拿出東西來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也曾賞過許多人不獨園內人有連媽媽了鬟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又轉送人襲人也曾給過芳

官一流的人他們私情各自來往也是常事前日那兩日還擺在議事廳上好好的原封沒動怎麽就混賴起人來等我回了奶奶再說說畢抽身進了臥房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鳳姐兒道雖如此說但寶玉為人不管青紅皂白愛兜攬事情別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擱不住人兩句好話給他個炭簍子帶上什麽事他不應承偺們若信了將來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裡的丫頭都拿來雖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跪在太陽地下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一日不說跪一日便是鐵打的一日也管招了

又道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雖然這柳家的沒偷到底有些影兒人纔說他雖不加賊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詿誤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平兒道何苦來操這心得放手時須放手什麽大不了的事樂得施恩呢依我說總在這屋裡操上一百分心終久是回那邊屋裡去的沒的結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恨抱怨況且自己又三灾八難的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氣惱傷著的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也倒罷了一夕話說得鳳姐兒倒笑了道隨你們罷沒的慪氣平兒笑道這不是正經話說畢轉身出來一一發

忽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假薔薇硝逍姨娘乾動真氣真玫瑰露賈寶玉甘冒

假賍

暗換茉莉粉芳官賺下兩瓶下嘴巴私送茯苓霜五

兒賠一宵眼淚

指鹿爲馬芳官調換粉硝以李代桃寶玉認偷霜露

司棋若不因雞蛋吵鬧以小丫頭亂翻亂攪玫瑰露

瓶蓮花兒何由看見敘司棋吵鬧一層是此回之根

線

司棋逞性不但伏後文敗事之根且以見迎春素日

不知約束下人

柳五兒事若李紈辦理必不能明白若探春究問又

多有干碍非平兒不可但平兒何能作主故借鳳姐

已睡吩咐發落五兒纔得跪訴寃枉平兒始訪問襲

人寶玉方肯代認層層脫卸不露痕跡

層層脫卸到寶玉認偷事已可完但竟就完結索然

無味又寫平兒慮後喚到玉釧彩雲隱隱躍躍說出

原委彩雲挺身認罪一節然後平兒襲人說出干礙

三姑娘彩雲依允不但波瀾忽起忽落情事亦周匝

細密

鳳姐要細細追求平兒勸解是此回餘波然不寫此一層便不像鳳姐平日為人如此方無缺漏

紅樓夢卷六十一終

六十二回
六十六回

紅樓夢

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4

紅樓夢卷六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憨湘雲醉眠芍藥裀　獃香菱情解石榴裙

話說平兒出來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方是興旺之家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亂打騰起來不成道理如今將他母女帶回照舊去當差將秦顯家的仍舊退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說畢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頭林家的就帶回園中回了李紈探春二人都說知道了寧可無事狠好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

文庫11
D 246
14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65

這個空子鑽了來只興頭了半天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家伙米糧煤炭等物又查出許多虧空來說粳米短了兩擔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炭也欠着額數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悄悄的備了一簍炭一擔粳米在外邊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說我來了全仗你們列位扶持自今以後多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顧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顧些正亂着忽有人來說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就出去罷柳嫂兒原無事如今還交與他管了秦顯家的聽了轟去了魂魄垂頭喪氣登時掩旗息鼓捲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

去了許多自己倒要折變了賠補虧空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睛無計挽回只得罷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問出來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聽信兒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照着彩雲面上摔了來說你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希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彩雲見如此急得發咒賭誓至於哭了百般解說賈環執

意不信說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就說你偷來給我我不敢要你細想去罷說畢摔手出去了急的趙姨娘罵沒造化的種子這是怎麼說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趙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負了你的心我橫竪看得眞我收起來過兩日他自然回轉過來了說着便要收東西彩雲賭氣一頓捲包起來趁人不見來至園中都撇在河內順水沉的沉漂的漂自已却氣得夜間在被內暗哭了一夜當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來宝琴也是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熱鬧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換的寄名符兒還有幾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疏頭並本宮星官值年太歲週歲換的鎖兒家中常走的男女先日來上壽王子騰那邊仍是一套衣服一雙鞋襪一百壽桃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薛姨媽處減一半其餘家中尤氏仍是一雙鞋襪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扣合荷包裡面裝一個金壽星一件波斯國的玩器各廟中遣人去放堂捨錢又另有宝琴之禮不能備述姊妹中皆隨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畫的或有一詩的聊爲應景兒而已這日宝玉清晨起來梳洗已畢冠帶起來至前廳院中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裡設下天地香燭宝玉炷了香行

了禮奠茶焚紙後便至寧府中宗祠祖先堂兩處行畢了禮出去月臺上又朝上遙拜過賈母賈政王夫人等一順到尤氏上房過行禮坐了一回方回榮府先至薛姨媽處再三拉著然後又見過薛蝌讓一回方進園來晴雯麝月二人跟隨小丫頭夾着氈子從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已長的房中到過復出二門至四個奶媽家讓了一回方進來雖衆人要行禮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不令年輕人受禮恐折了福壽故此皆不磕頭一時賈環賈蘭來了襲人連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盞茶只聽外頭咭咭呱呱一群丫頭笑了進來原來是翠墨小螺翠縷入畫邢岫烟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彩鸞綉鳳八九個人都抱著紅氈子笑著進來說拜壽的擠破了門了快拿麵來我們吃剛進來時探春湘雲宝琴岫烟惜春也都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不敢起動快預備好茶進入房中不免推讓一回大家歸坐襲人等捧過茶來纔吃了一口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宝玉忙迎出來笑說我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說不能見我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平兒笑道我正打發你姐姐梳頭不得出來回你後來聽見又說讓我我那裡禁當

得起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宝玉笑道我也禁當不起襲人早在外門安了坐讓他坐平兒便拜下去寶玉作揖不迭平兒便跪下去宝玉也忙還跪下襲人連忙攙起來又拜了一拜宝玉又還了一揖襲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經完了怎麼又作揖襲人笑道這是他來給你拜壽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該給他拜壽宝玉喜得忙作揖笑道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兒赶着也還了禮湘雲拉宝琴岫烟說你們四個人對拜壽直拜一天纔是探春忙問原來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麼就忘了忙命丫頭去告訴二奶奶赶著補了一分禮與琴姑娘的一樣

送到二姑娘屋裡去了丫頭答應着去了岫烟見湘雲直口說出來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個月月月有幾個生日人多了便這等巧也有三個一日的兩個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過大姐姐占了去怨不得他福大生日比別人就占先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過了燈節就是老太太和宝姐姐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三月初一是太太的初九是璉二哥哥二月沒人襲人道二月十二日林姑娘怎麼沒人只不是偺家的人探春笑道你看我這個記性兒宝玉笑指襲人道他和林妹妹是一日他所以記得探春笑道原來你兩個倒

是一日每年連頭也不給我們磕一個平兒的生日我們也不知道這也是總知道的平兒笑道我們是那牌兒名上的人生日也沒拜壽的福又沒受禮的職分可吵嚷什麽可不悄悄兒的就過去了嗎今日他又偏吵出來了等姑娘回房我再行禮去罷探春笑道也不敢驚動只是今日倒要替你過個生日我心裡總過得去寶玉湘雲等一齊都說狠是探春便吩咐了丫頭去告訴他奶奶說我們大家說了今日一天不放平兒出去我們也大家湊了分子過生日呢丫頭笑着去了半日回來說二奶奶說了多謝姑娘們給他臉不知過生日給他些什麽吃只別忘了二奶奶就不來絮聒他了衆人都笑了探春因說道可巧今日裡頭厨房不預備飯一應下麵弄菜都是外頭收拾偺們就湊了錢叫柳家的來領了去只在偺們裡頭收拾倒好衆人都說狠好探春一面遣人去請李紈寶釵黛玉一面遣人去傳柳家的進來吩咐他內厨房中快收拾兩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說外厨房中預備了探春笑道你原來不知道今日是平姑娘的好日子外頭預備的是上頭的這如今我們私下又湊了分子单爲平姑娘預備兩桌請他你只管揀新巧的菜蔬預備了來開了帳我那裡領錢柳家的笑道今日又是平姑娘的千秋我們竟

不知道說着便向平兒磕頭慌得平兒拉起他來柳家的忙去預備酒席這裡探春又邀了宝玉同到廳上去吃麵等到李紈宝釵一齊來全又遣人去請薛姨媽與黛玉因天氣和煖黛玉之疾漸愈故也來了花團錦簇擠了一廳的人誰知薛蝌又送了巾扇香帛四色壽禮與宝玉宝玉於是過去陪他吃麵兩家皆辦了壽酒互相酧送彼此同領至午間宝玉又陪薛蝌吃了兩杯酒宝釵帶了宝琴過來與薛蝌行禮把盞畢宝釵因囑咐薛蝌家裡的酒也不用送過那邊去這虛套竟收了你只請夥計們吃罷我們和宝兄弟進去還要待人去呢也不能陪你了薛蝌忙說姐姐兄弟只管請只怕夥計們也就好來了宝玉忙又告過罪方同他姊妹同來一進角門宝釵便命婆子將門鎖上把鑰匙要了自己拿着宝玉忙說這一道門何必關又沒多的人走況且姨媽姐姐妹妹都在裡頭倘或要家去取什麼豈不費事宝釵笑道小心沒過逾的你們那邊這幾日七事八事竟沒有我們那邊的人可知是這門關得有功效了若是開著保不住那起人圖順腳走近路從這裡走攔誰的是不如鎖了連媽媽和我也禁著些大家別走縱有了事就賴不着這邊的人了宝玉笑道原來姐姐也知道我們那邊近日丟了東西宝釵笑道你只知道玫

瑰露和茯苓霜兩件乃因人而及物若不是裡頭有人你是連這兩件還不知道呢殊不知還有幾件比這兩件大的呢若以後叨登不出來是大家的造化若叨登出來了不知裡頭連累多少人呢你也是不管事的人我總告訴你平兒是個明白人我前日也告訴了他皆因他奶奶不在外頭所以使他明白了若不犯出來大家落得丟開手若犯出來他心裡已有了稿兒自有頭緒就寃屈不着平人了你只聽我說已後留神小心就是了這話也不可告訴第二個人說着來到沁芳亭邊只見襲人香菱侍書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十來個人都在那裡看魚頑呢見他們來了都說芍藥欄裡預備下了快去上席罷宝釵等隨攜了他們同至芍藥欄中紅香圃三間小廠廳內連尤氏已請過來了諸人都在那裡只沒平兒原來平兒出去有賴林諸家送了禮來連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拜壽送禮的不少平兒忙着打發賞錢道謝一面又色色的回明了鳳姐兒不過留下幾樣也有不受的也有受下即刻賞與人的忙了一回又直等鳳姐兒吃過麵方換了衣裳往園裡來剛進了園就有幾個丫鬟來找他一同到了紅香圃中只見筵開玳瑁褥設芙蓉衆人都笑說壽星全了上面四座定要讓他們四個人坐四人皆不肯薛姨媽說

我老天拔地不合你們的群兒我倒拘的慌不知我到廳上隨便躺躺去倒好我又吃不下什麽去又不大吃酒這裡讓他們倒便宜尤氏等執意不從宝釵道這也罷了倒是讓媽媽在廳上歪着自如些有愛吃的送些過去倒自在了且前頭沒人在那裡又可照看了探春笑道旣這樣恭敬不如從命因大家送到理事廳上眼看着命小丫頭們鋪了一個錦褥並靠背引枕之類又囑咐好生給姨太太搥腿要茶要水別推三拉四的回來送了東西來姨太太吃了賞你們吃只別離了這裡小丫頭子們都荅應了探春等方同來終久讓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兒面西坐宝玉面東坐探春又接了鴛鴦來二人並肩對面相陪西邊一桌宝釵黛玉湘雲迎春惜春依序一面又拉了香菱玉釧兒二人打横三桌上尤氏李紈又拉了襲人彩雲陪坐四桌上便是紫鵑鶯兒晴雯小螺司棋等人圍坐當下探春等還要把盞宝琴等四人都說這一鬧一日也坐不成了方纔罷了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衆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兒去罷一面又將各色吃食揀了命人送與薛姨媽去宝玉便說雅坐無趣須要行令纔好衆人中有的說行這個令好又有那個說行那個令纔好黛玉道依我說拿了筆硯將各

色令都寫了拈成鬮兒偕們抓出那個來就是那個衆人都道妙極即命拿了一幅筆硯花箋香菱近日學了詩又天天學寫字見了筆硯便巴不得連忙起來說我寫衆人夾了一回共得十來個念着香菱一一寫了搓成鬮兒擲在一個瓶中探春便命平兒拈平兒向內攪了一攪用筯夾了一個出來打開一看上寫着射覆二字宝釵笑道把個令祖宗拈出來了射覆從古有的如今失了傳這是後纂的比一切的令都難這裡頭倒有一半是不會的不如毀了另拈一個雅俗共賞的探春笑道既拈了出來如何再毀如今再拈一個若是雅俗共賞的便叫他們行去偕們行道一個說着又叫襲人拈了一個却是拇戰史湘雲笑着說這個簡断爽利合了我的脾氣我不行這個射覆沒得垂頭喪氣悶人我只猜拳去了探春道惟有他亂令宝姐姐快罰他一鍾宝釵不容分說便灌了湘雲一杯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聽我分派取了令骰令盆來從琴妹妹擲起挨着擲下去對了點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擲是個三岫烟宝玉等皆擲的不對直到香菱方擲了個三宝琴笑道只好室內生春若說到外頭去可太沒頭緒了探春道自然三次不中者罰一杯你覆他射宝琴想了一想說了個老字香菱原生於這令一時想不

到滿室滿席都不見有與老字相連的成語湘雲先聽了便也亂看忽見門斗上貼着紅香圃三個字便知宝琴覆的是我不如老圃的圃字見香菱射不着衆人擊鼓又催便悄悄的拉香菱教他說藥字黛玉偏看見了說快罰他又在那裡傳遞呢鬧得衆人都知道了忙又罰了一杯恨的湘雲拿快子敲黛玉的手於是罰了香菱一杯下則宝釵和探春對了點子探春便射了一人字宝釵笑道這個人字泛得狠探春笑道添一個字兩射一覆也不泛了說着便又說了一個窗字宝釵一想因見席上有雞便覆着他是用雞窗雞人二典了因覆了一個塒字探春知他覆着用了雞栖於塒的典二人一笑各飲一口門杯湘雲等不得早和寶玉三五亂叫猜起拳來那邊尤氏和鴛鴦隔着席也七八亂叫搳起拳來平兒襲人也作了一對叮叮噹噹只聽得腕上鐲子響一時湘雲贏了寶玉襲人贏了平兒二人限酒底酒面湘雲便說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舊詩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還要一句時憲書上有的話共總成一句話酒底要關人事的菓菜名衆人聽了都說惟有他的令比人嘮叨倒也有些意思便催寶玉快說寶玉笑說誰說過這個也等想一想兒黛玉便道你多喝一鍾我替你說寶玉眞個喝了酒聽黛玉說道

落霞與孤鶩齊飛風急江天過雁哀却是一枝折脚
雁叫得人九迴腸這是鴻雁來賓

說得大家笑了衆人說這一串子倒有些意思黛玉又拈了一個榛瓤說酒底道

榛子非關隔院砧　何來萬戶擣衣聲

令完鴛鴦襲人等皆說的是一句俗語都帶一個壽字不須多贅大家輪流亂了一陣這上面湘雲又和寶琴對了手李紈和岫烟對了點子李紈便射了一個瓢字岫烟便覆了一個綠字二人會意各飲了一口湘雲的拳却輸了請酒面酒底寶琴笑道請君入甕大家笑起來說這個典用得當湘雲便說道

奔騰澎湃江間波浪兼天湧須要鐵索纜孤舟旣遇着一江風不宜出行

說的衆人都笑了說好個謅斷了腸子的怪道他出這個令故意惹人笑又催他快說酒底兒湘雲吃了酒夾了一塊鴨肉呷口酒忽見碗內有半個鴨頭遂夾了出來吃腦子衆人催他別只顧吃你到底快說了湘雲便用筯子舉着說道

這鴨頭不是那丫頭　頭上那有桂花油

衆人越發笑起來引得晴雯小螺等一干人都走過來說

雲姑娘會開心兒拿着我們取笑兒快罰一杯纔罷怎見得我們就該擦桂花油的倒得每人給一瓶子桂花油擦擦黛玉笑道他倒有心給你們一瓶子油又怕罣誤着打竊盜官司衆人不理論寶玉却明白忙低了頭彩雲心裡有病不覺的紅了臉寶釵忙暗暗的瞅了黛玉一眼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寶玉的就忘了趣了彩雲了自悔不及忙一頓的行令猜拳岔開了底下寶玉可巧和寶釵對了點子寶釵便覆了一個寶字寶玉想了一想便是知寶釵作戲指着自己的通靈玉說的便笑道姐姐拿我作雅謔我却射着了說出來姐姐別惱就是姐姐的諱釵字就是了衆人道怎麼解宝玉道他說宝底下自然是玉字了我射釵字舊詩曾有敲斷玉釵紅燭冷豈不射着了湘雲說道這用時事却使不得兩個人都該罰香菱道不止時事這也是有出處的湘雲道宝玉二字並無出處不過是春聯上或有之詩書紀載並無筭不得香菱道前日我讀岑嘉州五言律現有一句說此鄉多宝玉怎麼你倒忘了後來又讀李義山七言絕句又有一句宝釵無日不生塵我還笑說他兩個名字都原來在唐詩上呢衆人笑說這可問住了快罰一杯湘雲無話只得飲了大家又該對點搳拳這些人因賈母王夫人不在家沒了管束便任意取

樂呼三喝四喊七叫八滿廳中紅飛翠舞玉動珠搖眞是十分熱鬧頑了一回大家方起席散了却忽然不見了湘雲只當他外頭自便就來誰知越等越沒了影子使人各處去找那裡找得着接着林之孝家的同着幾個老婆子來一則恐有正事呼喚二則恐丫環們年輕趁王夫人不在家不服探春等約束恣意痛飲失了體統故來請問有事無事探春見他們來了便知其意忙笑道你們又不放心來查我們來了我們並沒有多吃酒不過是大家頑笑將酒作引子媽媽們別躭心李紈尤氏都也笑說你們歇着去罷我們也不敢叫他們多吃了林之孝家的等人笑

說我們知道連老太太讓姑娘們吃酒姑娘們還不肯吃呢何況太太們不在家自然頑罷了我們怕有事來打聽打聽二則天長了姑娘們頑一回子還該點補些小食兒素日又不大吃雜項東西如今吃一兩杯酒若不多吃些東西怕受傷探春笑道媽媽說的是我們也正要吃呢回頭命取點心來兩傍丫鬟們齊聲荅應了忙去傳點心探春又笑讓你們歇着去或是姨媽那裡說話兒去我們即刻打發人送酒你們吃去林之孝家的等人笑回不敢領了又站了一回方退了出來平兒摸着臉笑道我的臉都熱了也不好意思的見他們依我說竟收了罷別惹他們

再來到沒意思了探春笑道不相干横竪偺們不認眞喝酒就罷了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笑嘻嘻的走來說姑娘們快瞧雲姑娘吃醉了圖凉快在山子後頭一塊青石板磴上睡着了衆人聽說都笑道快别吵嚷說着都走來看時果見湘雲臥于山石僻處一個石磴子上業經香夢沈酣四面芍藥花飛了一身滿頭臉衣襟上皆是紅香散亂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羣蜜蜂蝴蝶鬧嚷嚷的圍着又用鮫帕包了一包芍藥花瓣枕着衆人看了又是愛又是笑忙上來推喚攙扶湘雲口內猶作睡語說酒令唧唧嚷嚷說泉香酒冽醉扶歸宜會親友衆人笑推他說道快醒醒兒吃飯去這潮磴上還睡出病來呢湘雲慢啓秋波見了衆人又低頭看了一看自已方知是醉了原是納凉避静的不覺因多罰了兩杯酒嬌弱不勝便睡着了心中反覺自愧早有小丫頭端了一盆洗臉水一個捧着鏡奩衆人等着他便在石磴上重新勻了臉攏了鬢連忙起身同着來至紅香圃中又吃了兩盞濃茶探春忙命將醒酒石拿來給他啣在口內一時又命他吃了些酸湯方纔覺得好了些當下又選了幾樣菓菜與鳳姐兒送去鳳姐兒也送了幾樣來寶釵等吃過點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觀花的也有倚欄看魚的各

自取便說笑不一探春便和寶琴下碁寶釵岫烟觀局林黛玉和寶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噥噥不知說些什麼只見林之孝家的和一羣女人帶了一個媳婦進來那媳婦愁眉淚眼也不敢進廳來到堦下便朝上跪下磕頭探春因一塊碁受敵算來算去總得了兩個眼便折了官着兒兩眼只瞅着碁盤一隻手伸在盒內只管抓碁子作想林之孝家的站了半天因回頭要茶時纔看見問什麼事林之孝家的便指那媳婦說這是四姑娘屋裡小丫頭彩兒的娘現是園內伺候的人嘴狠不好纔是我聽見了問着他他說的話也不敢回姑娘竟要攆出去纔是探春道怎麼不回大奶奶林之孝家的道方纔大奶奶在廳上姨太太處去頂頭看見我已回明白了叫回姑娘來探春道怎麼不回二奶奶平兒道不回去也罷我回去說一聲就是了既這麼着就攆他出去等太太回來再回請姑娘定奪探春點頭仍又下碁這裡林之孝家的帶了那人出去不提黛玉和宝玉二人站在花下遥遥盼望黛玉便說道你家三丫頭到是個乖人雖然叫了他管些事倒也一步不肯多走差不多的人就早作起威福來了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時他幹了幾件事這園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根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幾件事單拿着我和鳳姐姐

做筏子最是心裡有算計的人豈止乖呢黛玉道要這樣
總好偺們也太費了我雖不管事心裡每常閑了替他們
一算出的多進的少如今若不省儉必致後手不接宝玉
笑道憑他怎麽後手不接也不短了偺們四個人的黛玉
聽了轉身就往廳上尋宝釵說笑去了宝玉正欲走時只
見襲人走來手內捧着一個小連環洋漆茶盤裡面可式
放着兩鍾新茶因問他往那裡去了我見你兩個半日沒
吃茶巴巴的倒了兩鍾來他又走了宝玉道那不是他你
給他送去說着自拿了一鍾襲人便送了那鍾去偏和宝
釵在一處只得一鍾茶便說那位喝時那位先接了我再

倒去寶釵笑道我倒不喝只要一口漱漱就是了說着先
拿起來喝了一口剩了半杯遞在黛玉手內襲人笑說我
再倒去黛玉笑道你知道我這病大夫不許多吃茶這半
鍾儘彀了難爲你想得到說畢飲乾將杯放下襲人又來
接寶玉的寶玉因問這半日不見芳官他在那裡呢襲人
四顧一瞧說纔在這裡幾個人鬭草頑這會子不見了寶
玉聽說便忙回至房中果見芳官面向裡睡在床上寶玉
推他道這快別睡覺偺們外頭頑去一會子好吃飯芳官
道你們吃酒不理我叫我悶了半日可不來睡覺罷了寶
玉拉了他起來笑道偺們晚上家裡再吃回來我叫襲人

姐姐帶了你桌上吃飯何如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裡也不好我也不慣吃那個麵條子早起也沒好生吃剛纔餓了我已告訴了柳嬸子先給我做一碗湯盛半碗粳米飯送來我這裡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許叫人管着我我要儘力吃殼了纔罷我先在家裡吃二三觔好惠泉酒呢如今學了這勞什子他們說怕壞嗓子這幾年也沒聞見趂今日我可是要開齋了寶玉道這個容易說着只見柳家的果遣人送了一個盒子來春燕接着揭開看時裡面是一碗蝦丸雞皮湯又是一碗酒釀清蒸鴨子一碟醃的胭脂鵝脯還有一碟四個奶油松瓤捲酥並一大碗熱騰騰碧瑩瑩綠畦香稻粳米飯春燕放在案上走來安小菜碗筯過來撥了一碗飯芳官便說油膩膩的誰吃這些東西只將湯泡飯吃了一碗揀了兩塊醃鵝就不吃了寶玉聞着倒覺比往常之味又勝些似的遂吃了一個捲酥又命春燕也撥了半碗飯泡湯一吃十分香甜可口春燕和芳官都笑了吃畢春燕便將剩的要交回寶玉道你吃了罷若不殼再要些來春燕道不用要這就殼了方纔麝月姐姐拿了兩盤子點心給我們吃了我再吃了這個儘殼了不用再吃了說着便站在桌傍一頓吃了又留下兩個捲酥說這個留着給我媽吃晚上要

吃酒給我兩個吃酒就是了寶玉笑道你也愛吃酒等著偺們晚上痛喝一陣你襲人姐姐和晴雯姐姐的量也好也要喝只是每日不好意思趁今日大家開齊還有一件事想著囑咐你竟忘了此刻纔想起來已後芳官全要你照看他他或有不到處你提他襲人照顧不過這些人來春燕道我都知道不用你操心但只五兒的事怎麼樣寶玉道你和柳家的說去明日直叫他進來罷等我告訴他們一聲就完了芳官聽了笑道這倒是正經事春燕又叫兩個小丫頭進來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與婆子也洗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話下寶玉便出來仍往紅香圃等衆姊妹芳官在後拿著巾扇剛出了院門只見襲人晴雯二人攜手回來寶玉問你做什麼襲人道擺下飯了等你吃飯呢寶玉便笑着將方纔吃飯的一節告訴了他兩個襲人笑道我說你是猫兒食雖然如此也該上去陪他們多少應個景兒晴雯用手指戳在芳官額上說道你就是狐媚子什麼空兒跑了去吃飯兩個怎麼約下了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兒襲人笑道不過是悞打悞撞的遇見說約下可是沒有的事晴雯道既這麼着要我們無用明日我們都走了讓芳官一個人就彀使了襲人笑道我們都去了使得你却去不得晴雯道惟有我是第一個要

去又懶又夯性子又不好又沒用襲人笑道倘或那孔雀褂子襟再燒了窟窿你去了誰可會補呢你倒别和我拿三搬四的我煩你做個什麽把你懶的橫針不拈豎線不動一般也不是我的私活煩你橫豎都是他的你就都不肯做怎麽我去了幾天你病的七死八活一夜連命也不顧給他做了出來這又是什麽原故你倒底說話呀怎麽粧憨兒和我笑那也當不了什麽晴雯笑着啐了一口大家說着來至廳上薛姨媽也來了依序坐下吃飯寶玉只用茶泡了半碗飯應景而已一時吃畢大家吃茶閒話又隨便頑笑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

個人滿園頑了一回大家採了些花草來兜着坐在花草堆中鬬草這一個說我有觀音柳那一個說我有羅漢松那一個又說我有君子竹這一個又說我有美人蕉這個又說我有星星翠那個又說我有月月紅這個又說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個又說我有琵琶記裡的枇杷菓荳官便說我有姊妹花眾人沒了香菱便說我有夫妻蕙荳官說從沒聽見有個夫妻蕙香菱道一個剪兒一個花兒叫做蘭一個剪兒幾個花兒叫做蕙上下結花的為兄弟蕙並頭結花的為夫妻蕙我這枝並頭的怎麽不是夫妻蕙荳官沒得說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說若是這兩枝一

大一小就是老子兒子蕙了若是兩枝背面開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漢子去了大半年你想他了便扯拉着蕙上也有了夫妻了好不害羞香菱聽了紅了臉忙要起身擰他笑罵道我把你這個爛了嘴的小蹄子滿口裡放屁胡說荳官見他要站起來怎肯容他便忙伏身連將他壓住回頭笑着央告蕊官等來帮着我擰他這張嘴兩個人滾在地下衆人拍手笑說了不得了那是一窪子水可惜弄了他的新裙子荳官回頭看了一看果見傍邊有一汪積雨香菱的半條裙子都汚濕了自已不好意思忙奪手跑了衆人笑個不住怕香菱拿他們出氣也都笑着一哄而散

香菱起身低頭一瞧見那裙上猶滴滴點點流下綠水來正恨罵不絕可巧寶玉見他們鬬草也尋了些草花來湊戲忽見衆人跑了只剩了香菱一個低頭弄裙因問怎麼散了香菱便說我有一枝夫妻蕙他們不知道反說我謅因此鬧起來把我的新裙子也遭塌了寶玉笑道你有夫妻蕙我這裡倒有一枝並蒂菱口內說着手裡眞個拈着一枝並蒂菱花又拈了那枝夫妻蕙在手內香菱道什麽夫妻不夫妻並蒂不並蒂你瞧瞧這裙子寶玉便低頭一瞧噯呀了一聲說怎麼就拉在泥裡了可惜這石榴紅綾最不禁染香菱道這是前日琴姑娘帶了來的姑娘做了

一條我做了ㄟ一條今日纔上身寶玉跌脚嘆道若你們家一日遭塌這麽一件也不直什麽只是頭一件旣係琴姑娘帶來的你和寶姐姐每人纔一件他的上好你的先弄壞了豈不辜負他的心二則姨媽老人家嘴碎饒這麽樣我還聽見常說你們不知過日子只會遭塌東西不知惜福呢這叫姨媽看見了又說個不淸香菱聽了這話却碰在心坎兒上反倒喜歡起來因笑道就是這話我雖有幾條新裙子都不合這一樣若有一樣的赶着換了也就好了過後再說寶玉道你快休動只站着方好不然連小衣膝褲鞋面都要弄上泥水了我有主意襲人上月做了ㄟ

條和這個一樣的他因有孝如今也不穿竟送了你換下這個來如何香菱笑着搖頭說不好倘或他們聽見了倒不好寶玉道這怕什麽等他孝滿了他愛什麽難道不許你送他別的不成你若這樣不是你素日爲人了況且不是瞞人的事只管告訴寶姐姐也可只不過怕姨媽老人家生氣罷了香菱想了一想有理點頭笑道就是這樣罷了別辜負了你的心等着你千萬叫他親自送來纔好寶玉聽了喜歡非常答應了忙忙的回來一壁低頭心下暗想可惜這麽一個人沒父母連自己本姓也忘了被人拐出來偏又賣與這個霸王因又想起往日平兒也是

意外想不到的今日更是意外之意外的事了一面胡思亂想來至房中拉了襲人細細告訴了他緣故香菱之爲人無人不憐愛的襲人又本是個手中撒漫的況與香菱相好一聞此信忙就開箱取了出來摺好隨了寶玉來尋香菱見他還站在那裡等呢襲人笑道我說你太淘氣了總要淘出個故事來纔罷香菱紅了臉笑說多謝姐姐了誰知那起促俠鬼使的黑心說着接了裙子展開一看果然合自已的一樣又命寶玉背過臉去自已向內解下來將這條繫上襲人道把這腌臢了的交與我拿回去收拾了給你送來你若拿回去看見了又是要問的香菱道好姐姐你拿去不拘給那個妹妹罷我有了這個不要他了襲人道你倒大方得狠香菱忙又拜了兩拜道謝襲人一面襲人拿了那條泥污了的裙子就走香菱見寶玉蹲在地下將方纔夫妻蕙與並蒂菱用樹枝兒挖了一個坑先抓些落花來鋪墊了將這菱蕙安放上又將些落花來掩了方撮土掩埋平伏香菱拉他的手笑道這又叫做什麽怪道人人說你慣會鬼鬼祟祟使人肉麻呢你瞧瞧你這手弄得泥污苔滑的還不快洗去寶玉笑着方起身走了去洗手香菱也自走開二人已走了數步香菱復轉身回來叫住寶玉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隻泥手笑嘻

嘴的轉來問作什麽香菱紅了臉只管笑嘴裡却要說什麽又說不出口來因那邊他的小丫頭臻兒走來說二姑娘等你說話呢香菱臉又一紅方向宝玉道裙子的事可別和你哥哥說就完了說畢即轉身走了宝玉笑道可不我瘋了往虎口裡探頭兒去呢說着也回去了不知端詳下回分解

評曰

一部書中慶壽不少寶玉生日自不可缺但一例鋪叙便是印板文字今夾叙平兒寶琴岫烟同日誕生文法既變換不板又省却另叙三人生辰

寶琴岫烟平兒生日是實鋪太祖冥壽王夫人賈璉襲人是虛補筆法不同

寫寶釵鎖門細心的是當家人舉動又虛補所失物件不止茯苓霜玫瑰露且暗描寶玉不管事寶釵有涵養一筆寫出幾層深意

上中下三等家人送平兒壽禮尤見周到

寶釵既鎖角門薛姨媽不能回家但許多幼少與老人同坐寶多不便廳上獨坐安頓極妙如此衆人方好猜拳行令毫無拘束

令女先見到廳上相陪薛姨媽亦見周到

黛玉湘雲所說酒令俱是兩人小照莫作閒文看過
寶釵寶玉對䵷射覆俱以名互戲有心有緣意在言
外又借香菱口中補出命名典故玲瓏細密
插叙林之孝家查看一層周匝無遺
湘雲醉眠是香菱解裙陪襯
插叙撞遂媳婦一層是描寫奕棋神情及探春作事
得體且以見惜春素日亦不知管束婢嫗
黛玉獨和寶玉在花下密語只寫不知說些什麼藏
筆最爲蘊藉
襲人送茶兩杯黛玉偏先走開若襲人单送黛玉豈

不得罪寶釵乃說那位先喝我再倒去眞是伶俐口
齒然必要再添一杯文章便呆笨隨以寶釵漱口只
剩半杯黛玉不多吃茶半杯已足兩杯之茶三人同
飲而寶玉獨吃一杯釵黛合飲一杯雙關在有意無
意間文人巧思不可揣摸
黛玉說給桂花油恐打窃盜官司是暗刺彩雲襲人
說補翠裘是明誚晴雯
芍藥裀引出石榴裙觀音柳羅漢松君子竹美人蕉
牡丹花枇杷果姊妹花引出夫妻蕙並蒂菱
荳官駁夫妻蕙口齒甚利

眾人都散寶玉獨携並蒂菱而來可稱巧合

香菱石榴裙因爭夫妻蕙而濕因遇並蒂菱而解妙有意味

寶玉埋夫妻蕙並蒂菱及看平兒鴛鴦梳粧等事是描寫意淫二字

香菱叫住寶玉紅了臉欲說不說只囑裙子的事別告訴薛蟠臉又一紅情深意厚言外畢露

此回有變換有補綴有明寫有暗寫有伏線有映照文法最為靈細

紅樓夢卷六十二回終

紅樓夢卷六十三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寶玉回至房中洗手因與襲人商議晚間吃酒大家取樂不可拘泥如今吃什麼好早說給他們備辦去襲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紋四個人每人五錢銀子共是二兩芳官碧痕春燕四兒四個人每人三錢銀子他們有假的不算共是三兩二錢銀子早已交給了柳嫂子預備四十碟菓子我和平兒說了已經拾了一罈好紹興酒藏在那邊了我們八個人单替你做生日寶玉聽了喜

的忙說他們是那裡的錢不該叫他們出幾是晴雯道他們沒錢難道我們是有錢的這原是各人的心那怕他偷的呢只管領他的情就是了寶玉聽了笑說你說的是襲人笑道你這個人一天不捱他兩句硬話村你你再過不去晴雯笑道你如今也學壞了專會調三窩四說着大家都笑了寶玉說關了院門罷襲人笑道怪不得人說你是無事忙這會子關了門人倒疑惑起來索性再等一等寶玉點頭因說我出去走走四兒舀水去春燕一個跟我來罷說着走至外邊因見無人便問五兒之事春燕道我纔告訴了柳嫂子他倒喜歡得很只是五兒那夜受了委屈煩惱回去又氣病了那裡來得只等好了罷寶玉聽了未免後悔長嘆因又問這事襲人知道不知道春燕道我沒告訴不知芳官可說了不曾寶玉道我却沒告訴過他也罷等我告訴他就是了說畢復走進來故意洗手已是掌燈時分聽得院門前有一羣人進來大家隔窗悄視果見林之孝家的和幾個管事的女人走來前頭一人提着大燈籠晴雯悄笑道他們查上夜的人來了這一出去偺們就好關門了只見怡紅院凡上夜的人都迎了出去林之孝家的看了不少又吩咐別要錢吃酒放倒頭睡到大天亮我聽見是不依的衆人都笑說那裡有這麼大胆子的

人林之孝家的又問寶二爺睡下了沒有眾人都回不知道襲人忙推寶玉寶玉靸了鞋便迎出來笑道我還沒睡呢媽媽進來歇歇又叫襲人倒茶來林之孝家的忙進來笑說還沒睡呢如今日長夜短了該早些睡明日起遲了人家笑話不是個讀書上學的公子了倒像那起挑脚漢了說畢又笑寶玉忙笑道媽媽說得是我每日都睡得早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已經睡了今日因吃了麵怕停食所以多頑一回林之孝家的又向襲人等說該沏些普洱茶吃襲人晴雯二人忙說沏了一茶缸子女兒茶已經吃過兩碗了大娘也嚐一碗都是現成的說着

晴雯便倒了來林家的站起接了又笑道這些時我聽見二爺嘴裡都換了字眼赶着這幾位大姑娘們竟叫起名字來雖然在這屋裡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該嘴裡尊重些纔是若一時半刻偶然叫一聲使得若只管順口叫起來怕已後兄弟侄兒照樣便惹人笑話這家子的人眼裡沒有長輩寶玉笑道媽媽說得是我不過是一時半刻的偶然叫一句是有的襲人晴雯都笑說這可別委屈了他直到如今他可姐姐沒離了嘴不過頑的時候叫一聲半聲名字若當着人却是和先一樣林之孝家的笑道這纔好呢這纔是讀書知禮的越自已謙遜越尊重別說

是三五代的陳人現從老太太太太屋裡撥過來的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猫兒狗兒輕易也傷不得他這纔是受過調教的公子行事說畢吃了茶便說請安歇罷我們走了寶玉還說再歇歇那林之孝家的已帶了衆人又查别處去了這裡晴雯等忙命關了門進來笑說這位奶奶那裡吃了一杯來了嘮三叨四的又排場了我們一頓去了麝月笑道他也不是好意的少不得也要常提着些兒也隄防着怕走了大摺兒的意思說着一面擺上酒菓襲人道不用高桌偺們把那張花梨圓炕桌子放在炕上坐又寬綽又便宜說着大家果然抬來麝月和四兒那邊去

搬菓子用兩個大茶盤做四五次方搬運了來兩個老婆子蹲在外面火盆上篩酒寶玉說天氣熱偺們都脫了大衣裳纔好衆人笑道你要脫你脫我們還要輪流安席呢寶玉笑道這一安席就要到五更天了知道我最怕這些俗套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這會子還慪我就不好了衆人聽了都說依你于是先不上坐且忙着卸粧寬衣一時將正粧卸去頭上只隨便挽着鬏兒身上皆是長裙短襖寶玉只穿着大紅綿紗小襖兒下面綠綾弾墨夾褲散着褲腳繫着一条汗巾靠着一個各色玫瑰芍藥花瓣裝的玉色夾紗新枕頭和芳官兩個先搳拳當時芳官滿口嚷

熱只穿着一件玉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門的水田小夾襖束着一条柳綠汗巾底下是水紅灑花夾褲也散着褲腿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總歸至頂心結一根粗辮拖在腦後右耳根內只塞着米粒大小的一個小玉塞子左耳上單一個白菓大小的硬紅鑲金大墜子越顯得面如滿月猶白眼似秋水還清引得衆人笑說他兩個倒像一對雙生的弟兄襲人等一一斟上酒來說且等一等再搳拳雖不安席在我們每人手裡吃一口罷了于是襲人爲先端在唇上吃了一口其餘依次下去一一吃過大家方團圓坐了春燕四兒因炕沿坐不下便端了兩張椅子近炕放下那四十個碟子皆是一色白彩定窰的不過只有小茶碟大裡面不過是山南海北乾鮮水陸的酒饌菓菜寶玉因說偺們也該行個令纔好襲人道斯文些纔好別大呼小叫叫人聽見二則我們不識字可不要那些文的麝月笑道拿骰子偺們搶紅罷寶玉道沒趣不好偺們占花名兒好晴雯笑道正是早已想弄這個頑意兒襲人道這個頑意雖好人少了沒趣春燕笑道依我說偺們竟悄悄的把寶姑娘雲姑娘林姑娘請了來頑一回子到二更天再睡不遲襲人道又開門闔戶的鬧倘或遇見巡夜的問寶玉道怕什麼偺們三姑娘也吃酒再請他一聲纔好

還有琴姑娘衆人都道琴姑娘罷了他在大奶奶屋裡叨登的大發了寶玉道怕什麽你們就快請去春燕四兒都巴不得一聲二人忙命開門分頭去請晴雯麝月襲人三人又說他兩個去請只怕寶林兩個不肯來須得我們請去死活拉他來于是襲人晴雯忙又命老婆子打個燈籠二人又去果然寶釵說夜深了黛玉說身上不好他二人再三央求好歹給我們一點体面略坐坐再來衆人聽了却也歡喜因想不請李紈倘或被他知道了倒不好便命翠墨同了春燕也再三的請了李紈和寶琴二人會齊先後都到了怡紅院中襲人又死活拉了香菱來炕上又併

了一張桌子方坐開了寶玉忙說林妹妹怕冷過這邊靠板壁坐又拿了個靠背墊着些襲人等都端了椅子在炕沿下陪着黛玉却離桌遠遠的靠着靠背因笑向寶釵李紈探春等道你們日日說人家夜飲聚賭今日我們自已也如此以後怎麽說人李紈笑道有何妨碍一年之中不過生日節間如此並没夜夜如此這倒也不怕說着晴雯拿了一個竹雕的簽筒來裡面裝着象牙花名簽子搖了一搖放在當中又取過骰子來盛在盒內搖了一搖揭開一看裡面是六點數至寶釵寶釵便笑道我先抓不知抓出個什麽來說着將筒搖了一搖伸手掣出一簽大家一

看只見簽上畫着一枝牡丹題著艷冠羣芳四字下面又
有鐫的小字一句唐詩道是

任是無情也動人

又注着在席共賀一杯此爲羣芳之冠隨意命人不拘詩
詞雅謔或新曲一支爲賀衆人都笑說巧得狠你也原配
牡丹花說着大家共賀了一杯寶釵吃過便笑說芳官唱
一隻我們聽罷芳官道旣這樣大家吃了門杯好聽于是
大家吃酒芳官便唱壽筵開處風光好衆人都道快打回
去這會子狠不用你來上壽揀你極好的唱來芳官只得
細細的唱了一隻賞花時翠鳳翎毛紮箒扠閑踏天門掃

落花纔罷寶玉却只管拿着那簽口内還顛來倒去念任
是無情也動人聽了這曲子眼看着芳官不語湘雲忙一
手奪了擲與寶釵寶釵又擲了一個十六點數到探春探
春笑道還不知得個什麼伸手掣了一根出來自已一瞧
便擲在桌上紅了臉笑道這東西不該行這令這原是外
頭男人們行的令許多混話在上頭衆人不解襲人等忙
拾了起來衆人看上面是一枝杏花那紅字寫著瑤池仙
品四字詩云

日邊紅杏倚雲栽

註云得此簽者必得貴婿大家須恭賀一杯共同飲一杯

衆人笑說道我們說是什麼呢這籤原是閨閣中取笑的除了這兩三根有這話的並無雜話這有何妨我們家已有了王妃難道你也是王妃不成大喜大喜說着大家來敬探春那裡肯飲却被史湘雲香菱李紈等三四個人強死強活灌了一鍾纔罷探春只命蠲了這個再行別的衆人斷不肯依湘雲拿着他的手強擲了個十九點出來便該李氏掣李氏搖了一搖掣出一根來一看笑道好極你們瞧瞧這行子竟有些意思衆人瞧那籤上畫着一枝老梅是寫著霜曉寒姿四字那一面舊詩是

竹籬茅舍自甘心

註云自飲一杯下家擲骰李紈笑道真有趣你們擲去罷我只自吃一杯不問你們的廢與說着便吃酒將骰過與黛玉黛玉一擲是十八點便該湘雲掣湘雲笑著揎拳擄袖的伸手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一面畫着一枝海棠題著香夢沉酣四字那面詩道是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夜深二字改石凉兩個字衆人便知他打趣白日間湘雲醉眠的事都笑了湘雲笑指那自行船與黛玉看又說快坐上那船家去罷别多說了衆人都笑了因看註云既云香夢沉酣掣此籤者不便飲酒只令上下兩家

各飲一杯湘雲拍手笑道阿彌陀佛真真好籤恰好黛玉是上家寶玉是下家二人斟了兩杯只得要飲寶玉先飲了半杯瞅人不見遞與芳官芳官卽便端起來一仰脖喝了黛玉只管和人說話將酒全折在漱盂內了湘雲便抓起骰子來一擲個九點數去該麝月麝月便掣了一根出來大家看時這面是一枝荼蘼花題著韶華勝極四字那邊寫着一句舊詩道是

開到荼蘼花事了

註云在席各飲三杯迎春麝月問怎麼講寶玉皺眉忙將籤藏了說偺們且喝酒說着大家吃了三口以充三杯之數麝月一擲個十點該香菱香菱便掣了一根並蒂花題著聯春繞瑞那面寫著一句舊詩道是

連理枝頭花正開

註云共賀掣者三杯大家陪飲一杯香菱便又擲了個六點該黛玉黛玉默默的想道不知還有什麼好的被我掣着方好一面伸手取了一根只見上面畫着一枝芙蓉花題着風露清愁四字那面一句舊詩道是

莫怨東風當自嗟

註云自飲一杯牡丹陪飲一杯衆人笑說這個好極除了他別人不配做芙蓉黛玉也自笑了于是飲了酒便擲了

個二十點該着襲人襲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來却是一
枝桃花題着武陵別景四字那一面寫着舊詩道是
　　桃紅又見一年春
註云杏花陪一盞坐中同庚者陪一盞同姓者陪一盞衆
人笑道這一回熱鬧有趣大家算來香菱晴雯寶釵三人
皆與他同庚黛玉與他同辰只無同姓者芳官忙道我也
姓花我也陪他一鍾于是大家斟了酒黛玉因向探春笑
道命中該招貴婿的你是杏花快喝了我們好喝探春笑
道這是什麼話大嫂子順手給他一巴掌李紈笑道人家
不得貴婿反挨打我也不忍得衆人都笑了襲人纔要擲

只聽有人叫門老婆子忙出去問時原來是薛姨媽打發
人來了接黛玉的衆人因問幾更了人回二更已後了鍾
打過十一下了寶玉猶不信要過表來瞧了一瞧已是子
初二刻十分了黛玉便起身說我可撑不住了回去還要
吃藥呢衆人說也都該散了襲人寶玉等還要留着衆人
李紈探春等都說夜太深了不像這已是破格了襲人道
既如此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說着晴雯等已都斟滿了酒
每人吃了都命點燈襲人等都送過沁芳亭河那邊方回
來關了門大家復又行起令來襲人等又用大鍾斟了幾
鍾用盤子攢了各樣果菜與底下的老媽媽們吃彼此有

了三分酒便搳拳贏唱小曲兒那天已四更時分老媽媽們一面明吃一面暗偷酒缸已罄衆人聽了方收拾盥漱睡覺芳官吃得兩腮胭脂一般眉稍眼角添了許多丰韻身子動不得便睡在襲人身上說姐姐我心跳得很襲人笑道誰叫你儘力灌呢春燕四兒也圖不得早睡了晴雯還只管叫寶玉道不用叫了偺們且胡亂歇一歇自己便枕了那紅香枕身子一歪就睡着了襲人見芳官醉得狠恐鬧他唾酒只得輕輕起來就將芳官扶在寶玉之側由他睡了自己却在對面榻上倒下大家黑甜一覺不知所之及至天明襲人睁眼一看只見天色晶明忙說可遲了向對面床上瞧了一瞧只見芳官頭枕着炕沿上睡猶未醒連忙起來叫他寶玉已翻身醒了笑道可遲了因又推芳官起來那芳官坐起來猶發怔揉眼睛襲人笑道不害羞你吃醉了怎麽也不揀地方兒亂挺下了芳官聽了瞧一瞧方知是和寶玉同榻忙笑的下地來說我怎麽吃得不知道了寶玉笑道我竟也不知道了若知道給你臉上抹些黑墨說着丫頭進來伺候梳洗寶玉笑道昨日有擾今日晚上我還席襲人笑道罷罷罷今日可别鬧了再鬧就有人說話了寶玉道怕什麽不過纔兩次罷了偺們也算會吃酒的了那一罈子酒怎麽就吃光了正是有趣偏

又沒了襲人笑道原要這樣纔有趣必致興盡了反無後味昨日都好上來了晴雯連臊也忘了我記得也還唱了一個曲兒四兒笑道姐姐忘了連姐姐還唱了一個呢在席的誰沒唱過衆人聽了俱紅了臉用兩手握着笑個不住忽見平兒笑嘻嘻的走來說我親自來請昨日在席的人今日我還東短一個也使不得衆人忙讓坐吃茶晴雯笑道可惜昨夜沒他平兒忙問你們夜裡做什麼來襲人便說告訴不得你昨日夜裡熱鬧非常連往日老太太太太帶着衆人頑也不及昨日這一頭一罎酒我們都鼓搗光了一個個喝得把臊都丟了又都唱起來四更多天纔橫三竪四的打了一個盹兒平兒笑道好呀和我要了酒來也不請我還說着給我聽氣我晴雯道今日他還席必自來請你的等着罷平兒笑問道他是誰誰是他晴雯聽了把臉飛紅了趕着打笑說道偏你這耳朶尖聽得真平兒笑道呸不害臊的丫頭這會子有事不和你說我幹事去了回來再打發人請一個不到我是打上門來的寶玉等忙留他已經去了這裡寶玉梳洗了正吃茶忽然一眼看見硯台底下壓着一張紙因說道你們這麼隨便混壓東西也不好襲人晴雯等忙問又是怎麼了誰又有了不是了寶玉指道硯台下是什麼一定又是那位的樣子忘

記收的晴雯忙啟硯拿了出來却是一張字帖兒遞與寶玉看時原來是一張粉紅箋紙上面寫着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寶玉看畢直跳了起來忙問是誰接了來的也不告訴襲人晴雯等見了這般不知當是那個要緊的人來的帖子忙一齊問昨日誰接下了這個帖子四兒忙飛跑進來笑說昨日妙玉並沒親來只打發個媽媽送來我就擱在這裡誰知一頓酒喝的就忘了衆人聽了道我當是誰大驚小怪這也不值得寶玉忙命快拿紙來當下拿了紙研了墨看他下着檻外人三字自己竟不知回帖上回個什麼字樣纔相敵只管提筆出神半天仍沒主意因又想若問寶釵去他必又批評怪誕不如問黛玉去想罷袖了帖兒逕來尋黛玉剛過了沁芳亭忽見岫烟顫顫巍巍的迎面走來寶玉忙問姐姐那裡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說話寶玉聽了咤異說道他為人孤癖不合時宜萬人不入他的目原來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們一流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過十年的鄰居只一牆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煉我家原寒素賃房居住就賃了他的廟裡房子住了十年無事到他廟裡去作伴我所認得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貧賤之交又有半師之分因我們投親去了聞得他因不合時

宜權勢不容竟投到這裡來如今又天緣湊合我們得遇舊情竟未改易承他青目更勝當日寶玉聽了恍如聽了焦雷一般喜得笑道怪道姐姐舉止言談超然如野鶴閒雲原本有來歷我正因他的一件事為難要請教別人去如今遇見姐姐真是天緣湊合求姐姐指教說着便將拜帖取與岫烟看岫烟笑道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寶玉聽說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了我是個些微有知識的方給我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麼字樣纔好竟沒了主意正要去問林妹妹可巧遇見了姐姐岫烟聽了寶玉這話且只管用眼上下細細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語說的聞名不如見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這帖子給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給你那些梅花既連他這樣少不得我告訴你原故他常說古人中自漢晉五代唐宋以來皆無好詩只有兩句好說道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所以他自稱檻外之人又常讚文是莊子的好故又或稱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稱畸人的你就還他個世人畸人者他自稱是畸零之人你謙自己乃世人擾擾之人他便喜了如

今他自稱檻外之人是自謂蹈于鐵檻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檻內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寳玉聽了如醍醐灌頂噯喲了一聲方笑道怪道我們家廟說是鐵檻寺呢原來有這一說姐姐就請讓我去寫回帖岫烟聽了便自往櫳翠菴來寳玉回房寫了帖子上面只寫檻內人寳玉薰沐謹拜幾字親自拿了到櫳翠菴只隔門縫兒投進去便回來了因飯後平兒還席說紅香圃太熱便在榆蔭堂中擺了幾席新酒佳餚可喜尤氏又帶了佩鳳偕鴛二妾過來遊玩這二妾亦是青年姣憨女子不常過來的今旣入了這園再遇見湘雲香菱芳蕊一干女子所謂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二語不錯只見他們說笑不了也不管尤氏在那裡只憑了鬟們去服役且同衆人一一的遊玩閒言少述且說當下衆人都在榆蔭堂中以酒爲名大家頑笑命女先兒擊鼓平兒採了一枝芍藥大家約二十來人傳花爲令熱鬧了一回因人回說甄家有兩個女人送東西來了探春和李紈尤氏三人出去議事廳相見這裡衆人且出來散一散佩鳳偕鴛兩個去打鞦韆頑耍寳玉便說你兩個上去讓我送慌得佩鳳說罷了別替我們鬧亂子忽見東府中幾個人慌慌張張跑來說老爺賓天了衆人聽了嚇了一大跳忙都說好好的並無疾病怎麼就沒了家人說

老爺天天修煉定是功成圓滿昇仙去了尤氏一聞此言又見賈珍父子並賈璉等皆不在家一時竟沒個着已的男子來未免忙了只得忙卸了粧飾命人先到元眞觀將所有的道士都鎖了起來等大爺來家審問一面忙忙坐車帶了賴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又請太醫看視到底係何病症大夫們見人已死何處胗脉來素知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斗守庚申服靈砂等妄作虛爲過于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腹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便向媳婦回說係道教中吞金服砂燒脹而沒衆道士慌的回道原是秘製的丹砂吃壞了事小道們也曾勸說功夫未到且服不得不承望老爺于今夜守庚申時悄悄的服了下去便昇仙去了這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去皮囊了尤氏也不便聽只命鎖着等賈珍來發放且命人飛馬報信一面看視裡面窄狹不能停放橫豎也不能進城的忙裝裹好了用軟轎擡至鐵檻寺來停放掐指算來至早也得半月的工夫賈珍方能來到目今天氣炎熱實不能相待遂自行主持命天文生擇了日期入殮壽木早年已經備下寄在此廟的甚是便宜三日後便破孝開弔一面且做起道場來因那邊榮府中鳳姐兒出不來李紈又照顧姊妹寶玉不識事

体只得將外頭事務暫托了幾個家中二等管事人賈㻞賈珖賈珩賈瓔賈菖賈菱等各有執事尤氏不能回家便將他繼母接來在寧府看家這繼母只得將兩個未出嫁的女孩兒帶來一並住着纔放心且說賈珍聞了此信急忙告假並賈蓉是有職人員禮部見當今隆敦孝弟不敢自專具本請旨原來天子極是仁孝過天的且更隆重功臣之裔一見此本便詔問賈敬何職禮部代奏係進士出身祖職已廕其子賈珍賈敬因年邁多疾常養靜於都城之外元眞觀今因疾歿于觀中其子珍其孫蓉現因國喪隨駕在此故乞假歸殮天子聽了忙下額外恩旨曰賈敬雖無功于國念彼祖父之忠追賜五品之職令其子孫扶柩由北下門入都恩賜私第殯殮任子孫盡喪禮畢扶柩回籍外着光祿寺按上例賜祭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祭弔欽此此旨一下不但賈府中人謝恩連朝中所有大臣皆嵩呼稱頌不絕賈珍父子星夜馳回半路中又見賈㻞賈珖二人領家丁飛馳而來看見賈珍一齊滾鞍下馬請安賈珍忙問做什麽賈㻞回說嫂子恐哥哥和姪兒來了老太太路上無人叫我們兩個來護送老太太的賈珍聽了贊聲不絕又問家中如何料理賈㻞等便將如何拿了道士如何挪至家廟怕家内無人接了親家母和兩個姨

奶奶在上房住著賈蓉當下也下了馬聽見兩個姨娘來了喜的笑容滿面賈珍忙說了幾聲妥當加鞭便走店也不投連夜換馬飛馳一日到了都門先奔入鐵檻寺那天已是四更天氣坐更的聞知忙喝起衆人來賈珍下了馬和賈蓉放聲大哭從大門外便跪爬進來至棺前稽顙泣血直哭到天亮喉嚨都哭啞了方住尤氏等都一齊見過賈珍父子忙按禮換了凶服在棺前俛伏無奈自要理事竟不能目不視物耳不聞聲少不得減了些悲慼好指揮衆人因將恩旨備述給衆親友聽了一面先打發賈蓉家中來料理停靈之事賈蓉巴不得一聲兒便先騎馬跑來到家忙命前廳收桌椅下槅扇掛孝幔子門前起鼓手棚牌樓等事又忙着進來看外祖母兩個姨娘原來尤老安人年高喜睡常常歪着他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頭們做活計見他來了都道煩惱賈蓉且嘻嘻的望他二姨娘笑說二姨娘你又來了我父親正想你呢尤二姐紅了臉罵道好蓉小子我過兩日不罵你幾句你就過不得了越發連個體統都沒了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念書學禮的越發連那小家子的也跟不上說着順手拿起一個熨斗來兜頭就打嚇得賈蓉抱着頭滾到懷裡告饒尤三姐便轉過臉去說道等姐姐來家再告訴他賈蓉忙笑着

跪在炕上求饒因又和他二姨娘搶砂仁吃那二姐兒嚼了一嘴渣子吐了他一臉賈蓉用舌頭都舔着吃了衆了頭看不過都笑說熱孝在身上老娘纔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着走賈蓉撇下他姨娘便抱着那了頭親嘴說我的心肝你說得是咱們饞他們兩個了頭們忙推他恨得罵短命鬼你一般有老婆了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樣髒心爛肺的愛多管閑事嚼舌頭的人吵嚷到那府裡背地嚼舌說咱們這邊混帳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彀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偺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叫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麽利害璉二叔還和那小姨娘不干淨呢鳳嬸子那樣剛強瑞大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賈蓉只管信口開河胡言亂道三姐兒沉了臉早下炕進裡間屋裡叫醒尤老娘這裡賈蓉見他老娘醒了忙去請安問好又說老祖宗勞心又難爲兩位姨娘受委屈我們爺兒們感激不盡惟有等事完了我們合家大小登門磕頭去尤老安人點頭道我的兒倒是你會說話親戚們原是該的又問你父親好幾時得了信趕到的賈蓉笑道剛纔趕到的先打發我瞧你老

人家來了好歹求你老人家事完了再去說着又和他二姨娘擠眼兒尤二姐便悄悄咬牙罵道狠會嚼舌頭的猴兒崽子留下我們給你爹做媽不成賈蓉又與尤老娘道放心罷我父親每日爲兩位姨娘操心要尋兩個有根基又富貴又年輕又俏皮的兩位姨父好聘嫁這二位姨娘這幾年總沒揀着可巧前日路上纔相准了一個尤老娘只當是眞話忙問是誰家的尤二姐丟了活計一頭笑一頭赶着打說媽媽別信這混帳孩子的話三姐兒道蓉兒你說是說別只管嘴裡這麼不清不渾的說着人來回話說事已完了請哥兒出去看了回爺的話去呢那賈蓉方笑嘻嘻的出來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寶玉生日有夜宴平兒生日有答席與別人生日不同變換不板

敘林家查夜一層與日間查看一層兩兩對照筆法周密

寶釵探春李紈湘雲香菱麝月黛玉襲人等所製花名俱與本人身分貼切而香菱之並蒂花湘雲之睡海棠更與上回並蒂菱芍藥裀闘照得妙

別人生日妙玉不賀獨賀寶玉芳辰其意何居其情

可知是文章暗描法
鳳姐生日鬧出鮑妻自縊平兒答席忽有賈敬暴亡
且尤二姐尤三姐亦于是時引出寧府不祥種種已
兆

第五十七回至六十三回上半回一大段應分四小
段五十七回為一段寫寶黛兩人之癡情五十八九
回為一段叙園中人多漸生口舌是非六十回六十
一回為趙姨女伶等不安本分乘間生事六十二六
十三上半回為一段寫賈母王夫人出門寶玉平兒
生日放胆宴會

紅樓夢卷六十三終

紅樓夢卷六十四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話說賈蓉見家中諸事已妥連忙赶至寺中回明賈珍於是連夜分派各項執事人役並預備一切應用旛扛等物擇於初四日卯時請靈柩進城一面使人知會諸位親友是日喪儀焜耀賓客如雲自鐵檻寺至寧府夾路看的何止數萬人內中有嗟嘆的也有羨慕的又有一等半瓶醋的讀書人說是喪禮與其奢易莫若儉戚的一路紛紛議論不一至未申時方到將靈柩停放正堂之內供奠舉哀

已畢親友漸次散回只剩族中人分理迎賓送客等事近親只有邢舅太爺相伴未去賈珍賈蓉此時爲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厮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鳳姐身體未愈雖不能時常在此或遇開壇誦經親友上祭之日亦扎挣過來相帮尤氏料理一日供畢早飯因此時天氣尙長賈珍等連日勞倦不免在靈傍假寐寶玉見無客至遂欲回家看視黛玉因先回至怡紅院中進入門來只見院中寂靜無人有幾個老婆子與小丫頭們在廻廊下取便乘凉也有睡卧的也有坐着打盹的寶玉也

不去驚動只有四兒看見連忙上前來打簾子將掀起時只見芳官自內帶笑跑出幾乎與寶玉撞個滿懷一見寶玉方含笑站着說道你怎麽來了你快與我攔住晴雯他要打我呢一語未了只聽得屋內嘻嚠嘩喇的亂响不知是何物撒了一地隨後晴雯赶來罵道我看你這小蹄子往那裡去輸了不叫打寶玉不在家我看你有誰來救你寶玉連忙帶笑攔住道你妹子小不知怎麽得罪了你看我的分上饒他罷晴雯也不想寶玉此時回來乍一見不覺好笑遂笑說道芳官竟是個狐狸精變的竟是會拘神遣將的符咒也沒有這樣快又笑道就是你眞請了神來

我也不怕遂奪手仍要捉拿芳官早已藏在寶玉身後寶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攜了芳官早入屋內看時只見西邊炕上麝月秋紋碧痕春燕等正在那裡抓子兒贏瓜子兒呢却是芳官輸與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將懷內的子兒撒了一地寶玉歡喜道如此長天我不在家正恐你們寂寞吃了飯睡覺睡出病來大家尋件事頑笑消遣甚好因不見襲人又問道你襲人姐姐呢晴雯道襲人麽越發道學了獨自個在屋裡面壁呢這好一會我們沒進去不知他作什麽呢一些聲氣也聽不見你快瞧瞧去罷或者此時叅悟了也未可定寶玉聽

說一面笑一面走至裡間只見襲人坐在近窗床上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繩子正在那裡打結子呢見寶玉進來連忙立起笑道晴雯這東西編派我什麽呢我因要赶着打完了這結子沒工夫和他們瞎鬧因哄他道你們頑去罷趁着二爺不在家我要在這裡靜坐一坐養一養神他就編派了我這些混話什麽面壁了叅禪了的等一會我不撕他那嘴寶玉笑着挨近襲人坐下瞧他打結子問道這麽長天你也該歇息歇息或和他們頑笑何不瞧瞧林妹妹去也好怪熱的打這個那裡使襲人道我見你帶的扇套還是那年東府裡蓉大奶奶的事情上作的那個青東

西除族中或親友家夏天有喪事方帶得着一年遇着帶一兩遭平常又不犯做如今那府裡有事這是要過去天天帶的所以我赶着另作一個等打完了結子給你換下那舊的來你雖然不講究這個若叫老太太回來看見又該說我們躲懶連你的穿帶之物都不經心了寶玉笑道這眞難爲你想的到只是也不可過於赶熱着了倒是大事說着芳官早託了一杯凉水內新湃的茶來因寶玉素昔秉賦柔脆雖暑月不敢用冰只以新汲井水將茶連壺浸在盆內不時更換取其凉意而已寶玉就芳官手內吃了半盞遂向襲人道我來時已吩咐了焙茗若珍大哥那

邊有要緊的客來時叫他即刻送信若無要緊的事我就不過去了說畢遂出了房門又回頭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處來找我於是一逕往瀟湘館來看黛玉將過了沁芳橋只見雪雁領着兩個老婆子手中都拿着菱藕瓜菓之類寶玉忙問雪雁道你們姑娘從來不吃這些凉東西的拿這些瓜菓何用不是要請那位姑娘奶奶麼雪雁笑道我告訴你可不許你對姑娘說去寶玉點頭應允雪雁便命兩個婆子先將瓜菓送去交與紫鵑姐姐他要問我你就說我做什麼呢就來那婆子答應着去了雪雁方說道我們姑娘這兩日方覺身上好些了今日飯後三

姑娘來會着要瞧二奶奶去姑娘也沒去又不知想起了甚麼來自己哭了一回提筆寫了好些不知是詩是詞叫我傳瓜菓去時又聽叫紫鵑將屋內擺着的小琴桌上的陳設搬下來將桌子挪在外間當地又叫將那龍文鼎放在桌上等瓜菓來時聽用若說是請人呢不犯先忙着把個爐擺出來若說點香呢我們姑娘素日屋內除擺新鮮花菓木瓜之類又不大喜燻衣服就是點香亦當點在常坐臥之處難道是老婆子們把屋子燻臭了要拿香熏熏不成究竟連我也不知何故說畢便連忙去了寶玉這裡不由的低頭心內細想道據雪雁說來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們閒坐不必如此先設饌具或者是姑爹姑媽的忌辰但我記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餚饌送去林妹妹私祭此時已過大約必是七月因為瓜菓之節家家都上秋季的墳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已奠祭取禮記春秋薦其時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見他傷感必極力勸解又怕他煩惱鬱結於心若竟不去又恐他過於傷感無人勸止兩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鳳姐姐處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見林妹妹傷感再設法開解既不至使其過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鬱致病想畢遂出了園門一逕到鳳姐處來正有許多

執事婆子們同事畢紛紛散去鳳姐兒正倚着門和平兒說話呢一見了寶玉笑道你回來了麼我纔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訴跟你的小厮若沒什麼事趂便請你回來歇息歇息再者那裡人多你那裡禁得住那些氣味不想恰好你倒來了寶玉笑道多謝姐姐記掛我也因今日沒事又見姐姐這兩日沒往那府裡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來看視看視鳳姐道左右也不過是這樣三日好兩日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這些大娘們嗳那一個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吵嘴連賭博偷盜的事情都鬧出兩三件來了雖說有三姑娘幫着辦理他又是個沒出閣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望他說不得的事也只好強扎掙着罷了總不得心靜一會兒别說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罷了寶玉道姐姐雖如此說姐姐還要保重身體少操些心纔是說畢又說了些閒話别了鳳姐一直往園中走來進了瀟湘館院門看時只見爐裊殘烟奠餘玉醴紫鵑正看着人往裡收桌子搬陳設呢寶玉便知已經祭奠完了走入屋內只見黛玉面向裡歪着病體懨懨大有不勝之態紫鵑連忙說道寶二爺來了黛玉方慢慢的起來含笑讓坐寶玉道妹妹這兩天可大好些了氣色倒覺靜些只是為何又傷心了黛玉道可是你沒的說

了好好的我多早晚又傷心了寶玉笑道妹妹臉上現有淚痕如何還哄我呢只是我想妹妹素日本來多病凡事當各自寬解不可過作無益之悲若作踐壞了身子使我說到這裡覺得以下的話有些難說連忙嚥住只因他雖說和黛玉一處長大情投意合又願同生死却只是心中領會從來未會當面說出況兼黛玉多心每每說話造次得罪了他今日原爲的是來勸解不想把話又說造次了接不下去心中一急又怕黛玉惱他又想一想自已的心實在的是爲好因而轉念爲悲早已滾下淚來黛玉起先原惱寶玉說話不論輕重如今見此光景心有所感本來素嘗愛哭此時亦不免無言對泣却說紫鵑端了茶來打諒二人又爲何事角口因說道姑娘身上纔好些寶二爺又來慪氣了到底是怎麽樣寶玉一面拭淚笑道誰敢慪妹妹了一面搭訕着起來閒步只見硯台底下微露一紙角不禁伸手拿起黛玉忙要起身來奪已被寶玉揣在懷內笑央道好妹妹賞我看看罷黛玉道不管什麽來了就混翻一話未了只見寶釵走來笑道寶兄弟要看什麽寶玉因未見上面是何言詞又不知黛玉心中如何未敢造次同答却望著黛玉笑黛玉一面讓寶釵坐一面笑說道我曾見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終身遭際令人可欣可羨

可悲可歎者甚多今日飯後無事因欲擇出數人胡亂湊幾句詩以寄感慨可巧探了頭來會我瞧鳳姐姐去我也心上懶懶的沒同他去纔將做了五首一時困倦起來擱在那裡不想二爺來了就瞧見了其實給他看也到沒有什麼但只是嫌他是不是的寫給人看去寶玉忙道我多早晚給人看來的昨日那把扇子原是我愛那幾首白海棠的詩所以我自已用小楷寫了不過為的是拿在手中看著便易我豈不知閨閣中詩詞字跡是輕易往外傳誦不得的自從你說了我總不拿出園子去寶釵道林妹妹這慮的也是你既寫在扇子上偶然忘記了拿在書房裡去被相公們看見了豈有不問是誰做的呢倘或傳揚開了反為不美自古道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女工還是第二件其餘詩詞不過是閨中遊戲原可以會可以不會偺們這様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的名譽因又笑向黛玉道拿出來給我看看無妨只不叫寶兄弟拿出去就是了黛玉笑道既如此說連你也可以不必看了又指著寶玉笑道他早已收了去了寶玉聽了方自懊內取出湊至寶釵身傍一同細看只見寫道

西施

一代傾城逐浪花　吳宮空自憶兒家

效顰莫笑東村女　頭白溪邊尚浣沙

虞姬

腸斷烏啼夜嘯風　虞兮幽恨對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　飲劍何如楚帳中

明妃

絶艶驚人出漢宮　紅顏命薄古今同

君王縱使輕顏色　予奪權何畀畫工

綠珠

瓦礫明珠一例拋　何曾石尉重嬌嬈

都緣頑福前生造　更有同歸慰寂寥

紅拂

長劍雄談態自殊　美人巨眼識窮途

屍居餘氣楊公幕　豈得羈縻女丈夫

寶玉看了讚不絶口又說道妹妹這詩恰好只做了五首何不就命曰五美吟於是不容分說便提筆寫在後面寶釵亦說道做詩不論何題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隨人脚踪走去縱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義竟筭不得好詩即如前人所咏昭君之詩甚多有悲輓昭君的有怨恨延壽的又有譏漢帝不能使畫工圖貌賢臣而畫美人的紛紛不一後來王荆公復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

壽永叔有耳目所見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二詩俱能各出己見不與人同今日林妹妹這五首詩亦可謂命意新奇別開生面了仍欲往下說時只見有人回道璉二爺回來了適纔外間傳說往東府裡去了好一會了想必就回來的寶玉聽了連忙起身迎至大門以內等待恰好賈璉自己下馬進來於是寶玉先迎著賈璉跪下口中給賈母王夫人等請了安又給賈璉請了安二人攜手走了進來只見李紈鳳姐寶釵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見已畢因聽賈璉說道老太太明日一早到家一路身體甚好今日先打發我來回家看視明日五更仍要出城迎接說畢衆人又問了些路途的景况因賈璉是遠路歸來遂大家別過讓賈璉回房歇息一宿晚景不必細述至次日飯時前後果見賈母王夫人等到來衆人接見已畢略坐了一坐吃了一盃茶便領了王夫人等人過寧府中來只聽見裡面哭聲震天却是賈赦賈璉送賈母到家即過這邊來了當下賈母進入裡面早有賈赦賈璉率領族中人哭著迎了出來他父子一邊一個挽了賈母走至靈前又有賈珍賈蓉跪著撲入賈母懷中痛哭賈母暮年人見此光景亦摟了珍蓉等痛哭不已賈赦賈璉在傍苦勸方畧畧止住又轉至靈右見了尤氏婆媳不免又相持

大痛一場哭畢眾人方上前一一請安問好賈珍因賈母纔回家來未得歇息坐在此間看著未免要傷心遂再三的勸賈母不得已方回來了果然年邁的人禁不住風霜傷感至夜間便覺頭悶心酸鼻塞聲重連忙請了醫生來胗脈下藥足足的忙亂了半夜一日幸而發散的快未曾傳經至三更天些須發了點汗脈靜身凉大家方放了心至次日仍服藥調理又過了數日乃賈敬送殯之期賈母猶未大愈遂留寶玉在家侍奉鳳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其餘賈赦賈璉邢夫人王夫人等率領家人僕婦都送至鐵檻寺至晚方回賈珍尤氏並賈蓉仍在寺中守靈等過百日後方扶柩回籍家中仍託尤老娘並二姐兒三姐兒照管卻說賈璉素日既聞尤氏姐妹之名恨無緣得見近因賈敬停靈在家每日與二姐兒三姐兒相認已熟不禁動了垂涎之意況知與賈珍賈蓉等素有聚麀之誚因而乘機百般撩撥眉目傳情那三姐兒卻只是淡淡相對只有二姐兒也十分有意但只是眼目眾多無從下手賈璉又怕賈珍吃醋不敢輕動只好二人心領神會而已此時出殯以後賈珍家下人少除尤老娘帶領二姐兒三姐兒並幾個粗使的丫環老婆子在正室居住外其餘婢妾都隨在寺中外面僕婦不過晚間巡更日間看守門戶白日

無事亦不進裡面去所以賈璉便欲趂此時下手遂託相伴賈珍爲名亦在寺中住宿又時常借着替賈珍料理家務不時至寧府中來勾搭二姐兒一日有小管家俞祿來回賈珍道前者所用棚杠孝布並請杠人青衣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除給銀五百兩外仍欠六百零十兩昨日兩處買賣人俱來催討奴才特來討爺的示下賈珍道你且向庫上去領就是了這又何必來回我俞祿道昨日已曾上庫上去領但只是老爺殯天以後各處支領甚多所剩還要預備百日道場及廟中用度此時竟不能發給所以奴才今日特來回爺或者爺內庫裡暫且發給或者挪借何項吩咐了奴才好辦賈珍笑道你還當是先呢有銀子放著不使你無論那裡借了給他罷俞祿笑回道若說一二百奴才還可巴結這五六百奴才一時那裡辦得來賈珍想了一回向賈蓉道你問你娘去昨日出殯以後有江南甄家送來打祭銀五百兩未曾交到庫上去家裡再找找湊齊了給他去罷賈蓉答應了連忙過這邊來回了尤氏復轉來回他父親道昨日那項銀子已使了二百兩下剩的三百兩令人送至家中交與老娘收了賈珍道既然如此你就帶了他去向你老娘要了出來交給他再也瞧瞧家中有事無事問你兩個姨娘好下剩的俞祿先借了

添上罷賈蓉與俞祿答應了方欲退出只見賈璉走了進來俞祿忙上前請了安賈璉便問何事賈珍一一告訴了賈璉心中想道趁此機會正可至寧府尋二姐兒一面遂說道這有多大事何必向人借去昨日我方得了一項銀子還沒有使呢莫若給他添上豈不省事賈珍道如此甚好你就吩咐了蓉兒一並令他取去賈璉忙道這必得我親身取去再我這幾日沒回家了還要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請安去到大哥那邊查查家人們有無生事再也給親家太太請請安賈珍笑道只是又勞動你我心裡倒不安賈璉也笑道自家兄弟這有何妨呢賈珍又吩咐賈

蓉道你跟了你叔叔去也到那邊給老太太老爺太太們請安說我和你娘都請安打聽打聽老太太身上可大安了還服藥呢沒有賈蓉一一答應了跟隨賈璉出來帶了幾個小廝騎上馬一同進城在路叔姪閒話賈璉有心便提到尤二姐因誇說如何標緻如何做人好舉止大方言語溫柔無一處不令人可敬可愛人人都說你嬸子好據我看那裡及你二姨兒一零兒呢賈蓉揣知其意便笑道叔叔既這麼愛他我給叔叔作媒說了做二房如何賈璉笑道你這是頑話還是正經話賈蓉道我說的是當真的話賈璉又笑道敢自好只是怕你嬸子不依再也怕你老

娘不願意況且我聽見說你二姨兒已有了人家了賈蓉道這都無妨我二姨兒三姨兒都不是我老爺養的原是我老娘帶了來的聽見說我老娘在那一家時就把我二姨兒許給皇糧庄頭張家指腹為婚後來張家遭了官司敗落了我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如今這十數年兩家音信不通我老娘時常報怨要與他家退婚我父親也要將姨兒轉聘只等有了好人家不過令人找著張家給他十幾兩銀子寫上一張退婚的字兒想張家窮極了的人見了銀子有什麼不依的再他也知道咱們這樣的人家也不怕他不依又是叔叔這樣人說了做二房我管保我老娘和我父親都願意倒只是嬸子那裡卻難賈璉聽到這裡心花都開了那裡還有什麼話說只是一味呆笑而已賈蓉又想了一想笑道叔叔若有膽量依我的主意管保無妨不過多花幾個錢賈璉忙道好孩子你有什麼主意只管說給我聽聽賈蓉道叔叔回家一點聲色也別露等我回明了我父親向我老娘說妥然後在咱們府後方近左右買上一所房子及應用傢伙再撥兩窩子家人過去服侍擇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覺娶了過去囑咐家人不許走漏風聲嬸子在裡面住著深宅大院那裡就得知道了叔叔兩下裡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即或鬧出來不過挨

上老爺一頓罵叔叔只說嬸子總不生育原是爲子嗣起見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嬸子見生米做成熟飯也只得罷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沒有不完的事自古道慾令智昏賈璉只顧貪圖二姐美色聽了賈蓉一篇話遂爲計出萬全將現今身上有服並停妻再娶嚴父妒妻種種不妥之處皆置之度外了却不知賈蓉亦非好意素日因同他姨娘有情只因賈珍在內不能暢意如今若是賈璉娶了少不得在外居住趂賈璉不在時好去鬼混之意賈璉那裡思想及此遂向賈蓉致謝道好姪兒你果然能一說成了我買兩個絕色的丫頭謝你說著已至寧府門首賈蓉說道叔叔進去向我老娘要出銀子來就交給俞祿罷我先給老太太請安去賈璉含笑點頭道老太太跟前别說我和你一同來的賈蓉道知道又附耳向賈璉道今日要遇見二姨兒可别性急了鬧出事來往後倒難辦了賈璉笑道少胡說你快去罷我在這裡等你於是賈蓉自去給賈母請安賈璉進入寧府早有家人頭兒率領家人等請安一路圍隨至廳上賈璉一一的問了些話不過塞責而已便命家人散去獨自往裡面走來原來賈璉賈珍素日親密又是弟兄本無可避忌之人自來是不等通報的於是走至上房早有廊下伺候的老婆子打起簾子

讓賈璉進去賈璉進入房中一看只見南邊炕上只有尤二姐帶著兩個丫鬟一處做活却不見尤老娘與三姐兒賈璉忙上前問好相見尤二姐含笑讓坐便靠東邊排插兒坐下賈璉仍將上首讓與二姐兒說了幾句見面情兒便笑問道親家太太合三妹妹那裡去了怎麼不見尤二姐笑道纔有事往後頭去了也就來的此時伺候的丫鬟因倒茶去無人在跟前賈璉不住的拿眼瞟着二姐兒二姐兒低了頭只含笑不理賈璉又不敢造次動手動脚因見二姐兒手中拿着一條拴着荷包的絹子擺弄便搭訕著往腰裡摸了摸說道檳榔荷包也忘記了帶了來妹妹有檳榔賞我一口吃二姐道檳榔倒有就只是我的檳榔從來不給人吃賈璉便笑著欲近身來拿二姐兒怕有人來看見不雅便連忙一笑撂了過來賈璉接在手中都倒了出來揀了半塊吃剩下的撂在口中吃了又將剩下的都揣了起來剛要把荷包親身送過去只見兩個丫鬟倒了茶來賈璉一面接了茶吃茶一面暗將自己帶的一個漢玉九龍佩解了下來拴在手絹上趁丫鬟回頭時仍撂了過去二姐兒亦不去拿只粧看不見坐着吃茶只聽後面一陣簾子响却是尤老娘三姐兒帶着兩個小丫頭自後面走來賈璉送目與二姐兒令其拾取這尤二姐亦只

是不理賈璉不知二姐兒何意甚是著急只得迎上來與尤老娘三姐兒相見一面又回頭看二姐兒時只見二姐兒笑著沒事人似的再又看一看絹子已不知那裡去了賈璉方放了心於是大家歸坐後敘了些閒話賈璉說道大嫂子說前日有一包銀子交給親家太太收起來了今日因要還人大哥令我來取再也看看家裡有事無事尤老娘聽了連忙使二姐兒拿鑰匙去取銀子這裡賈璉又說道我也要給親家太太請請安瞧瞧二位妹妹親家太太臉面倒好只是二位妹妹在我們家裡受委屈尤老娘笑道偺們都是至親骨肉說那裡的話在家裡也是住著

在這裡也是住著不瞞二爺說我們家裡自從先夫去世家計也著寔艱難了全虧了這裡姑爺幫助如今姑爺家裡有了這樣大事我們不能別的出力白看一看家還有什麼委屈了的呢正說著二姐兒已取了銀子來交與尤老娘尤老娘便遞與賈璉賈璉叫一個小丫頭叫了一個老婆子來吩咐他道你把這個交給俞祿叫他拿過那邊去等我老婆子荅應了出去只聽得院內是賈蓉的聲音說話須臾進來給他老娘姨娘請了安又向賈璉笑道纔剛老爺還問叔叔呢說是有什麼事情要使喚原要使人到廟裡去叫我回老爺說叔叔就來老爺還吩咐我路上

遇著叔叔叫快去呢賈璉聽了忙要起身又聽賈蓉和他老娘說道那一次我和老太太說的我父親要給二姨兒說的姨父就和我這叔叔的面貌身量差不多兒老太太說好不好一面說着又悄悄的用手指着賈璉和他二姨兒努嘴二姐兒倒不好意思說什麽只見三姐兒似笑非笑似惱非惱的罵道壞透了的小猴兒崽子沒了你娘的說了多早晚我纔撕他那嘴呢賈蓉早笑著跑了出去賈璉也笑著辭了出來走至廳上又吩咐了家人們不可耍錢吃酒等語又悄悄的央賈蓉回去急速和他父親說一面便帶了俞祿過來將銀子添足交給他拿去一面給賈

赦請安又給賈母去請安不提却說賈蓉見俞祿跟了賈璉去取銀子自己無事便仍回至裡面和他兩個姨娘嘲戲一回方起身至晚到寺見了賈珍回道銀子已竟交給俞祿了老太太已大愈了如今已經不服藥了說畢又趂便將路上賈璉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說了又說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鳳姐知道此時總不過為的是子嗣艱難起見為的是二姨娘是見過的親上做親比別處不知道的人家說了來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對父親說只不說是他自己的主意賈珍想了想笑道其實倒也罷了只不知你二姨娘心中願意不願意明日你先去和

你老娘商量叫你老娘問准了你二姨娘再作定奪於是又教了賈蓉一篇話便走過來將此事告訴了尤氏尤氏却知此事不妥因而極力勸止無奈賈珍主意已定素日又是順從慣了的況且他與二姐兒本非一母不便深管因而也只得由他們鬧去了至次日一早果然賈蓉復進城來見他老娘將他父親之意說了又添上許多話說賈璉做人如何好目今鳳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暫且買了房子在外面住著過個一年半載只等鳳姐一死便接了二姨兒進去做正室又說他父親此時如何聘賈璉那邊如何娶如何撥了你老人家養老往後三姨兒也是那邊應了替聘說得天花亂墜不由得尤老娘不肯況且素日全虧賈珍週濟此時又是賈珍作主替聘而且粧奩不用自已置買賈璉又是青年公子強勝張家遂忙過來與二姐兒商議二姐兒又是水性人兒在先已和姐夫不妥又常怨恨當時錯許張華致使後來終身失所今日賈璉有情況是姐夫將他聘嫁有何不肯也便點頭依允當下回復了賈蓉回了他父親次日命人請了賈璉到寺中來賈珍當面告訴了他尤老娘應允之事賈璉自是喜出望外感謝賈珍賈蓉父子不盡於是二人商量著使人看房子打首飾給二姐兒置買粧奩及新房中應用床帳

等物不過幾日早將諸事辦妥已於寧榮街後二里遠近小花枝巷內買定一所房子共二十餘間又買了兩個小丫鬟只是府裡家人不敢擅動外頭買人又怕不知心腹走漏了風聲忽然想起家人鮑二來當初因和他女人偷情被鳳姐兒打鬧了一陣含羞弔死了賈璉給了一百銀子叫他另娶一個那鮑二囘來却就合廚子多渾虫的媳婦多姑娘有一手兒後來多渾虫酒癆死了這多姑娘兒見鮑二手裡從容了便嫁了鮑二況且這多姑娘兒原也合賈璉好的此時多搬出外頭住着賈璉一時想起來便叫了他兩口兒到新房子裏來預備二姐兒過來時服侍

那鮑二兩口子聽見這個巧宗兒如何不來呢再說張華之祖原當皇糧莊頭後來死去至張華父親時仍充此役因與尤老娘前夫相好所以强將張華與尤二姐指腹爲婚後來不料遭了官司敗落了家產弄得衣食不週那裡還娶得起媳婦呢尤老娘又自那家嫁了出來兩家有十數年音信不通今被賈府家人喚至逼他與二姐兒退婚心中雖不願意無柰懼怕賈珍等勢焰不敢不依只得寫了一張退婚文約尤老娘與了二十兩銀子兩家退親不提這裡賈璉等見諸事已妥遂擇了初三黃道吉日以便迎娶二姐兒過門下回分解

評曰

上半回寫幽淑女悲吟下半回寫浮蕩子調情是兩扇反對文字

襲人獨留心扇綵與晴雯等廻異寶釵獨說貞靜爲主亦與黛玉等不同的是賢妻好妾

黛玉五美吟惟虞姬一首頗有意味其餘四首未見新奇

私娶尤二姐說合籌畫俱是賈蓉主見眞是禍首罪魁寫尤二姐善于偷情是暗補聚麀情事

尤三姐憤烈性情已于上回及此回隱隱伏筆

紅樓夢卷六十四終

紅樓夢卷六十五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話說賈璉賈珍賈蓉等三人商議事事妥貼至初二日先將尤老娘和三姐兒送入新房尤老娘看了一看雖不似賈蓉口內之言倒也十分齊備母女二人已算稱了心願鮑二兩口子見了如一盆火兒赶着尤老娘一口一聲叫老娘又或是老太太赶着三姐兒叫三姨兒或是姨娘至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兒抬來各色香燭紙馬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預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坐

了小轎來了拜過了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娘見了二姐兒身上頭上煥然一新不似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是夜賈璉同他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那賈璉越看越愛越瞧越喜不知要怎麼奉承這二姐兒纔過得去乃命鮑二等人不許提三說二直以奶奶稱之自己也稱奶奶竟將鳳姐一筆勾倒有時回家只說在府東有事鳳姐因知他和賈珍好有事相商也不疑心家下人雖多都也不管這些事便有那游手好閒專打聽小事的人都去奉承賈璉乘機討些便宜誰肯去露風於是賈璉深感賈珍不盡賈璉一月出五兩銀子做天天的供給若不來時他母女三人一處吃飯若賈璉來他夫妻二人一處吃他母女便回房自吃賈璉又將自己積年所有的體己一併搬來與二姐兒收著又將鳳姐兒素日爲人行事枕邊衾裡盡情告訴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進去二姐兒聽了自然是愿意的了當下十來個人倒也過起日子來十分豐足眼見已是兩月光景這日賈珍在鐵檻寺做完佛事晚間回家時與他姊妹久別竟要去探望探望先命小廝去打聽賈璉在與不在小廝回來說不在那裡賈珍歡喜將家人一槩先遣回去只留兩個心腹小童牽馬一時到了新房子裡已是掌燈時候悄悄進去兩個小廝將馬

拴在圈内自往下房去聽候賈珍進來屋裡纔點燈先看過尤氏母女然後二姐兒出來相見賈珍見了二姐兒滿面的笑容一面吃茶一面笑說我做的保山如何若錯過了打着燈籠還沒處尋過日你姐姐還備禮來瞧瞧你們呢說話之間三姐兒已命人預備下酒饌關起門來都是一家人原無避諱那鮑二來請安賈珍便說你還是個有良心的所以二爺叫你來伏侍日後自有大用你之處不可在外頭吃酒生事我自然賞你倘或這裡短了什麼你二爺事多那裡人雜你只管去回我我們弟兄不比別人鮑二答應道小的知道若小的不盡心除非不要這腦袋了賈珍笑著點頭道要你知道就好當下四人一處吃酒二姐兒此時恐怕賈璉一時走來彼此不雅吃了兩鍾酒便推故往那邊去了賈珍此時也無可奈何只得看著二姐兒自去剩下尤老娘同三姐兒相陪那三姐兒雖向來也和賈珍偶有戲言但不似他姐姐那樣隨和兒所以賈珍雖有垂涎之意却也不肯造次了致討沒趣况且尤老娘在傍邊陪著賈珍也不好意思太露輕薄却說跟的兩個小廝都在廚下和鮑二飲酒那鮑二的女人多姑娘兒上竈忽見兩個了頭也去了來嘲笑要吃酒鮑二因說姐兒們不在上頭伏侍也偷着來了一時叫起來沒人又是

裏他女人罵道糊塗渾噲了的忘八你撞喪那黃湯罷撞喪醉了夾着你那腦袋挺你的尸去叫不叫與你什麼相干一應有我承當呢風啊雨的橫豎淋不到你頭上來這鮑二原因妻子之力在賈璉前十分有臉近日他女人越發和二姐兒跟前殷勤服侍他便自已除賺錢吃酒之外一槪不管一聽他女人吩咐百依百隨且吃彀了便去睡覺這裏鮑二女人陪着這些丫嬛小厮吃酒又和那幾個小厮們打牙撂嘴兒的頑笑討他們的好准備在賈珍前討好兒四人正吃的高興忽聽見扣門的聲兒鮑二的女人忙出來開門看時見是賈璉下馬問有事無事鮑二女人便悄悄的告訴說大爺在這裏西院裏呢賈璉聽了便至臥房見尤二姐和兩個小丫頭在房中見他來了臉上却有些赸赸的賈璉反推不知只命快拿酒來咱們吃兩盃好睡覺我今日乏了二姐兒忙忙陪笑接衣捧茶問長問短賈璉喜的心癢難受一時鮑二的女人端上酒來二人對飲兩個小丫頭在地下伏侍賈璉的心腹小童隆兒拴馬去瞧見有了一匹馬細瞧一瞧知是賈珍的心下會意也來厨下只見喜兒壽兒兩個正在那裏坐着吃酒見他來了也都會意笑道你這會子來得巧我們因赶不上爺的馬恐怕犯夜往這裏來借個地方兒睡一夜隆兒

便笑道我是二爺使我送月銀的交給了奶奶我也不回去了鮑二的女人便道咱們這裏有的是炕爲什麽不大家睡呢喜兒便說我們吃多了你來吃一鍾隆兒纔坐下端起酒來忽聽馬棚内鬧將起來原來二馬同槽不能相容互蹶蹄起來隆兒等慌得忙放下酒盃出來喝馬好容易喝住另拴好了進來鮑二的女人笑說你三人就在這裏罷茶也現成了我可去了說着帶門出去這裏喜兒喝了幾盃已是楞子眼了隆兒壽兒關了門回頭見喜兒直挺挺的仰卧炕上二人便推他說好兄弟起來好生睡只顧你一個人舒服我們就苦了那喜兒便說道咱們今兒可要公公道道貼一爐子燒餅了隆兒壽兒見他醉了也不便多說只得吹了燈將就卧下尤二姐聽見馬鬧心下着實不安只管用言語混亂賈璉那賈璉吃了幾盃春興發作便命收了酒菓掩門寬衣尤二姐只穿着大紅小襖散挽烏雲滿臉春色比白日更增了顏色賈璉摟着他笑道人人都說我們那夜叉婆齊整如今我看來給你拾鞋也不要二姐兒道我雖標緻却無品行看來到底是不標緻的好賈璉忙說如何說這話我却不懂尤二姐滴淚說道你們拿我作糊塗人待什麽事我不知道我如今和你作了兩個月夫妻日子雖淺我也知你不是糊塗人我生是

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如今既做了夫妻終身我靠你豈敢瞞藏一字我算是有倚有靠了將來我妹子却如何結果據我看來這個形景恐非常策要作長久之計方可賈璉聽了笑道你且放心我不是那拈酸吃醋的人你前頭的事我都知道了你不必驚慌如今你跟了我來大哥跟前自然倒要拘起形跡來了依我的主意不如叫三姨兒也合大哥成了好事彼此兩無拘束索性大家作個通家之好你的意思怎麽樣尤二姐一面拭泪一面說道雖然你有這個好意頭一件三妹妹脾氣不好第二件也怕大爺臉上下不來賈璉道這個無妨我這會子就過去索性破了例說着走了便至西院中來只見窗內燈燭輝煌賈璉便推門進去說大爺在這裡呢兄弟來請安賈珍聽是賈璉的聲音倒唬了一跳見賈璉進來不覺羞慚滿面尤老娘也覺不好意思賈璉笑道何必做如此景像咱們弟兄從前是如何樣來大哥爲我操心我今日粉身碎骨感激不盡大哥若多心我倒不安了從此以後還求大哥照常方好不然兄弟寧可絕後再不敢到此處來了說着便要跪下慌得賈珍連忙攙起只說兄弟怎麽說我無不領命賈璉忙命人拿酒來我和大哥吃兩盃因又笑嘻嘻向三姐兒道三妹妹爲什麽不合大哥吃個雙鍾兒我也敬一

盃給大哥合三妹妹道喜三姐兒聽了這話就跳起來站在炕上指着賈璉冷笑道你不用和我花馬弔嘴的咱們清水下雜麵你吃我看見提着影戲人子上場兒好歹別戳破這層紙兒你別糊塗油蒙了心打諒我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呢這會子花了幾個臭錢你們哥兒兩個拿着我們姊妹兩個權當粉頭來取樂兒你們就打錯了算盤了我們知道你那老婆太難纏如今把我姐姐拐了來做了二房偷來的鑼鼓兒打不得我也要會會那鳳奶奶去看他是幾個腦袋幾隻手若大家好取和兒便罷倘或有一點叫人過不去我有本事先把你兩個的牛黃狗寶掏出來再和那潑婦拚了這條命喝酒怕什麼咱們就喝說着自己拿起壺來斟了一盃自己先喝了半盃摟過賈璉來就灌說我倒不曾和你哥哥吃過今日倒要和你吃一吃咱們也親近親近嚇得賈璉酒都醒了賈珍也不承望尤三姐這等拉的下臉來弟兄兩個本是風流場中耍慣的不想今日反被這個閨女一席話說得不能答言尤三姐看了這樣越發一叠聲又叫將姐姐請來要樂咱們四個大家一處樂俗語說的便宜不過當家你們是哥哥兄弟我們是姐姐妹妹又不是外人只管上來尤二姐反不好意思起來賈珍得便就要溜尤三姐那裏肯放賈珍此時

反後悔不承望他是這種人與賈璉反不好輕薄起來這
尤三姐索性卸了粧飾脫了大衣服鬆鬆的挽個𩯭兒身
上只穿着大紅袄兒半掩半開故意露出葱綠抹胸一痕
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沒半
刻斯文兩個墜子就和打鞦韆一般燈光之下越顯得柳
眉籠翠檀口含丹本是一雙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越發
橫波入鬢轉盼流光真把那珍璉二人弄的欲近不敢欲
遠不捨迷離恍惚落魄垂涎再加方纔一席話直將二人
禁住弟兄兩個竟全然無一點兒能爲別說調情鬥口竟
連一句響亮話都沒了尤三姐自己高談濶論任意揮霍
村俗流言洒落一陣由着性兒拿他弟兄二人嘲笑取樂
一時他的酒足興盡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攆了出去自
己關門睡去了自此後或略有丫環婆子不到之處便將
賈珍賈璉賈蓉三個厲言痛罵說他爺兒三個誆騙他寡
婦孤女賈珍回去之後也不敢輕易再來那三姐兒有時
高興又命小厮來找及至到了這裡也只好隨他的便乾
瞅着罷了看官聽說這尤三姐天生脾氣和人異樣詭僻
只因他的模樣兒風流標緻他又偏愛打扮的出色另式
另樣做出許多萬人不及的風情体態來那些男子們別
說賈珍賈璉這樣風流公子便是一班老到人鉄石心腸

看見了這般光景也要動心的及至到他跟前他那一種輕狂豪爽目中無人的光景早又把人的一團高興逼住不敢動手動脚所以賈珍向來和二姐兒無所不至漸漸的俗了却一心注定在三姐兒身上便把二姐兒樂得讓給賈璉自己却和三姐兒捏合偏那三姐一般合他頑笑別有一種令人不敢招惹的光景他母親和二姐兒也曾十分相勸他反說姐姐糊塗偺們金玉一般的人白叫這兩個現世宝沾汚了去也算無能而且他家現放着個極利害的女人如今瞞着自然是好的倘或一日他知道了豈肯干休勢必有一場大鬧你二人不知誰生誰死這如

何便當作安身樂業的去處他母女聽了他這話料着難勸也只得罷了尤三姐天天挑揀穿吃打了銀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着肥鵝又宰肥鴨或不趁心連桌一推衣裳不如意不論綾緞新整便用剪刀剪碎撕一条罵一句究竟賈珍等何曾隨意了一日反花了許多昧心錢賈璉來了只在二姐房內心中也漸漸的悔上來了無奈二姐兒倒是個多情人以爲賈璉是終身之主了凡事倒還知疼着熱若論溫柔和順却較着鳳姐還有些体度就論起那標緻來以及言談行事也不減於鳳姐但已經失了脚有了一個淫字憑他什麽好處也不算了偏這

賈璉又說誰人無錯知過必改就好故不提已往之淫只取現今之善便如膠似漆一心一計誓同生死那裡還有鳳平二人在意了二姐在枕邊衾內也常勸賈璉說你和珍大爺商議商議揀個相熟的把三了頭聘了罷留着他不是常法子終久要生事故賈璉道前日我也曾回大哥的他只是捨不得我還說就是塊肥羊肉無奈燙的慌玫瑰花兒可愛刺多扎手咱們未必降得住正經揀個人聘了罷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什麼法兒二姐兒道你放心咱們明日先勸三了頭他肯了讓他自已鬧去鬧的無法少不得聘他賈璉聽了說這話極是了

次日二姐兒另備了酒賈璉也不出門至午間特請他妹妹過來與他母親上坐尤三姐便知其意剛斟上酒也不用他姐姐開口便先滴淚說道姐姐今日請我自然有一番大道理要說但只我也不是糊塗人也不用絮絮叨叨的從前的事情我已盡知說也無益既如今姐姐也得了好處安身媽媽也有了安身之處我也要自尋歸結去方是正禮但終身大事一生至一死非同兒戲向來人家看着咱們娘兒們微息都安着不知什麼心我所以破着沒臉人家纔不敢欺負這如今要辦正事不是我女孩兒家沒羞恥必得我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方跟他若憑

你們揀擇雖是有錢有勢的我心裡進不去白過了這一世賈璉笑道這也容易憑你說是誰就是誰一應彩禮都有我們置辦母親也不用操心三姐兒道姐姐橫豎知道不用我說賈璉笑問二姐兒是誰二姐兒一時想不起來賈璉料定必是此人無移了便拍手笑道我知道這人了果然好眼力二姐兒笑道是誰賈璉笑道別人他如何進得去一定是寶玉二姐兒與尤老娘聽了也以爲必然是寶玉了三姐兒便啐了一口說我們有姊妹十個也嫁你弟兄十個不成難道除了你家天下就沒有好男人了不成衆人聽了都詫異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三姐兒道別只在眼前想姐姐只在五年前想就是了正說着忽見賈璉的心腹小廝興兒走來請賈璉說老爺那邊緊等着叫爺呢小的答應往舅老爺那邊去了小的連忙來請賈璉又忙問昨日家裡問我來着麽興兒說小的回奶奶爺在家廟裡同珍大爺商議做百日的事只怕不能來賈璉忙命拉馬隆兒跟隨去了留下興兒答應了尤二姐便要了兩碟菜來命拿大杯斟了酒就命興兒在炕沿下跕着吃一長一短向他說話兒問道家裡奶奶多大年紀怎麽個利害的樣子老太太多大年紀姑娘幾個各樣家常等話興兒笑嘻嘻的在炕沿下一頭吃一頭將榮府之事備細告

訴他母女又說我是二門上該班的人我們共是兩班一班四個共是八個人有幾個是奶奶的心腹有幾個是爺的心腹奶奶的心腹我們不敢惹爺的心腹奶奶却敢惹提起來我們奶奶的事告訴不得奶奶他心裡歹毒口裡尖快我們二爺也算是個好的那裡見得他倒是跟前平姑娘爲人狠好雖然和奶奶一氣他倒背着奶奶常作些好事小的們有了不是奶奶是容不過的只求求他去就完了如今合家大小除了老太太太太兩個沒有不恨他的只不過面子情兒怕他皆因他一時看的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兩個人喜歡他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沒人敢攔他又恨不得把銀子錢省了下來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說他會過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討好兒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別人去說他先抓尖兒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已錯了他便一縮頭推到別人身上來他還在傍邊撥火兒如今連他正經婆婆太太都嫌了他說他雀兒揀着旺處飛黑母雞一窩兒自家的事不管倒替人家去瞎張羅若不是老太太在頭裡早叫過他去了尤二姐笑道你背着他這等說他將來你又不知怎麼樣說我呢我又差他一層兒越發有的說了興兒忙跪下說道奶奶要這樣說小的不怕雷劈嗎但凡小的要有造化起

先娶奶奶時若得了這樣的人小的們也少捱些打罵也少提心弔胆的如今跟爺的幾個人誰不是背前背後稱揚奶奶盛德憐下我們商量着叫二爺要出來情愿來伺候奶奶呢尤二姐笑道你這小猾賊兒還不起來說句頑話兒就嚇得這個樣兒你們做什麽往這裡來我還要找了你奶奶去呢興兒連忙搖手說奶奶千萬不要去我告訴奶奶一輩子別見他纔好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笑着脚底下就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只怕三姨兒的這張嘴還說不過他呢奶奶這樣斯文良善人那裡是他的對手尤氏笑道我只以理待他他敢怎麽樣興兒道不是小的喝了酒放肆胡說奶奶便用着理讓他看見奶奶比他標緻又比他得人心兒他就肯善罷干休了人家是醋罐子他是醋缸醋甕凡丫頭們二爺多看一眼他有本事當着爺打個爛羊頭似的雖然平姑娘在屋裡大約一二年間兩個有一次在一處他還要嘴裡掂十來個過兒呢氣的平姑娘性子上來哭鬧一陣說又不是我自己尋來的你逼着我我原不願意又說我反了這會子又這樣他一般的也罷了倒央告平姑娘尤二姐笑道可是撒謊這樣一個夜叉怎麽反怕屋裡的人呢興兒道就是俗語說的一人抬不過一個理字去了這平姑娘

原是他自幼兒的丫頭陪了過來一共四個死的嫁的只剩下一個心腹收了屋裡一則顯他的賢良二則又拴爺的心那平姑娘又是個正經人從不會挑三窩四的倒一味忠心赤膽伏侍他所以總容下了尤二姐笑道原來如此但只我听見你們還有一位寡婦奶奶和幾位姑娘他這樣利害這些人如何依他興兒拍手笑道原來奶奶不知道我們家這位寡婦奶奶第一個善德人不管事的只教姑娘們看書寫字針線道理這是他的事情前日因爲他病了這大奶奶暫管了幾日事總是按着老例兒行不像他那麼多事逞才的我們大姑娘不用說是好的了二姑娘混名兒叫二木頭三姑娘的混名兒叫玫瑰花兒又紅又香無人不愛只是有刺扎手可惜不是太太養的老鴰窩裡出鳳凰四姑娘小正經是珍大爺的親妹子太太抱過來的養了這麼大也是一位不管事的奶奶不知道我們家的姑娘們不算外還有兩位姑娘眞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們姑太太的女孩兒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孩兒姓薛這兩位姑娘都是美人兒一樣又都知書識字的或出門上車或園子裡遇見我們連氣兒也不敢出尤二姐笑道你們家規矩大小孩子進得去遇見姑娘們原該遠遠的藏躲着敢出什麼氣兒呢興兒搖手道不是那

麼不敢出氣兒是怕這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氣兒煖了又吹化了薛姑娘說得滿屋裡都笑了要知尤三姐要嫁何人下回分解

評曰

二舍偷娶三姐思嫁細味偷字思字便知不能始終兩全

寫尤三姐倜儻不羈英氣逼人爲後來剛烈飲劍指神叙王鳳姐陰險刁刻人多懷怨爲異時尤二姐受騙吞金伏筆

尤二姐尤三姐之死於非命禍胎皆種于珍璉二人寗府淫惡造孽無窮

尤三姐剛僻是正筆寫王鳳姐陰妬是旁筆寫文法變化

尤三姐心許柳湘蓮若一問便說率直無味今止說五年前想又卽截住留爲下回尤二姐夜間盤問如正要探勝尋幽忽被白雲遮斷文勢曲折紆徐

氣兒大吹倒林姑娘氣兒煖吹化薛姑娘妙語解頤恰是童兒口吻

紅樓夢卷六十五終

紅樓夢卷六十六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話說興兒說怕吹倒了林姑娘吹化了薛姑娘大家都笑了那鮑二家的打他一下子笑道原有些真到了你嘴裡越發沒了綑兒了你倒不像跟二爺的人這些話倒像是寶玉的人尤二姐纔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問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他做些什麼興兒笑道三姨兒別問他說起來三姨兒也未必信他長了這麼大獨他沒有上過正經學我們家從祖宗直到二爺誰不是學裡的師

老爺嚴嚴的管着念書偏他不愛念書是老太太的寶貝老爺先還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成天家瘋瘋顛顛的說話人也不懂幹的事人也不知外頭人人看着好清俊模樣兒心裡自然是聰明的誰知裡頭更糊塗見了人一句話也沒有所有的好處雖沒上過學倒難爲他認得幾個字每日又不習文又不學武又怕見人只愛在丫頭羣兒裡鬧再者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着臥着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尤三姐笑道主子寬了你們又這樣嚴了又報怨可知你們難纏尤二姐道我們看他倒好原來這樣可惜了兒的一個好胎子尤三姐道姐姐信他胡說偺們也不是見過一面兩面的行事言談吃喝原有些女兒氣的自然是天天只在裡頭慣了的若說糊塗那些兒糊塗姐姐記得穿孝時偺們同在一處那日正是和尚們進來遶棺偺們都在那裡站着他只站在頭裡擋着人人說他不知禮又沒眼色過後他沒悄悄的告訴偺們說姐姐們不知道我並不是沒眼色想和尚們的那樣腌臢只恐怕氣味薰了姐姐們接着他吃茶姐姐又要茶那個老婆子就拿了他的碗去倒他赶忙說我吃腌臢了的另洗

了再斟來這兩件上我冷眼看去原來他在女孩兒跟前不管什麼都過的去只不大合外人的式所以他們不知道尤二姐聽說笑道依你說你兩個已是情投意合了竟把你許了他豈不好三姐兒有興兒不便說話只低了頭磕瓜子兒興兒笑道若論模樣兒行爲倒是一對兒好人只是他已經有了人了只是沒有露形兒將來準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則都還小所以還沒辦呢再過三二年老太太便一開言那是再無不准的了大家正說話只見隆兒又來了說老爺有事是件機密大事要遣二爺往平安州去不過三五日就起身來回得十五六天

的工夫今日不能來了請老奶奶早和二姨兒定了那件事明日爺來好做定奪說着帶了興兒也同去了這裡尤二姐命掩了門早睡下了盤問他妹子一夜至次日午後賈璉方來了尤二姐因勸他說旣有正事何必忙忙又來千萬別爲我悞事賈璉道也沒什麼事只是偏偏的又出來了一件遠差出了月兒就起身得半月工夫纔來尤二姐道旣如此你只管放心前去這裡一應不用你記掛三妹妹他從不會朝更暮改的他已擇定了人你只管依他就是了賈璉忙問是誰尤二姐笑道這人此刻不在這裡不知多早晚纔來也難爲他的眼力他自己說了這人一

年不來他等一年十年不來等十年若這人死了再不來了他情願剃了頭當姑子去吃長齋念佛再不嫁人賈璉問到底是誰這樣動他的心二姐兒笑道說來話長五年前我們老娘家做生日媽媽和我們到那裡與老娘拜壽他家請了一起頑戲的人也都是好人家子弟裡頭有個粧小生的叫做柳湘蓮如今要是他纔嫁舊年聞得這人惹下禍逃走了不知回來了不曾賈璉聽了道怪道呢我說是個什麼人原來是他果然眼力不錯你不知道那柳老二那樣一個標緻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去年因打了薛獃子他不好意思見我們的不知那裡去了一向沒來聽見有人說來了不知是真是假一問寶玉的小廝們就知道了倘或不來時他是萍踪浪跡知道幾年纔來豈不白躭擱了尤二姐道我們這三丫頭說的出來幹的出來他怎樣說只依他便了二人正說之間只見尤三姐走來說道姐夫你也不知道我們是什麼人今日合你說罷你只放心我們不是那心口兩樣的人說什麼是什麼若有了姓柳的來我便嫁他從今日起我吃齋念佛只伏侍母親等來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來我自己修行去了說着將頭上一根玉簪拔下來磕作兩段說一句不真就合這簪子一

樣說着回房去了眞個竟非禮不動非禮不言起來賈璉無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議了一回家務復回家與鳳姐商議起身之事一面着人問焙茗焙茗說竟不知道大約沒來了來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問他的街房也說沒來賈璉只得回復了二姐兒至起身之日已近前兩天便說起身却先往二姐兒這邊來住兩夜從這裡再悄悄的長行果見三姐兒竟像又換了一個人的是的又見二姐兒持家勤愼自是不消記掛是日一早出城竟奔平安州大道曉行夜住渴飲饑飡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間頂頭來了一羣馱子內中一夥主僕十來匹馬走的近了一看時不是別人就是薛蟠和柳湘蓮來了賈璉深爲奇怪忙伸馬迎了上來大家一齊相見說些別話寒溫便入一酒店歇下共敘談敘談賈璉因笑道鬧過之後我們忙着請你兩個和解誰知柳二弟踪跡全無怎麽你們兩個今日倒在一處了薛蟠笑道天下竟有這樣奇事我同夥計販了貨物自春天起身往回裡走一路平安誰知前日到了平安州地面遇見一夥强盜已將東西刼去不想柳二弟從那邊來了方把賊人赶散奪回貨物還救了我們的性命我謝他又不受所以我們結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進京從此後我們是親弟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

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個姑媽他去望候望候我先進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後給他尋一所房子尋一門好親事大家過起來賈璉聽了道原來如此倒好只是我們白懸了幾日心因又說道方纔說起給柳二弟做親我正有一門好親事堪配二弟說着便將自已娶尤氏如今又要發嫁小姨子一節說了出來只不說尤三姐自擇之語又囑薛蟠且不可告訴家裡等生了兒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聽了大喜說早該如此這都是舍表妹之過湘蓮忙笑說你又忘情了還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語便說既是這等這門親事定要做的湘蓮道我本有願定要一個絕色的女子如今旣是貴昆仲高誼顧不得許多了任憑定奪我無不從命賈璉笑道如今口說無憑等柳二弟一見便知我這內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無二的了湘蓮聽了大喜說旣如此說等弟探過姑母不過月中就進京的那時再定如何賈璉笑道你我一言為定只是我信不過柳二弟你是萍踪浪跡倘然去了不來豈不悞了人家一輩子的大事須得留一個定禮湘蓮道大丈夫豈有失信之理小弟素係寒貧况且客中那裡能有定禮薛蟠道我這裡現成就備一分二哥帶去賈璉道也不用金銀珠寶須是柳二弟親身自有的東西不論貴賤不過帶去取信耳

湘蓮道既如此說弟無別物囊中還有一把鴛鴦劍乃弟家中傳代之寶弟也不敢擅用只是隨身收藏着二哥就請拿去為定弟縱係水流花落之性亦斷不捨此劍說畢大家又飲了幾盃方各自上馬作別起程去了且說賈璉一日到了平安州見了節度完了公事因又囑咐他十月前後務要還來一次賈璉領命次日連忙取路回家先到尤二姐那邊且說二姐兒操持家務十分謹肅每日關門閉戶一點外事不聞那三姐兒果是個斬釘截鐵之人每日侍奉母親之餘只和姐姐一處作些活計雖賈珍趁賈璉不在家也來鬼混了兩次無奈二姐兒只不兜攬推故不見那三姐兒的脾氣賈珍早已領過教的那裡還敢招惹他去所以踪跡一發疎濶了却說這日賈璉進門看見二姐兒三姐兒這般景況喜之不盡深念二姐兒之德大家敘些寒温賈璉便將路遇柳湘蓮一事說了一回又將鴛鴦劍取出遞與三姐兒三姐兒看時上面龍吞夔護珠寶晶熒及至拿出來看時裡面却是兩把合體的一把上面鏨一鴛字一把上面鏨一鴦字冷颼颼明亮亮如兩痕秋水一般三姐兒喜出望外連忙收了掛在自己繡房床上每日望着劍自喜終身有靠賈璉住了兩天回去復了父命回家合宅相見那時鳳姐已大愈出來理事行走了

賈璉又將此事告訴了賈珍賈珍因近日又搭上了新相知二則正惱他姐妹們無情把這事丟過了全不在心上任憑賈璉裁奪只怕賈璉獨力不能少不得又給他幾十兩銀子賈璉拿來交與二姐兒預備粧奩誰知八月內湘蓮方進了京先來拜見薛姨媽又遇見薛蟠方知薛蟠不慣風霜不服水土一進京時便病倒在家請醫調治聽見湘蓮來了請入臥室相見薛姨媽也不念舊事只感救命之恩母子們十分稱謝又說起親事一節凡一應東西皆置辦妥當只等擇日柳湘蓮也感激不盡次日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湘蓮因問賈璉偷娶二房之事寶玉笑道我聽見焙茗說我却未見我也不敢多管我又聽見焙茗說璉二哥哥着實問你不知有何話說湘蓮就將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訴寶玉寶玉笑道大喜大喜難得這個標緻人果然是個古今絕色堪配你之爲人湘蓮道既是這樣他那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相厚也關切不至於此路上忙忙的就那樣再三要求定下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慮起來後悔不該留下這劒作定所以後來想起你來可以細細問了底裡纔好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

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來歷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妹子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干淨罷了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甚麼連我也未必干淨了湘蓮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時忘情好歹別多心寶玉笑道何必再提這倒似有心了湘蓮作揖告辭出來心中想着若找薛蟠一則他病着二則他

又浮躁不如去要回定禮主意已定便一逕來找賈璉賈璉正在新房中聞湘蓮來了喜之不盡忙迎出來讓到內室與尤老娘相見湘蓮只作揖稱老伯母自稱晚生賈璉聽了咤異吃茶之間湘蓮便說客中偶然忙促誰知家姑母於四月訂了弟婦使弟無言可回若從了二哥背了姑母似不合理若係金帛之定弟不敢索取但此劍係祖父所遺請仍賜回為幸賈璉聽了心中自是不自在便道二弟這話你說錯了定者定也原怕返悔所以為定豈有婚姻之事出入隨意的這個斷乎使不得湘蓮笑道如此說弟愿領責領罰然此事斷不敢從命賈璉還要饒舌湘蓮

便起身說請兄外座一叙此處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聽見好容易等了他來今忽見返悔便知他在賈府中聽了什麼話來把自己也當作淫奔無恥之流不屑爲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賈璉說退親料那賈璉不但無法可處就是爭辯起來自己也無趣味一聽賈璉要同他出去連忙摘下劍來將一股雌鋒隱在肘後出來便說你們也不必出去再議還你的定禮一面淚如雨下左手將劍並鞘送與湘蓮右手回肘只往項上一橫可憐

揉碎桃花紅滿地　玉山傾倒再難扶

當下唬的衆人急救不迭尤老娘一面嚎哭一面大罵湘蓮賈璉揪住湘蓮命人綑了送官二姐兒忙止淚反勸賈璉人家並沒威逼他是他自尋短見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覺生事出醜不如放他去罷賈璉此時也沒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蓮快去湘蓮反不動身拉下手絹拭淚道我並不知是這等剛烈人真真可敬是我沒福消受大哭一塲等買了棺木眼看着入殮又撫棺大哭一塲方告辭而去出門正無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纔之事原來這樣標緻人又這等剛烈自悔不及信步行來也不自知了正走之間只聽得隱隱一陣環佩之聲尤三姐從那邊來了一手捧着鴛鴦劍一手捧着一卷冊子向湘蓮哭道妾

痴情待君五年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報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仙姑之命前往太虛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相別故來一會從此再不能相見矣說畢又向湘蓮洒了幾點眼淚便要告辭而行湘蓮不捨忙欲上來拉住問時那尤三姐一摔手便自去了這裡柳湘蓮放聲大哭不覺自夢中哭醒似夢非夢睜眼看時竟是一座破廟傍邊坐着一個瘸腿道士捕虱湘蓮便起身稽首相問此係何方仙師何號道士笑道連我不知道此係何方我係何人不過暫來歇足而已柳湘蓮聽了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劍來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便隨那道士不知往那裡去了要知端的且看下回分解

評曰

與兒說寶玉糊塗是反襯尤三姐說寶玉不糊塗尤三姐冷眼看寶玉是旁襯熱心嫁湘蓮

尤二姐說三姐與寶玉已情投意合與兒說寶玉一定配林姑娘俱是反挑筆

尤三姐思嫁柳湘蓮若自己向賈璉說到底不成體統今從尤二姐口中說出便不着迹又暗補夜間姊妹密談心話詳畧明暗文筆細緻

劍雖至寶畢竟是凶器以此定親殊非吉兆

甄士隱柳湘蓮出家俱是宝玉出家引子

柳湘蓮掣出雄劍揮斷萬根煩惱絲此三句大有意味煩惱絲無影無形與頭髮絕不相干劍鋒雖利豈能一揮卽斷讀者試掩卷細思柳二郎是否果眞出家抑何別樣結局自有妙文在內

紅樓夢卷六十六終

紅樓夢

六十七回

七十一回

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5

紅樓夢卷六十七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祕事鳳姐訊家童

話說尤三姐自盡之後尤老娘合二姐兒賈珍賈璉等俱不勝悲慟自不必說忙令人盛殮送往城外埋葬柳湘蓮見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戀卻被道人數句冷言打破迷關竟自截髮出家跟隨瘋道人飄然而去不知何往暫且不表且說薛姨媽聞知湘蓮已說定了尤三姐爲妻心中甚喜正是高高興興要打算替他買房子治家伙擇吉迎娶以報他救命之恩忽有家中小廝吵嚷三姐兒自盡了被

文庫 11
D 246
15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73

小丫頭們聽見告知薛姨媽薛姨媽不知爲何心甚嘆息正在猜疑寶釵從園裡過來薛姨媽便對寶釵說道我的兒你聽見了沒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經許定給你哥哥的義弟柳湘蓮了麼不知爲什麼自刎了那柳湘蓮也不知往那裡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寶釵聽了並不在意便說道俗語說的好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這也是他們前生命定前日媽媽爲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經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說也只好由他罷了媽媽也不必爲他們傷感了倒是自從哥哥打江南回來了一二十日販了來的

貨物想來也該發完了那同伴去的夥計們辛辛苦苦的回來幾個月了媽媽合哥哥商議商議也該請一請酬謝酬謝才是別叫人家看着無理似的母女正說話間見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淚痕一進門來便向他母親拍手說道媽媽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麼薛姨媽說我纔聽見說正在這裡合你妹妹說這件公案呢薛蟠道媽媽可聽見說柳湘蓮跟着一個道士出了家了麼薛姨媽道這越發奇了怎麼柳相公那樣一個年輕的聰明人一時糊塗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們好了一場他又無父母兄弟隻身一人在此你該各處找找他才是靠跟道士

能在那裡遠去左不過是在這方近左右的廟裡寺裡罷了薛蟠說何常不是呢我一聽見這個信兒就連忙帶了小廝們在各處尋找連一個影兒也沒有又去問人都說沒看見薛姨媽說你既找尋過沒有也算把你作朋友的心盡了焉知他這一出家不是得了好處去呢只是你如今也該張羅張羅買賣二則把你自己娶媳婦應辦的事情倒早些料理偺們家沒人俗語說的夯雀兒先飛省得臨時丟三落四的不齊全令人笑話再者你妹妹纔說你也回家半個多月了想貨物也該發完了同你去的夥計們也該擺桌酒給他們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

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個月的辛苦況且在路上又替你擔了多少的驚怕沉重薛蟠聽說便道媽媽說的很是倒是妹妹想的週到我也這樣想着只因這些日子爲各處發貨鬧的腦袋都大了又爲柳二哥的事忙了這幾日反倒落了一個空白張羅了一會子倒把正經事都誤了要不然定了明兒後兒下帖兒請罷薛姨媽道由你辦去罷話猶未了外面小廝進來回說管總的張大爺差人送了兩箱子東西來說這是爺各自買的不在貨帳裡面本要早送來因貨物箱子壓着沒得拿昨兒貨物發完了所以今日纔送來了一面說一面又見兩個小廝搬進了兩

個夾板夾的大棕箱薛蟠一見說噯喲可是我怎麼就糊
塗到這步田地了特特的給媽合妹妹帶來的東西都忘
了沒拿了家裡來還是夥計送了來了寶釵說虧你說還
是特特的帶來的纔放了一二十天若不是特特的帶來
大約要放到年底下纔送來呢我看你也諸事太不留心
了薛蟠笑道想是在路上叫人把魂嚇掉了還沒歸竅呢
說着大家笑了一回便向小丫頭說出去告訴小厮們東
西收下叫他們回去罷薛姨媽同寶釵因問到底是什麼
東西這樣綑着綁着的薛蟠便命叫兩個小厮進來解了
繩子去了夾板開了鎖看時這一箱都是綢緞綾錦洋貨

等家常應用之物薛蟠笑着道那一箱是給妹妹帶的親
自來開母女二人看時却是些筆墨紙硯各色箋紙香袋
香珠扇子扇墜花粉胭脂等物外有虎邱帶來的自行人
酒令兒水銀灌的打金斗小小子沙子燈一齣一齣的泥
人兒的戲用青紗罩的匣子裝着又有在虎邱山上泥捏
的薛蟠的小像與薛蟠毫無相差寶釵見了别的都不理
論倒是薛蟠的小像拿着細細看了一看又看看他哥哥
不禁笑起來了因叫鶯兒帶着幾個老婆子將這些東西
連箱子送到園裡去又和母親哥哥說了一回閒話兒纔
回園裡去了這裡薛姨媽將箱子裡的東西取出一分一

分的打點清楚叫同喜送給賈母並王夫人等處不提且說寶釵到了自己房中將那些頑意兒一件一件的過了目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一分一分配合妥當也有送筆墨紙硯的也有送香袋扇子香墜的也有送脂粉頭油的有單送頑意兒的只有黛玉的比別人不同且又加厚一倍一一打點完畢使鶯兒同着一個老婆子跟着送往各處這邊姊妹諸人都收了東西賞賜來使說見面再謝惟有林黛玉看見他家鄉之物反自觸物傷情想起父母雙亡又無兄弟寄居親戚家中那裡有人也給我帶些土物想到這裡不覺的又傷起心來了紫鵑深知黛玉心腸但也不敢說破只在一旁勸道姑娘的身子多病早晚服藥這兩日看着比那些日子畧好些雖說精神長了一點兒還筭不得十分大好今兒寶姑娘送來的這些東西可見寶姑娘素日看得姑娘狠重姑娘看着該喜歡纔是爲什麽反倒傷起心來這不是寶姑娘送東西來倒叫姑娘煩惱了不成就是寶姑娘聽見反覺臉上不好看再者這裡老太太們爲姑娘的病體千方百計請好大夫配藥胗治也爲是姑娘的病好這如今纔好些又這樣哭哭啼啼豈不是自己遭塌了自己身子叫老太太看着添了愁煩了麽况且姑娘這病原是素日憂慮過度傷了氣血姑娘的千

金貴體也別自己看輕了紫鵑正在這裡勸解只聽見小丫頭子在院內說寶二爺來了紫鵑忙說請二爺進來罷只見寶玉進房來了黛玉讓坐畢寶玉見黛玉淚痕滿面便問妹妹又是誰氣着你了黛玉勉強笑道誰生什麼氣傍邊紫鵑將嘴向床後桌上一努寶玉會意往那裡一瞧見堆着許多東西就知道是寶釵送來的便取笑說道那裡這些東西不是妹妹要開雜貨舖啊黛玉也不答言紫鵑笑着道二爺還提東西呢因寶姑娘送了些東西來姑娘一看就傷起心來了我正在這裡勸解恰好二爺來的狠巧替我們勸勸寶玉明知黛玉是這個緣故却也不敢提頭兒只得笑說道你們姑娘的緣故想來不為別的必是寶姑娘送來的東西少所以生氣傷心妹妹你放心等我明年叫人往江南去與你多多的帶兩船來省得你淌眼抹泪的黛玉聽了這些話也知寶玉是為自己開心也不好推也不好任因說道我任憑怎麼沒見世面也到不了這步田地因送的東西少就生氣傷心我又不是兩三歲的小孩子你也忒把人看得小氣了我有我的緣故你那裡知道說着眼泪又流下來了寶玉忙走到床前挨着黛玉坐下將那些東西一件一件拿起來擺弄着細瞧故意問這是什麼叫什麼名字那是什麼做的這樣齊整這

是什麼要他做什麼使用又說這一件可以擺在面前又說那一件可以放在条桌上當古董兒到好呢一味的將些沒要緊的話來厮混黛玉見寶玉如此自己心裡倒過不去便說你不用在這裡混攪了偺們到寶姐姐那邊去罷寶玉巴不得黛玉出去散散悶解了悲痛便道寶姐姐送偺們東西偺們原該謝謝去黛玉道自家姊妹這倒不必只是到他那邊薛大哥回來了必然告訴他些南邊的古蹟兒我去聽聽只當回了家鄉一輛的說着眼圈兒又紅了寶玉便站着等他黛玉只得同他出來往寶釵那裡去了且說薛蟠聽了母親之言急下了請帖辦了酒席次日請了四位夥計俱已到齊不免說些販賣賬目發貨之事不一時上席讓坐薛蟠挨次斟了酒薛姨媽又使人出來致意大家喝着酒說閑話兒內中一個道今日這席上短兩個好朋友衆人齊問是誰那人道還有誰就是賈府上的璉二爺和大爺的盟弟柳二爺大家果然都想起來問着薛蟠道怎麼不請璉二爺合柳二爺來薛蟠聞言把眉一皺嘆口氣道璉二爺又往平安州去了頭兩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爺竟別提起真是天下頭一件奇事什麼是柳二爺如今不知那裡作柳道爺去了衆人都詫異道這是怎麼說薛蟠便把湘蓮前後事體說了一遍衆人聽

了越發駭異因說道怪不得前日我們在店裡髣髣髴髴也聽見人吵嚷說有一個道士三言兩語把一個人度了去了又說一陣風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誰我們正發貨那裡有閑工夫打聽這個事去到如今還是似信不信的誰知就是柳二爺呢早知是他我們大家也該勸他勸纔是任他怎麽着也不叫他去內中一個道別是這麼着罷衆人問怎麽樣那人道柳二爺那樣個伶俐人未必是眞跟了道士去罷他原會些武藝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術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擺佈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罷了世上這些妖言惑衆的人怎麽沒人治他一下子衆人道那時難道你知道了也沒找尋他去薛蟠說城裡城外那裡沒有找到不怕你們笑話我找不着他還哭了一場呢言畢只是長吁短歎無精打彩的不像往日高興衆夥計見他這樣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過隨便喝了几盃酒吃了飯大家散了且說寶玉同着黛玉到寶釵處來寶玉見了寶釵便說道大哥哥辛辛苦苦的帶了東西來姐姐留着使罷又送我們寶釵笑道原不是什麽好東西不過是遠路帶來的土物兒大家看着新鮮些就是了黛玉道這些東西我們小時候倒不理會如今看見眞是新鮮物兒了寶釵因笑道妹妹知道這就是俗

語說的物離鄉貴其實可筭什麽呢寶玉聽了這話正對了黛玉方纔的心事連忙拿話岔道明年好歹大哥哥再去時替我們多帶些〻來黛玉瞅了他一眼便道你要你只管說不必拉扯上人姐姐你瞧寶哥哥不是給姐姐來道謝竟又要定下明年的東西來了說的寶釵寶玉都笑了三個人又閒話了一回因提起黛玉的病來寶釵勸了一回因說道妹妹若覺着身子不爽快倒要自己勉强扎挣着出來各處走走逛逛散散心比在屋裡悶坐着到底好些我那兩日不是覺着發懶渾身發熱只是要歪着也因爲時氣不好怕病因此尋些事情自己混着這兩日纔覺着好些〻了黛玉道姐姐說的何嘗不是我也是這麽想着呢大家又坐了一會子方散寶玉仍把黛玉送至瀟湘館門首纔各自回去了且說趙姨娘因見寶釵送了賈環些東西心中甚是喜歡想道怨不得別人都說那寶丫頭好會做人狠大方如今看起來果然不錯他哥哥能帶了多少東西來他挨門兒送到並不遺漏一處也不露出誰薄誰厚連我們這樣没時運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頭他把我們娘兒們正眼也不瞧那裡還肯送我們東西一面想一面把那些東西翻來覆去的擺弄瞧看一回忽然想到寶釵係王夫人的親戚爲何不到王夫人跟前賣個好

兒呢自己便蠍蠍螫螫的拿着東西走至王夫人房中站在旁邊陪笑說道這是寶姑娘纔剛給環哥兒的難爲寶姑娘這麽年輕的人想的這樣週到眞是大戶人家的姑娘又展樣又大方怎麽叫人不敬服呢怪不得老太太和太太成日家都誇他疼他我也不敢自專就收起來特拿來給太太瞧瞧太太也喜歡喜歡王夫人聽了早知道來意了又見他說的不倫不類也不便不理他說道你只管收了去給環哥頑罷趙姨娘來時興興頭頭誰知抹了一鼻子灰滿心生氣又不敢露出來只得訕訕的出來了到了自己房中將東西丢在一邊嘴裡咕咕噥噥自言自語

道這個又算了個什麽兒呢一面坐着各自生了一回悶氣却說鶯兒帶着老婆子們送東西回來回覆了寶釵將衆人道謝的話並賞賜的銀錢都回完了那老婆子便出去了鶯兒走近前來一步挨着寶釵悄悄的說道剛纔我到璉二奶奶那邊看見二奶奶一臉的怒氣我送下東西出來時悄悄的問小紅說剛纔二奶奶從老太太屋裡回來不似往日歡天喜地的叫了平兒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說了些什麽看那個光景倒像有什麽大事的是的姑娘沒聽見那邊老太太有什麽事寶釵聽了也自己納悶想不出鳳姐是爲什麽有氣便道各人家有各人的事咱們

那裡管得你去倒茶去罷鶯兒於是出來自去倒茶不提且說寶玉送了黛玉回來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傷感起來因要將這話告訴襲人進來時却只有麝月秋紋在房中因問你襲人姐姐那裡去了麝月道左不過在這幾個院裡那裡就丟了他一時不見就這樣找寶玉笑着道不是怕丟了他因我方纔到林姑娘那邊見林姑娘又正傷心呢問起來却是為寶姐姐送了他東西他看見是他家鄉的土物不免對景傷情我要告訴你襲人姐姐叫他閒時過去勸勸正說着晴雯進來了因問寶玉道你回來了你又要叫勸誰寶玉將方纔的話說了一

遍晴雯

道襲人姐姐纔出去聽見他說要到璉二奶奶那邊去保不住還到林姑娘那裡寶玉聽了便不言語秋紋倒了茶來寶玉漱了一口遞給小丫頭子心中着實不自在就隨便歪在床上却說襲人因寶玉出門自已作了回活計忽想起鳳姐身上不好這幾日也沒有過去看看況聞賈璉出門正好大家說說話兒便告訴晴雯好生在屋裡別都出去了叫寶玉回來抓不着人晴雯道噯喲這屋裡單你一個人記掛着他我們都是白閑着混飯吃的襲人笑着也不答言就走了剛來到沁芳橋畔那時正是夏末秋初池中蓮藕新殘相間紅綠離披襲人走着沿堤看玩了一

回猛擡頭看見那邊葡萄架底下有人拿着撣子在那裡撣什麼呢走到跟前却是老祝媽那老婆子見了襲人便笑嘻嘻的迎上來說道姑娘怎麼今日得工夫出來逛逛襲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璉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這裡做什麼呢那婆子道我在這裡赶蜜蜂兒今年三伏裡雨水少這菓子樹上都有虫子把菓子吃的疤瘢流星的吊了好些下來姑娘還不知道呢這馬蜂最可惡的一嘟嚕上只咬破三兩個兒那破的水滴到好的上頭連這一嘟嚕都是要爛的姑娘你瞧偺們說話的空兒沒赶就落上許多了襲人道你就是不住手的赶也赶不了許多你倒是告訴買辦叫他多多做些小冷布口袋兒一嘟嚕套上一個又透風又不遭塌婆子笑道倒是姑娘說的是我今年纔管上那裡知道這個巧法兒呢因又笑着說道今年菓子雖遭塌了些味兒倒好不信摘一個姑娘嚐嚐襲人正色道這那裡使得不但沒熟吃不得就是熟了上頭還沒有供鮮你們倒先吃了你是府裡使老了的難道連這個規矩都不懂了老祝忙笑道姑娘說得是我見姑娘很喜歡我纔敢這麼說可就把規矩錯了我可是老糊塗了襲人道這也沒有什麼只是你們有年紀的老奶奶們別先領着頭兒這麼着就好了說着遂一逕出了園門來到鳳

姐這邊一到院裡只聽鳳姐說道天理良心我在這屋裡熬的越發成了賊了襲人聽見這話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來又不好進去遂把腳步放重些隔着窗子問道平姐姐在家裡呢麽平兒忙答應着迎出來襲人便問二奶奶也在家裡呢麽身上可大安了說着已走進來鳳姐裝着在床上歪着呢見襲人進來也笑着站起來說好些了叫你惦着怎麽這幾日不過我們這邊坐坐襲人道奶奶身上欠安本該天天過來請安纔是但只怕奶奶身上不爽快倒要靜靜兒的歇歇兒我們來了倒吵的奶奶煩鳳姐笑道煩是沒的話倒是寶兄弟屋裡雖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個照看他也實在的離不開我常常聽見平兒告訴我說你背地裡還惦着我常常問我這就是你盡心了一面說着叫平兒挪了張杌子放在床傍邊讓襲人坐下豐兒端進茶來襲人欠身道妹妹坐着罷一面說閒話兒只見一個小丫頭子在外間屋裡悄悄的和平兒說旺兒來了在二門上伺候着呢又聽見平兒也悄悄的道知道了叫他先去回來再來別在門口兒站着襲人知他們有事又說了兩句話便起身要走鳳姐道閒來坐坐說說話兒我倒開心因命平兒送送你妹妹平兒答應着送出來只見兩三個小丫頭子都在那裡屏聲息氣齊齊的伺候着

襲人不知何事便自去了却說平兒送出襲人進來回道旺兒纔來了因襲人在這裡我叫他先到外頭等等兒這會子還是立刻叫他呢還是等着請奶奶的示下鳳姐道叫他來平兒忙叫小丫頭去傳旺兒進來這裡鳳姐又問平兒你到底是怎麼聽見說的平兒道就是頭裡那小丫頭子的話他說他在二門裡頭聽見外頭兩個小厮說這個新二奶奶比偺們舊二奶奶還俊呢脾氣兒也好不知是旺兒是誰吆喝了兩個一頓說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還不快悄悄兒的呢叫裡頭知道了把你的舌頭還割了呢平兒正說着只見一個小丫頭進來回說旺兒在外頭

伺候着呢鳳姐聽了冷笑了一聲說叫他進來那小丫頭出來說奶奶叫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進來旺兒請了安在外間門口垂手侍立鳳姐兒道你過來我問你話旺兒纔走到裡間門旁站着鳳姐兒道你二爺在外頭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兒又打着千兒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門上聽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爺外頭的事呢鳳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麼攔人呢旺兒見這話知道剛纔的話已經走了風了料着瞞不過便又跪回道奴才實在不知就是頭裡興兒和喜兒兩個人在那裡混說奴才吆喝了他們兩句內中深情底裡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

求奶奶問興兒他是長跟二爺出門的鳳姐兒聽了下死勁啐了一口罵道你們這一起沒良心的混帳忘八崽子都是一條藤兒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給我把興兒那個忘八崽子叫了來你也不許走問明白了他回來再問你好好好這纔是我使出來的好人呢那旺兒只得連聲答應幾個是磕了個頭爬起來出去去叫興兒却說興兒正在帳房兒裡和小廝們頑呢聽見說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這件事發作了連忙跟着旺兒進來旺兒先進去回說興兒來了鳳姐兒厲聲道叫他那興兒聽見這個聲音兒早已沒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膽子進來鳳姐兒一見便說好小子啊你和你爺辦的好事啊你只實說罷興兒一聞此言又看見鳳姐兒氣色及兩邊丫頭們的光景早唬軟了不覺跪下只是磕頭鳳姐兒道論起這事來我也聽見說不與你相干但只你不早來回我知道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實說了我還饒你再有一字虛言你先摸摸你脖子上幾個腦袋瓜子興兒戰兢兢的朝上磕頭道奶奶問的是什麼事奴才同爺辦壞了鳳姐聽了一腔火都發作起來喝命打嘴巴旺兒過來纔要打時鳳姐兒罵道什麼糊塗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嗎一會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還不遲呢那興兒真個

自己左右開弓打了自己十幾個嘴巴鳳姐兒喝聲站住問道你二爺外頭娶了什麼新奶奶舊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興兒見說出這件事來越發著了慌連忙把帽子抓下來在磚地上咕咚咕咚碰的頭山響口裡說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個字兒的謊鳳姐道快說興兒直蹶蹶的跪起來回道這事頭裡奴才也不知道就是這一天東府裡大老爺送了殯俞祿往珍大爺廟裡去領銀子二爺同著蓉哥兒到了東府裡道兒上爺兒兩個說起珍大奶奶那邊的二位姨奶奶來二爺誇他好蓉哥兒哄著二爺說把二姨奶奶說給二爺鳳姐聽到這裡使勁啐道呸沒臉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門子的姨奶奶興兒忙又磕頭說奴才該死往上瞅著不敢言語鳳姐兒道完了嗎怎麼不說了興兒方纔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纔敢回鳳姐啐道放你媽的屁這還什麼恕不恕了你好生給我往下說好多著呢興兒又回道二爺聽見這個話就喜歡了後來奴才也不知道怎麼就弄真了鳳姐微微冷笑道這個自然麼你可那裡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煩了呢是了說底下的罷興兒回道後來就是蓉哥兒給二爺找了房子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裡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兒道哦回頭瞅著平兒道偺們都是死人

哪你聽聽平兒也不敢作聲興兒又回道珍大爺那邊給了張家不知多少銀子那張家就不問了鳳姐道這裡頭怎麼又扯拉上什麼張家李家咧呢興兒回道奶奶不知道這二奶奶剛說到這裡又自己打了個嘴巴把鳳姐兒倒慪笑了兩邊的丫頭也都抿嘴兒笑興兒想了想說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鳳姐兒接着道怎麼樣快說呀興兒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來從小兒有人家的姓張叫什麼張華如今窮的待好討飯珍大爺許了他銀子他就退了親了鳳姐兒聽到這裡點了點頭兒回頭便望丫頭們說道你們都聽見了小忘八崽子頭裡他還說他不知道

呢興兒又回道後來二爺纔叫人裱糊了房子娶過來了鳳姐道打那裡娶過來的興兒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過來的鳳姐道好罷咧又問沒人送親麼興兒道就是蓉哥兒還有幾個丫頭老婆子們沒別人鳳姐道你大奶奶沒來嗎興兒道過了兩天大奶奶纔拿了些東西來瞧的鳳姐兒笑了一笑回頭向平兒道怪道那兩天二爺稱讚大奶奶不離嘴呢掉過臉來又問興兒誰服侍呢自然是你了興兒赶着碰頭不言語鳳姐又問前頭那些日子說給那府裡辦事想來辦的就是這個了興兒回道也有辦事的時候也有往新房子裡去的時候鳳姐又問道誰和他

住着呢興兒道他母親和他妹子昨兒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鳳姐道這又爲什麽興兒隨將柳湘蓮的事說了一遍鳳姐道這個人還算造化高省了當那出名兒的忘八因又問道沒了别的事了麽興兒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剛纔說的字字是實沒一事虛假奶奶問出來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無怨的鳳姐低了一回頭便又指着興兒說道你這個猴兒崽子就該打死這有什麽瞞着我的你想着瞞了我就在你那糊塗爺跟前討了好兒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剛纔還有點怕懼兒不敢撒謊我把你的腿不給你砸折了呢說着喝聲起去興兒磕了個頭纔爬起來退到外間門口不敢就走鳳姐道過來我還有話呢興兒赶忙垂手敬聽鳳姐道你忙什麽新奶奶等着賞你什麽呢興兒也不敢抬頭鳳姐道你從今日不許過去我什麽時候叫你你什麽時候到遲一步兒你試試出去罷興兒忙答應幾個是退出門來鳳姐又叫道興兒興兒赶忙答應回來鳳姐道快出去告訴你二爺去是不是啊興兒回道奴才不敢鳳姐道你出去提一個字兒隄防你的皮興兒連忙答應着纔出去了鳳姐又叫旺兒呢旺兒連忙答應着過來鳳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兩三句話的工夫纔說道好旺兒很好去罷外頭有人提一個

字兒全在你身上旺兒答應着也出去了鳳姐便叫倒茶小丫頭子們會意都出去了這裡鳳姐纔和平兒說你都聽見了這纔好呢平兒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兒鳳姐越想越氣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便叫平兒來平兒連忙答應過來鳳姐道我想這件事竟該這麼着纔好也不必等你二爺回來再商議了未知鳳姐如何辦理下回分解

評曰

上回尤三姐公案已經了結尤二姐如何結局自當接叙但竟接連直寫文情便少波折此回却先叙薛蟠酧客文寫寶釵送物及黛玉思鄉徐徐接入鳳姐聞風紆迴曲折引人入勝

叙薛蟠酧客寶釵送物不但文情曲折且借薛姨媽口中逗起薛蟠娶親借鶯兒口中引起鳳姐聞風遠針近線絲絲入扣

酧客送物並非閒筆正是事事周到處

寫鳳姐怒詰興兒先後回話將一副兒惡面孔一副畏懼形狀描畫入神丹青不及

紅樓夢卷六十八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話說賈璉起身去後偏值平安節度巡邊在外約一個月方回賈璉未得確信只得住在下處等候及至回來相見將事辦妥回程已是將近兩個月的限了誰知鳳姐早已心下算定只待賈璉前脚走了回來便傳各色匠役收什東廂房三間照依自己正室一樣粧飾陳設至十四日便回明賈母王夫人說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廟進香去只帶了平兒豐兒周瑞媳婦旺兒媳婦四人未曾上車便將

原故告訴了衆人又吩咐衆男人素衣素蓋一逕前來興兒引路一直到了門前扣門鮑二家的開了興兒笑道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來了鮑二家的聽了這句頂梁骨走了眞魂忙飛跑進去報與尤二姐尤二姐雖也一驚但已來了只得以禮相見於是忙整理衣服迎了出來至門前鳳姐方下車進來尤二姐一看只見頭上都是素白銀器身上月白緞子襖青緞子掐銀線的褂子白綾素裙眉灣柳葉高吊兩梢目橫丹鳳神凝三角俏麗若三春之桃淸素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兒二女人攙進院來尤二姐陪笑忙迎上來拜見張口便叫姐姐說今日實在不知姐姐下

降不曾遠接求姐姐寬恕說着便拜下去鳳姐忙陪笑還禮不迭赶着拉了二姐兒的手同入房中鳳姐上坐尤二姐忙命丫頭拿褥子便行禮說妹子年輕一從到了這裡諸事都是家母和家姐商議主張今日有幸相會若姐姐不棄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教情願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說著便行下禮去鳳姐忙下坐還禮口內忙說皆因我也年輕向來總是婦人的見識一味的只勸二爺保重別在外邊眠花宿柳恐怕叫太爺太太躭心這都是你我的痴心誰知二爺倒錯會了我的意若是外頭包占人家姐妹瞞着家裡也罷了如今娶了妹妹作二房這樣正經大

事也是人家大禮却不會合我說我也勸過二爺早辦這件事果然生個一男半女連我後來都有靠不想二爺反以我為那等妬忌不堪的人私自辦了真真叫我有寃沒處訴我的這個心惟有天地可表頭十天頭裡我就風聞着知道了只怕二爺又錯想了遂不敢先說目今可巧二爺走了所以我親自過來拜見還求妹妹體諒我的苦心起動大駕挪到家中你我姐妹同居同處彼此合心合意的諫勸二爺謹慎世務保養身子這纔是大禮呢要是妹妹在外頭我在裡頭妹妹自想想我心裡怎麽過的去呢再者叫外人聽着不但我的名聲不好聽就是妹妹的名兒也不雅況且二爺的名聲更是要緊的倒是談論偺們姐兒們還是小事至於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見我素昔持家太嚴背地裡加減些話也是常情妹妹想自古說的當家人惡水缸我要真有不容人的地方兒上頭三層公婆當中有好幾位姐姐妹妹妯娌們怎麽容的我到今兒就是今兒二爺私娶妹妹在外頭住着我自然不願意見妹妹我如何還肯來呢拿着我們平兒說起我還勸着二爺收他呢這都是天地神佛不忍我叫這些小人們遭塌所以纔叫我知道了我如今來求妹妹進去和我一樣兒住的使的穿的帶的你我總是一樣兒妹妹這樣伶透

人若肯眞心帮我我也得個膀臂不但那起小人堵了他們的嘴就是二爺回來一見他也從今後悔我並不是那種吃醋調歪的人你我三人更加和氣所以妹妹還是我的大恩人呢要是妹妹不合我去我也愿意搬出來陪着妹妹住只求妹妹在二爺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留我個站脚的地方兒就叫我服侍妹妹梳頭洗臉我也是願意的說着便嗚嗚咽咽哭將起來尤二姐見了這般也不免滴下淚來二人對見了禮分序坐下平兒忙也上來要見禮尤二姐見他打扮不凡舉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兒連忙親身攙住只叫妹子快别這麼着你我是一樣的人

鳳姐兒忙也起身笑說折死了他妹妹只管受禮他原是偺們的丫頭已後快别如此說着又命周瑞家的從包袱裡取出四疋上色尺頭四對金珠簪環爲拜見禮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對訴已往之事鳳姐口內全是自怨自錯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妹妹疼我尤二姐見了這般便認做他是個極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誹謗主子亦是常理故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鳳姐認爲知己又見周瑞家等媳婦在傍邊稱揚鳳姐素日許多善政只是吃虧心太痴了反惹人怨又說已經預備了房屋奶奶進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進去同住方好今又見如此豈有

不允之禮便說原該跟了姐姐去只是這裡怎麼樣鳳姐兒道這有何難妹妹的箱籠細軟只管著小廝搬了進去這些粗夯貨要他無用還叫人看着妹妹說誰妥當就叫誰在這裡尤二姐忙說今日既遇見姐姐這一進去凡事只憑姐姐料理我也來的日子淺也不曾當過家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這幾件箱櫃拿進去罷我也沒有什麼東西那也不過是二爺的鳳姐聽了便命周瑞家的記清好生看管着抬到東廂房去于是催著尤二姐急忙穿戴了二人攜手上車又同坐一處又悄悄的告訴他我們家的規矩大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道二爺孝中娶你曾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別見老太太太太我們有一個花園子極大姊妹們住著容易沒人去的你這一去且在園裡住兩天等我設個法子回明白了那時再見方妥尤二姐道任憑姐姐裁處那些跟車的小厮們皆是預先說明的如今不進大門只奔後門來下了車趕散衆人鳳姐便帶了尤氏進了大觀園的後門來到李紈處相見了彼時大觀園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見鳳姐帶了進來引動衆人來看問尤二姐一一見過衆人見了他標緻和悅無不稱揚鳳姐一一的吩咐了衆人都不許在外走了風聲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們死園中

婆子丫頭都素懼鳳姐的又係賈璉國孝家孝中所行之
事知道關係非常都不管這事鳳姐悄悄的求李紈收養
幾日等回明了我們自然過去的李紈見鳳姐那邊已收
拾房屋況在服中不好張揚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權住鳳
姐又便去將他的丫頭一槩退出又將自己的一個丫頭
送他使喚暗暗吩咐他園中媳婦們好生照管着他若有
走失逃亡一槩和你們算帳自己又去暗中行事不提且
說合家之人都暗暗的納罕說看他如何這等賢惠起來
了那尤二姐得了這個所在又見園中姊妹各各相好倒
也安心樂業的自爲得所誰知三日之後丫頭善姐便有
些不服使喚起來尤二姐因說沒了頭油了你去回一聲
大奶奶拿些過來善姐兒便道二奶奶你怎麼不知好歹
沒眼色我們奶奶天天承應了老太太又要承應這邊太
太那邊太太這些姑娘妯娌們上下幾百男女天天起來
都等他的話一日少說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還有三
五十件外頭的從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
家裡又有這些親友的調度銀子上千錢上萬一日都從
他一個手一個心一個嘴裡調度那裡爲這點子小事去
煩瑣他我勸你耐著些兒罷偺們又不是明媒正娶來的
這是他亘古少有一個賢良人纔這樣待你若差些兒的

人聽見了這話吵嚷起來把你丟在外死不死活不活你又敢怎麼樣呢一夕話說的尤氏垂了頭因爲有這一說少不得將就些罷了那善姐漸漸的連飯也懶端來與他吃或早一頓晚一頓所拿來的東西皆是剩的尤二姐說過兩次他反瞪着眼叫喚起來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本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見鳳姐一面那鳳姐却是和容悅色滿嘴裡好妹妹不離口又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你降不住他們只管告訴我我打他們又罵了頭媳婦說我深知你們軟的欺硬的怕背着我的眼還怕誰倘或二奶奶告訴我一個不字我要你們的命二姐見他這般好心既有他我又何必多事下人不知好歹是常情我若告了他們受了委屈反叫人說我不賢良因此反替他們遮掩鳳姐一面使旺兒在外打聽這尤二姐的底細皆已深知果然已有了婆家的女婿現在纔十九歲成日在外賭博不理世業家私花盡父母攆他出來現在賭錢場存身父親得了尤婆子二十兩銀子退了親的這女婿尚不知道原來這小夥子名叫張華鳳姐都一一盡知原委便封了二十兩銀子與旺兒悄悄命他將張華勾來養活着他寫一張狀子只要往有司衙門中告去就告璉二爺國孝家孝的裡頭背旨瞞親仗財依勢强逼退親停妻再

娶這張華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兒回了鳳姐鳳姐氣的罵道真是他娘的話怨不得俗語說癩狗扶不上墻的你細細說給他就告我們家謀反也沒事的不過是借他一鬧大家沒臉若告大了我這裡自然能彀平服的旺兒領命只得細說與張華鳳姐又吩咐旺兒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對詞去如此如此我自有道理旺兒聽了有他做主便又命張華狀子上添上自己說你只告我來旺過付一應調唆二爺做的張華便得了主意和旺兒商議定了寫了一張狀子次日便往都察院處喊了冤察院坐堂看狀子是告賈璉的事上面有家人旺兒一人只得遣人去賈府傳旺兒來對詞青衣不敢擅入只命人帶信那旺兒正等着此事不用人帶信早在這条街上等候見了青衣反迎上去笑道起動衆位弟兄必是兄弟的事犯了說不得快來套上衆青衣不敢只說好哥哥你去罷別鬧了於是來至堂前跪了察院命將狀子與他看旺兒故意看了一遍碰頭說道這事小的盡知的主人實有此事但這張華素與小的有仇故意拉小的在內其中還有人求老爺再問張華碰頭道雖還有人小的不敢告他所以只告他下人旺兒故意的說糊塗東西還不快說出來這是朝廷公堂上憑是主子也要說出來張華便說出賈蓉來察

院聽了無法只得去傳賈蓉鳳姐又差了慶兒暗中打聽告了起來便忙將王信喚來告訴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要虛張聲勢驚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銀子與他去打點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宅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贓銀次日回堂只說張華無賴因拖欠了賈府銀兩妄揑虛詞誣賴良人都察院素與王子騰相好王信也只到家說了一聲況是賈府之人巴不得了事便也不提此事且都收下只傳賈蓉對詞且說賈蓉等正忙着賈璉之事忽有人來報信說有人告你們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快作道理賈蓉慌忙來回賈珍賈珍說我却早防着這一著倒難爲他這麽大膽子卽刻封了二百銀子着人去打點察院又命家人去對詞正商議間又報西府二奶奶來了賈珍聽了這話倒吃了一驚忙要同賈蓉藏躲不想鳳姐已經進來了說好大哥哥帶着兄弟們幹的好事賈蓉忙請安鳳姐拉了他就進來賈珍還笑說好生伺候你嬸娘吩咐他們殺牲口備飯說了忙命備馬躲往別處去了這裏鳳姐帶着賈蓉走來上房尤氏也迎了出來見鳳姐氣色不善忙說什麽事情這麽忙鳳姐照臉一口唾沫啐道你尤家的丫頭沒人要了偷著只往賈家送難道賈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絕了男人了你就願意給也要三媒六

証大家說明成了體統纔是你發迷了心脂油懞了竅國孝家孝兩重在身就把個人送來了這會子被人告我們連官場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到了你家幹錯了什麽不是你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話在你心裡使你們做這圈套要擠我出去如今偺們兩個一同去見官分証明白回來偺們公同請了合族中人大家覿面說個明白給我休書我就走一面說一面大哭拉著尤氏只要去見官急的賈蓉跪在地下碰頭只求嬸娘息怒鳳姐一面又駡賈蓉天打雷劈五鬼分屍的沒良心的種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調三窩四幹出這些沒臉面沒王法敗家破業的營生你死了的娘陰靈兒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你還敢來勸我一面駡著揚手就打唬得賈蓉忙碰頭說道嬸娘別動氣只求嬸娘別看這一時姪兒千日的不好還有一日的好實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讓我自己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已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已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麽樣待你你這樣沒天理沒良心的衆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鳳姐兒滾到尤氏懷裡嚎天動地大放悲聲只說給你兄弟

娶親我不惱爲什麽使他違旨背親將混帳名兒給我背
著偺們只去見官省得捕快皂隸來拿再者偺們過去只
見了老太太太太和衆族人等大家公議了我既不賢良
又不容丈夫買妾只給我一張休書我即刻就走你妹妹
我也親身接了來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氣也不敢回現
在三茶六飯金奴銀婢的住在園內我這裡趕著收什房
子和我一樣的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說下接過來大家
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舊事了誰知又是有了人家的不
知你們幹的什麽事我一槩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
急了總然我出去見官也丟的是你賈家的臉少不得偷
把太太的五百兩銀子去打點如今把我的人還鎖在那
裡說了又哭哭了又罵後來又放聲大哭起祖宗爺娘來
又要尋死撞頭把個尤氏揉搓成一個麫團兒衣服上全
是眼淚鼻涕並無別話只罵賈蓉混帳種子和你老子做
的好事我當初就說使不得鳳姐兒聽說這話哭著搬著
尤氏的臉問道你發昏了你的嘴裡難道有茄子塞著不
就是他們給你嚼子啣上了爲什麽你不來告訴我去你
若告訴了我這會子不平安了怎麽得驚官動府鬧到這
步田地你這會子還怨他們自古說妻賢夫禍少表壯不
如裡壯你但凡是個好的他們怎敢鬧出這些事來你又

沒才幹又沒口齒鋸了嘴子的葫蘆就只會一味瞎小心應賢良的名兒說著哼了幾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這樣你不信問問跟的人我何曾不勸的也要他們聽呌我怎麼樣呢怨不得妹妹生氣我只好聽著罷了衆姬妾丫頭媳婦等已是黑壓壓跪了一地陪笑求說二奶奶最聖明的雖是我們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踐夠了當著奴才們奶奶們素日何等的好來如今還求奶奶給留點臉兒說著捧上茶來鳳姐也摔了一回止了哭挽頭髮又喝罵賈蓉出去請你父親來我對面問他問親大爺的孝纔五七姪兒娶親這個禮我竟不知道我問問也好學着日後

教導你們賈蓉只跪著磕頭說這事原不與父母相干都是姪兒一時吃了屎調唆著叔叔做的我父親也並不知道嬸娘若鬧起來了姪兒也是個死只求嬸娘責罰姪兒姪兒謹領這官司還求嬸娘料理姪兒竟不能幹這大事嬸娘是何等樣人豈不知俗語說的胳膊折了在袖子裡姪兒糊塗死了既做了不肖的事就和那猫兒狗兒一般少不得還要嬸娘費心費力將外頭的事壓住了纔好只當嬸娘有這個不肖的兒子就惹了禍少不得委屈還要疼他呢說著又磕頭不絕鳳姐兒見了賈蓉這般心裡早軟了只是礙着衆人面前又難改過口來因歎了一口氣

一面拉起來一面拭淚向尤氏道嫂子也別惱我我是年輕不知事的人一聽見有人告訴了把我嚇昏了不知方纔怎麼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兒說的胳膊折了往袖子裡藏少不得嫂子要體諒我還得嫂子在哥哥跟前替說先把這官司按下去纔好尤氏賈蓉一齊都說嬸娘放心橫豎一點兒連累不著叔叔嬸娘方纔說用過了五百兩銀子少不得我們娘兒們打點五百兩銀子與嬸娘送過去好補上不然豈有教嬸娘又添上虧空的越發我們該死了但還有一件老太太太太們跟前嬸娘還要週全方便別提這些話方好鳳姐又冷笑道你們饒壓着我的頭幹了事這會子反哄着我替你們週全我就是個傻子也傻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什麼人嫂子既怕他絕了后我難道不更比嫂子更怕絕後嫂子的妹子就合我的妹子一樣我一聽見這話連夜喜歡的連覺也睡不成趕着傳人收什了屋子就要接進來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見識他們倒說奶奶太性急若是我們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麼樣再收什房子去接也不遲我聽了這話叫我要打要罵的纔不言語了誰知偏不稱我的意偏偏打的嘴半空裡又跑出一個張華來告了一狀我聽見了嚇的兩夜沒合眼兒又不敢聲張只得求人去打聽

這張華是什麽人這樣大胆打聽了兩日誰知是個無賴的花子小子們說原是二奶奶許了他的他如今急了凍死餓死也是個死現在有這個禮他抓住總然死了死的倒比凍死餓死還值些怎麽怨的他告呢這事原是爺做的太急了國孝一層罪家孝一層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層罪停妻再娶一層罪俗語說拚着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他窮瘋了的人什麽事做不出來况且他又拿着這滿禮不告等請不成嫂子說我就是個韓信張良聽了這話也把智謀嚇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沒個人商量少不得拿錢去墊補誰知越使錢越叫人拿住刀靶兒越發來訛我是耗子尾巴上長瘡多少膿血兒所以又急又氣少不得來找嫂子尤氏賈蓉不等說完都說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賈蓉又道那張華不過是窮急故捨了命纔告偺們如今想了一個法兒竟許他些銀子只叫他應個妄告不實之罪偺們替他打點完了官司他出來時再給他些銀子就完了鳳姐兒咂着嘴兒笑道難爲你想得不得你顧一不顧二的做出這些事來原來你竟是這麽個糊塗東西我往日錯看了你了若你說的這話他暫且依了且打出官司來又得了銀子眼前自然了事這些人旣是無賴的小人銀子到手三天五天一光了他又來找事

訛詐再要叨登起來偺們雖不怕終久就心裡不住他說旣沒毛病爲什麼反給他銀子賈蓉原是個明白人聽如此一說便笑道我還有個主意來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這事還得我了纔好如今我竟問張華個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錢再娶他若說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勸我二姨娘叫他出來仍嫁他去若說要錢我們這裡少不得給他鳳姐兒忙道雖如此說我斷捨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斷不肯使他出去他若出去了偺們家的臉在那裡呢依我說只寗可多給錢爲是賈蓉深知鳳姐兒口雖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來他却做賢良

人如今怎麼說只好怎麼依鳳姐兒歡喜了又說外頭好處了家裡終久怎麼樣你也同我過去回明了老太太太太纔是尤氏又慌了拉鳳姐兒討主意如何撒謊纔好鳳姐冷笑道旣沒這本事誰叫你幹這樣事這會子這個腔兒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個主意我又是個心慈面軟的人憑人撮弄我我還是一片傻心腸兒說不得讓我應起來如今你們只別露面我只領了你妹妹去給老太太太太們磕頭只說原係你妹妹我看上了狠好正因我不大生長原說買兩個人放在屋裡的今旣見了你妹妹狠好而且又是親上做親的我愿意娶來做二房皆因家中父

母姊妹親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艱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後無奈無家無業實在難等就算我的主意接了進來已經廂房收什了出來暫且住著等滿了孝再圓房兒仗著我這不害臊的臉死活賴去有了不是也尋不著你們了你們娘兒兩個想想可使得尤氏賈蓉一齊笑說到底是嬸娘寛洪大量足智多謀等事妥了少不得我們娘兒們過去拜謝鳳姐兒道罷呀還說什麽拜謝不拜謝又指著賈蓉道今日我纔知道你了說着把臉却一紅眼圈兒也紅了似有多少委屈的光景賈蓉忙陪笑道罷了嬸娘少不得饒恕我這一次說着忙又跪下鳳姐兒扭過臉去不理他賈蓉纔笑着起來了這裡尤氏忙命丫頭們舀水取粧奩伏侍鳳姐兒梳洗了赶忙又命預備晚飯鳳姐兒執意要回去尤氏攔着道今日二嬸子要這麽走了我們什麽臉還過那邊去呢賈蓉傍邊笑着勸道好嬸娘親嬸娘已後蓉兒要不眞心孝順你老人家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他一眼啐道誰信你這說到這裡又咽住了一面老婆丫頭們羅上酒菓來尤氏親自遞酒佈菜賈蓉又跪着敬了一鍾酒鳳姐便合尤氏吃了飯丫頭們遞了漱口茶又捧上茶來鳳姐喝了兩口便起身回去賈蓉親身送過來纔回去了且說鳳姐進園中將此事告訴尤二姐又說我怎

麼操心又怎麼打聽須得如此如此方保得衆人無罪少
不得偺們按着這個法兒來纔好不知鳳姐又變出什麼
法兒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此回專寫王鳳姐陰毒險惡爲尤二姐呑金自盡之
由

寫鳳姐向尤二姐一番說話婉曲動聽尤二姐雖亦
伶俐不由不落其陷阱

丫頭善姐嗔說尤二姐之話須知俱是鳳姐暗中囑
咐

鳳姐對尤二姐說倘有下人不到之處只管告訴我
是先發制人使尤二姐不得不替丫頭們遮掩惡極

借鳳姐口中說就告吾們家謀反也沒事的又敘王
信打點察院得賍以見榮府此時財勢薰天反跌後
來之衰落

鳳姐大鬧寧府寫得淋漓盡致既顯鳳姐之潑悍又
見賈蓉尤氏之庸懦兩面俱到

鳳姐托王姓打點察院使銀三百兩今尤氏母子許
還銀五百兩鳳姐不但占盡上風又賺銀二百兩惡
極

哭罵吵鬧後忽指着賈蓉道今日纔知道你了臉上眼圈兒一紅及賈蓉跪下鳳姐扭過臉去賈蓉說巳後不眞心孝順天打雷劈鳳姐瞅了一眼啐說誰信你又咽住不說此一段文字隱隱躍躍暗藏無限情事如金鼓震天時忽有鶯啼燕語又如一片黑雲中微露金龍鱗爪文人之筆莫可端倪

紅樓夢卷六十八終

紅樓夢卷六十九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尤二姐聽了又感謝不盡只得跟了他來尤氏那邊怎好不過來的少不得也過來跟著鳳姐去回方是大禮鳳姐笑說你只別說話等我去說尤氏道這個自然但有了不是往你身上推就是了說著大家先至賈母房中正值賈母和園中姐妹們說笑解悶忽見鳳姐帶了一個標緻小媳婦進來忙覷著眼瞧說這是誰家的孩子好可憐見兒的鳳姐上來笑道老祖宗倒細細的看看好不好說

著忙拉二姐兒說這是太婆婆快磕頭二姐兒忙行了大禮展拜起來又指著衆姊妹說這是某人某人你先認了太太瞧過了再見禮二姐兒聽了一一又從新故意的問過垂頭站在傍邊賈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問你姓什麼今年十幾歲了鳳姐忙又笑說老祖宗且別問只說比我俊不俊賈母又帶上了眼鏡命鴛鴦琥珀把那孩子拉過來我瞧瞧肉皮兒衆人都抿着嘴兒笑著推他上去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他的手來我瞧瞧賈母瞧畢摘下眼鏡來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我看比你還俊些呢鳳姐聽說笑著忙跪下將尤氏那邊所編之話一五

一十細細的說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發慈心先許他進來住一年後再圓房賈母聽了道這有什麼不是既你這樣賢良狠好只是一年後方可圓得房鳳姐聽了叩頭起來又求賈母著兩個女人一同帶去見太太們說是老祖宗的主意賈母依允遂使二人帶去見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風聲不雅深為憂慮見他今行此事豈有不樂之理於是尤二姐自此見了天日挪到廂房居住鳳姐一面使人暗暗調唆張華只叫他要原妻這裡還有許多陪送外還給他銀子安家過活張華原無膽無心告賈家的後來又見賈蓉打發了人對詞那人原說的張華先退了

親我們原是親戚接到家裡住着是真並無娶之說皆因
張華拖欠我們的債務追索不給方誣賴小的主兒那個
察院都和賈王兩處有瓜葛況又受了賄只說張華無賴
以窮訛詐狀子也不收打了一頓赶出來慶兒在外替張
華打點也沒打重又調唆張華說道親原是你家定的你
只要親事官必還斷給你於是又告王信那邊又透了消
息與察院察院便批張華借欠賈宅之銀令其限內按數
交還其所定之親仍令其有力時娶回又傳了他父親來
當堂批準他父親亦係慶兒說明樂得人財兩進便去賈
家領人鳳姐一面嚇的來回賈母說如此這般都是珍大

嫂子幹事不明那家並沒退準惹人告了如此官斷賈母
聽了忙喚尤氏過來說他做事不妥既你妹子從小與人
指腹為婚又沒退斷使人告了這是什麼事尤氏聽了只
得說他連銀子都收了怎麼沒準鳳姐在傍說張華的口
供上現說沒見銀子也沒見人去他老子又說原是親家
說過一次並沒應準親家死了你們就接進去做二房如
此沒有對証話只好由他去混說幸而璉二爺不在家不
曾圓房這還無妨只是人已來了怎麼送回去豈不傷臉
賈母道又沒圓房沒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聲也不好
不如送給他去那裡尋不出好人來尤二姐聽了又回賈

母說我母親實于某年某月某日給了他二十兩銀子退準的他因窮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沒錯辦賈母聽了便說可見刁民難惹既這樣鳳丫頭去料理料理鳳姐聽了無法只得應著回來只命人去找賈蓉賈蓉深知鳳姐之意若要使張華領回成何體統便回了賈珍暗暗遣人去說張華你如今既有許多銀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執定主意豈不怕爺們一怒尋出一個由頭你死無葬身之地你有了銀子回家去什麼好人尋不出來你若走呢還賞你些路費張華聽了心中想了一想這倒是好主意和父母商議已定約其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了五更便回原籍去了賈蓉打聽得真了來回了賈母鳳姐說張華父子妄告不實懼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畢鳳姐聽了心中一想若必定著張華帶回二姐兒去未免賈璉回來再花幾個錢包占住不怕張華不依還是二姐兒不去自己拉絆著還妥當且再作道理只是張華此去不知何往倘或他再將此事告訴了別人或日後再尋出這由頭來翻案豈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該如此將刀靶付與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復又想了一個主意出來悄命旺兒遣人尋著了他或訛他做賊和他打官司將他治死或暗使人筭計務將張華治死方

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譽旺兒領命出來回家細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做人命關天非同兒戲我且哄過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幾日回來告訴鳳姐只說張華因有幾兩銀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打悶棍的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裡驗尸掩埋鳳姐聽了不信說你要撒謊我再使人打聽出來敲你的牙自此方丟過不究鳳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竟比親姊妹還勝幾倍那賈璉一日事畢回來先到了新房中已經靜悄悄的關鎖只有一個看房子的老頭兒賈璉問起原故老頭子細說原委賈璉只在鐙中跺足少不得來見賈赦與邢夫人將所完之事回明賈赦十分歡喜說他中用賞了他一百兩銀子又將房中一個十七歲的丫鬟名喚秋桐賞他為妾賈璉叩頭領去喜之不盡見了賈母合家眾人回來見了鳳姐未免臉上有些愧色誰知鳳姐反不似往日容顏同尤二姐一同出來敘了寒溫賈璉將秋桐之事說了未免臉上有些得意驕矜之色鳳姐聽了忙命兩個媳婦坐車在那邊接了來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說不得且吞聲忍氣將好顏面換出來遮飾一面又命擺酒接風一面帶了秋桐來見賈母與王夫人等賈璉心中也暗暗的納罕且說鳳姐在家

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說的只是心中又懷別意無人處只和尤二姐說妹妹的聲名很不好聽連老太太太太們都知道了說妹妹在家做女孩兒就不乾淨又和姐夫來往可見沒人要的你揀了來還不休了再尋好的我聽見這話氣的什麼兒是的後來打聽是誰說的又察不出來這日久天長這些奴才們跟前怎麼說嘴我反弄了魚頭來折說了兩遍自己已氣病了茶飯也不吃除了平兒衆丫頭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相譏刺且說秋桐自以爲係賈赦之賜無人僣他的連鳳姐平兒皆不放在眼裡豈容那先姦後娶沒漢子要的婦女鳳姐聽了暗樂

自從粧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飯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飯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飯都係不堪之物平兒看不過自拿了錢出來弄菜與他吃或是有時只說和他園中去頑在園中厨内另做了湯水與他吃也無人敢回鳳姐只有秋桐撞見了便去說舌告訴鳳姐說奶奶名聲生是平兒弄壞了的這樣好茶好飯浪着不吃却往園裡去偷吃鳳姐聽了罵平兒說人家養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雞平兒不敢多說自此也要遠着了又暗恨秋桐園中姊妹一干人暗爲二姐躭心雖都不敢多言却也可憐每當無人處說起話來尤二姐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鳳姐兒因無一點

壞形賈璉來家時見了鳳姐賢良也便不留心况素昔見賈赦姬妾丫鬟最多賈璉每懷不軌之心只未敢下手今日天緣湊巧竟把秋桐賞了他眞是一對烈火乾柴如膠投漆燕爾新婚連日那裡拆得開賈璉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漸漸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鳳姐雖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發脫二姐用借刀殺人之法坐山觀虎鬬等秋桐殺了尤二姐自己再殺秋桐主意一定沒人處常又私勸秋桐說你年輕不知事他現是二房奶奶你爺心坎兒上的人我還讓他三分你去硬碰他豈不是自尋其死那秋桐聽了這話越發惱了天天大口亂罵說奶奶是軟弱人那等賢惠我却做不來奶奶把素日的威風怎麼都沒了奶奶寬洪大量我却眼裡揉不下沙子去讓我和這娼婦做一回他纔知道呢鳳姐兒在屋裡只粧不敢出聲兒氣得尤二姐在房裡哭泣連飯也不吃又不敢告訴賈璉次日賈母見他眼睛紅紅的腫了問他又不敢說秋桐正是抓乖賣俏之時他便悄悄的告訴賈母王夫人等說他專會作死好好的成天喪聲嚎氣背地裡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好和二爺一心一計的過賈母聽了便說人太生嬌俏了可知心就嫉妒了鳳丫頭倒好意待他他倒這樣爭鋒吃醋可知是個賤骨頭因此漸次便不大喜歡衆人見

賈母不喜不免又往上踐踏起來弄得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還是虧了平兒時常背着鳳姐與他排解那尤二姐原是花爲腸肚雪作肌膚的人如何經得這般折磨不過受了一月的暗氣便懨懨得了一病四肢懶動茶飯不進漸次黃瘦下去夜來合上眼只見他妹妹手捧鴛鴦寶劍前來說姐姐你爲人一生心癡意軟終吃了這虧休信那妒婦花言巧語外作賢良內藏奸猾他發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罷若妹子在世斷不肯令你進來就是進來亦不容他這樣此亦係理數應然只因你前生淫奔不才使人家喪倫敗行故有此報你速依我將此劍斬了那妒婦一同歸至警幻案下聽其發落不然你則白白的喪命且無人憐惜尤二姐哭道妹妹我一生品行既虧今日之報既係當然何必又生殺戮之寃三姐兒聽了長嘆而去尤二姐驚醒却是一夢等賈璉來看時因無人在側便哭着合賈璉說我這病不能好了我來了半年腹中已有身孕但不能預知男女倘老天可憐生了下來還可若不然我的命還不能保何况于他賈璉亦哭說你只放心我請名人來醫治於是出去即刻請醫生誰知王太醫此時也病了亦謀幹了軍前效力回來好討蔭封的小厮們走去便仍舊請了那年給晴雯看病的太醫胡君榮來胗視了

說是經水不調全要大補賈璉便說已是三月庚信不行又常嘔酸恐是胎氣胡君榮聽了復又命老婆子請出手來再看了半日說若論胎氣肝脈自應洪大然木盛則生火經水不調亦皆因肝木所致醫生要大胆須得請奶奶將金面略露一露醫生觀看氣色方敢下藥賈璉無法只得命將帳子掀起一縫尤二姐露出臉來胡君榮一見早已魂飛天外那裡還能辨氣色一時掩了帳子賈璉陪他出來問是如何胡太醫道不是胎氣只是瘀血凝結如今只以下瘀通經要緊于是寫了一方作辭而去賈璉令人送了藥禮抓了藥來調服下去只半夜光景尤二姐腹痛不止誰知竟將一個已成形的男胎打了下來於是血行不止二姐就昏迷過去賈璉聞知大罵胡君榮一面遣人再去請醫調治一面命人去找胡君榮胡君榮聽了早已捲包逃走這裡太醫便說本來血氣虧弱受胎以來想是着了些氣惱鬱結於中這位先生誤用虎狼之劑如今大人元氣十傷八九一時難保就愈煎丸二藥並行還要一些閑話閑事不聞庶可望好說畢而去也開了個煎藥方子並調元散鬱的丸藥方子去了急的賈璉便查誰請的姓胡的來一時查出便打了個半死鳳姐比賈璉更急十倍只說咱們命中無子好容易有了一個遇見這樣沒本

事的大夫來於是天地前燒香禮拜自已通誠禱告說我情愿有病只求尤氏妹妹身體大愈再得懷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長齋念佛賈璉衆人見了無不稱讚賈璉與秋桐在一處鳳姐又做湯做水的着人送與二姐又叫人出去筭命打卦偏筭命的回來又說係屬兎的陰人冲犯了大家筭將起來只有秋桐一人屬兎說他冲的秋桐見賈璉請醫調治打人罵狗為尤二姐十分盡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內了今又聽見如此說他冲了鳳姐兒又勸他說他暫且別處躲幾日再來秋桐便氣得哭罵道理那起餓不死的雜種混嚼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麼就

冲了他好個愛八哥兒在外頭什麼人不見偏來了就冲了我還要問問他呢到底是那裡來的孩子他不過哄我們那個綿花耳朶的爺罷了總有孩子也不知張姓王姓的奶奶希罕那雜種羔子我不喜歡誰不會養一年半載養一個倒還是一點攙雜沒有的呢衆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過來請安秋桐便告訴邢夫人說二爺二奶奶要攆我回去我沒了安身之處太太好歹開恩邢夫人聽說便數落了鳳姐兒一陣又罵賈璉不知好歹的種子憑他怎樣是你父親給的為個外來的攆他連老子都沒了說着賭氣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發走到窗戶根底

下大罵起來尤二姐聽了不免更添煩惱晚間賈璉在秋桐房中歇了鳳姐已睡平兒過尤二姐那邊來勸慰了一番尤二姐哭訴了一回平兒又囑咐了幾句夜已深了方去安息這裡尤二姐心中自思病已成勢日無所養反有所傷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經打下無甚懸心何必受這些零氣不如一死倒還干淨常聽見人說生金子可以墜死豈不比上吊自刎又干淨想畢扎掙起來打開箱子找出一塊生金也不知多重哭了一回外邊將近五更天氣那二姐咬牙狠命便吞入口中幾次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將衣服首飾穿戴齊整上炕躺下當下人不知鬼不覺到第二日早辰了鬟媳婦們見他不叫人樂得自己梳洗鳳姐秋桐都上去了平兒看不過說丫頭們就只等沒人心的打着罵着使也罷了一個病人也不知可憐可憐他雖好性兒你們也該拿出個樣兒來別太過逾了牆倒衆人推了鬟聽了急推房門進來看時却穿戴的齊齊整整死在炕上于是方嚇慌了喊叫起來平兒進來瞧見不禁大哭衆人雖素昔懼怕鳳姐然想尤二姐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落淚只不敢與鳳姐看見當下合宅皆知賈璉進來摟尸大哭不止鳳姐也假意哭道狠心的妹妹你怎麽丟下我去了辜負了我的心尤氏賈蓉

等也都來哭了一塲勸住賈璉賈璉便回了王夫人討了
梨香院停放五日搬到鐵檻寺去王夫人依允賈璉忙命
人去往梨香院收拾停靈將二姐兒抬上去用衾單蓋了
八個小厮和八個媳婦圍隨抬往梨香院來那裡已請下
天文生擇定明日寅時入殮大吉五日出不得七日方可
賈璉道竟是七日因家叔家兄皆在外小喪不敢久停天
文生應諾寫了殃榜而去寶玉一早過來陪哭一塲衆族
人也都來了賈璉忙進去找鳳姐要銀子治辦喪禮鳳姐
兒見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說我病着忌三房
不許我去我因此也不出來穿孝且往大觀園中來遶過
羣山至北界墻根下往外聽了一言半語回來又回賈母
說如此這般賈母道信他胡說誰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燒
了也認眞開喪破土起來既是二房一塲也是夫妻情分
停五七日擡出來或一燒或亂葬埂上埋了完事鳳姐笑
道可是這話我又不敢勸他正說着丫鬟來請鳳姐說二
爺在家等着奶奶拿銀子呢鳳姐兒只得來了便問他什
麽銀子家裡近日艱難你還不知道偺們的月例一月趕
不上一月昨兒我把兩個金項圈當了三百兩用剩了還
有二十幾兩你要就拿去說着命平兒拿了出來遞與賈
璉指着賈母有話又去了恨得賈璉無話可說只得開了

尤氏箱籠去拿自己體己及開了箱櫃一點無存只有些折簪爛花並幾件半新不舊的紬絹衣裳都是尤二姐素日穿的不禁又傷心哭了想着他死得不分明又不敢說只得自己用個包袱一齊包了也不用小厮丫鬟來拿自己提着來燒平兒又是傷心又好笑連忙將二百兩一包碎銀偷了出來悄遞與賈璉說你別言語纔好你要哭外頭有多少哭不得又跑了這裡來點眼賈璉便說道你說得是接了銀子又將一條汗巾遞與平兒說道是他家常繫的你好生替我收着做個念心兒平兒只得接了自己收去賈璉有了銀子命人買板進來連夜赶造一面分派了人口守靈晚上自己也不進去只在這裡伴宿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

尤二姐被賺進園已落深阱卽無秋桐亦斷不能久活今又添一秋桐其死更速

鳳姐旣暗害二姐又欲暗害張華刻毒陰險令人可怕

旺兒之說謊與平兒之慈心皆是反襯鳳姐之妬惡

秋桐之肆潑是鳳姐之挑唆然秋桐異時之被遣已於此日埋根

胡醫生誤用打胎藥不過了結二姐身孕以便速死

其實墮胎亦死不墮胎亦死與胡醫無涉

賈璉開二姐箱櫃一槩無存是暗補鳳姐早已搜羅情事

第六十三回下半回至六十九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六十三下半回爲一段叙賈敬暴亡爲接尤老娘母女暫住甯府之由六十四回六十五上半回爲一段叙賈璉之偷娶尤二姐六十五下半回六十六回爲一段叙尤三姐自刎柳湘蓮出家了結兩人因果六十七八九回爲一段叙王鳳姐設計陰毒尤二姐落阱吞金了結二姐公案中間夾叙黛玉悲吟思鄉是借作反襯引線

紅樓夢卷六十九終

紅樓夢卷七十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賈母喚了他去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賈璉無法只得又和時覺說了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破土埋葬那日送殯只不過族中人與王姓夫婦尤氏婆媳而已鳳姐一應不管只憑他自去辦理又因年近歲逼諸事煩雜不算外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單子來回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的等裡面也該放的

丫頭好求指配鳳姐看了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大家商議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奈各人皆有緣故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自那日之後一向未與寶玉說話也不盛粧濃飾衆人見他志堅也不好相强第二個琥珀現又有病這次不能了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也染了無醫之症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頭發出去了其餘年紀未足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原來這一向因鳳姐兒病了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接着過年過節許多雜事竟將詩社擱起如今仲春天氣雖得了工夫爭奈寶玉因柳湘蓮遁跡空門又聞得尤三姐自刎尤二姐被鳳姐

逼死又兼柳五兒自那夜監禁之後病越重了連連接接閒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的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似染怔忡之病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只百般逗他頑笑這日清晨方醒只聽得外間屋內咭咭呱呱笑聲不斷襲人因笑說你快出去拉拉罷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芳官那裡隔肢呢寶玉聽了忙披上灰鼠長衣出來一瞧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叠起大衣也未穿那晴雯只穿着葱綠杭紬小襖紅紬子小衣兒披着頭髮騎在芳官身上麝月是紅綾抹胸披着一身舊衣在那裡抓芳官的肋肢芳官卻仰在炕上穿着撒花緊身兒紅褲綠襪兩脚亂蹬

笑的喘不過氣來寶玉忙笑說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等我來撓你們說着也上床來隔肢晴雯晴雯觸癢笑的忙丟下芳官來合寶玉對抓芳官趁勢將晴雯按倒襲人看他四人滾在一處倒好笑因說道仔細凍着了可不是頑的都穿上衣裳罷忽見碧月進來說昨兒晚上奶奶在這裡把塊手絹子忘了不知可在這裡沒有春燕忙應道有我在地下撿起來不知是那一位的纔洗了剛晾着還沒有乾呢碧月見他四人亂滾因笑道倒是你們這裡熱鬧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一處寶玉笑道你們那裡人也不少怎麽不頑碧月道我們奶奶不頑把兩個姨

娘和姑娘也都拘住了如今琴姑娘跟了老太太前頭去更冷冷清清的了兩個姨娘到明年冬天也都家去了更那纔冷清呢你瞧瞧寶姑娘那裡出去了一個香菱就像短了多少人是的把個雲姑娘落了单了正說着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寶玉聽了忙梳洗出來果見黛玉寶釵湘雲寶琴探春都在那裡手裡拿着一篇詩看見他來時都笑道這會子還不起來偺們的詩社散了一年也沒有一個人作興作興如今正是初春時節萬物更新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湘雲笑道一起詩社時是秋天就不應發達如今却好萬物逢春偺

們重新整理起這個社來自然要有生趣兒況這首桃花詩又好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豈不大妙寶玉聽着點頭說狠好且忙着要詩看衆人都有說偺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大家議定好起社說着一齊站起來都往稻香村來寶玉一壁走一壁看寫着是

桃花行

桃花簾外東風軟　桃花簾內晨妝懶
簾外桃花簾內人　人與桃花隔不遠
東風有意揭簾櫳　花欲窺人簾不捲
桃花簾外開仍舊　簾中人比桃花瘦
花解憐人花也愁　隔簾消息風吹透
風透簾櫳花滿庭　庭前春色倍傷情
閒苔院落門空掩　斜日欄杆人自凭
凭欄人向東風泣　茜裙偷傍桃花立
桃花桃葉亂紛紛　花綻新紅葉凝碧
樹樹烟封一萬株　烘照樓壁紅模糊
天机燒破鴛鴦錦　春酣欲醒移珊枕
侍女金盆進水來　香泉飲蘸胭脂冷
胭脂鮮艷何相類　花之顏色人之淚
若將人淚比桃花　淚自長流花自媚

淚眼觀花淚易乾　淚乾春盡花憔悴
憔悴花遮憔悴人　花飛人倦易黃昏
一聲杜宇春歸盡　寂寞簾櫳空月痕

寶玉看了並不稱讚痴痴呆呆竟要滾下淚來又怕眾人看見他自己拭了因問你們怎麼得來寶琴笑道你猜是誰做的寶玉笑道自然是瀟湘子的稿子寶琴笑道現是我做的呢寶玉笑道我不信這聲調口氣迥乎不像寶琴笑道所以你不通難道杜工部首首都作叢菊兩開他日淚之句不成一般的也有紅綻雨肥梅水荇牽風翠帶長等語寶玉笑道固然如此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

此傷悼語句妹妹本有此才却也斷不肯做的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作此哀音眾人聽說都笑了已至稻香村中將詩與李紈看了自不必說稱賞不已說起詩社大家議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就起社便改海棠社為桃花社黛玉為社主明日飯後齊集瀟湘館因又大家擬題黛玉便說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寶釵道使不得古來桃花詩最多總作了必落套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須得再擬正說着人回舅太太來了請姑娘們出去請安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陪着說話飯畢又陪着入園中來遊玩一遍至晚飯後掌燈方去次日乃是探春的

壽日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玩器合家皆有壽禮自不必細說飯後探春換了禮服各處行禮黛玉笑向眾人道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雖不擺酒唱戲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太太跟前頑笑一日如何能得閒空兒因此改至初五這日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便有賈政書信到了寶玉請安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說六月准進京等語其餘家信事物之帖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都喜之不盡偏生這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寧侯之子為妻擇于五月間過

門鳳姐兒又忙着張羅常三五日不在家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一並請眾甥男甥女閑樂一日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探春林黛玉寶釵四人同鳳姐去眾人不敢違拗只得回房去另粧飾了起來五人去了一日掌燈方回寶玉進入怡紅院歇了半刻襲人便乘機見景勸他收一收心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着寶玉屈指算一算說還早呢襲人道書還是第二件到那時總然你有了書你的字寫的在那裡呢寶玉笑道我時常也有寫了的好些難道都沒收着襲人道何曾沒收着你昨兒不在家我就拿出來統共數了一數纔有五百六十幾篇這三四年

的工夫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依我說明日起把別的心都收了起來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雖不能按日都有也要大槩看得過去寶玉聽了忙得自己又親檢了一遍實在搪塞不過便說明日爲始一天寫一百字纔好說話時大家睡下至次日起來梳洗了便在窗下恭楷臨帖賈母因不見了他只當病了忙使人來問寶玉方去請安便說寫字之故因此出來遲了賈母聽說十分歡喜就吩咐他以後只管寫字念書不用出來也使得你去回你太太知道寶玉聽說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王夫人便道臨陣磨鎗也不中用有這會子着急天天寫寫念念有多少

完不了的這一趕又趕出病來纔罷寶玉回說不妨事寶釵探春等都笑說太太不用着急書雖替不得他字都替得的我們每日每人臨一篇給他搪塞過這一步兒去就完了一則老爺不生氣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王夫人聽說喜之不盡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必問寶玉的功課寶玉一向分心到臨期自然要吃虧因自己只粧不奈煩把詩社更不提起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寶玉自已每日也加功或寫二百三百不拘至三月下旬便將字又積了許多這日正等着再得五十篇也就搪得過了誰知紫鵑走來送了一卷東西寶玉拆開

看時却是一色揮油紙上臨的鍾王蠅頭小楷字跡且與
自巳十分相類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又親自來
道謝接着湘雲寶琴二人也都臨了幾篇相送湊成雖不
足功課亦可搪塞了寶玉放了心于是將應讀之書又溫
理過幾次正是天天用功可巧近海一帶海嘯又遭塌了
幾處生民地方官題本奏聞奉旨就着賈政順路查看賑
濟回來如此算去至七月底方回寶玉聽了便把書字又
丟過一邊仍是照舊遊蕩時值暮春之際湘雲無聊因見
柳花飄舞便偶成一小令調寄如夢令其詞曰

豈是繡絨纔吐捲起半簾香霧纖手自拈來空使鵑

啼燕妬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別去

自巳倣了心中得意便用一條紙兒寫好與寶釵看了又
來找黛玉黛玉看畢笑道好新鮮有趣兒我却不能湘雲
說道偺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豈
不新鮮些黛玉聽了偶然興動便說這話也倒是湘雲道
偺們趁今日天氣好爲什麽不就是今日黛玉道也使得
說着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菓點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
請這裡二人便擬了柳絮爲題又限出幾個調來寫了粘
在壁上衆人來看時以柳絮爲題限各色小調又都看了
湘雲的稱賞了一回寶玉笑道這詞我倒平常少不得也

要胡謅起來於是大家拈鬮寶釵炷了一支夢甜香大家思索起來一時黛玉有了寫完接着寶琴也忙寫出來寶釵笑道我已有了瞧了你們的再看我的探春笑道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我纔有了半首因又問寶玉你可有了寶玉雖做了些自己嫌不好又都抹了要另做回頭看香已盡了李紈等笑道寶玉又輸了蕉丫頭的呢探春聽說寫了出來衆人看時上面却只半首南柯子寫道是

空掛纖纖縷徒垂絡絡絲也難綰繫也難羈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

李紈笑道這也却好何不再續上寶玉見香沒了情願認輸不肯免强塞責將筆擱下來瞧這半首見沒完時反倒動了興乃提筆續道

落去君休惜飛來我自知鶯愁蝶倦晩芳時總是明春再見隔年期

衆人笑道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這却偏有了縱然好也算不得說着看黛玉的是一闋唐多令

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隊成毬飄泊亦如人命薄空繾綣說風流　草木也知愁韶華竟白頭嘆今生誰拾誰收嫁與東風春不管憑爾去忍淹留

衆人看了俱點頭感嘆說太作悲了好是果然好的因又看寶琴的西江月

漢苑零星有限隋堤點綴無窮三春事業付東風明月梅花一夢　幾處落紅庭院誰家香雪簾櫳江南江北一般同偏是離人恨重

衆人都笑說到底是他的聲調悲壯幾處誰家兩句最妙寶釵笑道終不免過于喪敗我想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的東西依我的主意偏要把他說好了纔不落套所以我謅了一首來未必合你們的意思衆人笑道不要太謙自然是好的我們賞鑒賞鑒因看這一闋臨江仙道

白玉堂前春解舞東風捲得均勻

湘雲先笑道好一個東風捲得均勻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

蜂圍蝶陣亂紛紛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　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韶華休笑本無根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

衆人拍案叫絶都說果然翻得好自然這首爲尊纏綿悲戚讓瀟湘子情致嫵媚却是枕霞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要受罰的寶琴笑道我們自然受罰但不知交白卷子的又怎麼罰李紈道不用忙這定要重重的罰他下次爲例

一語未了只聽窗外竹子上有聲响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衆人唬了一跳丫鬟們出去瞧時簾外丫頭子們回道一個大蝴蝶風箏掛在竹稍上了衆丫鬟笑道好一個齊整風箏不知是誰家放的斷了線咱們拿下他來寶玉等聽了也都出來看時寶玉笑道我認得這風箏這是大老爺那院裡嫣紅姑娘放的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紫鵑笑道難道天下没有一樣的風箏单他有這個不成二爺也太使心眼兒了我不管我且拿起來探春笑道紫鵑也太小器了你們一般有這會子拾人走了的也不嫌個忌諱黛玉笑道可是呢把咱們的拿出來咱們也放放晦氣了頭們聽見放風箏巴不得一聲兒七手八脚都忙着拿出來也有美人兒的也有沙雁兒的丫頭們搬高墩綑剪子股兒一面撥起籰子來寶釵等立在院門前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寶琴笑道你這個不好看不如三姐姐的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寶釵回頭向翠墨笑道你去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寶玉又興頭起來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說把昨日賴大娘送的那個大魚取來小丫頭去了半天空手回來笑道晴雯姑娘昨兒放走了寶玉道我還没放一遭兒呢探春笑道横竪是給你放晦氣罷了寶玉道再把大螃蟹拿來罷丫頭去了同了幾個人扛了一

個美人並籰子來回說襲姑娘說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這一個是林大娘纔送來的放這一個罷寶玉細看了一回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緻心中歡喜便叫放起來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了丫頭們在那山坡上已放起來寶琴叫丫頭放起一個大蝙蝠來寶釵也放起個一連七個大雁來獨有寶玉的美人再放不起來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自已放了半天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急得寶玉頭上的汗都出來了眾人又笑寶玉恨得擲在地下指着風箏說道若不是個美人我一頓脚跺個稀爛黛玉笑道那是頂線不好拿去叫人換好了就好放了再取一個來

放罷寶玉等大家都仰面看天上這幾個風箏起在空中一時風緊眾丫鬟都用手帕墊手黛玉果見風力緊大過去將籰子一鬆只聽得一陣豁喇喇响登時線盡風箏隨風去了黛玉因讓眾人來放眾人都說林姑娘的病根兒都放了去了偺們大家都放了罷於是丫頭們拿過一把剪子來鉸斷了線那風箏都飄飄颻颻的隨風而去一時只有雞蛋大一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兒一會兒就不見了眾人仰面說道有趣有趣說着有丫頭來請吃飯大家方散從此寶玉的工課也不敢像先竟擱在脖子後頭了有時寫寫字有時念念書悶了也出來合姐妹們頑笑半

天或往瀟湘館去閒話一回衆姐妹都知他工課虧欠大
家自去吟詩取樂或講習針黹之事也不肯去擾他便是
黛玉更怕賈政回來寶玉受氣每每推睡不大兜攬他寶
玉也只得在自己屋裡臨便用些工課展眼間已是夏末
秋初一日賈母處兩個小丫頭匆匆忙忙來叫寶玉不知
何事下回分解

評曰

桃花命薄柳絮風飄林薛二金釵遭逢暗合而寶釵
塡詞有好風借力送上青雲之句尚不至墮涸沾泥
若黛玉歌行則杜宇春歸簾櫳月冷竟是夭亡口吻
青雲二字本指仙家而言自岑嘉州有青雲羨鳥飛
句後人遂以訛承訛作爲功名字面寶釵詞內青雲
字應仍作仙家言則與寶玉出家更相映照

此社是歸結從前詩社從此以後漸漸風流雲散勝
會難逢故桃花一社有名無實柳絮塡詞偶然一聚
便接寫剪放風箏飃颻星散已有凄凉景況

賈赦放賬是文章展拓法

紅樓夢卷七十終

紅樓夢卷七十一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話說賈母處兩個丫頭匆匆忙忙來找寶玉口裡說道二爺快跟着我們走罷老爺家來了寶玉聽了又喜又愁只得忙忙換了衣服前來請安賈政正在賈母房中連衣服未換看見寶玉進來請安心中自是歡喜却又有些傷感之意又敘了些任上的事情賈母便說你也乏了歇歇去罷賈政忙站起來笑着答應了個是又略站着說了幾句話纔退出來寶玉等也都跟過來賈政自然問問他的工

課也就散了原來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珍璉寶玉頭一天便迎出一站去接見了賈政先請了賈母的安便命都回家伺候次日面聖諸事完畢纔回家來又蒙恩賜假一月在家歇息因年景漸老事重身衰又近因在外幾年骨肉離異今得宴然復聚自覺喜幸不盡一應大小事務一槩亦付之度外只是看書悶了便與清客們下棋吃酒或日間在裡邊母子夫妻共敘天倫之樂因今歲八月初三日乃賈母八旬大慶又因親友全來恐筵宴排設不開便早同賈赦及賈璉等商議議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至八月初五日止榮寧兩處齊開筵宴榮國府中单請官客寧國府中单請堂客大觀園中收拾出綴錦閣並嘉蔭堂等幾處大地方來做退居二十八日請皇親駙馬王公諸王郡主王妃公主國君太君夫人等二十九日便是閣府督鎮及誥命等三十日便是諸官長及誥命並遠近親友及堂客初一日是賈赦的家宴初二日是賈政初三日是賈珍賈璉初四日是賈府中合族長幼大小共湊家宴初五日是賴大林之孝等家下管事人等共湊一日自七月上旬送壽禮者便絡繹不絕禮部奉旨欽賜金玉如意一柄彩緞四端金玉杯各四件帑銀五百兩元春又命大監送出金壽星一尊沉香拐一支茄楠珠

一串福壽香一盒金錠一對銀錁四對彩緞十二疋玉盃四隻餘者自親王駙馬以及大小文武官員家凡所來往者莫不有禮不能勝記堂屋內設下大桌案鋪了紅毡將凡有精細之物都擺上請賈母過目先一二日還高興過來瞧瞧後來煩了也不過目只說叫鳳了頭收了改日閒了再瞧至二十八日兩府中俱懸燈結彩屏開鸞鳳褥設芙蓉笙簫鼓樂之音通衢越巷甯府中本日只有北靜王南安郡王永昌駙馬樂善郡王並幾位世交公侯蔭襲榮府中南安王太妃北靜王妃並世交公侯誥命賈母等皆是按品大粧迎接大家厮見先請至大觀園內嘉蔭堂茶畢更衣方出至榮慶堂上拜壽入席大家謙遜半日方纔入席上面兩席是南北王妃下面依序便是衆公侯命婦左邊下手一席陪客是錦鄉侯誥命與臨昌伯誥命右邊下手方是賈母主位邢夫人王夫人帶領尤氏鳳姐並族中幾個媳婦兩溜雁翅站在賈母身後侍立林之孝賴大家的帶領衆媳婦都在竹簾外面伺候上菜上酒周瑞家的帶領幾個丫鬟在圍屏後伺候呼喚凡跟來的人早又有人款待別處去了一時叅了場臺下一色十二個未留髮的小丫頭都是小厮打扮垂手伺候須臾一個捧了戲单至堦下先遞與回事的媳婦這媳婦接了纔遞與林之

孝家的林之孝家的用小茶盤托上挨身入簾來遞與尤氏的侍妾配鳳配鳳接了纔奉與尤氏尤氏托着走至上席南安太妃謙讓了一回點了一齣吉慶戲文然後又讓北靜王妃也點了一齣衆人又讓了一回命隨便揀好的唱罷了少時菜已四獻湯始一道跟來各家的放了賞大家便更衣復入園來另獻好茶南安太妃因問寶玉賈母笑道今日幾處廟裏念保安延壽經他跪經去了又問衆小姐們賈母笑道他們姐妹們病的病弱的弱見人靦腆所以叫他們給我看屋子去了有的是小戲子傳了一班在那邊廳上陪着他姨娘家姊妹們也看戲呢南安太妃笑道既這樣叫人請來賈母回頭命了鳳姐兒去把史薛林四位小姐帶來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來罷鳳姐答應了來至賈母這邊只見他姐妹們正吃菓子看戲寶玉也纔從廟裏跪經回來鳳姐說了寶釵姊妹與黛玉湘雲五人來至園中見了大衆俱請安問好內中也有見過的還有一兩家不曾見過的都齊聲誇讚不絕其中湘雲最熟南安太妃因笑道你在這裏聽見我來了還不出來還等請去我明兒和你叔叔算帳因一手拉着探春一手拉着寶釵問十幾歲了又連聲誇讚因又鬆了他兩個又拉着黛玉寶琴也着實細看極誇一回又笑道都是好的不知

叫我誇那一個的是早有人將備用禮物打點出幾分來金玉戒指各五個腕香珠五串南安太妃笑道你姊妹們別笑話留着賞丫頭們罷五人忙拜謝過北靜王妃也有五樣禮物餘者不必細說吃了茶園中略逛了一逛賈母等因又讓入席南安太妃便告辭說身上不快今日若不來實在使不得因此恕我竟先要告別了賈母等聽說也不便強留大家又讓了一回送至園門坐轎而去接着北靜王妃略坐了一坐也就告辭了餘者也有終席的也有不終席的賈母勞乏了一日次日便不見人一應却是邢夫人款待有那些世家子弟拜壽的只到廳上行禮賈赦賈政賈珍還禮看待至寧府坐席不在話下這幾日尤氏晚間也不回那府去白日間待客晚間陪賈母頑笑又帮着鳳姐料理出入大小的器皿以及收放禮物晚間在園内李氏房中歇宿這日晚間伏侍過賈母晚飯後因說你們也乏了我也乏了早些尋一點吃了歇歇去明兒還要起早呢尤氏答應着退了出去來到鳳姐兒房裏來吃飯鳳姐在樓上看着人收送來的圍屏呢只有平兒在房裏與鳳姐疊衣服尤氏想起二姐兒在時多承平兒照應便點着頭兒說道好丫頭你這樣好心人兒難為你在這裏熬平兒把眼圈一紅拿別的話岔過去尤氏因笑問道你

們奶奶吃了飯兒沒有平兒笑道吃飯豈不請奶奶去的尤氏笑道旣這樣我別處找吃的去罷餓的我受不得了說着就走平兒忙笑道奶奶請回來這裏有點心且點補些兒回來再吃飯尤氏笑道你們忙得這樣我園裏和他姊妹鬧去一面說一面就走平兒留不住只得罷了且說尤氏一逕來至園中只見園中正門與各處角門仍未關好猶吊着各色彩燈因回頭命小丫頭叫該班的女子那丫嬛走入班房中竟沒一個人影回來回了尤氏尤氏便命傳管家的女人這丫頭應了便出去到二門外鹿頂內乃是管事的女人議事聚齊之所到了這裏只有兩個婆子分菓菜吃因問那一位管事的奶奶在這裏東府裏的奶奶立等一位奶奶有話吩咐這兩個婆子只顧分菜菓又聽見是東府裏的奶奶不大在心上因就回說管家奶奶們纔散了小丫頭道旣散了你們家裏傳他去婆子道我們只管看屋子不管傳人姑娘要傳人再派傳人的去小丫頭聽了道噯喲這可反了怎麽你們不傳去你哄新來的怎麽哄起我來了素日你們不傳誰傳去這會子打聽了體已信兒或是賞了那位管家奶奶的東西你們爭着狗顛屁股兒的傳去了不知誰是誰呢璉二奶奶要傳你們可也這麽回這婆子一則吃了酒二則被這丫頭揭

着弊病便羞惱成怒了因回口道扯你的臊我們的事傳不傳不與你相干你未會揭挑我們你想想你那老子娘在那邊管家爺們跟前比我們還更會溜呢各門各戶的你有本事排揎你們那邊的人去我們這邊你離着還遠些呢丫頭聽了氣白了臉因說道好好這話說得好一面轉身進來回話尤氏已早進園來因遇見了襲人寶琴湘雲三人同着地藏菴的兩個姑子正說故事頑笑尤氏因說餓了先到怡紅院襲人粧了幾樣葷素點心出來與尤氏吃那小丫頭子一逕找了來氣狠狠的把方纔話都說了出來尤氏聽了冷笑道這是兩個什麽人那兩個姑子笑推這丫頭道你這姑娘好氣性大那糊塗老嬤嬤們的話你也不該來回纔是咱們奶奶萬金之體勞乏了幾日黃湯辣水沒吃咱們只有哄他歡喜的說這些話做什麽襲人也忙笑拉他出去說好妹子你且出去歇歇我打發人叫他們去尤氏道你不要叫人你去就叫這兩個婆子來到那邊把他們家的鳳姐叫來襲人笑道我請去尤氏笑道偏不要你兩個姑子忙立起身來笑說奶奶素日寬洪大量今日老祖宗千秋奶奶生氣豈不惹人議論寶琴湘雲二人也都笑勸尤氏道不爲老太太的千秋我一定不依且放着就是了說話之間襲人早又遣了一個丫頭

去到園門外找人可巧遇見周瑞家的這小丫頭子就把這話告訴他了周瑞家的雖不管事因他素日仗着王夫人的陪房原有些體面心性乖滑專慣各處獻勤討好所以各房主人都喜歡他他今日聽了這話忙跑入怡紅院一面飛走一面說可了不得氣壞了奶奶了偏我不在跟前且打他們幾個耳刮子再等過了這幾天筭帳尤氏見了他也便笑道周姐姐你來有個理你說說這早晚園門還大開着明燈蠟燭出入的人又雜倘有不防的事如何使得因此叫該班的人吹燈關門誰知一個人牙兒也沒有周瑞家的道這還了得前兒二奶奶還吩咐過的今兒就沒了人過了這幾日必要打幾個纔好尤氏又說小丫頭子的話周瑞家的說奶奶不要生氣等過了事我告訴管事的打他個臭死只問他們誰說各門各戶的話我已經叫他們吹燈關門呢奶奶也別生氣了正亂着只見鳳姐兒打發人來請吃飯尤氏道我也不餓了纔吃了幾個餑餑請你奶奶自已吃罷一時周瑞家的出去便把方纔之事回了鳳姐鳳姐便命將那兩個的名字記上等過了這幾日綑了送到那府裏憑大嫂子開發或是打或是開恩隨他就完了什麼大事周瑞家的聽了巴不得一聲素日因與這幾個人不睦出來了便命一個小厮到林之孝

家去傳鳳姐的話立刻叫林之孝家進來見大奶奶一面又傳人便立刻細起這兩個婆子來交到馬圈裏派人看守林之孝家的不知甚麼事忙坐車進來先見鳳姐至二門上傳進話來丫頭們出來說奶奶纔歇下了大奶奶在園內叫大娘見見大奶奶就是了林之孝家的只得進園來到稻香村丫鬟們回進去尤氏聽了反過不去忙喚進他來因笑向他道我不過爲找人找不着因問你你既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誰又把你叫進來倒要你白跑一輸不大的事已經撂過手了林之孝家的也笑回道二奶奶打發人傳我說奶奶有話吩咐尤氏道大約周姐姐說的你家去歇着罷沒有什麼大事李紈又要說原故尤氏反攔住了林之孝家的見如此只得便回身出園去可巧遇見趙姨娘因笑說噯喲喲我的嫂子這會子還不家去歇歇跑什麼林之孝家的便笑說何曾不家去如此這般進來了趙姨娘便說這事也值一個屁開恩呢就不理論心窄些兒也不過打幾下就完了也值得叫你進來你快歇歇去我也不留你吃茶了說畢林之孝家的出來到了側門前就有纔兩個婆子的女兒上來哭着求情林之孝家的笑道你這孩子好糊塗誰叫你好喝酒混說話惹出事來連我也不知道二奶奶打發人捆他連我還有不是呢

我替誰討情去這兩個小丫頭子纔七八歲原不識事只管啼哭求告纏的林之孝家的没法因說道糊塗東西你放着門路不去求却纏我來你姐姐現給了那邊大太太作陪房費大娘的兒子你過去告訴你姐姐叫親家娘和太太一說什麽完不了的一語提醒了這一個那一個還求林之孝家的啐道糊塗攮的他過去一說自然都完了没有单放他媽又打你媽的禮說畢上車去了這一個小丫頭子果然過來告訴了他姐姐和費婆子說了這費婆子原是個不大安靜的便隔墻大罵一陣便走來求邢夫人說他親家與大奶奶的小丫頭白鬧了兩句話周瑞家

的挑唆了二奶奶現捆在馬圈裏等過兩日還要打呢求太太和二奶奶說聲饒他一次罷邢夫人自為要鴛鴦討了没意思賈母冷淡了他且前日南安太妃來了賈母又单令探春出來自已心內早已怨忿又有在側一干小人心內嫉妬挾怨鳳姐便挑唆得邢夫人着實憎惡鳳姐如今又聽了如此一篇話也不說長短至次日一早見過賈母衆族人到齊開戲賈母高興又今日都是自已族中子侄輩只便粧出來堂上受禮當中獨設一榻引枕靠背脚踏俱全自已歪在榻上榻之前後左右皆是一色的矮凳寶釵寶琴黛玉湘雲迎春探春惜春姊妹等圍繞因賈㻞之

母帶了女兒喜鸞賈瓊之母也帶了女兒四姐兒還有幾房的孫女兒大小共有二十來個賈母獨見喜鸞四姐兒生得好說話行事與衆不同心中歡喜便命他兩個也坐在榻前寶玉却在榻上與賈母搥腿首席便是薛姨媽下面兩溜順着房頭輩數下去簾外兩廊都是族中男客也依次而坐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禮後是男客行禮賈母歪在榻上只命人說免了罷然後賴大等帶領衆家人從儀門直跪至大廳上磕頭禮畢又是衆家下媳婦然後各房丫鬟足鬧了兩三頓飯時然後又抬了許多雀籠來在那當院中放了生賈赦等焚過天地壽星紙方開戲飲酒直到歇了中台賈母方進來歇息命他們取便因命鳳姐兒留下喜鸞四姐兒頑兩日再去鳳姐兒出來便和他母親說他兩個母親素日承鳳姐的照顧願意在園內頑笑至晚便不回去了邢夫人直至晚間散時當着衆人陪笑和鳳姐求情說我昨日晚上聽見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綑了兩個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麼罪論理我不該討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發狠的還要捨錢捨米周貧濟老偺們先到磨折起老人家來了便不看我的臉權且看老太太暫且寬放了他們罷說畢上車去了鳳姐聽了這話又當着衆人又羞又氣一時找尋不着頭

腦逼得臉紫脹回頭向賴大家的等冷笑道這是那裏的話昨兒因爲這裏的人得罪了那府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盡讓他發放並不爲得罪了我這又是誰的耳報神這麽快王夫人因問爲什麽事鳳姐兒笑將昨兒的事說了尤氏也笑道連我並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鳳姐兒道我爲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就如我在你那裏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來盡我憑他是什麽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這又不知誰過去沒的獻勤兒這也當作一件事情去說王夫人道你太太說的是就是珍阿哥媳婦也不是外人也不用這些

虛套老太太的千秋要緊放了他們爲是說着回頭便命人去放了那兩個婆子鳳姐由不得越想越氣越愧不覺的一陣心灰落下淚來因賭氣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覺偏是賈母打發了琥珀來叫立等說話琥珀見了詫異道好好的這是什麽原故那裡立等你呢鳳姐聽了忙擦乾了淚洗臉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過來賈母因問道前兒這些人家送禮來的共有幾家有圍屏鳳姐兒道共有十六家有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內中只有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紅緞子刻絲滿床笏一面泥金百壽圖的是頭等還有粵海將軍鄔家的一架玻璃的還罷了賈母

道既這樣這兩架別動好生擱着我要送人的鳳姐兒答應了鴛鴦忽過來向鳳姐兒臉上細瞧引得賈母問說你不認得他只管瞧什麼鴛鴦笑道我看他的眼腫腫的所以我咤異賈母便叫近來也細看着鳳姐笑道纔覺的發癢揉腫了些鴛鴦笑道別又是受了誰的氣了罷鳳姐笑道誰敢給我受氣便受了氣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賈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飯你在這裡打發我吃剩下的你和珍兒媳婦吃了你兩個在這裡帮着兩個師父替我揀佛豆兒你們也積積壽前兒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說話時先擺上一桌素的來兩個姑子吃然後擺上葷的賈母吃畢抬出外間尤氏鳳姐二人正吃着賈母又叫把喜鸞四姐兒二人叫來跟他二人吃畢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一個一個的揀在一個笸籮內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結壽緣賈母歪着聽兩個姑子說些因果鴛鴦早已聽見琥珀說鳳姐哭之一事又和平兒前打聽得原故晚間人散時便回說二奶奶還是哭的那邊大太太當着人給二奶奶沒臉賈母因問為什麼原故鴛鴦便將原故說了賈母道這纔是鳳丫頭知禮處難道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們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

也不嘗罷這是大太太素日好氣兒不敢發作所以今兒拿着這個作法明是當着衆人給鳳姐兒沒臉罷了正說着只見寶琴來了也就不說了賈母忽想起留下的喜姐兒四姐叫人吩咐園中婆子們要和家裡的姑娘們一樣照應倘有人小看了他們我聽見可不饒婆子答應了方要走時鴛鴦說道我說去罷他們那裏聽他的話說着便一逕往園裡來先到稻香村李紈與尤氏都不在這裡問丫鬟們都說在三姑娘那裡呢鴛鴦回身又來至曉翠堂果見那園中人都在那裡說笑見他來了都笑說你這會子又跑到這裡做什麽又讓他坐鴛鴦笑道不許我逛逛麼于是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李紈忙起身聽了即刻就叫人把各處的頭兒喚了一個來令他們傳與諸人知道不在話下這裡尤氏笑道老太太也太想得到實在我們年輕力壯的人捆上十個也趕不上李紈道鳳丫頭仗着鬼聰明還離脚踪兒不遠咱們是不能的了鴛鴦道罷喲還提鳳丫頭虎丫頭呢他的爲人也可憐見兒的雖然這幾年沒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有個錯縫兒暗裡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總而言之爲人是難做的若太老實了沒有個機變公婆又嫌太老實了家裡人也不怕若有些機變未免又治一經損一經如今咱們家便好新出來的道

些底下字號的奶奶們一個個心滿意足都不知要怎麼樣總好少有不得意不是背地裡嚼舌根就是挑三窩四的我怕老太太生氣一點兒也不肯說不然我告訴出來大家別過太平日子這不是我當着三姑娘說老太太偏疼寶玉有人背地怨言還罷了算是偏心如今老太太偏疼你我聽着也是不好這可笑不可笑探春笑道糊塗人多那裡較量得許多我說倒不如小人家雖然寒素些倒是天天娘兒們歡天喜地大家快樂我們這樣人家人都看着我們不知千金萬金何等快樂除不知這裡說不出來的煩難更利害寶玉道誰都像三妹妹好多心多事我

常勸你總別聽那些俗語想那些俗事只管安富尊榮纔是比不得我們沒這清福應該混鬧的尤氏道誰都像你是一心無罣礙只知道和姊妹們頑笑餓了吃困了睡再過幾年不過是這樣一點後事也不慮寶玉笑道我能彀和姊妹們過一日是一日死了就完了什麼後事不後事李紈等都笑道這可又是胡說了就算你是個沒出息的終老在這裡難道他姊妹們都不出門的尤氏笑道怨不得人都說是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獃的寶玉笑道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眾人不等說完便說可又

瘋了別和他說話絕好若和他說話不是獃話就是瘋話了喜鸞因笑道二哥哥你別這樣說等這裡姐姐們果然都出了閣橫豎老太太太太也寂寞我來和你作伴兒李紈尤氏等都笑道姑娘也別說獃話難道你是不出門的這話哄誰說得喜鸞也低了頭當下已起更時分大家各自歸房安歇不提且說鴛鴦一逕回來剛至園門前只見角門虛掩猶未上拴此時園內無人來往只有該班的房內燈光掩映微月半天鴛鴦又不曾有伴也不曾提燈獨自一人腳步又輕所以該班的人皆不理會偏要小解因下了甬路找微草處走動行至一塊湘山石後大桂樹底

下來剛轉至石後只聽一陣衣衫響嚇了一驚不小定睛一看只見是兩個人在那裡見他來了便想往樹叢石後藏躲鴛鴦眼尖趁着半明的月色早看見一個穿紅裙子梳鬅頭高大豐壯身材的是迎春房裡司棋鴛鴦只當他和別的女孩子也在此方便見自己來了故意藏躲嚇着頑耍因便笑叫道司棋你不快出來嚇着我我就喊起來當賊拿了這麼大了頭也沒個黑夜白日只是頑不彀這本是鴛鴦戲語叫他出來誰知他賊人胆虛只當鴛鴦已看見他的首尾了生恐叫喊出來使眾人知覺更不好且素日鴛鴦又和自己親厚不比別人便從樹後跑出來一

把拉住鴛鴦便雙膝跪下只說好姐姐千萬別嚷鴛鴦反不知為的什麼忙拉他起來問道這是怎麼說司棋只不言語拿手帕拭淚鴛鴦越發不解再瞧了一瞧又有一個人影兒恍惚像個小厮心下便猜着了八九分自己反羞的心跳耳熱又怕起來因定了一會忙悄問那一個是誰司棋又跪下道是我姑舅兄弟鴛鴦啐了一口却羞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司棋又回頭悄叫道你不用藏躲姐姐已經看見了快出來磕頭那小厮聽了只得也從樹後跑出來磕頭如搗蒜鴛鴦忙要回身司棋拉住苦求哭道我們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只求姐姐超生我們罷鴛鴦道你不用多說了快叫他去罷橫豎我不告訴人就是了你這是怎麼說呢一語未了只聽角門上有人說道金姑娘已經出去了角門上鎖罷鴛鴦正被司棋拉住不得脫身聽見如此說便忙着接聲道我在這裡有事且畧等等兒我出來了司棋聽了只得鬆手讓他去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曰

賈母八旬大慶是極盛時事而于南安王太妃請見姑娘們賈母止傳探春邢夫人懷怨又因尤氏生氣王鳳姐暗哭寶玉又說八事莫定誰死誰活瘋話從

此以後家運漸衰已于極熱鬧時生冷淡根芽
司棋偷情偏被鴛鴦撞見後來兩人俱不善終一死
于多情一死于絕情其實兩人俱是深于情者
司棋之私情敗露引出綉春囊纍金鳳及搜撿大觀
園撵逐晴雯等事此回叙事爲下文幾十回伏線

紅樓夢卷七十一終

紅樓夢

十五

七十二回

七十六回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46
16

紅樓夢卷七十二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王熙鳳恃强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且說鴛鴦出了角門臉上猶熱心內突突的亂跳眞是意外之事因想這事非常若說出來姦盜相連關係人命還保不住帶累傍人横豎與自已無干且藏在心內不說與人知道回房復了賈母的命大家安息不提且說司棋因從小兒和他姑表兄弟一處頑笑起初時小兒戲言便都定下將來不娶不嫁近年大了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風流常時司棋回家時二人眉來眼去舊情不斷只不能入手

文庫11
D 246
16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0681

又彼此生怕父母不從二人便設法彼此裏外買囑園內老婆子們留門看道今日趁亂方從外進來初次入港雖未成雙却也海誓山盟私傳表記已有無限風情忽被鴛鴦驚散那小廝早穿花度柳從角門出去了司棋一夜不曾睡覺又後悔不來至次日見了鴛鴦自是臉上一紅一白百般過不去心內懷着鬼胎茶飯無心起坐恍惚挨了兩日竟不聽見有動靜方略放下了心這日晚間忽有個婆子來悄悄告訴道你兄弟竟逃走了三四天沒上家如今打發人四處找他呢司棋聽了又急又氣又傷心因想道總然鬧出來也該死在一處眞眞男人沒情意先就走

了因此又添了一層氣次日便覺心內不快支持不住一頭睡倒懨懨的成了病了鴛鴦聞知那邊無故走了一個小廝園內司棋病重要往外挪心下料定是二人懼罪之故生怕我說出來因此自已反過意不去指着來望候司棋支出人去反自已賭咒發誓與司棋說我若告訴一個人立刻現死現報你只管放心養病別白遭塌了小命兒司棋一把拉住哭道我的姐姐偺們從小兒耳鬢廝磨你不曾拿我當外人待我我也不敢怠慢了你如今我雖一脚走錯你果然不告訴一個人你就是我的親娘一樣了從此後我活一日是你給我一日我的病要好了把你立

個長生牌位我天天燒香磕頭保佑你一輩子福壽雙全的我若死了時變驢變狗報答你倘或咱們散了已後遇見我自有報答的去處一面說一面哭這一夕話反把鴛鴦說的心酸也哭起來了因點頭道你也是自家要作死喲我做什麼管你這些事壞你的名兒我自去獻勤兒況且這事我也不便開口向人說你只放心從此養好了可要安分守已的再別胡行亂鬧了司棋在枕上點首不絕鴛鴦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來因知賈璉不在家中又因這兩日鳳姐兒聲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樣便順路來問候剛進入鳳姐院中二門上的人見是他來便站立待他進去鴛鴦來至堂屋只見平兒從裡頭出來見了他來便忙上來悄聲笑道纔吃了一口飯歇了午覺了你且這屋裡略坐坐鴛鴦聽了只得同平兒到東邊房裡來小丫頭倒了茶來鴛鴦悄問道你奶奶這兩日是怎麼了我近來看着他懶懶的平兒見問因房內無人便嘆道他這懶懶的也不止今日了這有一月之先便是這樣的這幾日忙亂了幾天又受了些閑氣從新又勾起來這兩日比先又添了些病所以支不住便露出馬脚來了鴛鴦道既這樣怎麼不早請大夫治平兒嘆道我的姐姐你還不知道他那脾氣的別說請大夫來吃藥我看不過白問一聲身

上覺怎麽樣他就動了氣反說我咒他病了饒這樣天天還是察三訪四自己再不看破些且養身子鴛鴦道雖然如此到底該請大夫來瞧瞧是什麽病也都好放心平兒嘆道說起病來據我看他不是什麽小症候鴛鴦忙道是什麽病呢平兒見問又往前湊了一湊向耳邊說道只從上月行了經之後這一個月竟瀝瀝淅淅的沒有止住這可是大病不是鴛鴦聽了忙答應道噯喲依這麽說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嗎平兒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兒家這是怎麽說你倒會咒人的鴛鴦見說不禁紅了臉又悄笑道究竟我也不知什麽是崩不崩的你到忘了不成

先我姐姐不是害這病死了我也不知是什麽病因無心中聽見媽和親家媽說我還納悶後來聽見原故纔明白了一二分二人正說着只見小丫頭向平兒道方纔朱大娘又來了我們回了他奶奶纔歇午覺他往太太上頭去了平兒聽了點頭鴛鴦問那一個朱大娘平兒道就是官媒婆朱嫂子因有什麽孫大人來和偺們求親所以他這兩日天天弄個帖子來鬧得人怪煩的一語未了小丫頭跑來說二爺進來了說話之間賈璉已走至堂屋門口平兒忙迎出來賈璉見平兒在東屋裡便也過這間房內來走至門前忽見鴛鴦坐在炕上便煞住腳笑道鴛鴦姐

姐今兒貴脚幸踏賤地鴛鴦只坐着笑道來請爺奶奶的安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睡覺的睡覺賈璉笑道姐姐一年到頭辛苦伏侍老太太我還沒看你去那裏還敢勞動來看我們又說巧得狠我纔要找姐姐去因爲穿着這袍子熱先來換了夾袍子再過去找姐姐去不想老天爺可怜省我走一輛一面說一面在椅子上坐下鴛鴦因問又有什麽話說的賈璉未言先笑道因有一件事竟忘了只怕姐姐還記得上年老太太生日曾有一個外路和尚來孝敬一個臘油凍的佛手因老太太愛就即刻拏過來擺着了因前日老太太生日我看古董帳還有一筆在這帳上却不知此時這件着落在何處古董房裡的人也回過了我兩次等我問准了好註上一筆所以我問姐姐如今還是老太太擺着呢還是交到誰手裡去了呢鴛鴦聽說便說道老太太擺了幾日厭煩了就給你們奶奶了你這會子又問我來了我連日子還記得還是我打發了老王家的送來你忘了或是問你們奶奶和平兒平兒正拿衣服聽見如此說忙出來回說交過來了現在樓上放着呢奶奶已經打發人去說過他們發昏没記上又來叨登這些没要緊的事賈璉聽說笑道既然給了你奶奶我怎麽不知道你們就昧下了平兒道奶奶告訴二爺二爺還要

送人奶奶不肯好容易留下的這會子自己忘了倒說我們昧下那是什麼好東西比那强十倍的也没昧下一遭兒這會子就愛上那不值錢的咧賈璉垂頭含笑想了想拍手道我如今竟糊塗了丢三忘四惹人抱怨竟大不像先了鴛鴦笑道也怨不得事情又多口舌又雜你再喝上兩鍾酒那裡記得許多一面說一面起身要走賈璉忙也立起身來說道好姐姐畧坐一坐兒兄弟還有一事相求說着便罵小丫頭怎麼不泡好茶來快拿乾淨盖碗把昨日進上的新茶泡一碗來說着向鴛鴦道這兩日因老太太千秋所有的幾千兩都使了幾處房租地租統在九月纔得這會子竟接不上明兒又要送南安府裡的禮又要預備娘娘的重陽節還有幾家紅白大禮至少還要三二千兩銀子用一時難去支借俗語說的好求人不如求己說不得姐姐擔個不是暫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銀家伙偷着運出一箱子來暫押千數兩銀子支騰過去不上半月的光景銀子來了我就贖了交還斷不能叫姐姐落不是鴛鴦聽了笑道你倒會變法兒虧你怎麼想了賈璉笑道不是我撒謊若論除了姐姐也還有人手裡管得起千數兩銀子只是他們爲人都不如你明白有膽量我和他們一說反嚇住了他們所以我寧撞金鐘兒一下不打

鏡鈸三千一語未了賈母那邊小丫頭忙忙走來找鴛鴦說老太太找姐姐這半日我那裡不找到却在這裡鴛鴦聽說忙的且去見賈母賈璉見他去了只得回來瞧鳳姐誰知鳳姐已醒了聽他和鴛鴦借當自已不便答話只躺在榻上聽見鴛鴦去了賈璉進來鳳姐因問道他可應准了賈璉笑道雖未應准却有幾分成了須得你再去和他說一說就十分成了鳳姐笑道我不管這些事倘或說准了這會子說着好聽到了有錢的時節你就丟在頸子後頭了誰和你打饑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賈璉笑道好人你若說定了我謝你鳳姐笑道你說謝我什麼賈璉笑道你說要什麼就有什麼平兒一傍笑道奶奶倒不要別的剛纔正說要做一件什麼事恰少一二百銀子使不如借了來奶奶拿這麼一二百銀子豈不兩全其美鳳姐笑道幸虧提起我來就是這樣也罷了賈璉笑道你們太也狠了你們這會子別說一千兩的當頭就是現銀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難不倒我不和你們借也就罷了這會子煩你說一句話還要個利錢眞眞了不得鳳姐聽了翻身起來說道我三千五千不是賺得你的如今裡裡外外上上下下背着嚼說我的不少了就短了你來說了可知没家親引不出外鬼來我們看

看你家什麽石崇鄧通把我王家的地縫子掃一掃就彀你們一輩子過的了說出來的話也不害臊現有對証把太太和我的嫁粧細看看比一比我們那一樣是配不上你們的賈璉笑道說句頑話就急了這有什麽這樣的你要使一二百兩銀子值什麽多的沒有這還能彀先拿進來你使了再說去如何鳳姐道我又不等着含口墊背忙什麽呢賈璉道何苦來不犯着這樣肝火盛鳳姐聽了又笑起來不是我着急你說的話戳人的心我因爲想着後日是尤二姐的週年我們好了一場雖不能別的到底給他上個坟燒張紙也是姊妹一場他雖沒個男女留下也別要前人灑土迷了後人的眼纔是賈璉半晌方道難爲你想得週全鳳姐一語倒把賈璉說沒了話低頭打算說既是後日纔用若明日得了這個你隨便使多少就是了一語未了只見旺兒媳婦走進來鳳姐便問可成了沒有旺兒媳婦道竟不中用我說須得奶奶做主就成了賈璉便問又是什麽事鳳姐兒見問便說道不是什麽大事旺兒有個小子今年十七歲了還沒娶媳婦兒因要求太太房裡的彩霞不知太太心裡怎麽樣前日太太見彩霞大了一則又多病多災的因此開恩打發他出去了給他老子隨便自已擇女壻去罷因此旺兒媳婦來求我我想他

兩家也就筭門當戶對了一說去自然成的誰知他這會子來了說不中用賈璉道這是什麽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兒家的便笑道爺雖如此說連他家還看不起我們別人越發看不起我們了好容易想看准一個媳婦兒我只說求爺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說他必是肯的我就煩了人過去試一試誰知白討了個没趣兒若論那孩子倒好據我素日合意兒試他心裡没有什麽說的只是他老子娘兩個老東西太心高了些一語戳動了鳳姐和賈璉鳳姐因見賈璉在此且不做一聲只看賈璉的光景賈璉心中有事那裡把這點事放在心裡待要不管只是看着鳳姐兒的陪房且素日出過力的臉上實在過不去因說什麽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放心你且去我明日打發兩個有體面的人作媒一面說一面帶着定禮去就說是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來見我旺兒家的看着鳳姐鳳姐便努嘴兒旺兒家的會意忙爬下就給賈璉磕頭謝恩賈璉忙道你只管給你姑娘磕頭我雖如此說了這樣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發人叫他女人上來和他好說更好些不然太霸道了日後你們兩親家也難走動鳳姐忙道連你還這樣開恩操心呢我反倒袖手傍觀不成旺兒家的你聽見了這事說了你也忙忙的給我完了

事來說給你男人外頭所有的帳目一槩赶今年年底收了進來少一個錢也不依我的名聲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兒媳婦笑道奶奶也太膽小了誰敢議論奶奶若收了時我也是一塲痴心白使了鳳姐道我真個還等錢做什麼不過爲的是日用出得多進得少這屋裡有的沒的我和你姑爺一月的月錢再連上四個了頭的月錢通共一二十兩銀子還不彀三五天使用的呢若不是我千湊萬挪的早不知過到什麼破窰裡去了如今倒落了一個放帳的名兒既這樣我就收了回來我比誰不會花錢偺們已後就坐着花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這不是樣兒前兒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兩個月想不出法兒來還是我提了一句後樓上現有些沒要緊的大銅錫家伙四五箱子拿出去弄了三百銀子纔把太太遮羞禮兒搪過去了我是你們知道的那一個金自鳴鐘賣了五百六十兩銀子沒有半個月大事小事沒十件白填在裡頭今兒外頭也短住了不知是誰的主意搜尋上老太太了明兒再過一年便搜尋到頭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兒媳婦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頭面衣服折變了不彀過一輩子的只是不肯罷了鳳姐道不是我說沒能耐的話要像這樣我竟不能了昨兒晚上忽然做了一個夢說來可笑

夢見一個人雖然面善却又不知姓名找我說娘娘打發他來要一百疋錦我問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說的又不是偺們的娘娘我就不肯給他他就來奪正奪着就醒了旺兒家的笑道這是奶奶日間操心常應候宮裡的事一語未了人回夏太監打發了一個小內家來說話賈璉聽了忙皺眉道又是什麽話一年他們也搬發了鳳姐道你藏起來等我見他若是小事罷了若是大事我自有回話賈璉便躲入內套間去這裡鳳姐命人帶進小太監來讓他椅上坐了吃茶因問何事那小太監便說夏爺爺因今兒偶見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兩銀子打發我來問舅奶奶家裡有現成的銀子暫借一二百過一兩日就送來鳳姐兒聽了笑道什麽是送來有的是銀子只管先兌了去改日等我們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樣小太監道夏爺爺還說上兩回還有一千二百兩銀子沒送來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齊都送了過來鳳姐笑道你夏爺爺好小氣這也値得放在心裡我說一句話不怕他多心若都這樣記清了還我們不知要還多少了只怕我們沒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兒媳婦來出去不管那裡先支二百兩銀子來旺兒媳婦會意因笑道我纔因別處支不動纔來和奶奶支的鳳姐道你們只會裡頭來要錢叫你們外頭弄去就

不能了說着叫平兒把我那兩個金項圈拿出去暫且押四百兩銀子平兒答應了去果然拿了一個錦盒子來裡面錦袱包着打開時一個金纍絲攢珠的那珍珠都有蓮子大小一個點翠嵌寶石的兩個都與宮中之物不離上下一時拿去果然拿了四百兩銀子來鳳姐命與小太監打叠一半那一半與了旺兒媳婦命他拿去辦八月中秋的節那小太監便告辭了鳳姐命人替他拿着銀子送出大門去了這裡賈璉出來笑道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鳳姐笑道剛說着就來了一股子賈璉道昨兒周太監來張口一千兩我畧慢應了些他不自在將來得罪人之處不少這會子再發三二百萬的財就好了一面說一面平兒伏侍着鳳姐另洗了臉更衣往賈母處伺候晚飯這裡賈璉出來剛至外書房忽見林之孝走來賈璉因問何事林之孝說道方纔打聽得雨村降了却不知因何事只怕未必真賈璉道真不真他那官兒未必保得長只怕將來有事咱們寧可疎遠着他好林之孝道何嘗不是只是一時難以疎遠如今東府大爺和他更好老爺又喜歡他時常來往那個不知賈璉道橫竪不和他謀事也不相干你去再打聽真了是爲什麽林之孝答應了却不動身坐在椅子上再說閒話因又說起家道艱難便趁勢說人口太衆

了不如揀個空日回明老太太老爺把這些出過力的老人家用不着的開恩放幾家回去一則他們各有營運二則家裡一年也省口糧月錢再者裡頭的姑娘也太多俗語說一時比不得一時如今說不得先時的例了少不得大家委屈些該使八個的使六個使四個的使兩個若各房算起來一年也可以省得許多月米月錢况且裡頭的女孩子們一半都大了也該配人的配人成了房豈不又滋生出人來賈璉道我也這樣想只是老爺纔回家來多少大事未回那裡議到這個上頭前兒官媒拿了個庚帖來求親太太還說老爺纔來家每日歡天喜地的說骨肉完聚忽然提起這事恐老爺又傷心所以且不叫題起林之孝道這也是正理太太想的週到賈璉道正是提起這話我想起一件事來我們旺兒的小子要說太太房裡的彩霞他昨兒求我我想什麼大事不管誰去說一聲去就說我的話林之孝答應了半晌笑道依我說二爺竟別管這件事旺兒的那小子雖然年輕在外吃酒賭錢無所不至雖說都是奴才到底是一輩子的事彩霞那孩子這幾年我雖沒見聽見說越發出跳得好了何苦來白遭塌他一個人賈璉道他小兒子原會吃酒不成人麽這樣那裡還給他老婆且給他一頓棍鎖起來再問他老子娘林之

孝笑道何必在這一時那是我錯了等他再生事我們自然回爺處治如今且恕他賈璉不語一時林之孝出去晚間鳳姐已命人喚了彩霞之母來說媒那彩霞之母滿心縱不願意見鳳姐自和他說何等體面便心不由已的滿口應了出去鳳姐又問賈璉可說了沒有賈璉因說我原要說的打聽得他小兒子大不成人故還不曾說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兩日再給他老婆不遲鳳姐笑道我們王家的人連我還不中你們的意何况奴才呢我已經和他娘說了他娘已經歡天喜地難道又叫進他來不要了不成賈璉道既你說了又何必退明日說給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這裡說話不提且說彩霞因前日出去等父母擇人心中雖與賈環有舊尚未作准今日又見旺兒每每來求親早聞得旺兒之子酗酒賭博而且容顏醜陋不能如意自此心中越發懊惱惟恐旺兒仗勢作成終身不遂未免心中急躁至晚間悄命他妹子小霞進二門來找趙姨娘問個端的趙姨娘素日深與彩霞好巴不得與了賈環方有個膀臂不承望王夫人又放了出去每每調唆賈環去討一則賈環羞口難開二則賈環也不在意不過是個丫頭他去了自然將來還有遂遲延住不說意思便丟開手無奈趙姨娘又不捨又見他妹子來問是晚得空

便先求了賈政賈政說道且忙什麽等他們再念一二年書再放人不遲我已經看中了兩個了頭一個與寶玉一個給環兒只是年紀還小又怕他們悞了念書再等一二年再題趙姨娘還要說話只聽外面一聲響不知何物大家吃了一驚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王鳳姐之病來旺兒之横於此回逗明迎春之嫁壻失所鳳姐之違禁放債亦於此回引起

彩霞放出為司棋晴雯等被逐引子

榮府日用不敷賈璉支持不住為漸漸敗落氣象寫

賈璉畏懼鳳姐胸中全無主意描畫入神

賈雨村降官為寧府敗事引子

彩霞鍾情賈環賈環無意彩霞一則見彩霞見識遠不如晴雯鴛鴦司棋紫鵑等一則見賈環輕薄遠不如寶玉

鳳姐夢人奪錦是被抄先兆

事有做不成話有說不完者須用意外一事剪斷如柳絮填詞議論紛紛則以風箏一響剪斷趙姨求情刺刺不休則以窗屉一響剪斷是文章脫卸法

紅樓夢卷七十二終

紅樓夢卷七十三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癡丫頭悞拾綉春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話說那趙姨娘和賈政說話忽聽外面一聲响不知何物忙問時原來是外間窗屜不曾扣好滑了屈戌掉下來趙姨娘罵了丫頭幾句自己帶領丫嬛上好方進來打發賈政安歇不在話下却說怡紅院中寶玉方纔睡下丫嬛們正欲各散安歇忽聽有人來敲院門老婆子開了見是趙姨娘房內的丫頭名喚小鵲的問他什麽事小鵲不答直往房內來找寶玉只見寶玉纔睡下晴雯等猶在牀邊坐

着大家頑笑見他來了都問什麽事這時候又跑來做什麽小鵲笑向寶玉道我來告訴你一個信兒方纔我們奶奶咕咕唧唧在老爺前不知說了你些什麽我只聽見寶玉二字我來告訴你仔細明兒老爺向你說話着寶雷神說着回身去了襲人命人留他吃茶因怕關門遂一直去了這裡寶玉知道趙姨娘心術不端合自己仇人是的又不知他說些什麽聽了便如孫大聖聽見了緊箍呪一般登時四肢五内一齊皆不自在起來想來想去别無他法且理熟了書預備明兒盤考只能書不舛錯便有他事也可搪塞一面想罷忙披衣起來要讀書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的如今打算打算肚子裏現可背誦的不過只有學庸二論是背得出來至上本孟子就有一半是夾生的若憑空提一句斷不能背的至下孟就有大半生的算起五經來因近來做詩常把五經集些雖不甚熟還可塞責别的雖不記得素日賈政幸未叫讀的縱不知也還不妨至於古文這是那幾年所讀過的幾篇左傳國策公羊穀梁漢唐等文這幾年未曾讀得不過一時之興隨看隨忘未曾下過苦功如何記得這是更難塞責的更有時文八股一道因平素深惡此道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

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雖賈政當日起身選了百十篇命他讀的不過是後人的時文偶見其中一二股內或承起之中有做得精緻或流蕩或遊戲或悲感稍能動性者偶爾一讀不過供一時之興趣畢竟何曾成篇潛心玩索如今若溫習這個又恐明日盤究那個若溫習那個又恐盤駁這個一夜之工亦不能全然溫習因此越添了焦躁自己讀書不知緊要却累着一房丫鬟們都不能睡襲人等在傍剪燭斟茶那些小的都困倦起來前仰後合晴雯罵道什麼蹄子一個個黑夜白日挺屍挺不彀偶然一次睡遲了些就粧出這個腔調兒來了再這樣我拿針扎你們兩下子話猶未了只聽外間咕咚一聲急忙看時原來是一個小丫頭坐着打盹一頭撞到壁上了從夢中驚醒却正是晴雯說這話之時他怔怔的只當是晴雯打了他一下遂哭着央說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衆人都發起笑來寶玉忙勸道饒他罷原該叫他們睡去你們也該替換着睡襲人道小祖宗你只顧你的罷統共這一夜的工夫你把心暫且用在這幾本書上等過了這一關由你再張羅別的也不算誤了什麼寶玉聽他說得懇切只得又讀幾句麝月斟了一杯茶來潤舌寶玉接茶吃了因見麝月只穿着短襖解了裙子寶玉道夜靜了冷到底穿一件

大衣裳纔是麝月笑指着書道你暫且把我們忘了且把心對着他些罷話猶未了只聽春燕秋紋從後房門跑進來口內喊說不好了一個人從墻上跳下來了衆人聽說忙問在那裡郎喝起人來各處找尋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勞費一夜神思明日也未必妥當心上正要替寶玉想出一個主意來好脫此難忽然逢着這一驚便生計向寶玉道趁這個机會快裝病只說嚇着了正中寶玉心懷因而叫起上夜人等來打着燈籠各處搜尋並無踪跡都說小姑娘們想是睡花了眼出去風搖的樹枝兒錯認了人晴雯便道別放屁你們查得不嚴怕躭不是還拿這話

來支吾剛纔並不是一個人見得寶玉和我們出去有事大家親見的如今寶玉嚇得顏色都變了滿身發熱我如今還要上房裡取安魂丸藥去太太問起來是要回明白的難道依你說就罷了不成衆人聽了嚇得不敢則聲只得又各處去找晴雯和秋紋二人果出去要藥故意鬧得衆人皆知寶玉着了驚嚇病了王夫人聽了忙命人來看視給藥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細搜查又一面叫查二門外鄰園墻上夜的小厮們於是園內灯籠火把直鬧了一夜至五更天就傳管家的細看查訪賈母聞知寶玉被嚇細問原由不敢再隱只得回明賈母道我不料道有此事如

今各處上夜人都不小心還是小事只怕他們就是賊也未可知當下邢夫人並尤氏等都過來請安鳳姐李紈及姊妹等皆陪侍聽賈母如此說都默然無所答獨探春出位笑道近因鳳姐姐身子不好幾日園裡的人比先放肆許多先前不過是大家偷着一時半刻或夜裡坐更時三四個人聚在一處或擲骰或鬬牌小小的頑意不過爲熬困起見邇來漸次放誕竟開了賭局甚有頭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大輸贏半月前竟有爭鬧相打之事賈母聽了忙說你旣知道爲何不早回我們來探春道我因想着太太事多且連日不自在所以沒回只告訴大嫂子和管事的人們戒飭過幾次近日好些賈母忙道你姑娘家如何知道這裡頭的利害你自爲賭錢常事不過怕起爭論殊不知夜間旣要錢就保不住不吃酒旣吃酒就未免門戶任意開鎖或買東西其中夜靜人稀趁便藏賊引盜何等事做不出來況且園內你姊妹們起居所伴者皆係丫頭媳婦們賢愚混雜賊盜事小倘有別事略沾帶些關係非小這事豈可輕恕探春聽說便默然歸坐鳳姐雖未大愈精神未嘗稍減今見賈母如此說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頭命人速傳林之孝家的等總理家事的四個媳婦到來當着賈母申飭了一頓賈母即刻查了頭家賭家

來有人出首者賞隱情不告者罰林之孝家的等見賈母動怒誰敢狥私忙去園內傳齊又一一盤查雖然大家賴一回終不免水落石出查得大頭家三人小頭家八人聚賭者統共二十多人都帶來見賈母跪在院內磕响頭求饒賈母先問大頭家名姓和錢之多少原來這大頭家一個是林之孝家的兩姨親家一個是園內廚房內柳家媳婦之妹一個是迎春之乳母這是三個為首的餘者不能多記賈母便命將骰子紙牌一並燒毁所有的錢入官分散與衆人將為首者每人打四十大板攆出去總不許再入從者每人打二十板革去三月月錢撥入圊廁行內又

將林之孝家的申飭了一番林之孝家的見他的親戚又與他打嘴自己也覺沒趣迎春在坐也覺沒意思黛玉寶釵探春等見迎春的乳母如此也是物傷其類的意思遂都起身笑向賈母討情說這個奶奶素日原不顧的不知怎麽也偶然高興求看二姐姐面上饒過這次罷賈母道你們不知道大約這些奶子們一個個仗着奶過哥兒姐兒原比別人有些體面他們就生事比別人更可惡專管調唆主子護短偏向我都是經過的况且要拿一個作法恰好果然就遇見了一個你們別管我自有道理寶釵等聽說只得罷了一時賈母歇晌大家散出都知賈母生氣

皆不敢回家只得在此暫候尤氏到鳳姐兒處來閒話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園內去閒談邢夫人在王夫人處坐了一回也要到園內走走剛至園門前只見賈母房內的小丫頭子名喚傻大姐的笑嘻嘻走來手內拿着個花紅柳綠的東西低頭瞧着只管走不防迎頭撞見邢夫人抬頭看見方纔站住邢夫人因說這傻丫頭又得個什麼愛巴物兒這樣歡喜拿來我瞧瞧原來這傻大姐年方十四五歲是新挑上來的與賈母這邊專做粗活因他生得體肥面濶兩隻大脚做粗活爽利簡捷且心性愚頑一無知識出言可以發笑賈母歡喜便起名爲傻大姐若有

錯失也不肯責他無事時便入園內來頑耍正往山石背後掏促織去忽見一個五彩繡香囊上面繡的並非花鳥等物一面却是兩個人赤條條的相抱一面是幾個字這痴丫頭原不認得是春意兒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不就是兩口子打架呢左右猜解不來正要拿去與賈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忽見邢夫人如此說便笑道太太眞個說的巧眞是個愛巴物兒太太瞧一瞧說着便送過去邢夫人接來一看嚇得連忙死緊攥住忙問你是那裡得的傻大姐道我掏促織兒在山子石後頭揀的邢夫人道快别告訴人這不是好東西連你也要打死呢因你

素日是個傻丫頭已後再別提了這傻大姐聽了反嚇得黃了臉說再不敢了磕了頭呆呆而去邢夫人回頭看時都是些女孩兒不便遞與他們自已便揌在袖裡心內十分罕異揣摩此物從何而來且不形于聲色且到迎春房裡迎春正因他乳母獲罪心中不自在忽報母親來了遂接入奉茶畢邢夫人因說道你這麼大了你那奶媽子行此事你也不說說他如今別人都好好的偏偺們的人做出這事來什麼意思迎春低頭弄衣帶半晌荅道我說他兩次他不聽也呌我無法兒況且他是媽媽只有他說我的沒有我說他的邢夫人道胡說你不好了他原該說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該拿出姑娘的身分來他敢不依你就回我去纔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這可是什麼意思再者放頭兒還只怕他巧語花言的和你借貸些簪環衣服作本錢你這心活面軟未必不週濟他些若被他騙了去我是一個錢沒有的看你明日怎麼過節迎春不語只低着頭邢夫人見他這般因冷笑道你是大老爺跟前的人養的這裡探丫頭是二老爺跟前的人養的出身一樣你娘比趙姨娘強十分你也該比探丫頭強纔是怎麼你反不及他一半倒是我無兒女的一生干淨也不能惹人笑話人回璉二奶奶來了邢夫人聽了冷笑兩聲命人出去說

請他自已養病我這裡不用他伺候接着又有探事的小丫頭來報說老太太醒了邢夫人方起身往前邊來迎春送至院外方回綉橘因說道如何前兒我回姑娘那一個攢珠纍金鳳竟不知那裡去了回了姑娘竟不問一聲兒我說必是老奶奶拿去當了銀子放頭兒的姑娘不信只說司棋收着叫問司棋司棋雖病心裡却明白說沒有收起來還在書架上匣內放着預備八月十五要帶呢姑娘該叫人去問老奶奶一聲探春道何用問却自然是他拿了去摘了肩兒了我只說他悄悄的拿了出去不過一時半晌仍舊悄悄的放在裡頭誰知他就忘了今日偏又鬧出來問他也無益綉橘道何曾是忘記他是試准了姑娘性格所以纔這樣如今我有個主意走到二奶奶房裡將此事回了他或着人要他或省事拿幾吊錢來替他贖了如何迎春忙道罷罷罷省事些好寧可沒有了又何必生事綉橘道姑娘怎這樣軟弱都要省起事來將來連姑娘還騙了去我竟去的是說着便走迎春便不言語只好由他誰知迎春的乳母之媳玉柱兒媳婦爲他婆婆得罪來求迎春去討情他們正說金鳳一事且不進去也因素日迎春懦弱他們都不放在心上如今見綉橘立意去回鳳姐又看這事脫不過去只得進來陪笑先向綉橘說姑娘

你別去生事姑娘的金絲鳳原是我們老奶奶老糊塗了輸了幾個錢沒的撈稍所以借去不想今日弄出事來雖然這樣到底主子的東西我們不敢遲悞終久是要贖的如今還要求姑娘看着從小兒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邊去討一個情救出他來纔好迎春便說道好嫂子你趁早打了這妄想要等我去說情兒等到明年也是不中用的方纔連寶姐姐林妹妹大夥兒說情老太太還不依何況是我一個人我自已臊還臊不過來還去討臊去繡橘便說贖金鳳一件事說情是一件事別要絞在一處難道姑娘不去說情你就不賠了不成嫂子且取了金鳳來再說玉柱兒家的聽見迎春如此拒絕他繡橘的話又鋒利無可回荅一時臉上過不去也明欺迎春素日好性乃向繡橘發話道姑娘你別太張勢了你滿家子筭一筭誰的媽媽奶奶不仗着主子哥兒姐兒多得些意偏偺們就這樣丁是丁卯是卯的只許你們偷偷摸摸的哄騙了去自從邢姑娘來了太太吩咐一個月儉省出一兩銀子來與舅太太去這裡饒添了邢姑娘的使費反少了一兩銀子常時短了這個少了那個那不是我們供給誰又要去不過大家將就些罷了筭到今日少說也有三十兩了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白填了限呢繡橘不待說完便啐了一

只道做什麼你白填了三十兩我且和你算算帳姑娘要
了些什麼東西迎春聽了這媳婦發邢夫人之私意忙止
道罷罷罷不能拿了金鳳來你不必拉三扯四亂嚷我也
不要那鳳了便是太太問時我只說丟了也妨碍不着你
什麼你出去歇息歇息倒好一面叫綉橘倒茶來綉橘又
氣又急因說道姑娘雖不怕我們是做什麼的把姑娘的
東西丟了他道賴說姑娘使了他們的錢這如今竟要准
折起來倘或太太問姑娘爲什麼使了這些錢敢是我們
就中取勢這還了得一行說一行就哭了司棋聽不過只
得免強過來幫着綉橘問着那媳婦迎春勸止不住自拿

了一本太上感應篇去看三人正沒開交可巧寶釵黛玉
寶琴探春等因恐迎春今日不自在都約着來安慰他們
走至院中聽見幾個人講究探春從紗窗內一看只見迎
春倚在床上看書若有不聞之狀探春也笑了小丫頭們
忙打起簾子報道姑娘們來了迎春放下書起身那媳婦
見有人來且又有探春在內不勸自止了遂趁便就走探
春坐下便問剛纔誰在這裡說話倒像拌嘴似的迎春笑
道沒有什麼左不過他們小題大做罷了何必問他探春
笑道我纔聽見什麼金鳳又是什麼沒有錢只合我們奴
才要和誰奴才要錢了難道姐姐和奴才要錢不成司棋

綉橘道姑娘說得是了姑娘何曾和他要什麽了探春笑道姐姐既沒有和他要必定是我們和他們要了不成你叫他進來我倒要問問他迎春笑道這話又可笑你們又無沾碍何必如此探春道這倒不然我和姐姐一樣姐姐的事和我一般他說姐姐即是說我我那邊有人怨我姐姐所見也是台怨姐姐一樣偺們是主子自然不理論那些錢財小事只知想起什麽要什麽也是有的事但不知金纍絲鳳因何又夾在裡頭那玉柱媳婦生恐綉橘等告出他來遂忙進來用話掩飾探春深知其意因笑道你們所以糊塗如今你奶奶已得了不是趁此求二奶奶把方纔的錢未曾散人的拿出些來贖取就完了比不得沒鬧出來大家都藏着留臉面如今既是沒了臉趁此時總有十個罪也只一人受罰沒有砍兩顆的頭哩你依我說竟是和二奶奶趁便說去在這裡大聲小氣如何使得這媳婦被探春說出真病也無可賴了只不敢往鳳姐處出首探春笑道我不聽見便罷既听見少不得替你們分解分解誰知探春早使了眼色與侍書侍書出去了這裡正說話忽見平兒進來寶琴拍手笑道三姐姐敢是有驅神召將的符術黛玉笑道這倒不是道家玄術倒是用兵最精的所謂守如處女出如脫兎出其不備的妙策二人取笑

寶釵便使眼色與二人遂以別話岔開探春見平兒來了遂問你奶奶可好些了眞是病糊塗了事事都不在心上叫我們受這樣委屈平兒忙道誰敢給姑娘氣受姑娘吩咐我那玉柱兒媳婦方慌了手脚遂上來趕着平兒叫姑娘坐下讓我說原故姑娘請听平兒正色道姑娘這裡說話也有你混叉口的理你但凡知禮只該在外頭伺侍也有外頭的媳婦們無故到姑娘房裡來的繡橘道你不知我們這屋裡是没禮的誰愛來就來平兒道都是你們不是姑娘好性兒你們就該打出去然後再回太太去纔是柱兒媳婦見平兒出了言紅了臉方退出去探春接着道

我且告訴你若是別人得罪了我倒還罷了如今這柱兒媳婦和他婆婆仗着是嬷嬷又瞅着二姐姐好性兒私自拿了首飾去賭錢而且還揑造假帳逼著去討情和這兩個丫頭在臥房裡大嚷大叫二姐姐竟不能轄治所以我看不過纔請你來問一聲還是他本是天外的人不知道理還是有誰主使他如此先把二姐姐制伏了然後就要治我和四姑娘了平兒忙陪笑道姑娘怎麽今日說出這話來我們奶奶如何當得起探春冷笑道俗語說得物傷其類齒竭脣亡我自然有此驚心平兒問迎春道若論此事極好處的但他是姑娘的奶媽姑娘怎麽樣爲是當下

迎春只合寶釵看感應篇故事究竟連探春之話亦不曾聞得忽見平兒如此說仍笑道問我我也沒什麼法子他們的不是自作自受我也不能討情我也不去加責就是了至於私自拿去的東西送來我收下不送來我也不要了太太們要來問我可以隱瞞遮飾的過去是他的造化若瞞不住我也沒法兒沒有個為他們反欺枉太太們的理少不得直說你們若說我好性兒沒個決斷有好主意可以八面週全不叫太太們生氣任憑你們處治我也不管衆人听了都好笑起來黛玉笑道真是虎狼屯於階陛尚談因果若使二姐姐是個男人一家上下這些人又如何裁治他們迎春笑道正是多少男人尚且如此何況我呢一語未了只听又有一人來了不知是誰下回分解

評曰

小鵲報信一層暗寫趙姨平日挑唆生事及寶玉平日為人人所愛

寫寶玉溫理舊書無從温起又時時刻刻分心在丫頭身上妙景如畫

小丫頭打盹撞壁上一響引出墻上跳過人來不肯一筆鶻突且與前兩回風箏窗屜響聲隱隱關照

晴雯教寶玉裝病故意亂鬧因此惹出金鳳香囊等

事以致司棋及迎春之乳母等人或死或逐均受其害而晴雯亦卽被逐殞命害人卽以自害報施甚速寫迎春懦弱可憐異時之受壻折磨已先爲描出寫探春鋒利可畏下回之不受搜撿亦先爲伏筆

紅樓夢卷七十三終

紅樓夢卷七十四

惑奸讒抄撿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平兒聽迎春說了正自好笑忽見寶玉也來了原來管厨房柳家媳婦的妹子也因放頭開賭得了不是因這園中有素與柳家不好的便又告出柳家的來說他和妹子是夥計賺了平分因此鳳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聽得此信更慌了手脚因思素與怡紅院的人最爲深厚故走來悄悄的央求晴雯芳官等人轉告訴了寶玉寶玉因思內中迎春的嬷嬷也現有此罪不若來約同迎春

去討情比自已獨去單爲柳家的說情又更妥當故此前
來忽見許多人在此見他來時都問道你的病可好了跑
來做什麼寶玉不便說出討情一事只說來看二姐姐當
下衆人也不在意且說些閒話平兒便出去辦纍金鳳一
事那玉柱兒媳婦緊跟在後口内百般央求只說姑娘好
歹口内超生我横竪去贖了來平兒笑道你遲也贖早也
贖既有今日何必當初你的意思得過就過旣是這樣我
也不好意思告人趂早取了來交與我送去一字不提玉
柱兒媳婦聽說方放下心來就拜謝又說姑娘自去貴幹
赶晚贖了來先回了姑娘再送去如何平兒道赶晚不來

可別怨我說畢二人方分路各自散了平兒到房鳳姐問
他三姑娘叫你做什麼平兒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氣叫
我勸着奶奶些問奶奶這兩天可吃些什麼鳳姐笑道倒
是他還記罣我剛纔又出來了一件事有人來告柳二媳
婦和他妹子通同開局凡妹子所爲都是他作主我想你
素日肯勸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自已保養保養也是好
的我因聽不進去果然應了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反賺
了一塲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隨他們鬧去罷横竪還有許
多人呢我白操一會子心倒惹得萬人咒罵不如且自家
養養病就是病好了我也會做好好先生得樂且樂得笑

且笑一槩是非都憑他們去罷所以我只答應着知道了平兒笑道奶奶果然如此那就是我們的造化了一語未了只見賈璉進來拍手嘆氣道好好的又生事前兒我和鴛鴦借當那邊太太怎麽知道了纔剛太太叫過我去叫我不管那裡先借二百銀子做八月十五節下使用我回没處借太太就說你没有錢就有地方挪移我白和你商量你就搪塞我你就没地方兒前兒一千銀子的當是那裡的連老太太的東西你都有神通弄出來這會二百銀子你就這樣難虧我没和別人說去我想太太分明不短何苦來要尋事奈何人鳳姐兒道那日並没個外人誰走了這個消息平兒聽了也細想那日有誰在此想了半日笑道是了那日說話時没人但晚上送東西來的時節老太太那邊傻大姐兒的娘可巧來送漿洗衣服他在下房裡坐了一回子看見一大箱子東西自然要問必是小丫頭們不知道說出來了也未可知因此便喚了幾個小丫頭來問那日誰告訴傻大姐的娘了衆小丫頭慌了都跪下賭神發誓說自來也不敢多說一句話有人凡問什麽都答應不知道這事如何敢說鳳姐詳情度理說他們必不敢多說一句話倒別委屈了他們如今把這事靠後且把太太打發了去要緊寧可咱們短些又別討没意思因

叫平兒把我的金首飾再去押二百銀子來送去完事賈璉道越發多押二百咱們也要使呢鳳姐道狠不必我沒處使這不知還指那一項贖呢平兒拿了去吩咐旺兒媳婦領去不一時拿了銀子來賈璉親自送去不在話下這裡鳳姐和平兒猜疑走風的人反叫鴛鴦受累豈不是咱們過失正在胡想人報太太來了鳳姐聽了詫異不知何事隨與平兒等忙迎出來只見王夫人氣色更變只帶一個貼己小丫頭走來一語不發走至裡間坐下鳳姐忙捧茶因陪笑問道太太今日高興到這裡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兒出去平兒見了這般不知怎麼了忙應了一声帶着衆小丫頭一齊出去在房門外站住越發將房門掩了自已坐在台堦上所有的人一個不許進去鳳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事只見王夫人含着淚從袖裡擲出一個香袋來說你瞧鳳姐忙拾起一看見是十錦春意香袋也唬了一跳忙問太太從那裡得來王夫人見問越發淚如雨下顫聲說道我從那裡得來我天天坐在井裡念你是個細心人所以我纔偷空兒誰知你也和我一樣這樣東西大天白日明擺在園裡山石上被老太太的丫頭拾着不虧你婆婆看見早已送到老太太跟前去了我且問你這個東西如何丟在那裡鳳姐聽得也更了顏色忙問太太怎

麽知道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嘆道你反問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們小夫小妻餘者老婆子們要這個何用女孩子們是從那裡得來自然是那璉兒不長進下流種子那裡弄來的你們又和氣當作一件頑意兒年輕的人兒女閨房私意是有的你還和我賴幸而園內上下人還不解事尚未揀得倘或丫頭們揀着你姊妹看見這還了得不然有那小丫頭們揀着出去說是園內揀的外人知道這性命臉面要也不要鳳姐聽說又急又愧登時紫脹了面皮便挨着炕沿雙膝跪下也含淚訴道太太說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辯我並無這樣東西但其中還要求太太細想這香袋兒是外頭仿着內工繡的帶連穗子一槩是市賣的東西我雖年輕不尊重也不肯要這樣東西再者這也不是常帶着的我總然有也只好在私處擱着焉肯在身上常帶各處逛去況且又在園裡去個個姊妹我們多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來不但在姊妹前看見就是奴才看見我有什麽意思三則論主子內我是年輕媳婦筭起來奴才比我更年輕的又不止一個了況且他們也常在園走動焉知不是他們掉的再者除我常在園裡還有那邊太太常帶過幾個小姨娘來嫣紅翠雲那幾個人也都是年輕的人他們更該有這個了還有那邊珍大嫂子他

也不筭狠老也常帶過佩鳳他們來又焉知又不是他們的況且園內丫頭太多保不住多是正經的或者年紀大些的知道了人事一刻查問不到偷了出去或借着因由合二門上小廝兒們打牙撂嘴兒外頭得了來的也未可知不但我沒此事就連平兒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請細想王夫人聽了這一席話狠近情理因嘆道你起來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子的姑娘出身不至這樣輕薄不過我氣激你的話但只如今却怎麼處你婆婆纔打發人封了這個給我瞧把我氣了個死鳳姐道太太快别生氣若被衆人覺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靜氣暗暗訪察

才能得這個實在縱然訪不出外人也不能知道如今惟有趁着賭錢的因由革了許多人這空兒把周瑞媳婦旺兒媳婦等四五個貼近不能走話的人安插在園裡以查賭為由再如今他們的丫頭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鬧出來反悔之不及如今若無故裁革不但姑娘們委屈煩惱就連太太和我也過不去不如趁此機會以後凡年紀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難纏的拿過錯兒攆出去配了人一則保得住沒有别事二則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這話如何王夫人嘆道你說的何嘗不是但從公細想你這幾個姊妹每人只有兩三個丫頭像人餘者

竟是小鬼兒是的如今再去了不但我心裡不忍只怕老太太未必就依雖然艱難也還窮不至此我雖沒受過大榮華比你們是強些如今寧可省我些別委屈了他們你如今且叫人傳周瑞家的等人進來就吩咐他們快快暗訪這事要緊鳳姐即喚平兒進來吩咐出去一時周瑞家的與吳興家的鄭華家的來旺家的來喜家的現在五家陪房進來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見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來正是方纔是他送香袋來的王夫人向來看視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無二意今見他來打聽此事便向他說你去回了太太也進園來照管照管比別人强些王善保家的因素日進園去那些丫嬛們不大趨奉他他心裡不自在要尋他們的故事又尋不着恰好生出這件事來以為得了把柄又聽王夫人委托他正碰在心坎上道這個容易不是奴才多話論理這事該早嚴緊些的太太也不大往園裡去這些女孩子們一個個倒像受了封誥似的他們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鬧下天來誰敢哼一聲兒不然就調唆姑娘們說欺負了姑娘們了誰敢躭得起王夫人道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們的丫頭比別的姣貴些王善保家的道別的還罷了太太不知道一個是寶玉屋裡的晴雯那丫頭仗着他生的模樣兒比

別人標緻些又生了一張巧嘴天天打扮的像個西施樣子在人跟前能說慣道抓尖要强一句話不投机他就立起兩隻眼睛來罵人妖妖調調大不成個體統王夫人聽了這話猛然觸動往事便問鳳姐道上次我們跟了老太太進園逛去有一個水蛇腰削肩膀兒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裡罵小丫頭我心裡很看不上那狂樣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說得後來要問是誰又偏忘了今日對了檻見這丫頭想必就是他了鳳姐道若論這些丫頭們共總比起來都沒晴雯生得好論舉止言語他原輕薄些方纔太太說的倒很像他我已忘了那日的事不

敢亂說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這樣此刻不難叫了他來太太瞧瞧王夫人道寶玉房裏常見我的只有襲人麝月這兩個笨笨的倒好若有這個他自然不敢來見我的我一生最嫌這樣的人且又出來這個事好好的寶玉倘或叫這蹄子勾引壞了那還了得因叫自己丫頭過來吩咐他道你去只說我有話問他留下襲人麝月伏侍寶玉不必來有一個晴雯是伶俐叫他即刻快來你不許和他說什麼小丫頭答應了走入怡紅院正值晴雯身上不自在睡中覺纔起來正發悶聽如此說只得隨了他來素日晴雯不敢出頭因連日不自在並沒十分粧飾自爲無碍及

到了鳳姐房中王夫人一見他釵斜鬢鬆衫垂帶褪大有春睡捧心之態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覺勾起方纔的火來王夫人便冷笑道好個美人兒眞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你的皮寶玉今日可好些晴雯一聽如此說心內大異便知有人暗算了他雖然着惱只不敢作聲他本是個聰明過頂的人見問寶玉可好些他便不肯以實話答應忙跪下回道我不大到寶玉房裡去又不常和寶玉在一處好歹我不能知那都是襲人合麝月兩個人的事太太問他們王夫人道這就該打嘴你難道是死人要你們做什麼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說園裡空大人少寶玉害怕所以撥了我去外間屋裡上夜不過看屋子我原回過我体不能伏侍老太太罵了我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做什麼我聽了不敢不去纔去的不過十天半月之內寶玉叫着了答應几句話就散了至於寶玉的飲食起居上一層有老奶奶老媽媽們下一層有襲人麝月秋紋几個人我閒着還要做老太太屋裡的針線所以寶玉的事竟不會留心太太既怪從此後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爲實了忙說阿彌陀佛你不近寶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勞你費

心既是老太太給寶玉的我明兒回了老太太再攆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們進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許他在寶玉房裡睡覺等我回過老太太再處治他喝聲出去站在這裡我看不上這浪樣兒誰許你這樣花紅柳綠的粧扮晴雯只得出來這氣非同小可一出門便拿手帕子握臉一頭走一頭哭直哭到園內去這裡王夫人向鳳姐等自怨道這几年我越發精神短了照顧不到這樣妖精似的東西竟沒看見只怕這樣的還有明日倒得查查鳳姐見王夫人盛怒之際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時調唆着邢夫人生事縱有千百樣言語此刻也不敢說只低頭答應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且請息怒這些小事只交與奴才如今要查這個是極容易的等到晚上園門閉了的時節內外不通風我們竟給他們的冷不防帶着人到各處丫頭們房裡搜尋想來誰有這個斷不单有這個自然還有別的那時翻出別的來自然這個也是他的了王夫人道這話倒是若不如此斷乎不能明白因問鳳姐如何鳳姐只得答應說太太說是就行罷了王夫人道這主意狠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來于是大家商議已定至晚飯後待賈母安寢了寶釵等入園時王家的便請了鳳姐一併進園喝命將角門皆上鎖便從上夜的婆子處

來抄揀起不過抄揀些多餘攢下燈油蠟燭等物王善保家的道這也是贓不許動的等明日回過太太再動于是先就到怡紅院中喝命關門當下寶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見這一干人來不知為何直撲了丫頭們的房門去因迎出鳳姐來問是何故鳳姐道丟了一件要緊的東西因大家混賴恐怕有丫頭們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兒一面說一面坐下吃茶王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細問這几個箱子是誰的都叫本人來親自打開襲人因見晴雯這樣必有異事又見這番抄揀只得自已先出來打開了箱子並匣子任其搜揀一番不過平常通用之物隨放下又搜別人的挨次都一一搜過到晴雯的箱子因問是誰的怎麼不打開叫搜襲人方欲代晴雯開時只見晴雯挽着頭髮闖進來噹啷一聲將箱子掀開兩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番將所有之物盡都倒出來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兒便紫脹了臉說道姑娘你別生氣我們並非私自就來的原是奉太太的命來搜察你們叫番呢我們就番一番不叫番我們還許回太太去呢那用急的這個樣子晴雯聽了這話越發火上澆油便指着他的臉說道你說你是太太打發來的我還是老太太打發來的呢太太那邊的人我也都見過就只沒看見你這麼個有頭有臉大管

事的奶奶鳳姐見晴雯說話鋒利尖酸心中甚喜却礙着邢夫人的臉忙喝住晴雯那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氣剛要還言鳳姐道媽媽你也不必合他們一般見識你且細細搜你的偺們還到各處走走呢再遲了走了風我可担不起王善保家的只得咬咬牙且忍了這口氣細細的看了一看也無甚私弊之物回了鳳姐要别處去鳳姐道你可細細的查若這一番查不出來難回話的衆人都道盡都細翻了沒有什麼差錯東西雖有几樣男人物件都是小孩子東西想是寶玉的舊物沒甚関係的鳳姐聽了笑道既然如此偺們就走再瞧别處去說着一逕出來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話不知是不是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鳳姐點頭道我也這樣說呢一頭說一頭到了瀟湘館內黛玉已睡了忽報這些人來不知為甚事纔要起來只見鳳姐已走進來忙按住他不叫起來只說睡着罷我們就走的這邊且說些閒話那王善保家的帶了衆人到了丫鬟房中也一一開箱倒籠抄揀了一番因從紫鵑房中搜出兩副寶玉往常換下來的寄名符兒一副束帶上的帔帶兩個荷包並扇套套內有扇子打開看時皆是寶玉往日手內曾拿過的王

善保家的自為得了意遂忙請鳳姐過來驗視又說這些東西從那裡來的鳳姐笑道寶玉和他們從小兒在一處混了几年這自然是寶玉的舊東西况且這符兒合扇子都是老太太合太太常見的媽媽不信偺們只管拿了去王家的忙笑道二奶奶既知道就是了鳳姐道這也不算什麼希罕事搭下再往別處去是正經紫鵑笑道直到如今我們兩下裡的帳亦算不清要問這一個連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這裡鳳姐合王善保家的又到探春院內誰知早有人報與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這些醜態來遂命眾丫頭秉燭開門而待一時

眾人來了探春故問何事鳳姐笑道因丟了一件東西連日訪察不出人來恐怕傍人賴這些女孩子們所以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兒倒是洗淨他們的好法子探春笑道我們的丫頭自然都是些賊我就是頭一個窩主既如此先來搜我的箱櫃他們所偷了來的都交給我藏着呢說着便命丫嬛們把箱一齊打開將鏡奩粧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齊打開請鳳姐去抄閱鳳姐陪笑道我不過是奉太太的命來妹妹別錯怪了我因命丫嬛們快快給姑娘關上平兒豐兒等先忙着替待書等關的關收的收探春道我的東西倒許你們搜閱要想搜我的丫頭這

却不能我原比眾人歹毒凡丫頭所有的東西我都知道
都在我這裡間收着一針一線他們也沒得收藏要搜所
以只來搜我你們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說我違背了太
太該怎麼處治我去自領你們別忙自然你們抄的日子
有呢你們今日早起不是議論甄家自己盼着好好的抄
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偺們也漸漸的來了可知這樣大族
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這可是古人說的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纔能
一敗塗地呢說着不覺流下淚來鳳姐只看着衆媳婦們
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東西全在這裡奶奶且請
到別處去罷也讓姑娘好安寢鳳姐便起身告辭探春道
可細細搜明白了若明日再來我就不依了鳳姐笑道既
然丫頭們的東西都在這裡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
果然倒乖連我的包袱都打開了還說沒翻明日敢說我
護着丫頭們不許你們翻了你趁早說明若還要翻不妨
再翻一遍鳳姐知道探春素日與眾不同的只得陪笑道
已經連你的東西都搜察明白了探春又問眾人你們也
都搜明白了沒有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說都明白了那王
善保家的本是個心內沒成算的人素日雖聞探春的名
他想眾人沒眼色沒胆量罷了那裡一個姑娘就這樣利

害起來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麼着自已又仗着是邢夫人的陪房連王夫人常另眼相待何况別人只當是探春認眞单懦鳳姐與他們無干他便要乘勢作臉因越衆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的笑道連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沒有什麼鳳姐見他這樣忙說媽媽走罷別瘋瘋顛顛的一語未了只听啪的一聲王家的臉上早着了探春一巴掌探春登時大怒指着王家的問道你是什麼東西敢來拉扯我的衣裳我不過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几歲年紀叫你一聲媽媽你就狗仗人勢天天作耗在我們跟前逞臉如今越發了不得了你索性望我動手動腳的了你打諒我是同你們姑娘那麼好性兒由着你們欺負你就錯了主意了你來搜撿東西我不惱你不該拿我取笑兒說着便要親自解鈕子拉着鳳姐兒細細的翻省得你們叫奴才來翻我鳳姐平兒等都忙與探春理裙整袂口內喝着王善保家的說媽媽吃兩口酒就瘋瘋顛顛起來前兒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別再討臉了又忙勸探春好姑娘別生氣他筭什麼姑娘氣着倒值多了探春冷笑道我但凡有氣早一頭碰死了不然怎麼許奴才來我身上搜賊贓呢明兒一早先回過老太太太太再過去給大娘賠禮該怎麼着我去領那王善保家的討

了個沒臉赶忙躲出窗外只說罷了罷了這也是頭一遭
挨打我明兒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罷這個老命還要
他做什麽探春喝命丫嬛你們听見他說話還等我和他
拌嘴去不成侍書聽說便出去說道媽媽你知點好歹兒
省一句兒罷你果然回老娘家去到是我們的造化了只
怕你捨不得去你去了叫誰討主子的好兒調唆着察考
姑娘折磨我們呢鳳姐笑道好丫頭眞是有其主必有其
僕探春冷笑道我們做賊的人嘴裡都有三言兩語的就
只不會背地裡調唆主子平兒忙也陪笑解勸一面又拉
了侍書進來周瑞家的等人勸了一番鳳姐直待伏侍探

春睡下方帶着人往對過煖香隝來彼時李紈猶病在床
上他與惜春是緊隣又與探春相近故順路先到這兩處
因李紈纔吃了藥睡着不好驚動只到丫嬛們房中一一
的搜了一遍也沒有什麽東西遂到惜春房中來因惜春
年少尚未識事嚇的不知當有什麽事故鳳姐少不得安
慰他誰知竟在入畫箱中尋出一大包銀錁子來約共三
四十個爲察奸情反得賊贓又有一副玉帶版子並一包
男人的靴襪等物鳳姐也黄了臉因問是那裡來的入畫
只得跪下哭訴眞情說這是珍大爺賞我哥哥的因我們
老子娘都在南方如今只跟着叔叔過日子我叔叔嬸子

只要吃酒賭錢我哥哥怕交給他們又花了所以每常得了悄悄的煩老媽媽帶進來叫我收着的惜春膽小見了這個也害怕說我竟不知道這還了得二嫂子要打他好歹帶他出去打罷我聽不慣的鳳姐笑道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該親自傳送進來這個可以傳遞怕什麼不可傳遞這倒是傳遞人的不是了若這話不真倘是偷來的你可就別想活了入畫跪哭道我不敢撒謊奶奶只管明日問我們奶奶和大爺去若說不是賞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無怨鳳姐道這個自然要問的只是真賞的也有不是誰許你私自傳送東西的你且說是誰接應

我便饒你下次萬萬不可惜春道嫂子別饒他這裡人多若不管了他那些大的聽見了又不知怎麼樣呢嫂子若依他我也不依鳳姐道素日我看他還使得誰沒有一個錯只這一次二次再犯二罪俱罰但不知傳遞是誰惜春道若說傳遞再無別個必是後門上的張媽他常和這些丫頭鬼鬼祟祟的這些丫頭們也都肯照顧他鳳姐聽說便命人記下將東西且交給周瑞家的暫且拿着等明日對明再議誰知那老張媽原和王善保家有親近因王善保家的在邢夫人跟前作了心腹人便把親戚和伴兒們都看不到眼裡了後來張家的氣不平鬥了兩次口彼此

都不說話了如今王家的聽見是他傳遞碰在他心坎兒上更兼剛纔挨了探春的打受了侍書的氣沒處發泄聽見張家的這事因攛掇鳳姐道這傳東西的事關係甚大想來那些東西自然也是傳遞進來的奶奶倒不可不問鳳姐兒道我知道不用你說于是別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內去迎春已經睡着了丫嬛們也纔要睡衆人扣門半日纔開鳳姐吩咐不必驚動姑娘遂往丫嬛們房裡來因司棋是王善保家的外孫女兒鳳姐要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私遂留神看他搜撿先從別人箱子起皆無別物及到了司棋箱中隨意掏了一回王善保家的道也沒有什麼東西才要關箱時周瑞家的道這是什麼話有沒有總要一樣看看才公道說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綿襪並一双緞鞋又有一個小包袱打開看時裡面是一個同心如意並一個字帖兒一總遞與鳳姐鳳姐因理家常久每每看帖看帳也頗識得几個字了那帖是大紅双喜箋便看上面寫道上月你來家後父母已察覺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閣尚不能完你我之心願若園內可以相見你可托張媽給一信息若得在園內一見倒比來家好說話千萬千萬再所寄香珠二串今已查收外特寄香袋一個畧表我心千萬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鳳姐看罷不怒而反

樂别人並不識字王善保家的素日並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這一節風流故事見了這鞋襪心內巳是有些毛病又見有一紅帖鳳姐看着又笑他便說道必是他們寫的帳目不成字所以奶奶見笑鳳姐笑道正是這個帳竟算不過來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該姓王怎麼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見問得奇怪只得免强告道司棋的姑媽給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鳳姐笑道這就是了因說我念給你聽聽說着從頭念了一遍大家都嚇一跳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錯兒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孫女兒又氣又臊周瑞家的

四人聽說鳳姐兒念了都吐舌頭搖頭兒周瑞家的道王大媽聽見了這是明明白白再沒得話說了這如今怎麼樣呢王家的只恨無地縫兒可鑽鳳姐只瞅着他抿着嘴兒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道這倒也好不用他老娘操一點心兒雅雀不聞就給他們弄了個好女婿來了周瑞家的也笑着湊趣兒王家的無處煞氣只得打着自巳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嘴現世現報衆人見他如此要笑又不敢笑也有趂愿的也有心中感動報應不爽的鳳姐見司棋低頭不語也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倒覺可異料此時夜深且不必盤問只怕他夜間自

尋短志遂與兩個婆子監守且帶了人拿了賍証回來歇息等待明日料理誰知夜裡下面淋血不止次日便覺身體十分軟弱起來遂掌不住請醫胗視開方立案說要保重而去老嬤嬤們拿了方子回過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悶遂將司棋之事暫且擱起可巧這日尤氏來看鳳姐坐了一回又看李紈等忽見惜春遣人來請尤氏到他房中惜春便將昨夜之事細細告訴了又命人將入畫的東西一槩要來與尤氏過目尤氏道實是你哥哥賞他哥哥的只不該私自傳送如今官鹽反成了私鹽了因罵入畫糊塗東西惜春道你們管教不嚴反罵丫頭這些姊妹獨我的丫頭沒臉我如何去見人昨兒叫鳳姐姐帶了他去又不肯今日嫂子來的恰好快帶了他去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槩不管入畫聽了跪地哀求百般苦告尤氏和奶媽等人也都十分解說他不過一時糊塗下次再不敢的看他從小兒伏侍一場誰知惜春年幼天性孤僻任人怎說只是咬定牙斷乎不肯留着更又說道不但不要入畫如今我也大了連我也不便往你們那邊去了况且近日聞得多少議論我若再去連我也編派尤氏道誰敢議論什麼又有什麼可議論的姑娘是誰我們是誰姑娘既聽見人議論我們就該問着他纔是惜春冷笑道你這話問着

我倒好我一個姑娘家只好躲是非的我反尋是非成個
什麽人了況且古人說得善惡生死父子不能有所勗助
何况你我二人之間我只能保住自已就彀了以後你們
有事好歹別累我尤氏聽了又氣又好笑因向地下衆人
道怪道人人都說四姑娘年輕糊塗我只不信你們聽這
些話無原無故又沒輕重眞眞的叫人寒心衆人都勸說
道姑娘年輕奶奶自然該吃些虧的惜春冷笑道我雖年
輕這話却不年輕你們不看書不識字所以都是獃子倒
說我糊塗尤氏道你是狀元第一個才子我們糊塗人不
如你明白惜春道據你這話就不明白狀元難道沒有糊
塗的可知你們這些人都是世俗之見那裡眼裡識得出
眞假心裡分得出好歹來你們要看眞人總在最初一步
的心上看起纔能明白呢尤氏笑道好纔是才子這會子
又做大和尚又講起悟來了惜春道我也不是什麽悟
悟我看如今人一槩也都是入畫一般沒有什麽大說頭
兒尤氏道可知你眞是個心冷嘴冷的人惜春道怎麽我
不冷我清清白白的一個人爲什麽叫你們帶累壞了尤
氏心內原有病怕說這些話聽說有人議論已是心中羞
惱只是今日惜春分上不好發作忍耐了大半天今見惜
春又說這話因按捺不住便問道怎麽就帶累了你你的

了頭的不是無故說我我倒忍了這半日你倒越發得了意只管說這些話你是千金小姐我們巳後就不親近你仔細帶累了小姐的美名兒即刻就叫人將入画帶了過去說着便賭氣起身去了惜春道你這一去了若果然不來倒也省了口舌是非大家倒還干淨尤氏也不答應一徑往前邊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評曰

搜撿大觀園是抄家預兆杜絕甯國府是出家根由

迎春一味懦弱探春主意老辣惜春孤介性僻三人身分不同可知結果均異

鳳姐向王善保家的說要抄揀只抄揀偺們家的人薛大姑娘屋裡斷乎抄揀不得的王善保家的說這個自然豈有抄起親戚家來的試問林姑娘獨非親戚乎則黛玉之受欺不止不給月銀一端宜乎其日以淚痕洗面也

侍書之說話鋒利晴雯之性氣躁急及入畫之哭訴寔情司棋之並無懈惧各人肚裏各有主意而司棋之視死如歸巳於此定念

鴛鴦偷賈母箱子於此回補出又帶寫邢夫人之見小貪利王鳳姐之善於安頓三面俱到

紅樓夢卷七十五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話說尤氏從惜春處賭氣出來正欲往王夫人處去跟從的老嬤嬤們因悄悄的道回奶奶且別往上房去纔有甄家的幾個人來還有些東西不知是做什麼机密事奶奶這一去恐怕不便尤氏听了道昨日聽見你老爺說看見抄報上甄家犯了罪現今抄没家私調取進京治罪怎麼又有人來老嬤嬤道正是呢纔來了幾個女人氣色不成氣色慌慌張張的想必有甚麼瞞人的事尤氏聽了便不

往前去仍往李紈這邊來了恰好太醫纔胗了脉去李紈近日也覺精爽了些擁衾倚枕坐在床上正欲人來說些閑話因見尤氏進來不似方纔和藹只呆呆的坐着李紈因問道你過來了可吃些東西只怕餓了命素雲瞧有什麼新鮮點心拿來尤氏忙止道不必不必你這一向病着那裡有什麼新鮮東西况且我也不餓李紈道昨日人家送來的好茶麵子倒是對碗來你喝罷說畢便吩咐去對茶尤氏出神無語跟來的丫頭媳婦們因問奶奶今日中晌尚未洗臉這會子趁便可淨一淨好尤氏點頭李紈忙命素雲來取自己粧奩素雲又將自己脂粉拿來笑道我們奶奶就少這個奶奶不嫌腌臢能着用些李紈道我雖沒有你就該往姑娘們那裡取去怎麼公然拿出你的來幸而是他若是別人豈不惱呢尤氏笑道這又何妨說着一面洗臉丫頭只彎腰捧着臉盆李紈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趕着跪下尤氏笑道我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假禮假體面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彀使的了李紈聽如此說便已知道昨夜的事因笑道你這話有因誰做事究竟彀使的了尤氏道你倒問我你敢是病着死過去了一語未了只見人報寶姑娘來二人忙說快請時寶釵已走進來尤氏忙擦臉起身讓坐因問怎麼一個人忽然

走進來別的姊妹都不見寶釵道正是我也沒有見他們只因今日我們奶奶身上不自在家裡兩個女人也都因時症未起炕別的靠不得我今兒要出去伴着老人家夜裡作伴要去回老太太太太我想又不是什麼大事且不用提等好了我橫豎進來的所以來告訴大嫂子一聲李紈听說只看着尤氏笑尤氏也看著李紈笑一時尤氏盥洗已畢大家吃麵茶李紈因笑着向寶釵道既這樣且打發人去請姨娘的安問是何病我也病着不能親自來的好妹妹你去只管去我且打發人去到你那裡去看屋子你好歹住一兩天還進來別教我落不是寶釵笑道落什

麼不是呢也是人之常情你又不曾賣放了賊依我的主意也不必添人過去竟把雲丫頭請了來你和他住一兩日豈不省事尤氏道可是史大妹妹往那裡去了寶釵道我纔打發他們找你們探丫頭去了叫他同到這裡來我也明白告訴他正說着果然報雲姑娘和三姑娘來了大家讓坐已畢寶釵便說要出去一事探春道狠好不但姨媽好了還來就便好了不來也使得尤氏笑道這話奇怪怎麼攆起親戚來了探春冷笑道正是呢有別人攆的不如我先攆親戚們好也不在必要死住着纔好咱們倒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似的恨不得你吃

了我我吃了你尤氏忙笑道我今兒是那裡來的晦氣偏
都碰着你姊妹們氣頭上了探春道誰叫你趁熱竈火來
了因問誰又得罪了你呢因又尋思道鳳丫頭也不犯合
你慪氣却是誰呢尤氏只含糊答應探春知他畏事不肯
多言因笑道你別粧老實了除了朝廷治罪沒有砍頭的
你不必唬的這個樣兒告訴你罷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
老婆子打了我還頂著罪吃不過背地裡說我些閑話難
道也還打我一頓不成宝釵忙問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
昨夜的事一一都說了出來尤氏見探春已經說了出來
便把惜春方纔的事也說了出來探春道這是他向來的

脾氣孤介太過我們再扭不過他的又告訴他們說今日
一早不見動靜打聽了鳳丫頭病着就打發人四下打聽
王善保家的是怎樣回來告訴我說王善保家的挨了一
頓打嗔着他多事尤氏李紈道這倒也是正禮探春冷笑
道這種遮人眼目兒的事誰不會作且再瞧就是了尤氏
李紈皆默無所答一時丫頭們來請用飯湘雲寶釵回房
打點衣衫不在話下尤氏辭了李紈往賈母這邊來賈母
歪在榻上王夫人正說甄家因何獲罪如今抄沒了家產
來京治罪等話賈母聽了心中甚不自在恰好見他姊妹
來了因問從那裡來的可知鳳姐兒妯娌兩個病着今日

怎麼樣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賈母點頭嘆道偺們別管人家的事且商議偺們八月十五賞月是正經王夫人笑道已預備下了不知老太太揀那裡好只是園裡恐夜晚風涼賈母笑道多穿兩件衣服何妨那裡正是賞月的地方豈可倒不去的說話之間媳婦們抬過飯桌王夫人尤氏等忙上來放筯捧飯賈母見自巳几色菜巳擺完另有兩大捧盒內盛了几色菜便是各房孝敬的舊規矩賈母說我吩咐過几次蠲了罷都不聽也只罷了王夫人笑道不過都是家常東西今日我吃齋沒有別的那些麪觔豆腐老太太又不甚愛吃只揀了一樣椒油蓴虀醬來

賈母笑道我們也想這個吃鴛鴦聽說便將碟子挪在跟前寶琴一一的讓了方歸坐賈母便命探春來同吃探春也都讓過了便和寶琴對面坐下侍書忙去取了碗箸鴛鴦又指那几樣菜道這几樣看不出是什麼東西來是大老爺孝敬的這一碗是雞髓筍是外頭老爺點上來的一面說一面就將這碗筍送至棹上賈母畧嘗了兩點便命將那幾樣着人都送回去就說我吃了巳後不必天天送我想吃什麼自然着人來要媳婦們荅應着仍送過去不在話下賈母因問拿稀飯來吃些罷尤氏早捧過一碗來說是紅稻米粥賈母接來吃了半碗便吩咐將這粥送給

鳳姐兒吃去又指着這一盤菓子獨給平兒吃去又向尤氏道我吃了你就來吃了罷尤氏答應着侍賈母漱口洗手畢賈母便下地和王夫人說閒話行食尤氏告坐吃飯賈母又命鴛鴦等來陪吃賈母見尤氏吃的仍是白米飯因問說怎麽不盛我的飯丫頭們回道老太太的飯完了今日添了一位姑娘所以短了些鴛鴦道如今都是可着頭做帽子了要一點兒富餘也不能的王夫人忙回道這一二年旱澇不定田上的米都不能按數交的這几樣細米更艱難所以都是可着吃的做賈母笑道正是巧媳婦做不出沒米兒粥來眾人都笑起來鴛鴦一面回頭向門外伺候媳婦們道既這樣你們就去把三姑娘的飯拿來添上也是一樣尤氏笑道我這個就彀了也不用去取鴛鴦道你彀了我不會吃的媳婦們聽說方忙着取去了一時王夫人也用飯這裡尤氏直陪賈母說話取笑到起更的時候賈母說你也過去罷尤氏方告辭出來走至二門外上了車眾媳婦放下簾子來四個小厮拉出來套上牲口几個媳婦帶着小丫頭子們先走到那邊大門口等着去了這裡送的丫頭們也回來了尤氏在車內因見自己門首兩邊獅子下放着四五輛大車便知係來赴賭之人向小丫頭銀蝶兒道你看坐車的是這些騎馬的又不知

有几個呢說着進府已到了廳上賈蓉媳婦帶了丫鬟媳婦也都秉着羊角手罩接了出來尤氏笑道成日家我要偷着瞧瞧他們賭錢也沒得便今兒倒巧順便打他們牕戶跟前走過去衆媳婦答應着提燈引路又有一個先去悄悄的知會伏侍的小斯們不要失驚打怪于是尤氏一行人悄悄的來至廳下只聽裡面稱三讚四耍笑之音雖多又兼有恨五罵六忿怨之聲亦不少原來賈珍近因居喪不得遊玩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几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乱射終是無益不但不能長進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對約賭個利物大家纔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鵠子賈珍不好出頭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鬭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游俠紈袴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作晚飯之主天天宰猪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鬭寶的一般都要賣弄自巳家裡的好厨役好烹調不到半月工夫賈赦等聽見這般不知就裡反說這纔是正理文旣悞了武也當習況在武蔭之属遂也命寶玉賈環賈琮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着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賈珍志不在此再過几日便漸次以歇肩養力為由晚間或

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至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于射了公然鬬葉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利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局勢外人皆不知一字近日邢夫人的胞弟邢德全也酷好如此所以也在其中又有薛蟠頭一個慣喜送錢與人的見此豈不快樂這邢德全雖係邢夫人的胞弟卻居心行事大不相同他只知吃酒賭錢眠花宿柳爲樂手中濫漫使錢待人無心因此都叫他傻大舅薛蟠早已出名的獃公子今日二人湊在一處都愛搶快便又會了兩家在外間炕上搶快又有几個在當地下大桌子上趕羊裡間又有一起斯文些的抹骨牌打天九此間伏侍的小厮都是十五歲以下的孩子此是前話且說尤氏潛至窗外偷看其中有兩個陪酒的小么兒都打扮得粉粧錦飾今日薛蟠又擲輸了正沒好氣幸而後手裡漸漸翻過來了除了沖帳的反贏了好些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裡頭打天九趕老羊的未清先擺下一桌賈珍陪着吃薛蟠興頭了便摟着一個小么兒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傻大舅輸家沒心腸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着陪酒的小么兒只趕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眞是些沒良心

的忘八羔子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這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麽三六九等的兒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着我的事了衆人見他帶酒那些輸家不便言語只㨂着嘴兒笑那些贏家忙說大舅罵的狠是這小狗攮的們都是這個風俗因笑道還不給大舅太爺斟酒呢兩個小孩子都是演就的圈套忙都跪下奉酒扶着傻大舅的腿一面撒嬌兒說道你老人家别生氣看着我們兩個小孩子罷我們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近你老人家不信回來大大的下一注贏了白瞧瞧我們兩個是什麽光景兒說的衆人都笑了這傻大舅掌不住也笑了一面伸手接過酒來一面說道我要不看着你們兩個素日怪可憐見的我這一脚把你兩個的小蛋黃子踢出來說着把腿一抬兩個孩子趂勢兒爬起來越發撒嬌撒痴拿着酒花絹子托了傻大舅的手把那鍾酒灌在傻大舅嘴裡傻大舅哈哈的笑着一揚脖兒把一鍾酒都乾了因擰了那孩子的臉一下兒笑說道我這會子看着又怪心疼的了說着忽然想起舊事來乃拍案對賈珍說道昨日我和你令伯母慪氣你可知道麽賈珍道不曾聽見那大舅嘆道就爲錢這件東西老賢甥你不知我們邢家的底裡我們老太太去世時我還小

呢世事不知他姊妹三個人只有你令伯母居長他出閣時把家私都帶了過來了如今你二姨兒也出了閣了他家裡也很艱窘你三姨兒尚在家裡一應用度都是這裡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就是來要几個錢也並不是要賈府裡的家私我邢家的家私也就彀我花了無奈竟不得到手你們就欺負我沒錢賈珍見他酒醉外人听見不雅忙用話解劝外面尤氏等听得十分眞切乃悄向銀蝶兒等笑說你聽見了這是北院裡大太太的兄弟抱怨他呢可見他親兄弟還是這樣就怨不得這些人了因還要聽時正值赶老羊的那些人也歇住了要酒有一個人問道方纔是誰得罪了舅太爺我們竟沒聽明白且告訴我們評評理邢德全把兩個陪酒的孩子不理的話說了一遍那人接過來就說可惱怨不得舅太爺生氣我問你舅太爺不過輸了几個錢罷咧並沒有輸掉了毬𣏾怎麼你們就不理他了說着大家都笑起來邢德全也噴了一地飯說你這個東西行不動兒就撤村搗怪的尤氏在外面听了這話悄悄的啐了一口罵道你听听這一起沒廉耻的小挨刀的再灌喪了黃湯還不知唚出些什麼新樣兒的來呢一面便進去卸粧安歇至四更時賈珍方散往佩鳳房裡去了次日起來就有人回西瓜月餅都全了只得

分派送人賈珍吩咐佩鳳道你請奶奶看着送罷我還有別的事呢佩鳳答應去了回了尤氏一一分派遣人送去一時佩鳳來說爺問奶奶今兒出門不出門說咱們是孝家十五過不得節今兒晚上倒好可以大家應個景兒尤氏道我倒不願意出門呢那邊珠大奶奶又病了璉二奶奶也躺下了我再不去越發沒個人了佩鳳道爺說奶奶出門好歹早些回來叫我跟了奶奶去呢尤氏道既這麼樣快些吃了我好走佩鳳道爺說早飯在外頭吃請奶奶自已吃罷尤氏問道今日外頭有誰佩鳳道聽見外頭有兩個南京新來的倒不知是誰說畢吃飯更衣尤氏等仍

過榮府來至晚方回去果然賈珍煮了一口猪燒了一腔羊餘了一桌菜蔬果品在彙芳園叢綠堂中帶領妻子姬妾先吃過晚飯然後擺上酒開懷作樂賞月將一更時分眞是風清月朗銀河微隱賈珍因命佩鳳等四個人也都入席下面一溜坐下猜枚搳拳飲了一回賈珍有了幾分酒高興起來便命取了一枝紫竹簫來命佩鳳吹簫文花唱曲喉清韻雅眞令人魄散魂消唱罷復又行令那天將有三更時分賈珍酒已八分大家正添衣喝茶換盞更酌之際忽听那边墻下有人長嘆之聲大家明明听見都毛髮竦然賈珍忙厲聲叱問誰在那邊連問几聲無人答應

尤氏道必是墻外邊家裡人也未可知賈珍道胡說這墻四面皆無下人的房子況且那邊又緊靠着祠堂焉得有人一語未了只聽得一陣風聲竟過墻去了恍惚聞得祠堂內槅扇開闔之聲只覺得風氣森森比先更覺凄慘起來看那月色時也淡淡的不似先前明朗衆人都覺毛髮倒竪賈珍酒已嚇醒了一半只比別人撐得住些心裡也十分警畏便大沒興頭勉強又坐了一會也就歸房安歇去了次日一早起來乃是十五日帶領衆子姪開祠行朔望之禮細察祠內都仍是照舊好好的並無怪異之迹賈珍自爲醉後自怪也不提此事禮畢仍舊閉上門看着鎖禁起來賈珍夫妻至晚飯後方過榮府來只見賈赦賈政都在賈母房裡坐着說閑話兒與賈母取笑呢賈璉寶玉賈環賈蘭皆在地下侍立賈珍來了都一一見了說了兩句話賈珍方在挨門小杌子上告了坐側着身子坐下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彀了且別貪力仔細勞傷着賈珍忙答應了几個是賈母又道你昨日送來的月餅好西瓜看着倒好打開却也罷了賈珍答應月餅是新來的一個專做點心的廚子我試了試果然好纔敢做了孝敬來的西瓜往年都還可

以不知今年怎応就不好了賈政道大約今年雨水太勤之過賈母笑道此時月亮已上來了偺們且去上香說着便起身扶着寶玉的肩帶領衆人齊往園中來當下園子正門倶已大開弔着羊角燈嘉蔭堂月台上焚着斗香秉着燭陳設着瓜菓月餅等物邢夫人等皆在裏面久候眞是月明灯彩人氣香烟晶艶氤氲不可形狀地下鋪着拜毯錦褥賈母盥手上香拜畢于是大家皆拜過賈母便說賞月在山上最好因命在那山上的大花所上去衆人聽說就忙着在那裡鋪設賈母且在嘉蔭堂中吃茶少歇說些閒話一時人回都齊備了賈母方扶着人上山來王夫人等因回說恐石上苔滑還是坐竹椅上去賈母道天天打掃况且極平穏的寬路何必不疎散疎散筋骨于是賈赦賈政等在前引導又有兩個老婆子秉着兩把羊角手罩鴛鴦琥珀尤氏等貼身攙扶邢夫人等在後圍隨從下逶迤不過百餘步到了主山峰脊上便是這座廠厛因在山之高脊故名曰凸碧山庄厛前平台上列下棹椅又用一架大圍屏隔做兩間凡棹椅形式皆是圓的特取團圓之意上面居中賈母坐下左邊賈赦賈珍賈璉賈蓉右邊賈政寶玉賈環賈蘭團團圍坐只坐了半棹下面還有半棹餘空賈母笑道常日倒還不覺人少今日看來究竟偺

們的人也甚少算不得什麼想當年過的日子今夜男女三十四個何等熱鬧今日又這樣太少如今叫女孩兒們來坐那邊罷于是令人向圍屏後邢夫人等席上將迎春探春惜春三個請過來賈璉寶玉等一齊出坐先儘他姊妹坐了然後在下依次坐定賈母便命折一枝桂花來命一媳婦在屏後擊鼓傳花若花在手中飲酒一杯罰說笑話一個于是先從賈母起次賈赦一一接過鼓聲兩轉恰恰在賈政手中住了只得飲酒那眾姊妹弟兄都你悄悄的扯我一下我暗暗的又捏你一把都含笑心裡想着倒要聽是何笑話兒賈政見賈母歡喜只得承歡方欲說時

賈母又笑道若說得不笑了還要罰賈政笑道只得一個若不說笑了也只好愿罰賈母道你就說這一個賈政因說道一家子一個人最怕老婆只說了這一句大家都笑了因從沒聽見賈政說過所以纔笑賈母笑道這必是好的賈政笑道若好老太太先多吃一杯賈母笑道便得賈赦連忙捧盃賈政執壺斟了一盃賈赦仍舊遞給賈政賈赦旁邊侍立賈政捧上安放在賈母面前賈母飲了一口賈赦賈政退回本位于是賈政又說道這個怕老婆的人從不敢多走一步偏是那日是八月十五到街上買東西便見了几個朋友死活拉到家裡去吃酒不想吃醉了便

在朋友家裡睡着第二日醒了後悔不及只得來家陪罪他老婆正洗脚說既是這樣你替我舔舔就饒你這男人只得給他舔未免惡心要吐他老婆便惱了要打說你這樣輕狂諕得他男人忙跪下求說並不是奶奶的脚腌臢只因昨晚喝多了黃酒又吃了月餅餡子所以今日有些作酸呢說得賈母與衆人都笑了賈政忙又斟了一杯送與賈母賈母笑道既這樣快叫人取燒酒來别叫你們有媳婦的人受累衆人又都笑起來于是又擊鼓便從賈政傳起可巧傳到寶玉手中鼓止寶玉因賈政在坐早已跼蹐不安偏又在他手中因想說笑話倘或說不好了又說

沒口才若說好了又說正經的不會只慣貧嘴更有不是不如不說好乃起身辭道我不能說笑話求限别的罷賈政道既這樣限一個秋字就卽景做一首詩好便賞你若不好明日仔細賈母忙道好好的行令如何又做詩賈政陪笑道他能的賈母聽說既這樣就做快命人取紙筆來賈政道只不許用這些水晶冰玉銀彩光明素等堆砌字樣要另出主見試試你這几年情思寶玉聽了碰在心坎兒上遂立想了四句向紙上寫了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點頭不語賈母見這般知無甚不好便問怎麼樣賈政因欲賈母喜歡便說難爲他只是不肯念書到底詞句不雅

賈母道這就罷了就該獎勵巳後越發上心了賈政道正是因回頭命個老嬤嬤出去吩咐小厮們把我海南帶來的扇子取來給兩把與寶玉寶玉磕了一個頭仍復歸坐行令當下賈蘭見獎勵寶玉他便出席也做一首呈與賈政看賈政看了喜不自勝遂併講與賈母听時賈母也十分欢喜也忙令賈政賞他於是大家歸坐復行起令來這次賈赦手內住了只得吃了酒說笑話因說道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偏生母親病了各處求醫不得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這婆子原不知道脉理只說是心火一針就好了這兒子慌了便問心見鉄就死如何針得婆子道不用針心只針肋條就是了兒子道肋條離心遠着呢怎麼就好了呢婆子道不妨事你不知天下作父母的偏心的多着呢眾人听說都笑起來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半日笑道我也得這婆子針一針就好了賈赦听說自知出言冒撞賈母疑心忙起身笑與賈母把盞以別言解釋賈母亦不好再題且行令不料這花却在賈環手裡賈環近日讀書稍進亦好外務今見寶玉作詩受獎他便技癢只當着賈政不敢造次如今可巧花在手裡便也索紙筆來立就一絕呈與賈政賈政看了亦覺罕異只見詞句中終帶着不樂讀書之意遂不悅道可見是弟兄了發言吐

意摠然邪派古人中有二難你兩個也可以稱二難了就只不是那一個難字却是做难以教訓难字講纔好哥哥是公然温飛卿自居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說得衆人都笑了賈赦道拿詩來我瞧便連聲讚好道這詩據我看甚是有氣骨想來偺們這樣人家原不必寒窗螢火只要讀些書比人畧明白些可以做得官時就跑不了一個官兒的何必多費了工夫反弄出書獃子來所以我愛他這詩竟不失偺們侯門的氣概因回頭吩咐人去取自巳的許多玩物來賞賜與他因又拍着賈環的腦袋笑道巳後就這樣做去這世襲的前程就跑不了你襲了賈政聽說忙勸說不過他胡謅如此那裡就論到後事了說着便斟了酒又行了一回令賈母便說你們去罷自然外頭還有相公們候着也不可輕忽了他們况且二更多了你們散了再讓姑娘們多樂一回子好歇着了賈政等聽了方止令起身大家公進了一杯酒方帶着子姪們出去了要知端的再聽下回分解

評曰

寧府荒淫作惡不但人言可畏甚至先靈悲歎其一敗塗地自當不遠

甄家抄沒是賈府抄家引子上回于探春口中微露

一句若不補寫明白便有疏漏若竟細敘原委難免
冗煩今借老嬷們補說不露痕迹

寶釵不可不去不得不去是寶釵身分且爲園中離
散之象又借探春口中說破妙極

敘賈珍堂中飲酒賭博及邢薛二人浮蕩模樣全是
敗家所爲

賈珍夜宴鬼爲悲歎與賈母賞月大不相同一敗一
復於斯已見

寶玉賈環詩不明寫出最爲得體且文法亦見變換

紅樓夢卷七十五終

紅樓夢卷七十六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洞庭王希廉雪香評

話說賈赦賈政帶領賈珍等散去不題且說賈母這裡命將圍屏撤去兩席併作一席衆媳婦另行擦桌整菓更杯洗箸陳設一番賈母等都添了衣盥漱吃茶方又坐下團團圍繞賈母看時寶釵姊妹二人不在內坐知他家去圓月且李紈鳳姐二人又病少了這四個人便覺冷清了好些賈母因笑道往年你老爺們不在家咱們越發請過姨太太來大家賞月卻十分熱鬧忽一時想起你老爺來又

不免想到母子夫妻兒女不能一處也都沒興及至今年你老爺來了正該大家團圓取樂又不便請他們娘兒來說笑說笑况且他們今年又添了兩口人也難丟了他們跑到這裡來偏又把鳳丫頭病了有他一人來說說笑笑還抵得十個人的空兒可見天下事總難十全說畢不覺長嘆一聲隨命拿大杯來斟熱酒王夫人笑道今日得母子團圓自比往年有趣往年娘兒們雖多終不似今骨肉齊全的好賈母因笑道正是爲此所以我纔高興拿大杯來吃酒你們也換大杯纔是邢夫人等只得換上大杯因夜深體乏且不能勝酒未免都有些倦意無奈賈母興猶未闌只得陪飲賈母又命將氈毯鋪在堦上命將月餅西瓜菓品等類都叫搬下去命丫頭媳婦們也都團團圍坐賞月賈母因見月至天中比先越發精彩可愛因說如此好月不可不聞笛因命又將十番上女子傳來賈母道音樂多了反失雅致只用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彀了說畢剛纔去時只見跟邢夫人的媳婦走來向邢夫人說了兩句話賈母便問什麽事邢夫人便回說方纔大老爺出去被石頭絆了一下歪了腿賈母聽了忙命了兩個婆子快看去又命邢夫人快去邢夫人遂告辭起身賈母便又說珍哥媳婦也趁着便就家去罷我也就睡了尤氏笑道

我今日不回去了定要和老祖宗吃一夜賈母笑道你們小夫妻家使不得今夜不要團圓團圓如何為我擔擱了尤氏紅了臉笑道老祖宗說的我們太不堪了我們雖是年輕已經二十來年的夫妻也奔四十歲的人了況且孝服未滿陪着老太太頑一夜是正理賈母聽說道這話狠是我倒也忘了孝服未滿可憐你公公已死了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既這樣就別送竟陪着我罷叫蓉兒媳婦送去就順便回去罷尤氏說了賈蓉媳婦答應着送出邢夫人一同至大門各自上車回去不在話下這裡衆人賞了一回桂花又入席換煖酒來正說着閑話猛不防那壁廂桂花樹下嗚咽悠揚吹出笛聲來趂着這明月清風天空地靜真令煩心頓釋萬慮齊除肅然危坐默然相賞聽約兩盞茶時方纔止住大家稱賞不已於是遂又斟上煖酒來賈母笑道果然好聽麽衆人笑道實在可聽我們也想不到這樣須得老太太帶領着我們也得開些心兒賈母道這還不大好須得揀那好曲譜越慢慢的吹來越好聽便命斟一大杯酒送給吹笛之人慢慢的吃了再細吹一套來媳婦們答應了方送去只見方纔看賈赦的兩個婆子回來說瞧了右腳面上白腫了好些如今調服了藥疼的好些了也無甚大關係賈母點頭

嘆道我也太操心打緊說我偏心我反這樣說着鴛鴦拿巾兜與大斗蓬來說夜深了恐露水下了風吹了頭坐坐也該歇了賈母道偏今兒高興你又來催難道我醉了不成偏到天亮因命再斟酒來戴上兜巾一面披了斗蓬大家陪着又飲說些笑話只聽桂花陰裡發出一縷笛音來果然比先越發淒涼大家都寂然而坐夜靜月明賈母不禁傷心衆人忙陪笑發語解釋又命換酒止笛尤氏笑道我也就學了一個笑話與老太太解解悶賈母勉強笑道這樣更好快說來我聽尤氏乃說道一家子養了四個兒子大兒子只一個眼睛二兒子只一個耳朵三兒子只一個鼻子四兒子倒都齊全偏又是個啞吧正說到這裡只見席上賈母已朦朧雙眼似有睡去之態尤氏就住了口和王夫人輕輕叫請賈母安歇賈母便睜眼笑道我不困白閉閉眼養神你們只管說我聽着呢王夫人等道夜已深了風露也大請老太太安歇罷了明日再賞十六月色也好賈母道什麽時候王夫人笑道已交四更他們姊妹們熬不過都去睡了賈母聽說細看了一看果然都散了只有探春一人在此賈母笑道也罷你們也熬不慣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只是三丫頭可憐尚還等着你也去罷我們散了說着便起身吃了一口清茶便坐竹

椅小轎兩個婆子搭起眾人圍隨出園去了不在話下這
裡眾媳婦收拾盃盤卻少了一個細茶盃各處尋覓不見
又問眾人必是失手打了撂在那裡告訴我拿了磁瓦去
交收是証見不然又說偷起來了眾人都說沒有打碎只
怕跟姑娘的人打了也未可知你細想想或問問他們去
一語便提醒了那媳婦笑道是了那一會記得是翠縷拿
著的我去問他說着便找時剛到了甬道就遇見紫鵑翠
縷來了翠縷便問道老太太散了可知我們姑娘往那裡
去了這媳婦道我來問你要一個茶鍾那裡去了你倒問
我要姑娘翠縷笑道我因倒茶給姑娘吃的展眼回頭就

連姑娘也沒了那媳婦道太太纔散都睡覺去了你不知
那裡頑去了還不知道呢翠縷和紫鵑道斷乎沒有悄悄
睡去之理只怕在那裡走了一走如今老太太走了趕過
前邊送去也未可知我們且往前邊找去有了姑娘自然
你的茶鍾也有了你明日一早再找罷有什麼忙的媳婦
笑道有了下落就不必忙了明兒和你要罷說畢回去查
收傢伙這裡紫鵑和翠縷便往賈母處來不在話下原來
黛玉和湘雲二人並未去睡只因黛玉見賈府中人許多
賞月賈母猶歎人少又提寶釵姊妹家去母女弟兄自去
賞月不覺對景感懷自去倚欄垂淚寶玉近因晴雯病勢

甚重諸務無心只王夫人再四遣他去睡他從此去了探春又因近日家事惱着無心遊玩雖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所以只剩湘雲一人寬慰他因說你是個明白人還不自己保養可恨寶姐姐琴妹妹天天說親道熱早已說今年中秋大家要一處賞月必要起詩社大家聯句到今日便棄了咱們自己賞月去了社也散了詩也不做了倒是他們父子叔侄縱橫起來你可知宋太祖說得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他們不來咱們兩個人竟聯起句來明日羞他們一羞黛玉見他這般勸慰也不肯負他的豪興因笑道你看這裡這等人聲嘈雜有何詩興湘雲笑道這山上賞月雖好總不及近水賞月更妙你知道這山坡底下就是池沿山凹裡近水一個所在就是凹晶館可知當日蓋這園子就有學問這山之高處就叫凸碧山之低窪近水處就叫凹晶這凸凹二字歷來用的人最少如今直用作軒館之名更覺新鮮不落窠臼可知這兩處一上一下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山一水竟是特因玩月而設此處有愛那山高月小的便往那裡來有愛那皓月清波的便往那裡去只是這兩個字俗念作窪拱二音便說俗了不大見用只陸放翁用了一個凹字古硯微凹聚墨多還有人批他俗豈不可笑黛玉道也不祗放

翁纔用古人中用者太多如靑苔賦東方朔神異經以致畫記上云張僧繇畫一乘寺的故事不可勝舉只是今人不知叚作俗字用了實和你說罷這兩個字還是我擬的呢因那年試寶玉寶玉擬未妥我們擬寫出來送與大姐姐瞧了他又帶出來命給舅舅瞧過所以都用了如今咱們就往凹晶館去說着二人同下山坡只一轉灣就是池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着那藕香榭的路徑只有兩個婆子上夜因知在凸碧山庄賞月與他們無干早已息燈睡了黛玉湘雲見息了燈都笑道倒是他們睡了好咱們就在捲蓬底下賞這水月如何二人遂在兩個竹墩上

坐下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個月影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宮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疊紋眞令人神氣清爽湘雲笑道怎得這會子上船吃酒倒好要是我家裡這樣我就立刻坐船了黛玉道正是古人常說的事若求全何所樂據我說這也罷了偏要坐船起來湘雲笑道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正說間只聽笛韻悠揚起來黛玉笑道今日老太太太太高興了這笛子吹得有趣到是助咱們的興趣了咱兩個都愛五言就還是五言排律罷湘雲道限何韻黛玉笑道咱們數這個欄杆上的直棍這頭到那頭爲止他是第幾根就是第幾韻湘雲笑道這倒別緻於是二人

起身便從頭數至盡頭止十三根湘雲道偏又是十三元了這個韻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牽强不能壓韻呢少不得你先起一句罷了黛玉笑道到要試試咱們誰强誰弱只是没有紙筆記湘雲道明兒再寫只怕這一點聰明還有黛玉道我先起一句現成的俗語罷因念道

三五中秋夕

湘雲想了一想道

清遊擬上元　撒天箕斗燦

林黛玉笑道

匝地管絃繁　幾處狂飛盞

湘雲笑道這一句幾處狂飛盞有些意思這倒要對的好呢想了一想笑道

誰家不起軒　輕寒風剪剪

黛玉道好對比我的卻好只是這句又說俗話了就該加勁說去纔是湘雲笑道詩多韻險也要鋪陳些纔是總有好的且留在後頭黛玉笑道到後頭没有好的我看你羞不羞因聯道

良夜景暄暄　爭餅嘲黃髮

湘雲笑道這句不好杜撰用俗事來難我了黛玉笑道我說你不曾見過書呢吃餅是舊典唐書唐志你看了來再

說湘雲道也難不倒我也有了因聯道

分瓜笑綠媛　香新榮玉桂

黛玉道這可是實實你的杜撰了湘雲笑道明日偺們對查了出來大家看看這會子別躭擱工夫黛玉笑道雖如此下句也不好不犯又用玉桂金蘭等字樣來塞責因聯道

色健茂金萱　蠟燭輝瓊宴

湘雲笑道金萱二字便宜了你省了多少力這樣現成的韻被你得了只不犯着替他們頌聖去況且下句你也是塞責了黛玉笑道你不說玉桂我難道强對個金萱罷再也要鋪陳些富麗方是即景之實事湘雲只得又聯道

觥籌亂綺園　分曹尊一令

黛玉笑道下句好只難對些因想了一想聯道

射覆聽三宣　骰彩紅成點

湘雲笑道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只是下句又說上骰子少不得聯道

傳花鼓濫喧　晴光搖院宇

黛玉笑道對得卻好下句又溜了只管拿些風月來塞責湘雲道究竟沒說到月上也要點綴點綴方不落題黛玉道且姑存之明日再斟酌因聯道

素彩接乾坤　賞罰無賓主

湘雲道又到說他們做什麼不如說咱們因聯道

聯吟序仲昆　搆思時倚檻

黛玉道這可以入上你我了因聯道

擬句或依門　酒盡情猶在

湘雲說道這時候了乃聯道

更殘樂已諼　漸聞語笑寂

黛玉說道這時候可知一步難似一步了因聯道

空剩雪霜痕　階露團朝菌

湘雲道這一句怎麼一韻讓我想想因起身負手想了一想笑道夠了幸而想出一個字來不然幾乎敗了因聯道

庭烟斂夕棔　秋湍瀉石髓

黛玉聽了不禁也起身叫妙說這促狹鬼果然留下好的這會子方說棔字虧你想得出湘雲道幸而昨日看歷朝文選見了這個字我不知何樹因要查一查寶姐姐說不用查這就是如今俗叫做朝開夜合花我信不及到底查了一查果然不錯看來寶姐姐知道的竟多黛玉笑道棔字用在此時更恰也還罷了只是秋湍一句虧你好想只這一句別的都要抹倒我少不得打起精神來對這一句只是再不能似這一句了因想了一想道

風葉聚雲根　寶婺情孤潔

湘雲道這對得也還好只是這一句你也溜了幸而是景中情不單用寶婺來塞責因聯道

銀蟾氣吐吞　藥催靈兎擣

黛玉不語點頭半日隨念道

人向廣寒奔　犯斗邀牛女

湘雲也望月點首聯道

乘槎訪帝孫　盈虛輪莫定

黛玉道對句不好合掌下句推開一步倒還是急脈緩灸法因又聯道

晦朔魄空存　壺漏聲將涸

湘雲方欲聯詩黛玉指池中黑影與湘雲看道你看那河裡怎麼像個人到黑影裡去了敢是個鬼湘雲笑道可是又見鬼了我是不怕鬼的等我打他一下因彎腰拾了一塊小石片向那池中打去只聽打得水響一個大圓圈將月影激蕩散而復聚者幾次只聽那黑影裡戛的一聲卻飛起一個白鶴來直往藕香榭去了黛玉笑道原來是他猛然想不到反嚇了一跳湘雲笑道正是這個鶴有趣到助了我了因聯道

牕燈焰已昏　寒塘渡鶴影

林黛玉聽了又叫好又跺足說了不得這鶴真是助他的了這一句更比秋湍不同叫我對什麼纔好影字只有一個魂字可對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本來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湘雲笑道大家細想想就有了不然就放着明日再聯也可黛玉只看天不理他半日猛然笑道你不必誇嘴我也有了你聽聽因對道

冷月葬詩魂

湘雲拍手贊道果然好極非此不能對好個葬詩魂因又嘆道詩固新奇只是太頹喪了些你現病着不該過于作此淒清奇譎之語黛玉笑道不如此如何壓倒你只為用工在這一句了一語未了只見欄外山石後轉出一個人來笑道好詩好詩果然太悲涼了不必再往下做若底下只這樣去反不顯這兩句了到弄得堆砌牽強二人不防倒唬了一跳細看時不是別人卻是妙玉二人皆詫異因問你如何到了這裡來妙玉笑道我聽見你們大家賞月又吹得好笛我也出來玩賞這清池皓月順腳走到這裡忽聽見你們兩個吟詩更覺清雅異常故此就聽住了只是方纔聽見這一首中有幾句雖好只是過於頹敗淒楚此亦關人之氣數而有所以我出來止住如今老太太都已早散了滿園的人想俱已睡熟了你兩個丫頭還不知

在那裡我呢你們也不怕冷了快同我來到我那裡去吃杯茶只怕就天亮了黛玉笑道誰知道就這個時候了三人遂一同來至櫳翠菴中只見龕焰猶青鑪香未燼幾個老嬤嬤也都睡了只有小丫頭在蒲團上垂頭打盹妙玉喚他起來現烹茶忽聽扣門之聲丫鬟忙去開門看時卻紫鵑翠縷與幾個老嬤嬤來找他姊妹兩個進來見他們正吃茶因都笑道要我們好找一個園裡走遍了連姨太太那裡都找到了那小亭裡找時可巧那裡上夜的正睡醒了我們問他們他們說方纔亭外頭棚下兩個人說話後來又添了一個人聽見說大家往菴裡去我們就知道是這裡了妙玉忙命丫鬟引他們到那邊去坐着歇息吃茶自卻取了筆硯紙墨出來將方纔的詩命他二人念着遂從頭寫出來黛玉見他今日十分高興便笑道從來沒見你這樣高興我也不敢唐突請教這還可以見教否若不堪時便就燒了若或可改卽請改正改正妙玉笑道也不敢妄評只是這纔有二十二韻我意思想着你二位警句已出再續時到恐後力不加我竟要續貂又恐有玷黛玉從沒見妙玉做過詩今見他高興如此忙說果然如此我們雖不好亦可以帶好了妙玉道如今收結到底還歸到本來面目上去若只管丟了眞情眞事且去搜奇檢怪

一則失了偺們的閨閣面目二則也與題目無涉了林史二人皆道極是妙玉提筆一揮而就遞與他二人道休要見笑依我必須如此方翻轉過來雖前頭有淒楚之句亦無甚礙了二人接了看時只見他續道

香篆銷金鼎　氷脂膩玉盆

簫增嫠婦泣　衾傍侍兒溫

空帳悲金鳳　閒屏散彩鴛

露濃苔更滑　霜重竹難捫

猶步縈紆沼　還登寂歷原

石奇神鬼縛　木怪虎狼蹲

贔屭朝光透　罘罳曉露屯

振林千樹鳥　啼谷一聲猿

岐熟焉忘徑　泉知不問源

鐘鳴櫳翠寺　鷄唱稻香村

有興悲何極　無愁意豈煩

芳情只自遣　雅趣向誰言

徹旦休云倦　烹茶更細論

後書右中秋夜大觀園即景聯句三十五韻黛玉湘雲二人稱贊不已說可見我們天天是捨近求遠現有這樣詩人在此卻天天去紙上談兵妙玉笑道明日再潤色此時

已天明了到底也歇息歇息纔是林史二人聽說忙起身告辭帶領丫鬟出來妙玉送至門外看他們去遠方掩門進來不在話下這裡翠縷向史湘雲道大奶奶那裡還有人等着咱們睡去呢如今還是那裡去好湘雲笑道你順路告訴他們去叫他們睡罷我這一去未免驚動病人不如鬧林姑娘去罷說着大家走至瀟湘館中有一半人已睡去二人進去方卸妝寬衣盥洗已畢方上床安歇紫鵑放下綃帳移燈掩門出去誰知湘雲有擇席之病雖在枕上只是睡不着黛玉又是個心血不足常常失眠的今日又錯過困頭自然也是睡不着二人在枕上翻來覆去黛玉因問道怎麽還不睡着湘雲微笑道我有個擇席的病況且走了困只好躺躺兒罷你怎也睡不着黛玉嘆道我這睡不着也並非一日了大約一年之中通共也只好睡十夜滿足的湘雲道你這病就怪不得了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評

賈赦回家絆跌亦是將敗之兆

賈珍夜宴鬼聲悲歎賈母賞月笛音淒楚深淺不同其不吉之徵無異

尤氏說笑話因賈母打盹中止亦是變換筆法

借不見茶杯引起林史二人往凹晶館看月聯句可
見賈母打聽姊妹先散情形
聯句一節是詩社結局餘波
寒塘鶴影引出妙玉來
妙玉足成三十五韻是倣昌黎怪道士傳文法
借妙玉口中說出氣數使然後文已躍躍筆端

紅樓夢卷七十六終